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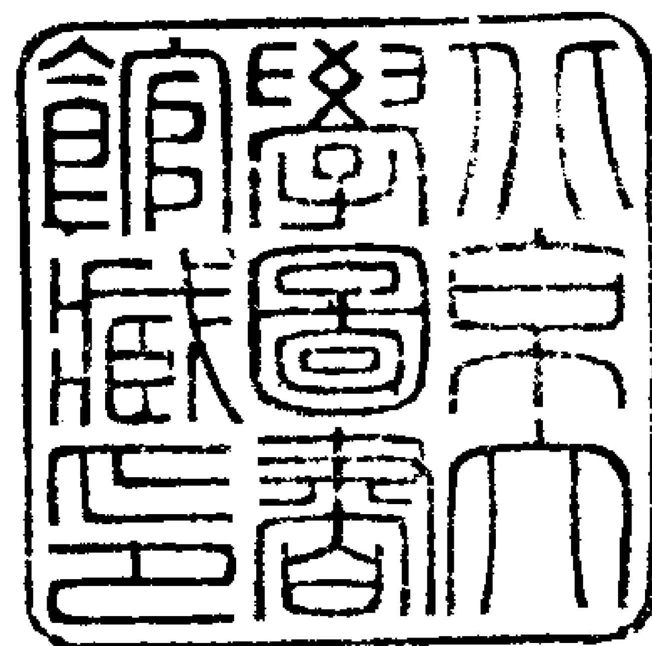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齊魯書社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19



齊魯書社

萬歷汧陽志十八卷 黄岡萬氏藏舊鈔本

明郭僑修、黄尚伊纂。僑陝西渭南人，舉人，官汧陽知州。尚伊字國聘，州人，進士，累陝西按察使僉事。州志自嘉靖十年童承叙纂修後，萬歷十一年，知州史自上延州人陳文燭續修。童承叙志一時爭傳為名著。文燭係其鄉後起，景行先悊，自不能贊一辭，屢屢於河防食貨良牧名賢益以五十年間事。至萬歷四十六年，郭僑復延尚伊續修。有童庶子之開其先，陳廷尉之繼其後，此後執筆者，遵守典刑而已，未敢有所更張也。故其為書依據童志體例，一如陳志，第賡續其所未備者，而於童之原書，不稍移易。其所增者，皆列原書每類之後，往者儀徵阮文達曾言修志者如前有名志，主仍舊貫，後之人依類續之，不損其本來而益其未有。嘉道以後多本此恉，如陳黄兩志，蓋已先為之準則矣。近汧陽盧氏重刊童志，即據是本，將陳黄二人之所續者删去，而在所續以前者定為童志原書，並未見天一閣舊藏也。

康熙汧陽州志二十卷 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清佟成年、王浩沖、楊士元修，王爾楫等撰。成年字君榮，遼東撫順人，貢生。浩沖字文遴，直隸長垣人，廕生。士元字惆菴，江蘇江甯人，進士，先後官汧陽知州。爾楫字小築，湖北安陸人，舉人，官汧陽學正。邑志自嘉靖十年曾備修後，萬歷十一年知州史自上、四十六年知州郭僑一再修之，崇禎十五年知州章曠又續修，爲見光緒舊序，今皆無傳本。順治十五年成年涖任，屬爾楫等修輯邑乘，未成去任，浩沖繼之，亦未成書，至康熙二十一年，士元繼任，是書告成，為卷二十。此本卷一殘缺，卷二郡縣表，卷三封爵表，卷四秩官表，卷五人物表，卷六至卷九又缺，卷十儒學，卷十一兵戎，卷十二秩官列傳，卷十三人物列傳，卷十四良牧傳，卷十五名賢傳、隱逸傳、孝義傳，卷十六尚義列傳，卷十七至卷十九藝文，卷二十雜記。是書分類一遵曾志，刪除僑寓傳、外傳，增加藝文雜記。康熙距萬歷百有餘年，其事實有與前志同者，有與前志異者。山川古蹟形勝物產，今昔無殊，至於陵谷遷而堤封河防異

水旱仍而創設食貨異次除冗員裁革舊弁而官制與兵戎又異是書通稽往事博采近聞其可删者删之其宜增者增之繼述舊志可謂知所本矣

乾隆汾陽州志三十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高殿龍修方弘履撰殿龍字大川河南沁水人解元官汾陽知州弘履字坦人州人歲貢官光化訓導是書成於乾隆四年為卷三十卷一卷二缺卷三曰提封卷四曰戶口風俗附焉卷五曰土田物產附焉卷六卷七曰賦役卷八卷九曰堤防卷十曰汾衛卷十一曰學校卷十二曰祀典卷十三曰災祥卷十四卷十五曰秩官卷十六曰選舉卷十七曰良牧卷十八曰參任卷十九曰武功文苑卷二十曰行業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缺

卷二十五曰封爵貤封紀善卷二十六曰祠廟卷二十七卷二十八缺卷二十九曰藝文卷三十曰雜記外傳是志修於康熙修志之後去嘉靖舊志為時已遠故多變更其例汾衛為前志所無明初設屯田一千八十頃置衛所驅屯丁以運民糧其始甚善迨後弊集生而屯制大壞屯兵至苦故立汾衛一門詳陳既往外傳僅錄陳友諒傳後附弘履敘言紀善一門收入生存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弘履謂傳同時士紳故寬其例未免貽誚於識者已祀典志後繼以災祥而祠

廟又在紀善之後編次秩序不若曾志之有條不紊也

光緒沔陽州志十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葛振元修楊鉅等撰振元字義乾安徽懷甯人進士官沔陽知州鉅字子青湖北應山人舉人官沔陽訓導州志自乾隆四年爲殿鼇修後歷百餘年光緒元年有檄各府州縣續修沔陽州令自元年至二十年代更十二人問及志書者甚鮮惟陸佑勤在任五年重爲修輯付梓十僅得四以事去任繼至者展轉廢置迄未刊行二十年振元涖任始促成之前志三十卷是志減爲十二每卷一綱曰天文曰地輿曰建置曰食貨曰學校曰武備曰秩官曰選舉曰人物曰列女曰藝文曰雜類子目九十有二所列條目變更前志而大體具備沔陽澤國也南臨大江北枕襄陽漢水自襄郢而來當沔之西江水自荊歸而來當沔之南他邑僅防一面而沔獨受二水之衝自古至今時遭水患是志於慮患之人禦水之法無不廣爲搜羅如嘉靖三年州令儲洵所上利病書通篇採錄以爲後人之鑒人物類前志有以生存入志者大爲世所詬病是志嚴行拒絕率由史例其才識較勝於前

志至列女類有割肝割股之目藝文類有雜論書考之目繁雜之誚亦難乎免矣

康熙黃州府志九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蘇良嗣修吳祿詒撰良嗣遼陽州人蔭生官黃州知府祿詒字充生郡人進士官常州府同知黃州在荆楊豫三州之域周為弦子國見晉書地理志或以為黃國者非也隋開皇三年始改今名唐宋以前蘄黃分治明洪武七年降蘄州為州以屬黃州而蘄黃始合黃安古無是邑嘉靖四十三年割黃岡麻城黃陂三縣之地而建置之亦屬於黃州今府乃領一州八縣府志明弘治十三年郡守盧希哲修萬歷三年郡守潘允哲修見千頃堂書目百餘年來未經補輯良嗣奉檄重修搜求舊志參以採訪於康熙二十四年成書舊志分綱為七曰地理曰建置曰田賦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雜志是志增益二綱曰天文曰藝文易雜志曰稗函共為九卷以九為陽數也府志廢缺百有餘年經明末兵燹之後典籍散軼老成凋謝地理田賦二志凡山川之險易風土之淳澆田賦之登耗無從考證各縣志乘亦未足以徵信僅錄舊志無所損益職官選舉人物三志惟取明哲學道高

世泰三楚文獻錄為依據然世泰吳人也以吳人而記楚事未免傳聞異辭故所錄姓氏其遺漏與錯者不知凡幾舊志無學校一門是志未曾增加殆因陋就簡而成者也

乾隆黃州府志二十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王勍修靖道謨撰勍字恕堂陝西鄠縣人選拔教習官黃州知府道謨字果園鄠人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官雲南姚州知州郡志自康熙二十四年前守蘇良嗣繼萬歷志重修迄今六十餘年政治風俗多所變易勍延道謨等補輯書成於乾隆十四年蘇志九卷是志廣為二十卷為綱者十曰地理曰建置曰賦役曰學校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志曰外志蘇志卷一曰天文是編刪之裨函仍易為雜志更增外志一門他志山川橋梁每併附疆域志是編以山川為天地自然之位置附於地理橋梁為後人所創設附於建置他志所載物產有通產專產之分每載專產通產則略而不錄是編以通產為郡縣所本有未能割棄遂條增入人物志文苑官績等類依次補收而於忠臣義士烈女貞婦採訪尤詳所屬各縣次第而分別為藝文志古文詩賦體裁不一蘇志各分州縣載之頭緒殊覺紛繁是編分別各體合八屬而並載之仍以年代為次學校志所以培養人心

敎勵士習人才之盛衰一邑之政治繫焉蓋歷志缺如蘇志因之此編增列於卷四可謂知所先後已

光緒黄州府志四十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英啟修劉燡鄧琛等撰啟字續村漢軍鑲白旗進士官黄州知府燡字悔復郡人進士官湖南衡州府知府琛字獻之黄岡人舉人官刑部郎中黄州乾隆王志文獻事極遠出康熙蘇志之上是志依據王志琛時與修通志往來郡省志館得見楚中輿記廖道南楚記廖元度楚風補朱日濬黄州文獻錄等書凡有關於黄州者摘要鈔錄并徵各屬志乘與同館諸人商搉採擇光緒十年郡志告成爲卷四十卷一

至卷三曰疆域卷四至卷七曰建置卷八曰賦役卷九曰學校卷十曰武備卷十一至卷十三曰職官卷十四至卷十八曰選舉卷十九至卷三十一曰人物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九曰藝文卷四十曰雜志綱十目五十有八自疆域至武備鈔錄王志無甚異同職官選舉人物依類增加至藝文則變更前例因考前史漢書藝文志本劉向七略分其編目隋書則曰七志唐史以甲乙丙丁爲次分經史子集是志遵其體制廣爲搜采前志所載詩文用范成大吳郡志例分

注各條之後無類可歸者則於集部後附存之宋朱長文續吳郡記元徐碩嘉禾志皆具碑碣一門爲金石入地志之始此則擇其典雅者著於篇雜志所錄具有見解王志勝於蘇志是志則更詳於王志已

宣統黃州府志拾遺六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沈致堅撰致堅字卓梧黃岡人舉人夙好藏書精於考證嘗著三國地理志補黃州府志證誤瀏覽古籍凡有關於黃州考之篇志未經采入者輒自筆記宣統二年成書六卷爲綱者十一仍志例曰疆域志建置志賦役志學校志武備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志疆域志中沿革星野山川形勝無所增益古蹟類黃岡採錄十一麻城七蘄水三蘄州二羅田一建置志中郡縣鄉鎮或據元豐九域志或據元和郡縣志採錄二十四賦役志中戶口蠲恤二類採錄十五學校志中僅錄黃州貢院記等篇三職官志中文秩官表採列自晉至明五百餘人有傳者八十人選舉志中科貢表採列二十餘人文苑至烈女等類採列二十餘人藝文志中子部採入宋吳遵路撰樂成要畧明黃之瑞撰草廬經畧二書集部採入自唐至宋文二十五篇宋黃庭堅書札居多詩百有餘首雜志中採錄祥異仙釋僅有數事摭閒類採錄較多然亦有已見於前志者黃州府志自光緒十年

郡守吳啟修後閱二十餘年未曾補輯是書搜集散佚補前志之所未備後之續修郡志者亦足以資採擇也

萬歷黃岡縣志十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明茅瑞徵修呂元音王同軌等撰瑞徵字五芝浙江歸安縣人進士官黃岡知縣元音字節之邑人舉人同軌字行甫邑人貢生官南太僕寺主簿黃岡治即古之邾城距今治西北百二十里列辟代興名稱互異為邾為西陽為齊安為木蘭或郡或縣分轄靡定隋開皇初定名黃岡後世因之宋時徙治江濱明洪武元年割附黃州府為所隸八縣一州之首縣嘉靖四十三年割黃岡麻城黃陂之地增置黃安縣黃岡

為荊蜀門戶扼東長江上游昔蜀漢拒魏必仲好江東以藉長江之險蓋地利使然也萬歷中葉黃岡入版籍已二百餘年邑乘缺如元音等博稽文獻編輯邑志採取通志及郡志者十之三搜采於叢簡斷碣者十之七萬歷三十六年是志告成為卷者十卷一曰輿地卷二曰建置卷三曰田賦卷四曰官師卷五曰選舉卷六曰人物卷七至卷九曰藝文卷十曰雜誌卷首無凡例卷末有瑞徵後序選舉人物兩卷缺輿地志於疆域古蹟山川形勢建置志於公署關津

採錄精確田賦志詳述租賦徭役增減沿革之故以及閭閻疾苦民俗儉奢低徊諷歎使讀者得張弛損益之意於言外藝文志取各家專集錄其關於一邑之典章文物序記居多詩賦甚少是志雖屬創修其參酌棄取之間可謂繁而不蕪簡而不略也

康熙黃岡縣志六卷 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清董元俊修孫錫蕃撰元俊字渭岸陝西華陰縣人進士官黃岡知縣錫蕃字斐臣邑人貢士官山東霑化知縣邑志自萬歷三十六年邑令茅瑞徵修一時稱為善本至康熙時閱六十餘年邑令屢易其間政治風俗時異而歲不同而邑志未經續修元俊延錫蕃等重為編輯書成於康熙十二年為卷者六僅有鈔本首卷已缺卷二曰職官曰公署曰倉廒曰學校曰科貢曰武勳曰秩祀曰陵墓曰古蹟曰寺觀卷三曰名宦曰人物卷四至卷六曰藝文曰摭聞曰雜志

茅志綱舉目張次第井然此編變更其例而綱目不分卷末邑人胡恩撰後跋云星野形勢為錫蕃志力獨裁則卷一所編自為輿地公署學校二志沿鈔舊志名宦人物二志補入甚少六十餘年增加人數必不止此殆採訪未周致多遺漏黃岡自昔為人文薈萃之區先達名儒著作之流傳關於邑中政治及形勝者甚多茅志採錄多至三卷是編增錄近人之作從賞詞句之工不求典物之實摭聞雜誌東坡遺事

居其大半其餘採訪所得無甚重要元俊自序頗涉誇張考其體制不如茅志遠矣

乾隆黄岡縣二十卷卷首一卷 故宮圖書館藏本

清王正常修正常字方山四川瀘州人官黄岡知縣邑志於康熙十二年修自邑令董元俊力從簡略成書六卷遠遜明萬曆茅志乾隆二十四年邑令劉煃蔡韶清重修見是志舊志姓氏今無傳本正常依據茅志重加補輯成書於乾隆五十四年爲卷二十較茅志增加十卷卷一曰地理卷二曰建置卷三曰賦役卷四曰學校卷五曰職官卷六卷七曰選舉卷八至卷十三曰人物卷十四至卷十八曰藝文卷十九曰雜志卷二十曰外志地理建置二志沿革星野山川物産以及公署津梁今不異昔無可增加一遵茅志學校志興學之法造士之方具載於茲所關於一邑者實爲重要茅志以學校附於建置此編特一門而以廟學祭典學田書院等類附焉康熙距今百三十餘年其間人才輩出績學砥行代不乏人茅志人物志一卷此編增爲四卷其採訪不可謂不廣矣藝文志前列詩賦仍錄茅志其所增益皆有關於邑治若乃多山麓之壯麗月露之紛紜則詞賦家騁妍抽

祕之技非所語於治道者在所不取是志倣模等志體例謹嚴遠出董志之上而劉志惜未之見也

道光黄岡縣志二十四卷卷首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俞昌烈修王柏心謝炅等撰昌烈字鴻甫順天宛平人監生官黄岡知縣柏心字子壽監利人進士官刑部主事炅榜名遺壇字惕夫邑人舉人官泗州知州邑志於乾隆五十四年邑令王正常補修至道光十一年邑令李錦源延平湖陸炯江夏王德新重加修輯一邑事實搜訪匪易未竣中止昌烈涖任延柏心等搜其殘稿得之林茂才彥滌家仍以王志為根據自道光二十八年四月開局五閱月而蔵事成書

二十四卷為綱者十為目六十有五卷首凡例輿圖卷一地理卷二建置卷三賦役卷四學校卷五秩官卷六卷七選舉卷八至卷十四人物卷十五至卷二十二藝文卷二十三雜志卷二十四外志各類遵守王志略有變更於是覽疆域之廣狹則閭閻之疾苦易知審土田之肥磽則農桑之勸課宜勤核户口之盈縮則生聚自不容緩綜賦稅之升降則苛擾在所必除視川渠隄堰之修廢則吏治之勤惰自分考俗好尚之淳漓則導化之得失自見十志綱目分清增

新補舊後之覽者不必周歷四境但披籍以求而一邑之述通利病顯豁畢呈是編洵足以繼吳王志也

光緒黃岡縣志二十四卷卷首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戴昌言修劉恭冕撰昌言字鳥鄉安徽合肥人舉人官黃岡知縣恭冕字叔俛邑人舉人主講經心書院是書成於光緒七年為卷二十有四為綱者八為目四十有二卷一卷二地理志卷三建置志卷四賦役志卷五學校志卷六職官志卷七至卷九選舉志卷十至卷十九人物志卷二十至二十四藝文志雜志附後邑志以茅志為最善本乾隆王志道光俞志均因之是編以俞志最近取為底稿重加採訪參酌補輯俞志舊分十綱今減其二以基域移附地理門以義塚移附錫恤後少有所異志以圖經為重今仍以新舊各圖冠諸卷首沿革無所更改全遵舊志星野後添載日出入時刻表晷刻高弧表遵一統志推定山川古蹟建置學校各附藝文係沿康海武功縣志之例戶口田賦多仍舊志作胡文忠新定漕章將為加入積貯內軍儲倉豐備倉社倉之新建者亦詳載之水師分防長江營制定於同治八年卷首增繪長江圖而列其秩於武秩之次周邑為黃郡首縣名

臣耆儒代有其人武備素未講求乃咸同之間兵燹頻經闔邑士民乃能結團築壘激勵同仇十餘年不少挫烈士殉難前後計數千人貞女烈婦還志捐軀又各以千百計是編廣為搜羅依類補列於人物志增至十卷細閱全書其體制同夫俞志而損益之間殊具有卓識也

順治黃梅縣志九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倪昱修蕭渥樞撰昱直隸永平人拔貢官黃梅知縣渥樞孝感人官學諭湖北通志漢置尋陽縣即今黃梅治屬廬江郡隋開皇十八年改新蔡縣曰黃梅屬蘄州明初改蘄州為府洪武九年復降為州以州並所領縣統屬黃州府明以前志乘失考千頃堂書目載萬曆十一年推官曹維倫修今無傳本清順治十五年昱知縣事十七年渥樞修輯告成為卷者九為綱者五曰輿地志曰政務志曰人物志曰仙釋志

曰藝文志輿地志子目九自輿圖至風土分類簡當敘事詳明政務志子目三十一近於繁雜如公署城池湖溶津梁類應歸建置是編以建置附於輿地而以公署等類附於政務殊不合乎志例人物志子目二十九附以牌坊碑祠陵墓亦覺不類仙釋志子目三二氏之教為儒者所弗言後世愚頑之人崇信巫祝怵於禍福之說為政刑之所不及志書附採錄之附於雜志以備覺世牖民之助是編敘事以傳附以寺觀古蹟則為邑志中所創見藝文志子目十所載

碑記無多前志序跋列於詩賦之前編次亦無秩序是編因前志殘缺無從則效故分門別類於志書義例未能盡合也

乾隆黄梅縣志十二卷 故宫圖書館藏本

清薛乘時修沈元實周茂健薛善時等撰乘時河南原武人舉人官黄梅知縣元實浙江歸安人廪生茂健邑人舉人善時原武人舉人是書成於乾隆二十一年爲卷十二卷首舊修姓氏修志姓氏目錄凡例卷一沿革表秩官表選舉表卷二星野志疆域志山川志城池志公署志城鎮志郵傳志營汛志卷三津梁志賦役志卷四學校志卷五禮樂志水利志卷六物產志風土志名蹟志卷七藝文志卷八祠祀志

陵墓志寺觀志祥異志摭聞志卷九名宦列傳宦績列傳卷十儒林列傳忠烈列傳孝友列傳隱逸列傳文苑列傳卷十一義行列傳恬退列傳耆壽列傳僑寓列傳卷十二列女列傳仙釋列傳邑志自順治十七年邑令徐昱修僅立五志而子目紛繁編次失序是編變更其體分表志傳爲三綱夫既謂之縣志則表傳當統於志三綱並立亦不合於志例未列建置一門殊覺簡畧秩官列於山川城池之前賦役學校列於選舉之後前後輕重秩序茫然列傳既有隱逸

又有恪遵二者無甚區別各郡邑志未見有此名目是編以徐志爲非而更改之所立三綱亦難免見譏於識者甚矣修志之難也

光緒黄梅縣志四十卷卷首一卷 故宫圖書館藏本

清覃瀚元袁瓚修宛名昌等撰瀚元字石仙廣西藤縣人生員官黄梅知縣瓚字康叔江蘇奉賢人拔貢繼瀚元任名昌邑人生員邑志前令徐昱修於順治十七年薛乘時修於乾隆五十四年均未完善瀚元任黄梅先後歷十餘載延名昌等補修志乘咸同間戎馬蹂躪簡編灰燼城池得而復失者數次十餘年未克成書至光緒七年瀚元去職瓚繼知縣事甫半年而成之爲卷四十爲綱者十爲目三十有八綱舉

目張有條不紊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賦役志曰學校志曰武備志曰秩官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曰雜志地理建置二志今古無殊無庸增損賦役志梅邑常被水災賦額因時核減今將徵收原額附載於前其核減之數則分載於夫解各項之下漕糧改折新章又附載核減之下舊額新除按籍瞭然舊志郵傳營汛附於公署村鎮之後而不及兵事特列武備一門具載城守塘汛以及驛馬舖兵近時兵事之在梅境者並條錄之蓋以粤捻竄擾軍興累年

地方之疾苦將帥之勳績庶於是有稽焉人物志增寫行一類以其人不得屬於文苑等類而寫實純樸未可泯沒故增列之其餘諸志矜慎抉擇體例謹嚴以除薛二志較之不可同日語已

道光黃安縣志十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林縉光修侯安國江瀛等撰縉光字黼文廣東南海人舉人官黃安知縣安國字王陽興國州人舉人官黃安教諭瀛沔陽州人拔貢官黃安訓導黃安古黃子封內地居黃岡黃陂麻城之間多萑苻警嘉靖中葉下使者議邑之時郡人耿定向為侍御力主其議遂置黃安以屬黃州定向慮邑無志乘無以信今傳後因自為志名曰黃安初乘余相時知縣事故千頃堂書目祇載余相而未及定向也至清康熙三十六年邑令劉承啟纂修今俱未見嘉慶二十一年縉光蒞任從閱舊志僅有鈔本且多訛誤亟欲修之而未遑遑之又久乃延安國等討論抉擇以舊志為宗參以省郡二志書成於道光二年為卷者十綱亦如之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學校志曰祀典志曰賦役志曰職官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曰雜志地理志疆域山川物產併三邑歸於一邑有志郡志所載抉取錄入建置志黃安城建於嘉靖四十二年嗣後自隆慶二年至乾隆二十年重葺六次考其年

月兩詳載之職官志所載起於置邑之時選舉志則按疆域採錄起自宋時藝文志各體俱備所錄無多縉光自序云是編沿鈔舊志博採輿論筆之於書以俟後之君子決擇焉其不自視為善本可見矣

同治黃安縣十卷卷首一卷 故宮圖書館藏本

清林錫綬胡承組纂鍾嶽等修袁瓚撰錫綬字嘯篔江蘇鎮洋人舉人官黃安知縣承祖字燮如安徽六安人監生鍾嶽字秀珊四川巫山人先後繼知縣事瓚字康叔江蘇奉賢人湖北候補知縣道光二年邑令林縉光續修邑志閱四十餘年比歲頻遭兵燹其間鄉團武備忠孝節烈營繕建修應增入者甚多同治七年錫綬請安瓚來邑督修八年錫綬去職承組鍾嶽先後繼任是編成於此時為卷者十綱目仍遵前志曰地理曰建置曰學校曰祀典曰賦役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志沿錄舊志汰其浮文務歸簡要地理志自沿革至風俗無所增損與前志同學校志於黌宮制度殿廡從祀位次遵新頒式分條詳註凡有關學校者併附及焉賦役志備載舊章惟南漕改折在前志已修之後當時邑人呈請大費經營邢錄全卷並併名四百餘人詳考登載以見其有功於桑梓俾後之人無忘其所自人物志前志所載均經採錄其後因舉報有先後遲速之不及同隨

時依類列入本及細分年代雜志詳畧以建縣時為始前者皆刪除之矣事則嘉慶二年教匪竄境頗遭荼毒咸同間粵捻瀰擾邑中伏義倡團卒多遇害特詳記之以補人物卷忠孝類之所不及是編遠稽近取博訪周諮參酌棄取之間則較勝於前志矣

順治蘄水縣志二十六卷卷首一卷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劉佑修楊繼經等撰佑字雲麓直隸曲周人歲貢官蘄水知縣繼經字傳人邑人進士官刑部員外蘄水古軑縣地浠水蘄水之名則立於劉宋今邑即宋之浠水而兼軑地者唐武德元年改名蘭谿天寶元年又更名蘄水屬蘄州府明洪武十二年改屬黃州府邑志創修於明弘治初年為邑令程昌嘉靖時繼修於教諭蕭璞等萬曆時重修於邑令闞士選今俱無傳本清順治十三年佑涖任復求舊志散失無存邑人易有象以一冊進亦係殘缺廢闕至明隆慶時止明之典章文物以為歷時為最盛闕而不書後將無據佑乃延繼經等蒐殘碑遺蹟近徵故老舊聞以及名流撰述野乘傳聞蕆成書二十六卷卷一曰沿革表形勝志卷二卷三曰天文志地理志卷四曰建置志卷五卷六曰食貨志卷七卷八曰秩官志卷九至卷十一曰選舉表卷十二曰名宦志卷十三至卷十七曰人物志卷十八曰風俗志卷十九曰雜志異聞志卷二十曰典籍志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六曰

藝文志凡疆域形勝之變遷田賦戶口之增減邑牧之里籍政教鄉賢之名號爵秩孝義節烈之足備參獻古文詩歌之有關邑治罔不細大不捐纖悉畢具惟或表或志體例不一而形勝列於天文地理之前與籍列於雜志異聞之後其編次亦未免失序也

乾隆蘄水縣志二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故宮圖書館藏本

清高舉蘇札哈修徐養惠撰舉漢軍鑲黃旗人監生官蘄水知縣札哈滿州鑲白旗人官學生考補筆帖式繼舉知縣事養惠邑人進士官河南輝縣知縣邑志修自順治十四年邑令劉佑表志混淆次第凌躐舉於乾隆五十九年蒞任以前志未盡善亟議補修延養惠等重加編輯六閱月而告竣為卷二十卷[illegible]十卷一卷二曰地理志卷三曰建置志卷四曰賦役志卷五曰學校志卷六曰職官志卷七卷八曰選舉志卷九至卷十五曰人物志卷十六至卷二十曰藝文志雜志外志列於卷末首志形勝特立一門列於沿革星野之前此則附於地理首志無學校一門此則增入賦役志戶口租稅自明至今興革不一此以賦役全書為準前志所載亦附錄以備參考間有續增與新裁者則據新冊註明職官志前志祇列文秩此則文武並載惟籍貫及任事年月無從考證故未增補人物志前志為目十七此則廣為二十文苑宦蹟武勳孝友篤行尚義列女依類補增其餘方伎流寓各

類仍依前志而仙釋則附入外志前志典籍志載書目一百三十餘種訪其書百不得一此則刪除典籍一門前人著作猶有存者附載於各本傳內是編各綱均名曰志表傳附於綱內刪削前志統於一例其體制固甚善也

光緒蘄水縣志二十四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多祺修郭光庭等撰多祺字介壽漢軍附生官蘄水知縣光庭邑人舉人蘄邑舊志續修於乾隆五十九年為邑令蘇札哈咸同間粵捻竄擾屢困於兵邑乘猶存將及百年未曾補輯其間政教風俗忠義節烈之可傳者關於邑治極為重要光緒四年多祺延光庭等編加蒐採閱二載而成書為卷二十有四為綱者十曰地理曰建置曰賦役曰學校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志曰外志沿蘇志無所改易子目五十有七亦與蘇志同沿革星野疆域物產悉仍其舊山水古蹟間有增加橋梁津渡蘇志多有遺漏此則採訪甚多其有關義舉者分條增入蘄邑地當衝要兵燹頻經民間抗志捐軀代不乏人而以粵捻亂時為最或本邑殁於外鄉或鄰邑殁於境內在服古官讀書明理者固分所當盡若愚夫愚婦取義舍生其志不可湮沒爰增殉難一門事蹟未能盡載稟存姓氏以著於篇更增壽考一門亦為蘇志所無是書根據蘇志提綱挈目具有條理各類選錄乾隆

五十九年以前事非確有明徵與事關重大者概不補入前志之冗者裁之畧者詳之其漏且濫者則無取焉

康熙麻城縣志十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屈振奇修周維柜撰振奇字鷺客陝西洋縣人進士官麻城知縣維柜字錫白邑人進士麻城建縣始於隋開皇十八年屬黃州即永安郡明初改屬黃州府邑為楚北名區山水秀麗人文蔚起古稱光黃間多異人即其地也麻邑志乘燬於前明清順治初邑令鄒知新得燼餘數紙補綴增益迄未成書繼任王潞屬邑人生員王汝霖繼續編輯未竣振奇蒞任延維柜等重定次第書成於康熙九年為卷者十綱分

為八曰封域志曰城社志曰民物志曰賦役志曰秩官志曰選舉志曰人才志曰藝文志封域志始於春秋終於明而無沿革一門城池縣署鎮市古蹟等類因無建置志附入城社志建置又附於封域綱目之輕重未明故編次殊失其序學校所關至巨此則未列於綱而以附於城社志風俗物產不附於封域而與災異變亂同附於民物志人才志所列子目仕績遺行流寓孝子列女仙釋遺行至列女附於人才志可也仕績則應附於選舉志仙釋則應附於外志此

編均列於人才志亦覺未當是書因舊志散失無所依據遠稽近取草創成書而一邑之山川民物田賦風俗亦將藉以流傳未可以義例之疏而深責之也

乾隆麻城縣志二十八卷卷首一卷 故宮圖書館藏本

清黃書紳姜廷銘修章學誠撰書紳字佩之廣東陸豐人舉人官麻城知縣廷銘山西保德州人拔貢繼書紳知縣事學誠字實齋浙江紹興人邑志自康熙九年前令屈振奇修越百二十餘年典章經制之燦著土田戶口之增益以及官師俊彥名賢貞淑之姓氏亟待補輯書紳治麻五載奉國史館飭取各省府州縣新志以備採擇乃延學誠為總修以康熙志編次未善採其故實更其體例於乾隆六十年成之是時書紳去任廷銘繼之是書一準史法為卷二十有八紀二考八表二略一列傳四忠孝節義等傳十而卷末則為叢談紀一曰國朝大事錫免賑恤征討祥異附焉二曰古大事自三國時至明末攻守災祥附焉考一曰輿圖附以沿革疆域風俗物產等類二曰山川附以河湖陂港等類三曰古蹟四曰建置城濠亭臺等類附於古蹟城池廨署等類附於建置五曰賦役六曰祀典七曰金石所採碑碣鐘磬八曰藝文區以經史子集表一曰職官二曰選舉略一曰政略

所錄自宋至清治績師儒列傳一至四曰自唐至清仕績傳一曰儒林二曰文苑三曰忠烈四曰孝行五曰義行六曰隱逸七曰藝術八曰仙釋九曰流寓十曰列女是書盡改前志體制而以史書為法夫志者史之一體若班固之志地理是也邑志而有紀有表有略有傳亦志書之創例也

光緒麻城縣志五十六卷卷首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鄭慶華修潘頤福撰慶華字硯香廣西桂林人舉人官麻城知縣頤福字芝室羅田人進士官翰林院編修邑志續修於乾隆六十年邑令黃書紳迄今將近百年慶華延頤福等重修乾隆志所載者仍之康熙志所載而乾隆志遺之者則酌補之書成於光緒二年為卷五十有六卷一曰古大事紀卷二曰國朝大事紀卷三至卷八曰方輿志卷九至卷十三曰建置志卷十四曰職官志卷十五卷十六曰選舉志卷

十七至卷四十一曰人物志卷四十二至卷四十八曰藝文志卷四十九至卷五十四曰掌故志卷五十五曰兵事志卷五十六曰叢談志考湖北通志及黃州府志皆以志字提綱故變前志體例將大事紀改為大事志輿圖至藝文諸考職官選舉各表亟改為志政略至列女傳改為人物志以昭劃一惟咸同間屢遭兵燹劫力殉難邑人甚多故增兵事志一門而以叢談志終焉是書體例雖變而所錄事實仍以前志為依據方輿建置二志自輿圖以至田賦各類前

志所載甚詳是仍其舊城鄉戶口關津砦堡其近年增加與疊次興修按區舉報核實補入人物志治績仕績以及忠孝節烈據事登載各以類從藝文志凡有關於人心風化者採錄頗多其餘各門皆刪訂釐正以視前志較為條理分明焉

嘉靖蘄州志九卷 天一閣嘉靖刊本

明甘澤撰澤字仁甫別號貞菴州人成化二十二年舉人官四川渠縣知縣蘄州地志自太平寰宇所引之蘄春地志始其次則宋史藝文志之陸峻丁光遠蘄春志十卷文淵閣書目舊志又有蘄州志二冊皆佚不傳明嘉靖八年州人甘澤撰蘄州志九卷卷一建置沿革州名分野分野疆域里至形勢風俗山川卷二戶口貢賦課程土產卷三城池坊鄉街坊坊碑郭市鎮橋梁堤渡古蹟卷四藩封公署倉場鋪舍養濟院卷五學校軍衛官制卷六名官歷官卷七人物科貢武勳吏選封贈隱逸孝子列女仙釋流寓卷八壇壝祠廟寺觀陵墓卷九御製詩文澤由舉人授蘇州訓導遷太倉學正既又教授鎮江府學皆能正己立教士習丕變及陞渠縣令捍禦鄢寇渠人繪像以祀之是志乃其自渠致仕歸蘄後所修也王舜卿為是志作序謂蘄由周歷漢唐宋迄今號稱天下名州厥志嘗今創見顧黃公亦有蘄州舊未有志州人渠縣令甘公澤始為之之語蓋自明洪武以前蘄春諸

志久已湮沒，則是志在蘄為剏作，至嘉靖二十九年，州守翁學淵延州人郝守正王徵等，據以蒐葺成蘄州志十二卷，翁學淵雖謂是志成於一人之手，見聞失真，蒐獵未廣，而又有匪真卷吾孰憑之言，是澤前無所承，以一人獨創之志，越二十年翁志踵之，自是厥後，萬歷有夏忠志，又有顧天錫志，清康熙有盧紘志，乾隆有錢鋆志，咸豐有湯先濬志，光緒有封蔚初志，皆甘志為之椎輪也。此志初成，太倉唐信伯侍御按楚，行有司鋟梓，至嘉靖八年，知州周南刊刷始竣藏於甘氏家廟，後弗戒於火，志板盡燬，其印本僅存於故家者，明末張獻忠之亂，同遭灰燼，故鄉人紀載是書，俱云佚亡，而不知四百年來尚存天壤間，則修今日蘄春志者，得此孤傳，其足為後來諸志之左證者詎不重與。

詩人主客圖一卷　函海本

唐張為撰。為唐末袁州詩人，與周朴齊名，後入釣台山訪道，不知所終。著有詩集一卷，是編宋四庫闕書目、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略及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均著錄之，惟四庫闕書目、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題作唐詩主客圖，又四庫闕書目及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作一卷，宋志作二卷，通志及國史經籍志作三卷，其書散佚已久，今傳於世者，如函海本、張氏榕園叢書本等，多出河間紀昀重編，蓋已非全璧矣。按句圖之屬，實始於李唐。崇文總目有唐元兢詩人秀句、賈島詩句圖等書，皆其類也。是編就同時諸人摘句品選，依其類分為主客，總計全書，都凡八十有三人，釐為六品：首廣大教化主，為白居易，客為楊乘、盧仝、賈冠卿等二十九人；次高古奧逸主，為孟雲卿，客為韋應物、李觀、陳潤等十有五人；次清奇雅正主，為李益，客為蘇郁、方干、僧良乂等二十六人；次清奇僻苦主，為孟郊，客為陳陶、劉得仁等五人；次博解宏拔主，為鮑溶，客為李群玉等三人；次瓌奇美麗主，為武元衡，客為劉禹錫、盧

類張陵等十有三人，又以景審一人附之編末，以補句圖之遺。今考其書，分類品題，不過寥寥數十人，於唐代詩人中未及十之三四。其間疏漏，往往而有，如鄭谷、唐備等諸家之詩，在唐時皆頗負重名，且與為為同郡，是編乃擯而不錄，所見殊隘。且於博解宏拔之中，自附己名，尤難逃後人之誹議。至其所引諸人之詩，亦多非集中之傑出者，著第就其耳目所及而品第之，故不免失之疏陋。惟唐人品圖，類多散佚，則是編之存，亦自有其足珍者矣。

滑溪詩眼一卷 說郛本

宋范溫撰。溫字元實，華陽人，范祖禹之子，學詩於黃庭堅。是編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及文獻通考均著錄之，惟宋以後諸家書志則罕著於錄，疑其散佚已久。今傳於世者，惟說郛本，又有古今詩話本，則自說郛本出。其書僅詩話三則，勒為一卷，卷數雖與諸家著錄無異，然其書寔已非完本，蓋明人校刻叢書，既喜刪節，況是編自南宋之後已不多見，則當時所據或已非足本。且今考其書，雖僅三則，尚有誤錄他書之語，如其今論東坡橄欖詩紛紛青子落紅鹽，氣味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一條，及論古詩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一條，皆見王直方詩話，而耆舊續聞引橄欖詩一條，則作徐師川語，是尤足証說郛本所據已非原本，故多誤引。惟范氏是編諸家詩話援據尚多，如苕溪漁隱叢話引其論詩宗建安，淵明出處九十行帶宗，學詩貴識杜詩學沈佺期，律詩法同文章，杜詩用月字例，鍊字形似語與激昂語，詩貴工拙相半，山谷言詩法，命意用事，杜詩巧而能壯，山谷論詩文優劣，杜詩體製，柳子厚詩，李義山詩，半夜鐘，晏殊詞，句法，杜詩高處，評詩病，等二十有二條，名曠詩旨引其論

句法以一字為工一條升庵詩話引其論長恨歌用事之誤一條皆較是本所引為重要其中論詩宗建安學詩貴識山谷言詩法各條大抵源本山谷尤足見其論詩大旨詩學淵源是本於此皆擯棄不錄而獨採此不足憑信之論亦足見明人之疏陋矣

侯鯖詩話二卷 螢雪軒叢書本

宋趙令畤撰令畤字德麟號聊復翁宋太祖次子德昭之玄孫也元祐中簽書潁州公事所交多當時勝流坐與蘇軾游入党籍紹興初從高宗南度襲封安定郡王同知行在大宗正事所著有聊復集及侯鯖錄行於世是編為今時論詩之語日人近藤元粹自侯鯖錄中輯出釐為上下二卷題曰侯鯖詩話刻入螢雪軒叢書中按漢樓護字君卿精辯議論聽者皆竦有樓君卿脣舌之號為王氏五侯上客會五侯競致奇膳護合以為鯖世謂之五侯鯖蓋天下之至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令時取諸儒先佳話緒論逸事彙輯為書名曰侯鯖錄意在以其書之味比之於五侯鯖也是編取其中之涉於詩者析出別為一書故仍以侯鯖名焉其書於周秦以來下迄同時諸人凡涉於詩者多所記錄惟考証多而評騭少今觀其書採錄諸家名句人所常誦及隱語奇字世共聞見而未知出處者冥搜遠証頗能辨析而其間舛漏之處亦復不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小說家類著錄其所著侯鯖錄已議其記歐陽修居汝陰挾妓事並載其詩於卷中未免近誣此外如引老杜詩雨抛金鎖甲苔臥綠沈槍皮日休竹詩一

桀三百本、綠沈森冥冥、謂綠沈為竹名、不知所謂綠沈、非專指一物。梁武帝食綠沈瓜、是指瓜也。人以綠沈筆遺王逸少、是指筆也。唐太宗詩羽騎綠沈弓、是指弓也。宋元嘉間廣州作綠沈屏風、是指屏風也。石季龍用綠沈扇、是指扇也。豈可專指一物為綠沈哉。蓋物之綠色深者、皆曰綠沈。胡元瑞筆叢辯之甚詳。今時之說、未免所見不廣。惟今時所與游處、皆元祐勝流、其所記錄、尚有典型。所載舊事遺文、亦多足資考證、是固談藝者所不廢也。

陳輔之詩話一卷　說郛本

宋陳輔撰。輔字輔之、始末未詳。是編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皆罕著於錄。惟宋吳幵優古堂詩話、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魏慶之詩人玉屑、及曾慥類說均稱引之、則是編之成、當在宋哲宗紹聖之前。輔之蓋北宋時人矣。其書不見諸家著者、是其散佚已久。是編為元陶宗儀說郛所載、僅寥寥十有二則、勒為一卷。不知其何所依據。意者其書元時或猶有傳本。然考優古堂詩話、引其論王建宮詞一條、苕溪漁隱叢話引其論清風明月、四時常有、而光景常新、及論紅綃香潤入梅天二條、類說引其論屈原宋玉、歐詩如玉燭、及馮道二公詩等條、皆不見於今本、是証是本寔多刪節、蓋已非全璧矣。今就其所存各條觀之、議論考據、大抵得失參半。其謂淡中意味、非造此景不能形容、持論雖未為不合、然其中所載、如紀張祜好石之類、往往兼及雜事、未免可議。又其論子美夜宴左氏莊檢書燒燭短、論韓愈寄孟刑部聯句、論杜詩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論范文正淮上遇風詩、論范文正公當還日有杞姑可報吾親之詩、論東坡煎茶詩所本、論子美夜宴左氏莊檢書燒燭短之句、論柳還南荒詩等條、並見於宋黃徹䂬溪詩話、惟體

物賦情、好石、怨詩、飲博四條，未見於彼書。按八閩通志謂黃徹字常明，邵武人，紹興十五年進士，其時代遠在輔之之後，足証兩書相同者，則皆黃氏抄襲輔之之說。今黃氏之書，猶傳於世，輔之之作，則僅存殘，亦有幸有不幸也。

西清詩話一卷　螢雪軒叢書本

宋蔡絛撰。絛字約之，自號百衲居士，仙游人，官至徽猷閣待制。父京既老眊，事悉決於絛，且代京入奏，由是恣為姦利，竊弄威柄。京敗，絛流白州死。工為文，著有鐵圍山叢談及是編行於世。按史稱絛撰西清詩話三卷，澹生堂書目作五卷，萬卷堂書目作一卷。今所傳者，有說郛本一卷，蓋是本之所祖也。惟說郛本所錄，僅十有一則，疑當為摘錄原本而出，已非其全帙，所謂三卷本、五卷本者，殆久已散佚，不復可考。其書取前人詩詞，分條論說，而於每條之上，各立標題，首李後主，次高英秀，次鳳子，次非稚語，次紅梅，次望江南，次嘉月，次陶詩，次聽水詩，次斡旋法，次紅麴法，或考証出處，或評隲優劣。今觀其書，如謂韓偓詩鶯兒唼啑黃觜，鳳子輕盈膩粉腰，事見崔豹古今注，云蛺蝶大者為鳳子；謂望江南為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日，為亡妓謝秋娘所作，後進入教坊；謂山陰野雲興雜集，佳辰強飲食猶寒，及天上嬌雲未肯回，十年江海別嘗輕，皆斡旋其語，謂之斡旋法，若斯之類，雖足備談藝者之參考。惟其他如非稚語、嘉月、聽水詩諸條，則見解既嫌膚淺，持論尤多隔膜，且時時於詩話之中，雜以詩餘，此固宋人詩話之通病，然駁雜不純，

未免有乖體例。總之其書既非足本，則吾儕固不能據此區區十二條之選本，以定其優劣焉。

潘子真詩話一卷　說郛本

宋潘淳撰。淳字子真，新建人。歷官未詳。祖興嗣，自號清逸居士，著有詩話一卷。是編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見著錄。惟光緒江西通志藝文略詩文評類著錄淳所著詩話補遺一卷，不云潘子真詩話。意者或以其祖興嗣有詩話一卷，故以書為補遺歟？考嚴有翼藝苑雌黃援引此書，亦作詩話補闕，則當時固原有此名，江西通志之說，非無據也。又考其書，宋以來已不見著錄，似當時流傳已不甚廣，今所傳者惟說郛本一種，凡諸話四則。校子真詩話，雖不見著錄，然諸家

稱引則頗不少，如苕溪漁隱叢話所引，有論雙聲疊韻詩五馬，嘉井凍銀牀，魏道輔詩，晏殊答歐陽永叔書，韓持國詩，東坡和荊公詩，梅子黃時雨，東坡為吳德仁作詩，應璩三叟詩，霜威折綿，潘清逸與任大中聯句等條；詩人玉屑所引，論杜詩不歷黃石白猿，丁晉公款對句，俞紫芝詩，潘清逸論郭功父詩，袁世弼詩，潘邠老詩等條；能改齋漫錄所引，有論浮雲蔽白日，乘龍張文潛詩無雨有碑出處，春水船如天上坐等條；竹莊詩話所引，有杜牧賦，元稹詩，山谷論杜甫韓偓詩等條，此皆不見於是編，是當時所據已非原本，殆亦由蒐輯而成，然採摭之功，寔有未

遂、乃至如苕溪漁叢話之類、亦不免失之眉睫之前、其弇陋可
知矣、今就其所輯四則觀之、品題優劣、考訂故實、議論大
體、尚有根柢、惟其中論葉濤試茶詩一條、亦見於西清詩
話、未知其果為何家之說耳、

白石道人詩說一卷 螢雪軒叢書本

宋姜夔撰、夔字堯章、鄱陽人、寓居武康、與白石洞天為鄰、
因自號曰白石道人、又號石帚、工詩詞、其詩風格高秀、詞尤精
深華妙、音節文采冠絕一時、所著有白石道人詩集、詞集、白石
道人歌曲、絳帖、讀書譜等書行於世、是編為其論詩之作、全書
都為一卷、釐為三十則、意在闡論詩法、今觀其書所論、大旨意
主調和、故於格調神韻、二者並重、謂凡詩自有氣象體面血脈
韻度、又云意出於格先、得格也、格出於意先、得意也、其所謂
氣象體面者格也、即後世之所謂格調也、其所謂血脈韻度
者、意也、亦即後世之所謂神韻也、然其於二者、終以神意為主、
觀其稱東坡言有盡而意無窮之語、為天下之至言、則其
宗旨可想見矣、又其於淵明之詩、推崇最力、謂其才資既高
趣詣又遠、斷不容作邯鄲之步、故其論詩、頗重自然、謂詩有四
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
所謂自然高妙者、蓋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也、若
斯之類、持論皆頗具卓識、惟其說多迷離恍惚、如懷麓堂詩
話所謂宋人論詩高者如捕風捉影、不免墮入禪門習氣、又其
間考証訓詁、多無根柢、如謂字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

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之類、皆嫌其穿鑿附會、疏於考証、然論其大致固瑕少、瑜多、此其所以不廢歟、

江西詩派小序一卷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劉克莊撰、克莊字潛夫、號後村、莆田人、嘉定間以郊恩官建陽令、言官摭其詠落梅詩以為訕謗、鄭清之力辨得釋、淳祐間特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少監兼中書舍人、揭史嵩之罪狀、有真聲、累官至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謚文定、著有後村集五十卷、後村詩話前後續新四集十四卷、及後村別調一卷、行於世、是編蓋其論江西詩派之作、全書都為一卷、釐為十有九篇、首山谷、次後山、次韓子蒼、次徐師川、次潘邠老、次三洪、次夏均父、次二謝、次二林、次晁叔用次汪信民、次李商老、次三僧、次高子勉、次江子之、次李希聲、次楊信祖、次呂子微、末為總序、按滄浪詩話云、山谷用工、尤為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為江西詩派、是江西詩派以山谷為宗、一時詩家靡然向風、呂本中繪江西詩派圖、復有雲門臨濟之分、日久流傳、説遂互異、是編以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何人表顒、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帙稍多、因各為之序、或詳其淵源、或考其仕履、論次頗稱簡核、惟孝王伯厚小學紺珠撰錄江西詩派、凡二十五人、人各有傳、又胡仔苕溪漁叢話有何顒無高荷、

且列洪朋於徐俯之後，皆與是編迥異。後村與伯厚等同為宋末人，不知各何依據而異同若此耶。

休

弁陽詩話一卷（螢雪軒叢書本）

宋周密撰。密字公謹，號草窗，又號蕭齋。先世濟南人，流寓吳興弁山，故又號弁陽嘯翁。工詩詞，又善畫，得意輒自題其上。淳祐中官義烏令，入元不仕，自號泗水潛夫。所著有蠟屐集、蘋洲漁笛譜、癸辛雜識、齊東野語、武林舊事、雲烟過眼錄、澄懷錄、絕妙好詞諸書，行於世。是編為其說詩之語，舊載浩然齋雅談中，文化癸酉，日人梁川星巖、菅老山二氏自雅談中析出，別為一書，題曰浩然齋詩話。是本蓋據文化本重刊，以其書或曰詩話，或曰雅談，頗嫌錯雜，因改題曰弁陽詩話。按密所撰浩然齋雅談，都凡三卷，考証經史，評論文章者為上卷，詩話為中卷，詞話為下卷，各以類從。是編所取，蓋其中卷，全書都為一卷，前有近藤元粹新序，及文化癸酉美濃老山菅琴及詩禪道人梁卯二人舊序。今考其書所論，大抵多為宋詩，及同時諸人之作，間亦上及李唐。按密以詩詞為長，議論考據殊無根柢，是編訓詁文字，考証典故，尤多失據，如引李仲賓之說，謂白傳詩兩黑長楓人之楓人為黑雲所成巨人，又如謂少陵嘗果粟歌、鬧歇或作雜、周錄賦云鬧粟弋之此歌，貫休詩云新蟬避粟歌，又云粟

不知歟落集韻歟側尤切草紋麋也即粟蓬耳如斯之類皆嫌其附會又其所稱李商隱晉元帝廟詩云青山遺廟與傳疑之句今義山集中乃不載其詩亦未詳其所據惟其間所載舊事遺文多足資於考証固亦談藝者所不廢也

晦庵詩說一卷函海本

宋朱熹撰陳文蔚等輯錄熹有詩集傳八卷四庫已著錄文蔚字才卿上饒人游學於朱熹之門舉進士後講學鉛山端平初督省言其所著尚書類編有益治道詔補迪功郎學者稱克齋先生所著有克齋集若干卷是編為朱子平居與弟子時人論詩之語當時弟子如陳文蔚等歸而各有所記積久而相與彙輯成書者也其書都為一卷大抵隨得隨記不分類次體例畧做語錄按宋代詩話多近筆記而體成繁猥故

宋代詩話如容齋東坡之類多從筆記輯出至於語錄性質本與筆記相類亦足助論詩風氣之流行如陵陽先生語中語唐子西詩話之類並出弟子輯錄而出是編所輯朱子論詩之說亦出語錄雖寥寥數十條亦頗足見朱子論詩宗旨核其所論大抵以三百篇及魏晉之作為宗而力斥齋梁之浮薄其謂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齋梁之詩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又謂齋梁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嬾慢持論皆深中癥結又其間考証譌誤校訂異同亦多有可

採、如論古樂府只是詩中間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又謂杜詩最多誤字、蔡興宗正異固好、而尚有未盡、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是去字、與來字相對之類、皆確然有據、雖其中如以木蘭詩為唐人僞作、並謂可汗之譌、前此未有、未免疏於考証、又如鬼詩等條、往往雜以齊諧志怪之談、亦嫌其漫無持擇、然大醇小疵、固識者所不廢也、

全玉詩話一卷瑩雪軒叢書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今考其書集句條云、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為戲、然後大著、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起自公、非也、按其曰集句自國初有之、又言延年以集句為戲、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此、則其書之作、殆在元豐之後、南北宋之間、與其書都為一卷、僅詩話九則、疑已經刪節、非其全帙矣、今考其書、每則之前各立標題、首用葯名、次集句、次天棄、次重韻、次詩吞雲夢、次讀仙詩、次押挨字、次鳳子、次李后主詞、或論體製、或辨異同、或釋音義、或紀遺聞、隨筆載記、不分門類、核其所論、大體尚稱平允、其說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貴乎自得、又謂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所謂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密藏也、若此之類、持論亦殊近正、其論詩宗旨、略可見矣、此外如其謂蘄州黃梅縣峰頂寺梁間夜宿峰頂寺之詩、為謫仙之作、世人誤傳為楊文公幼時詩之類、亦足備說者之參考、惟其間考証故實、往往失之疏陋、如謂藥名詩、世云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不知梁元帝簡文帝及沈約等、已有藥名詩、又如謂杜少陵飲中

八仙歌用韻，船字眠字天字前字，各用凡三，於古未有其體，不知重韻之體，除少陵飲中八仙歌之外，其例甚多，小草齋詩話辨之允矣，是則考証之功，猶有弗逮，未免失之眉睫之前矣。

桐江詩話一卷 說郛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鮮見著錄，惟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及黃㽦山谷年譜均援引之，則其為宋人所作，殆無可疑。又考苕溪漁隱叢話引桐江詩話云：程進道紹興初帥閩中，殄滅諸寇，以武庫為止戈堂，一時諸公題詠甚多，則是編之成，殆已入南宋矣。其書散佚已久，今所傳者僅說郛本，凡詩話五則，勒為一卷，其中見於苕溪漁隱叢話者凡三則，僅感事煎茶二則，未見稱引，意者元時或尚有傳本，惜明人校刻叢書，往往仍意刪節，是編所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殆已非原本。今就其所存五則考之，大抵摭拾李唐以來，下迄同時諸人之作，品題其優劣，考訂其故寔，其中如紀山谷七歲作牧童詩一條，足証西清詩話以為送人赴舉詩之誤，惟紀唐人煎茶用薑一條，見東坡題跋卷二，又詩話總龜引此作百斛明珠，百斛明珠亦東坡所撰，故耆舊續聞引此，遂直以為東坡說，不知何以誤入是編，意者或桐江引東坡說而未注出處，至有掠美之嫌，而不辨其真偽歟。總之其書既非全璧，一麟片爪，亦無從論其優劣，惟其書原本明季雖已不存，然諸家詩話援引尚夥，如苕溪漁叢詩話引其

論魏泰荊門別天覺詩、杜詩稚子解、王珪妻姓杜、白樂天詩兄弟中第辭林枝葉、許渾千首濕、曹希蘊新月詩、陳彥升彭城八詠、石曼卿早春詩、王逢原集中佳句、楊朴詩、秦少游詩、胡少汲詩、汪彥章止戈堂詩、曹彥章點絳唇詞、說法馬留對湊氣、柳子張安道許畫錦堂記之類、或有關考據足資多聞、是編乃不加輯錄、未免可異耳、

漢皋詩話一卷 說郛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編除遂初堂書目之外、其他各家書志皆罕見著錄、考吳曾能改齋漫錄有漢皋張君詩話之語、又考周煇清波雜志亦云、煇得詩話一編、目曰漢皋、一小說云漢皋張姓、不得其名、是其書宋張姓所作、名字里貫已不可考、其書都為一卷、凡十有一則、然考苕溪漁隱叢話引其書揚州官梅、字顛倒可用、鮑孤雁等條、及清波雜志載其紀東坡過道人事、皆為是本所無、竊疑明人校刻叢書風氣、於原本多加刪節、是本所輯殆亦非足本歟、今就其所存十一則觀之、所論大抵皆偏於考據、尤以校正杜詩者為多、其中如謂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霤常陰陰、文選云、二室對霤、此春深詩也、諸本作雪、誤矣、謂別離重相逢、偶然豈足期、足字舊集作定、蓋由字畫小訛、謂大大運金氣、荊陽不知秋、謂大大西流、七月詩也、諸本大字作者、誤矣、茂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諸本連山作連峰、非也、若此之類、其考証杜詩諸本異同、皆確然有據、足備說者之一解、清朱鶴齡為注詩作注、其校正異同、如茂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句下、注云、不應作連峰之類、多與此同、殆即以此書為據者、惟是編稱字呼附切、殆也、當

在山字韻、劉孟得有盃前胆不豩、趙勰有吞船膽豩之句、禮部韻不收、唐韻亦無此一條、別見姚寬西谿叢話、未詳孰是耳、

古今詩話一卷 類說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鮮見著錄、惟宋阮閱詩話總龜、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賈似道全唐詩話、吳幵優古堂詩話周紫芝竹坡詩話、皆著錄之、則其時代似當在南宋初葉、考宋史藝文志文史類著錄有李頎古今詩話錄七十卷、列在蔡絛西清詩話之後、據此以推則頎之時代當與蔡絛相近、殆亦北宋末南宋初人、而所謂古今詩話者、或即古今詩話錄之簡稱歟、其書不見諸錄、蓋散佚已久、今所傳者、僅

宋曾慥類說所載五十有九條、又千頃堂書目子部類書類有司馬泰廣說郛本、今未見、不能知其內容、但就明人刊書習慣而言、恐亦非足本、今就類說所載考之、凡五十有九條、大率皆摘錄昔人舊說、宋史著錄作古今詩話錄、似為名實相符、詳其所採、正史則有舊唐書文苑傳、新唐書藝文傳等、別集則有呂梁集香山集雲台集等、地志則有水經注等、野史則有國史補江表志江南野錄、吳越備史南唐近事等、小說則有章台柳傳、紅線傳、迷樓記以及酉陽雜俎、杜陽雜編

青瑣高議等筆記則有北夢瑣言、夢溪筆談、歸田錄、春明退朝錄以及國老談苑、玉壺清話、湘山野錄等類書則有太平廣記等詩話則有本事詩、中山詩話、溫公續詩話、王方直詩話等、或直錄原文、或稍加刪節、或合數條性質相類之文而為一條、其出於自撰者甚少、似亦稱為古今詩話錄較為愜當、惟其書諸家所引尚多、是編所錄、不過一鱗片爪、寔不足觀其全豹耳、

履齋詩說一卷螢雪軒叢書本

宋孫奕撰、奕字季昭、號履齋、廬陵人、其歷官無可考、惟據其所著示兒編第十卷中、稱紹熙丁巳三月、侍讌春華樓、聞大丞相周益公議論、按宋史紹熙元年為庚戌、至五年甲寅即內禪、丁巳寔慶元三年、是奕殆寧宗時嘗官侍從者、是編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皆鮮著錄、蓋舊本附刻示兒編中、自日人近藤元粹始自其中鈔出、別為一書、題曰履齋詩說、而以之刻入螢雪軒叢書、即此本也、考奕所撰示兒編凡二十有四卷、計總說一卷、經說五卷、文說詩說共四卷、正誤四卷、雜記四卷、字說六卷、其中第九卷至第十卷為詩說、是編即全錄其說、釐為一卷、每條各立標題、總計全書、都凡四十有四則、大抵考據多而評騭少、校其所論、如假對、偏枯對、倒用字、雙字、練字、諸條、於詩人練字屬對之法、言之頗能辨析、又其中關於字音字訓各條、如杜詩轉字音、韓詩轉字音、柳詩轉字音、未畢央之類、辨別異同、考証非雜、要多足饜人意者、惟其間雜引衆說、往往更無持擇、且徵引既繁、亦不免失於疏陋、如用古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句法條、謂杜甫戲題畫山水圖云、焉得幷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即白樂天聽琵琶示重蓮云、誰能截得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即樂天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爲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即樂天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不知樂天在後、安得謂杜取其句、盧文弨及四庫總目提要辨之允矣、

謝氏詩源一卷　說郛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鮮見著錄、按其書題曰謝氏詩源、知其作者爲謝氏、名字里貫、皆無可考、惟元陶宗儀說郛已採錄其書、具詳其所論、僅及於唐詩、意者謝氏其兩宋時人歟、其書諸家書目、皆不見著錄、蓋散佚已久、今所傳者僅說郛本、及日人近藤元粹所輯螢雪軒叢書本、然螢雪軒本、即從說郛本出、故其書之傳於世者、寔僅說郛本一種、惟說郛本所載、亦僅寥寥十有七則、勒爲一卷、殆已非謝氏之舊、今據其所存各則觀之、所論大抵皆唐人之詩、考故寔、辨出處、於各家之詩、援引故典者、多所考証、與他家詩話之以品題優劣爲主者、其體頗殊、故以詩源名其書、詳其所論、探源溯流、考據多有根柢、如云南越志云、烏鰂懷墨、江東人取墨書契、以紿人物、踰年墨消空紙耳、謂宋選寄試鶯詩誓成烏鰂墨本此、又謂金母召羣仙宴於赤水、命謝長珠鼓拂雲之琴、舞驚波之曲、坐有碧金鸚鵡林、白玉鸕鷀杓、杯乾則杓自挹、欲飲則杯自舉、故太白詩云、鸕鷀杓、鸚鵡杯、其

說皆足補舊注之缺失。惟其間如杜康造酒及王孫為蟋蟀別名二類，多為習見之說，乃亦輾轉抄襲，殊為無謂。又如謂蘇味道詩火樹銀花合，銀花非火樹中花，引薛瓊王孝遇老人得銀花事以定之，尤嫌其穿鑿附會，蓋瑕瑜互見之作也。

老學庵詩話一卷 螢雪軒叢書本

宋陸游撰。游字務觀，山陰人。早有文名，以蔭補仕郎。孝宗時除樞密院編修，後知夔嚴二州，皆有建白。游才氣超逸，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卒年八十有五。所著有南唐書、入蜀記、天彭牡丹譜、老學庵筆記、渭南文集、劍南詩稿、放翁詞等書。是編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見著錄，惟宋史藝文志載游所撰山陰詩話一卷，其書亦久已不傳。是編載日人近藤元粹螢雪齋叢書中，據元粹自序云：宋陸放翁老學庵筆記十卷，其名嘖嘖於文林，往時常陸

人黑崎樸齋、飯村岳麓二子，就筆記中鈔出其涉於詩者，刻之，名曰放翁詩話，而取筆記核之，遺漏頗多。余補訂批評，曰老學庵詩話。是其書蓋元粹據前人所輯放翁詩話，重加增補，刻入螢雪軒叢書者。按宋人筆記多通於詩話，故由筆記以輯詩話，事亦尋常。如宋洪邁容齋詩話，即從容齋五筆輯，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之論東坡詩話，亦謂東坡居士雜書有及詩者，好事者因集之成二卷，是由筆記雜著以輯詩話，宋元以來已不乏其例。放翁老學庵筆記論詩諸條，頗足見其宗旨，元粹掇拾其說，裒為一編，用意殊

蓋今核其所輯各條議論考據多有根柢其中紀述見聞考訂故實亦多資談藝採摘者之參考雖踈漏之處亦所不免如引王逸少筆經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老杜所謂苔臥綠沈槍指此又如論前人襲南朝文筆之稱而以詩筆對稱之誤若此之類其踈於考證者固不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糾蔚藍乃隱語一條然瑕不掩瑜終不失為詩話中之可觀者焉

艇齋詩話一卷 琳琅秘室叢書本

宋曾季貍撰季貍字裘甫號艇齋南豐人著有艇齋雜著若干卷按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艇齋雜著條云曾鞏之弟曰湘潭主簿宰宰之孫曰大理司直晦之季貍其子也少從呂居仁徐師川游嘗一試禮部不中是季貍試春官不第乃蕭然隱居以布衣終其生為一時名流所歆愛其師友淵源畧見解題是編直齋書錄解題文淵閣書目讀書敏求記俱著於錄惟世罕傳本四庫全書著錄宋人詩話幾五十種此亦見遺清咸豐間仁和胡氏得舊帙重加校訂刻入琳琅秘室叢書中即此本也其書都為一卷大抵隨筆條記不類不次或商榷源流或考証訓詁或揚扢風雅或紀錄遺事議論考據尚稱典核又其所稱引東萊東湖之語居多東萊即呂祖謙東湖即徐師川皆與季貍友善故其論詩與二家為近持論頗有根柢惟其間於詞章典故亦間有一二解釋未明或轉寫譌誤者如謂老杜詩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山谷稱其為送人迎庭幃之詩用王祥臥冰得魚之事則可用孟宗母亡後思母冬月生筍之典則不可考仇注杜詩引楚國先賢傳云

孟宗最孝、母好食筍、冬月無筍、宗入林中哀號、筍為之生、寔不云母亡後事、又謂淵明讀山海經詩、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其詩不可曉解、伯容伯祖嘗跋淵明詩云、形夭無千歲、文義不相屬、遂取山海經參讀、而後得其說、當作形夭無干戚、蓋形夭獸名也、形夭以干戚為食、言形天雖無干戚、復而其猛志常在、考山海經海外西經云、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於是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而舞、又考周益公跋邵康節手書陶詩云、曾紘謂舊本讀山海經詩形夭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余嘗喜其援證甚明、是曾伯容說本作刑天舞干戚、是編引伯容說、乃以刑為形、以舞為無、與山海經及周益公之說顯然歧異、伯容為季貍伯祖、家學相傳、不應乖互至此、斯則未免可議矣、

詩病五事一卷　螢雪軒叢書本

宋蘇轍撰、轍有詩集傳、春秋集解、孟子解、論語拾遺、古史、龍川略志、道德經解、欒城集諸書、四庫已著錄、是編乃其說詩之語、本附刻於欒城三集卷八中、明陶宗儀以之刻入說郛、是本蓋據說郛本重刊者也、其書都凡五則、大抵隨筆記錄之文、非能別出成書者、按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徵引其文、僅稱蘇子由云、知宋時猶不以詩病五事為書名、自陶宗儀輯入說郛之後、四川通志經籍志詩文評類復著錄之、乃不復以之為篇名、今考其書、首論太白、次論杜甫、樂天、次論退之、次論孟郊、次論介甫、皆指其所說、大旨在指摘諸家之病、然稽其所論、往往未見諸家得失、漫肆譏彈、頗傷偏駁、且氣質囂浮、而詞勝於意、又好以成敗論人、雖極縱橫博辯之致、寔是作論之體、非評詩之體、如詆李白之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寔、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詆退之元和聖德詩、為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若斯之類、皆務為高論、失之迂腐、於李白退之之詩、寔茫然不

得其要領，雖其間如論杜甫哀江頭詩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深得大雅之遺法，白樂天詩詞雖工，終嫌其望若杜之藩垣而不及，持論亦未為不合，惟體例龐雜，瑜不掩瑕，殊不類其所作詩話，豈偶然劄記，非其經意之作耶。

李希聲詩話一卷

宋李錞撰。錞字希聲，豫章人，累官至秘書丞。所著有李希聲集，見文獻通考，是編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及鄭樵通志藝文畧均不見著錄，僅宋史藝文志史類著錄之，題作李錞詩話，然考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魏慶之詩人玉屑及諸家稱引，均作李希聲詩話，則宋史之說，殆緣記憶之偶疏，未足據也。其書宋以下諸家書目，皆鮮著錄，則其散佚已久，是編為近人郭紹虞所輯，據苕溪漁隱叢話、詩人玉屑、名

名賢詩旨、學林、宋詩紀事等書所引，裒合成編，而以王直方詩話所引李希聲語，未注明出於詩話者，附之編末，又於諸家所引，考其異同，附列各條之下，總之全書，雖僅寥寥十條，然於諸家所引，搜羅畧備，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竹窗詩文辨正條下，稱其詩辨正二卷中多援引李希聲詩話語，郭氏未見其書，故未加採錄。按李氏詩宗山谷，為江西詩社中人，今觀是編所輯各條，凡其持論，大率皆以山谷為圭臬，如謂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為主，雖意遠語疏，皆為佳作，後人有切

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又謂有道之士胸中過人，落筆便造妙處，彼淺陋之人，雕琢肺肝，不過嘲風弄月而已。雖一鱗半爪，已足見其論詩宗旨矣。

洪駒父詩話一卷 燕京大學排印本

宋洪芻撰。芻字駒父，豫章人，紹聖元年甲戌進士。崇寧三年甲申入元祐黨籍，靖康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汴京失守，坐為金人括財，流沙門島卒。所著有豫章職方乘、老圃集、香譜等書，又編有楚漢叢書若干卷。是編宋代諸家書志，僅鄭樵通志藝文畧及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之。至明以來諸家著錄，則僅千頃堂書目、澹生堂書目，及焦竑國史經籍志而已。按千頃堂書目著錄云，有古今彙說本，今未見。澹生堂書目又謂有百川本，今考百川學海中，有洪氏香譜，而無詩話，殆出記憶之偶疏。至焦氏國史經籍志所載，多有佚書，亦不足為明以來其書流傳之証。蓋其散佚已久，是編為近人郭紹虞所輯，凡錄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所引二十條，猗覺寮所引一條，而以欽乃一條，附之編末，總計全書所輯都凡二十有二條。其中各條，有見於他家稱引者，則詳加考訂，分別附之各頁之下，校勘異同，考証譌誤，頗稱精核。按洪氏時代，雖已入南宋，然宋吳幵優古堂詩話已稱引

之則其之成，當猶在北宋之末。又考洪氏為山谷之甥，兄弟四人，芻兄朋，字龜父，弟炎，字玉父，羽字鴻父，俱以詩名，時人號為四洪，朋芻炎皆圖入江西派，號為三洪。今觀是編所輯各條，大率以山谷為宗，所論尤以關於江西詩人者為多，亦足以見其宗旨矣。

蔡寬夫詩話一卷 燕京大學排印本

宋蔡啟撰。啟字寬夫，崇寧初為檢點試卷官。按厲鶚宋詩紀事卷三十七云，蔡君居厚字寬夫，有詩話。謂寬夫名居厚，不知其所據。朱緒曾開有益齋讀書志，據王直方詩話所載蔡寬夫啟和人治字韻詩，及南窗紀談所載蔡寬夫侍郎治第於金陵之語，考定寬夫名啟，似較可信。是編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見著錄，似在當時已不甚流傳。朱緒曾開有益齋讀書志謂於吳山書肆得舊鈔本，不知其所自出，疑為書賈據苕溪漁隱叢話所引輯出，用以牟利者。故勞季言有當日胡仔全部收入苕溪漁隱叢話之語。按苕溪漁隱叢話之於石林詩話，採錄至八十餘條，較之單刻諸本，僅少六條，則其於書全部收入，固未為不可。惟蔡氏既名重於時，何以其書轉不見流傳，豈以叢話全部收入，單行本乃不為人所注意而致散佚不傳歟，抑以與蔡寬夫詩史名稱相混而致誤歟，未可知矣。此本為近人郭紹虞所輯，於苕溪漁隱叢話所引八十五條之外，增入詩人玉屑所引

老杜之仁心優於樂天一條，並以能改齋漫錄卷八引蔡寬夫詩話天聖中孫冕戴詹光茂妻寄遠詩一條，及叢話前集卷五十四引蔡寬夫詩話云，是王嗣宗詩一條，疑為詩話中語者，附之編末。又各條有見於他家稱引者，皆一一校其異同，附之每頁之下。搜羅排比，頗稱賅洽。今據其所輯各條觀之，其論五言詩起源，及蔡琰詩真僞之類，雖考之未審，然其間紀錄舊聞，辨訂出處，亦多有可採，究非江湖末派，鉤棘字句，空言說詩者可比也。

東坡詩話一卷補遺一卷 螢雪軒叢書本

舊本題蘇軾撰，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其書，已謂其為後人輯東坡論詩之語為之。日人近藤元粹亦謂，案其體例，非東坡自著，蓋後人編輯其關于詩者也。是其書之非軾所撰，殆無可疑。又其書郡齋讀書志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小說類，詩話總龜前集二十四則引作蘇公詩話，其是皆一書也。是編為日人近藤元粹所輯螢雪軒叢書之一種，凡詩話一卷，補遺一卷。按元粹自序云，余已就說郛中取東坡詩話以置於此卷首，坡翁之大才，而不過僅三十餘條，未足以飽人意，乃就東坡志林中，鈔出其係於詩者，命曰東坡詩話補遺，附載於此，不復無益於後學子也。據此知其書東坡詩話乃據說郛本重刊，至於補遺，則元粹以舊本詩話不過寥寥數十條，未足以盡東坡論詩之旨，因更掇拾東坡志林之涉於詩者，裒合成編，附之原書之末，因以補遺名其書。按輯錄前人筆記語錄以為詩話，其風蓋始於兩宋，東坡一帶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人其論詩之語頗多，後人輯錄成書，除詩話一卷外，其見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諸書所引者，尚有多種，如百斛明珠之類，皆其例也。今元粹復據志林輯錄成書，以補詩話之不足，用意固未嘗不善，然彙輯其文，以為東坡詩話，固無可非議，若即以此諸書為東坡詩話之佚文，掇拾之以補詩話之缺遺，則未當耳。

升庵詩話十四卷 續歷代詩話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二卷，四庫已著錄，是編自明以來，傳本甚多，有刻入升庵文集者，凡八卷（自五十四卷至六十一卷）；有刻入升庵外集者，凡十二卷（自六十七卷至七十八卷）；有刻入丹鉛總錄者，凡四卷（自十八卷至二十一卷）；有刻入函海者，凡十二卷，又有補遺三卷，此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詩文評類，亦著錄楊氏詩話補遺三卷，近人丁福保深以各本此詳彼略，此有彼無，前後異次，卷帙異數，魯魚亥豕，往往不能句讀為病，因搜集各本，詳加校訂，譌者正之，複之刪之，缺者補之，釐為十有四卷，刻入續歷代詩話中，即此本也。按楊氏詩話，大抵皆其戍雲南之後所作，而其門人曹命等為之編次者，楊氏淵通賅博，遠戍雲南，落魄不檢形骸，又無文籍可稽，著書惟憑腹笥，往往偽撰古書以自證其說，如稱宋本杜集麗人行中有足下何所有，紅蕖羅襪穿鐙銀二句，錢牧齋編校名宋本杜集，實無此二句，又如香雲香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並出王嘉拾遺記，而引李賀元稹之詩，且以虛象雲氣香流水句誤為香字之類，亦為四庫提要所糾。至於岑參之敬樓鳥曲，載樂府詩集，有明月二八照花新，當鑪十五晚留扃之句，楊以於其下添回眸百萬橫自陳一句，別題為岑參之敬當鑪曲。又如李陵詩有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二句，下闕見古苑及文選李善西京賦注，楊氏乃備載全詩，下多十二句，云出修文御覽，其書散佚已久，殊不可信。凡此種種，皆失之偽撰，固不僅前人所糾。王弇州譏其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前，陳耀文且有正楊之作以訹之，信非過事苛責。然楊氏才器定在有明諸家之上，其所評論，瑕玷雖多，精華亦復不少，終非他家聽聲之見，隨人以為是非者可比。略其所短，取其所長，分別觀之，則瑕瑜固兩不相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鏡總論一卷 續歷代詩話本

明陸時雍撰。時雍字仲昭，桐李人，崇禎貢生，輯有古詩鏡、唐詩鏡等書，行於世。是編為其論詩之作，蓋就其古詩鏡、唐詩鏡二書所選諸作，以己意評題之，全書都為一卷。大率以李夢陽、何景明之說為主。自宋，力唱漢魏、盛唐，而以神韻為主。其謂詩之佳，拂拂如風，洋洋如水，一往神韻，行乎其間；有韻則生，無韻則死；有韻則雅，無韻則俗；有韻則響，無韻則沉；有韻則遠，無韻則局；物色在於點染，意態在於轉折，情事在於猶夷，風致在於綽約，語氣在於吞吐，體勢在於遊行，此則韻之所由生矣。又謂十五國風雖里巷語，然雍雍和雅；騷人則蕭蕭清遠之音；西京語迫意銳，不及古人；風雅之道，衰自東京，絕於晉宋。持論雖未為不合，然大抵皆不出明人門徑，且議論多而考據少。如謂王昭君黃鳥詩感痛未深，有情而不能言，不知昭君黃鳥寔出偽託，未免疏於考証。又如謂焦仲卿詩有數病，大略繁絮不能舉要，病一；粗醜不能出詞，病二；頹瑣不能整

格、病三、並舉其情詞之訛謬、云、妾不堪驅使、
徒留無所使、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此是何人
所道、觀上文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斯言似出
婦口、則非矣、當縣令遣媒來也、阿女含淚答蘭
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離情
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而母
之謝媒亦曰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則知女
之有志、而母固未之隱也、及其兄悵然、蘭芝既能
死誓、何不更申前說、大義拒之、而云蘭芝仰頭
答、理實如兄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意當
時情事、斷不如是、詩之不能究述備陳亦明矣、至于
府君訂婚、阿母戒日、婦之為計、當有深裁、或密語以
寄情、或留物以示意、不則慷慨激烈、指膚髮以自誓、
不則紆鬱悲思、遺飲食於不事、乃云左手持刀尺、右手
執綾羅、朝成繡裌裙、晚成單羅衫、其亦何情作此
也、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
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
履相逢迎、當是時婦何意而出門、夫何緣而偶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之未能當情、又明矣、其後府吏與母永訣、回
身入房、此時不知幾為徘徊、幾為惋憤、而詩之
情色、甚是草草、此其不能從容摅寫又甚矣、若
此之類、其所糾彈、雖不免失之瑣細、不足以為定
論、然要其大旨、尚無鉅謬、亦未嘗不可以備談
藝者之參考也、

逸老堂詩話二卷 續歷代詩話本

不著撰人姓氏、諸家書目亦罕見著錄、是編前有嘉靖丁未、戊申老人自序、知其書爲嘉靖二十六年丁未戊申老人所作、惟其姓氏鄉里、仍不可知、考其書中、稱祝枝山序其父約齋漫錄二十卷云、俞寬父吳之耆儒、知其人姓俞、又檢祝枝山懷星堂集約齋閑錄序、知俞寬父之子名弁、字子容、且詩話中稱魏莊渠馬仰之、爲同鄉、魏馬二氏皆崑山人、則戊申老人、蓋姓俞、名弁、字子容、吳之崑山人也、是編編末、有求古居主人(黃蕘圃)盧文弨、繆朝荃、趙詒琛、及丁福保諸人跋、知其書舊藏嚴東有盧抱經處、嗣爲黃蕘圃所得、中經粵寇之亂、輾轉而歸崑山趙詒琛、是蓋丁氏據趙氏所藏鈔本、刻入其所編續歷代詩話者、其書都凡上下二卷、所論多明人之作、間亦上及唐宋諸家、核其內容、雖無大過人處、然其敘同時諸人之作、往往爲明詩綜等書所不錄、其間議論考據、亦多有根柢、其論林屋堂詩話載同官獻諛之詞、未免起後人之議等條、尤卓然有見、雖摭拾未廣、所採亦不盡工、然祝枝山約齋閑錄序稱其鳳毛蘭種、世其儒業、尤益親炙、則其淵源有自、非由販鬻而來、雖大醇小疵、終不失爲一家之言、盧文弨跋謂其敘述班駁可喜、誠非虛譽也、

國雅品一卷續歷代詩話本

明顧起綸撰。起綸字玄言，一字更生，無錫人，從父可學挈之京師，代爲祝釐應制之文，多稱帝意，以國子生累官鬱林州同知致仕，著有句漏集、國雅、赤城集等書。是編前有起綸自序，不著年月。按其自序云：余作國雅既成，復就選中若干名家，溯自洪初，以迄嘉末，情尚哲之既往，嘉英篇之絕倒，輒一賞譽之，偶有所得，僭附鄙見，祇從世代編次，非敢謬詮甲乙，迄今名達卿範，固多闕文，特標品目，尚俟知言爲之揚摧。蓋採音吳札，飭得無譏，藻品梁嶸，沒者斯撰，例當竊比，於是名曰國雅品。是其書蓋起綸繼其所選國雅而作，全書都爲一卷，就國雅一書所選明代諸名家各依時代品而彙之，首士品，自明初迄嘉隆間，凡十百三十有二人，而以徐子升張惟靜等六十八人附焉。次閨品，自洪武初迄嘉隆間，凡十有九人，而以姜舜玉等三人附焉。次仙品，自洪武初迄嘉靖間，凡七人，而以吳少君附焉。次釋品，自洪武初迄嘉靖間，凡十有三人，而以希復附焉。次雜品，自嘉靖初迄隆慶間，凡二人，而以李生英附焉。總計全書，都凡二百四十有七人，標目品題，悉以時代爲次，不以臆見妄詮甲乙，且於當時作者，皆不加評騭，以免附私，凡所褒貶，皆犁然有當於人心。雖其所品藻，僅限於國雅所選諸家，於宋代詩人中，未及十之四五，未免失之疏畧，然擴拾精當，亦足資談藝者之參考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欣賞詩法一卷 萬曆八年庚辰刻本

明茅一相撰。一相字康伯，吳興人。所著有欣賞續編行於世。是編首有天目山人徐中行欣賞續編序及萬曆庚辰王逸民欣賞詩法序，編末有茅氏自撰欣賞詩法跋。按徐氏序云：余往見欣賞編十卷，吳郡沈潤卿所定也。茅子康伯愛之，復以己意為續十卷，又王氏序云：吳興茅子康伯，采唐宋及今諸家語之要者，合為欣賞詩法。是其書定一相所撰欣賞續編中之一種。全書都為一卷，彙為總圖，分體著法，表

異同，削煩詩評諸門，皆櫽括唐宋以來下迄有明諸家詩話，參以筆記，裒合成編。然摭拾未廣，所採亦不盡工。總計全書所錄，不過徐迪功、釋皎然、白樂天、楊仲弘、嚴羽、皇甫汸、王世貞數家，而於王世貞、皇甫汸二家之說所採尤多。其詩評一門，幾全錄王氏藝苑卮言。其他各門，或直錄舊說，或略加刪節，亦鮮有發明，糅雜割裂，漫無持擇。按其自撰詩法跋云：王子卮言，囊括天地，驅策古今，由屈宋而下，咸承顏聽命於筆札之間，如庖丁解牛，造父御驥，惟其所之，而無不中的。余所錄雖不盡於王，而要能使人解頤也。是其作書宗旨，不過奉王世貞以為圭臬，蓋不出明人之明徑也。

蓉塘詩話二十卷東方圖書館藏傳鈔本

明姜南撰。南字明叔，號蓉塘，仁和人。始末未詳。是編現藏東方圖書館。竹紙無欄，每半頁十行，行二十有一字。第一卷首頁有商邑宋氏家藏、朱文方印。編首有嘉靖癸卯陸深序，編末有嘉靖癸卯張東壺跋及嘉靖丁未洪楩跋。據陸氏序云：詩話文章家之一體。吾友姜南明叔方工進士業，餘力及此書。予在京師時，嘗一讀之。卷帙尚多。八峯張君國鎮之令海也，捐俸刻之縣齋，頗有銓擇。又據洪氏跋云：蓉塘詩話二十卷，予師蓉塘先生之所著也。其書有上海縣齋之刻，官詹儼山

先生序之詳矣。予曾從先生遊，且好錄刻古今人所著書。縉紳多向予索詩話。縣齋之摹，不可猝得應人，乃與同門友潘君翊、王君子卿、李君志復校正而刻之，以應索觀諸君子。是其書寔姜氏早年之作。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上海令張東壺始為之刻於縣齋。及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其門人洪楩等以縣齋之刻已不可猝得，因復加校正，以付剞劂。是本蓋據洪氏重刊本之所傳鈔也。其書都凡二十卷。按洪氏跋云：蓉塘詩話原二十種，卷帙多少不一，多者積卷至十一二，少者不減四五卷。後先生每種取一卷，合二十卷，總題曰蓉塘詩話。是其書初為二十種，後以卷帙過繁，始合為一編，即陸氏序所謂八峯張君捐俸刻之縣齋，頗有詮擇者也。惟今考其書，雖總名蓉塘詩話，然每種仍自為一卷，各存其舊名。首半村野人閒談，次洗硯新錄，次輟築記，次鶴亭筆乘，次墨畬漫筆，次學圃餘力，次大賓辱語，次蕉窗曝背臆記，次借竹道人投甕隨筆，次剔齒閒思錄，次醉經堂餔糟編，次和舷侘軾錄，次抱璞簡記，次五庄日記，次瞻車道聽，次消遙錄，次風月堂雜識，次瓠里子筆談，次樓窗隨筆，次蓉塘紀聞。合之則為一編，分之則各自成書。核其所紀，雖名為詩話，寔兼說

部之體。其所評隲詩文者殊不多見，大抵皆掇拾舊聞，議論瑣事，曼衍旁支，茫無體例。按詩話之中，兼及雜事，雖自劉攽、歐陽修等已然，然其大要仍以論詩為主，與說部之體固自不同。是編旁全錄遺聞，漫無持擇，未免可議。第以其搜採尚富，紀述時事，以多足資異聞，姑附之詩文評中，以備一格焉。

竹林詩評一卷 說郛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日人近藤元粹螢雪軒叢書、收錄其書、謂其似明人之作、今考其書、推尊六朝、持論頗近於明季諸子、元粹之說、固未為無理、然陶宗儀已採錄其書、刻入說郛、則其書之成、當亦在元明之間矣、惟元明以來諸家書目、皆不見著錄、則其在當時、流傳似已不廣、今所傳者、謹說郛及螢雪軒叢書二本、惟螢雪軒叢書本、即從說郛本出、而說郛本所載、亦僅寥寥二十三則、殆已非全璧、其書摭取漢魏六朝文士之涉於詩者、二十有八人、一一品第其優劣、首韋孟、次蘇武、次張衡、次趙壹、次曹子建、次王粲、次劉楨、次陶潛、次二陸、次顏延年、次鮑照、次謝脁、次王融、次沈約、次范雲、次江淹、次丘遲、次何遜、次陰鏗、次徐陵、次庾信、次虞世南、李百藥、次陳叔達、次楊師道、次謝靈運、大抵於每人之下、各著數語、或統論全集、或採摘菁華、核其所論、大旨在推尊六朝、於諸家之作、俱多褒美、惟其間推尊六朝固未為不是、而所論家之長、語多隔膜、往往恍惚、無着、未造六朝藩籬、而妄相標榜、如謂陶潛之作、如清瀾白鳥、長林麋鹿、雖弗嬰籠絡、可與其潔、而隱顯未齊、厭欣猶滯、直適夫此、而不能忘隘手彼者耶、其說實是未足評陶詩之妙、又蘇武之作、類皆後人偽託、是編乃不加辨、且從而論之、是則尤不免疏陋之譏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言五至十卷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刊本

明屠本畯輯、本畯字田叔、甬東人、以蔭歷太常典簿、辰州知府、生平喜讀書、至老尚手一卷、自謂於書飢以當食、渴以當飲、欠伸以當枕席、愁寂以當鼓吹、未嘗以為苦、晚年起生壙於甬上、撰狀及表、自稱憨先生、一時詞家、俱奉祭酒、所著有太常典錄、及田叔詩草行於世、是編前有萬曆戊戌本畯自序、云、畯欲辨彰清濁、掎摭利病、猶以才不勝志、思不逮文、深用為愧、乃取古今人論詩者數十百家、評其入彀、僅得五家、蓋言之至者、裒成此書亦既有年、居閩日與客談詩、初舉五至答之、後乃殺青、傳諸好事、是其書蓋本畯早年所輯、及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始以付剞劂、全書都凡十卷、裒集梁鍾嶸詩品、宋嚴羽滄浪吟卷、明徐禎卿談藝錄、皇甫汸解頤新語、王世貞藝苑巵言、五家之書、合為一編、大旨謂鍾氏詩品直陳源委、嚴氏吟卷借喻禪機、徐氏談藝、咀嚼膏華、皇甫新語、採擷芳潤、王氏巵言、漁獵九代、囊括四家、雖其間立論、言人人殊、然破的超乘、開覺濟迷、皆言詩之至者、故裒合其說、而以詩言五至名其書焉、今考其所輯五家之說、雖殊途同歸、合而觀之、亦足以資觸發、惟仲偉儀卿元美之作、固卓然成家、至於昌穀談藝、大抵仍北地摹古之門徑、凡所議論、多未臻其奧、其在當時尚不能與李夢陽爭先、皇甫新語、亦多襲舊文、了無精義、好大言、是皆膚詞、本畯乃取之與詩品吟卷並列、稱為論詩之至言、未免疏於持擇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騷壇秘語 三卷 夷門廣牘本

明周履靖編次。履靖字逸之、嘉興人。好金石、工篆隸章草晉魏行楷。專力詩古文辭、編離引流、雜植梅竹、讀書其中、自號梅顛道人。所著有夷門廣牘、梅塢貽瓊、梅顛稿選等書、行於世。是編諸家書錄皆鮮見著錄。其書都凡上中下三卷。大旨在闡明作詩之法、於源流得失之别、聲律章句之辨、工拙繁簡之道、皆條分縷析、詳爲論例。總計全書、都凡三十有一篇。上中兩卷、統論體製格式、釐爲二十篇。曰本、曰式、曰製、曰情、曰景、曰事、曰意曰音、曰律曰病、曰變曰範、曰要、曰格、曰體曰情、曰性、曰韻曰調、曰會。至於下卷、則專論作法、釐爲十有一篇、曰總論、曰五言長篇古詩法、曰七言長篇古風法、曰對法、曰句法、曰字法、曰氣象、曰家數、曰音節、曰辨體。核其所論、大抵掇拾前人緒論、而參以臆見、要其指歸、則以滄浪爲宗。故書中如氣象、家數、音節等篇、於嚴氏之說、所採獨多。且持論亦往往故作不了了之語、似乎自詡機鋒、期不免於習氣。又好強立名目、横生支節。如論詩體則分三百篇爲周南召南邶風齊風唐風、秦風豳風、小雅、宣王小雅、大雅宣王大雅周頌魯頌商頌諸體之類、體例頗傷繁冗。蓋於詩之源流正變、皆未有所解、則其書之弇陋、可想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的一卷 百陵學山本

明王文祿撰。文祿字世廉，海鹽人，嘉靖舉人。所著有廉矩、文脈等書行於世。是編為其論詩之作，編首有萬曆乙亥文祿自序，知其書蓋成於萬曆初年，全書都為一卷。按其自序云：詩的者，詩之準也，非中的則非詩也。的者何也，律即的也。射有的，兵刑有律，律猶的也，所以為準也。唐科以詩取士，而中的者鮮，他可推也。余乃不計僭妄，表而出之，所以示之的也。是其書之作，意在示學者以為詩之準的。其說謂詩之律為的，故其所論，以律詩為主，大旨謂詩以言志，所謂律者非止律詩，即一字一句，亦莫不有律。持論固未為不是，又其論杜詩意在詩前，故能垂世不朽，今人心中多無主意，而專意作詩，惟求詞句之工，直同文人學士之韻言，非真詩也。其說亦深中時人之病。惟其間好以時文之法論詩，未免失之膚淺。如謂七言律詩最難，如時人然，易得排比而散，須活動方妙。又謂詩題必於首句或第二句承出，方見題目。如杜題蜀相祠律詩首句曰：丞相祠堂何處尋，次曰錦官城外柏森森。此二句猶時文之破題承題，則蜀相祠方明白也。若此之類，皆所謂鄉塾之見。夫以時文之法論文，已不能得古人行文之法，若更以時文之法論詩，益去之千里，固宜其勞而鮮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談藝錄一卷 螢雪軒叢書本

明徐禎卿撰。禎卿字昌穀，吳縣人。天資穎特，工於詩歌，少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齊名，號吳中四才子。其為詩喜白居易、劉禹錫。弘治十八年登進士第，與李夢陽、何景明遊，乃悔其少作，改而趨漢魏盛唐，鍛鍊精警，名與李何二氏相亞。年三十三卒。所著有迪功集行於世。是編為禎卿論詩之作，全書都二十有三則，勒為一卷。考汪道昆何景明墓碑云，初獻吉從北地崛起，與江東歷下二三君子，講業京師，至先生大悅之，相與道古，遂駢肩而進。其論世則用周秦漢魏、黃初開元，其人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是禎卿論詩，寔與夢陽景明畧同。是編大旨，亦以夢陽景明為宗，其推尊漢魏盛唐，而抑宋詩。謂世代推移，理有必爾，風斯偃矣，何足論才。故特標極界，以俟君子取焉。又謂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又其論詩之根源，謂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既動於中，必形於聲，然引而成音，氣寔為佐，引音成詞，文寔為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發聲，因聲以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若此之類，凡其所論，言皆近理。至其論作詩之法，首貴合度，蓋以格調為主，而不棄風韵，亦未為不合。惟全書皆用駢語，往往詞勝於意，雖所論非為無理，然以文害意，轉使論旨多所隔膜，為可惜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評密諦四卷　天啟七年丁卯刊本

明王良臣撰。良臣字忠亮，海虞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天啟丁卯良臣自序，謂詩三百篇不出賦比興三者。迨自屈大夫之後，兩漢魏六朝李唐諸公，以至有明作者，愈繁體格愈變，言詩者不能詣體之變，無以得其全。因於政事之暇，取諸名家之所吟咏反覆者，旁及史參，以各家詩話彙而錄之，以為是編。其書都凡四卷。第一卷取各家之作，分別排比，釐為四十有二格：首一字血脈格，次一字貫篇格，次二字貫穿格，次數字連序格，次鉤鎖連環格，次單抛格，次雙抛格，次內剝格，次外剝格，次前散後散格，次前多後少格，次句相照應格，次明暗二例格，次興兼比格，次興兼賦格，次接頂格，次交股格，次牙鎖格，次應字格，次兩對格，次四對格，次折腰格，次偷春格，次歇後格，次借韻對格，次流水句格，次錯綜句格，次句中自對格，次倒字押韻格，次進退韻格，次葫蘆韻格，次平頭換韻格，次促句換韻格，次平仄各押韻格，次公取古詩句格，次破題格，次用字格，次三言格，次九言格，次一字至數字格，次絕句格，而以總論一篇附之卷末。第二卷大抵通論作法。至第三卷以下，則摭拾古今名家之作，辨訂其源流，品題其優劣。今考其書，論詩格則因襲舊說，横立名目，各選古詩以寔之，穿鑿附會，多未愜當。第二卷統論作法，其中如論繁簡，斥剽竊各條，雖間有可取，然多隔膜，往往茫然不得其要領。第三四卷評論古今作者，亦皆雜取前人陳言，而參以臆見，舛誤冗雜，頗傷淺陋。蓋不出當時習氣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溟詩話四卷 海山仙館叢書本

明謝榛撰。榛字茂秦，臨清人，眇一目，時稱眇君子。早工詞曲，年十六，作樂府商調，臨德間少年爭歌之。已而折節讀書，刻意為歌詩，遂以聲律有聞於時。嘉靖間挾詩卷游長安，脫盧柟於獄，諸公皆多其行誼，爭與交歡。當是時，濟南李攀龍、吳郡王世貞輩結社燕市，茂秦以布衣執牛耳。諸人作五子詩，咸首茂秦，已而攀龍名盛，茂秦與論詩，頗相刻責，攀龍遺書絕交，世貞輩咸右攀龍，交口排茂秦，削其名於七子五子之列，然茂秦游道日

廣，秦晉諸藩爭延致之，雖終於布衣，而聲價重於一代，事蹟具詳明史文苑傳。是編前有王洋漁序、乾隆甲戌胡曾、及乾隆甲戌沈維材跋。按沈氏跋云：前明謝四溟先生，為趙藩重客，嘗刊其全集以行世，迄今又二百餘年，梨棗無存，日就湮沒，行篋中有先王父一齋公手鈔四溟詩話，然非足本。河北觀察使胡悲溪訪求全集，幸而得之，公子石齋披覽詩話，有契於心，因屬顧君稼梅繕寫發雕，而自為校訂，是其書蓋乾隆甲戌繡水胡氏據趙邸所刻全集本，及一齋鈔本校訂而重刊者也。惟趙邸本題曰詩家直說，是編據一齋鈔本改題四溟詩話，為稍異耳。今考其書，大旨以嚴羽為宗，意主超悟。又論詩首重練字，亦多因襲方回句眼之說。至其品題前人之作，尤多含而無當，甚且妄改字句，漫肆譏彈。惟尚七子結社之始，尚論有唐諸家，衆說紛紜，茫無適從，榛獨主選李杜十四家之最佳者，熟讀之以奪神氣，歌咏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因定為詩家三要。其後李王諸人論詩，多心師其言，是李王諸人雖爭擯茂秦，然其論詩指要，寔是自茂秦發之，此則治文學史者所宜留意者也。

槿廬詩話一卷 螢雪軒叢書本

明王兆雲撰。兆雲字元禎，麻城人。所著有明詞林人物考，及王氏雜記等書行於世。是編蓋兆雲論詩之作，全書都為一卷，釐為三十有九則，每則之前各附標題，取兩宋以來下迄同時諸人，凡涉於詩者，隨筆載記，而以己意品題之。又或辨証訛誤，記述異聞，多足資考証。如王建宮詞補訛一條，錄忽地金輿向月陂，畫作天河刻作牛，紅燈睡裡看春雲，蜂鬚蟬翅薄鬆鬆，教遍宮娥唱盡詞，供御香方加減頻，春來睡困不梳頭，彈棋玉指兩參差，宛轉黃金白柄長，藥童食後送雲漿等

十首，謂今所刻建昌宮詞中雜以張籍、白樂天、杜牧之、王昌齡、劉夢得諸作，後有好事者，宜刊出之，而以以前諸作補入。其彈棋玉指兩參差一首，且足以見古人彈棋之法。顧詩誤作蘇一條，謂新繫青絲百尺繩，何處春風吹曉幕，及臨春風聽春鳥之詩，乃顧況古意詩，後人誤入東坡全集，而題曰轆轤歌。灞橋雪一條，謂灞橋雪是鄭綮事，後人乃誤為孟浩然，若斯之類，皆足証前人之訛誤。惜其中亦間有可議者，如楊升庵逸詞，空同諸公詞，辛幼安詞諸條，所論皆為詩餘。楊升庵逸詞一條，所錄皆西江月，是編乃不記其調，未免疏陋。又

詩鬼馮人一條，所記皆齊東野人之語，雖宋人詩話，往往體兼說部，然旁曼衍旁支，終嫌其有乖著述之體焉。

榆溪詩話一卷　豫章叢書本

明徐世溥撰。世溥字巨源，新建人。年十六，補明諸生。時東鄉艾南英以文名，與世溥約為兄弟。江左錢謙益、姚希孟，里中萬時華輩，皆以杓斗歸之。為文才雄氣盛，一往自遂，而屢躓於鄉闈。入清遂絕意進取。所著有夏小正解、榆溪集，及是編行於世。其書都為一卷，有所見則分別條記之，不類不次。核其所論，蓋始於三百篇，而下迄魏晉六朝，亦間及唐詩。按世溥雖長於為文，而於詩殊淺，其論詩以魏晉六朝及唐代為主，固未為不合。惟議論考據，時多隔膜之語，即其所論魏晉六朝之詩，亦往往未造六朝藩籬，而妄相標榜。如謂詩莫不出於三百篇，即以聲字言之，有雙聲，有疊韻，有間叶，有換韻，皆一開卷而得之。又如論古詩十九首，論曹氏兄弟之類，皆務為高論，寔則所見均極膚淺，而茫然不得其要領。此外如蘇武李陵之詩，其為後人偽作，前人辨之詳矣，是編乃不辨其偽，且從而品題之，亦未免疏於考證。惟其謂近代評閱家，動曰某句伏某案，某句照前某句，使學者每為古文，未舉筆而先布間架，次設關鎖，甚至有特重出數字以為照前者，大可笑也。又謂十八拍淺俗之極，與悲憤詩尤不相類，當為後世俚儒所擬，則差為有見，

未可以其持論膚淺而少之見。

秋星閣詩話一卷　螢雪軒叢書本

明李沂撰。沂字艾山，號壺庵，昭陽人。所著有壺山詩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編首有張潮小引，編末有李氏題識及張潮跋。按李氏題識云：余衰年閒散，人事無所與。邑中諸子不察謭陋，以詩屬訂。辛酉偶過維揚，維揚諸子亦然。余非敢曰知詩，既蒙來質，不敢不竭。茲數則乃促膝相勗之語，慮其忘也，書而授之。又張潮小引亦云：昭陽李子艾山，固所稱善詩者也。從而學詩者寔繁有徒，應之不勝其應，因有秋星閣詩話之編。是其書寔李氏晚年旅居維揚時，與諸生論詩之作。其書都凡八則，勒為一卷，而於每條之上各加標題，首八字訣，次勸虛心，次審趨向，次指陋習，次戒輕梓，次勉讀書。大旨在為初學之士闡明作詩之法，故謂學詩有八字訣，曰多讀、多講、多作、多改。又謂詩能自改尚矣，但恐不能自知其病，必資師友之助，粧必待明鏡者，妍媸不能自見也。特患自滿，不肯就正於人，若斯之類，凡其所論，皆為初學而發，未免失之膚淺。然其間排斥時人之剽竊，糾彈作者之陋習，如謂多讀非以剿襲意調、偷用字句，又如謂限韻步韻，皆所以窘人，不求詩工，祇誇韻險，牽扯湊合，梏人才情之類，其言皆切近不支，深中癥結，是則足資後學之深省。張心齋跋謂其所為詩話，皆實實可以遵行，不同泛設者，誠非虛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譚苑醍醐一卷說郛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鮮有著錄、按明嘉靖間、成都楊慎著有譚苑醍醐八卷、然詳其內容、寔是別為一書、又考是編庾詩條云、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日人近藤元粹、據此條謂其書為明人所作、殊為有見、是編為說郛所載、全書僅寥寥十則、勒為一卷、每條之上、各附標題、首總論、次庾詩、次猛燭、次亭映、次斗音、次古歌詞、次古讀、次翻案、次晉齋、次顏謝、按說郛所刻諸書、多加刪節、是編殆亦摘錄原書而成、已非足本、今據其所存各則觀之、開卷第一條、雖引蕭穎士論文之說、以為總論、然其書所論寔不限於文、自第二條以下、即援拾漢魏以來、下迄唐宋諸家詩歌、品題其優劣、考證其故寔、議論大體尚無鉅謬、其謂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故子美稱之曰老成、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强作老成態度、又綺艷清新、槩未之有、持論亦未為不合、又如猛燭條謂魏明帝樂府晝作不停手、猛燭繼望舒、猛燭即周禮所謂墳燭、亭映條引梁元帝纂要日在木曰映、謂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為日昃之類、考證尤確有根柢、惟其間如斗音晉齋等條、雖有關經義、寔不切於談藝之體、是則未免可議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源撮要一卷衣門廣續本
明張懋賢編次、懋賢四明人、始末未詳、是編末有
至治壬戌楊仲弘舊序、云、余少年從叔父楊文主
遊西蜀、抵成都、過浣花溪求工部先生之祠而觀焉、
有主祠者、工部九世孫杜舉也、居於祠之後、余造而
問之曰、先生所藏詩律重寶、不猶有存者乎、舉曰
吾曾祖審言以詩名於當世、厥後言生閑、閑生甫
甫又以詩鳴、至於今源流益遠矣、然甫不傳諸子、而
獨於門人吳成鄒遂王恭傳其法、故余傳之三子者、雖
復先生之重寶、而得之不易也、今子自遠方而來、敢
不三子所授者與子言之、子其謹之哉、余遂讀之朝夕
不置、久之恍然有得、益信杜舉所言非妄也、京城陳
氏子有志於詩、故書舉之傳余成全者貽之、據此則
其書之為元至治間、楊仲弘得詩法於杜甫九世孫杜
舉、記之以貽京城陳氏子、輾轉流傳、至於有明、而懋
賢重為編次者、似無可疑也、然細考楊氏之序、文既
俚拙、事尤荒誕、殊不足以資憑信、意者或元明間
好事者所為、而託言得之於舉歟、又考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總目提要集部詩文評類存目著錄詩法源流三卷
云、末有至治壬戌楊載舊序一篇、與是編殆為一
書、惟四庫著錄作三卷、據提要云、前二卷一為元
人論詩之語、分標傅若金等姓名、一為選錄漢魏晉
詩、題傅若川次舟編、卷末又有嘉靖癸未邱道隆
後序、稱憲伯荊南王公用章取詩法源流、增入古
人論述與詩足法者、釐為三卷云云、然則此書為王用
章所輯、諸家著錄作傅若金撰者、當以開卷第
一篇題若金名、因而致誤耳、其謂前二卷、一為元人
論詩、分標傅若金等姓名、一為漢魏晉詩、題傅若
川編次、及卷末邱道隆之序、今皆不見於是本、其所
同者、僅所謂詩律及楊氏序、意者是編或即用章
所據詩法源流而未經增補者耶、其書摭取杜氏五
言律詩九首、七言律詩四十三首、分為三十有六格、首
結上生下格、次拗句格、次牙鎮格、次節節生意格、次抑
揚格、次自注為吳體格、次接項格、次交股格、次纖腰
格、(又名開合格)次雙蹄格、次續腰格、次首尾互換格、
次爭蹄格、次應句格正中之變、次開合格變中之變、

次疊字格、次句應格、次敘事格（正中之變）、次歸題格、次續意格、次前多後少格、次前開後合格、次興兼比格、次興兼賦格、次正而變格、次比興格、次連珠格、次一意格、次兩重格、次變字格、次前實後虛格、次藏頭格、次先體後用格、次雙字起結格，而於各句之下分附吳成等三人註釋，核其所論，大抵因襲前人緒論，又參以臆見，横立名目，叢脞冗雜，謬陋殆不足辯。

小厓說詩八卷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刊本

清梁邦俊撰。邦俊字伯明，順德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道光戊申張維屏序，及道光二十九年己酉黃培芳序。按黃氏序云：梁子伯明著有小厓說詩八卷，伯明為青厓中翰哲嗣，故自稱小厓。小厓既歸道山，其從弟福草將取付手民，與十二石山齋詩話並傳。又張氏序亦云：梁君福草所撰十二石山齋詩話，已不脛而走矣，今又刻其哲昆小厓說詩，小厓癖耽韻語，著書未盡，遽返蓉城，故所說止此。是其書蓋嘉道間邦俊論詩之作，未及竣事而遽反道山，至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其從弟福草始取之以付手民，與其所著十二石山齋詩話，並行於世。其書都凡八卷，大抵隨筆載記，有所見則分别條錄之。按邦俊生漁洋、歸愚、隨園諸家之後，格調、神韻、性靈諸說紛爭正烈，邦俊是編獨能就詩論詩，不專主於一家，如謂詩之有聲調，猶樂之有律呂，工之有規矩，樂有殊調，律呂之數則同，工有殊材，規矩之用則一，是故詩之為道，聲調所不能盡也，泥於聲調者不可以為詩，不嫺聲調者亦不可以言

言詩，以聲調言詩，譬之土偶之為人，有形骸而無神氣，神氣不完，不可以為人，去聲調以為詩，如樵唱牧笛之聲，嘔啞嘲折，自謂悅耳，求之太常協律之所掌，不能與雅頌比次也，若斯之類，大旨意主折衷，不拘拘於門戶之見，至其謂寫景言情，貴有意外意，味外味，又謂詩須有為而發，古人登高而賦，遇物成詩，亦興會所到而然，今人每故命一題，強人作詩，或擬樂府，或次古韻，或一飲酒必索句，或一登臨必分題，唱者既無意味，和者更覺索然，持論亦卓然有識，惟其間所論，往往不專於詩，如霜淞雪淞白雨靚雨之涉於天文，橐駝鄯都、阿拉克、俄羅斯之涉於地理，虎不傷孝子，則近於小說，煎海僧居海島五百人同死，則體同雜記，曼衍旁支，未免白璧之微瑕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寄園詩話一卷 螢雪軒叢書本

清趙吉士撰。吉士字天羽，一字恒夫，浙江錢塘人，順治八年舉人，康熙間知交城縣，以功擢國子監丞，卒於官，所著有萬青閣集、寄園寄所寄及撚鬚寄等書行於世，是編舊在其寄園寄所寄及撚鬚寄二書中，非能別出成書，亦無寄園詩話之名，此本蓋日人近藤元粹自寄園寄所寄撚鬚寄中輯出，重為訂正者，其書都為一卷，前有吉士小序，云放翁云，六十年間萬首詩，又云，三日無詩便覺衰，詩可須臾離耶，況五七字耳，而生平胸次，直傳千古，人品心術，胥於是乎在，予林臥遙集，疊五百律，意不可盡，益知詩學無窮，移情風雅者，當有同心，是其書之作，蓋其平居隨筆載記而成，或辯句法，或錄異事，或論優劣，或正訛誤，大抵摭拾前人詩話，參以子史及小說家言，裒合成書，非所自撰，雖體例龐雜，漫無持擇，亦無所考証，其所徵引，如堯山堂外紀、南濠詩話、升庵外集、稗史、列朝詩集、麓堂詩話、侯鯖錄、夷白齋詩話、日知錄等，雖不下四十餘種，搜採不可謂不勤，然詳其內容，類皆習見之說，鮮有精義，糅雜割裂，博而寡要，其間稍有可見者，則各條之下，皆一一標其處，較明

人詩話類編之流、差為有體、總之其書、蓋偶然鈔摘而成、本非著作、固宜其曼衍旁支、有乖體例矣、

月山詩話一卷 藝海珠塵本

清恒仁撰、恒仁清宗室、始末未詳、是編為其論詩之作、全書都為一卷、大抵有所見、則分別條記之、總計全書都凡四十有二則、自唐宋以來、下迄有清、諸家之作、皆有所採錄、或評騭工拙、或考證譌誤、詳其所論大體、離合參半、如謂子建七步詩、世傳者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一本云、萁向釜中燃、豆在釜中泣、萁乃豆莖、非釜中之物、且萁向釜燃、不可作發端語、世說新語於萁向釜中燃句上多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二句、語始不突、又謂李肇稱水曲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為李嘉祐之詩、王維取以為七言、然考嘉祐集中寔無此二句、且維為開元九年辛酉進士、後二十七年嘉祐始及第、上元初維卒、年六十一、至大歷中、嘉祐為袁州刺史、距維卒又十餘年、其年輩相去甚遠、維不當竊其詩句、其說皆頗能辨析、他如紀有清宗室詩人遺事數條、亦多為其他詩話所不及、足備學者之採摘、然其間論謝宣遠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杜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不必

用李札事之類，則似確而固，又其紀先世蒙御書之賜，及其幼時屬對等，則殊嫌諛美，未免有乖詩話之體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集唐要法一卷（學海類編本）

清郎廷極撰。廷極字紫衡，號北軒，廣寧人。康熙間以門蔭授江寧府同知，累官漕運總督，卒謚溫勤。所著有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勝飲編及北軒集諸書行於世。是編為廷極論詩之作，全書都為一卷，大旨專論集唐之法，謂詩必宗唐，集詩亦必集唐，故為是編，以闡明其法。按集古人之句以為詩，其體據夢溪筆談云，始自王荊公，而蓼花洲閒錄則云宋初已有之，至石曼卿遂大著。然傅咸嘗集詩經句以成篇，則集詩之體寔權輿於晉。惟諸家所集大抵不專於一代，是編持論則專以集唐為主。今考其書，首集唐總要，次分句總要，次平句分韻法，次仄句分類法，次成詩要略，敘述頗具條理。其謂集唐當以七律為尚，又謂全首須每一人湊集而成，不可因字面犯重，或句法不對，遂將古人原句改換，若此之類，固深得集詩之法。然詩以道性情，尤貴自成一家，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剽竊前人成句，集以成篇，是直為人之臣僕，又何貴乎為詩。是編乃教人取唐人詩集，逐句析散，平句分韻，仄句分類，錄成二編，謂集詩之時，先將起二句定局，隨即選用四六二句，依類覓對，自無不遇。其謬陋殆不足辨。惟古人既有其體，亦不妨姑

存其名於此，俾來者有所考焉。

滄浪詩話糾謬一卷附錄一卷螢雪軒叢書本

清馮班撰。班字定遠，號鈍吟居士，常熟人。所著書卷首多自署曰上黨，從郡望也。諸生。為人落拓自喜，動不諧俗，時人以班行第二，稱為二癡。所著有定遠集及鈍吟雜錄等書行於世。是編舊在其所著鈍吟雜錄中，日人西常氏道氏自其中摘出，近藤元粹復以之刻入螢雪軒叢書中，即此本也。其書都為一卷，而以其鈍吟集中關係於詩者數條附之編末為附錄一卷。按明季詩人沿王李之餘波，偽體競出，推其淵源，盡本滄浪。馮氏論詩力排嚴羽，因作是編，以糾其繆。今考其書，於嚴氏之說，詆斥雖不免失之於激，如論建安體謂一代文章推當舉其宗匠，子建、公幹文章之聖，不當兼言七子之類，既不足以服宋人之心。又如辨須參活句，勿參死句之類，辨說亦欠明暸。然馮氏學有本源，論詩既多獨到，論事亦達情理。如其辨滄浪不落言筌、不涉理路及用事不必拘來歷之類，皆確切不易。又如謂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台集北宋本正作一首，以辨永嘉陳玉甫本之誤，亦足備說者之一解。總之其書持論雖間偏駁，然所得者多，亦不失為滄浪之諍友焉。

滄浪詩話注五卷光緒七年辛巳刊本

清胡鑑撰、鑑字衡齋、長汀人、始末未詳、是編編首有光緒辛巳汪瑔序、編末有光緒辛巳其弟胡欽後序、據汪氏序云、胡衡齋大令、以名進士作令嶺南、歷宰大邑、簿領繁矣、而不廢稽古、交游廣矣、而不忘尚友、又其弟胡欽後序亦云、家兄衡齋先生、射策少年、栽花滿縣、以純儒為循吏、蘊經濟於文章、乎此一編、腹有萬卷、是其書蓋同光間、胡氏以名進士作令嶺南時、公餘之所作也、全書都凡五卷、首詩辨、次詩體、次詩法、次詩評、次詩証、而以四庫總目提要附之編首、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及湖南毛晉跋語、附之編末、按自宋以來、作詩話者多矣、然其中所舉古人詩句、往往僅標目、覽者非檢本集、不知全詩、識者病之、南宋何氏竹莊詩話、蒐輯前人詩評、列其說於前、而以全詩附之於後、體例至善、胡氏以滄浪詩話影響至鉅、然於古人之詩、往往不載全篇、因仿何氏之意、博考群籍、以為之注、今考其注、取詩話中所論之詩、採輯全篇、附之句下、并因詩以及作詩之人、畧取其時代仕履附於句下、惟其中所引人名、如孫吳李廣之類、凡無關於詩者、則闕而不注、又如詩話所論、如人名、字謎、卦名、及絕句折腰、八句折腰之類、凡未詳其所指者、亦多所闕疑、不敢妄為之解、且凡所引據、大抵原本史傳、徵之本集、援引既勤、考証亦確、非獨足便瀏覽詩話、抑亦嚴氏之功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白石道人詩詞評論一卷附補遺　榆園叢刻本

清許增輯、增字邁孫、號益齋、仁和人、累官至道員、有榆園叢刻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即其中之一種也、其書都為一卷、而補遺五則附之、編末大旨在摭拾南宋以來、下迄有清、凡名家詩話筆記之涉於白石道人詩詞者、綴合成編、以為研究白石道人詩詞者考據品題之助、按白石道人者宋姜夔之號也、夔字堯章、鄱陽人、寓居武康、與白天洞天為鄰、因自號曰白石道人、工詩詞、其詩風格高秀、詞尤精深華妙、音節文采、冠絕於時、前人詩話、多所品題、惟散在各書、翻檢非易、學者病之、是編雜取前人評論、彙為一編、用意至善、足資取法、今考其書、引錄齊東野語、硯北雜志、詞旨、詞源、書史會要、曝書亭集、帶經堂集及香祖筆記諸書、凡十有五條、又引直齋書錄解題、詞品、硯北雜志、式古堂書畫彙考、及楊廉夫東維子集等書、為補遺五則、或評論優劣、或考證異同、或紀述遺聞、或摘錄名句、搜採大體尚稱詳核、足為談藝者之一助、惟援引所及、往往漫無持擇、如引書史會要謂陶九成稱堯章書法、迥脫脂粉、一洗俗塵、引硯北雜記謂趙子固目姜堯章為書家

申韓、引楊廉夫東維子集謂元松陵陸子敬取姜白石詞語、名其軒曰舊時月色、若此之類、皆嫌其曼衍旁支、有乖體例焉、

伯山詩話後集四卷續集二卷再續集二卷 咸豐元年辛亥刊本

清康發祥撰。發祥字瑞伯，亦字伯山，泰州人。始末未詳，惟據是編所紀，知其髫年曾學詩韻語於鄉先輩朱季泗，自貢入太學之後，始閉門，吮筆輯詩話。其書凡後集四卷，續集二卷，再續集二卷。按其後集自序云：余話古人之詩，業已成集。又續集自序云：余於丁未歲輯錄今話之後，同人不我棄，冒以佳篇見寄，爰為編輯，復成一集。再續集自序云：謹以己酉冬日，以迄辛亥之春日，或投贈之作，或流覽所及，手輒錄之，釐為二卷。據此知其書後集成於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續集成於二十九年己酉，再續集成於咸豐元年辛亥。此外更別有前集，為其道光丁未以前所作，今未之見。其書前集專論古人之詩，自後集以下，則統論近人之作，上自清初，下迄嘉道之間。凡涉於詩者，皆摘其菁華，品題優劣。其間於鄉人之詩，及詩之作於其鄉者，所採尤多，往往連錄全篇，品騭至再。與其他詩話之兼涉考証，為例稍殊。今考其書，不究詩法，不拘體製，所引前人緒論較多，而鮮有發明。僅取時人投贈之作，及流覽所及，彙輯成編，體例頗傷龐雜。按近人詩話，率藉詩篇，以相標榜，凡親友投寄，咸登簡編，是直以詩話酬應之具矣。今觀發祥是編，於親友投贈之作，無不極意標榜，其於鄉曲之間，尤多阿其所好，取舍之間，漫無持擇。惟清初諸家之詩，其集或有不傳於今者，得賴是編以存其面目，是則於藝林亦未嘗無裨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騷壇八略二卷 嘉慶二年丁巳刊本

清王楷蘇撰。楷蘇字眉山，自號梧堂居士，洪洞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嘉慶丁巳劉大禧序，及乾隆庚子楷蘇自序，按楷蘇自序云，歲庚子，梧堂居士設帳於家塾之海棠書屋，諸生以詩律叩居士，於是採之舊聞，參之師說，攄之胸臆，為之溯源流，明體裁，詳法律，辨家數，列學殖，指練習，導領悟，標款式，以畀之諸生。又據劉氏序云，眉山王君，以名孝廉教授里閈，是其書蓋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楷蘇以孝廉設教家塾時，為諸生論詩之作。全書都凡上下二卷，釐為八略，上卷曰源流略、體裁略、法律略，下卷為家數略、學殖略、練習略、領悟略、款式略。每門之前，各附小序，然後摭拾舊聞，參以己意，以為一說，總計全書，都凡一百九十有九條，意[大旨]在推尊滄浪，而以王漁洋、沈歸愚二家之說為宗。其家數略小序云，梁鍾嶸詩品，多不甚允，嚴滄浪詩話，頗有可采，而僅止於宋，明末諸人，全為門戶起見，信口雌黃，豈足為據。本朝諸公，持論大致平允，而惟漁洋先生二論，吾無間然，歸愚先生亦遵漁洋，而微有異同，今以兩家之言為宗，略參己見，補所未逮，是其書宗旨可想見矣。今核其所論，溯流源則謂古詩成於漢，近體成於唐，論體裁則本之滄浪，而補其未備，詳法律、辨家數諸略，則凡所引述，多漁洋、歸愚二家之說，持論大體尚稱平允，惟總觀其書，所說多因襲前人緒論，鮮有發明，又如款式略諸篇，皆為科舉程式之計，往往失之膚淺，蓋鄉塾科舉之學，定不足語於著作之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徐而庵詩話一卷 鋤雪軒叢書本

清徐增撰。增字子能，號而庵，長洲人。所著有重編靈隱寺志及說唐詩行於世。是編為其論詩之作，全書都凡七十有二則，勒為一卷。大抵隨得隨錄，不類不次，體例頗傷冗雜。按增書與金人瑞遊，取其唐才子書之說，選說唐詩二十二卷，以分解之說施之於律詩，穿鑿附會，久為識者所病。是編大旨仍以人瑞為宗，故書中於人瑞之說所引獨多。核其所論，類皆務為高深，夸而無當。其指摘前人論詩不出才氣聲調二端，議論愈繁，成就愈少，固未為不合。然其謂作詩之道有三：曰寄趣，曰體裁，曰脫化。作詩必須師承，若無師承，必須妙悟。又謂詩本乎才，而尤貴於全才，則仍不脫前人藩籬。至其謂聖歎唐才子書論律分前解後解，截然不可假借；又謂唐人不作次韻詩，又律多失銜，均為解數故。其說皆穿鑿附會，於人瑞極意標榜，亦不免阿其所好之嫌。且書中所論多作道學家言，如謂欲學詩先學道，學道則性情正，性情正則原本得；謂詩為清華之府，眾妙之門，洗去名利，則學可得其半之類，尤嫌其迂腐。雖其排斥明人以禪論詩之失，摹擬剽竊之病，亦間有可採者。然統觀全書，品題議論，多不得要領，蓋猶不脫明人習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主客圖考一卷 豫章叢書本

清袁甯珍撰、甯珍宜春人、始末未詳、按主客圖者、唐張為之所撰也、為唐末袁州詩人、與周朴齊名、其書書名卷數、諸家著錄、頗有異同、宋四庫闕書目及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作唐詩主客圖一卷、宋史藝文志著錄則作二卷、又通志藝文畧及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則作詩人主客圖三卷、是編都為一卷、題作主客圖者、殆取其簡稱也、考句圖之作、始於李唐、而其源寔出於詩品、詩品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寔、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其論古今勝語、已開摘句之風、唐人論詩、乃倣其體而為摘句圖、崇文總目載有唐元兢詩文秀句、李洞賈島詩句圖、今皆不傳、張氏是編、亦久已散佚、今所傳者、寔出河間紀昀重編、蓋已非全本、其書取唐代詩家八十三人、分為主客、各依其類、摘句品題、甯珍以其書摘句品題、多足裨談藝之助、惟所選賢、皆不詳其爵里、未免為白璧之微瑕、因考之史傳及各家專集、以為是編、今考其書、首例張氏主客圖、然後於圖中所選諸賢、一一詳載其爵里、考訂其著作、間亦摭拾名家名篇佳句、以補張圖之缺漏、拾遺補缺、大體尚稱賅洽、雖援引史傳、採錄章句、皆不詳其出處、糅雜割裂、未免有乖體例、然大醇小疵、終不失為張氏之功臣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重訂全唐詩話八卷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刊本

清孫濤續輯、濤字樂山、浙西語水人、是編前有宋咸淳間尤袤原序、及乾隆甲午孫氏自序兩篇、按孫氏第一序云、全唐詩話六卷、宋尤文簡公所編、舊本流傳、魯魚亥豕、觸目頗多、余心病業居、披覽而刊其謬、手錄一通、重付剞劂、又第二序云、甲午夏秋、以手鈔全唐詩話六卷、重付開雕、因憶余目之所見、集中有未盡搜羅者、遂信手拈而續之、是其書蓋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孫氏據舊傳尤氏全唐詩話續輯者也、全書都凡八卷、前六卷為尤氏原書、後兩卷為孫氏續輯、故前六卷題宋尤袤撰、浙西語水孫濤重訂、後兩卷題浙西語水孫濤續輯、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詩文評類著錄全唐詩話十卷、謂袤以光宗時卒、而自序年月、乃題咸淳、時代殊不相及、周密齊東野語、載賈似道所著諸書、此居其一、則其書寔似道假手廖瑩中所作、孫氏不辨真偽、而仍題尤氏之名、未免失考、其書掇拾歷代之傳及諸家詩話、之涉之唐詩、而為賈氏原書所未載者、彙為一編、凡原書載其人而遺其事者、續為卷七、其人與事俱未及載者、則續為卷八、計卷七得五十有三人、卷八得五十有一人、首例諸帝、下逮方外閨媛、體例悉本賈氏原書、增補缺漏、頗稱核洽、其於魚玄機輩皆編入集中、未嘗因人而廢言、亦犁然有當於人心、雖其以張巡經文緯武忠義丕著、因取以冠之編首、自序且謂儒者效法古人、仰如泰山北斗、當以志節經濟為上、未免失之迂腐、又如紀韓湘子之類、往往雜以齊諧志怪之談、亦嫌其疏於持擇、是則未免可議耳、

古詩十九首說一卷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刊本

清朱筠撰。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乾隆進士，望為歸依。所居椒花吟舫，聚書至數萬卷，好金石文字，著十三經文字同異未成，有笥河集行於世。是編前有乾隆癸巳錢大昕序，及乾隆壬辰徐昆序。按徐氏序云：歲戊子三冬，從笥河先生縱談今古，每說詩輒以十九首為歸，或一夕兩三首，或間夕一首，數夕一二首，至嘉平月八日之夕，說始竟。余次晨即別先生，己丑山居，庚寅來都，辛卯亦在都，未敢落筆。屆九

月先生奉命為督學安徽使，時又將別先生，因於別前數日，細意詮述，成若干言，用質同學諸君子。又錢氏序亦云：臨汾徐君后山，倜儻奇士，余嘗見其傳奇數種，已心異之。茲所刊古詩十九首說，則體吾友笥河學士讌談之餘論，推衍而成，則其書蓋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笥河以十九首教授弟子，三十六年辛卯，門人徐昆推衍其說，編次成帙者。其書都凡一卷，大抵首錄原詩，然後總括其意，依文訓釋。按古詩十九首，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時，自昭明叙其次第，登之

文選，論五言詩者，莫不奉為圭臬。是編篇章次第悉從文選，核其所釋，雖能原本訓詁，而無支言曲說之病，然其於燕趙多佳人等篇之分合，及生年不滿百、明月皎光夜等詩之真偽，皆不加辯証，未免疏畧。蓋笥河當時不過為初學說法，僅就詩中大旨，畧加詮釋，本非經意之作。錢氏序謂其為笥河學士讌談之餘論，而徐氏推衍成篇者，誠非虛語也。

全宋詩話十三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鈔本

清鍾廷瑛撰、廷瑛字退軒、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嘉慶丁丑廷瑛自序、云、宋人詩十輩於唐、宋人之詩話、其倍於唐也不可以數計、余既有詩話分體之鈔、因得窮覽宋人詩話、及一切說部總類之書、刪而摘之、遂成鉅編、然采摭既繁、不無冗複、擬於歸耕之暇、細加刪潤、以遣餘齡、今年衰手戰、竟不能搦管、此恨殆將銜入九京矣、是其書蓋嘉慶中廷瑛之所作、全書都凡十有三卷、體例悉倣宋賈似道全唐詩話、首

列諸帝、下逮方外閨媛、取兩宋三百餘年士媛之涉於詩者、各依時代、序其次第、然後摭拾史傳及諸家詩話筆記、逐條彙入、復遵漁洋竹垞兩先生之式詩話之體、各注書名於下、其有不可尋屬者、則別為雜掇總序數卷、以盡其餘、搜羅排比、皆犁然有當於人心、惟核其所輯、有史傳、有專集、有地志、有野史、有小說、有筆記、有類書、有詩話、或直錄原文、或稍加刪節、大率皆採錄前人舊說、鮮有出於自撰者、且網羅舊聞、亦閒有疏漏、如宋人詩話中、

其未經援引者、即有十餘種之多、是其搜採之功、實有未逮、又其間援引既繁、冗複之處、亦往往而有、蓋據其自序所言、則其書本非定稿、猶有待於刪潤、乃以衰齡未盡厥功、則吾儕亦不必以一二微瑕、而掩沒其書矣、

茗香詩論一卷知不足齋叢書本

清宋大樽撰。大樽字左彝，一字茗香，仁和人。乾隆舉人，官國子監助教。所著有學古集、及牧牛村舍詩鈔行於世。是編前有嘉慶三年陳斌序，知其書之作，蓋已在乾隆之末矣。其書都為一卷，大旨在闡明詩道，不以品題考訂為務。核其所論，蓋得失參半。其探源六義，主於反本修古，又力斥宋元諸家虛靡及近世作者之剽竊，如謂知始則知本，約六經之旨，乃本也。又曰古道必如何而復也，三百後有補亡，離騷後有廣騷、反騷，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樂府後有雜擬，非復古也，勦說雷同也。三百後有離騷，離騷後有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外有樂府，有建安體、有嗣宗詠懷詩、有陶詩，陶詩後有李杜，乃復古也，擬議以成其變也，若此之類持論固未為不合，然詞勝於意，雖極縱橫博辯之致，終是作論之體，非論詩之體。且況其所論，多作理學家言，以為不見道不可以為詩，故李杜以下道慝而詩靡，皆所謂膠柱而鼓瑟。夫以理學之見論文，識者猶或病之，大樽乃更以理學之見論詩，亦嫌其失之千里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中晚唐詩人主客圖二卷 嘉慶十年乙丑刊本

清李懷民撰。懷民名憲噩，以字行，號十桐，又號石桐，嶌山人。乾隆諸生。工詩，所著有十桐草堂集行於世。是編前有嘉慶乙丑劉大觀序，云：余友高密李少鶴先生，同官粵西，時語川李松園為寓公，稱嶺南三友。松園及余皆從少鶴學詩，而少鶴又受詩法于其兄石桐先生。石桐常哀錄貞元以後諸家五言律詩，倣唐張為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學者宗之。因以石桐為張客，少鶴為賈客，石桐少鶴遺集，前既與松園梓以問世。今復有是書，商定付刊，則是編蓋乾隆間懷民所撰，而嘉慶十年乙丑大觀為之梓行者。其書都凡上下二卷，大旨謂貞元以後近體，經量其體格，可分二派：一為張水部，天然明麗，不事雕琢，而氣味近于道，學者可以除妄祛矯飾，出入風雅；一派為賈長江，力求險奧，不吝心思，而氣骨凌霄，學之可以屏浮靡，卻熟俗，振興頹懦。因倣唐張為主客圖之志，蒐集元和以後，諸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五律，奉張籍、賈島為主，而入室朱慶餘、李洞、升堂項斯、馬戴，及門趙嘏、張祜等二十八人，以次及焉。按摘句評選，始于李唐，而其源實出于鍾嶸詩品，詩品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其論古今勝語，已開摘句之風。是編體例悉依唐張為主客圖，惟張氏僅摘秀句，鮮錄全首，是編則有類總集，於選輯之中兼寓批評，蓋選集之與批評，其性質本極相近，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云：辯茲清濁，始無涇渭；論之月旦，類彼汝南，此實評家與選家共有之宗旨。是編雖體近總集，而評騭高下，多能與古人精神命脈相接，非僅以格律對偶求工於字句之間者可比，故附之詩文評類之間，以備一格焉。

夢航雜說一卷 原刊本

清葛萬里撰、萬里字翼甫、自號夢航逸叟、崑山人、所著有別名錄句圖等書行於世、是編為其論詩之作、全書都為一卷、大抵隨得隨錄、不類次、故以雜說名其書、詳其所論、或証譌誤、或辨出處、凡所考據多有根柢、其間攻駁諸家之失、如謂列朝詩選蘇平館娃宮中雨踏華吟一篇、疑是宋元人作、宋曹公息假髯辭誤列張東海、牧翁與人小簡、極言此等詩宜刊去、詩綜不知仍選之、又如謂明詩綜書號多誤、論右溪作石溪、朱鎮山作鍾山、吳悟齋作梧齋、李義河作養河、且稱陸貞山有藪園著述、皆記憶之偶疎、凡此種種、類皆言之有據、足証前人之訛誤、此外如謂世傳楚女詩莫知其姓名、寄語雙親休眷戀、入江猶是女兒身一首、皇華紀聞云贛縣李德秀作、又謂汪堯峰詩規模舊句、間出新意、如屏張前世無聲畫、架插今生未見書之規模方蘅裘池故院無名畫、傳寫前賢未刻書、偶爾作官羞問馬、頹然對客但稱貓之規模陸游呼我不妨類應馬、逢人何敢遽稱貓之類、亦多足資採摘者、雖其於論詩之外、往往間及瑣事、如紀淨土往生佛、涅槃正法、及引居易錄論福壽諸條、皆不免漫衍旁支、有乖體例、然詩話之中兼及雜事、自宋已然、吾儕亦不必獨責是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句圖一卷 原刊本

舊題夢航逸父集。按夢航逸父者，清葛萬里之號也。萬里字翼甫，崑山人。所著有別號錄、夢航雜説等書行於世。是編蓋蒐集李唐以來下迄清初，諸家五七言律詩，摭拾其中名句，彙集成編。全書都爲一卷，取辭義相近者，以類相從，釐爲二十有六則。核其所採，如杜甫、朱希晦、徐致中、殷遙、晁補之、汪克寬、陳師道、陸游、李白、王建、張籍、釋靈一、釋簡長、唐庚、戴昺、于石、蘇瀍、岑參、吳梅村、尹式、王璘、張耒、晁公遡、薛能、施愚山、崔塗、楊載、丁鶴年、賈島、謝翱、馬戴、鮮于樞、揭傒斯、成廷珪、藍智、李楨、田汝成、石文睿、釋斯學、黃庭堅、劉麐之、曹機、梅堯臣、蘇軾、朱云暎、楊萬里、曹唐、熊卓、釋貫休、李山甫、吳融、張道洽、方干、趙汝愚、王安石、汪堯峰、方岳、孫覿、仇遠等，總計全書，都凡五十有九家。按崇文總目著錄唐元兢撰詩文秀句一卷，李洞撰賈島詩句圖一卷，是爲摘句成書之始。兩宋以來，此風尤盛，是編之作，蓋承其餘風。惟古人摘句，多加品藻，是編則僅摘錄古今詩人秀句，不加品題，核其所選，雖摭拾未廣，所採亦未盡工。然其取前人辭義相同之句，分別排比，如杜甫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朱希晦水滿魚兒出，泥香燕子來；徐致中閑門近燕子，波水得魚兒；及杜甫何時翠紅江村路，相送柴門月色新；蘇軾白沙翠竹江村暮，送我柴門月色新之類，亦多足資比較，而究其淵源，是誠談藝者所不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懷古錄三卷 東方圖書館藏舊鈔說集本

宋陳模撰。模字子宏，一字中行，號可軒，廬陵人。慶元進士。肇執以學行薦，除國子正。開禧初，召試館職，時議開邊，模對策謂王恢首謀之戮，不足以贖僵尸百萬之冤，參政李壁讀之，嘆曰：真館職也。除秘書省正字，歷知汀州，卒於官。所著有東宮備覽，四庫已著錄。此外則有經史管窺，及是編行於世。是編不見歷代史志及諸家著錄，亦罕見傳本，惟東方圖書館所藏舊鈔說集壯字帙中有之。其書都凡三卷，編首有寶祐乙卯曾原一序，及寶祐二年甲寅陳氏自序。按曾氏序云：淳祐戊申，余入京道洪楳州，陳模子宏以詩來與語，且相與評王溪草堂詩。宏曰吾師熊公晉重，論與子合。別九年，予捧檄來洪，重與宏語，出懷古錄上下古今文章關紐、文物臧否，一一區析深素，不見真是非不止也。則是編蓋淳寶間模晚年之所著也。今考其書，上中兩卷多論詩詞，至於下卷則專論文章，大抵皆以己意品題，不能盡因襲前人陳說。雖其論詩稍嫌膚淺，援引前人之作，既不能該舉其源流，又不能簡擇其精粹，且評論諸家得失，亦往往失之於偏，不能窺得其要領。然其論文則時多可採，如論為文之道，有不容不繁者，亦有不容不簡者，當用之各得其當，以辨近人為文專以簡潔為工之失。又如論模倣古人之文，宜脫胎換骨，用其辭則不宜用其事，用其事則不宜用其辭，以糾近人一心模擬古人之弊，皆深切時病。蓋李氏之學本以政事文章為長，於詩詞所見殊淺，雖任意雌黃，亦難以為定論也。

敖器之詩話一卷 說郛本

舊題敖器之撰。器之名陶孫，號臞菴，福清人。器之其字也。少倜儻有大志，韓侂胄用事，朱熹貶外，陶孫時遊太學，首以詩送之。趙汝愚死貶所，器之以詩哭之。侂胄大怒，欲捕之，器之變姓名亡命得免。後登慶元進士，累官至溫陵通判。所著有臞翁詩集一卷，四庫著錄於宋四家詩中。是編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皆罕著於錄，疑其佚已久。今傳於世者，僅說郛本。此外有古今詩話本，則出自說郛。其書凡五則，勒為一卷。按明人校刻叢書風氣，往往於原本加以刪節，竊疑是編亦非足本，不足為明以來流傳之證。今考其書，雖所存不過五則，然其間如鄉里條謂古人稱妻曰鄉里，如今會稽人稱妻曰家里，並舉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及南史張彪傳以為證。又拜家慶條，謂唐人與親別而復歸曰拜家慶，並舉盧象及孟浩然詩以為證，考證故寔，辨訂出處，皆確然有據，足為譚藝者之一助。惜其間評論前人之作，大抵多巧為形似之語，如陶詩一條，稱陶彭澤之詩，如降雲在霄，舒卷自如之類，往往茫然不得其要領。惟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三十三載張舜民芸叟詩評，及蔡絛百納詩評，卷六載劉壎隱居通議，其評衡古人之作，皆巧為形似之語，則此亦當時風氣使然，器之之作，蓋有所本，吾儕亦不必以白璧之微瑕而少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玄散詩話一卷 說郛本

不著撰人姓氏。其書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見著錄。似當時原不甚流傳。今說郛所載不過四則。按明人校刻叢書。多喜刪節。竊疑是編已非原本。又考說郛列其書於元劉斧青瑣詩話之後。則其書作者殆亦元明時人。核其所記。皆釋事而不釋義。蓋取唐以來詩人之作。而敘其本事。體例大體因循唐孟棨本事詩。其記縫衣詩自太宗宮人。孟浩然後。惟謝幼盤懶向粧臺理曉粧。為郎獨自製衣裳。金針

入處心俱痛。素線牽時恨共長。霜戶敲辭纖手冷。芸窗思貼弱肌香。縫成不恠無鴻雁。畫闕得宵來覆妾牀。為一時傳誦一條。更直續孟氏之作而為之紀。他如第一則記試鶯鯉魚玉詩。第四則記謝耽寄蘇紫薇詩。採摘遺簡。綴述見聞。多為各家詩話所不及載。雖摭拾未廣。敘述亦間有疏畧。然一鱗片爪。固亦譚藝者所不廢。惜第三則記沈雲卿夢嗷美甚寒。仰見天上有無二兩字。全迥秀解為之解曰。美寒無丈為美。天無二字為人。君當有得獲美人之喜。是日雲卿果遇美人苗蘊。因賦十三學繡傍金窗。十六梳頭厭大邦之詩以紀之一條。頗近齊諧志怪之談。未免為識者所不取。惟詩話兼志怪異。自宋已然。孟棨本事詩亦有徵異一類。則吾儕亦不必獨責是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蘭莊詩話一卷 說郛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罕著於錄，似在當時已不甚流傳。今傳於世者，僅說郛本，此外有古今詩話本，則自說郛本出，非別有所據。按明高儒百川書志文史類著錄游文小史十三卷，云國朝浮梁蘭莊子閔文振遺充彙編，古今載籍，記物興辭，採其事蹟，設為史傳，以文滑稽聖門者也。惜其散出，故成此編，足以見文字之愈出愈奇，而游藝之學不可廢也。自南北朝以迄於今，作者五十二人。今考是編，既以蘭莊為名，且書中所論，始於曹子建，又多以作者為標題，與高氏之說頗近，未知是否即自游文小史中摘錄而成。惟說郛列此書於西清、後村、漫叟諸詩話之後，且詳其所論，僅止於李唐之世，則又似宋人所作。此則猶有待於異日之考証焉。其書都凡四則，勒為一卷。首曹子建，次陶潛，次劉太真，次漢魏。按明人校刻叢書，往往於原書多所刪節，竊疑是編，亦非足本。核其所論，大旨謂學詩必以三百篇及漢魏間人為主，方見古人妙處，而無齊梁間綺靡氣味。其論曹子建詩質樸渾厚，春容雋永，其氣調非後人所易到；陳子昂、李太白，皆慕以為宗；論鍾嶸詩品，置淵明於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皆未必果優於潛，若此之類，持論皆未為不合，惟詳審其大體，皆因襲前人緒論，鮮有新意，蓋不甚經意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六餘話一卷 說郛本

舊題宋相國道撰、國道始末未詳、是編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皆罕見著錄、今所傳者、惟說郛本、按其書語對條記詔聖間事、儺文條記政和間事、則國道之時代、最早亦當在南北宋之間矣、其書都凡六則、勒為一卷、大旨在評論宋人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今詳其所論、多以遣詞屬對分工拙、而所舉文章體式、僅祭春牛文、玉牒、儺文數種、挂一漏萬、既不能該括宋代典謨制誥之體、且其中所摘儷句、又漫無持擇、頗嫌其捨精而求粗、按六代及唐、典謨制誥之文、詞雖駢偶、而格尚渾成、至唐末五代、漸趨工巧、宋代沿其遺風、彌競精切、宣和以來、更用四六全文以對、惟以切合為工、組織繁瑣、而文格轉卑、王銍等導於前、周必大等承其餘波於後、國相是編、大抵皆因循時人緒論、取四六論等書割剝成編、持論淺陋、往往不能窺其要領、至於語對條記蔡京來未開花、如今多信去、雖落葉未可輕梨之對、及天生對偶條所舉三年太守、舊日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公、沉肥禾長、水落石出、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里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諸對、則類皆文人游戲之作、頗傷典雅、國道乃據以為法、不免弇陋之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本事詩一卷　說郛本

舊題聶奉先撰。奉先始末未詳，其書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皆鮮著於錄，今傳於世者，僅說郛本。按唐孟棨撰本事詩一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五代時有處常子者，嘗續棨書為二卷，仍依棨例，分為七章，皆唐人之詩，今考是編所記，多宋人之作，其非處常子所續，至為顯明，竊疑奉先蓋宋元間人，故其所記，止於兩宋，又考其書禁酒條云，余每誦嶺南萬戶酒家，可以日飲之，則是編蓋奉先謫居嶺南時之所作矣。其書都為一卷，釐為十有五則，其目曰市語，曰甘露事，曰禁酒，曰軟紅，曰冰廳，曰紅麴酒，曰葡萄酒，曰芡實，曰酴醾，曰詩媒，曰海棠，曰筆管詩，曰白鴈，曰簿尉，曰槐黃。按孟棨本事詩，釋事而不詮義，採歷代詞人緣情之作，敘其本事，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徵異，徵咎，嘲戲七類，是編雖名曰續本事詩，然詳其體例，則頗異於孟書，蓋其書既不以類別，僅隨筆載記，且事義兼釋，不專敘本事，全書除詩媒，海棠，筆管詩數條，採趙德遠妻王氏，蘇東坡，王倚之作，而記其本事外，其他各條，大抵皆考証故寔，辨訂出處，體例頗近於一般詩話，似非專續續孟書者。至其書中，所記各條，如軟紅，簿尉各條，雖亦稍能辨析，然考証訓詁，既無根柢，持論尤傷淺陋，勉強湊泊，茫無體例，蓋偶然雜記非經意之作也。

續文章緣起一卷 詩觸本

明陳懋仁撰。懋仁字無功，嘉興人，累官至泉州府經歷。所著有泉南雜志、年號韻編、析酲漫錄、庶物異名疏等書行於世。是編不見諸家著錄，僅載於朱琰所輯詩觸中。按世傳梁任昉文章緣起一卷，四庫總目提要謂明陳懋仁嘗為之注，故竊疑是編蓋書賈摘錄其注中之涉於文章緣起者，裒為一卷，詭立名目，朱氏未及深辨，而收之於所輯詩觸之中。其書都為一卷，大旨在網羅秦漢以來詩文之始，以補任氏之所不及。惟任氏之書，四庫已譏其引據頗疏，不足據為典要。今觀是編，搜羅排比，漫無持擇，其中譌誤，殆尤甚於梁書。如謂二言詩始於黃帝時彈竹歌、八言詩始於漢中大夫東方朔、曲始於黃帝征蚩尤所作棡鼓之曲、行始於馬援之武溪深行、聯句始於晉司空賈充與妻李夫人聯句，若斯之類，考據議論，多無根柢。或妄立名目，或不辨真偽，或舍本逐末，或遺精取粗，其糾駮殆難悉數。雖其間如謂歌名九始於九招，其後夏有九德九夏，啟有九辯九歌，楚辭有屈原九歌九章、宋玉九辯，王褒九懷，劉向九嘆，王逸九思，所謂九者，如豳詩九罭，非限於九篇，故屈原九歌及宋玉九辯俱十一章之類，追源溯流，尚無大謬，然總核全書，終嫌其瑕多瑜少，蓋依託附會之作，寔不足語於著作之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答問二卷　花雨樓叢書本

清王士禎撰、張宗枏輯。士禎有古懽錄及漁洋詩話等書，四庫已著錄。宗枏字含厂，海鹽人，所著有帶經堂詩話若干卷行於世。是編末有宗枏及蛟川張榮壽二人後序。按榮壽後序云，是編原在帶經堂詩話中，為含厂張氏所輯，則其書原在帶經堂詩話中。光緒戊子榮壽校刻花雨樓叢書，始自詩話中摘出，別為一編。先是宗枏方纂詩話，得詩問四卷，其友芷齋處，第一卷為郎氏梅谿廷槐所問，第四卷為長山劉氏大勤所問，兩君皆從漁洋山人受業者。至於二卷三卷，一則為般陽張歷友篤慶所問，一則為梁鄒張蕭亭寔居所答，其問語與前卷悉同。宗枏既得其書，爰撥拾山人答問原文載於詩話，復就兩家所答，有可疏通而証明者，取其一二附錄各條之後。榮壽更就詩話所錄，裒合成編，別立名目，刻之花雨樓叢書中。全書都凡二卷，核其所論，大旨原本滄浪，而主於神韻，雖隨問而答，了無統系，未必盡得詩家之三昧，然衡論精核，頗具鑒裁，於作詩之法，如體格、字例、換韻、五七言分界、平仄抑揚諸端，討論備至，發懞啟楗，固未常無裨於初學。許蒿廬謂五七言之分，談詩家向未之及，自遺山發其端，至漁洋而大暢其說，猶詞中小令慢詞之界，得玉田秀水而始明。其說雖不免過譽，要亦深得是編指要之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讞一卷 學海類編本

舊題周紫芝撰、紫芝字少隱、宣城人、紹興中登第、歷官樞密院編修官、出知興國軍、為政簡靜不擾、而事無不治、自號竹坡居士、所著有太倉稊米集七十卷、竹坡詩話一卷、及竹坡詞三卷、四庫已著錄、是編即蘇軾御史台獄詞、其書凡有數本、詳畧互異、體例亦殊、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是書、題作烏台詩話、凡十三卷、謂為朋九萬所編、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所錄、則作烏台詩案、凡三卷、有竒、皆與此本不合、意者此書或原有二種、一為直錄當時供詞、而以詩語聯綴其間者、一為先列蘇詩、而以獄詞附注於後者、前者名本雖有詳畧、蓋由刪節而非出竄亂、後者諸本則均經點竄、是編及所謂朋九萬本、殆皆屬於後者、至直錄當時供詞者、其來源亦不盡同、或如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所言、出於東坡親筆、或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所言、出於御史台所存原案、是編都為一卷、首錄蘇詩、而以獄詞附注於後、更於其間掇拾王定國聞見錄、元城先生語錄、趙彥才詩注、胡仔叢話、東坡詩話、及石林詩話等書之說、以詮釋之、據編末紫芝後序云、翰林蘇公以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屬吏、十二月二十七日獄成、就逮百有餘日、凡御史追摘訊鞫之辭、牽作詩語譏謗、故當時款牘、好事者往往爭相傳誦、謂之詩讞、予前後所見數本、雖大概相類、而首尾詳畧多不同、今日趙居士攜當塗獄大夫家所藏以示余、比昔所見加詳、蓋善本也、則是編蓋紫芝據儲氏藏本重加編次而成、今取其書、校之朋本、其所採錄既較朋本為多、如山村絕句杖藜裹飯去忽忽一首、及堵前古檜、八月十五觀潮、和李常韻題風水洞、和劉道源習射放鷹、和劉攽韻、和李清臣韻、送曾鞏通判越州、和劉道源寄張師氏、等十首、皆為明本所無、其他文字之異同、亦多足資校勘、蓋可與朋本並存、為治蘇詩者之一助、惟朋本四庫列之史部傳記類、今以其書首蘇詩而後獄詞、與詩林廣記諸書體例頗近、姑附之於詩話文評中、俟來者考之、

詩談一卷 說郛本

不著撰人姓氏。其書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見著錄，惟說郛中有之。按說郛之載此書，列之於二十四詩品之後，編者題宋闕名，知其為宋人所撰。又考其書中，曾引宋沈存中夢溪筆談之說，則其時代最早亦當在南北宋之間矣。其書都凡五則，勒為一卷，似已非足本。核其所論，大抵摭拾諸家詩話，參以唐宋筆記，裒合成編。然掇拾未廣，所採亦未盡洽，雜糅割裂，漫無體例，且凡所引據，皆不加辨析。如第一則引任昉文章流別，謂三言詩自晉散騎常侍夏侯湛始，四言詩自前後楚王傅韋孟諫楚王戊始，五言詩自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始，六言詩自漢大司農谷永始，七言詩自漢武帝柏梁殿聯句始，九言詩自魏高貴鄉公始之類，探本追源，多失其寔。是編乃直錄其文，不加辨析，未免疏於考訂。又如引白樂天論詩一則，亦不著所出。按世傳白氏論詩之作，多出後人偽託，是徵引其說，乃不著其所出，亦不足以覈人信。此外引沈存中夢溪筆談一則，議論考據，亦鮮有發揮。惟記李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石曼卿對於月如無恨月長圓一條，及記寇萊公水底月為天上月，楊太年對以眼中人似面前人一條，記時人軼事，差足以資談助。總之其書，蓋摭拾成書，寔不足以言著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學要言三卷 宣統三年辛亥刊本

清鄔啟祚撰。啟祚字繼蕃，號吉人，番禺人。性好讀書，尤喜吟詠，與邑人陳澧相友善，諸子皆從之遊。宣統三年辛亥卒於里，年八十有二。所著有耕雲別墅詩集一卷、詩話一卷行於世。是編末有其孫慶時校記云：慶時少喜為詩，然不肯學，亦不知學。先大父因輯詩學要言一書以授慶時。念此書之有裨於學詩者不少，而不忍秘也，因以公諸世。則是編蓋啟祚晚年課孫所作，及宣統三年辛亥，啟祚卒後，其孫慶時不忍自秘，始以付剞劂焉。其書都凡三卷，薈為學詩、作詩兩篇。上卷為學詩，凡十有七則，大旨在論學詩之綱領。中下兩卷為作詩，計中卷凡三十有一條，大旨在論作詩之精神。下卷凡二十有六條，大旨在論作詩之格調。大抵摭拾古今詩話，及諸家詩話，裒合成編。核其所採，如秋星閣詩話、後山詩話、滄浪詩話、說詩晬語、珊瑚鉤詩話、歐公試筆、藝圃擷餘、藏海詩話、對床夜話、苕溪詩話、洪北江詩話、詩品、徐而庵詩話、全玉詩話、志林、漁洋詩話、臨漢隱居詩話、中山詩話、存餘堂詩話、麓堂詩話、談藝錄、許彥周詩話、屏子詩話、緑天香雲移詩話、履齋詩話、海山詩屋詩話、裁白齋詩話、白石道人詩話、唐子西文錄、歸田詩話、詩式、六一居士詩話、迂叟詩話、誠齋詩話、蔡寬夫詩話、竹坡老人詩話、石林詩話、冷齋夜話、甌北詩話、吳禮部詩話等，都凡四十種，類皆習見之書。且此所徵引，或直錄原文，或稍加删節，絕無發明考証，蓋偶然摘鈔，以課其孫，本無意於著述。其後人尊崇手澤，因以梓行，寔不足與於著作之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法萃編十五卷雲南叢書本

清許印芳撰。印芳字麟篆、石屏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光緒十九年癸巳印芳自序、云、說詩以敎人、虞書言志、後孔子之訓、興觀羣怨、溫柔敦厚、孟子之訓、以意逆志、論世知人、是皆詞約義精、爲千古說詩之祖、後世尙五七言、專其說者、始於六朝之鍾氏詩評、唐宋元明、踵而爲之、以詩話著錄者、無慮數百家、大抵談格調或病空疏瑣碎、陳軌則或病膠固穿鑿、如斯之類、僅資流覽、無取師法、不佞今纂是編、采擷菁英、擇尤薈萃、爲初學批郤導窾、索隱探

頤、則是編蓋光緒十九年癸巳、印芳病古今詩話之空疏穿鑿、未盡可法、校短量長、采擷菁英之所纂輯也。其書都凡十有五卷、首錄詩序、次錄漢魏六朝論文之篇於詩有關會者、次錄鍾氏詩品、遞及唐宋元明以迄有清、歷代詩話、都凡十有餘種、其目曰、詩經序、詩傳序、典論論文、與吳質書、與楊德祖書、文章流別論、宋書謝靈運傳論、答陸厥問聲韻書、齊書文學傳論、文心雕龍、詩品、樂府古題要解、杼山詩式、與元稹論文書、唐人雜說、二十四詩品、唐人論詩雜文、滄浪詩話、白石道人詩說、臞庵詩評、宋人雜說、談藝錄、明人雜說、藝圃擷餘、帶經堂詩話、然燈紀聞、師友詩傳錄、古夫于亭詩問、聲調譜、談龍錄、詩學纂聞、說詩晬語、核其所採、或直錄原文、或略加刪節、取古今評詩論文之語、各依時代先後、裒合成編、搜羅排比、頗稱詳贍、雖其間摭拾百家、矜示奧博、往往未能一一融貫、然據其自序云、詩文高妙之境、迥出繩墨蹊徑之外、然舍繩墨以求高妙、未有不墮入惡道者、故知詩文之不可泥乎法之迹、要貴得乎法之意、且貴得乎法外之意、乃善用法而不爲法所用耳、是其採擷、亦自有標準、與明人詩話類編等書之漫無持擇者、固自不同也。

詩史一卷燕京大學排印本

宋蔡居厚撰、居厚字寬夫、臨川人、延禧子、崇寧進士、大觀初拜右正言、進右諫議大夫、後知東平府、事蹟具詳宋史、是編宋史藝文志著錄於文史類、宋志以後、惟千頃堂書目類書類所載、司馬泰文獻彙編中有詩史之目、而不著撰人姓氏、今文獻彙編一書、已散佚不存、不知其所收、是否即蔡氏之書、考光緒江西通志藝文畧、詩文評類、及撫州府志藝文志詩話類、均著錄蔡寬夫詩史二卷、註云蔡居厚撰、見宋史藝文志、是其在當時、似無傳本、諸志所載、不過據宋志而著於錄、未必果見其書也、又考厲鶚宋詩紀事卷三十七、謂蔡居厚著有詩話、似亦失考、蓋詩史中所舉人名、無在熙寧後者、其為居厚所撰無疑、明月窗道人校刊阮閱詩話總龜、其前集引用書目有蔡寬夫詩史、後集引用書目、有蔡寬夫詩話、是詩史詩話、本為二書、大抵阮閱詩話總龜所引、有詩史而無詩話、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所引、有詩話而無詩史、至阮氏總龜後集所引蔡寬夫詩話、則又據胡氏叢話轉引、厲鶚宋詩紀事引蔡寬夫詩話、每誤作詩史、失之甚矣、是編為近人郭紹虞所輯、掇拾詩話總龜前集、說詩樂趣、五代詩話、及全五代詩諸書所引、裒合成編、總計全書所輯、都凡一百二十有五則、勒為一卷、其搜羅排比、頗稱詳核、今據其所輯各條考之、其內容多偏於論事、蓋摭拾歷代詩人緣情之作、而論述其事、或因詩以見事、或因事以紀詩、與蔡寬夫詩話之專以論辭為主者、性質體例顯然不同、不知何以諸家稱引、每多相混、意者或以二書作者、姓字相同、引者不察、輾轉因襲、遂以致誤耶、是編於諸家稱引之謬誤者、皆別加案語、附之各條之下、考証真偽、辨別疑似、言皆有據、誠蔡氏之功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詩觸五卷附錄一卷 嘉慶三年戊午刊本

清朱琰校輯、琰海鹽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乾隆二十五年朱氏自序、云、近日場屋功令用詩、學官弟子、皆以詩為課、坊間有詩法入門、圓機活法二書、初學者樂其簡便、奉為圭臬、蒙切懼焉、爰取古今詩話之可法者八種、彙而刊之、曰詩學津逮、是其書原名詩學津逮、蓋朱氏深懼初學之誤於詩法入門、圓機活法等書、而師法不古也、因取古今詩話之可法者、裒輯成書、以為場屋程式之計、其書都凡五卷、取六朝以來下迄清初、諸家詩話十有四種、合而成書、第一卷為詩品、二十四詩品、詩式、第二卷為白石道人詩說、滄浪詩話、藝圃擷餘、第三卷為談藝錄、古夫于亭詩問答、第四卷為樂府古題要解、第五卷為樂府指述、詞旨、文章緣起、續文章緣起、端溪硯譜、又以漁洋詩話及說詩晬語二書、附之編末、不入卷次、計其所採、寔較其自序之說、多出六種、未詳其故、意者或其書所輯、初僅八種、其後續有所得、隨時列入、自序乃不及改耶、按清代場屋用詩、於是詩法入門、圓機活法等書、層出不窮、或競競於平仄之間、以求合律、而師法不古、或拈調綴字、但取通融、而不求作詩之旨、輾轉販鬻、猥雜殊甚、是編當採古今詩話、彙而刊之、以為初學取法、搜羅排比、甚具條理、雖所採各家、或未能融貫、且於其間雜以端溪硯譜、亦與詩文無涉、又明陳懋仁續文章緣起一書、未見諸家著錄、蓋書賈摘錄其所撰文章緣起注、裒集成編說竟名曰、朱氏乃未及深辨、尤不免疏畧、然詳其大體、則終較坊間所出詩法入門之類為優焉、

詩論一卷說郛本

宋釋普聞撰。普聞始末未詳。其書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疑其佚已久。今雖有說郛本流傳於世。然全書僅存二則。似已非完本。不足為其書明時猶存之證。今考其書。曾引石屋八峯春到了雙澗雨晴初小室釣簾坐人間無畫圖之句。按石屋者元釋清拱之字也。是編既引其詩。則普聞之時代。當已在元季。說郛本題作宋釋普聞者誤也。又考其書中。曾錄其自作送求僧行者及十里沙堤水滿湖二詩。則普聞亦工於詩者。是編都凡二則。勒為一卷。大旨論詩以杜甫為宗。於東坡、魯直、荊公諸家之出於杜甫者。皆深致其推崇。其說謂杜詩備於衆體。東坡長於古韻。豪逸大度。魯直長於律詩。老健超邁。荊公長於絕句。閑暇清癯。各得其一體。而自成一家。又謂詩家鍊字莫如鍊句。鍊句莫若得格。格高本乎琢句。句高則格勝。天下之詩。莫出乎二句。一曰意句。一曰境句。意從境出。故境句易琢。意句難製。魯直荊公之詩。所以能出乎流輩者。蓋能得意句之妙也。若此之類。凡其所論皆未為不合。惟其閒援拾近人之詩。而附以己作。多未能盡工。不免標榜之嫌。然序錄同時之詩。而附以己作。其來已久。唐宋人詩話說部。點綴以成佳句。標榜以借虛聲者。其類尤夥。是亦非普聞之創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比紅兒詩話一卷說郛本

宋馮曾撰、曾始末未詳、其書亦未見諸家著錄、惟說郛中有之、此外有古今詩話本、蓋即自說郛本出、按比紅兒詩者、唐羅虬（一作虯）之所作也、唐王保定摭言云、鄜州籍中有紅兒、善音聲、羅虬為作絕句百首、號比紅兒詩、聞見後錄亦云、羅虯從事坊州、有營妓紅兒、先為郡將所嬖、人不敢近、虯亦悅之、郡將不能容、虯棄官去、然於紅兒猶不忘也、擬諸美物作比紅兒詩、其詩說郛、唐人說薈及全唐詩並收錄之、詩凡百首、前有羅氏自序、云比紅者、為雕陰官妓杜紅兒作也、美貌年少、機智慧悟、不與羣妓等、清沈可培注云、廣明中、虬為李孝恭從事、籍中有美歌者杜紅兒、虬令之歌、贈以綵、孝恭以紅兒為副戎所盼、不令受、虬怒、手刃紅兒、既而追其冤、作比紅詩、詩中以歷代美人作比、而皆言其不如紅兒、因以比紅兒名其詩、是編蓋就羅氏所咏、而為之說、故名之曰比紅兒詩話、全書都凡十有一則、勒為一卷、稽討故實、考訂出處、其體裁雖近於箋注、惟箋注必以原詩為本、更從而詮釋之、是編則但論故寔、不加詮釋、故得稱為詩話、今考其書、如論北齊馮淑妃、荀奉倩妻、王獻之情人各條、雖足備讀者之參考、然凡所考訂、皆不著出處、糅雜割裂、莊無體例、蓋由販鬻而來、寔不足語於著作之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雪浪齋日記一卷說郛本

不著撰人姓氏。其書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見著錄。惟說郛中有之，僅四則，裒為一卷。按明人校刻叢書風氣多喜刪節原本，是編僅存四則，殆已非其全。且清初新城王士禎五代詩話引其書荊公問山谷云作小詞曾看李後主詞否，云曾看。荊公云，何處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為對。荊公云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又細雨溼流光最妙。一條，即為今本所無。意者明時或猶有全書，而是編之非足本尤為明顯。今據其所存四則考之，其目曰用事，曰小詩，曰老杜句法，曰小詞。其中除用事、小詩二則論玉溪生、韓退之、溫庭筠諸家之作，為唐時人外，其他二則皆論宋人。今竊疑其書之作最早亦當在南宋之世。核其所論，大抵掇拾唐宋詞人之作，分別為之論列，或品騭其優劣，或考訂其出處。惜摭拾既嫌其未廣，所採亦不盡工。如用事條謂玉溪生牡丹詩錦帳佳人乃越絕書中事，退之櫻花詩所用黃裏事見前漢書之類，考訂出處多未能探其本源，蓋由販鬻而來，不必盡見本書。至其所採諸家之作，既多習

見，且採擷未精，亦不足以資後學之觸發。惟其間諸家詩詞之因襲前人句法，蓋為可取。總之其書體例猥雜，議論膚淺，實無足取。今以其既非足本，不能據其殘文而定原書之優劣，姑附其名於詩文評中，俾來者考之耳。

紀詩不分卷燕京大學排印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晁陳諸家書目，亦鮮見著錄。惟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輯引及之。然考其輯引書目，亦不言其卷數及撰人姓氏，是其在當時，名已不顯，故卷數及撰人，均無可考。且除詩話總龜之外，亦不見他家徵引，則自南宋以來，其書已佚。又考阮閱爲元豐進士，建炎元年以中奉大夫出知袁州，則是編之作，最晚亦當在北宋之末矣。其書散佚既久，世無傳本。是編爲近人郭紹虞所輯，全書都凡六條，大率皆阮氏詩話總龜所引。今據其所輯各條考之，除卷二王平甫夢至靈芝宮詩一條之外，其他各條，所論皆東坡之詩。如過溪亭一條，爲東坡詩題。詩戲張天驥一條，爲東坡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詩，又卷二十八引聽杭僧惟賢琴詩一條，且見東坡題跋卷六。按王氏集注分類東坡詩引趙次公語，謂此條出先生詩話，則此條亦見東坡詩話。至於王平甫夢至靈芝宮詩一條，雖不涉於東坡，然其事亦見王直方詩話。僅其所紀，較彼書略詳。總觀今存諸佚文之內容，覺其書所載，類皆因襲前人舊說，或直錄原文，或加增改。其出於自撰者，殊不多覯。故竊疑其書之作，當與東坡詩話等書同例，蓋並出時人之所纂集者也。

閑居詩話不分卷燕京大學排印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均不見著錄、僅宋阮閱詩話總龜多所稱引、然考其稱引書目、亦不著卷數、及撰人姓氏、疑其在當時、名已不顯、且自總龜之後、亦不見他家稱引、則其佚已久、又考宋詩紀事卷九十一云、釋智圓字無外、錢塘人、俗姓徐、自號中庸子、居孤山瑪瑙院、與處士林逋為鄰友、有閑居編、書名閑居、與夫編正同、又智圓所撰、有閑居筆記若干卷、多論詩人逸事、今考總龜所引佚文、論僧詩者幾居其半、卷四十四且引林逋送遵式詩、與宋詩紀事之說正合、意者其書或即從閑居筆記中輯出、如容齋詩話之輯自容齋筆記、玉壺詩話之輯自玉壺清話耶、其書散佚既久、諸家詩話、鮮有稱引、是編為近人郭紹虞所輯、核其所錄、都凡十有二條、大率皆出阮氏詩話總龜、惟曾休懷武昌故樓詩、及惠崇與寇萊公分題吟詩二條、出於伍涵芬說詩樂趣、按是書佚文、以總龜所引較多、伍氏樂趣所引、與之畧同、惟此二條總龜未注出處、列之所引閑居詩話之後、殆亦詩話佚文、故伍氏據之、而屬之詩話、未必別有所本也、今考其佚文、雖僅十有二條、其與他書相同者、已過其半、如龐穎公病中不癈詩、韓魏公和御製詩、劉子儀嘲夏英公富丞相贈劉槩詩、石曼卿贈韓退詩諸條之見於溫公續詩話、楊大年嘲梁周翰朱昂一條見於中山詩話、至於龐穎公病中不癈詩一條、且謂余時為諫官云云、更非溫公不能有此語、故竊疑其書、蓋出智圓筆記、而復經後人竄竊為之者也、

高齋詩話一卷 燕京大學排印本

宋曾慥撰。慥字端伯，晉江人，初為尚書郎、直寶文閣、奉祠，博學能詩，號至游居士，閑居銀峯，集百家類說凡六百二十餘種，又著有高齋漫錄及樂府雅詞二書，四庫已著錄，是編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皆罕見著錄，福建通志經籍志載其著作，亦僅有高齋漫錄一卷，而不及詩話，惟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後集、阮閱詩話總龜後集、葛立方韻語陽秋及王楙野客叢書諸書，時多稱引，且據韻語陽秋卷十六稱曾端伯高齋詩話，知其書為曾氏所撰，按宋人詩話，多從筆記中輯出，如容齋詩話之出於容齋隨筆，玉壺詩話之出於玉壺清話，其例寔繁，竊疑是編亦自高齋漫錄中輯出，是以諸家著錄，僅及漫錄而不及詩話，惟今以諸家所引，校之四庫本高齋漫錄，絕無相同之語，殊為可異，意者或漫錄一書，早經散佚，永樂大典所據，已非完本，故亦無詩話中語歟，其書散佚已久，諸家書目，皆罕著錄，故其卷數已不可考，是編為近人郭紹虞所輯，據苕溪漁隱叢話及詩話總龜等書之所稱引，裒合成編，總計全書所錄，都凡二十有四條，勒為一卷，更據詩人玉屑、詩林廣記、竹莊詩話、野客叢書、雲麓漫鈔、雲谷雜記、宋詩紀事、歷代詞話、詞林紀事諸書所引，校其異同，搜羅考訂，頗稱詳審，今據其所輯各條觀之，其考證故寔，辨訂出處，如荊公桃源行、白詩言琵琶，及詩詠玉蕊花諸條，雖間有可採，惟其間品題議論，既多失於膚淺，援引前人之作，亦多為習見之辭，未能簡擇其精粹，蓋其書本割剝曾氏漫錄而成，非同詩話，宜其瑕瑜之互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石室談詩二卷 東萊趙氏楹書叢刊本

明趙士喆撰。士喆字百濬，東萊人。崇禎三年庚午起貢，由軍功薦舉，准以知縣選用。時二子濤、瀚已相繼貢，餘甲申後遯跡於登郡松椒山。二子偕隱，高風亮節，欽仰一時。卒，鄉謚文潛。所著有皇綱錄、建文年譜、逸史三傳、藏書論斷、正統論辨、歷年詩史、萊史、遼宮詞及觀物齋詩文集等書，行於世。是編前有序三篇，一為金壇張明弼序，一為順治己丑其弟士晃序，三為士喆自序，按士喆自序末題癸未仲春，癸未為崇禎十六年，則是編之作，當已在有明末季矣。其書都凡上下二卷，釐為三篇，上卷為總論二十四條，下卷為論各體二十一條，及論諸家二十二條，大旨在取詩理、詩情、詩法三者而酌之，使歸於興觀群怨之旨，更按時代以辨其體裁，據諸家而衡其工拙，核其所論，大體摭拾同時諸人論詩之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如謂王元美藝苑卮言字字論家，其所短者，在深於法而淺於情，重於詞而輕於理，止取於留連光景之資，於所謂興觀群怨者，未曾着眼；鍾譚二子一掃文人之窠臼，略體格而尊性靈，詩人之妙，有在於牝牡驪黃之外者，弇州不能識，而彼獨識之，有通於性命經濟之旨者，弇州不能言，而彼獨言之，然意存矯枉，太近偏鋒，又長於論古詩而短於論近體，又未能近善。又如論各體及論諸家等條，亦皆斟酌於元美、于鱗、茂秦諸家之說，持論尚稱平正，惟其間折衷損益，不免自相矛盾，如上卷第二十一條既謂詩中稍涉道理者，元美、于鱗皆痛詆之，儒者之語固不宜多用於詩，佛老之語，獨可多用乎，乃第十三條又力辨元美言作詩勿涉議論之非，若斯之類，則未免首尾兩端，莫衷一是矣。

石園詩話二卷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刊本

清余成教撰。成教字道夫，奉新人。石園其號也。嘉慶十三年戊辰舉於鄉。然時藝非其所好，乃專力於詩古文辭。所著有石園文稿一卷、癸未小草一卷、石園集杜一卷、石園集句二卷，及是編行於世。是編編首有序三篇，一為嘉慶二十一年吳嵩梁序，一為嘉慶癸酉方觀序，一為嘉慶癸酉劉子春序。按方氏序云：嘉慶庚申，同儕十數人相與為文字之約，每當江城晤對，各出所有，固敢以石園之年最幼而不推而畏之。戊辰舉於鄉，年來從詩歌

古文積累之餘，為石園詩話，取其有關性情學行之大者而錄之。則是編蓋嘉慶間成教捨時藝而專治詩古文辭時積累之所存也。又按劉氏序云：石園詩話自唐而宋而元明而今，各以卷次，上下多寡，不必盡同。石園方先後付梓。然今考是編，都凡二卷，所說僅限於唐人之詩，與劉序所謂自唐而宋而元明而今者，殊不相合。意者或成教當時雖擬先後付梓，而實未盡刊行歟。是編所論，大抵皆為唐人之詩，且多人所習見者，蓋讀書得間，隨筆載記，初非經意之作。其謂陳子昂首倡高雅沖澹之音，一掃六代之纖弱，上遏貞觀之微波，下決開元之正派，繼往開來，中流砥柱，若斯之類，其言固未為不合。又其論唐人選詩集者，唐人朋友兄弟詩彙為一集者，唐詩人齊名者，唐詩人以體名者之類，亦足為談藝者之一助。惜搜羅考據，猶未盡完備。如唐詩人以體名者，所舉不過上官、元和及三十六體三者，疏略之譏，實所不免。又往往好以人品定詩之優劣，如謂宋之問附張易之而顯，及左遷逃還，匿於雒陽張仲之家，復令兄子發其謀殺武三思事以自

贖。不獨為當時義士所譏，亦為後世君子所羞稱。新唐書以之與沈佺期比肩，有慚於沈多矣之類，尤不免迂腐，不足以為定論也。

滇南草堂詩話十四卷嘉慶五年庚申刊本

清檀默齋輯、默齋者、檀萃之字也、萃、望江人、乾隆進士、官祿勸知縣、所著有說蠻、五銘孝、粵囊、默囊、穆天子傳注疏、滇海虞衡志等書行於世、是編前有錢灃序云、默齋先生道行於滇二十餘年、滇人士從之游、門牆極盛、闢草堂、行詩教、與諸弟子言詩、先生話之、諸弟子錄而編次之、曰滇南草堂詩話、又按其書滇會篇云、草堂自僑播徙荒陬、行十餘年、所與游者皆耄年伴侶、患難相從之輩、一知半解、可為宣揚、即為錄之、不使其無聞、故以語其門人、以為教、俾著於後世、又云乙酉之春、移寓如意巷、得屋九間、前授生徒、後安女侍、中築草堂、招諸老落成之、而草堂之稱傳矣、則是編蓋乾隆五十四年乙酉間檀氏居滇、築草堂為詩會時、與諸老論詩之語、而門弟子為之編次者也、其書都凡十有四卷、釐為九類、第一卷為滇會、第二卷至第五卷為滇宦、第六卷為滇客、第七卷為滇友、第八卷至第十卷為蹟徒、第十一卷為滇庭、第十二卷為滇淑、第十三卷為滇外、第十四卷為滇記、又於每類之前各附小序、體例略倣隨園詩話、凡所論述、悉為同時諸人之作、自草堂諸老、滇南流宦、以迄及門弟子、及淑女方外之流、凡涉於詩者、悉著於錄、或因詩以紀事、或因事以見詩、品題議論、辭多溢美、蓋檀氏學雖博洽、而詩非所長、故其議論多不愜當、惟乾隆以來、滇南風氣、與夫當時詩人之軼事遺聞、多賴以存、此則有資於多聞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立德堂詩話一卷宣統二年庚戌刊本

清鄔以謙撰。以謙字伯才，號搗樵，番禺人。潛心經學，秉好詞章，性至孝，母卒哀毀踰恆，踰年而卒。遺稿為白蟻所食，蕩然無復存者。是編末有宣統二年鄔慶時校勘記云：立德堂詩話，先師搗樵先生遺著也。先生文學湛深，夙耽吟詠，時時託於詩以見志，間且執筆為詩話。近以慶時喜學詩，每有所作，輒寫寄慶時。慶時方竊自欣喜，而先生遽歸道山。並其遺書，亦並飽白蟻之腹。茲復輯而刊之，以存先生文學於萬一。按慶時為以謙族弟，嘗從學於以謙。是編蓋以謙卒後，慶時為之校輯而以付剞劂者也。其書都凡九則，勒為一卷。按以謙夙耽吟詠，鄔啟祚耕雲別墅詩話引其吟金魚投閘謝釣餌得所樂盤盂一詩云：有如此胸襟，更有如此文字，乃食貧終老，天之生才果何如哉。又綠天香雪簃詩話，亦稱其作詩有深致。是以謙之詩，固有聲於當時者。然今觀其所作詩話，不過寥寥數條，摭拾既嫌未廣，所採亦不盡工。且其所論，率皆家人父子及親戚朋友之作，或點綴以矜佳句，或標榜以備虛聲，諛言滿紙，寔難逃後人之譏誚。至其議論，亦

不免失之迂腐，不能窺見要領。觀其自題其書曰立德堂詩話，意謂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三者之中，尤當以德行為重，不宜沾沾以文學自見也。則其論詩之旨，可想見矣。

酌雅詩話三卷 雲南叢書本

清陳偉勳撰。偉勳自號酌雅主人，劍川人。是編前有道光乙酉偉勳自序，知其書寔成於道光二十九年乙酉。全書都凡三卷，按自文章正宗以講學為詩家正脈，白沙、定山諸集更變本加厲，至明葉廷秀等而風雅掃地矣。是編承其餘風，專以講學之見論詩。其自序云：余非能詩者也，亦非知詩者也，何有詩話。顧嘗服膺思無邪之一言，以以為是千古言詩極則，外聖人之言，舍性情之正而言詩，必非佳詩。故嘗持此意以論列風雅。其論詩之大旨如此。其病亦正坐於此。今考其書，謂世之邪說，一為釋教，一為淫辭，惑世誣民，莫此為甚。程子謂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乎入於其中。痛切甚矣。唐人詩中有贈某上人、某禪師之作，宜戒學者，令勿讀之。又謂芳草美人，離騷託興，其意在於愛君。三百篇中淫風不一，聖人未刪者，蓋欲以懲創人之逸志，以觀列國之盛衰，其必法韶武而放鄭聲者，正以其淫也。陶詩醇厚古茂，太初之音，詩與人均堪不朽。杜固詩中之聖，顛沛流離，不忘蒼生，所以可傳。太白、東坡、樂天之才，人間絕唱，但多贈妓之作，已不免脂粉氣。若元楊廉夫，詩才冠世，張士誠據吳時，東南名士多往歸之，所不能致者，惟廉夫一人，其人品之高卓，尤有足多，惜多買姬妾，載與俱遊，至為香奩八體詞，題目已多鄙褻，不止為文章疵類，故其書列朱子感興，以闢異端，復以論瞿存齋所載鶯鶯傳一條，次之其後，以合程子淫聲美色以遠之之意。其他各條所論，亦多作理語，不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關雎房中之樂，而列冠風首，是言情之作，聖人不廢。偉勳乃欲舉古今言情之詩，悉加刪汰，未免膠柱鼓瑟。故其人雖以風裁嶽嶽自命，然其論詩，寔近迂腐，而不可為訓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仁在堂論文各法六卷花雨樓叢書本

清路德撰德字潤生盩厔人嘉慶進士累官至戶部郎中以目眚歸里主關中各書院以制舉業名於時所著有檉花館集行於世是編前有鎮海張壽榮序云路潤生先生以制藝一道苦口良言諄諄為學者告其心可謂至而盡矣顧其所發明指示皆散在各集文後非披閱全編無由絜其要領于流覽之下因為分類輯錄俾不至漫無統紀是其書蓋光緒間壽榮就路氏制藝各集摘錄其說分類編次之所成者

其書都凡六卷釐為兩篇第一卷為作法總論第二卷至第六卷為各法分論大旨作法總論皆通論制藝作法及時宜流弊諸大端各法分論則分別各題標其作法分為十有九格其目曰破承法講末出全題法領上法出題法截上題法截下題法結上題法冒下題法承上冒下題法全偏題法偏全題法截搭題法滾作題法滾截兼行題法比喻題法賛斥題法代述題法長題法全章題法每格皆備論作法附亦以四書各題附存於後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俾學知

一題有不可易之法一法有不可混之題按自元明以來兼用經義試士大旨以闡發理道為宗厥後其法日密其體日變其弊亦日生明洪永之世風氣初開文尚簡樸至隆萬之後以機法為貴漸趨纖巧是編推敲字句推求語脈以為程式制藝之計既啟摹行之風復長傾詖之習殊非論文之正惟有清道咸以來時文之風氣頗可藉以考見姑存之詩文評中略備一格焉可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今文派述略一卷　四明叢書本

清陳康黼撰，張振駿註。康黼字次農，號慷夫，鄞人。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以拔貢中試浙江鄉試，好訓詁詞章之學，而數試禮部不獲售。戊戌庚子之後，任鎮海鯤池書院山長，及儲材學堂、寧波府中學堂等校教席。丙午如京師，居一年，授雲南昭通府恩安縣知縣。宣統元年己酉，兼護府篆，旋以正直行，輒撓其志，遂官晉省，總督李經羲識其才，留省任高等學校及法政學校教席。辛亥秋民軍起義，滇垣響應，康黼間道返里，尋應浙江第四中學及第四師範之聘，主講經史古文，多所啟迪。卒年五十有五，所著有摩兜鞬室文鈔若干卷，遺言不許刻集，今猶藏於家。振駿為康黼同邑，始末未詳。是編前有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張壽鏞序，云壽鏞景仰先生，求其遺著而輒不可得，一日弟子張令杭忍以其父振駿先生所注古今文派來曰，此慷夫先生在浙江第四師範學校編以教學子者也，則其書蓋康黼晚年返里，任教浙江第四師範時所作，振駿手錄其稿而為之注。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壽鏞校刻四明叢書，得其稿於振駿子令杭，因取之刻入叢書。全書都凡七篇，勒為一卷，其目曰周秦時之文派，曰兩漢三國時之文派，曰兩晉六朝時之文派，曰唐及五代時之文派，曰宋及金元時之文派，曰明時之文派，曰清時之文派。上起周秦，下迄有清，各依時代，斷代為說，闡明源流，品隲優劣，大旨在冶理學經濟文章於一鑪，而以理勝辭勝，判為兩途，持論尚無大謬，惟必以辭勝者為美文，理勝者為用文，而於二者之中，獨重理勝，膠柱鼓瑟，寔未造古文藩籬。按蓋康黼自戊戌庚子之後，目睹國勢之危亟，乃專力經世之學，以蘄適乎時會，是編之所以獨重理勝者，蓋亦有所為而發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游藝約言一卷 古桐書屋續刻三種

清劉融齋撰。融齋名熙載，字伯簡，江蘇興化人。融齋其號也。道光進士，累官至左中允。治經無漢宋門戶，自子史天文算法字學音韻，靡不通曉，尤以躬行為主。秉性儉約，至貴不易其初。後主講上海龍門書院以終。所著有四音定切、說文雙聲、說文疊韻、持志塾言、藝概、昨非集等書，行於世。是編蓋光緒十三年丁亥，先生捐館後，其子悝庵錄示諸同學，以付剞劂者。全書都為一卷，大抵皆評詩論文之語，體例與所撰藝概畧同。惟藝概所論較有條統，是編則隨筆載記，不類不次。且於詩文之外，兼及書畫，體例殊嫌龐雜。核其所論大旨，以情意為主，而不專尚法度。如謂文本於心，善為文者內出而無窮，不善為文者外抱而有限。又謂作文作詩作書，皆須兼意與法，任意廢法，任法廢意，均無是處。若斯之類，其言皆未為不愜。此外如論辭必己出，而力糾前人摹擬之習；及謂修辭有修潔之修，有修飾之修，潔者修之極，飾者潔之賊諸條，亦皆深中癥結。雖偶然劄記之作，不甚經意，未免漫於持擇。如謂文之理法通於詩，作詩必詩，作文必文，非知詩文者之類，所見寔粗。任意雌黃，寔不足以為定論。然其書之作，蓋與其所撰藝概相輔而行，合而觀之，亦足見劉氏一家之學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論學三說一卷學海類編

清黃與堅撰。與堅字庭表，號忍庵，太倉人。順治進士，康熙中試鴻博，授編修，遷贊善。善畫工詩，所著有忍庵集若干卷行於世。錢謙益稱其頓挫鈎鎖，纏綿惻愴，吳偉業選婁東十子詩，亦以與堅為冠。是編前有與堅小序，云：余髫齔學為詩，中歲學為古文，晚既理學。詩少教古文，乃益進。大約余所學先詩後文，已又極詩文之要而歸於理，次第有然。今邁頹齡，懼其奄促，因舉三說，條分縷次，以告於世。是其書蓋與堅晚年自述其修學之途徑，全書蘆郡為一卷，為三篇，一理說，二文說，三詩說，故以論學三說名其書。按與堅一生專精好學，自幼而壯，自壯而老，未嘗稍間。是編舉詩古文及理學之要，條分縷次，各為之說。大旨論理以伊川、象山、陽明之說為宗，根本自然，洞徹本末；論文以韓歐為主，奉六經史漢為本，謂為文宜求其達，致其潔；論詩以三百篇、漢唐為主，謂鍊字不如鍊意，必情景鎔並，寄託深遠。核其所論，大抵皆得之體驗，能深得其中甘苦，與輾轉因襲，由販鬻而來者，固自不同。惟其自序謂余所學先詩後文，又極詩文之要，而歸於理，其書之病正坐於此。其文說云：余論文先理學，以理學是非之正也。若此之類，其說多以講學之道為詩文正宗，而不能得詩文言外之致，此則未可為訓也。

鶚亭詩話一卷　小停雲館校刊本

清屠紳撰、紳字笏岩、江陰人、雍乾間歷官於滇、五校鄉闈、所取多知名之士、乾隆五年辛酉卒於都、按師範習園藏稿鶚亭詩話合序云、辛酉春夏間、余以選人赴吏部、屠先生適候補入都、飲酒賦詩、晨夕相往來、余出京十二日、而先生頓卒於客寓、今年秋、適有叢書之役、爰取篋中所錄鶚亭詩話刻之、是其書蓋屠氏卒後、其鄉試弟子師範之所梓行也、其書都凡三十有五篇、勒為一卷、每條之前、各附標題、其目曰鶚論、小户逃、判鬼僕、映山紅、槐影、當局迷、小馮君、捧心吟、結習、乞毀碑、聲色臭味、手柔、倉神傳、蛙鞫先生戒子文、說雲、平鱓紀畧、凝香亭、參軍鬼話、鴿銘、公子、陋辮、十日愁、金銀花、氣稈賦、柳溪、盜有道、巴布馬先生、翁羊、燒香詞、魚腸羹、無言、二巖鬼雄、雙鶴堂又於各篇標目之下、各著姓字、蓋其書所紀、類皆摭拾朋儕之說、裒合而成、其中於謝三錫雪巖、豫晉雲氏、閻季純希穎、馮文晫岱峯、徐玉楚玠卿諸人之說、所採尤多、惟手集十日愁諸條、為所自撰、今據其所錄各條考之、或因事以紀詩、或因詩以見事、凡所議論、率無深解、且於其間雜以齊諧誌怪之談、往往事不涉詩、亦牽連並入、是又衍旁支、殊乖體例、雖所載有清初葉、佳辭雋句、舊聞佚事、亦間有可採、然掇拾成書、漫無持擇、終非詩話之正格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藥欄詩話二集 雲南叢書本

清嚴廷中撰、廷中字秋槎、宜良人、生平潛心詞翰、自入邑庠、即取一切制藝文字、拉雜摧燒之、而專致力於詩詞、道光中累官至福山尹、是編蓋其論詩之作、其書不分卷、釐為甲乙二集、大旨在推闡詩法、評衡得失、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不類不次、核其所論、如謂至性至情語、似易而實難、或以淺目之、非知詩者也、此種真摯語、在唐惟香山、在宋惟放翁、近代諸公集中、不多見此、其言固未為不合、然其謂在唐惟香山、在宋惟放翁、則未免所見過小、且書中所論諸家之作、頗皆習見議論、亦多膚淺、不能窺其要領、惟其論工部之詩、壞於宋人之詩話、因之以誤後人、蓋宋人之於工部、尊之過甚、不惜穿鑿附會、以為之說、不曰某字淵源於某書、即曰某句為一代之史筆、夫工部之詩、固冠絕於時、亦何至字字皆書、句句皆史、且工部當日下筆、又何必字字皆書、句句皆史、如此其不憚煩、後人誤信宋人之說、而不體此意、遂不學其沉雄闊大、而學其字字皆書、不學其忠厚纏綿、而學其句句皆史、幾至堆切率直而不自知、此非工部之誤後人、寔宋人詩話誤之也、按前人謂詩亡於話、其言雖不免失之於偏、然今觀嚴氏之說、其攻駁宋人詩話之失、皆深中癥結、亦可謂言之有故、執之成理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耕雲別墅詩話一卷宣統三年辛亥刊本

清鄔啓祚撰、啓祚字繼藩、號吉人、番禺縣南山鄉人也、性好讀書、尤喜吟詠、所著有耕雲別墅詩集一卷、詩學要言三卷、宣統三年辛亥卒、年八十有二、事蹟具詳番禺縣續志、是編首有民國四年乙卯吳功溥序、編末有其孫慶時校記、按慶時校記云、先大父所爲詩話、原本四卷、都可萬餘言、三月二十九之役、適付裝池、遂以失去、幸曾錄副寄沈君太僕、沈君又以視朱君通孺、朱君嘗摘登北京通報、惜副本亦已散佚、而通報全份又不可復得、因而輯之、得五千言、十一僅存、至可寶貴、又吳氏序亦深惜其十失其九、未獲睹其全本、則是編當啓祚卒後、其孫慶時據北京通報所刊、掇拾成書、以付剞劂、蓋已非啓祚原本矣、其書都爲一卷、按啓祚潛心詞章、與清儒陳澧相友善、學問亦有根柢、是編論其鄉人之詩、多足補志乘之所不及、其鄉邦文獻、賴之以傳者、固自不少、又其論古人爲詩、皆發於情之不能自已、故情真語摯、不求工而自工、後人無病呻吟、刻意求工、而不知滿紙浮詞、時露矯揉痕跡、是之謂弄巧成拙、又謂凡學詩、萬不可存一擬學某家之心、宜各就性之所近、不能强亦不必强、若此之類、其言尤深得詩家三昧、非深知其中甘苦得失者、不能道也、惟往往於各條之中、附以己作、則不免自相標榜之嫌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藻川堂譚藝不分卷

清鄧繹撰。繹字保之，武岡人。所著有雲山讀書記，及是編行於世。按其所撰雲山讀書記，前有光緒十四年戊子鄧氏小引云：宋明以來著述傳世，若困學紀聞、日知錄之屬，分類頗繁，殊異於古，便學者之檢尋而已。予謂言語文章，其原麗道，相為灌輸，惟簡易為能通天下之理，故於讀書所得，分目為三：曰內學，言德行也；曰外治，言政事也；其曰譚藝，皆言語文學之支流，詩文亦藝也，因附錄焉。則是編蓋同光間鄧氏所作，藻川堂者其齋名也。其書不分卷，釐為四篇，其目曰日月、唐虞、三代、比興，取古今言語文章之流別，及詩文格律，一一為之條析，惜分類旨既多未愜，議論冗瑣，尤少持擇。日月篇源本經史，謂古今善為文章者，莫不淵源載籍，取多用宏，非是不能扶搖萬里，而上下波瀾，其言固未為不合，乃論文之外，往往漫衍而及於經義，則不免自乖體例之譏。又唐虞三代兩篇所論，多及後世詩文，尤不知其於義何取，惟其中持論，亦間有可取，如論文以陸機所云來不可遏，去不可止，東坡所云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及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之說，為千古為文不易之理，而力斥後世剽竊之弊，言皆中肯。又如論古代詩文之體，大雅諸詩，昌皇雄博，與商頌畧同，而其文采亦比於商頌；小雅諸詩，悱惻纏綿，與國風畧同，而其辭章亦比於國風。左國之文，流而為國策，仲連無忌之雄直，上溥卿明。戰國之文，旁衍為莊騷，荀辛宋玉之逸群，導源風雅。若斯之類，亦頗稱有見。總之其書摭拾百家，矜示奧博，固未能一一融貫，然擇其所長，棄其所短，亦未常不足為談藝者之一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蔭椿書屋詩話一卷 雲南叢書本

清師範撰。範字荔扉，雲南趙州人，乾隆舉人，官望江知縣，性敏捷，偶然揮翰，動輒萬言，所著有金華山樵集，行於世，是編為其論詩之作，全書都凡六十有二則，勒為一卷，凡家世舊聞，及友朋新作之涉於詩者，皆隨筆載記，以己意品題之，大抵隨得隨錄，不類不次，惟摭拾乾隆御製詩之足資典型者，列冠編首，謂自古帝王能詩，未有如我朝之盛者，列聖相承，天章炳蔚，至今上以萬機之暇，製為初集二集三集四集，頒示天下，即古來專門

名家之士，亦未有如是之富者，典型斯在，咸永津涯，按明清方志，以御製綸音，登之簡首，識者猶或非之，況是編以論文為主，非同頌聖之作，乃以御製名詩，列冠編首，冀為古今名家之所不及，諛言滿紙，益難逃後人之譏誚矣，此外如論詩識不爽一條，謂同里金式昭，立品端方，接人和粹，設帳三十載，癸未謁選，改教回滇，卒於新鄭，嘗有咏佛手柑一絕云，託根西土問誰栽，百亦曾經指點來，屈處原多伸處少，一拳牢握待人猜，生平境況，都被此詩道盡，又吳忠庵夜坐有句云，代僕晨炊冰結甕，

覓薪夜坐雪堆廬，雖一時真事，終嫌寒苦之態逼人，若斯之類，持論既嫌迂腐，簡擇亦欠精粹，雖其中如論詩以溫柔敦厚為主，即間涉諷刺，要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類，亦能源本三百篇之旨，然總核其書，終嫌瑕多瑜少，蓋師氏以敏捷博洽著稱，論詩寔非其所長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童蒙詩訓一卷 燕京大學排印本

宋呂本中撰。本中有童蒙訓及紫微詩話等書，四庫已著錄。是編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始著錄之，又楊士奇等所編文淵閣書目中亦著錄之，均列入宋人詩話中。按宋人詩話多由語錄筆記中輯出，如唐子西詩話出自唐子西語錄，容齋詩話出自容齋隨筆之類，其例寔繁。是編殆亦由童蒙訓中論詩之語輯錄而成，惟今世所傳童蒙訓三卷，僅存其近語錄者，至於近詩話者，則悉經刪汰，已不復存。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童蒙訓條下云，洛蜀之黨既分，傳是書者輕詞學而重道學，不欲以眉山緒論錯雜其間，遂刊除其論文之語。是其刪汰之故，寔由於洛蜀之分，而刪節之本，則當行於朱學盛行之後，意者或因刪節之本既行，後人以呂氏為詩學名家，言多可採，遂復掇其論詩之語，裒輯而編次之，以為是書歟。其書菉竹堂書目著錄作一冊，文淵閣書目則注云已闕，是其散佚已久，卷數亦不可考。是編為近人郭紹虞所輯，據苕溪漁隱叢話前後集、詩人玉屑、詩林廣記、修辭鑑衡、竹莊詩話、詩話總龜及耆舊續聞諸書所引，輯錄六十四則，勒為一卷，並於每頁之下，各附校勘，搜羅考訂，頗稱詳審。今據其所輯各條考之，知其書雖名詩訓，寔兼論詩文，大旨持論以蘇黃為宗，而取古今詩文名句及友朋新作，一一條辨之。蓋本中之詩，雖得法於豫章，然其所稱述，初不專於一家，品題議論，亦多有根柢，在宋人詩話中，尚稱佳作。讀者與紫微詩話合而觀之，亦足見呂氏一家之學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文原一卷 學海類編本

明宋濂撰。濂字景濂，金華人。元至正間薦授翰林院編修，以親老辭不赴，隱東明山著書，歷十餘年。明初以書幣徵，除江南儒學提舉，命授太子經，修元史，累轉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以老致仕，卒謚文憲。所著有宋學士全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篇海類編等書行於世。是編載曹溶學海類編中，編首有宋氏自序，云浦江鄭楷、趙友同、義烏劉剛，楷之弟柏嘗從余學，已知以道為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則是編蓋濂為其門弟子所作。全書都凡上下二篇，勒為一卷，而以後序一篇附之編末。大旨謂文以載道，當以六籍為其本根，六籍之外，則當以孟子為宗，而以韓子、歐陽子次之，故上篇探本追源，謂其所謂文者，天生地載，而聖人宣之，本達則末治，體著則用章，秉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文以載道，非經天緯地，烏能語此。世道未易明，必能知言養氣，始為得之，故下篇專論養氣，謂人心先養氣，然後情深而後明，氣盛而神化，乃可以與天地同功，極其所論，如謂人文之顯，始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遂成天地自然之文，又謂文氣自削，皆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其說皆未為不當，然必以天下之文盡歸之於載道，則未免刻舟求劍，失之於千里之外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評一卷 學海類編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有全唐詩說及詩評各一卷，四庫已著錄。是編為王氏衡文之作，取宋景濂、王子充、胡仲申、劉伯溫、高季迪、蘇伯衡、方希直、解大紳、楊士奇、邱仲深、李賓之、陸鼎儀、程克勤、吳原博、王濟之、羅景鳴、桑民懌、楊君謙、羅彝正、陳公甫、祝希哲、王伯安、崔子鍾、湛源明、李獻吉、何仲默、徐昌穀、鄭繼之、王子衡、康德涵、王敬夫、高子業、夏文愍、王稚欽、江景昭、廖鳴吾、鄭价夫、豐道生、李舜臣、陳約之、黃德兆、黃勉之、陸浚明、江于順、袁永之、呂仲木、馬伯循、顏惟喬、楊用修、屠文升、王允寧、羅達夫、王思道、許伯誠、薛君采、朱子价、喬景叔、吳俊伯、歸熙甫、盧少楩、梁公實、宗子相、李于鱗等六十三家之文，一一論其優劣，大抵於每人之下各著數語以評衡之。核其所論，類皆得失互見，褒貶並存，惟於桑民懌、陳公甫、何仲默、徐昌穀、王敬夫、陸浚明、江于順數家之作，甚無貶辭。夫衡文之道，難以空言，且文人之作，瑕瑜互見，掇拾零篇，以定優劣，昔人猶或病之，今世貞乃欲以一二形似之語，隨意取譬，以定一家之得失，固宜其失之千里，而不足以為定論。且今考是編，諸家書目皆鮮著於錄，僅與全唐詩說及詩評二書同載於曹溶學海類編之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全唐詩說及詩評二書，皆割剝世貞藝苑卮言而成，世貞著作初無此二名，則是編之作，殆亦割裂王氏卮言，鈔撮成書，未必果出於世貞之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窗漫記一卷 船山遺書本

清王夫之撰。夫之有詩經稗疏四卷，已著錄。是編前有夫之自序，題戊辰天中日。按戊辰為清康熙二十七年。據其自序云：近則兩目皆瞶，杜鵑啼屋後樹，亦不復聞。疇昔所辱贈示之作，皆苦思索不得一二章。病中緊繫所憶，僅保殘數章句。慨然已乃還自哂。則是編之作，當已在康熙二十七年戊辰。蓋夫之之晚年之所作也。其書亦名薑齋詩話。按夫之晚年所撰論詩之作，除是編之外，尚有詩譯、夕堂永日緒論內外編二書，總名曰薑齋詩話。合之則為一編，分之則各自成書。是編即詩話之第三卷也。其書都為一卷，所論皆近事。蓋夫之晚年摭拾同時諸人及親友贈答之作，裒合而成。或品騭其優劣，或考訂其淵源。今詳其所紀，既不能舉當時之流派，又不能擇諸家之精粹，其間點綴以成佳句、標榜以脩虛聲者，亦所不免。且既名詩話，又及雜事，如紀南昌城北禪室有瑒義仍手書池閣汐月白、門對杏榆清門聯，及紀王澄川岳侯祠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大丈夫當如此矣；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小朝廷豈求活耶楹聯，黃鶴樓楹衡洲上千年恨，崔顥樓頭一首詩柱帖諸條，皆嫌其曼衍旁枝，有乖體例。惟明清之間詩人之零章斷句，軼事遺聞，或賴以得存，是則其書雖非夫之經意之作，亦談藝者所不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夕堂永日緒論内外編二卷 船山遺書本

清王夫之撰、夫之有詩經稗疏四卷、已著錄、是編前有夫之自序、題庚午補天穿日、按庚午為清康熙二十九年、又據其自序云、余自束髮受業經義、十六而學韻語、閲古今人所作詩不下十萬首、既乘山中孤寂之暇、有所點定、因論其大約如此、則是編蓋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夫之避亂衡陽山中時之所作也、其書亦名薑齋詩話、薑齋者夫之之字也、先是夫之之撰詩話也、每卷各立名目、合之則為一書、分之則各自成編、其第一卷曰詩譯、第二卷即是編也、全書分為内外二編、編為一卷、取周秦以來、下迄有明諸家之說、凡涉於詩者、一一為之條析、按夫之之學、以經義為長、詩文亦為世所重、其論詩源本於三百篇、大旨以情意為主、而力糾明人門戶之見、及摹擬推敲之習、謂合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自有靈通之句、化工之妙、若但求字句之工巧、則性情先為外蕩、生意索然矣、其言皆探中癥結、此外如論情景名雖為二、而實不可離、論以起承轉收之法說詩之失、論宋人作詩必求出處之陋、若斯之類、議論亦多有根柢、蓋夫之學問賅洽、不由餖飣而來、既知其中甘苦、然後定其是非、自然深中竅要、雖其間持論、往往牽涉經議、於詩人之旨、未能盡愜、然瑕不掩瑜、終非他家之所能及也、

詩擬議一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傳鈔本

清劉光第撰。光第字裴村，富順人，博學能詩，尤重氣節。光緒進士，累官至刑部主事，以陳寶箴薦，加四品卿銜，參預新政，孝欽后垂簾，被誅，為戊戌六君子之一。所著有介白堂詩集行於世，是編未見刻本，似當時寔未刊刷，此本蓋先生舊友宜賓饗頌生先生據原稿錄副，以贈國立北京圖書館者也。其書都為一卷，大旨在取三百篇之詩，與魏晉六朝以來諸家之作，相擬議，故以詩擬議名其書。按喜怒哀樂者，人心之所同也，詩者情志之所之也，情感既同，則其發之於詩也，亦往往相似，此古今詩人之作，所以每多暗合，非盡出於剽竊也。前人取古樂府，提籃忘採桑，昨夜夢漁陽，與周南卷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相比較，其情意之相似，誠非偶然，是編竊師其意，取六朝以來諸家之作，與三百篇辭旨相類者，一一為之比擬，如謂卷耳一詩，東原之說，寔較朱傳為勝，馬瘏僕痡，蓋遙念其君子行役景象，如唐詩席人回樽勸童僕，及杜詩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之意，又如謂燕燕一詩，與謝康樂詩顧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隱，及王摩詰詩解纜君已遙，望君猶佇立，辭旨略同，若斯之類，凡其所擬議，大體皆得詩人之旨，雖其牽強附會之處，亦所不免，擇其所長，棄其所短，比較研究，要亦不失為治詩之一法焉。

詩古訓補遺七卷 西園讀書記本

清黃朝桂撰。朝桂，新甯人，始末未詳。是編為其所撰詩書古訓補遺中之一種。編首有光緒十九年黃氏自序，云儀徵阮文達公詩書古訓，剌取經史子書中引詩書語，彙而成編，好古之士，莫不家置一編矣。惟其中尚多所遺，即阮公即經引用等書，宜補者仍多也。今朝桂乃畧於阮公未經引用各種古書，再加采輯，集成此編，則是編蓋光緒十九年癸巳，朝桂病阮氏原書於古書中猶多遺漏，因取阮氏未經稱引各書，重加采輯之所成也。其書都凡七卷，義例悉依阮氏之舊，惟於所引各書，有節錄其上下文為義，而中間闕不悉引者，則用德清俞樾廣雅釋詁疏証拾遺之例，並空一格，使易識別。核其所採，大抵皆秦漢以來子史雜說如管子、韓非子、論衡、法言、風俗通義、尸子、琴操、吳越春秋、越絕書、竹書紀年、人物志、列子、中壘等，都凡十有三種。其中於論衡、法言、風俗通義及琴操等書，所採尤多，搜羅排比，雖足補阮氏之闕遺，然其稱引之書，既無時代之限制，又無固定之標準，且不辨真偽，不別精粗，悉加徵引，如列子之琴操，為後人偽托，久成定讞，竹書紀年之真偽，亦眾說紛紜，阮氏不加援引，要非無故，是編乃無一語為之考証，而漫無採擇，未免疏陋。蓋摭拾百家，以示奧博，而簡擇寔未能精審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毛鄭異同疏正不分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寫本

清范迪襄撰。迪襄會稽人，始末未詳。是編亦未見刻本。今所傳者，惟國立北京圖書館所藏鈔本一册，竹紙朱欄，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五六字不等。行書細字，塗乙頗多，似為范氏原稿。首尾均有殘缺。今所存者，僅自國風北風，迄於齊風。其書不分卷，亦不錄經傳全文，但有所考証，則分別條錄之。大旨在取毛鄭異同，一一為之疏証，或據陸德明、孔穎達、阮元、陳奐、李黼平諸家之說，以推闡其意，或自舒己見，以辨訂其說。如謂「悠予不將」，今上章既言送，此章自宜言行，不宜復言送，以辨鄭箋訓將為送之誤；又如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傳云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箋云扶胥之木生於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於隰，喻忽置有美德者於下位也。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范氏辨之云，木本生於山，荷本生於隰，原非失其所，鄭乃探下意以强釋上二句，失之。不如毛之明簡。若斯之類，雖亦頗能辨析，然綜核全書，大抵多排鄭箋而主毛傳，持論亦不免失之於偏，如子甯不嗣音，傳訓嗣為習，箋訓嗣為續，范氏謂此詩刺學校之廢，自當責其不習學，不當僅言朋友投贈之情也，此蓋誤信序說而失之附會，轉不如鄭箋以嗣為續，以音為聲問，就相思之情而言，較為明快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傳人物類聚不分卷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純祖元年、辛酉、朴準源、金祖淳等奉命纂輯、準源字平叔、號錦石、潘南人、冶川紹之裔孫也、英祖十五年己未生、正祖時中進士、以蔭進陞輔國階、官三揩曰大將、累遷至判敦寧府事、純祖七年丁卯卒、進贈領相、諡曰忠獻、其女選侍正祖、冊為綏嬪、即純祖之生母也、祖淳初名洛淳、字士源、號楓臯、安東人、濟謙之曾孫也、英祖四十一年乙酉生、正祖九年乙巳登文科、官至大提學領敦寧府事、純祖時封永安府院君、三十一年辛卯卒、諡曰忠文、是編蓋純祖即位之年、命準源祖純等之所纂輯也、其書不分卷、大旨在類聚書傳人物、自帝堯至呂侯文侯、凡八十有八人、各附傳畧、撮為一編、按自帝堯以至商周之世、書傳所載歷代人物、自天子以至庶人、其類寔繁、輾轉糾結、時多譌誤、是編恐始學之士、或病其紛紜也、因取書傳人物、類聚而繫之、核其所載、大抵以見於書傳之先後為次、捜羅排比、頗稱簡核、惜其於經傳所存虛名、無可考証者、亦牽連並入、如謂四岳名未詳、四岳官名、一人總四岳之事、又如謂三苗春秋傳謂之饕餮、三苗國名、竄之於三危、不知堯與咨四岳、傳云、四岳即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舜與竄三苗於三危、傳云、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是四岳三苗之非人名、考之於傳、顯然可徵、是編乃列之於堯舜禹湯諸人之間、是則耳目之前、亦不免疏畧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梅氏尚書平九卷 奎章閣寫本

朝鮮丁若鏞撰、若庸字美庸、一字頌甫、茶山、俟菴其號也、羅州人、牧使載遠之子、英祖三十八年壬午生於廣州、幼承庭訓、博學好古、長而精通名物訓詁、百家技藝之學、正宗十三年己酉登文科、十六年壬子入為玉堂修撰、歷官至承旨、憲宗二年丙申卒、謚曰文度、生平著書二百數十卷、總名洌水全書、是編為其與猶堂集之十六卷至二十四卷、蓋俟菴經集之一種也、按若鏞自幼學於京師、即疑梅氏之書、及正宗十六年壬子春入侍熙政堂、會正宗方潛心經籍、博詢時英、頒尚書條問數百餘條、於今古文之辨垂詢頗詳、而若鏞方服苫在家、未克條對、及正宗卒、始著是編、蓋不忘先帝之問也、其書都凡九卷、大旨以尚書初有伏生今文二十九篇、並序一篇、尋有孔壁所出四十六篇、至東晉時梅賾復進孔安國古文尚書五十六篇、一時古文尚書大行於世、學者多篤信之、至宋朱子、始疑其偽、嘗謂孔安國書是假書、又曰、孔書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此外前有吳才老、後有吳幼清、皆另有成書、力辨其偽、惟清蕭山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八卷、於朱子之言、侮嫚詆訕、無復餘地、若鏞以漢唐以來學者、能篤守古經、未有若朱子者、其於梅氏之書、豈能疑於無疑、因掇拾漢唐以來諸家之說、取朱子所以起疑之端、平心訂議、詳其所論、大抵精研密核、辨論明快、其謂毛氏之書、本意非衛聖經、凡朱子之言、務欲觝排之、以自立幟名、而辨論豪快、未易折服、說尤為持平、夫議讞之法、首貴平允、如漢人所謂廷尉平者、若鏞可謂深得其遺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尚書知遠錄七卷奎章閣寫本

朝鮮丁若鏞撰。若鏞字美庸，亦字頌甫，茶山俟菴其號也，羅州人，牧使載遠之子。英祖壬午生於廣州，幼承庭訓，博學好古，長而精通名物訓詁、百家技藝之學。正宗己酉登文科，壬子入為玉堂修撰，歷官至承旨。憲宗丙申歿，謚曰文度。平生著書二百數十卷，總名洌水全書，是編為與猶堂集之第三十一卷至三十七卷，蓋俟菴經集中之一種也。其書都凡七卷，大旨謂讀書之法，必先明訓詁，訓詁明而字義通，字義通而句可解，句可解而章可析，句解章析，而後全篇之大義斯見。群經皆然，尤以尚書之中奇字險句為多。兩漢名儒雖盡力疏解，然訓詁未明，議論先起，詮釋愈多，聖言益晦，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惟梅頤蔡沉多取古註之善者，而參以己見，所謂多聞闕疑，正在於此。因遵夫子之教，而為是編，名曰尚知遠錄者，蓋有取於書之為教，所以知遠之義也。今考其書，蓋與所撰尚書古訓相表裏，取梅蔡二家之說，與古訓同者合之，其不同者，則反覆詳覈，或是古而非今，或捨故而詳新。其有古今皆疏者，則時附己見以疏通證明之。統核全書，雖大抵因循舊說，鮮有新義，又往往詳於議論而疏於考證，然其書之作，不過知遠古帝王之事，而施之於今，初非有意於疏經，是亦勿容深責矣。

尚書古訓六卷 奎章閣寫本

朝鮮丁若鏞撰。若鏞字美庸，一字頌甫，號茶山，又號俟菴，羅州人。牧使載遠之子。英祖三十八年壬午生於廣州。幼承庭訓，博學好古，長而精通名物訓詁、百家技藝之學。正宗十三年己酉登文科，十六年壬子入為玉堂修撰，累官至承旨。憲宗二年丙申卒，謚曰文度。生平著書二百數十卷，名曰洌水全書，是編為猶堂集之二十五卷至三十卷，即俟菴經集之一種也。其書都凡六卷，大旨謂五經之中，尚書最受殘缺，其卒而不亡者，惟二十八篇，乃文帝時伏生所傳今文。其後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傳其說。此外孔壁古文則有馬融、鄭玄之注，皆伏氏之學，亡於永嘉。馬鄭之學亡於有唐。今所行孔傳，蓋東晉時梅氏賾書，雖其訓詁多有所本，然既是贋鼎，終難篤信。幸孔穎達正義及他經注疏，於歐陽大小夏侯及馬鄭之說，猶間有引用。因今其門人李晴就孔氏正義，掇拾兩漢諸家之說，又史記、說文諸書，凡載尚書之文者，皆搜剔輯錄，以考其異同。至於左傳、國語、禮記、論語、孟子之中間有引書者，亦加採錄，第次編列，而於其間略附己見，以表示取捨之意。考訂引証，大抵頗稱詳核。雖其所採歐陽大小夏侯、及馬鄭之說，亦多有駁難處，在所取見，未必皆深中聖人之旨，然多聞闕疑，信而好古，其纂輯之功，亦自不可沒，蓋與阮氏詩書古訓同為學者所不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尚書補傳三卷 金鶴鎮藏寫本四冊

朝鮮洪奭周撰。奭周字成伯，號淵泉，豐山人，為承旨仁謨之子。正宗十九年乙卯登文科，歷官大提學、左議政。及純祖之喪，為審定陵地總護使，事竣，迄退，拜判中樞之職，由是引退，來入都門。憲宗八年壬寅，卒於僑居，年六十有九，則其生年當在英祖五十年甲午也。奭周與文衡、東鈞、韓其文章德業，傾為世之所重。平生最慕朴思菴，蓋其性氣風節，皆有所近也。所著有東史世家、諸子精言、象藝薈萃、大東文雋、洪氏家言、鶴岡散筆、戴記志疑及詩文集行於世。其書，都凡寫本三冊，釐為三卷，大旨在補蔡傳之缺遺，或據經而析其疑，或立論而廣其意。核其所論，時多精神獨到之見。如二典、禹謨，朱夫子固嘗是正，而集傳蓋命蔡九峯所編者，故其折衷衆說，多取指未精，演述舊聞，式大旨反晦。奭周以程朱之學，補其缺而正其誤。洛誥之秬鬯二卣、寧周公而明禋，康王之誥不採孔傳之類，無一不明辨而昭析。惟三韓學者治經，多好為議論，是編亦不免意存箴諫，曲解經意。如釋盤庚，謂古語有之曰：殷人先罰而後賞；又曰：殷人罰而不賞。甚矣其誣也。賞功而罰罪，皆天則也。商書之傳於今，嚴厲而可畏，未若盤庚之尤者也。君欲遷都，民不肯適，流言是用動，若彼其頑也，而諄諄開曉，若誘驕子；及其事成而居尊也，則曰罔罪汝衆，其無怨而已之類，蓋皆未能盡脫三韓學者說經之習氣息。雖於治道聖教，不無裨益，究有未合是則，不免為白圭之玷耳。

書經淺說三卷奎章閣藏寫本殘卷

朝鮮趙翼撰。翼字飛卿，號浦渚，豐壤人，僉樞瑩中之子。宣祖十二年己卯生，三十五年壬寅登科，選入湖堂，累官至左相。孝宗六年乙未卒，謚曰文孝。翼生有異質，五歲能屬文，嘗從月汀伊根壽學禮，凡音律書畫兵法卜筮之學，無不洞曉。晚年專心性理之學。所著有文集十五卷。是編為奎章閣舊藏寫本，全書都凡上中下三卷，惜上下兩卷久已殘缺，今所存者僅為中卷，始於商書湯誓，迄於微子，惟其於盤庚三篇及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各篇皆但錄經文，不加訓解。按趙氏是編成於仁祖十六年戊寅，至孝宗六年乙未而上進經筵，大旨意在箴規，非以解經為主，核其所釋，皆就書經各篇章句，辨析論難，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句下，解云：自古言性，始於此，前此有道心性微之語，則見人有義理之心，而不及其原本之所自至。於天叙天秩，則言此理之本於天也。夏桀失為后之道，己之伐夏，乃責任之不得已。故先言民生稟性之所自，人君責任之所在，乃推本之言。又桀失其為后之道，得罪於天，而綏猷之責，在於湯，句下，解云：天降衷於民，使有恆性，而立之君，使綏其猷。綏猷之道，正德厚生，皆其事也。故人君苟虐其民，使民生困窮，斯得罪於天。若斯之類，大體皆自抒己見，循文為釋，往往議論多而考証少。蓋趙氏之學本以理性為主，且經筵講章，亦非詁經之體，是吾人亦不足深責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經講義十二卷補遺三卷 奎章閣藏寫本

朝鮮丁若鏞撰。若鏞有易學緒言十三卷，已著錄。是編為與猶堂集第一卷至第四卷，蓋俟菴經集中之一種也。先是正祖十五年辛亥之秋，內苑試射，若鏞以侍從之臣參射不中，罰直北營，復課以詩經條問八百餘章，限四十條對。若鏞更乞展期二十日而卒業，名曰詩經講義。至純祖八年戊辰，復以講義之作，惟問是對，問所不及，雖舊聞莫敢述焉，因取詩經遺意，別為補遺，其書都凡十有二卷，而以補遺三卷附之編末。今考其原書，皆就正祖所問，逐條講述，已見議論考証，時有精意。如謂孔子稱詩三百，今其數相符，則其文未嘗殘缺也。經文既皆可信，旨義似若易言，然其所以難解者，不獨美刺之事也。豳風歌篇，風而似雅，桑扈以下，雅而似風，魯商之頌，頌而似雅，則風雅之體亦難解也。詩有六義，經三緯三，宜其稱風雅頌賦比興。毛傳所繫，只有興而不見賦比，孔穎達以為言興以顯賦比，此誤也。三舉其二，則其一自顯，而今舉其一，何以顯其二乎。又云周南臣對曰二詩未必皆后妃之自作也。漢儒之宗齊魯者，並以關雎為康王以後之刺詩，此固不經，而其必為宮人所作，却無明據。古人云婦人之詩，臣未之信也。其說皆足備學者之一解，雖補編之中，大抵皆因循舊聞，鮮有新解，如謂風有二義，亦有二音，指趣迥別，不能相通。上以風化下者，風教也，風化也，風俗也，其音為平聲，下以風刺上者，風諫也，風刺也，風喻也，其音為去聲。安得以一風字襍合二義，跨據二音乎。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孟子曰草上之風必偃，此以風之流行而得名也。又如據左傳以卷耳為急賢之詩，崔嵬岡岨言皇路之崎嶇也，僕夫痡瘏言輔佐之非人也。若斯之類，穿鑿附會，於經旨時多未愜，然瑕不掩瑜，宜其書之頗得正祖之褒獎也。

南溪先生禮說二十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朴世采撰。世采有範學全編六卷，已著錄。是編為世采說禮之作。南溪者，世采之號也。編首有崇禎紀元九十一年戊戌門人清風金榦序，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蓋已備矣。然而邦家異體，吉凶殊轍，事端不窮，而疑晦多門，苟非深於節文儀則者，其何以折衷於斯哉。我文純公邃於禮，平日與知舊門人互相問答者，亦必引經據義，各極其趣，獨恨其言散見錯出，未易考檢。厚齋金真卿講讀遺集之餘，手自抄錄，群分類聚，名之曰南溪先生禮說，則是編蓋肅宗四十四年戊戌，世采卒後，厚齋金真卿取世采與知舊門人論禮之辭，為之編次者也。其書都凡二十卷，篇目次第一依文公家禮之序，其有異同，則參以五先生禮說、全文元疑禮問解，添入新目，如書院禮、王朝禮為家禮問解所無，則依續問解之例，別立一目之類。其往復文字，或有答而無問者，或有問而無答者，或有一事疊問者，或有問同答異者，皆一一載錄，以備參考。又其於問者姓名，皆詳為紀錄，並於其下注明某年，以為考閱先後之便。至一目之中，問答諸條亦各以類聚，若一問之中或兼數事，或通他條者，則詳註見於某條，以便互考。編次頗稱有體。今考其書，大抵詳於議論，而疏於考証，故於大小二戴記之出處亦未能詳尊。按世采精於當世之禮，所著六禮疑輯、三禮儀、及家禮要解等書，皆意在致用。是編就古今疑禮立說訂議，大抵情理曲當，本末備舉，多切於人家日用之實，雖於古義鮮有闡發，然與六禮疑輯等書合而觀之，亦足見朴氏一家之學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喪禮備要不分卷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申義慶撰。義慶始末未詳，僅知其學出於金沙溪，嘗為書堂教師。是編前有光海君十二年庚申金長生序，及仁祖二十六年戊子其子集序。按集序云，右申公義慶所纂述，先君子修潤而弁之者，行於世有年。惜其書早出，間或添刪有未盡者，先君子嘗以是病之，仍不住修改。蓋其所追錄，視舊殆十二三，則是編蓋義慶所著，而經沙溪金長生為之反覆詳訂，重加增損，至仁祖二十六年戊子，沙溪子撰慎齋全集，始以付剞劂。其書不分卷，都為一冊，大旨以冠昏喪祭四禮，通乎吉凶之需，為有家日用之禮。惟禮之為用，易行於平閑吉常之時，而多失於急遽凶變之際，苟非素所講習，定難合宜而應節。故喪祭之禮在四禮之中，為尤重且切。是編祖述文公家禮，博考經籍，參酌古今諸家之說，添補時俗日用之制，自初喪至葬祭一切儀式靡不備述，而以祠堂、神主、衣衾、喪經及五服、喪具、發靷、成墳、立碑、受弔、陳饌等圖說附之卷首。今考其書，大抵以文公家禮為主，而於其間多所損益，凡可補者補之，如初終、楔齒、綴足、易服用深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製衣有冒，及設冰、小斂後經帶之類。可改者改之，如孝子出入時所服墨衰，既非古制，又非國俗，故代以方笠及生布直領之類。可移者移之，如還主復寢，移於吉祭後之類。此外如吉祭之所以補其缺，改葬之所以備其變，凡儀禮、家禮、今制、國制，有相異同者，皆反覆詳訂，以資參考。雖折衷衆說，未必悉合古制，又祠堂之儀、四時之祭，以及墓祭、忌祭之類，皆非喪禮，乃亦曼衍及之，尤未免有乖體例。然其於節文度數之異同，繁簡變禮疑文之衡決，難斷者皆詳加考校，規模條例，巨細不遺，亦足以成一家之言焉。

詩傳講義四卷奎章閣藏寫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編為奎章閣舊藏寫本。版心墨印，字畫工整。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編首有集玉齋長方印。就其繕寫粧績之跡考之，大抵當為正祖在東宮時講本。其書都凡四卷，而以詩序列之編首。今考其書大旨宗朱子集傳，而間採諸家之說以附益之。如謂三百篇名篇之義初無定例，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所謂五字名篇者，昊天有成命是也。所謂一字名篇者，般、賚、雝、桓、酌是也。至若黃鳥則取緜蠻之貌，草蟲則棄喓喓之聲，瓜瓞取緜緜之形，舵捨番番之狀，夭夭與桃名而俱稱，蚩蚩以氓字而單舉。又如葛覃歸寧父母注謂春秋傳云杞伯姬來，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又曰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為夫人歸寧禮也。今此文王之后妃，則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絺綌既成，澣濯既訖，敬不泄於師傅，孝不衰於父母，王業之基也。若斯之類，雖因循前人陳說，大體尚無大謬。惟其間往往好以意為解，不求有據。如關雎琴瑟友之注云：八音之中，金石匏土，非無其器，而和平之音莫如琴瑟。若五倫之內，父子君臣無往非倫，而親愛之情莫若朋友。常棣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其是之謂乎。又如以盧令令三章為誥戒玩物喪志之詩，是則不詳訓詁，不究古義，誠不免於臆斷之譏矣。

詩名多識四卷　奎章閣藏寫本

不著撰人姓氏，惟朝鮮總督府所編朝鮮圖書解題作丁學祥撰。學祥初名學淵，字穉修，號酉山，承旨若鏞之子，正祖十一年丁未生，哲宗五年壬子入仕，十年己未卒，官至直長。然考是編前有純祖五年乙丑丁氏穉修序，編末有純祖十三年苕湖田夫斗陽跋。據穉修序云，余弟穉袁春日讀毛詩，一日持詩名多識而請余為之序。又據苕湖田夫斗陽跋云，近與丁酉山兄弟証交，月地風朝，時或面晤。一日耘逋子示余以詩名多識四卷，伯氏酉山已詳為之序，則其書實學祥之弟所作。解題殆以原書不著作者姓氏，而書中又時有學祥按字樣，遂誤以為學祥所撰歟。然証之原書序跋，則其書本為穉修之弟穉袁所撰，而學祥或有所增刪耶。穉袁名學圃，號耘逋子，始末未詳。其書都凡四卷，釐為八門，第一卷為識草，識穀，第二卷為識木，識菜，第三卷為識鳥，識獸，第四卷為識蟲，識魚。大旨本夫子多識於草木鳥獸之義，取禽經、菜譜、本草等書參互較驗，按其名而類之，因其類而演之，徵引考訂，大體尚稱詳實。如辨陸氏以何彼穠矣之唐棣為郁李之誤，及論詩有三杞，鄭風無折我樹杞為柳屬，小雅南山有杞為山木，集于苞杞，隰有杞桋為枸杞之類，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引發明，雖多出於陸疏之外，亦足備識者之一解。然所言亦不免失之於疏舛，如以雎鳩為沸波，以葑菲為木類，若斯之類皆既未悚其疏漏，況考証名物，而不詳比興之旨，核之古人詁經之體，尤未免可議焉。

綸

鄉禮合編三卷 奎章閣活字本

朝鮮正宗二十年丙辰李秉模等奉命纂輯、秉模字彝則、號靜修齋、德水人、畏齋端夏之玄孫、英祖四十九年癸巳中進士、尋登文科、官提學、遷兵曹判書、正祖朝拜左相、陞領相、十年丁未謫益山、十一年戊辰卒、謚曰文肅、先是正宗二十年丙辰、值慈宮周甲之期、於奉壽堂舉行賀筵、並招宴還曆以上文武官僚於洛南軒、以明虞庠養老之古義、於是始命奎章閣直提學李秉模、同提學尹蓍東以下七人編輯此書頒之全國、以期古禮之復興、按是編首正宗御制綸音云、予又思之、一日禮行、風動四方、惟鄉飲酒近之、是禮也、休老而勞農、導歡而序齒、明貴賤而辨隆殺、正身安國之要、率是以興也、予小子其敢不修述焉、然鄉約之於化民成俗、亦易為力、朱夫子蓋嘗月朝讀約、三代之制、如復可見、予故曰、因今之民、變古之俗、被之以仁義、示之以本、寔鄉約之効、不差於鄉飲酒、此規亦不可不講而明之、機務之暇、彙成鄉飲儀、鄉約條例、欲其委曲周摯、文質俱備、是其作書之旨、畧可概見、其書都凡三卷、卷一為鄉飲酒禮、卷二為鄉射禮、鄉約、卷三為士昏禮、士冠禮、而以綸音總叙列冠編首、今考其書、大抵摭拾古今禮書、及子史政書之及於鄉禮者、各依其類、撮為一編、如鄉飲酒禮之據儀禮、禮記、開元禮、宋史禮志、大明集禮、國朝五禮儀、鄉約之據藍田呂氏鄉約及朱子增損呂氏鄉約、搜羅排比、頗稱賅洽、又總叙一篇、於周禮鄉飲酒禮之源起、及歷代倣行事蹟、網羅詳備、尤足資讀者之參考、惟其中於古今異同之辨、因革損益之宜、皆不加論斷、但知排比舊文、分類鈔襲、是則未免可議耳、

明齋先生疑禮問答八卷奎章閣藏本

朝鮮尹拯撰拯字子仁號明齋坡平人魯西宣舉之子八松煌之孫仁祖七年己巳生孝宗九年戊戌以學行薦顯宗五年甲辰任教官敘右議政皆辭而不仕肅宗三十八年壬辰卒謚曰文成是編蓋尹氏平日與知友門人論禮問答之辭而其門人為之裒集刊刻者也全書都凡八卷類例大體一依金文元疑禮問解而參以家禮源流以序次之如居家雜儀下附以居鄉鄉飲射之儀居喪襍儀下附以居服中之儀更以喪變節屬之五服之下王家禮編之全卷之末惟全書多以家禮為主故凡

問解之出於家禮者則只稱某條某文而不書卷數至問答疑節之已見問解及備要者則悉删其節目之煩複者此外於一目之中更各以類從俾便考覽至於出後出嫁妾庶之服疑變多端混例難考家禮以男為人後女適人降一等之文著之五服之下而妾服亦係焉是編亦倣其例別立一目以次之又國恤中之私禮亦別立一目而原集中四禮私儀一篇附載於此以備一家之言其集中文義論難有與問答殊異者則別為一類名曰禮書疑義係之編末編次頗稱有體按尹氏學出於慎獨齋金集及英甫宋時烈於禮學涵養功深編折衷古今辨

別異同如問告一事讀祝時主人無跪伏之節或是闕文歟答云古禮以立為敬東俗以伏為敬非有闕文也之類雖不免屈古禮以從國俗然如問國俗祭祀輪行甚非正禮何以則革此弊歟答云輪祭雖非禮而國俗既然則為子孫者雖其遠祖適主只當依其主禰時所輪者而行之恐不可以為非禮或疏遠而自絕之欲改此弊當革輪行之規而復古尊祖敬宗之禮賢孝君子講而行之豈不善乎又如答冠禮父歿自為主人之類其說亦殊明辨蓋瑕瑜互見之作也

得其梗概因共取諸家之說編為一書是長生於文公之書用力實勤蓋至宣祖三十二年己亥始克成書其子慎獨齋金集更為校讐至肅宗十一年乙丑始以付剞劂其書都凡十卷而以圖說一卷揭之編首按晦菴朱子於四書二經下至周程張邵之文無不註釋惟於禮經則晚年始得施功自以精力衰耗其所編摩至王朝禮十四而止即所謂儀禮通解是也至於喪祭二禮則猶有未及其體用本末之粗完而可以羽翼本經者惟有家禮一書長生深以朱子是編出於草創亡失之餘於儀度名物之際猶不能無病爰取諸家之說摘要刪繁纂注於各

家禮輯覽十卷圖說一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金長生撰長生字希元號沙溪光州人黃岡繼輝之子明宗三年戊申生幼而莊重初從龜峯宋翼弼受四子近思錄諸書及長復師事栗谷李珥備聞道義尤精禮學宣祖十一年戊寅以遺逸薦屢爲郡縣令仁祖時拜掌令累遷至刑曹參判九年辛未卒謚曰文元從享文廟所著有經書辨疑八卷近思錄釋疑一卷疑禮問解八卷書疏雜錄若干篇行於世是編前有萬曆二十七年己亥長生自序云余自幼讀家禮嘗病其未能通曉既而從友人申義慶講論積有年紀又就正於師門遂粗得其梗概因共取諸家之說編爲一書是長生於文公之書用力實勤蓋至宣祖三十二年己亥始克成書其子愼獨齋金集更爲校讐至肅宗十一年乙丑始以付剞劂其書都凡十卷而以圖說一卷揭之編首按晦菴朱子於四書二經下至周程張邵之文無不詮釋惟於禮經則晚年始得施功自以精力衰耗其所編摩至王朝禮十四而止即所謂儀禮通解是也至於喪祭二禮則猶有未及其體用本末之粗完而可以羽翼本經者惟有家禮一書長生深以朱子是編出於草創亡失之餘於儀度名物之際猶不能無病爰取諸家之說摘要刪繁纂注於各條之下或詮釋章句或考訂異同訛者正之疑者闕之又取古今儀物之可徵者別爲圖說一卷凡所徵引皆一一著其出處其有自抒己見者則別加愚字以資識別體例頗稱謹嚴雖其中不無當制度與於俗制之切宜者亦間有採擇未必盡合朱子之本意然其書之作本以切於人家日用之需爲主不以注釋爲要則吾儕亦無容以此責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禮儀三卷附改葬儀一卷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朴世采撰世采字和叔號南溪一號玄石潘南人中峰澥之子仁祖辛未生戊子中進士以遺逸薦肅宗甲戌拜相官至左議政乙亥卒謚曰文純配食廟庭從享文廟少時就學於清陰金尚憲明經達禮學問純粹當世推為儒宗所著有範學全編六卷及是編行於世是編末有崇禎辛卯門人清風金榦跋云我玄石先生博考經籍撮為一書名之曰三禮儀先生易簀藏在巾衍者有年矣今門人李友季章精寫一通兌加校讐託義興李成伸付之剞劂以廣其傳則是編蓋肅宗辛卯世采卒後其門人李季章金榦等托義興縣監李成伸之所刊行也其書都凡三卷而以改葬儀一卷附之編末按冠昏喪祭四禮皆有家日用之常禮不可一日不修亦不可廢一而不講三朝學者解釋四禮大體悉本文公家禮然其間或事與時變不能無古今異宜之處光海君時沙溪金長生就申義慶所編喪禮備要一書重加增損節目纖悉上下通用惟於冠昏祭三禮未嘗輯有成書世采深以好禮之士拘於見聞狃於傳習為憂因博考經籍撮為是編宏綱巨旨一以文公家禮為本惟條目度數兼採諸家之說而參以時俗之制大抵冠昏禮多用儀禮儀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祭禮多用祺儀要訣雖輾轉因循於古禮或未盡洽然其書之作本以應人家日用之需通變達常斟酌損益於聖人制作之意古今異同之辨皆能各極其趣亦未嘗不謂其切於實用惟編首所附圖說類皆依傍前人於三禮名物位置多未能核舉是則未免可議耳

春秋人物不分卷（全章閣藏寫本）

不著撰人姓氏、亦無序跋、足資考証、其書不分卷、都為一冊、意在掇拾春秋所載列國人物、類而系之、以為讀者翻檢之[illegible]、按春秋一書、於列國人物記載實繁、或前後互易、或紛錯並出、始學之士、多病其紛紜、是以吾華學者、多類而聚之、使無錯惑、焦氏國史經籍志有春秋宗族名氏譜五卷、春秋諡族譜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春秋名字異同錄五卷、皆所以釋春秋之名氏、惜今所存者惟歸一圖二卷、是編之作、意亦畧同、惟彼書或釋異名、或詳氏族、是編則但取列國人物類而聚之、大旨以人繫國、而以帝王年次及見於春秋之年代分注其下、首為周、次為魯、次為齊、次為晉、次為楚、次為秦、次為鄭、次為衛、次為宋、次為陳、次為蔡、次為曹、次為吳、次為諸雜小國、而以列國世系附之編首、今考其書體例尚稱該洽、分國編年、條理亦殊謹嚴、且凡人物之不在春秋之時而見於經文、如有仍氏女元妻為樂正后夔所娶之類、概不濫入、其所處置、亦犁然有當於人心、惟古人之氏族、莫繁於春秋、是編乃未嘗注意及此、又春秋經傳於列國君臣名字、或以地、或以官、或以名、或以字、輾轉糾結、時多錯誤、是編亦不能考核異同、進而推求聖人筆削之旨、是則不免白璧之微瑕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春秋補編三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朴世采撰。世采字和叔，號南溪，學者稱之曰玄石先生，潘南人，弘文館校理中峯瀞之子也。仁祖九年辛未，生於漢城，二十六年戊子中進士，以遺逸推薦，肅宗二十年甲戌拜相，官左議政，二十一年乙亥卒，謚曰文純。少時就學清陰金尚憲之門，與尤菴宋時烈、明齋尹拯尤相友善，學問淵博，性情溫雅，當世推為儒宗，生平著述多至百數十卷。是編以朱子纂述詩、易，發揮書、禮，而後聖門諸經之義，靡不煥然，惟其於春秋，既不得夫子修明之旨，且并其傳義定本而疑之，讀者因此往往眩辭迷指，無可準的，世采有感於是，因就二程子及朱子全書，采摭整理，隨類附經，畧倣四傳之遺規，以為是編，其書都凡三卷，而以經傳大義列冠編首，其例以傳為主，次附傳，次集傳，次遺書、外書、大全、語類之屬，搜採大體尚稱詳核，惟其間於大義所闕，亦畧加去取，至於胡氏註中所引程朱之說，其可用者，亦依本例附入，至於只解文義，無關大旨者，則皆勿錄，其有當移用於上下文者，亦頗多隨例去就，體例頗稱謹嚴，措胡氏於春秋作傳，固曰取証於朱程，然核其所釋，大抵不同者居多，且朱子所論，時見集注，胡氏皆缺而不錄，亦頗涉疏漏，非所以盡表章之道，則是雖欲使世采之不為此書，其烏可得耶。

論語手劄三卷 奎章閣藏鈔本

朝鮮丁若鏞撰。若鏞有易學緒言，已著錄。是編為奎章閣所藏鈔本，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字數同。全書都凡三卷，不釋全經，但於論語各節中有疑義者，則分別摘出，而以己見論例之，故以手劄名其書。大旨首列諸家之說，而於其下附加案說駁論，引證考異，舉其義旨，頗為明確。其間持論，亦時多卓見。如論有子曰其為人也節云：道者，人所由行也；仁者，二人相與也。事親孝為仁，父與子二人也；事兄悌為仁，兄與弟二人也；事君忠為仁，君與臣二人也；牧民慈為仁，牧與民二人也；以至夫婦朋友，凡二人之間，盡其道者皆仁也。按說文云：仁，从二人，親也。若鏞之見與說文所釋適相吻合，實能深得仁字之本義。其中駁案考異，亦往往出之臆見，無所根據，故貽為識者譏，多所附會。如論弟子入則孝節云：汎之訓廣，古無可據，且廣愛眾非弟子之所能。孔子謂於凡人當汎汎然愛之，於仁者當切切親之，非欲廣愛而遍覆也。考劉寶楠論語正義曰：廣雅釋言：汎，博也。左傳襄二十八年引此文作氾愛。說文：氾，濫也。義亦通。按博與廣義同，而若鏞謂古無可據者，實出於臆斷無識。又如駁皇侃賢賢易色節云：侃曰：若欲尊重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而是編謂為非也。朱子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已分曉了。變易顏色，有偽為之者，不若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按侃為漢人，去古未遠，其言當有所據。程伊川曰：見賢而變易顏色。與皇氏之意正同。若鏞不能博引羣徵，以證其非，而膠柱鼓瑟，附會前人之說，似尤嫌其武斷。綜論其書，實瑕瑜互見之作，得失長短，要在讀者分別取捨焉。

中庸劄記二卷 奎章閣藏寫本

不著撰人姓氏，據其書中各條，按字上必稱臣，則其為當時撰進之書，殆無疑義。是編為奎章閣舊藏寫本，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全書都凡二卷，蓋取中庸章句逐節講義，大抵皆掇拾宋儒之說，而於其下附以己見，敷衍義旨，標舉要義，雖時有精義，如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云臣按凡人心當寂然不動之時，只是渾然一心而已，未有人心道心之分也。至感而遂通之時，此心之發，或生於聲色臭味之私，或原於仁義禮智之正。生於聲色臭味者，主於形氣而言，故名之曰人心；原於仁義禮智者，主於天命而言，故名之曰道心。於是而有人與道之異名也。然心之有此二名者，只是主理主氣之分而言之耳，其實自是一心，初非有兩樣心，故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又曰人心道心，實非有兩心，此言豈不明白哉。生於聲色臭味者，易流於欲，故曰危；原於仁義禮智者，無形而難見，故曰微。精則於二者之間，可以精察而無所雜也；一則本體之正，可以固守而無所遷也。精者格致工夫也，一者誠正工夫也。既能精察，而又能固守，則人心雖危而亦安，道心雖微而亦著，無不得其中矣。若斯之類，於宋儒性道之說，孔門心傳之要，多所闡發。惟其引三山陳氏之說，謂魯繆公元年子思作中庸，即周威烈王之十七年也。夫中庸之出於子思，固為先儒相傳之說，然必謂其成於繆公元年，則未免附會。總之，三韓學者治經，多詳於義理，而疏於考証，是編之作，蓋亦不脫斯弊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中庸九經衍義二十九卷奎章閣藏本

朝鮮李彥迪撰。彥迪初名迪，以中宗之命更名彥迪，字復古，號晦齋，又號紫溪翁，驪州人。生員蕃之子。成宗二十二年辛亥生。九歲而孤，稍長力學能文。中宗八年癸酉中生員，十一年甲戌登文科，官至贊成，力學明經，雖無師承，而學問純篤。明宗八年癸丑卒，年六十有三。宣祖朝追謚文元，光海時配食朝庭，從享文廟。是編蓋彥迪據真德秀大學衍義、丘濬衍義補之例而作，全書都凡二十有九卷，凡原集十七卷，別集十二卷。大旨謂中庸爲孔子告魯哀公以爲政之道，而遂及於爲天下國家之目，即所謂九經是也。其序首之以修身，而次之以尊賢親親，又次之以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以至於柔遠人，懷諸侯，由本而及於末，由近而及於遠，蓋與大學之八條目相爲表裏，帝王爲治之規模，靡不備具。彥迪以大學之書，教學者以修己治人之道，故詳於進修之功，而畧於爲治之目；中庸九經則告人君以爲政之道，故詳於經世之目，而畧於修己之功。二書之義，蓋互相闡發。由大學之道而欲收治平之功，不可不取中庸之九經以爲設施之條目；由中庸之九經而欲盡修身之道，不可不取大學之格致誠正，以爲進修之階級。其序有不可亂，而功有不可闕也。然竊詳孔子之意，上文言好學、力行、知恥，而繼之以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下文言明善誠身，而繼之以學問思辨之說，其意亦可知矣。蓋必學以明善，然後可以誠身，而修身之道盡矣。上文所謂好學者，乃所以明善也；力行者，乃所以誠身也。明善者，格物致知之謂也；誠身者，包誠意正心修身而總同之也。然則格致誠正之目，雖不列於九經之中，而其意已具於一章之內。又孔子既叙九經之目，而繼之曰所以行之者一，蓋一者誠也，誠者天道也。九經之道，皆本於人主之心，人主之心一有未誠，而不純乎天道，則九經者皆爲虛文矣。彥迪有見於此，因敷衍中庸九經之義，上推先聖之遺訓，下參諸賢之論著，以及諸史百氏之說，間亦附以己見，隨其條目推而廣之。今考其書，以講學明理、誠意正心爲修身之目者，所以本之中庸之旨，而取大學進修之目，以明修身之道，必由此而進也。其以體天道、畏天命、戒滿盈等目列之於集，附於九經之後者，所以本中庸行之者一之意，而明帝王修天職、保天位之道，在於此也。詳其所論，雖才辯縱橫，足以自暢其說，然好講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而不究其實所謂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者為吾華宋元以來說經之通弊彥迪本真氏之書衍為是編固宜其於是經之本旨多未能盡洽也

孟子淺說二卷 奎章閣藏寫本

朝鮮趙翼撰翼有書經淺說三卷已著錄是編為奎章閣舊藏寫本編首有趙氏乙卯自序及乙卯孟子分類淺說自序按乙卯自序云始翼於孟子書既據其已見類分之而又為之說名曰孟子分類淺說今二十年矣近見新學讀此書者既讀集注欲兼看淺說則以篇章換易不便於尋考乃復改之從七篇之舊則是編蓋趙氏據其舊作孟子分類淺說改從七篇之舊故不曰分類而但名淺說其書都凡二卷而

以分類目錄附之編末今考其書僅逐章標舉大意於名物訓詁皆所弗詳大抵議論多而考證少蓋趙氏篤守程朱之學其分類淺說一書謂孟子言人性本善道喪學失諸子論性皆不以為善寔昧於人性之本故聚孟子七篇之言性者為首卷次言修身造道之事次言心術次言人倫次言處身之道次言處世之道次言治道次言黜霸功尊王道次言闢異端明正道次言道統是編所論大體仍本斯旨其論孟子之學以性善為本以修身治國為歸持論固未

嘗不足、惟尋繹語意、雖明白易曉、於書中義理寔未盡闡發、且其說或如策論、或如語錄、蓋世俗講章、無復先儒詁經之體焉、

詩樂和聲十卷 奎章閣藏寫本

朝鮮正祖御纂、按李朝自建國以來、廟樂哤雜雅俗失所、自宣祖下迄英宗、皆輾轉因襲、無所更革、及正祖即位、深有慨於詩樂之謬、思有以復興古樂、於是以律呂正義、新法律數等書為本、參証古今、稽考聲樂、四年庚子、更於奎章閣編纂詩樂之書、選文士課講製表、親發疑難、諄諄不倦、並特賜鐘磬琴瑟於內閣、以修正樂學、纂成是編、其書都凡十卷、卷為一篇、首樂製源流、次樂律本元、次樂懸法象、次樂器度數、次樂經合旋、次樂經均調、次樂歌擬譜、次樂奏擬譜、次樂舞擬譜、次度量譜、今考其書、斟酌古今、稽考異同、或本之造化、以溯其源、或質之詩禮、以正其緒、或綴拾先儒之說、以証其是非得失、大旨在先明詩樂因襲之所以然、次論樂律之本元、次論樂奏之譜調、末論度量衡之法度、他如詩之為某世之作、為某事而詠、為雅樂為俗樂、以及雅樂何以不行本廟、俗樂何以不得使於禮者、靡不反覆考訂、以求其是、雖其間所論、亦未必盡合於古樂、然其書之作、本不為掌故之記誦與考訂、蓋深

有慨於聲音節奏之錯謬，將欲以詩樂之編為和聲之階，是則其斟酌損益之功，寔不可沒，吾儕亦不必以其不合古制而過譏之也。

樂書孤存十二卷 奎章閣藏寫本

朝鮮丁若鏞撰。若鏞有易學緒言十三卷，已著錄。是編為其所撰與猶堂集第百六卷至百十七卷，蓋若鏞論樂之作。編首有若鏞小序云：嘉慶辛未冬，余在茶山草菴，頓病痺，力屈未可與勍敵苦戰，然古樂既亡，先聖道晦，不可以不辨，玆取經文數條冠之在上，次以鄭呂之學，畧加疏理，令李晴筆受，名之曰樂書孤存，則是編蓋純祖十一年辛未若鏞居茶山時口傳，而門人李晴之所筆受也。其書都凡十有二卷，大抵就聲律之製作異同沿革誤謬等，分別加以疏理，或引據古經，或參以舊說，如據堯典孟子論六律與五聲不同，據大師章論六律本起於鍾聲，及論鍾磬塤鼓琴瑟笙簫諸樂器之類，辨証是非，考証異同，大抵尚稱精核，雖抱殘守缺，其間持論如論六律之管可執而不可吹之類，未必盡得古樂之真，然古樂之亡已久，其散見他經者，惟虞書周禮而已，秦漢之際，鄒氏五運之學，爀然而大興，而陽翟大賈儼然儒宗，其為說雜糅王霸，混淆雅正，及漢求書，若月令之類，多濫入聖經，輾轉相傳，儼為樂家之宗祖，承訛襲謬，牢不可破，學樂者欲學古樂，考之虞書周禮，則寂寥數言，邈焉無憑，欲學今樂，徵之呂覽漢史百家衆說，則詳密周備，顯然有據

是以譚樂之家不得不捨彼取此以立門戶不惜上誣先聖之學下欺來世之士其不善甚矣故欲躬蹈周品之跡親承虞周之緒與其雜綴衆說以飾其僞曷若孤標一眞以救其亡若鏞是編大旨即在於是雖節目虧落條理疎豁而大端旣正本源頓清以之制數立均分調成文使八音克諧毋相奪倫則與彼膠漆古今葛藤眞妄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

國朝樂章不分卷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英祖時洪啟禧徐命膺金致讓具庠等奉命纂輯是編末有英祖乙酉御製跋文云我東雖有文獻疏漏考据難便心常慨焉昨因肄儀有大覺悟者樂凡十一聲而熙文繹成章外九章即九成之義也贊揚功德至理斯存與詩之周頌相表裡猗歟盛哉且列朝樂章亦詩之周雅也宜乎特命一二卿宰校輯作編名曰國朝樂章則是編蓋英祖四十一年乙酉因肄儀有感命啟禧等之所纂輯也其書都爲一冊不分卷次僅彙爲十有一類其目曰宗廟樂章文昭殿樂章列朝樂章列朝上尊號樂章列朝進上尊號樂章進豐呈樂章朝會禮宴儀通用樂章親耕樂章觀刈樂章親蠶樂章大射禮樂章按李朝自開國以來即制禮作樂世宗二十七年乙丑所纂飛龍御天歌尤其著者是編擷拾李朝歷代樂章之和之管弦用之邦國者撮爲一編搜羅排比頗稱賅洽雖其所詠大抵規模雅頌贊揚功烈然其間如熙文九章之中加入重光一章而以龍光貞明兩章合爲一章

之類，既足以觀歷朝樂章之沿革。又如宗廟及尊號等樂章，於迎神、尊幣、初獻、亞獻、終獻諸禮，均一一註明，亦足以觀一代之典制，是亦學者所不廢也。

墨池揀金附錄一卷 寫本

朝鮮李壽長撰。壽長字仁叟，號貞谷，天安人。顯宗二年辛丑生。肅宗時，以寫字官累遷至察訪。英宗十年甲寅卒，年七十有三。壽長書法勻整有力，肅宗嘗召至禁中，命書御製詩八章，又以泥金臨鍾王帖，書進，肅宗嘉嘆不已。清使年羹堯見其書，稱為東國第一手。肅宗三十七年辛卯，隨通信使赴日本，日人携縑乞書者日必數十人，壽長或楷或草，信手揮洒，無不圓勁。是編為其晚年所撰墨池揀金附錄，編首有壽長自序云：余既抱括漢魏以來諸家筆訣為一書，而顧念吾東亦有其人，惜堙沒不傳，乃取其有名稱者，列錄以備後之採擇焉。是其書蓋作於既成墨池揀金之後。全書都為一卷，取三韓書家之有名者，上自薦神公卿下，及閭巷吏胥，無不備錄。自新羅、高麗下迄李朝，累百千年之間，得金生以下七十有四人，名曰大東筆家。今考其書，於三韓書家，或詳其始末，或考其淵源，或論其優劣，或著其作品，品隲議論，頗稱精該。大旨論書以二王為主，其論羅麗兩朝之能得王家正脈者，

惟金生一人。此外則安平石峯可以繼之。至其餘名家，多學尚晉法。至李朝而學尚子昂。大抵體局不格，風神氣骨，終乏魏晉雄逸之韻。惟字畫剛勁，可通唐人持論頗稱平允。雖搜羅或有未富，然創始非易，亦未嘗不可為談藝之助焉。

中京誌十二卷 奎章閣藏活字本

朝鮮金履載等纂修。履載字公厚，號江右，安東人。右相履喬之弟。英祖丁亥生。正祖庚戌登文科，官至判書。憲宗丁未卒，謚曰文簡。按中京者即高麗開城舊都也。先是高麗太祖二年，始自鐵原遷都松嶽之陽，蹕之郡之地，肇開京邑，號曰開城。至文宗之世，乃以平壤為西京，漢陽為南京，開城為中京。李朝太祖始都中京，定鼎之後，乃遷於漢陽。是中京亦李朝之舊都也。其舊有志乘，創始於仁祖二十六年戊子，留守金堉，蓋就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臣俊所撰松都雜記增刪為一卷，名曰松都志。其後五十九年，至肅宗乙酉，留守李墪，僉正朴來慶，進士金始元，留守嚴緝等，復加增補，為上下二卷。其後五十三年，至英祖丁丑，留守吳遂采，進士韓命相，李晨浩等，更就乙酉以後之事，纂成續志。又二十六年至正祖壬寅，留守鄭昌順，取原續兩志，合為一編，而重增補。其明年，留守徐有防，進士馬之光，趙有喜，更補其闕畧，為松京誌補遺一卷。其後二十年，至純祖壬戌，留守金文淳，蒐輯遺逸，與補遺合編，併為一書，名

曰松都續誌、其後二十三年、王純祖甲申、留守全履載始合原續各誌為一編、而易名中京志、其後七年、留守徐熹淳、又續加編纂、至哲宗乙卯、留守趙秉夔始以付剞劂、即是編也、其書都凡十有二卷、釐為四十有九門、其目曰、高麗紀年、國朝紀事、疆域、沿革、郡名、城郭、烽燧、部坊、官員、姓氏、戶口、田制、風俗、土產、山川、名勝、宮殿、官廨、陵墓、學校、祠壇、祀典、關防、兵制、職役、廩料、郵驛、橋梁、寺刹、古蹟、題詠、人物、才行、忠臣、孝子、孝婦、烈女、附錄、增補、文科、蔭仕、司馬、武科、武蔭、留守、經歷、都事、教授、壽職、而以序跋、凡例、地圖、等列冠編首、今考其書體例、大抵一仍前規、而略有變易、如壽職為壬申乙亥優老之典、故別立一門、又如以樓亭附之宮殿之類、皆異於前志、雖分列類目、或先後失宜、或繁瑣無當、如列疆域於沿革之前、是未出京邑、而先詳里至、又如人物之外、別分才行、忠臣孝子諸目、一似忠臣孝子非人物者、其率陋之譏、誠所難免、惟其於山川之道里、建設之規模、職官之異同、人物之興衰、與夫食貨之數、經政之常、皆能整齊故事、排比舊文、去取之間、尚無可議、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其於疆域山川之外、兼述宮殿陵墓、蓋中京為前朝舊都、其興王基業猶在、允宜特筆紀之、以列於古蹟、惜其中紀載、猶不免失之於簡、不能望宋敏求朱彝尊之書也、

江華府志二卷附錄一卷奎章閣藏活字本

朝鮮金魯鎮纂修。魯鎮字聖曦，江陵人，損谷尚星之子，英祖十一年乙卯生，三十三年丁丑登文科，官至吏曹判書。正祖十二年戊申卒。按江華在朝鮮京畿之域，古名甲比古次，高句麗始置郡，名曰穴口，及歸新羅，則曰海口，新羅置鎮，則曰穴口鎮。高麗仍舊名而縣之，及遷都則別曰江華，亦曰沁州。其後置郡，則改稱曰都，江都、沁都之稱，蓋本於此。其後改都置府，李朝因之，無所更易。府舊有二志，詳畧多有未當。及正祖七年癸卯，魯鎮來任留守，深感於舊志之不得體要，民風故實判決無紀，又以真殿、合奉、奎閣外建，俱在舊志既成之後，不可無志，因重加纂輯，以為是編。書成釐為上下二卷，而以詩文之可備故實者若干篇列之附卷。今列類目，大抵皆昉於古今志乘，而畧有更易。卷上為建置、沿革、形勝、姓氏、風俗、山川、土產、城郭、關梁、鎮堡、墩台、烽燧、坊里、島嶼、宮殿、府廨、學校、祠壇、亭台、陵墓、佛宇。卷下為職制、軍制、首吏、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古蹟、事實。搜羅[illegible]比大體尚詳審，於舊志之疏謬，亦多所是正。按江華為李朝行宮，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編特立宮殿、陵墓各門以詳其典制，又古蹟一篇，皆一一指其為今何處，非如他志之但舉其名。其他各門亦頗有實錄，惟於府庫之盈、錢稅之多寡皆缺而不錄，不知倉儲一門，實是志乘之所重，若謂官府自有簿書，不必贅述，復奚賴於有志耶。

北漢志不分卷 奎章閣本

朝鮮釋聖能撰、聖能一作性能、號桂坡、智異山華嚴寺僧、肅宗時為八道都摠攝、三十七年奉命築北漢山城、英宗乙丑、以瑞僧代總攝、始還故山、是編末有英宗乙丑聖能題識云、此城之築、寔出於肅廟、近年以來、則便置之度外、無復如當時諸相公之極意規畫、亦安知前功之不歸於盡棄耶、賤僧猥被諸相公使令、拋却山門本分、竭力奔走於此事者、已三十年矣、才卸重擔、將還故山、謹錄山城事十四條、名之曰北漢志、是其書蓋英宗乙丑聖能卸任摠攝、將還故山時、因懼前功之盡棄、故摭拾山城紀事、以為是編、全書不分卷、釐為十有四目、首道里、次沿革、次山谿、次城池、次事寔、次官員、次將校、次宮殿、次寺刹、次樓觀、次橋梁、次倉廩、次定界、次古蹟、而以輿圖三幅列之卷首、今觀其書、今條載紀、雖畧具規模、惟率陋之處似猶不免、如列道里於沿革之前、列定界於山谿城池諸目之後、皆嫌其先後失序、又於戶口、選舉、風俗、物產、人物諸大端、皆缺而不錄、尤不免疏畧、然創始非易、書中如沿革、事寔諸篇、皆頗有寔錄、非如其他方志之但抄撮塞責者可比、又如山谿、樓觀、古蹟各篇、多掇拾前人藝文、附之各條之下、間亦畧有考証、雖於方志之體、容有未洽、然其纂輯之功、亦未常無補於史乘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陽谷赴京日記不分卷　朝鮮蘇祥永藏手稿本

朝鮮蘇世讓撰、世讓字彥謙、號陽谷、晉州人、儀賓都事自坡之子、成宗十七年丙午生、幼而秀異、力學能文、書法亦深得松雪之體、燕山君十年甲子中進士、次年燕山君以律詩取士、列世讓之作於第一、中宗己巳登文科、入為玉堂正字、累遷至議政府左贊成、兼兩館大提學、明宗十七年壬戌卒、年七十有七、所著有陽谷集、及是編行於世、是編為世讓任朝鮮進賀使赴北京時所作日記、先是中宗二十八年癸巳十一月、明世宗遣使來韓、敬皇太子誕生、中宗命差進賀使赴華進賀、依例當於正二品中選任、世讓以判尹受點、赴華進賀、因作是編以紀旅中見聞、其書不分卷、核其所記、蓋始於中宗二十八年癸巳十一月十七日、而迄於二十九年甲午四月四日、往返幾及半載、惟其中所載初非逐日為記、但有所見聞則排日記之、雖卷帙無多、於途中地理形勢、山川道里、皆未及詳考、然皆所親見聞、較確、故其中記載故實語皆有據、如紀到京之後、赴下馬宴於會同館、押宴太監黃錦、禮部尚書夏言來輪、眾即於階前拱立迎入、精膳司員外郎毛渠亦眾序班等列立階上、行向闕五拜禮、又進尚書行再拜禮、後各就位、設宴、備呈雜戲、行七爵乃罷、又行向闕五拜而退、太監先出、尚書次出、以及其他朝見、辭闕各禮、皆有關典制、足資學者之參考、又如紀其遊大興縣成賢街國子監、殿中位版題曰至聖先師孔子之位、去塑像代以木主、乃嘉靖初張孚敬建議改之、又如紀辛巳年陪金陳兩太監頭目來華之太監鄭綃來謁世讓、令書本朝臣者生存姓名、以答仁宗殿下之問、若斯之類、皆有關典實、視剿襲傳聞而述者、採摭故籍而談形勝者、其優劣固可以區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國朝五禮儀八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成宗五年甲午申叔舟鄭陟等奉命纂修。叔舟字泛翁，号保閑齋，一號希賢堂，高靈人。太宗十七年丁酉生。世宗二十年戊午進士，次年己未登文科，內侍經幄，外使四方，勳名重於一時。世祖受禪，以協贊之功，拜大提學，兼領議政，又以征女真大捷封高靈府院君，卒謚文忠，配享成宗廟庭。所著有海東諸國記及正韻通考等書。鄭陟字明之，號整菴，晉州人，太宗十四年甲午登文科，歷仕六代，官至修文殿大提學。年八十六卒，謚曰恭戴。是編蓋成宗五年甲午叔舟等奉命之所編纂也。先是世宗繼太祖太宗開國草創之後，毅然有制禮作樂之志，因命館臣許稠等廣搜古今禮書，參酌洪武禮制，倣杜氏通典之體，編纂五禮。及世祖嗣位，復命館臣姜希孟等續加編次，摘其可以見諸實行者，各為圖說，輾轉因循，未及脫稿。至成宗五年甲午，始命叔舟等完成之。其書都凡八卷，釐為五篇，曰吉禮，曰凶禮，曰嘉禮，曰賓禮，曰軍禮。今考其書大抵就古今禮書歷朝典制斟酌損益，

合為一編，搜羅考訂，雖畧具規模，然其間於古今異同之辨，邦國典制之殊，考証似尤多未逮。蓋一朝之儀章度數，創始綦難，而是編之作，意在使朝庭典制有所遵循，本不以考訂典章為務，則其制作之功，亦未可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書部

國朝續五禮儀五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英祖二十年甲子，命禮曹續編。先是世宗繼太祖太宗開國草創之後，毅然有制禮作樂之志，因命館臣許稠等編纂五禮。世祖嗣位，復續加編次，至成宗五年甲午，而全書告成。惟草創初就，其中典制不免闕畧。及英祖即位，深以時有推移，禮有因革，是以先朝舊制，多不適於當時為憾，於是乃命禮曹重加編次。書成釐為五卷，卷為一編，首吉禮，次嘉禮，次賓禮，次軍禮，而以序例攷異列之編首。今考其書，大抵據古今禮書參之會典，考之邦制，以補原編之闕遺，搜羅排比，拾遺補缺，於前人編之疏漏多所增訂。且各卷之中，皆有圖說，考異一編於古今異同之辨，邦國典制之殊，反覆攷訂，尤便參稽。詳其所續，亦能因時制宜，而不悖於古，斟酌損益，多切實用。雖其中所錄五禮，亦間有疏漏，如吉禮篇之不載王后禮服制度及世子世孫章服，又如嘉禮篇之不載世子世孫嬪輦制度及世孫儀仗等，增補似猶有未賅。然太祖以來典章制度之因革，多賴其書以考見之，是則治禮者所不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續五禮儀補 二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英祖二十七年辛未申晚等奉命纂、申晚字成伯、一作汝成、平山人、領府事思喆之子、肅宗二十九年癸未生、英宗三年丁未進士、旋登文科、歷官兵曹判書、吏曹判書、拜右相、累遷至領議政、卒謚孝正、是編前有英祖御製五禮儀小識、云五禮儀之成、續編之纂、記寔於續編之序文中、而今因世孫章服之講定、遵會典古文、並與原書所遺者、一例編輯、則是編蓋英祖二十七年辛未、申氏奉敕所纂、先是英祖二十年甲子、命禮曹編纂五禮續編、後七年、至二十七年辛未、為更定世孫章服之儀、乃命申晚等編纂是書、書成釐為二卷、核其所補、不過吉禮、嘉禮兩篇、吉禮篇所補為四儀、宣官、直殿圖說、王后禮服制度、王世子嫡禮服制度、王世孫冕服圖說、王世孫嫡禮服制度、嘉禮所補為六儀、勅事官、殿下視事服圖說、王世子遠遊冠服圖說、王世子書筵服制度、王世子冠禮前帽服制度、王世孫講書服制度、王世子嫡輦制度、王世孫輦制度、王世孫儀仗、王世孫嫡輦制度、王世孫嫡儀仗、大抵據古今禮書、斟酌舊制、畧加補綴、雖於原書所遺、增補或有未盡、然凡其所補、類皆諧於時而不悖於古、通其變而不失其常、斟酌損益、多能切於邦國典制、吾儕與原編續編合而觀之、亦足以見李朝一代之儀章度數矣、

增修無冤錄二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具宅奎增修，具允明重訂。宅奎初名命奎，字性五，號存齋，綾城人，草堂宬之後，生於肅宗十九年癸酉，登四十年甲午文科，從學霞谷鄭齊斗之門，頗有時望。英祖即位之後，辛壬黨派崛興，宅奎累官至於卿列。三十年甲戌卒。考無冤錄者，明英宗正統三年己卯，東甌王與就洗冤錄、平冤錄、結案程式等書，參攷損益，編輯而成。朝鮮世宗命崔致雲為之註釋。英祖二十年甲子，纂修續大典，特命宅奎重加增刪訓釋，乃子允明與律學教授金就夏、亦共同校訂。至正祖二十年丙辰，始印行問世，即是編也。其書凡為卷二，上篇檢覆，又別分條目，曰檢覆總說，曰檢式，曰關文式；下篇一為條例，又別分條目，曰胎傷死，曰勒縊死，曰溺水死，曰毆打死，曰口齒咬傷死，曰刃傷死，曰火燒死，曰湯潑死，曰中毒死，曰病患死，曰凍死，曰餓死，曰攧死跌死，曰壓死，曰驚諕死，曰人馬踏死，曰車碾死，曰雷震死，曰酒食醉飽死，曰虎咬死，曰癲狗咬傷死，曰蛇蟲傷死；二為雜錄。又往往于各條之下，列分子目，而以凡例字訓，附列編首，不入卷次。按編首凡例，謂檢驗各項法式為此書之首義，而條例次之，雜論又次之，與本書舊例不同。蓋是編所重在於檢驗方式與夫防杜弊等法，故於洗冤驗屍之理論根據反致忽畧。如上卷各篇多因循元朝行會吏文，斟酌損益而成，雖例論詳盡，增補極多，惜皆無關實際，未免失於瑣屑。惟其檢覆條下檢式一則，子目詳細，且實為實際應用之法，或於其間附加圖說，以補文字所不及，其法至善。惟蒸骨法向為檢驗胥吏用為檢驗腐屍之策，是編乃付之闕如，且於凡例之中謂蒸骨法雖載法文，最多不驗，並無理論事實，加以辨証，即不引用，乃以塗墨拭綿等簡便土法，取而代之，殊為失當。至下卷條例，大抵取自洗冤錄等書，類分子目，不厭其詳，其所增補，尤多可取。至編首字訓，所收多為檢驗所用術語，音訓義訓，兼而有之，是則於讀是書者，裨益良多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朱子言論同異考六卷 奎章閣藏本

不著撰人姓氏、按編首辛酉韓元震序云、朱子學而知者也、故其言不能無初晚之異同、而學者各以其意之所向為之取捨、往往有以初為晚、以晚為初、而失其本指者多矣、朱子之書、既多失其指、則孔子之書亦不可讀也、而道於是乎不明不行矣、尤翁晚歲深以此為憂、既釋大全之書、又欲考論其同異而辨正之、既始其功、纔到十餘條而止、嗚呼其可恨也已、元震自早歲即已受讀朱子書、反復通考、蓋用一生之力、其於異同之辨、庶幾得其八九於十、於是疏釋而會通之、編為一書、以續成尤翁之志、則其書蓋創始於尤菴宋時烈、而元震續成之、元震字德昭、號南塘、清州人、肅宗八年壬戌生、年二十一從學於遂菴權尚夏之門、四十三年丁酉、以學行薦、拜寧陵參奉、英宗元年乙巳被選為經筵官、禮遇甚隆、二十七年辛未卒、正宗朝追贈吏曹判書、謚曰文純、其書都凡六卷、又於各卷之下、別分子目、卷一曰理氣、理、陰陽、五行、天地、日月、鬼神、人物之性、心、卷二為性、仁義禮智信、情、心性情、仁、敬、誠、忠、才德、人倫、學、大學、卷三為論語、中庸、卷四為孟子、易、書、卷五為詩、春秋、禮、周子書、程子書、張子書、治道、卷六為科舉、聖賢、異端、論人、史傳、文字類、先生出題、先生語默、附論孟輯注或問、按朱子言論前後多有異同、或一得一失、不可兩存、或語雖不同、而意寔相通、或本無異同、而學者誤作異同、是編各隨所見、疏而出之、以備學者之考論、今核其書、於朱子言論、或考其日月之先後、或辨其初晚之得失、或証其思想之離合、或斷其義理之當否、反覆參校、分別異同、大體尚稱詳核、雖其間亦不免妄生分別、如論理氣先後、謂理先氣後、是就本原而言、氣先理後、是就稟賦而言之類、皆嫌未得朱氏之本旨、然千慮一失、智者不免、則其書之作、於治朱子之學者亦未嘗無取焉、

四端七情分理氣往復書二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李滉奇大升合撰滉字景浩號退溪一號陶叟眞寶人進士埴之子溫溪瀣之弟燕山君七年辛酉生中宗二十三年戊子中進士二十九年甲午登文科選入湖堂典文衡累官至贊成宣祖三年庚午卒特贈上相諡曰文純配食廟庭從享文廟生平道學純正爲一代之儒宗所著有啓蒙傳疑等書大升字明彥號高峯一號存齋幸州人中宗二十二年丁亥生宣祖時登文科侍經幄官至副提學大司憲宣祖五年壬申卒年四十有六諡曰文憲大升早志於志雖無師承而能自憤發中年嘗遊於退溪李滉之門力學明經尤精於宋儒義理之學所著有論思錄二卷及高峯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嘉靖三十三年甲寅雞林鄭之雲序云嘉靖戊戌與舍弟之霖講學於家論及天人之道則之霖以幼學患其無據莫能窺測余於是試取朱子之說參以諸說設爲一圖而又爲問答名曰天命圖說日與舍弟講之去年秋退溪李先生誤聞不肖之名常往來質問是圖退溪証以古說參用己意補其所欠删其所剩卒成完圖又從而爲之說附其後而教之則是編蓋集退溪高峯往復辯論之書而成至其辯論之端則起於退溪爲鄭之雲所作天命

圖說後序其書都凡二卷首爲退溪高峯之四端七情辯論書而以天命圖說十節附之編末按四端者蓋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七情者蓋子思所謂喜怒哀樂愛惡欲是也詳其所論大抵退溪主張四端發之於理七情發之於氣故謂四端七情全存理氣之區別高峯則謂四端七情初無二義不過理氣之共發而已核其所論大抵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雖輾轉爭辯終無結果然言非一端惟求其有當更何優劣之足言焉

儒學經緯不分卷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申箕善撰箕善字言汝號陽園平山人汾涯晸七世孫也哲宗二年辛亥生登李太王十四年丁丑文科二十一年甲申之變流於已島三十一年甲午宥還官至參政大臣隆熙三年己酉卒是編前有丙申李庚植及金澤榮二人序按李氏序云學者明天地之理參人事之變以彌綸天下夫河圖洛書相為經緯而四象八卦五行五紀之象備焉十三經二十一代史相經緯而窮理盡性參天贊化之功用興焉經緯之義大矣哉陽園申公以宿學鴻儒嘗董炙師門經術之傳有自來矣公憂學術之雜而不純憫學者之僻而寡聞於是概述天人之蘊括盡今古之變作為儒學經緯一書則是編蓋李太王三十三年丙申箕善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釐為五冊首理氣次天地形體次人道次學術次宇宙述贊今考其書於程朱陸王之異歐西推算之奇以及歷代政令之因革五洲風俗之流變莫不辨其是非審其長短斟酌損益折衷至要俾學者得此一篇可以曉然知天下之道按李朝一代學者講論大抵悉本宋儒箕善親炙師門尤精於宋儒性理之學如其論理氣之分即源於邵子河圖洛書之說謂天下之理氣無有不善氣原於理故其本也亦無有不善然氣者動物也往來流行錯綜萬變於是乎有過不及之差而不善者生焉之類其大體尚稱近正惟必於其間雜以歐西推算之法及五洲風俗之異未免失之繁瑣且天圓地方乃自古相傳之謬說是編乃謂天圓地方者蓋其德也圓動方靜方圓者乾坤之理也若斯之類牽强附會殆不可究詰是則未免可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範學全編六卷　奎章閣藏活字本

朝鮮朴世采撰、世采字和叔、號南溪、學者稱之曰玄石先生、羅州潘南人、弘文館校理中峯漪之子、仁祖九年辛未生於漢城、二十六年戊子成進士、以遺逸薦、肅宗二十年甲戌拜相、官至左議政、二十一年乙亥卒、謚曰文純、配享文廟、世采姿稟端粹、頗異庸俗、少時就學於清陰金尚憲及愼獨齋金集之門、深得二老獎許、與尤菴宋時烈、明齋尹拯尤相友善、學問精純、性情溫雅、當世推爲儒宗、生平著述甚富、有祭儀正本、居家要儀、稽治錄、六禮疑輯、心學至訣、師友考証、樂經遺編、聖賢遺範、日用諸訓、學法總說、四禮變節、讀書記、白鹿規解、朱文掇遺、先聖手筆、理學通錄補遺、伊洛淵源續錄、三先生遺書、中興遺蹟、書院考証、增删濂洛風雅、退溪語錄、栗谷續外別集、牛溪續集、詩文集、及是編等、凡數百餘卷、其書都凡六卷、釐爲四篇、卷一爲洛書、卷二爲洪範、卷三至卷五爲皇極、卷六爲箕子、擬範學之書、大畧有三、一曰洛書、二曰洪範、三曰皇極、是編以洛書原其始、即孔氏所謂神龜負文、有數至九、大禹因而第之者是也、洪範名其義、即蔡氏所謂洪範發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者是也、皇極演其數、即韓氏所謂九峯因呂律之變、悟洛書之旨、推數贊辭、因占致用者是也、世采以朱子載洛書於易圖、論洪範於尚書、自相沿襲、義理亦明、皇極雖未及詳論、亦可就書範已言之義推之、因總其說、以爲是編、而以箕子之議論書寔贊述、列之編末、核其所論、蓋本劉歆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之說、以闡發洪範九疇與易象合一之理、雖大旨歸本於治法、立意未嘗不善、惟所列諸圖、既嫌其支離破碎、至於範數之說、尤爲無理、總之範學之說、事既穿鑿、理多窒礙、必因循舊說、割裂經傳、未免牽強太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夙興夜寐箴註疏不分卷奎章閣藏印本

不著撰注者姓氏。是編前有朝鮮英祖御製序。云夙興夜寐箴南塘陳柏所撰，而先文純公李滉所進聖學十圖中之一也。昔年故相盧守慎為湖南伯時，逐章注解奉獻我聖祖，則是編蓋宋陳柏所撰，而朝鮮故相盧守慎之所注釋也。按柏字茂卿，號南塘，天台人。守慎字寡悔，號蘇齋，光州人。中宗乙亥生，癸卯甲科第一，與李退溪同選湖堂。迨尹任之士禍起，被配珍島，後然累官至大提學，領議政。宣祖庚寅卒。所著有蘇齋集。據下卷及是編行於世，先是陳作夙興夜寐箴，既成，金華魯齋王先生柏以為其書甚切受用，命上蔡書院諸生，人寫一本，置之坐右。朝鮮宣祖時，文純公李滉畫以之載於聖學十圖中，及守慎被配珍島，始取其書逐章注釋。至宣祖時獻之於朝。宣祖顧為嘉納，命校書付之剞劂。至英宗時更於本書中附以箴圖，命校書館重印之。其書不分卷，自雞鳴而起至日夕乾乾，都凡二十有六則，標目曰夙寤，曰晨興，曰讀書，曰應事，曰日乾，曰夕惕，曰兼夙夜，大旨在源本宋儒性之學，以發為箴規，辭旨簡切，工夫慎密，凡晝夜早暮之際，表裡動靜之工，靡不畢詳。至於守慎之注雖逐章注解，隨文訓釋，亦多能採摭先儒之成說，以闡發原書之義旨，是則於初學之士，亦未嘗無裨焉。

御定武藝圖譜通志四卷卷首一卷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正祖御纂。是編前有正祖御製序，云我國練兵之制，三軍練於郊，衛士練於禁苑，其禁苑練兵，盛自光廟朝，然止弓矢一技而已。如槍劍諸技，粲未之聞焉。宣廟購得戚繼光紀効新書，遣訓局郎韓嶠遍質東來將士，究解其棍棒等六技，作為圖譜。及至先朝己巳，小朝攝理庶務，以竹長槍等十二技增為圖譜，俾與六技通貫講習，事在顯隆園志，而十八技之名始此。肆予繩武儀式典刑，又以騎藝等六技，復增為二十四技。已而命曉習考據者二三人，裒合原續圖譜，檃括載例，箋釋其源流，評騭於制度，名其書曰武藝圖譜通志，則是編蓋正祖時命二三館臣據韓氏圖譜及先朝續譜之所纂輯也。其書都凡四卷，卷一為長槍、竹長槍、旗槍、鋭鈀、騎槍、狼筅，卷二為雙手刀、鋭刀、倭劍，卷三為提督劍、本國劍、馬上雙劍、月刀、馬上月刀、挾刀、藤牌，卷四為拳法、棍棒、鞭棍、馬上鞭棍、擊毬、馬上才，冠服圖說、考異表，而以凡例、兵技總敘、戚茅事實、技藝質疑、引用書目等列之編首，不入卷次。今考其書，蓋取韓嶠武藝諸譜六技一卷，並前後所增總二十四技，分別為之圖說，大旨謂兵技不出刺、砍、擊三法，故以槍、刀、拳三技為首，然後各以類從。交戰出於倭劍，因以附之。馬才近於擊毬，又次其下。騎步冠服圖說則又次之，各營技藝傳授不同，則別作考異表附之於末。摟羅排比，頗稱賅洽。至於器械圖式，皆可取法。其有勝於今式者，則先圖華式，次圖今式，而以大和式次於今式之下。雖其所釋大抵因循戚繼光紀効新書、茅元儀武備志等書，然考証源流，辨章制度，不但於擊刺之方法箋釋詳明，即於禁苑練兵之典制，考証亦殊精審，誠可與五衛陣兵、將圖說之為郊練指南者互相經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增補山林經濟十六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朴世堂撰。世堂字季肯，號西溪，潘南人，朴炡之子，顯宗元年庚子由生員登文科，官至判中樞府事，入耆社，致仕，年七十五卒，謚曰文節(一作文肅)。所著有《辨思錄》及是編行於世。其書都凡十有六卷，總為二十有六目：首卜居，次治農，次種樹，次養花，次養蠶，次牧養，次治圃，次攝生，次種德，次治膳，次救荒，次辟瘟，次避蟲，次家政，次求嗣，次養兒，次救急，次四時纂要，次田家占候，次選擇，次雜方，次格物

次清齋位置，次棋總，次筆訣，次山野樂，次東國山水。詳其所記，類皆農家日常生活必須之事，而得之經驗者。如治農之言擇種、漬種、分別五穀，以及治蝗諸法；治膳言果物、菜蔬收藏之法；凡其所論言皆有據，無一非從實地經驗中得來，而可以一一施之應用者。又如種樹、養花、養蠶、牧養等目，亦皆以實用為主，與剿襲前人成說、徒作紙上之空談者，固迥然有別。此外於民間風俗，亦間有記載，如農事一目之附以農謳，四時纂要一目之載其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農部

俗，又如謂上元日未明拜祠堂，薦獻時食菜飯，乃新羅古書也，其夕有踏橋遊之類，皆足為民俗學者參考之資。惟所引多務博，亦往往有失龐雜。如攝生、種德、求嗣等目，雖為人事之要，雜方一目中之造墨、搥紙、洗書畫等法，亦雖為藝術所重，然其於山林經濟，似無所關，乃其曼衍及之，未免有乖體例矣。

兒戲原覽不分卷 奎章閣藏活字本

朝鮮張混編。張混字元一，號而已广，又號空空子，結城人，竹軒友壁之子，生於英祖三十五年己卯，家世寒微，事親至孝，長而苦志讀書，兼擅書法，博覽强記，尤長於詩，正宗十四年庚戌，任監印所司準，校定御覽諸書，凡其所校，大抵皆為善本。純祖二十八年戊子卒，年七十。生平著述極富，行者有詩宗、唐律集英、蒙律編、近取編、切用方、童習數方圖，及是編，行於世。至其詩集籬段集二十卷及古文柯則、庭下至訓、大東故寔、騷壇廣樂、初學字彙、東民須知、文壇姓譜、喪儀圖式等書，則並為稿本，猶未及刊行焉。是編不分卷次，釐為十條：曰形氣，曰創始，曰邦都，曰國俗，曰誕育，曰姿性，曰才敏，曰壽富，曰變異，曰傳運，別以教彙補遺二條，列之附錄。今考其書，蒐集古今典籍所載，或傳說所得，與凡名物、書類、風俗人情之足資談助者，各依其類，分別聚附，以便童蒙之翻覽，搜羅排比，用功甚偉，惟其所取材，往往榛楛不翦，美惡兼收，似不善於別裁，如創始一條，所載於一事一物之創始於何人何代，皆覼縷記述，其蒐羅之富，固有足多，惜其所錄，大抵皆因循舊說之謬誤，而未能加以是正者，又如邦都一條之於治地學者，國俗一條之於治民俗學者，皆極有裨益，而誕育一條，則或採自緯書，或得之傳說，即荒誕之言，亦以正史目之，未免腐儒之見。此外如壽富、變異諸條，亦大抵如是，惟傳運一條，記述中國以及東國之歷代帝王基業相傳，其朝代國號，以及在位年代等，条統釐然，有如世系圖表，實為全書之精萃，總之是編雖體近類書，詳略失當，然以供學者採取史料之用，亦未必無可取焉。

莊子辨解不分卷奎章閣藏寫本

朝鮮韓元震撰、元震字德昭、號南塘、清州人、開國功臣領相尚敬之後、肅宗八年壬戌生、年二十一從學於遂菴權尚夏之門、四十三年丁酉以學行薦、拜寧陵參奉、英宗元年乙巳、被選為經筵官、文章浩博、嘗與李巍岩論本然氣質之性、往復爭辯、而巍岩不能屈、英宗二十七年辛未卒、正宗時追贈吏曹判書、諡曰文純、是編前有丙申元震自序、云余少也讀莊生書、雖喜其文章之古奇、亦不能深解其意、今年冬友人成君覺請授是書、復取而讀之、反復數遍、似有得其要領者、然後始見其為隣近理、而大亂真也、既而又取諸家註說而觀之、蓋皆郢書燕說耳、殆如余前日之於是書也、於是盡捨其說、更以吾說授之、既卒業、君覺請錄其說、遂令執筆書之、盡內篇而止、則是編蓋元震為門人成君覺講授莊子、而君覺筆錄之成書者、其書不分卷、所注盡內篇而止、蓋以內篇既明、則其餘各篇、不待解說而知矣、核其所釋、雖間亦能得莊生之微旨、如謂莊生論六經之旨、曰詩以道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程朱未出之前、能以一言提綱而論之、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然則周之學不可謂不深矣、其於聖人之意、亦不可謂不知、特於其本原上違處有所未及者之類、持論固不為無見、惟元震為三韓儒宗、往往好以儒生之見、論莊生之書、或於莊氏破規矩而任自然之旨、未能盡達、或牽强附會、臆為之解、如謂齊物論一篇、言至人之道大、而至人之所以大者、在於齊萬物而為一、齊一也、物論猶言衆論也、合衆論而齊一之也、又如謂逍遙遊一篇大旨、只一大字、若斯之類、皆不免望文生義、失之曲解、總之其書不過好為議論、而徵實之學、寔有未逮也、

列聖御製一百零四卷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李太王時、鄭元容等奉命校輯、元容字善之、號經山、東萊人、敦寧府都正東晚之子、正宗七年癸卯生、純祖二年壬戌擢庭試、憲宗七年辛丑拜右議政、八年壬寅陞左相、十四年戊申累官至領相、至李太王五年戊辰、八十六、入中書、六為元輔、耆爵之尊福祿之厚、為歷代冠、十年癸酉卒、謚曰文忠、元容少嗜書、至大耋不廢、文章閑肆、章奏條達、朝庭大册、多出其手、所著有遺稿四十卷、黃閣章奏二十一卷、北征錄十卷、袖香編三卷、文獻撮錄五卷、藏於家、是編蓋元容取歷代所編列聖御製重加校訂彙輯而

成、先是仁祖九年辛未、義昌君李珖奉仁祖命、編集李朝太祖以降、至於宣祖、列聖御製、付之剞劂、藏之史庫、其福昌君李楨朗善君李俁等、復續加編錄、至李太王時、深以各編單行、不免魯魚錯亂之敝、因命元容重加校讐、彙為一編、書成、都凡一百有四卷、取太祖以下至於哲宗、列朝聖製、如詩書諭脈箋疏祭文等類、而纍之、大抵以朝代為經、以分類為緯、搜羅排比、頗稱賅洽、雖朝庭大册、廟堂聖類、皆以典雅條達為宗、然御製之作、多由群臣代擬、文章優劣不免懸殊、然且間詩文、或有關史事、或足徵文獻、固未嘗無裨於史家之參考耳、元容之於是編、校讐頗勤、或考之實錄、如太祖登白雲峰注云、引手攀蘿上碧峰、一菴高臥白雲中、蘿實錄作藤、臥白雲實錄作掛斗牛之類、或參以載記、如引柳希齡大東詩林、成俔慵齋叢話等書、以校勘異同之類、反覆考訂、辨正異同、其功尤不可沒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苑黼黻續編十卷 奎章閣藏活字本

朝鮮哲宗三年壬子金興根等奉命纂輯。興根字起卿，號遊觀，安東人，領相左根之弟。純祖二十五年乙酉登文科，哲宗初年入相，官至領議政，卒謚忠文。先是正祖十一年丁未，選集館閣諸臣之作，為文苑黼黻四十卷，別編四卷，以為士林摹擬之計。及哲宗三年壬子，復命奎章閣諸臣，取正祖十一年丁未以後下迄哲宗三年壬子六十餘年間館閣諸臣之作，續加編次，而使興根等任考訂之職，書成以活字印行之。其書都凡十卷，分類序次，大抵仍從原編之舊，惟斟酌損益，亦間有更易，如玉冊文之尊號、坤殿冊封誥號、頒教文之登極、王妃冊封、儲闈誕生等文字，皆不為合編，彙抄務從簡略，類目章多合併，以視原編之分類瑣屑，體例龐雜者，似略為有體。又如頒教文中之垂簾撤簾，雖非原編所載，實為國家罕有之盛事，是編亦悉為編入，列之慶典類。若此之類，凡所處置，皆整齊有當。至其所選諸作，並出館閣文士之手，雖別擇未精，疵謬不免，然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之作，本為模擬程氏之計，則吾儕亦毋容論其優劣矣。

皇華集五十卷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英祖御纂先是世宗三十二年庚午明使倪謙司馬恂來
鮮報景帝登極時館伴諸人沿路題咏世宗命將唱酬諸什編
為一集取詩經皇皇者華之義名曰皇華集嗣後遂成定例世
祖二年丁丑陳鑑高閏來報英宗復辟之事四年己卯陳嘉猷
來五年庚辰張寧來九年甲申金湜張城來報憲宗登極成宗
七年丙申祁順張瑾來報冊立儲嗣十九年戊申董越王敞來報
孝宗登極二十三年壬子艾璞來報冊立儲嗣中宗元年丙寅
徐穆來報武宗登極十六年辛巳唐皋史道來報世宗登極三
十二年丁酉龔用卿吳希孟來報儲子誕生三十四年己亥華
察薛廷寵來報冊儲仁宗元年乙巳張承憲來致中宗之賻諡
明宗元年丙午王鶴來致仁宗之諡二十二年丁卯許國魏時
亮來報穆宗登極宣祖元年戊辰歐希稷來致明宗之賻諡又
王璽來報冊儲六年癸酉韓世能陳三謨來報神宗登極十五
年壬午黃洪憲王敬民來報儲子誕生三十五年壬寅顧天埈
崔廷健來報冊儲三十九年丙午朱之蕃梁有年來報元孫誕
生光海君元年己酉熊化來致宣祖之賻諡仁祖四年丙寅姜
曰廣王夢尹來報儲子誕生十一年癸酉程龍自海路來按撫

島衆駐節廣州前後使節往還凡二十四回並仍世宗之例掇
拾其唱和詩文為皇華集一二卷至五六卷不等英宗四十九
年癸巳館閣諸臣命合為一編以付剞劂其書都凡五十卷大
抵以年為次首景泰元年庚午頒登極詔使次天順元年丁丑
頒復位詔使次天順三年己卯頒勅諭使次天順四年庚辰頒
勅諭使次天順八年甲申頒登極詔使次成化十二年丙申頒
冊立皇太子詔使次弘治元年戊申頒勅諭使次弘治五年壬
子頒冊立皇太子詔使次正德元年丙寅頒登極詔使次正德
十六年辛巳頒登極詔使次嘉靖十六年丁酉頒皇太子誕生
詔使次嘉靖十八年己亥頒冊立皇太子恭上皇天上帝泰號二
詔使次嘉慶二十四年乙巳賜諡使次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賜
諡使次隆慶元年丁卯頒登極詔使次隆慶二年戊辰賜諡使
次隆慶二年戊辰頒冊立皇太子詔使次萬曆元年癸酉頒登
極詔使次萬曆十年壬午頒皇太子誕生詔使次萬曆三十年
壬寅頒冊立皇太子詔使次萬曆三十四年丙午頒皇太孫誕生
詔使次萬曆三十七年己酉賜諡使次天啟六年丙寅頒皇太
子誕生詔使次崇禎六年癸酉奉安島衆聯屬國勅使核其所
錄類皆華使至韓與館伴諸臣相與唱和之作或成於道途亭

館之間、或作於人物接遇之際、與轉酬酢、不加別裁、未免瑕瑜互見、優劣並陳、然昔趙孟聘於鄭、請鄭之七子者、皆賦詩以觀其志、且以徵其善惡存亡之跡、左氏傳載之、而美以為善於史事、則是編之輯、亦未嘗不可見兩國交立之關係、是則治東亞史者所宜留意焉。

文苑黼黻四十卷目錄二卷別編四卷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正祖十一年丁未徐命膺奉命纂輯、命膺字君受、號保晚齋、大邱人、吏曹判書宗玉之子、英祖十一年乙卯中生員、三十年甲戌登文科、歷官副提學吏曹判書、奉使入燕、還拜大提學、累遷至判中書、正宗十一年丁未卒、謚曰文靖、生平博聞強記、著述極多、是編前有正祖十一年丁未御製序、云余自丙戌後、問寢視膳、靡暇靡遑、既不能掃一室、窮一經、則爰取東人文集、庸資漁獵、繙閱以時代為序、記載以類鈔為要置瓶罍、歷屢載始檃括義例、鋟梓頒行、則正祖之有志於是編、蓋始於英祖四十二年丙戌居東宮時、其後廣搜博採、載歷年所、至踐阼之十一年丁未、始命命膺檃括義例、鋟梓頒行、其書都凡四十卷、而以目錄二卷例之編首、別編四卷附之編末、大旨在掇拾館閣諸臣文章、撮為一編、以為士林之楷範、核其所選、大抵皆以體為別、首玉冊文、次頒教文、次教命文、次竹冊文、次祭文、次樂章、次哀冊文、次上梁文、次賜祭文、次賜額文、次教書、次不允批答、次箋、次表、次辨誣、次奏、次咨文、次國書、次檄、次露布、搜羅排比、頗稱賅洽、按館閣文字皆有程式、是編之輯、雖僅為程式摹擬之計、其意不過欲使處其職者、不至憒憒焉、自放於規矩外

然其中有選、亦間有關係史事、如國書中之答日本書、回琉球書、露布中之破平壤城、假鯨鯢露布之類、皆足資考証、是則於治東洋史者、亦未嘗無補焉、

韓客巾衍集四卷 奎章閣寫本

朝鮮柳琴編輯、柳琴字彈素、自號幾何主人、漢城府人、文人柳得恭之叔、曾隨走曹判書徐浩修為幕官、是編為柳琴選錄李德懋、柳得恭、朴齊家、李書九四人之詩、編次而成、及其隨進賀副使徐浩修來華、因乞西蜀李調元杭州潘庭筠為之評隲、並各撰序文、列之編首、其書都凡四卷、卷為一集、所題集名、各因其人詩集之舊、卷一曰李德懋青莊館集、卷二曰柳得恭歌商樓集、卷三曰朴齊家明農初稿、卷四曰李書九薑山集、按李德懋字懋官、號炯庵、漢城府人、柳得恭字惠風、號冷庵、為柳琴之姪、朴齊家字在先、號楚城、漢城府人、李書九字洛瑞、自號素玩亭、京畿永平縣人、四人詩文、皆負時望、就中李德懋尤卓然名家、其詩格宗法三唐、造句堅老、立格渾成、不屑屑於榔比字句、亦不諂於剽竊之習、惟精神魄力、未臻超然之境、清快有餘、韻味不足、是其可議者、柳得恭之詩、李調元以為天才勝人、鍛鍊成奇、足令觀者眩目、並譽為東國之文鳳、

其言雖不免失之阿腴、然而得者於四人之中、固以才氣見長、惟精鍊有遜於德懋、故繢飾字句、往往有傷纖弱、是其微瑕、至於朴齋家之詩、則格調摹擬、每得香山、尤以七律為最工、然刻意摹擬、不免做作、往往遺其神髓、而得其皮毛、李書九之詩、則以五古為最工、元本陶謝、而時泛觸於儲孟之間、在四人之中、詩品為最高雅、惟其煅鍊之功、尚有未逮、故氣韻薄弱、不耐玩味、豈其工力實有不逮、細繹之是編所選多為四氏早年之作、工力造詣皆未臻純清之候、吾人但就是編所選立論、若即據此定評其人之詩、似亦難免管窺蠡測之譏矣、

昭代風謠九卷附別集一卷補遺一卷 奎章閣藏活字本

朝鮮蔡彭胤撰、彭胤字仲耆、號希菴、平康人、縣監時祥之子、顯宗十年己酉生、幼而穎異、四五歲已出語驚人、時稱神童、肅宗十三年丁卯中進士、十五年己巳擢文科、官至參判副提學、英祖七年辛亥卒、生平世運平陂、不容於世、棲遲下邑、散居山林者凡三十餘年、然孤高自賞、窮通憂樂、一一發之詩文、所著有希菴集二十九卷、是編前有英祖十三年丁巳李宜顯、曹命敎、尹光毅、高時彥諸人序、末有英祖十三年丁巳吳光運、及十四年戊午崔景欽二人跋、按曹氏序云、有人手昭代風謠示余、求弁卷之文、大抵不出於都下里巷之作、而希菴蔡公所裒選、李達峰繼而刪正者也、則是編蓋彭胤晚年之所選輯、其後李達峰復繼加刪正、至英祖十三年丁巳始付剞劂者也、其書都凡九卷、而以別集一卷、補遺一卷、附之編末、大抵詩以體分、卷一為五言絕句、卷二為六言絕句、卷三為七言絕句、卷四為五言絕句、卷五為五言排律、卷六為七言律詩、卷七為五言古詩、卷八為七言古詩、卷九為附錄詩話、大旨在做三百篇之遺意、取閭巷謳謠之自然者、合為一編、上起世祖

下逮英祖凡洪裕孫等百有餘人核其所採雖不無郊廟朝廷之樂又不以生地取捨似不足為觀風之助然不錄縉紳大夫之作而只求委巷匹庶之詩然諸家之作類皆發之天性宣導陶寫擧有平淡閒遠之意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要不失為風雅之本旨至於詩話一門所採雖不過櫟軒雜記數書未免疏漏然三朝詩話傳世無多則是編之輯亦未嘗不足資學者之參考焉

風謠續選七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千壽慶選輯壽慶字君善錦溪人家貧號讀書好工詩嘗結茅屋於玉流泉松石之下自號松道人聚同人分曹賦詩幾無虛日是編即壽慶當時所手輯也先是平康蔡彭胤輯昭代風謠九卷上起世祖下逮英祖其後諸家繼起磊落相望壽慶深恐歲月滋久篇什散佚為憾會正祖丁巳適值昭代風謠周甲之歲因復選是編以續前作書成都凡七卷首以前編別集補遺詩話等篇合為一卷弁之於前

僅於編首所載三十二家有原集者畧加蒐擇復有所選並別題新增以別舊錄其無原集者則一仍其舊以俟有得然後援拾昭代風謠既成以後諸家之作自嚴漢翁以下凡三百三家詩七百三十二首惟前編所輯皆以體分壽慶以各自為類往往一人屢見殊涉繁亂因改分類之體以人為經以年為緯諸家壓以年齒為次姓名字號爵里並依全書體例書之按蔡氏之書倣之三百篇故各以體分惟一人屢見翻檢殊難是編於蔡氏之書仍循舊例以昭源

要僅於續選、以人為主、不分各體、既便翻檢、又不失原作之舊、用意頗善、惜其所採往往闌及縉紳、不似前編之但取委巷匹庶之作、斯則未免有乖體例耳、

風謠三選七卷奎章閣藏活字本

朝鮮劉在建崔景欽合選、在建字德初、號兼山、江陵人、玉川府院君敞之裔孫、正祖十七年癸丑生、李太王時、官至上護軍、十七年庚辰卒、在建幼而穎異、有神童之稱、長而篤好詩禮、尤工篆楷、嘗供奉奎章閣編摩列聖御製、頗著勤勞、所著有法語及兼山筆記各若干卷行於世、景欽爵里始末未詳、是編蓋哲宗八年丁巳、在建與景欽合選、先是英祖十三年丁巳、

都菴蔡彭胤、採民間佚詩一百餘家、成昭代風謠九卷、後六十年、至正祖二十一年丁巳、松石千壽慶復續選三百餘家、為風謠續選七卷、哲宗八年丁巳、適續選周甲之期、在建等憫篇什之散佚、因繼千氏之前躅、復加選輯、書成都凡七卷、采正祖以來下迄哲宗民間佚詩、自崔延祿以下、凡三百有五家、體例大抵一仍千氏續選、以人為經、以年為緯、而不取蔡氏初選分體之例、諸家之姓氏爵里、亦依續選之例、列之各家姓名之下、體例頗稱謹嚴、惟風謠之作、宜以閭巷匹庶之作為主、蓋鄉黨閭里、小夫賤婦、感於物而

發於思不能不有吟謳咨嘆之節此風謠之所以作也今考是編所採固多率淺簡遠發於天性足以追步風人之遺韻者然玉堂詞客縉紳先生之什亦多雜之其間是則未免有乖風謠之體矣

海東遺珠不分卷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洪世泰選輯世泰字道長號滄浪南陽人翊夏之子孝宗三年壬辰生稍長淹貫經史及諸子百家之言尤工於詩音調氣格直逼盛唐肅宗八年壬戌從通信使赴日日人求其詩墨皆視為寶藏晚年築室於白蓮峯下顏曰柳下亭終日嘯咏其中雖環堵蕭然亦不以為意左相崔錫鼎薦其才補吏學文官遷槐院製述官凡奏咨等文多出其手英祖元年乙巳卒年七十有三是編前有歲在玄黓執徐之臘世泰自序云農巖金相公嘗謂余曰東詩之採輯行世者多矣而閭巷之詩獨闕焉泯滅不傳可惜子其採之於是廣加搜索積十餘年而編之乃成則是編蓋世泰晚年所輯積十餘年至肅宗三十八年始克藏事其書不分卷掇拾李朝以來自朴繼姜以下四十八人之詩四百三十餘首撮為一編按蒐集李朝閭巷之詩合為一編除是編之外別有希菴蔡彭胤所纂昭代風謠刊行於英宗十三年丁巳是編較之蔡氏之作早成二十年而搜採互有詳畧且彼書以體為分是編則以人為主義例亦不甚相同雖彼書所採自洪裕孫以下多至百有餘人然創始非易其搜羅之功既有足多且核其所採披沙揀金務歸精約凡人所口誦者靡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收錄蓋世泰本邃於詩學是編別擇去取頗稱精當若寫景之清圓抒情之悲切皆惟其所感而鳴之可謂不失風人之旨矣

文昌集不分卷　奎章閣藏寫本

新羅崔致遠撰致遠字孤雲或作海雲一說字海夫孤雲其號也沙梁部人少精敏好學景文王八年戊子年十二隨海舶入唐求學十四年甲午中進士調授江南道宣州溧水縣尉考績為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時黃巢亂起淮南節度使高駢辟為從事表狀書啓皆出其手嘗以討黃巢檄一篇而名震天下憲康王十一年乙巳始有歸國之志唐僖宗知之命其將詔書來聘新羅憲康王留為侍讀兼翰林學士除兵部侍郎知瑞書監致遠自得漢學蘊蓄者深及還故國將行己志而時值衰季多疑忌不能容致遠既自傷不遇遂無意仕進挈家隱於伽倻山以終老焉高麗顯宗時追贈文昌侯按唐書藝文志載致遠四六集一卷桂苑筆耕二十卷又其在宣州時曾集其公私所作為覆簣集八卷惟是編不見諸家著錄其書為寫本一冊不分卷次所錄惟致遠所撰碑銘四篇首新羅國初月山大崇寺碑銘次有唐新羅國故康州智異山雙溪寺教諡真鑑禪師碑銘次有唐新羅國兩朝國師教諡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塔碑銘次有唐新羅國故曦陽山鳳巖寺教諡智証大師寂照之塔碑銘各篇皆有注釋亦不詳其作者疑當為後世大德

就各寺石刻，選其所撰碑銘，而加以注釋者。雖卷帙無多，然編羅散佚，或可資校讐，或足供考証，收輯之功，要不可沒。惜其中注釋，大抵循文為解，無所闡發，且考証之功，多有不逮，如遵不匱於周詩句，引詩威儀孔特，君子有孝子，而不引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及韵叶吹篪句，不引詩伯氏吹笙，仲氏吹篪之類，皆嫌其耳目之前，不免疏畧，豈草創之作，猶非定稿，故難免白璧之微瑕歟。

桂苑筆耕集二十卷 金章閱藏印本

新羅崔致遠撰。致遠字孤雲，或作海雲，一說字海夫，孤雲其號也，沙梁部人，少精敏好學。景文王八年戊子，年十二，隨海舶入唐求學。十四年甲午，中進士，調受江南道宣州溧水縣尉，考績為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時黃巢亂起，淮南節度使高駢辟為從事，表狀書啟，皆出其手，嘗以討黃巢檄一篇，而名震天下。憲康王十一年乙巳，始有歸國之志，唐僖宗知之，命其將詔書來聘新羅，憲康王留為侍讀兼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瑞書監。致遠自得漢學，薀蓄者深，及還故國，將行己志，而時值衰季，世多猜忌，不能容，致遠既自傷不遇，遂無意仕進，挈家隱於伽倻山，以終老焉。先是致遠在宣州時，曾集其公私所作，為覆簣集八卷。又唐書藝文志載致遠有四六集一卷，桂苑筆耕集二十卷。當致遠自唐還至新羅之時，嘗以覆簣集及桂苑筆耕集二書獻之於朝，則是編亦致遠旅居中國時所作。其書部凡二十卷，所錄詩文大抵皆以類別，首表，次狀，次檄，次書，次委曲，次舉牒，次齋詞，次祭文，次疏，次啟，次雜書，次詩。按致遠久居李唐，少捷文科，學問文章，皆有根柢，東歸之後，唱導文學，扶持聲教，三韓文

學及聖賢道統，莫不自此立其基礎。是編為新羅人詩文集，傳於今日之最古者，不寧其所記述多足資攷證，即就其詩文而論，亦皆源本六朝，取法盛唐，雖摹擬因襲，有所不免，然在三韓文士之中，已不愧名家，治朝鮮文學者，宜留意及之也。

海東曹溪第六世圓鑑國師歌頌　奎章閣藏印本

高麗釋沖止撰。沖止初名法桓，號宓菴，俗姓魏氏，名元凱，定安人，戶部員外魏紹之子，生於高麗高宗十三年丙戌，幼穎悟異常，九歲就學，過目成誦，詩文皆負時譽。十九歲擢文科狀元，歷敭華要，官至翰林，嘗出使日本。少有出塵之志，投禪源社，就圓悟禪師祝髮為僧，師事主法真造室。及圓悟國師示寂，衆舉為國師之繼，遂開堂入院，為曹溪第六世之住院。忠烈王聞其德，遣使迎之，遇之以賓主之禮，賜金襴袈裟、碧繡長衫及白拂一雙。十九年壬辰示寂，年六十七，賜諡圓鑑國師，塔稱寶月。所著詩文，東文選多為著錄。是編蓋其門人真同所集，而忠烈王二十三年丁酉付之剞劂者也。所存皆其出家以後之作，既不編年，亦不別體，大抵以歌行為多。詩格宗法唐宋，風格清逸，雅淡脫俗。如某禪德請詩於沖止，即賦詩曰：春日花開桂苑中，暗香浮動小林風。今朝果熟沾甘露，無限人天一味同。詩成傳誦一時。又如丙寅夏月初入甘露示同袍，又至元廿九年壬申三月初入定慧，作偈示同梵等首，皆意境超脫，禪

蛻於塵俗之外，而時富禪思，深悟玄機之妙。又沖止雖以釋流而作詩歌，然其所詠，時亦有關史蹟，如盛德頌一十八韻中，叙東征軍軍容之盛，與夫子辦軍需之艱難等，皆足為學者研究之史料。惟其詩雖刻意摹擬唐宋風格，然修辭繪句，斧鑿之痕往往未能盡除，貌似神非，難得其奧，蓋效法唐宋而未能造其藩籬，是則未免可議耳。

大覺國師文集二十卷外集十三卷　全章閣藏高麗刊本

高麗釋煦撰。煦俗姓王氏，字義天，避宋哲宗皇帝之諱，故以字行。高麗第十一代文宗之子，母仁睿太后。以文宗九年乙未生煦，十九年乙巳祝髮為僧，出居靈通寺，時年方十一。自是砥礪勤苦，日進慧解，性聰敏，博聞強記，貫通五教，雖老師宿德亦自歎弗及。文宗二十三年己酉，賜號祐世，授職為僧統。宣宗二年乙丑，微服入宋求法，咨問法要，摳衣於華嚴有誠法師，盡得天台之妙義。十一年甲戌，歸國，齎來佛教經典四千餘卷，校正譌誤，盡付刊行，佛教昌藉焉大備。肅宗六年辛巳示寂，冊封為大覺國師。是編刻板舊藏慶尚南道陜川郡之海印寺，蓋高麗高刊本也。其書凡原集二十卷，外集十三卷，其原集所錄諸作，大抵悉以體分，首序，次記，次表，次辭，次狀，次書，次疏，次祭文，次真讚，次示文，次詩。至外集則搜集關於國師之書記、真贊、詩及碑銘等而成。按國師為麗朝天台中興之祖，當其入宋求法之時，發奮忘身，尋師問道，於天台一宗之經論，盡得無遺。及還故國，乃盡力宣揚，使一宗之奧義，逸而復興。是編序、記、表、狀，亦類於天台一宗復興之跡，紀述孔多。又其間於三韓佛教故實亦多所記述，如新集圓宗文類序一篇云：自我海東浮石尊者求法

之後圓頓之教主盟諸宗者四百餘年矣我國一統三朝僅二百載每年春秋於大内會慶殿請百法師開設看大藏經會齋等道場佛事又三年一度置仁王殿若百坐大會齋僧三萬人以為恒式若此之類大抵皆有關者訖足供治佛教史者之採擇總之其書所錄詩文或闡揚佛理或紀述故實大旨皆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則名僧亦不容辨其優劣矣

稼亭集二十卷 奎章閣藏印本

高麗李穀撰。穀初名芸白，字中父，號稼亭，朝山人，韓山郡史自成之子，牧隱李穡之父也。高麗忠烈王戊戌生，遊於益齋李齊賢之門。忠肅庚申登科，又癸酉歲元以進士出身，授國史院檢閱，遷中書郎中，累遷至都僉議贊成事。嘗增修李齊賢等所撰之編年綱目，及纂修忠烈、忠宣、忠肅三朝實錄，忠定王三年辛卯卒，封韓山伯，謚文孝公。先是李氏所作詩文，為朴尚衷之所纂輯上梓者，經年久遠，原板久已毀敗，仁祖十三年其裔孫基祚領伯在任之時，始為之重梓，是編末有崇禎乙亥李基祚跋云：既鳩材聚匠，重刊於達城客館，閱兩月工告訖功。第編簡收集於散亡之餘，詩文若干，殘篇無存，目錄之下，始記其數，可知是編蓋摭拾殘餘所成，與原板所輯非盡相同。其書都凡二十卷，首雜著，次記，次碑，次說，次題跋，次銘讚，次書，次啟，次序，次表牋，次疏語，次青詞，次祭文，次墓誌銘，次行狀，次程文，次詩，次詞，而以年譜雜錄列之卷首，不入卷次。按李穀窮研經史，學問淹博，又時與中原文士交遊，造詣既益深，文章

亦多典雅、義奧辭嚴、頗負時名、第其為文、大抵議論勝於文章、如原水旱云古之人修人事以應天數、故有九七年之厄、而民不病、後之人委天數而廢人事、故一二年之災、而民已轉乎溝壑矣、論修人事而不委之天命、一掃腐儒讖緯之說、實有深見、又高麗舊有選取童女之風、李穀上書請罷、而有代言官請罷取童女書之作、迨至元三年丁丑、其事果行、若此之類、既有關治蹟、亦足供史家考証之資料、惟其所議論、往往失於泥古、且於考據、亦有未逮、如策問洪範八政食居其首、而貨次焉一文云管子曰湯以莊山之金作幣、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蓋其初緣凶年而作、以救民耳、然則穀帛為本、錢幣為末、後遂重其末、而輕其本何也、按管子一書、本為偽託、今竟取據為典要、以為議論之據、未免失當、至於議論穀帛錢幣之本末、亦失於拘泥、蓋因時制宜、其時不同、其境各異、以其當時之宜、而應其需、斯為致治之要、若必欲拘泥古制、罔顧時宜、則未免失於紙上談兵之誚矣、

陶隱集五卷　奎章閣藏印本

高麗李崇仁撰、崇仁字子安、號陶隱、京山府人、高麗恭愍王十一年壬寅登第、官長興庫使、累進德博士、後以與金九容鄭道傳等請罷北元使事、削職流坐、尋召復、曾與政堂文學鄭夢周同修實錄、乃以李仁任之姻屬故、再遭杖流、既而召復、辛昌間與朴永祥河崙等辯亦興君環之真偽坐証、幸僅以身免、其後屢任要職、皆以政被廢流刑、至恭讓王之時、彝初之獄起、崇仁與其師李穡等、被坐清州獄、以水災遇赦、旋召還任職、最後以鄭夢周黨人故、被流嶺南、初崇仁與鄭道傳同師李穡之門、才名相埒、而所執各異、因之道傳時感不平、及李朝開國、道傳陰遣其私人黃居正宰崇仁配所、而杖殺之、是編為太宗四年丙戌權近奉命為之編輯刊行者、全書都凡五卷、所收詩、序、記、傳、贊、狀、跋、表、箋等、皆以體為別、各附其類、而別以周倬鄭道傳權近三氏之序、附之編首、按崇仁天資英銳、學問精博、故其發之於詩文、大抵文辭典雅、襟度灑然、古律騈儷、並臻妙境、

其師李穡。於崇仁之文，推許備至，嘗謂其來之中國，亦不多見。又中國文士大夫，凡見其著作者，亦皆嘆服。如周倬序論其詩，謂其辭皆華而不浮，質而不俚，發奇麗於和平之中，寓優柔於嚴政之外。其言信非過譽。惟崇仁思想文章，皆受宋儒理學影響，故為文則宗法文以載道之說，思想則桔桎於濂洛之見。蓋終猶不脫三韓學者之陋習，春秋責備賢者，吾儕亦不必為崇仁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國李相國集四十一卷後集十二卷 奎章閣藏印本

高麗李奎報撰。奎報初名仁氐，字春卿，號白雲居士，高麗黃驪縣人，戶部郎中允綏之子。九歲能文，時號奇童。稍長，經史百家，佛書道帙，無不遍閱。高麗明宗二十年庚戌，登同科進士之第。後東京叛變，時命討之，未及之官，以充修製，人皆避之。奎報慨然投筆從戎，為兵馬錄事兼修製。嗣後累官至平章事學士。才名振海內外，翱翔玉堂，出入鳳池，眷遇之隆，終始不衰。高宗二十八年辛丑卒，謚曰文順，年七十有四。則其生年當在毅宗二十八年丁亥也。按是編首辛丑八月李需年序云，其平生所著，不啻一紙。嗣子監察御史涵，收拾萬分之一，得古賦古律詩牋表碑銘雜文並若干首，請為文集，公可其請，分為四十一卷，號曰東國李相國文集。又辛丑嗣子涵後集序云，大人平生所著多矣，然本不收蓄，僅存十之二三，故難於編綴。凡大人所嘗遊踐儒家釋隱及交遊士大夫間，無不搜覓，得詩文若干首，分為四十一卷，編成前集。集成之後，又得遺逸，及近所著古律

詩八百四十七首、雜文五十首、成後集十二卷、大人初登第時、嘗與三五同年、將遊通濟院、聯鞍唱和、公詩一句云、蹇驢影裡碧山晚、斷雁聲中紅樹秋、聞此詩流入於宋、大為其宰相所賞、是其書文集及後集並為高麗高宗二十八年辛丑其子涵所編、然以奎報之作、多不著稿、故訛舛脫漏、往往而有、三十八年辛亥大藏經之彫造既終、命分司大藏都監重事改刊、時涵方為隣郡河東監務、故得以家藏本充校讎焉、據此則是編編次及刊印之淵源、畧可概見、其書都凡

四十有一卷、所收詩文、皆以體為別、曰古律詩、曰上梁文、曰口號、曰頌、曰讚、曰銘、曰韻語、曰語錄、曰說、曰序、曰雜文、曰記、曰牓文、曰雜書、曰書、曰狀、曰表箋、曰教書、曰批答、曰詔書、曰麻制官誥、曰碑、曰銘、曰誌、曰誄、曰哀辭、曰祭文、曰道場、曰醮疏、曰佛道疏、曰釋道疏、後集體例同全集、凡為卷十二、曰詩、曰贊、曰序、曰記、曰雜記、曰問答、曰書、曰表、曰雜著、曰誌、而別以年譜序文等列之編首、不入卷次、按奎報學問淹博、於經史百家佛書道帙、無所不讀、造詣既深、工力自純、故其所為

詩文、汪洋奔放、自成一家、不蹈古人畦徑、實至名歸、其所以能名振國內外者、信非偶然也、且奎報歷明宗、熙宗、康宗、高宗四朝、舉凡王言帝誥、高文大冊、以及外國交聘徵諸之文、皆出其手、於四朝治蹟、所關尤重、治東洋史者、寔可資為參考、惜是編為其子涵所編、大抵皆掇拾於散亡之中、意在存其手澤、故細大不捐、榛楛不翦、分門別類、亦殊嫌其冗雜、如口號、道場醮疏、佛道疏、釋道疏等類、所立名目、未免失之瑣屑、甚且互類、蓋因編製上之未能精

審者也、

李參奉集四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李匡呂撰。匡呂字聖載，號月巖，全州人，西澗真洙之子。其文章學問悉得自家傳，為士林冠，一時文士學子從學於匡呂之門者甚眾，成就人才，殊為不少。就中以冤丘申大羽最能得其典型。年六十四卒。至純祖五年壬寅，遺集始得刊行，即是編也。按文獻公李晚秀序云：國朝右文教三百餘年，參奉先生生六十四年卒，又二十三年遺集行於世。考是編刊行於純祖五年壬寅，上推二十三年，即匡呂之卒年，時為正宗七年癸卯，匡呂年六十四。據此則其生年當在肅宗四十六年庚子也。是編都凡四卷，卷一、卷二為詩，卷三、卷四為文。卷三所收為雜著，卷四則全為墓誌銘、行狀、傳、讚、書後、論、記、書等。按申大羽序曰：先生少而率禮蹈謙，閨庭之行以睦；長而惇說詩書，多識前代載言，漱六藝之芳津，步先哲之絕軌，栖遲蘅華，表植人倫，道存林宗，韻諧淵明。可知匡呂詩文，皆導源於漢魏六朝三韓，學者之詩文必宗唐宋者，其所師法已自不同，故其詩文亦皆發揮性靈，清新雅飄，風度沖遠，蒼鬱古勁，雖不事藻麗，而自然高妙，出塵不染於俗，此其所以卓然不羣者也。至其思想則猶未能超脫於濂洛學派之外，故其詁解羣書，往往仍以宋儒理學之見為本。如讀老子云：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所以此第二章即言美惡善與不善也。又曰：道者路也，人所共由也，人之有道猶夫道路然，故以道喻道。若斯之類，大抵牽强附會，曲為解釋，既不脫腐儒之習，尤不免膠柱鼓瑟之譏焉。

惺所覆瓿藁二十六卷附錄十七卷（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許筠撰。筠字端甫，號蛟山，陽川人。宣祖二十二年己丑生員，二十七年甲午登文科，官至判官。善詩文，名聞中國。常幻作無根之言，顛倒朝野。晚年為李爾瞻之手足，盡力於光海君廢母之事。十年戊午伏誅。是編末有其外孫李必進跋，云覆瓿藁者，外王父蛟山遺稿也。當獄成日，知不能免，乃命搜還吾家者也。王父宣廟己巳生，甲午登第，丁酉魁庭試。光海君戊午被誣遘禍。蓋公早失嚴訓，母夫人嬌愛之，不加誨敕，性復疏雋，任誕自放，托興烟花，加以少捷嵬科，名騰藝苑，沾沾得意，傍覩者固已眈眈矣。則是編蓋光海君三年辛亥筠所自編，而藏之於其外孫李必進之家者。其書依體為別，釐為四部：曰詩部，曰賦部，曰文部，曰說部。文部之中，又別分子目，曰序、記、傳、書、論、說、辨、辭、雜文、題跋、讀、箴、銘、贊、誄、哀辭、祭文、行狀、碑、神道碑、碣、墓表、紀、引、雜記、尺牘。至於說部，則釐為識小錄、詩話、屠門大嚼三種。此外更有附錄十七卷，曰閑情錄，與序跋等附之編末，計全集附錄共為四十有三卷。許氏天資穎俊，才氣過人，加以博覽強記，造詣亦深，故其文章紆徐婉亮，頗似弇州晚境。其詩豪邁贍麗，有華泉清致。蓋筠嘗以宣祖三十年丁酉出使明朝，與當時名士頗多往還，觀摩所得，益有進境。凡所為詩文，皆有法度。且說部中識小錄一書，多記李朝掌故，足為史家參考之資料。惟閑情錄一編，分隱遁、高逸、閑適、退休、遊興、雅致、崇儉、任誕、曠懷、幽事、名訓、靜業、玄賞、清供、攝生、治農十六門，並以瓶花史、觴政、書畫金湯等附之。跡其名目，已嫌繁複，且瑣屑冗雜，內容亦大抵皆鈔撮故書雅籍類集成編，拉雜因襲，不過聊資談助，寔不足以言著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芝峯集三十一卷附錄一卷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李睟光撰。睟光一作晬光，字潤卿，號芝峰，全州璿源，兵曹判書希儉之子，明宗十八年癸亥生，年十六中初試，宣祖十五年壬午中進士，讀書泛濫百家，以佛老為宗，晚年復悉加屏棄，歸心濂洛性理之說，詩文皆有名於時，栗谷李文成公亟稱道之，仕宣祖、光海君，官至吏朝判書。仁祖六年以疾卒，年六十六，贈領議政，謚曰文簡。是編為睟光詩文全集，仁祖十一年癸酉睟光卒後五年，乃子聖求、敏求等之所編次梓行也。其書都凡三十有一卷，卷一至卷七為五七言絕律，卷八為安南使臣唱和錄，卷九為琉球使臣贈答錄，卷十為朝天錄，卷十一為朴槎錄，卷十二為鶴城錄，卷十三為洪陽錄，卷十四為皇華集次韻，卷十五為楚中錄，卷十六為續朝天錄，卷十七為新恩唱和，卷十八為昇平錄，卷十九為皇華集次韻，卷二十為別錄，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三為雜著，卷二十四為采薪雜錄，卷二十五為讀書錄解，卷二十六為題辭，卷二十七至卷二十八為秉燭雜記，卷二十九為警語雜編，卷三十至卷三十一為剩說餘編，而別以先生行狀、墓誌銘、神道碑銘、祭文等合為一卷，附之編末。按睟光之文發於六經，根於性理，絕無浮華僻澀之態，是編采薪雜錄云：言者所以設教也，學者因言以見道，道得則無事於言矣。則其所為文章，大抵亦不出唐宋以來文以載道之旨。至於其詩，則簡古清新，摹擬三唐，其中獻可替否，皆詞意懇惻，不違告君之體，與無病而呻吟者固自不同。惟詩本性靈，而睟光之詩絕少抒情之作，以詩代言，仍不離其載道之旨。蓋睟光早年雖曾博覽群書，致力佛老，而晚年則仍歸心於濂洛之門，宜其不能盡脫三韓學者之氣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陽谷集五卷 蘇祥永藏手鈔本

朝鮮蘇世讓撰。世讓字彥謙，號陽谷，晉州人，僕寺都事自坡之子，成宗十七年丙午生，幼而秀異，長而潛心學問，書法亦深得松雪之體，燕山君十年甲子中進士，次年燕山君以律詩取士，世讓之作即居第一，丙寅匿名書之獄起，世讓逮繫，不得赴殿試，至中宗四年己巳，始登文科，入爲玉堂正字，累官至判中樞府事，明宗十七年壬戌卒，年七十七，所著有陽谷赴京日記，及是編行於世，是編編首有洪顯周序云，蘇公之稿亦嘗以英廟時徵入禁中，蓋有意表章之，而卒未遑也，其卷帙又散佚不全，其孝裔知禮宰洙中，裒拾補綴之爲六卷，其宗人始運亦湖南之才雋，好學有文行者，益搜公佚文，與年譜狀誌，合爲三編，而附之其下，以克成全部，則是編蓋世讓孝裔洙中，宗人始運之所編次，全書都凡五卷，而以續編一卷，附之編末，卷一至卷三爲詩，卷四爲碑碣表，卷五爲祭文，記，序，跋，辭，狀，至於續編，則爲世讓之年譜狀誌等，按世讓嗜書博覽，篤志經術，造詣既深，自不失於規矩，其爲文老成而有法度，沖融紆徐，氣順而聲中，殊無時人尖新以爲奇，鉤棘以爲古，彫飾以爲華之弊，其詩宗法三唐，亦頗有似處，或體物抒情，或觸景興懷，才華之美，蓋有足多，其見稱於華使，及明禮部尚書夏言，誠非偶然，雖其內容稍嫌空虛，然專就詩文而論，則亦然，不失爲東國之大家焉，

全陵集二十四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南公轍撰。公轍字元平，號思穎，別號金陵、穎翁，宜寧人，刑曹判書大提學有容之子。英宗三十六年庚辰生，英祖八年壬子登文科，經直閣，官至吏曹判書大提學，後入閣，主詞壇。凡朝廷金石琬琰之刻，世家鐘鼎碑碣之銘，多出其手，蔚為一代宗匠。憲宗六年庚子卒，年八十有一，謚曰文憲。所著有穎翁續稿、高麗名臣傳及是編行於世。是編都凡二十有四卷，詩文各以體分，卷一賦、詩，卷二至卷四詩，卷五內製集、外製集，卷六箋、狀、啟，卷七至卷九疏、劄，卷十書、尺牘集，卷十一序，卷十二記，卷十三題跋、雜著，卷十四雜著、祭文，卷十五碑銘，卷十六碑銘、墓碣，卷十七墓誌，卷十八墓表，卷十九行狀、謚狀，卷二十日得錄，卷二十一詩童子問，卷二十二讀禮錄，卷二十三書畫跋尾，卷二十四書畫跋尾，而以譜圖及曹江、李林松等序列之編首。按公轍嗜書博覽，篤志經術，尤醉心於廬陵之學，至其文章則全法歐陽，文筆老成，條暢有法，詩則力摹中唐，亦尚能得其神似。陳希祖序，謂其於詁經見海博，於敘事見義法，於公轍之作，可謂推崇備至。其詩童子問一卷，則皆抄輯彙纂群書中可以考証者，設為問答之辭，以發明之，如謂馬端臨論詩序與朱夫子所論不同，學者當作云此說，而從朱子正論，取捨之間，雖不無拘泥之見，然就其思想而論，尚不失為一家之言。惟讀禮錄一卷，據公轍自謂，歲甲子余守制於廣州，坟廬終喪之暇，取禮記讀之，旋以病不能竟讀，欲妄有劄疑記錄，而窮山深谷，無與往復問難者，遂取故友李德懋懋官所著禮記臆解，多用其說，而間附一二己意。是其所論，大抵皆本因循德懋之說，而無所發明，惟其能不掠前賢之美，尚不失學者之風度耳。

鳳棲集八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俞莘煥撰、莘煥字景衡、杞溪人、縣監星柱之子、通經史、精律曆算數之學、嘗從學於老洲吳熙常、問禮於洲泉洪奭周、頗為二氏所重、憲宗十年甲辰、冢宰朴岐薦於朝、任全義縣監等職、後以故謫洪川、宥還之後、遂不復出、以講學為事、從學者頗衆、至於其卒、未嘗一日廢焉、莘煥卒於哲宗十年己未、年五十九、則其生年當在正宗二十四年庚申也、莘煥幼居鳳棲山麓、時人因以鳳棲先生稱之、是編為其文集、乃莘煥既卒之後、其胤子大有為之刊行者、凡為卷有八、卷一為書、卷二為書、卷三為序記跋題引銘箴、卷四為祭文哀辭雜著、卷五為雜著、卷六為雜著讀書記上、卷七為讀書記下誌碣、卷八為行狀記述傳詩跋文附錄、編首金鶴鎮序文、則不入卷次焉、是編所收詩文、皆以類別、每卷之中、排比之次、復以編年為體、編纂周具分門別類之便、按莘煥就學於洪奭周吳熙常之門、其思想皆受二氏之影響、莘煥之文章、取法乎唐宋、是編卷二答李公武文云、愚亦不自量力、極力效昌黎歐文章亦然、先秦太高、明清太低、若斷自兩京、迄於唐宋而斟酌損益於其間、則是亦聖人造律呂之意也、則其文章宗法、於焉可知、至其思想、則梏桎於宋儒理學之見、以程朱之學為歸、故其思想文章、皆本於唐宋以後文以載道之旨、於漢儒之章句訓詁、馬鄭之學、則深為詆斥、蓋猶未脫腐儒之習、故其所論、往往失之於偏陋、惟以寖假所學、故持論亦尚能自圓其說、而有其一貫之思想、是亦不無可取耳、編中卷三送淵泉洪公如燕序、紀年為辛卯、首句曰崇禎甲申後一百八十有七年、而癸巳祭老洲吳先生文首句曰維崇禎四年癸巳十一月丁酉朔九日乙巳、考莘煥生當嘉慶五年、送淵泉洪公如燕序撰於純祖三十一年辛卯、洽為崇禎甲申之後一百八十七年、而祭老洲吳先生文成於癸巳、計時當在純祖三十三年、為崇禎甲申之後百八十九年、始相符合、而文中謂為崇禎四年、而莘煥生於有清中葉、何能於崇禎四年撰文、況所紀年月甲子、皆為純祖三十三年之甲子、其為誤謬不誣而明、第不知為莘煥當時筆誤、抑為傳鈔者之訛舛耳、

壺谷集十八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南龍翼撰。龍翼字雲卿，號壺谷，宜寧人，府使得明之子。仁祖六年戊辰生，二十四年丙戌中進士，二十六年戊子庭試及第，六年乙未為通信使從事，赴日本，明年丙申秋重試擢壯元，自是久在三司，多所補益，累官至議政府左參贊、藝文館提學。肅宗九年癸亥，兼判禮曹，十三年丁卯，拜兩館大學士，十五年己巳，定王子號，龍翼抗言力爭，肅宗不納，竄龍翼於明川，十八年壬申，卒於謫所，年六十有五，諡曰文獻。所著有箕雅及是編行於世。是編為龍翼詩文集，書凡十有八卷，大抵畧以体分，卷一至卷四為七言律詩，卷五至卷六為五言律詩，卷七至卷八為七言絕句，卷九為七言排律，卷十為五言古詩，卷十一至卷十二為扶桑錄，卷十三為燕行錄，卷十四為儷文，卷十五至卷十八為疏劄、啟、序、記、跋、祭文、行誌、墓表、誌、碣表、雜著等。按龍翼天姿穎異，才氣過人，少年即擢高第，出入金閨，名騰藝苑，造詣既深，法度益嚴，故其發為文章，大抵暢達曠麗，詩皆勁直，絕無俳巧之弊。至於其詩宗法盛唐，如閑居述懷、次北征韻等，皆頗能得工部之遺意，雖一意摹擬，不免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然遷辭立意，尚有馳騁自得之妙，是則與壽陵餘子之學步邯鄲者，固自不同。況扶桑錄多有關日本之詩文，燕行錄多有關吾華之故選，則尤可供史家之取材也。

破閑集三卷奎章閣藏印本

高麗李仁老撰、仁老初名得玉、字眉叟、號雙明齋、平章事顥之曾孫、毅宗六年壬申生、幼而聰悟、能屬文、善草隸、明宗十年庚子擢魁科、補桂陽管記、遷直史館、出入史翰凡十有四年、與當世名儒吳世才、林椿、趙通、皇甫沆、咸淳、李湛等詩酒相娛、時人比之江左七賢、神宗朝拜禮部員外郎、高宗即位、累遷至秘書監右諫議大夫、七年庚辰卒、年六十有九、所著有銀台集二十卷、後集四卷、雙明齋集三卷及是編行於世、按朝鮮詩學始於三國、盛於高麗、其間作者往往自成一家、兼備衆體、而各藻蔚品者實鮮其人、仁老出入翰苑、深以名儒碩學之題詠湮沒不傳為憾、因搜剔遺篇、掇拾精粹、而以己意加以品騭、書成未及付梓、至元宗元年庚申、其子世黃始以付剞劂、其書都凡三卷、卷為一目、首詩話、次文談、次紀事、今考其書、取新羅以來下及麗朝諸家之名章秀句、彙集成編、或因詩以及事、或因事以及詩、大旨品題詩文、皆宗法唐宋、以雄傑樸直為宗、不以彫琢斧鑿為尚、如謂詩家作詩多使事、謂吳冕簿、李商隱用事險僻、號西崑體、此皆文章一病之類、持論頗稱平正、雖其中紀事不免失之瑣細、如謂雞林舊俗擇男子美風姿者、以珠翠飾之、名曰花郎、國人皆奉之、其徒至三千餘人、若原常春陵之養士、我太祖龍興、以為古國遺風、冬月設八關盛會、選良家子四人披霓衣列舞於庭、郭待制東珣代作賀表、又如謂文昌公崔致遠字孤雲、以賓貢入中朝、擢第遊高駢幕府、時天下雲擾、簡檄皆出其手、若斯之類、雖與詩文無涉、然或有關故實、或足資考證、是亦未嘗不足為談藝者之一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補閑集三卷奎章閣藏印本

高麗崔滋撰滋初名宗裕又名安字樹德號東山高麗名儒門下侍中文獻公沖之後明宗十八年戊申生天資淳訥力學能文康宗時登文科補尚州司錄尋入國學補學諭高宗時出牧尚州剖決如神秩未滿召拜殿中少監寶文閣待制累遷至守太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宗元年庚申卒年七十有三謚曰文清著有家集十卷是及編行於世是編前有高宗甲寅崔氏自序云古今諸名賢編成文集者唯只數十家自餘名章秀句皆湮沒無聞李學士仁老裒集成編命曰破閑晉陽

公以其書未廣命余續補則是編蓋高宗四十一年甲寅崔氏因李仁老之書拾遺補闕續而成之其書都凡三卷取新羅以來下及麗朝諸家近體之優麗者若干聯以己意品題之大旨在糾彈詩家瑕錄之失如謂今之後進競尚聲律章句琢字必欲新鍊對必以類語生意拙而純樸自然之風喪失盡矣之類其言皆深中癥結至於所採諸家清詞佳句摭拾既廣別擇亦工雖節取一二聯亦往往可觀惟嗜博貪多亦免失於曼衍雖閭巷之瑣言浮屠優妓之佚聞亦並加收補如紀成宗十五年八月車蓋幸東京頒赦凡有奇才異能隱滯丘園者勅有司搜訪無遺並收籍內外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又如紀高敞縣少年及光化縣北採導人諸事皆與詩文渺不相關雖宋人詩話類皆如是然曼衍旁支終不免為白璧之微玷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人詩話二卷 奎章閣藏仁祖十七年己卯重刊本

朝鮮徐居正撰居正字剛中號四佳大邱人牧使彌性之子世宗二年庚子生二十年戊午連中進士生員二十六年甲子登文科第三名官至大提學左贊成封達成君成宗二十三年壬子卒年六十有九謚曰文忠按居正為楊村權近外孫楊村一代儒宗居正盡得其學文章爾雅學問淵博凡天文地理醫卜星命之學靡不貫通所著有歷代年表東文選東國通鑑筆苑雜記東國輿地覽勝四佳亭集及是編行於世是編編首有晉山姜希孟及垂崖老人金守溫二人序編末有崇禎己卯廣陵後人李必榮後序據李氏後序知其書初刻於成宗五年甲午是編蓋仁祖十七年己卯必榮之所重刊也先是高麗時李大諫眉叟作破閑集崔平章樹德作補閑集於三韓詩學多所闡發厥後百餘年間莫或繼者居正深懼東方詩學之湮沒無聞也因從政之餘手撰是編其書都凡二卷上自新羅文昌下逮李朝凡及於詩者靡不搜剔摘精會粹參以議論按居正學問賅洽是編以餘事為之持論雖不免失之於淺然其採擷前人論詩之語頗知別擇凡曼衍旁支疏畧瑣細與詩文無涉者皆摒而不錄體例實較破閑補閑等篇為謹嚴其紀錄異聞如辨唐時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賈浪仙詐為梢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麗使嗟嘆世傳麗使為崔文昌一事云余考文昌入唐為高駢言記不與浪仙同時或者以顧學士送文昌入唐詩有來船渡海之語遂有此誤耳之類皆足資考証在三韓詩話中終不失為翹楚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惺叟詩話不分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許筠撰。筠字端甫，號蛟山，陽川人。宣祖二十二年己丑生員，二十七年甲午登文科，官至判官。善詩文，名顯中國，常幻作無根之言，顛倒朝野，晚年為李爾瞻之手足，盡力於光海君廢母事，十年戊午伏誅。所著有惺叟覆瓿藁二十六卷，行於世，是編即其說部中之一種。編首有許氏自序，云丁未歲，刪東詩說，又著詩評二卷，書成，削其稿，只書二件，一在浪州失去，一在京邸遺佚。辛亥歲，僕罪咸山閑無事，因述所嘗談話者，著之於牘，命之曰詩話，則是編蓋光海君三年辛亥，許氏僕罪咸山時，就其舊作詩評，重加纂集者也。其書不分卷，都凡九十有六則，自新羅以來下迄李朝，凡海東人士，稍以詩見於傳記，或嘗所聞見者，悉加搜採，而以己意品題之。今考其書，雖摭拾未廣，所採亦不盡工，上下八百餘年之間，所得不及百條，未免有偽簡畧，且持論多無精識，往往失之膚淺，如謂崔孤雲學士之詩，在唐末亦鄭谷韓偓之流，率佻淺不厚，夫孤雲摹擬之弊，可議者固多，而許氏之論，則大言無當，所見者粗，任意雌黃，實不足以為定論。惟三韓詩話傳世無多，是編所論，尚非得自販鬻，是亦未嘗不可為談藝者之一助焉。

別洞先生文集三卷續集二卷（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刊本）

高麗尹祥撰。祥字實夫，初名哲，號別洞，醴泉人。高麗恭愍王癸丑生，早歲受業於趙庸之門。朝鮮太祖壬申進士，癸酉擢生員，年二十四登第，授善山尚山教師，遷禮曹正郎，以書狀官入燕，還拜司藝，知金山、榮川、大邱等郡事，特擢大司成，官至藝文提學。文宗初致仕還鄉，以教授子弟為樂。景泰六年卒，年八十有三。是編編首有成化二十三年丁未金宗直序云：襄陽尹先生祥，資稟純篤，學問該通，自其平生所作，亦不為少，然而旋作旋棄，不畜一紙。先生之子前軍威縣監季殷，余之同年進士也，謹收拾於散逸之餘，得若干篇，錄為一帙。又編末有二十一年乙丑李光庭後序云：先生有作旋棄之，今茲編輯出於其子知縣公季殷所收拾散佚者。丁巳冬，先生十世孫三徵，有袖先生遺卷，訪不佞于莊園之塾，屬以校訂之役，則是編蓋先生子季殷之所編次，而十世孫三徵之所刊行也。至其續集二卷，據庚子柳道献後序云：先生后孫進甫與昌東袖道善書示不佞曰：願略加纂次，俾惠一言。則為先生卒後五百餘年，其后孫之所裒集而刊行者也。其書印本集凡三卷，續集二卷。本集卷一為賦一首、詩七十八首、表箋十三首，卷二為疏、陳言四首、書一首、序二首、記二首、祭文七首、策四首、拾遺二首、歌謠二首，卷三為尹氏年譜、墓碣銘、聞見錄、鄉賢祠奉安文、常享祝文等，蓋斯集之附錄也。續集卷一為詩十八首、箋表九首，卷二為尹氏行狀、行錄、神道碑銘、聞見錄、上言等，亦列為附錄。按尹氏潛心經術，篤守程朱義理，精微文章不雅，故能奮起於鄉曲，而登於廟堂，處胄監前後二十餘年，提撕誘掖，至老不倦，當時名公巨卿，多出其門，師道尊嚴，陽村之後一人而已。其所為文章大抵平易簡當，初讀似覺質俚，細讀之則綽有餘味，如禮書請文科試五經、箋成均館闢佛疏之類，無非義理之定，蓋非徒事藻繪者所可比擬，至於其所為詩，則皆出緒餘，非其所長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勤安居士文集五卷 朝鮮古典刊行會景印本

朝鮮李承休撰。承休著有帝王韻紀二卷，已著錄。是編前有至正十九年韓山李穡序，云前密直司使兼監察大夫李公將鋟其先勤安居士文集于梓，因其姪婿兵部侍郎安君徵余言為序。是其書蓋至正十九年居士季子成均直講知製敎衍宗之所編次刊行者也。惟考衍宗勤安居士雜著題識，云家君平生著述，四六雜文，去國投鄉之際，散失無餘，則是編所存，不過就其殘餘畧加編次，蓋已非完本矣。其書都凡五卷，首勤安居士雜著，存晚年所著四六雜文十有四篇，次勤安居士行錄四卷，存古今体若干首。按承休詩文偉麗，性正直而無所求於世，尤酷好浮屠家言，晚年事之益謹，會以上疏忤旨，歸隱於頭陀山中，即山間別墅，欹其堂曰容安，就山之三和寺借藏經繙閱其中，十年而南畢。其雜著中如答滿月峯了了庵信和尚寄佛護慧和尚、上蒙山和尚謝賜法語諸篇，皆深解禪要，足以見其晚年思想。至於行錄四卷中，如賓王錄之有關於史事，病課詩、求官詩、謝餞詩，及各詩小序之有關於其個人行蹟，多足供學者之參考。且所為詩文，大抵皆思致不塵，語意清峻，有飄然世外之趣，雖未獲觀其全集，然嘗鼎一臠，中達皆甜。[illegible]作者[illegible]、鮮片水而覆之也。

退溪先生文集四十九卷別集一卷外集一卷續集八卷年譜三卷言行錄六錄 朝鮮宣祖三十二年乙亥陶山書院刊本

朝鮮李滉撰。滉字景浩，學者稱退溪先生，系出真寶，後移居安東，又遷禮安。父名埴，滉其季子。弘治辛酉生。年二十有三，始遊太學。戊子中進士，甲午登文科，被選補承文院權知，授藝文館檢閱。丙申陞典籍。明年遭內憂，服闋，後拜修撰，出入三司，屢對經筵。辛酉以校理賜暇讀書湖堂。明年遷司諫兼侍讀院弼善，迄暇還鄉，欲事退休。甲辰復拜弼善。乙巳明宗即位，李芑等士類咸遭排陷，滉亦削官，尋白其冤，命拜司僕寺正。明年乞暇還鄉，屢除館職，皆不起。丁未以應教召還。明年外補丹陽郡守，遷豐基郡，請修書院，使學者有所依歸。庚辰復以病辭，教授于退溪之西。壬子起復，由弘文館校理，拜大司成、工曹參判。其間屢以病引辭，多居陶山，從事著述。丙寅拜工曹判書，進兩館大提學。宣祖即位，除吏曹判書，尋改判中樞，以老病固辭，宣祖許之，搢紳大夫餞之于漢江濟川亭。庚午十二月病卒，年七十。赴聞，宣祖震悼，特贈政府領議政，謚曰文純，配食宣祖廟庭，從享文廟。所著有啟蒙傳疑、理學通錄等書，行於世。是編蓋宣祖三十二年乙亥陶山書院之所刊行。其書凡文集四十九卷，別集一卷，外集一卷，續集八卷，年譜三卷，言行錄六卷，總計全書，都凡六十有八卷。其文集卷一至卷五為詩，卷六為教，疏卷七為劄、經筵講義、啟議，卷八為辭狀、啟辭、書契、修答，卷九至卷四十為書，卷四十一為雜著，卷四十二為序、記，卷四十三為跋，卷四十四為箴、銘、表、箋、上樑文，卷四十五為祝文、祭文，卷四十六至卷四十七為墓碣誌銘，卷四十八、卷四十九為行狀。其別集、外集、續集等編分類，亦大體略同。至於言行錄六卷，則為李氏門子權斗經之所纂輯，釐為二十有二類。按退溪幼而端序，長益涵揉，中歲以後，尤絕意外慕，專精宋儒之學，而洞悉其微奧，充積發越，人莫之測，而謙虛卑遜，若有所無者，反復紆徐，光明俊偉，粹然為一代大儒。今觀是集所載，如西銘考証講義、天命圖說後序、心經後論、心無体用辯、非理氣為一物辯証等，於人情事理之微，以至天地萬物之變，靡不援今據古，論証詳明，能窮其極而究其深。此外如與高峯先生奇大升論理氣各書，以理氣分屬四端七情，往復辯難，尤能發前人之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未發，至其晚歲爲教琉，亦多有關三韓之國故朝章，足供嵘首之參考。若其所爲古今体詩，則多爲少時所作，並以餘事爲之，非其所長矣。

白沙先生集六卷別集四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 崇禎二年己巳刊本

朝鮮李恒福撰。恒福字子常，號白沙，慶州人，高麗名相齊賢之後，參贊夢亮之子。嘉慶丙辰生，年十六遭母喪，除服遊學宮，宣祖庚辰擢文科，時年二十有五，補承文正字，舉賜暇讀書湖堂，入玉堂爲正字，遷著作。乙酉拜吏曹佐郎知製教，其間出入三司，復爲吏曹郎。壬申之亂，宣祖倉卒西巡，百僚皆散，獨恒福扈從不離，更請兵平乱。及車駕還京，以功拜右議政，進爵府院君。壬寅春，時事大變，權臣文章指劾，恒福遂自引退。然恒福雖不在位，而礼遇猶隆，凡朝中大事，必以咨之。及海光君嗣位，廢母之議起，恒福屢進忠諫，被竄北青。戊午五月卒，年六十有三。舉追謚文忠。所著有四禮蒙訓一卷，是編前有崇禎二年己巳新豐君張維序云：近代故相白沙李公，自壬辰來三遭大變，而三立奇節。公才甚高，學甚博，顧所著述，往往棄稿不收，故存者不能多。昔叔孫豹論不朽，立言最後焉，文章又立言之靡者，公之所樹立，自足以照耀千秋，區區文詞之傳否，不足爲公輕重。然自慕公之風者謀之，即陳蹤末迹，皆欲其流傳永久，況於精神之所運，言語之所發者乎。公之沒已一紀，家集尚未行，會李公顯英按關東，與江陵李使君命俊，皆故公客也，慨然合謀，裒公

遺稿付剞劂，而公諸子屬維引之。維不佞，弱冠以里中子獲及公門，義不敢辭，則是編蓋恒福卒後，其門下士李俊命等之所編次印行者也。其書凡本集六卷，別集四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都為十有三卷。其本集首五言絶句，次五言律詩，次五言古詩，次五言長律，次七言絶句，次七言律詩，次七言古詩，次六言，次歌詠，次長短句，次箴，次銘，次序，次記，次跋，次雜著，次祭文，次墓誌銘，次墓誌，次墓表，次墓碣，次碑文，次遺事，次行狀，次劄，次別幅，別集首啟辞，次議，次簡牘，次雜記，次朝天紀聞及朝天日乘，至於補遺則為詩文若干篇，而以李氏神道碑，行狀，墓誌等列之附錄。按東國詩壇群尚李唐，恒福之詩亦未能出其藩籬，惟托物遇興，不以聲律為拘，亦不以浮誇為尚，綽約蕭散，風韻清高，尚不失詩人之旨。至其為文辞，氣亦殊充沛，藻思涌溢，蹄厲不羈，尤長于疏奏劄啟，辞簡意盡，頗為時輩所推許。今觀其集中所錄劄啟，慷慨激切，多能言人之所不敢言，高風亮節，有古大臣之風焉。

霽月堂先生集七卷附錄一卷 朝鮮純祖己亥刊本

朝鮮宋奎濂撰。奎濂字道源，霽月堂其號也，恩津人，吏曹判書國詮之子，崇禎庚午正月十五日生於懷德莊舍，早歲受學於宋浚吉之門，年十九中司馬。仁祖甲午殿試擢乙科第四分隸承文院權知正字，翌年四月薦入史局。孝宗朝累遷司藝，應教，出為衿川郡守。及肅宗嗣位，群小以禮論釀成士禍，宋時烈，宋浚吉皆受謫，奎濂時為司諫，草疏極言兩氏之冤，為母所止，不果上。丁巳拜執義，尋復拜司諫，遂力陳二臣之冤，卒被罷黜。庚申改政，除司諫，修撰，司成，由禮議遷吏曹，出為安邊府使，忠清監司，尋遷工曹，禮曹，陪太祖影幀至全州，比還，時象一變，宋時烈被禍，士流竄逐殆盡，奎濂乃謝病隱居，以書史自娛。甲戌拜兩司長官，及同中樞，禮曹參判。己卯年七十入耆社，拜知樞議政府右參贊，禮曹判書。肅宗己丑微疾卒於鄉舍，年八十。謚曰文僖。是編末有其孫基鼎後序，云我高王考文僖公府君遺集也，原本歲久散佚，所存者惟詩賦章疏及散文若干篇而已，府君之德行氣像，即此猶可徵其萬一，又烏可以泯沒而無傳乎，於是乎加梳櫛，釐為七編，付諸剞劂，則是編蓋奎濂卒後，其孫基鼎網羅散佚之所編次刊行者也。其書都凡七卷，第一卷為

辭、詞、詩。第二卷至第三卷為詩，第四卷至第五卷為疏，第六卷為疏、啟、行狀、墓誌銘、墓碣銘，第七卷為墓碣銘、祭文、序、上樑文、銘、雜著。而以行狀、神道碑銘、致祭文、挽詞等別為一卷附之篇末。按奎濂自少即以詩文為世所知。當甲申之變，奎濂年才十五，聞皇都淪陷，賦詩抒懷，有「中興雖有主，恢復奈無期」之句，感慨悲憤，溢於辭表，蓋自兒時志慨已異常人。其詩規摹唐人，才調清逸，綽有盛唐風韻。蕉泉金相休氏題其遺詩云：「篇篇渾成，句句無瑕纇，最是謙冲，美出言淡，不濃。」誠非虛美。至其散文，則用意深遠，辭氣亦殊充沛。蓋奎濂經史淹貫，才氣縱橫，其學專用力於務本踐寔，而深病世儒崇飾浮華之習，含章自晦，欿然若無，初未嘗留心於立言。然其事有意會，發於文字，皆未常離乎日用常行，而平易雅馴，雍容整暇，無一句雕繪，而寄趣深遠，托意雋永，固未可徒以文字評其優劣也。

東溟先生集十一卷 丙戌刊本

朝鮮鄭斗卿撰。斗卿字君平，自號東溟子，溫陽人，叢桂堂之孫。宣祖丁酉生，年十四別試中選，自是累捷場屋，聲名日振。詔使姜日廣等來，北渚金流玉為儐相，選一時能文之士與偕，斗卿應辟為從事。崇禎己巳別試擢甲科第一，由郎署入台省玉堂，累官至禮曹參判、弘文館提學。顯宗癸丑歿，年七十有七。所著有詩諷八卷。是編為斗卿詩集，全書都凡十有一卷。卷一為五言絕句七十三首，卷二為七言絕句三百二十八首，卷三為五言律詩一百四十八首，卷四為五言律詩一百二十四首，卷五為五言律詩一百二十九首，卷六為五言排律十六首，卷七為七言律詩九十九首，卷八為七言律詩九十七首、七言排律一首，卷九為五言古詩五十二首，卷十為七言古詩七十三首，卷十一為七言古詩六十四首，總計全集都凡古今各体詩一千二百零四首。按斗卿生當仁祖、顯宗之間，當時詩人輩出。斗卿早歲受學於白沙李恒福之門，及冠詩文已負時譽，車雲輅稱其詞賦似司馬長卿，谿谷張維得其詩，榭之壁上，日夕諷詠，以為求之盛唐亦不可多得。其為當時名家推服如此。今觀其詩，体格高古，雖有大家風度，大抵樂府學漢魏，歌行擬李杜，

五七言近体、則力追初盛兩唐、探源索流、力挽頹風、誠為當時作者所不及。集中敘事擬古歌行各篇、尤所擅長、如西門秦女記行、述懷行、路难、報恩行、俠客篇、莫愁歌之類、皆激楚蒼涼、風骨彌為道上。在東國詩壇、堪稱絕調。其流播詞林、仰邀睿賞、非偶然也。至於五七言近体、亦復接跡盛唐、雖邯鄲學步、亦率多可讀、固不必求全責備也。

竹磵遺稿一卷 朝鮮刊本

朝鮮康復誠撰。復誠字明之、號竹磵、系出信川、移居缶溪、為嶺南之世族。父諱惟善、號舟川、弱冠成進士、以學問鳴於時、有文集行於世。不幸死於誣獄。復誠蓋其遺腹子也。以嘉靖庚戌生於外舅灘叟李延慶之第。少勵學、好讀書、七歲喪母、執礼如成人。蘇齋盧思慎見而奇之、勉以努力經學。宣祖己卯中司馬。歷官參奉、帥傳、寮訪等職、被薦為長水縣監。目覩海光亂政、不樂居京師、於是棄官南歸。及仁祖反正、除富平、移星州。當李适之變、調兵食、馳赴扞衛、為一道先。仁祖大加嘉獎、賜馬以褒之。尋陞正憲、拜知中樞。以年老致仕、歸隱善川舊墅。甲戌以疾卒、年八十有五。是編為復誠詩文遺稿、僅就其殘餘畧加編次、殆已非完本矣。其書都凡一卷、首古今体詩一百十有六首、次啟辭一首、次疏一首、次策問一首、總計全書所載、都凡詩文一百十有九首。而以祭文兩篇附之編末。按朝鮮人物考康氏本傳云、見海光之乱政、不樂居京師、便棄官南歸、及作廢母之論、人皆歎其見機之早。是復誠當海光之乱、曾有廢母論之作、為世所傳誦。今考是集、乃不見著錄、知復誠生平著作、散失必多。今就其所存者觀之、其詩皆規摹唐人、畧能得其彷彿、雖氣勢不免

失之於弱、狀物寫景、抒情寓意、亦頗爆其平易、然聲調鏗鏘、亦不乏妙境、至於其所為文章、則体格簡古、辭氣充沛、頗能得古人家法、如政院從權奴辭、謂人主一身宗社臣民之所付托、執親之喪、亦不可與匹夫同、若膠守小節、不顧大体、終至於傷生而滅性、禮者天理人情之準則、過與不及皆非禮也、凡人執喪、漸致成疾、則當用肉汁以助滋味、先儒成訓、昭載禮書、宜勉抑至情、俯從權制、揆情度理、議論頗多可取、又如陳弊疏、論當時軍卒之弊、使人民草衣木食、僅能為生、而身役田役、左攻右侵、捨逃亡之外、他無生路、若不於此時變而通之、以開可生之道、則餘存之民戶、亦難支保、因條陳三策以救時弊、立說亦深中窾要、雖一鱗片爪、亦有可觀焉、

文節公金先生逸稿一卷 [illegible]朝鮮刊本

朝鮮金淡撰、淡字巨源、號曰撫松軒、禮安人、縣監孝良之子、太宗丙申生、世宗乙卯登第、選補集賢殿正字、遷忠州牧使、政清訟理、境內多盜、民甚苦之、淡疾惡如讎、善治盜賊、賊相戒不敢入境、州民賴之、歷守安東慶州、陞吏曹判書、世祖甲申卒、諡曰文節、是編前有先生裔孫金應祖序、云我先祖文節公金先生、於一時諸賢中、最見推重、惜其文章無傳於世、先生之曾孫栢巖金先生玏、始博考國史、參以東文選及列邑題詠、得詩文若干篇、甲申歲、先生六代孫金正郎瑬深懼其久而失其傳也、俯許取先生重試對策、率宗人鋟諸梓、則是編蓋先生曾孫玏之所編次、而六代孫瑬之所刊行也、其書都為一卷、首七言詩五首、次疏七首、次策一首、而以御書一篇、及金氏神道碑銘、碑陰記、墓文、鄉賢祠奉安文、常享文、享時文、記聞錄等篇附之編末、按金氏詩文、旋作旋失、家集舊無傳本、是編僅就各家選集、及各邑題詠、彙集成編、一鱗片爪、僅收拾於散佚之中、寔不足以窺其全豹、按金氏賦性端雅、行己廉謹、其詩規摹唐人、深造獨得、其体宏而深、其辭典而雅、托物寓興、寄托遙深、且無用力於意境、不斤斤於藻飾、蓋三韓詩壇、啟於唐季、一時作者、群尚

麗縟，金氏獨能矯時弊，而以理趣意境爲主，此其所以能卓然自成一家者歟。

霽峯集五卷遺集一卷續集一卷 崇禎辛未刊本

朝鮮高敬命撰。敬命字而順，號霽峯，又號苔軒，系出耽羅，其先世賜貫長興，遂爲長興人。父孟英，官至大司諫。以嘉靖癸巳生。敬命，明宗戊午擢甲科第一，拜典籍，遷正言，奉使關西，其還命以所賦詩寓進。癸亥陞校理，秋罷還鄉里凡十有九年。至辛巳始起廢復以書狀官如燕。壬午拜瑞山郡守。時明使洪憲、王敬民來，栗谷李珥爲遠接使，薦敬命爲從事官，凡與明使唱酬，多用敬命之詩。宣祖壬辰，與子從厚、因厚共倡義旅，馳檄四方，戰歿於錦山。訃聞，宣祖震悼，贈礼曹判書，謚曰忠烈。是編編首有崇禎辛未莊應會序，編末有萬曆四十五年高用厚跋。按莊氏序云：辛未元旦，使君高諱用厚者携其尊人霽峯集來，廷見之暇，出以示余，乞弁言於首。又據萬曆丁巳尹暄正氣錄跋云：先生胤子用厚氏早擢大科，能繼家聲，出典大州，首刊是錄，又印詩集若干卷付於世。則是編蓋敬命胤子用厚之所編次刊行也。先是萬曆丁酉，敬命既殉節於錦山，其胤子用厚負其先人遺集，徒步避亂，當其時固不敢期性命之得命休也。及國運中興，釋褐而立於朝，萬曆四十四年自兵部郎出宰南原府，始以付剞劂，即是編也。其書凡本集五卷、遺集一卷、續集一卷，本集首門

人錄，次古今体詩若干首，遺集首為賦，雜著，記，論，銘，說，對書，文，祭文，墓碣銘，表，箋，教書，檄文，古今体詩，都凡若干首，續集為古今体詩四十餘首。按敬命當壬辰之變，馳檄勤王，殉節於錦山，高風亮節，昭若日星，本不以詩文為能事。今觀是編，撫景詠物，大抵風韻流動，如摩詰輞川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且詩境清越，勤王憂國之思，時時溢於言表。至其所為文章，雖不免有傷平易，然觀其權都尚書書，及檄諸道書等，不惟有關時事，足備史家之採摘，即其忠義感奮，捐一生以衛社稷之心，亦足使後世取法。總之，敬命之見重於世，即其有正直忠義之節，可以弘濟艱虞，至其詩文，特其餘事耳。

竹堂先生集十卷 已刻付本

朝鮮申濡撰。申濡字君澤，號竹堂，高靈人，歸來亭末舟七世孫（朝鮮圖書解題云誤作趙）。光海君丙戌生，仁祖庚午進士，丙子登文科，由吏郎副提學累官至禮曹參判。嘗陪昭顯世子入瀋陽，復奉使至日本，以文章知名於時。顯宗乙巳卒。是編前有乙亥八月玉川山人序云：僕少時遭亂，流離兩湖之地，得詩于道途羈旅倉弱冠已千首矣。及壯盡棄之。已而釋褐，以宮僚赴瀋，又嘗奉使日本，與京師北抵蒙古界，南逾薊幽燕長城之外，帝都之內，東窮湯海，日光之下，首尾數十年，間驅馳擴頓三萬餘里，幽愁鬱悒，不平于中者，皆發之詩，編為諸錄，巾衍常滿矣。乙未丙申之歲，詞友朴真卿既殁，而季氏元澤繼而不幸，自此詩道孤矣，僕因擬終身廢之。翌年春，偶獲罪謫竄江界極窮處，距京千有四百里，弟妻既亡，獨有老母弱息，而存殁不相聞者數月，窮愁懼憂傷亡憀，至戕性命，乃復托于吟詠，其年移配于湖西之天安郡，至今年七月，始蒙赦令。按乙亥為顯宗十一年，玉川山人為申氏之號，則是編蓋顯宗十一年乙亥申氏之所自編也。其書

都凡十卷、釐為二十有四篇、卷一為瀋館錄、駒城錄、玉城錄、卷二至卷三為海槎錄、卷四為銀台錄、玉川錄、銀台後錄、錦江錄、卷五為駱亭錄、龍灣錄、駱亭後錄、湖行錄、駱亭續錄、湖行後錄、駱居錄、卷六為燕台錄、卷七為雪山錄、駱居後錄、松都錄、騎省錄、卷八為清源錄、卷九為兜率錄、卷十為養痾錄、交州錄、今考其書、蓋依時期地名分類編次、始于以宮僚陪昭顯太子入瀋所作、而終于晚年養痾交州所詠、按申氏之詩、早歲規摹李唐、尤傾心於右丞工部之作、惟音清而病弱、語實而傷俚、蓋未能窺唐人之蹊徑、中年以後學詩于澤堂先生李植、乃盡棄昔日所學、取昭明選詩、古樂府及詩歸等書、反覆沉潛、積而有得、然後發之於詩、源委既別、風格自殊、雖氣勢仍不免失之於弱、然文辭典雅、聲調鏗鏘、其高者近乎健安、其下者亦侵淫乎潘陸、與並世詞人之但知摹擬唐宋者、固自不同、且申氏驅馳萬里、遭時多困、幽愁鬱悒之極、信心闡寫、自不覺流之于蒼勁衍放、固不僅以雕鏤為能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儷文集十八卷　朝鮮刊本

朝鮮全鎮圭纂輯、鎮圭字達夫、號竹泉、老山人、國舅光城府院君萬基之子、孝宗戊戌生、文詞早成、肅宗壬戌擢進士第一、又連仲生員試、丙寅擢文科、歷官吏郎舍人、副提學、典文衡、屢遷至禮曹判書、性剛直敢言、於尤庵宋時烈極所宗仰、屢為之辯誣、肅宗憾之、己巳母后坐廢、鎮圭亦被竄巨濟、在謫六年召還、又以忤偉相貶德山、丙申卒、年五十有九、謚曰文靖、所著有竹泉集三十五卷行於世、是編蓋肅宗壬寅鎮圭選集兩宋以來諸家所作駢儷之文、而成其書、都凡十有八卷、卷一為詔、赦文、答詔、批答、卷二為制、誥、麻、卷三至卷九為表、卷十至卷十六為啟、卷十七為檄、露布、致語、上樑文、勸農文、連珠、卷十八為青詞、疏、祝文、謚議、墓誌、按鎮圭思慮明敏、綜理嚴密、其居廟堂也、惟以持大体振頹綱為務、言論鑿鑿、動中窾要、文詞典雅、尤精藻鑑、平居深以典翰趙文命之儷文類編繁而不精、澤堂李植之儷文程選偏而多失、自息庵壺谷之儷文抄畧而不備為病、因

取兩宋以來下迄有明諸家駢儷之作摘其菁英删其蕪類分類編次彙爲一帙核其自遍凡文中散句皆作單行至于駢文對句則並列爲雙行以便讀者之觀摹搜羅排比頗稱賅洽按李朝一代館閣文字多尚駢儷是編之輯意在爲館閣諸臣程式摹擬之計故于表啟兩類所選尤多雖其取去標準大抵皆以彫琢藻繪爲尚格調未免失之於低且分列類目亦嫌其繁瑣然較之類編程選各書則終覺差勝焉

光國志慶録一卷 朝鮮刊本

不著纂輯者姓氏按是編末有李畬跋云皇明神宗皇帝萬曆十六年我昭敬大王之二十二年戊子謝恩使臣俞泓之還也山海關主事馬維銘贈以詩泓和之既復命並奏其詩昭敬大王命一時大臣詞臣及承文院提調諸公卿次銘韻以歌詠之仍下御製一首與小序示群臣所以誌喜慶也奎章炳煥載在列聖御製集中人得以誦之顧群臣所作亦皆一世之精華而歲月既遠寖以散佚我聖上二十七年辛巳宗臣靈原正檼得故遺本裒録一冊以進上亟命書局刊布以廣其傳名之曰光國志慶録又用其韻御製一詩并小序以下之又考肅廟御製詩序云瓚系歸正慶溢宗祊奎章昭回聖德愈謙每一伏覩未嘗不莊誦欽歎也今者宗臣靈原正檼以聖製及諸詩合爲一部按閱再三激切於中謹以韵吟成一首少伸贊揚之誠據此則是編蓋肅宗二十七年辛巳宗臣靈原正檼之所編次印行也惟考是編首所載列聖御製中有英廟御製詩并序紀年爲歲甲子仲春上浣則是編當已為英宗甲子以後重刊之本矣其書都凡一卷首列聖御製並序次馬維銘原韵次俞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和詩、次廣守愼等諸朝臣應製和詩、次頒赦時傳敎、次頒赦敎文、次謝恩表、先是、三韓國系、因尤咺之毁、國久被誣蔑、雖列聖相承、累代呼籲、而二百年汙蔑之恥、尺未能雪、迨宣祖二十二年戊子、謝恩使兪泓還自燕京、齎明神宗詔書、及大明會典以來、始得復濬系之正、而雪十三代之冤、是以擧國歡騰、慶典無前、宣祖特就山海關主事馬維銘贈兪泓詩、御製和詩、而囑群下爲述賡和、肅英兩廟、追念先烈、復賡續舊韻、使是錄得流傳於百餘年後、今觀是集所載、前後宸翰、及臣工賡續之作、雖意在歌頌功德、千篇一律、鮮有佳製、然所紀濬系歸正事、不惟足以雪三韓宗祊之恥、辨百年疑信之誣、即治朝鮮文者、亦有足資取証者焉、

聖學輯要七卷 朝鮮英祖三十五年刊本

朝鮮李珥撰、珥字叔獻、號石潭、學者稱栗谷先生、德水人、康平公明晨五代孫、父監察元秀、母平山申氏、博古通今、工書畫、尤善屬文、以中宗丙申生珥、年十三中進士初試、文章日就、聲聞籍甚、十六喪母、自傷早失所恃、日號泣於墓旁、偶讀佛書、有感於生死之說、遂棄家入金剛山寺、歸心禪學、至於廢寢忘食者歲餘、後忽悔悟、盡棄所學、而專心儒道、年二十三、見退溪李滉於陶山、明宗甲子、赴司馬及文科初試覆試、皆列名榜頭、人稱九場狀元、出爲戶曹佐郎、明年拜正言、戊辰以書狀官入燕、歷官吏曹兵曹判書、典文衡、官至贊成、宣祖甲申歿、年四十有九、謚曰文成、從享文廟、是編前有萬曆三年乙亥李氏自序、及進書劄字、按李氏自序云、臣按道妙無形、文以形道、四書六經、既明且備、第患全書浩渺、難以領要、先正表章大學、以立規模、西山真氏推廣是書、以爲衍義、博引經傳、兼援史籍、爲學之本、爲治之序、粲然有條、但卷帙太多、文辭汗漫、似紀事之書、非實學之體、况人主一身、萬機所叢、治事之時多、讀書之時少、不撮其綱維定其宗旨、未必真能有得、於是廢棄他功、專事摭要、採掇精

英類分次第兩閱歲而編成名之曰聖學輯要則是編蓋宣祖時李氏進御之作其書都凡七卷釐為五篇曰統說第一合修己治人而立言即大學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意曰修己第二專論修己之道即大學所謂明明德也其目凡十有三首總論修己次立志次收斂次窮理曰誠實曰矯氣質曰養氣曰正心曰檢身曰恢德曰輔德曰敦篤次修己功效曰正家第三專論齊家之道其目凡八首正家總論次孝敬次刑內次教子次親親次謹嚴次節儉次正功效曰為政第四專論為治之理即大學之所謂新民也其目凡十首總論為政次用賢次取善次識時務次法先王次謹天戒次立紀綱次安民次明教次為政功效曰聖賢道統第五專論聖學淵源即大學之實跡也今考其書原本經傳參之子史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與夫用賢取善治國為政之要靡不窮之極其深而析之極其精以期達於豁然貫通之地且凡其所論言皆有据而以淺近平易明白篤實者為準則尤便於躬行實踐雖凡有所引或斷章取義或刪節語句或非一時之言而合為一段未免有違經旨然大醇小疵學者不免則亦不足深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典會通六卷 朝鮮李太王二年乙丑刊本

朝鮮李太王二年乙丑趙斗淳等奉命纂輯斗淳字元七號心菴楊州人右相二憂堂泰采五世孫正祖丙辰生純祖丙戌登文科歷典文衡哲宗朝拜大提學癸丑入相官至領議政李太王庚午殁謚曰文獻是編前有金炳學序及同治四年手寅進書箋按炳學序云我朝之經濟六典經國大典遠倣周官制度之書近準大明會典六部自我太祖獻大王創垂大業迄於世宗世祖前聖後聖作之述之辞厥群彙統為一書無待乎斟酌損益而繼有續編於元陵甲子通編於建陵乙巳特因時制宜小有變通耳上之二年春因相臣筵奏乙巳以後教式之未遑刊布者令閣臣補輯同異條例一遵兩聖朝續增舊規名曰大典會通剞劂既竣以臣炳學為之序則是編蓋李太王二年乙丑手寅等奉命之所纂輯也其書都凡六卷蓋以經國大典續大典大典通編合部而增補乙丑通編受教及稟奏定式今所見行者會粹增補通為一書其六典條目次第皆一仍舊貫首錄經國大典次錄續典次錄大典通編次錄增補各條並於各段之首分別標注原續增補各字以資識別其官有增減法有因革亦

備書不遺。而别注令革令廢等字。以明其變遷。令例古例搜羅詳賅。分門别類。條理詳明。得此一書。則於東國之良法。歷代之美制。衙門之陞降。法制之變遷。謬例之釐正。時措之創因。莫不瞭如指掌。且其於財政軍政諸大端。皆特為留意。舉凡戶曹賦稅。軍制刑典。及各種條例。皆纖細不遺。治朝鮮法制史者。實可資為參考。雖其中吏典一篇。僅詳於內官。而於八道外官。未能一一備錄。然考三朝官制。京內官吏寔多於外官。是則白璧微瑕。亦不足為是編病也。

時典隨錄一卷 朝鮮鈔本

不著纂輯者姓氏。亦不詳其時代。按李朝一代典章制度。自世祖六年。始命寧城府院君崔恒從事纂修。至睿宗元年。全書告竣。名之曰經國大典。及成宗二十三年壬子。以經國大典書成之後。新科時政。多為大典所未備。復命廣川君李克增等續加纂修。成大典續錄六卷。其後中宗三十八年癸卯。則有大典後續錄之作。英宗二十年甲子。則有續大典之作。正祖八年甲戌。則有大典通編之作。今考是編所據。僅及於英祖甲子續大典。則作書之時代。其在英祖之末歟。其書都為一卷。依經國大典及續大典之例。釐為六典。首吏典。次戶典。次禮典。次兵典。次刑典。次工典。攷大典一書。雖為立國之大法。群條之矜式。然簿錄繁夥。管攝多岐。且政有因革。法有變通。臨時比照。動致翻窒。是編就經國大典及續大典二書。摘其合於時制者。載錄事例。採摭損益。頗便翻閱。其於吏戶禮兵刑工各典。皆首錄經國大典。次錄續典。核其所載。大抵詳於法例。而疏於制度。如吏典京官職。於年未滿二十者。勿得授東班職。贓吏子孫。勿授議政府六曹。失行婦女。及再嫁女之所生。勿叙東西班。至曾孫。文方許以上各司外用之。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外官本宗大功以上祖及女夫孫女夫姉妹夫外親緦麻以上妻親父祖父兄姉妹夫並相避出繼者本生親一体相避等條例皆分别備載而於内外諸衙門官制及付之闕如又如戸典戸籍於每三年改戸籍藏於本曹漢城府本道本邑及凡田分六等每二十年改量成籍藏於本曹本道本邑等條例皆分别詳載而於戸口增减田賦豐澁及付之闕如若斯之類不免挂一漏萬蓋其書之作本為胥吏檢閲之計鈔撮成書寔不足語於著述之林也

石谷封事一卷 朝鮮沃川龍門祠重刊本

朝鮮宋尚敏撰尚敏字子慎號石谷恩津人雙清堂愉之七世孫仁祖丙寅生顯宗庚子中生員以孝親故旋里從學于尤庵宋時烈之門又學於同春宋浚吉肅宗乙未尤庵同春之以禮論被論也尚敏欲辨白師冤述禮論始末以扶摘時輩奸邪之狀詣闕上疏大觸時諱竟以此下獄卒被杖殺年始二十有二庚申群凶就戮士論大伸追贈工曹佐郎從享懷川之敬節祠是編首有崇禎乙丑李敏序編末有崇禎四年甲寅宋達洙跋按達洙跋云石封事一編石谷宋先生為師辨誣者也老峯閔文忠公與龍渼李公始鋟梓于嶺營己巳凶黨奏毀版本甲戌夏更化門人申用澔上疏辨誣命復其版而至今殆近二百年未克重刊舊日印本存者幾希士林痛其傳之不廣今者沃川呂斯文贊永倡論刊布乃以滄州院財若干為資而同郡諸儒亦多出財以圖印看遂鑄字印出于龍門祠則是編蓋清咸豐四年甲寅沃川呂贊永之所重刊也其書都凡一卷取肅宗五年己未尚敏為其師尤庵宋時烈及同春宋浚吉

訟冤所上封事、及論禮論始末、封事合爲一編、而以尚敏秋死事蹟、及仲冤傳敘、附之編末、即世所傳己未疏是也、惟己未疏始刻于老峯閔公、尋爲山黨所毀、再刻于更化門人申用濟、倉卒梓行、魯魚譌誤、所在而有、是編就閔氏原本、詳加校讐、于文字之異同、字句之脫誤、皆一一註之書眉、考訂校勘、頗稱精審、雖謂爲己未兩疏之定本、亦不爲過、按肅宗己未之際、禮論之獄既興、尚敏目覩師門慘禍、將不可測、以爲不白師冤不可以爲人、不舉禮論之始末、不足以訟冤、遂毅然上疏、備述禮論之始末、又悉舉陳鑴、穆等奸邪誣悖之狀、辞嚴義正、考據精博、尊經翼傳、斥邪誅奸、剖析辨証、既可以斷誣偽而明禮意、忠憤激烈、尤可以聳懦頑而感鬼神、非辨義明、信道篤、不爲生死禍福所動者、其孰能語此耶、

正氣錄一卷 崇禎辛未朝鮮刊本

朝鮮高敬命及其子從厚因厚撰、子由厚用厚纂輯、敬命字而順、號霽峯、又號苔軒、其先出耽羅星主、及麗朝賜籍長興、遂爲長興人、父孟英官至大司諫、以嘉靖癸巳生敬命、明宗戊午擢甲科第一、拜典籍、遷正言、奉使關西、及還、命以所賦詩寫進、癸亥陞校理、其秋以故罷還鄉里、凡十有九年、至辛巳起復、以書狀官如燕、壬午拜瑞山郡守、宣祖壬辰、與子從厚因厚、共倡義旅、馳檄勤王、戰死於錦山、訃聞、宣祖震悼、追贈禮曹判書、謚曰忠烈、長子從厚字道沖、號隼峯、季子因厚字善建、號鶴峯、敬命既死節於錦山、從厚因厚兄弟、不旋踵亦先後殉義、是編編首有萬曆己亥尹根壽、萬曆辛丑李廷龜、萬曆癸卯李德馨、萬曆乙巳李恒福、萬曆壬子柳根等人序、編末有萬曆丁巳尹暄、萬曆甲午鄭經世、萬曆乙巳申欽、崇禎辛未孫元化等人跋、案根壽序云、歲乙未、余有嶺南之行、同駐鳳城、公之子由厚氏謬以余爲公之知己、出示斯編、而請名、余題曰正氣錄、而并諾其序文之請、乃未即就、荏苒數歲、而由厚氏亦已下世、今其弟用厚氏又申前請、余豈敢已諾於逝者乎、又尹暄跋云、先生胤子用厚氏、早擧大科、能繼家聲、以青錢選中之望、出典大州、首刊是錄、

又印詩集若干卷行於世則是編蓋萬曆間敬命胤子用厚之所編次印行者也其書都爲一卷首檄道內書次檄濟州書次檄諸道書次通諸道文次檄全羅巡察使書次與宰相書次檄道內書次再檄道內書次通諸寺僧徒文次檄濟州書次通濟州三家文次答李適書[illegible]而以賜祭祭文及碑銘謚狀等附之編末今考其書網羅壬辰之难敬命父子倡義師於湖南時興兵之檄往復結義之文及夫與人尺牘彙爲一編不出於敬命之手即出於從厚兄弟之手雖文章平易不以彫琢爲能事然其間所錄各篇既多有關史事足與正史合觀且忠義之辭萃於一編其勤王憂國不計生死之心昭若日星不惟可歌可泣且於臣可以教忠於子可以教孝其文字之優劣固不足論也

己未疏一卷附錄一卷 朝鮮刊本

朝鮮宋尚敏撰尚敏字子慎號石谷恩津人雙清堂愉七世孫仁祖丙寅生顯宗庚子中生員以孝聞旌里從學於尤菴宋時烈之門又學於同春宋浚吉肅宗己未尤菴之謫長鬐也尚敏欲辨白師冤述禮論始末以抉摘時輩姦邪之狀詣闕上疏大觸時諱竟以此下獄卒被杖殺年始二十有二庚申事白追贈工曹佐郎從享懷川之敬節祠是編都爲一卷肅宗五年己未尚敏爲其師尤菴宋時烈及同春宋浚吉訟冤所作短疏及論禮論始末疏合爲一編而以尚敏杖死事蹟及伸冤傳教附之編末考其書紀事止於肅宗七年辛酉尚敏之冤獄既白朝議以六品贈職追封尚敏爲工曹佐郎則其書蓋尚敏之冤獄既白以後其同門諸子或其後裔之所編次刊行者也先是顯宗三十八年己亥五月礼曹判書尹絳參議尹鑴以大王大妃服制問尤菴同春二子對以儀礼喪服疏有雖承重不得三年之文今大行大王雖已承統然於倫序自是次適則大王大妃之爲礼不得過期年矣而鄭太和以下諸大臣專主時判請大王大妃亦當服斬自是各執己見[illegible]往復論难有同聚訟始則因於服制之禮繼則構誣成獄其意每每

出於礼文之外、不曰貶損君父、即曰降絕罔紀、於是尤菴同春等皆以此被逐、不得容身於朝、廷傾軋自擅、放縱無忌、終至釀成變乱、時士流之出於尤菴同春門下者、孰無伸寃救師之意、然或怵於黨人之威、或懼於同坐之罪、皆沮縮莫敢發言、尚敏以弱冠之年、獨能奮然忘身、故推本礼論、極陳其師受誣曲折、草成一疏、自鄉里率一童僕、徒步入京、詣闕進呈、其風義誠有足多、今觀其言礼論始末一疏、援據指陳、都數萬言、首論大王大妃服制、上溯當日論難之旨、以為其師訟寃、不惟引今証古、論証詳密、且辭旨激切悲惋、尤足動人、其後歷數權姦罪惡、亦鑿鑿有據、深中窾要、無一毫偏詖之辭、風骨棱厲、炳然有大臣風度、非徒以文字見長已也、

重峯先生抗義新編四卷 朝鮮刊本

朝鮮趙憲撰、憲字汝式、號重峯、白川人、應祉之子、中宗甲辰生、資稟絕人、儀表巖然、稍長嗜學、明宗丁卯登文科、隸校書館、除定州教授、居三年、士風丕變、宣祖七年以質正官至明京、見其文物制度之盛、歸而上疏十六條、深中窾要、陞博士、丙戌上疏論鄭汝立之凶悖、時日本豐臣秀吉遣使來聘、憲上疏請斥絕之、乙丑又伏闕上疏、極言時政得失、三司斥以狂論、交章請竄、因流居吉州、冬、鄭汝立謀反事覺、與党伏誅、憲以先見之明得赦、壬辰日軍渡海、長驅釜山、陷東萊、車駕西幸、憲聞変立赴清州、與李瑀等謀舉義兵、不果、乃與門人士友數千人直抵懷德、壬辰戰歿於錦山、特贈吏曹參判、同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甲辰加贈吏曹判書、所著有重峯集二十卷、及重峯東還封事一卷、是編前有安邦俊序云、邦俊於先生雖未及登門覿德、而竊嘗景慕風義、自聞殉節以來、尤切山仰、其遺聞事跡、世多未傳、恐或久而泯沒、積年搜訪、僅得封事雜著總若干篇、分類為全集六卷、將散傳諸同志、以謀不朽、第百年論定之前、不敢輕以示人、於是撮其中舉義兵疏章書檄、附以碑文言行、別為一書、名之曰抗義新編、則是

編蓋慼殉節之後安邦俊之所編次印行者也其書都凡四卷第一二兩卷曰諸絕倭載辛亥丁卯閒所上封事及友朋閒往復書札第三卷曰舉義兵載壬辰起兵後封事書檄及幕下士所紀當時遺事第四卷為附錄載尹根壽所撰趙參判殉義碑及安邦俊所撰重峯先生遺事而以董工李澄所寫躬耕養親肩礼師奴持斧伏闕徒步過嶺等八圖置之編首今考是編所載趙氏封事書札及其生平事蹟文章則風節棱厲出言不苟行事則大義綱常昭若日星其奮忠紓難之節捨身就義之舉不惟可歌可泣足為後世取法即春秋尊王之道亦賴以復振是則此書之纂輯誠可以教臣子以忠孝正綱常而扶人紀矣

尤菴先生事實紀一卷 大正十二年活字本

朝鮮金平默纂輯平默字稚章號重菴清風人純祖乙丑生受業於李華西之門李太王之時入仕官至監役辛巳上疏辟邪抑揚多峻激之處奉命配島壬午八月赦還年七十卒著有學統考海上筆語東張問答鵬舍雜錄海上錄大谷問答三江問答邑谷問答辟山心說淵源斥洋大義南征紀聞雨村手談鷺江隨錄等書及文集二十五卷是編都為一卷蓋輯錄尤菴先生宋時烈之言行而成編末題崇禎紀元之五己巳六月八日戊申先生受命井邑之三周甲也後學清城金平默感古悼今揮涕謹書於龍門之北山則其書蓋同治八年李太王己巳平默之所撰也按尤菴者宋時烈之號也時烈字英甫恩津人睡翁甲祚之第三子宣祖丁未生仁祖癸酉魁生員丙子之難從扈南漢和議既成痛哭歸鄉里孝宗即位名為掌令拜贊善祭酒累官至左議政肅宗己巳以禮論之禍遠竄尋賜死及冤獄既伸追諡文正孝宗時配食廟庭從享文廟是編据李氏傳誌行狀及其所著詩文纂輯成書詳其所述大旨於學問事功二者並重蓋時之論尤菴者往往但以事功尊之於其道德學問

每多忽略、不知體用一源、理事相涵、斷無偏於此、而豐於彼之理、乎然有感於是、故其為是編、於學問事功二者兼重、用意可謂至善、按尤菴學問純篤、風骨稜厲、粹然有儒臣之風、其為學也、一以有宋朱子之教為主、飭言勤行、躬行實踐、當肅宗禮論之興也、能推本先儒之旨、以辨是非、直聲立朝、不為權姦所屈、不為刑戮所動、其風義誠有足多、是編於先生高風亮節、道德學問、叙述綦詳、不惟世之欲考究宋氏之學者、有所利賴、卽後世學者讀之、亦足為立身處世之取法焉、

景賢錄二卷續錄二卷補遺二卷　朝鮮肅宗四十五行己亥刊本

朝鮮金夏錫纂輯、夏錫為寒岡先生鄭逑弟子、其始末未詳、先是龜巖先生李楨取寒暄先生金宏弼及梅溪先生曹偉家乘遺文、彙為一編、成景賢錄二卷、其後寒岡先生鄭逑就李氏景賢錄、略去曹偉、但取宏弼事蹟、加以增補、成景賢錄二卷、又編次其遺文行狀年譜等、為續錄二卷、而毀於蘆谷精舍之火、僅年譜師友門人院齋三編、偶存於灰燼之餘、得載之先生文集中、其門人金夏錫得其遺稿、校訂編次、復加增補、為補遺二卷、與原續兩編、合為一書、即是編也、按夏錫景賢續錄考疑云、鄭先生嘗著此錄甚備、而災於蘆谷精舍之火、戊午春、新安李淋以先生手草一卷見示、以為其王父處士公受諸先生而藏之云、處士公即先生門人、蓋先生晚年有意重編、而未及成帙、以草本屬之公、而公亦未克遂其志也、謹就草本而考之、諸條多不錄其文、但貼標其數章數行、則是編蓋夏錫據寒岡先生晚年重編稿本之所增補校訂者也、其書都凡六卷、首原錄上下二卷、其目曰世系、事實、行狀、叙述、詩賦文、追雪、褒贈、加贈、祀典、請從祀、而以諸賢詩附焉、次續錄上下二卷、其目曰遺文、行狀、遺事、追補、年譜、師友、門人、書齋、書院、

又別有叙述、請從祀、祝文三篇、有目無書、次補遺上下二卷、其目曰遺事、叙述、追雪褒贈、從祀須教、請降祝、請從祀、祭文、令考其書、詳搜博訪於全氏一生篤志力行之功、道德學問之美、記述靡遺、讀者孰習而深思之、既足為修身立世之本準、此而力行之、尤足為臣子忠君報國之道、其有裨於國家風教、誠匪淺鮮、名之曰景賢録者、蓋欲使後學閱卷而知所景仰也。

忠武公家乘六卷 朝鮮刻本

朝鮮李舜臣撰。舜臣字汝諧、德水人、文靖公邊之後、明宗乙巳生、讀書不屑屑於佔畢、而騎射絶倫、宣祖丙子武科及第、權知訓諫院奉事、丙戌以司僕主簿為造山萬戶、兼管鹿屯島屯田之事、舜臣以遠地兵少、屢請益兵、節度使李鎰不許、其秋虜人果舉兵來犯、李鎰怒、欲殺之、宣祖察其無罪、命從軍自效、無何以擊反胡獻級、蒙宥、全羅道巡察使李洸奏為本道助防將、尋以宰相柳成龍力薦、進級折衝將軍、擢全羅道

水軍節度使、時邊警已急、舜臣日夜修備禦、壬辰以閑山島前洋大捷之功、陞水軍統制使、宣祖戊戌之役戰歿於舟中、宣祖遣使弔之、加贈左議政、並賜宣武功臣之號、封德豐君、諡曰忠武、是編前有崇禎紀元後八十二年己丑李畬序云、昔在宣廟龍蛇之年、公領舟師、捍海路、隱然為海上長城、公少讀書通大義、不屑屑於佔畢、而今其札翰吹嘘之遺、尚有一二存者、公重孫前新寧宰弘毅氏、遵其先君子之志、哀集成編、公之五代孫鳳祥節度湖南、將屬之以刊版、要余為弁卷之文、則

是編蓋彝臣殉難之後，其重孫弘毅之所編次，而其五世孫鳳詳節度湖南時之所刊行也。其書都凡六卷，卷一為遺稿，凡文五篇、詩四首，卷二至卷三為紀述，錄彝臣世系、行狀及謚狀等，卷四為敎命，卷五卷六為附錄，載関于彝臣之祭文、挽詩、題詠等。今考其書所錄彝臣詩文，雖不過區區五篇，然其于彝臣之世系、行狀、碑傳、墓誌，以及彝臣殉難之後，綵編之襃崇、思詠之美，捜羅靡遺，合而觀之，則于彝臣一生事功之標炳、風骨之稜厲，可概見，且彝臣之所以為世所重，僅在其能應機決策

捨身就義，本不以文學見長，故其所為詩文，悲惋激切，無非忠義至誠之所發，至于文辭，則殊無可觀。讀是編者，雖以之為彝臣之事寔紀讀之可也。

辛壬紀年提要原編九卷續編四卷補編二卷 朝鮮寫本

朝鮮具駿遠篡輯。駿遠字維文，綾城人，贊成思孟七世孫。英祖乙亥生，正祖丙午中進士，以蔭仕官至主簿，純祖甲戌殁。是編蓋據金在魯所著爛餘及李縡所著初從說，裒集其中闗於景宗元年辛丑、二年壬寅辛壬之際老少論黨派爭端之一切文字事寔，增補闕遺，彙合成編者。其書凡原編九卷，續編四卷，補編二卷，總計全書，都凡十有五卷。按辛壬老少論党派爭端之事，金氏爛餘、李氏初從說，裒集史氏之記注，搜輯諸家之聞見，頗為該悉，惟病其簡編浩汗，

語類重複，初從說一書，漫事衍文，所在尤多，讀者雖博聞强記，亦不能得其要領。駿遠有感於是，因就兩家之書，隨括其同異，鈔節其肯綮，以便考閱，更旁搜博取，以補其闕遺。兩家之書，皆起於肅宗庚子，迄於景宗甲辰中間五年。凡時政之梗槩、誣獄之顛末，彙鈔為原編九卷。洎英宗元年以後，則有李氏之隨見錄，止於壬子洪氏之戊仁年表，引而至於正祖癸亥，又有修書雜志，足以參据，故是編於中卞之大義翻換之重疊，一撮而書之，為續編四卷。復就諸家文集之先於壬寅後於乙巳而發揮大義不可泯沒者，悉錄其全文，為

補編二卷。夫辛壬之獄由於定策，是書之作由於辛壬之獄，而誣師門、崇私廟之類，雖不關辛壬之獄者，亦備書而不闕，蓋以見壬獄之禍，有所兆也。今考其書，本之史乘，參之載籍，益以各家詩文及國家典章，徵引所及，不下數十餘種，收輯頗稱繁富。其間於有關辛壬兩獄之一切掌故逸事，紀述綦詳，寔足以補正史之闕遺，而供學者之參攷。惟凡所徵引，每每不注出處，是則不免有乖著作之雅耳。

帝王韻紀二卷 朝鮮古典刊行會影印本

高麗李承休撰。承休字休休，自號動安居士，亦號頭陀山居士，京山府嘉利縣人。九歲始知讀書，後三年投熙廟第三子圓靜國師（法諱鏡智）方丈。國士遐世所謂名儒申諝授左傳、周易。年甫十四，慈（又云祖）見養於從祖母太僕卿林公敷之妃北原郡夫人元氏。高麗高宗朝登第，入頭陀山龜洞躬耕養母，居十餘年。安集使李深敦勸入朝，以李藏用、柳璥等之薦，元宗朝以書狀官如元。善忠烈王，為正言司諫，以上疏言事忤旨，罷歸頭陀山舊隱居十有餘年，而忠宣受禪，懇諭徵之，以詞林學士承旨致仕，忠烈王二十六年卒，年七十有七。所著有動安居士文集五卷。是編，蓋承休進御之作，編首有至元二十四年三月承休進呈表及其自序。按其自序云：自古帝王相承授興亡之事，經世君子所不可不明也。然古今典籍，浩汗無涯，而前後相紛如也，苟能撮要以詩之，不亦便於覽讀。謹據纂古圖採諸子史而度焉。若夫今之未著方策者，姑以彰彰耳目所熟為據，播于諷詠，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輒隨其事而春秋焉，名曰帝王韻紀。蓋忠臣孝子衛于君

父之義也，則是編蓋永休晚年進御之作。先是承休以上疏忤旨，罷歸龜洞，雖迹同去國，而志在匡君，因于看藏之餘，纂修是編，以供乙覽。元貞間，奉勅命鋟梓于晉州牧官。嗣以年久而版刓字滅，其季男宓直使李公嘗有重雕之意，而力有未及。永樂丁酉，監司廣陵李相國之剛始重刊之，即是編也。其書都凡上下二卷，上卷紀中國歷代帝王史事，從盤古自于金國，凡二千三百七十言；下卷紀東國歷代帝王史事，自檀君下迄朝鮮仁宗，凡一千四百六十言。今考其書，以七言韻語，紀歷代帝王相承授受興亡之事，其辭約，其旨暢，如珠之在貫，綱之在網，萬代相承，理亂終始，莫不畢核。且凡所引據，皆注出處，亦足資徵信。雖紀述簡畧，幾同歷代帝王世系，于重要史事不免多所遺漏，然其書之作，意本在于匡君，但取其諷詠成章，不以述史為重，則吾儕亦無容深責之矣。

朴氏新羅璿源世譜二卷 朝鮮刊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按是編編首有屠維大淵宋秉璿序及歲辛丑朴性玟序。據秉璿序云，今朴君永坤、柚其新刊世譜問序於余，曰千流一源，萬枝同根，宗人性玟博考各家譜牒，參証羅麗文獻，合世族，序昭穆，此尊祖敬宗之事也。則是編蓋朴氏裔孫性玟之所纂修，而永坤之所刊行也。其書都凡二卷，分列類目，都凡二十有一。其目曰：始祖王誕降事實、文始祖王年譜、崇德殿節目、新羅一千年歷代圖、八大君國相公各派中世以上世系、新羅佐命功臣六部大人、新羅開國功臣二十大家、各派分貫圖、朴氏新羅名賢、朴氏新羅隱逸、朴氏新羅孝烈、朴氏麗朝封君、朴氏麗朝名賢、朴氏麗朝隱逸、朴氏麗朝孝行、朴氏麗朝節義、朴氏本朝封君、朴氏本朝名賢、朴氏本朝隱逸、朴氏本朝孝行、朴氏本朝節義，而以新羅故都王陵國、崇德殿圖列冠編首，以崇德殿大譜所任錄附之編末。考朴氏之先，蓋出於新羅始祖赫居世，為東國大姓，蕃茂昌衍，二千餘年來，同源而異派，同根而異枝，內而朝廷，外而八路，其貫至於五十，其麗不啻千億。惟各宗各派諸譜，皆以中葉襲封為中祖，而不及始降受封之祖，蓋中祖以上，其來久遠，不能歷系，漸至失傳。性玟以聖朝

之末、鄙傷文獻之無徵、憤源流之未詳、於是參証三韓國籍、博考百家世牒、凡二十餘年、而成是編、其節目編次、上自始祖、下迄四十五世、其間於失傳之先代號位官爵、及各派中封君名賢隱逸孝烈節義諸公之事寔、靡不畢錄、搜羅排比、頗稱詳核、不惟朴氏一族之子孫、當奉為家乘、即治朝鮮史者、亦未嘗不可資為參考、夫以宋祖之文明、程子尚雖其無百年之家、況以東國之一隅、而朴氏二千年祖孫相望、系如貫珠、即此亦足以傳於後世矣、

東槎集一卷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刊本

不著纂輯者姓氏、按是編編首有万曆癸丑李廷龜序云、皇帝紀元之二十九年辛丑、冊封皇太子、頒慶天下、先声到國中、即選儐接之臣、迓于境、不佞適忝文衡、遂膺是命、幕中僚佐、或聽自舉、南郡朴說之、東嶽李子敏、鶏谷洪輝世、以從事偕行、南窓金餘慶、五山車復元、石洲權汝章、以製述官先後隨來、石峰韓景洪、以名筆啟遞、加平郡守而引、遂於十一月十七日辭陛、疾驅而西、不佞素多病、途中積傷風雪、至壬寅閏二月病甚、連上三章、乃獲遞、遂命以義州迎慰使五峰李公代之、蓋自受命比還、凡五閱月、乃於其間得從諸君子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詩、學官朴希賢、楊万世、寫字官李海龍、俱在行中、類次而錄之、于今二十年、亦陳迹矣、則是編蓋海先君五年癸丑、學官朴希賢等之所纂輯也、其書都為一卷、錄古今体詩四百六十餘首、皆宣祖三十四年辛酉、明使顧天埈、崔廷健來報冊儲之時、儐接使者李廷龜與其幕中僚佐、如朴說之、李子敏、洪輝世、金餘慶、車復元、權汝章、韓景洪等相與唱和之作、或成於道途客館之間、或作於群居燕飲之際、或登臨寓興、或思歸遣懷、雖率意題詠、不加別裁、未免瑕瑜互見、然体物寫志、發抒性情、亦間有清致、且

兩國交互之關係、與夫使臣往還之逸事逸聞、亦往往於其中見之、學者與宣祖壬申皇華集合而觀之、亦未嘗無所補焉。

詩經大旨不分卷 道光刊本

清翟于沚撰。于沚字葉園、號聚齋、山東東平人、道光乙酉舉義行、所著有詩經人物輯畧、及是編行於世、其書不分卷、首錄經文、而於每什揭其總綱、每章疏其大意、故以大旨名其書、核其所論、大旨遠宗紫陽、近承亭林顧氏之說、如紫陽謂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朝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朝燕享之所用也、顧炎武亦謂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于沚因之、故曰二南正雅及頌入樂者也、列國之風及變雅不入樂者也、不知詩之入樂、証之莊子墨子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左氏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之歌周南召南、為之歌邶鄘衛、為之歌王

為之歌鄭、為之歌齊、為之歌豳、為之歌秦、為之歌魏、為之歌唐、為之歌陳、及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之說、皆確然有據、乃泥於此、乃不加思考、而妄從朱顧二氏之說、未免失之疏陋、此外如謂七月之詩為周公述后稷公劉之德、作詩以戒成王故謂之豳風之類、其所詮釋、大抵皆因循前人陳說、鮮有發明、蓋販鬻而來、非於詩果有所得也

王文簡公七古平仄論一卷 蘅園類存本

清王士禛撰。士禛字貽上、號阮亭、自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順治乙未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卒諡文簡、著有漁洋詩話三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著錄、是編蘅園類存中、全書都為一卷、取唐代諸家所作七言古詩、排比鉤稽、詳其平仄、按康熙間、益都趙執信好為韻語、嘗問聲調於士禛、士禛靳不肯言、執信乃發唐人諸集、排比鉤稽、著聲調譜一卷、於古近體詩聲調之正變、論述綦詳、是編所論、僅及七古平仄、凡

五古及五七言近體、皆缺而不論、趙氏所謂靳不肯言、殆即指此、而其鄉人于祉澹園詩話乃云、阮翁論七古平仄、不論五言、似可從、七言古雖始於柏梁、間作於魏宋、其體裁至唐人而始具、但就唐人立論可也、至於五言、莫盛於漢魏、莫工於晉宋、飴山概置不講、而獨於四唐糟粕之餘、廣徵博引、是猶論腿脚不論首腹、襪履以上、皆長物耶、文簡知五言遠而難稽多而難齊、且不必有一定之式、故不復置喙、而但論七言、吾以此服其有灼見、不知五言固遠而難稽、多

而難齋不必有一定之式七言亦未必近而易稽步
而易齋必有一定之式是不過欲為御覽曲諱而因
為之辭耳今考其書於七言古詩平仄鉤稽排比雖
尚稽精核然其疏漏亦所不免蓋士禎論詩主於神
韻本不以聲調為尚宜其所論遠不如趙氏聲調譜
之精詳也

讀杜私言一卷尊水園集畧本

清盧世㴶撰世㴶字德水號紫房晚號南村病叟德
州人明天啟乙丑進士官御史巡視漕運清順治元
年起福建道御史病亟不能行蒙恩以原官在籍調
理卒於家所著有春寒閒記及尊水園集等書行
於世是編即為尊水園集之第六卷按培林堂書目
著錄是編謂與錢謙益所撰讀杜小箋共為一冊則
亦嘗摘出別行其書都為一卷釐為七目曰大凡曰
論五言古詩曰論七言古詩曰論五言律詩曰論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言律詩曰論五七言排律曰論摘錄先是世㴶嘗選
錄杜詩之佳者彙集為編成杜詩胥鈔一書是編蓋
與彼書相輔而行凡其所論皆胥鈔中所選之詩其
大凡十有一條大抵皆以發明胥鈔一書去取之意其
曰論摘錄者則以胥鈔有摘錄一卷因就所摘錄之
句以己意品題之核其所論雖不過數十百首然選
擇精密評騭亦頗稱質約能不失雅正風格其最賞
心處以淡遠幽橫為多視世俗品題杜詩惟知取其
瑰瑋壯麗者固自不同蓋劇心嗜古有得於心自

非皮相之見所能比擬也、

毛詩故訓傳箋二十卷 稽古樓刊本

漢鄭玄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不樂為吏、造太學受業、遊學十餘年、始歸鄉里、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建安五年春寢疾、時袁曾相距於官渡、紹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六十有四、所注有周易尚書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及是經各若干卷、是編鄭凡二十卷、惟今傳沈氏本及同治刊本並作三十卷、考漢志毛詩二十九卷、釋文隋志著錄則謂毛詩故訓傳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是其書實作二十卷、作三十卷者非也、其書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云、毛公嘗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為敬、推張華之言、蓋以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按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是康成不過因毛傳而表識其旁、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實無庸別為曲說也、陸氏經典釋文敍錄云、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是其箋詩實以宗毛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主。然今考其書，箋與傳義亦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王應麟引其駁芣苢一條，謂王不及鄭。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氏毛詩異同評，又明鄭義，袒分左右，垂數百年。至宋鄭樵恃其才辨，更發難端，作詩辨妄，以攻毛鄭。南渡諸儒繼之，於毛鄭之說，掊擊尤力。然平情而論，鄭氏箋詩，固不免於牽強附會，曲解詩旨。然其間訓詁名物，多存古義，雖南渡諸儒亦不能盡廢，端緒炳然，其瑜終不可掩也。

毛詩通議六卷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刊本

清胡文英撰。文英字繩崖，武進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乾隆五十三年戊申文英自序，知其為乾嘉時人。按其自序云，余前輯詩經逢原、詩疏補遺，而意有未盡，復為毛詩通議，則是編蓋繼其所撰詩經逢原、詩疏補遺二書而作。全書都凡六卷，不釋全經，亦不錄經文，但有所心得，則分別條錄之。大旨謂毛氏當三家紛賾之時，閉户而集其成，敘功不可謂不偉。惜數傳之後，其徒乃造自謂子夏所傳一語，以誣毛公，初非毛公之本意。許叔重、鄭康成並傳毛詩，許之斟酌盡善，鄭之學有本原，皆毛氏之功臣，而為習毛詩者所不可偏廢。因斟酌損益，而為是編。既以通序傳箋疏之蔽，且以解先儒彼同此異之爭。今考其書，於漢唐以來諸儒之說，皆不主於一家，疏証旁通，大抵得失參半。如謂毛詩序義有師承者固多，勦說悖理者，亦復不少，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又謂毛詩後出，其謂子夏所傳者，乃後儒偽託，非毛公之意也。若此之類，皆頗稱有見。此外如謂南有樛木，美文王、美周公，俱未可知，但既曰南有，則其為南國之人所賦可知。若衆妾生長宮中，未到南國，何以知南國樛

木萬芑、謂采蘩詩射義、明言士不失職也、諸說悉於衛序、以為婦人之事、試問古之婦人有夙夜在公所辦事之理乎、其攻駁衆說、而斷以己意、亦往往近理、惟其間推究文義、仍不免以意斷制之處、如既知舊說以關雎葛覃芣苢諸詩屬之文王后妃之誤、乃盡舉之而屬之於周公、是則難免於五十步笑百步之譏焉、

非詩辨妄一卷　鄦下齋叢書本

宋周孚撰、孚字信道、濟南人、寓居丹徒、乾道二年丙戌進士、官真州教授、卒於宋孝宗淳熙初、其行輩較鄭樵略後、是編蓋為非難鄭氏詩辨妄一書而作、據其自序云、撮其害理之甚者、總而次之、凡四十二事、為一卷、然今考其書實為五十一事、按周鄭二氏、學本殊途、鄭氏喜思辨、周氏則惟知謹守古訓、故鄭氏之書、雖勇於疑古、而少檢點、周氏是編、亦不免捨本逐末、不能從根本上加以非難、書中除論康成箋詩、無預北海相事、論鄭氏釋著於一篇之義各為總叙之隱文附會、及引左傳晉數赤狄潞氏之罪曰、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以駁鄭氏同無黎侯之說數條、差為有理外、其他或則但舉出處而不加可否、如謂鄭氏說葛覃喻女在母家形體浸浸日長大、為歐陽子之說中言之何益、及說雨無正之序牽強不通、為蘇子之說中言之何益之類、或空言搪塞無關寔際、如謂毛詩為子夏所傳、及論螽斯即斯螽之類、或紐於成見、徒為意氣之爭、如確信詩序、而不顧所安、及謂鄭氏既非難毛鄭、又稱其識理為非之類、

大抵皆空言無據，不足為鄭氏害理之証。總之，周氏是編不過欲謹守古訓，於鄭氏之學實未嘗瞭解。然屠繼序因學紀聞集証乃謂淳熙間漁仲書為周信道孚所駁，旋即散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謂樵書未見傳本，而孚書巋然獨存，豈非神物呵護，以延風雅一脈哉。烏呼，識者難得，二千年來儒者因襲固陋之習，良可嘆也。

毛詩譜三卷 鄭氏佚書本

漢鄭玄撰，清袁鈞輯。玄有毛詩箋二十卷，已著錄。鈞字秉國，一字陶軒，號西廬，乾隆拔貢，嘉慶初舉孝廉方正，主講稽山書院，工詩古文辭，尤邃於鄭氏一家之學。是編即其所輯鄭氏佚書中之一種。按釋文敘錄云：鄭玄詩譜二卷，徐整暢大叔裘隱注。隋書經籍志云：毛詩譜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日本國見在書目云：毛詩譜序一卷，鄭玄撰，大叔求撰。唐書經籍志云：毛詩譜二卷，鄭玄撰。新唐書藝文志及宋史藝文志則云：鄭玄詩譜三卷。孔穎達詩譜序疏云：鄭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為譜。其作毛詩正義，以譜說散置風雅頌諸題下，而條疏之，其旁行者無從載，自是而後，傳本浸佚。是以宋崇文總目不見著錄。至慶曆間歐陽修自謂得其書於絳州，其文有注而不見名字，又首尾殘缺，國譜悉顛倒錯亂，因取已所注詩圖十四篇，以補其亡，凡補譜十五，補文字二百七，增損涂乙，改正八百八十三，而鄭譜復完。今世傳諸家輯本，多以為據。是編大體以歐陽氏補譜為本，又從孔氏正義所錄重加校正。國風雅頌，首尾具全，凡群書引譜，有異文語字者，

悉加參訂，搜羅散佚，考訂異同，大體尚稱精核。按鄭氏詩譜，自歐陽永叔之後，有清諸儒，如休寧戴震、海寧吳騫、全谿王謨、山陽丁晏等，皆嘗從事於校輯，搜羅考証，互有得失，合而觀之，則鄭氏之學，幾乎備矣。

批點詩經不分卷 明吳興凌氏刊朱墨本

明鍾惺撰。惺字伯敬，竟陵人。萬歷三十八年庚戌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事蹟附載明史文苑傳袁宏道傳中。是編前有吳興凌濛初序，及其姪杜若題識。按杜若題識云：仲父初成自燕中歸，示余以鍾伯敬先生所評點詩經，受而卒業，玩其微言精義，皆於文字外別闡玄機。因壽諸梨棗，以公之知詩者。則是編蓋鍾氏評點，以示友人凌濛初。濛初復授之其姪杜若，以朱墨版印行之。其書不分卷，經文為墨印圈點評語，悉用朱墨刊刻，頗稱精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今考其書，大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漢儒之拘牽。蓋惺本文士，又為竟陵一派之宗主，故其說詩，意在評騭，與經生說詩之株守門戶，析析於名物訓詁者，固自不同。其於經文之旁，加以密圈，且各附眉批旁注，以摘發字句，標示語脈，雖不脫時文之習，然其間品題玩味，多出新意，不肯剿襲前人。擬之性情，參之義理，頗能平心靜氣，以玩索詩人之旨，於篇內微言、詞外寄託，未嘗無所闡發。如有狐思配也；木瓜，篤友也；君子于役，閨思也；葛藟，歎依人也；采葛有所思也；丘中有麻，遲所思也；有女同車，懷佳人也；豐，失

約也凡若此類大抵為詁無多而領會要歸表章性情深得詩人之本意雖平心揣度不無臆斷之私然千慮一失賢者不免必謂批點之法非詁經之體遂併其書而廢之是則未免門戶之見非天下之公議矣

蜀石經毛詩考異二卷 拜經樓本

清陳鱣撰鱣字仲魚號簡莊海寧人嘉慶初舉孝廉方正旋舉鄉薦藏書甚富阮元嘗書士鄉堂額以贈之父鑄嗜古篆刻嘗作許氏說文正義未成而卒鱣為續成之其書都凡二卷據蜀石經毛詩殘本句訂而字正之以訂經文之異同故以蜀石經毛詩考異名其書按蜀石經毛詩殘本其文字之異同多足証舊本之譌誤儀徵阮元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時加採引固足為校勘之助然其間校刻之疏略亦所不免如邶風谷風昔育恐育鞫兩育字殊訓見於毛傳鄭箋及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氏正義石確然有據唐開成石經亦與今本無異而蜀石經殘本乃作昔育恐鞫不知育恐育鞫正對文為訓蜀本無下育字蓋由一時誤脫世俗好異不辨其誤反據其非以正今本之是未免失之誕妄是編取蜀石經殘本据傳箋正義釋文唐石經及諸家刻本考其異同訂其是非不惟足証石經之譌誤尤有裨於校勘按蜀石經毛詩殘本海寧吳騫餘杭嚴杰皆有考証其體例與是編略近而校訂互有異同考陳氏與吳嚴二氏雖為同時人然嚴氏之書據嘉慶十一年丙寅臧庸題辭已指其刻本求之數年卒不可得則其書當時或

未嘗刊行，陳氏蓋未見兩家之書，故不知而為此屋上之屋歟。

詩序不分卷 明刊本

不著纂刻者姓氏，編首有詩序書例，其第一則云：是編獨行於世，家誦而户習矣，複本與詩傳同纂並刻以行。按世傳明豐坊偽子貢詩傳及申培詩說二書，皆以古篆刻之，是編既謂與詩傳同纂並刻以行，則亦為明時所刻矣。其書不分卷，首列篇目，次為詩序，其篇目次第，倣詩傳有與舊曰本牴牾者，悉從其舊，不依偽詩傳妄改，惟各篇皆首錄篆文，次為楷書釋文，題曰附音，則一本詩傳之例，又於各篇之下，間或附以續說、考補、續考等，以補序之所不及。今考其書，謂詩序為孔子傳其大意，而衛卜商子夏述之，夫子夏之不序詩，自呂祖謙以來，學者考証，久成定讞，明人不學，乃仍襲前人陳說，謂詩序出於子夏，且以古篆刻之，不知漢代傳經，悉用隸書，故孔壁科斗，世莫能辨，謂之古文，是編與偽詩傳、詩說，獨參用籀體，且謂其間為漢代石刻，而是編拓本較之詩傳，磨滅未甚，計闕文三百四十餘字，其謬妄殆無容辨。至於其中續說、考補、續考各條，則大抵原本註疏，如桃夭篇續說云：后妃贊助君子，使天下有禮，昏姻以時，故言所致，無妻曰鰥者，愁悒目不交睫，目恒鰥鰥然，故其字從魚，

魚目不閉也，式微篇考補云，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王風篇續考云，成王作洛，王城畿內之地，謂之東周，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正，下列國風，以王畜國，猶春秋稱王人也，凡若此類，雖所引前人緒論為多，鮮有發明，然其訓詁名物，解釋疑義，皆以詩序為本，則尚不失為一家之學焉，

逸詩一卷 昭和九年景印原稿本

朝鮮申綽撰，綽有詩次故二十二卷，詩經異文三卷，已著錄，是編前有申氏自序，云古者逸詩，自有其書，故釋文衛門篇下，有云逸詩本作癢，而今不可見，其逸詩之殘篇斷章，茲隨手采錄，繕寫一本，其似詩非詩，如諺若俚者，不敢輒收，棄亦可惜，並附見卷末，是申氏之意，蓋以詩三百餘篇，夫子之時，亡數已然，夫子固未嘗刪詩，所謂逸詩者，自有其書而散佚已久，斷章零句，猶時時見於他書，因隨手採錄，以為是編，其書都為一卷，據左傳，大小戴禮，論語，孟子，墨子，荀子，莊子，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前後漢書，孔子家語，汲冢周書，列女傳等書，輯錄逸詩零篇斷句，五十有一條，搜羅考訂，雖尚稱勤摯，然其謂據釋文衛門篇下逸詩本作癢，遂謂古有逸詩，自有其書，則未免牽強附會，毫無根據，不知詩三百篇，固非夫子之所刪，然古昔相傳，其數不止此數，群經子史引詩，往往不見於三百篇，非三百篇之外，別有一書，名逸詩也，又三百篇雖出里巷歌謠，然其為體，與諺語自別，是編乃以俚諺附之卷末，未免所附非類，按宋王應麟作詩考一書，於先秦逸詩，多所採輯，明鍾惺作

逸詩一卷，更就其書略加增補，是編之作，體例略同於二氏，雖甄別去取，較二氏為謹嚴，然互相參照，所遺尚多，蓋申氏於王、鍾二氏之書，皆未嘗見，至有此屋上架屋之舉耶。

詩次故二十二卷附外雜一卷 昭和九年景印原稿本

朝鮮申綽撰。綽初名綱，字在中，號石泉，平山人，户曹參判大羽之子。早歲以文行經術有名於鄉里。純祖九年癸酉，春設增廣慶科，親命赴試京師，以對策擢魁科，未及放榜，聞父病猝重，兼程馳歸，未達而遭父喪，以為終身之痛，皆緣於科第，於是絕意仕進，止居墓下，潛心墳典，跌宕經史，以為樂。二十八年卒，年六十有九。是編末有其弟絢後序，申氏自序，及其兄縉所撰墓銘，按墓銘云，作詩次故，自春秋季漢以來至於唐，有言詩者，片句隻章，採觚牘細書，掇抄積二十年，連累貫統為書，偶家人失火，并其草稿燒盡，朋知莫不驚嘆，君曰，吾書雖亡，吾心未嘗亡，徐復尋繹，又十餘年，書再成，是其書初稿已毀於火，是編蓋其晚年之所重修訂者也。全書都凡二十有二卷，別以逸詩、傳序、引用書目合為外雜一卷附之，編末不入卷次。按三韓自新羅統一之後，即於國學置毛詩，高麗繼起，亦置經學博士，而以毛詩列選舉之目，降自李朝，始宗集傳，漢唐古典，鮮有問津者，申氏博學好古，忘情榮進，能不為世俗所囿，而獨倡樸學，是編博稽三雅，方言釋

名等書以訂其詁更取戴記左傳史記前後漢書說文文選諸書旁及子史雜說以廣異聞上自周秦下迄有唐徵引所及不下二百餘種大旨以訓詁為主由訓詁以推求詩人之義其意謂欲達詩人之旨必先明其訓詁訓詁明則詩人之義旨可知然欲明訓詁宜求之近古之言故搜羅排比斷至有唐今考其書兼綜諸家之說不相攻擊亦不相附合體例頗稱謹嚴逸詩一編採求逸遺亦裨於學者雖掇拾前人陳說鮮有發明剪劉貫穿亦間有未當然講求古義羽翼聖賢之功鴨水以東終不得不推申氏為第一人焉

詩經異文三卷　昭和九年景印原稿本

朝鮮申綽撰綽有詩次故二十二卷已著錄是編前有申氏自序云使三家在者未必其言盡得風雅之旨然去古未遠且傳受有素參聽並觀拔尤從長有足以闡發幽滯辨別旁好而今不可得矣其散出於雜文或諸家傳注者亦多奇觀外此群籍所引或在三家之前或在三家之後皆足以溯其源而達其流茲博採並收上自周秦下迄於唐其有異文異辭悉著於茲是其作書之旨略可概見其書都凡上中下三卷依三百篇次序分別著其異文有推其所以異之故

分為十類一曰古今二曰假借三曰隸變四曰省轉五曰形轉六曰義轉七曰涉誤八曰師讀九曰俗寫十曰方音凡經文散出諸家字有不同者皆逐條著錄之並於其下略疏異義附以己說搜羅排比大體尚稱詳核惟其間徵引未備考訂疏陋之處亦所不免如小雅巧言蛇蛇碩言蛇蛇讀考引呂覽重己篇作虵虵大雅緜捄之陾陾陾陾詩考引玉篇作陑陑若斯之類是編皆缺而不錄是耳目之前亦不免疏漏又如北風二子乘舟養養條云爾雅作洋洋云思也按爾雅釋訓洋洋思也邢昺疏引二子乘舟中心養養

意謂洋洋養養音義相同，並未引詩作洋洋，是編據之，以為異文，不免疏於考訂，是則千慮一失，吾儕亦無容為賢者諱也。

詩傳蒙求分韵不分卷 咸豐九年己未刊本

清黄中撰。中字鋭卿，江蘇松江人，以績學能文受知於山陰相國湯敦甫。是編前有咸豐八年戊午上海劉樞序，及黄氏自序。按劉氏序云：先生年已六十有五，讀書頤志，樂此不疲。又據黄氏自序云：余弱冠時喜讀毛詩，取義類對偶之相合者裒集之，置諸篋笥，閱四十餘年，去夏檢搜殘稿，忽於書簏中得之，重加删潤，並摭拾左傳精句，錯綜參互，彙成一編，名曰詩傳蒙求，則其書蓋黄氏早歲所作，當時僅就毛詩義類加以纂輯，及咸豐七年丁巳，年六十有四，始取左傳精句補入之，重加潤飾，以成是編。其書不分卷，分上下平三十韻，每韵各為四言對偶若干聯，並於各句之下，分別注其出處，兼或畧加訓解。

按元初吴伯秀作左傳蒙求一卷，摭拾左氏精詞麗句，撰成對偶，以供童蒙之求，是編之作，蓋師其意，合毛詩左傳取其義類對偶之相洽者，錯綜參互，各以韻分，今考其書屬詞比事，選詞造語，組織渾成，義類核洽，固足為幼學研實之助，然其中未解經義，昧於訓詁之處，亦所不少，如以邶北沬北對小東大東，而不知邶北之名，寔不見於詩，未免失於附會。又如以蜎蜎者蠋對趯趯阜螽，乃不知蜎

娟者媢之者字非定字、若斯之類、寔是標其疏漏、總之其書之作本不以治經為主、不過藉以疏瀹性靈、為童蒙行文之助、吾儕亦不必過責之矣、

更定文章九命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王晫撰、晫初名棐、字木菴、一字丹麓、自號松溪子、仁和人、順治間諸生、棄舉業杜門讀書、工詩文、所著有遂生集、霞舉集等書行於世、先是王弇州作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貶、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於古今文士、傷時不遇、深為扼腕、王氏深懼後世之讀其書者、或泥其言、而視文章為不祥之物、也因反其意而作是編、其書都為一卷、釐為九則、首通顯、二薦引、三純全、四寵遇、五安樂、六榮名、七壽考、八神仙、九昌後、列舉古今文士之榮樂壽考、功名富貴、奇思巧手、纈采綫全、是令讀者為之欣羨、按清初華聞修因弇州之說、更作文章九命、與弇州同者六、異者三、三通、六窮、雖三之數不足以敵六、已足為古今文士、稍增氣色、是編以古今榮辱莫過於文士、尤是為斯文吐氣、惟人生世間、大抵憂樂相共、文章之士、偃蹇不遇、發為文章、咨嗟歎惜、是以令人感歎者固自不少、其稍有不如意事、即窮困自傷、溢於其宦、似天之有意阨之、俾不得與庸俗者流同其享者、亦往

往而有，王氏讀書萬卷，著述滿家，固宜置身通顯，為翰苑名臣，乃伏處牆東，以書生終老，其遇亦可悲矣。然觀其作是編也，迄無幾微不平之意，介于其中，一反弇州之意，而為文士吐氣，雖其中如神仙壽考各篇，不免附會，然其安貧樂道，不以人世之憂樂為意，其用心亦良苦矣。

論文偶記 不分卷 致遠堂叢書本

清劉大櫆撰。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峯，桐城人。副榜貢生。乾隆時以博學鴻詞徵，再舉經學，俱不遇。晚官黟縣教諭。卒年八十有三。大櫆學有根柢，為文喜學莊子，尤力追昌黎。嘗遊京師，以文謁方苞，苞大驚服，語人曰，吾文何足算邑，子劉生乃國士耳。自是名大著。姚鼐寔從之遊，世遂有桐城派之目。是編前有道光二十七年丁未黃秩模序，及道光六年癸未李瑤序。知其書始刻於嘉慶元年丙辰，尋以版壞，絕少流傳。至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宜黃黃秩模得其稿於吳郡李瑤，因重加校訂，付諸匠氏用活字版排印，即是本也。其書不分卷，乃大櫆凡有所見，則隨筆載記之，列為若干條，以論為文之法。按大櫆之文，出入周秦兩漢諸子，及唐宋以來諸大家，薈為一代文宗，故其持論亦時多精核之語，於古今文章之工拙繁簡、源流得失，頗能一一別其白黑。其言文章以創意造言為宗，又謂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陳陳相因，安得不目為臭腐。若斯之類，皆不失為後世行文之龜鑒。雖

其大旨、不過為程式制藝之計、規模未免失之淺狹、且於唐宋以來文章義法、深錮腸腑、故往往好以神氣之說、進窺古文、不知神氣之說、難以空言、用為初學植根之基、尤非所宜、是則不免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之識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論文四則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楊繩武撰、繩武字文叔、自號皋里先生、吳縣人、康熙進士、官編修、秉志節、通經術、掌教敷文書院時、一時名士、皆從之遊、大學士王掞深重之、館閣大著作、多出其手、及丁憂歸、遂不復出、所著有古柏軒集、及文章鼻祖等書行於世、是編乃其論文之作、全書都為一卷、釐為四則、今考其書、雖為科舉制藝而作、故開篇即謂清真雅正、皇上聖諭、實為千古論文之極則、凡學者遵循是旨、深造有得、乃可以登作者之堂、評其所論、規模未免淺狹、然其言天地之氣流而為川、峙而為山、翼者能飛、趾者能走、得其秀者為人、雷雨時至、百卉盡放、皆有生意、貫徹其中、是之謂真、若使刻木為人、剪綵為花、圖繪之山川鳥獸、雖窮形極相、生意已盡、焉得為真、又謂八股首說經之文也、故義必根經、當熟復注疏、旁參經解諸書、會通焉以折其衷、乃為通經、通經而後可以說經也、諸子之文、鼓鑄性靈、雕鏤物象、或滉洋奇恣、或奧衍峭刻、亦足以極文章之變、所當判白純疵、而後用之、勿徒襲其險句恠字以為工、史本於經、子長孟堅、史家開山、實為千古文

章大宗，故古人論文，以西漢為最，此如康莊衢路，不可不由者。其說皆深得文章之本源，大旨在使人取格法於聖經，鎔精理以立言，持論大體近正，雖不必以定法泥之，然操觚之士，亦知所趨走矣。

文頌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馬榮祖撰。榮祖字力本，號石蓮，江都人。雍正壬子舉人，官知縣。工古文辭，善書法，詞科掌錄稱其文清適深亮。是編為其論文之作，全書都凡二卷，釐為九十有六則。上卷曰體源，曰神思，曰風骨，曰意匠，曰養氣，曰布勢，曰動脈，曰運氣，曰遣辭，曰結音，曰使事，曰鍊字，曰守法，曰識變，曰取譬，曰風格，曰奇正，曰賓主，曰疏密，曰離合，曰起落，曰頓挫，曰氣韻，曰波瀾，曰開遮，曰縱奪，曰往復，曰斷續，曰梳櫛，曰消納，曰委曲，曰剪截，曰皴染，曰膽決，曰組織，曰擺脫，曰鎔鍊，曰刻轢，曰聯絡，曰剝換，曰馴習，曰運掉，曰淘洗，曰興會，曰風神，曰風趣，曰實境，曰唱歎。下卷曰沈雄，曰峻潔，曰典雅，曰清華，曰淳古，曰怪豔，曰沈著，曰生動，曰嚴重，曰疏放，曰遒媚，曰超忽，曰蒼潤，曰清越，曰奇險，曰輕澹，曰鬱折，曰洸漾，曰雄摯，曰鋪暢，曰奧澀，曰樸野，曰蘊藉，曰恣睢，曰澹永，曰跌宕，曰瘦硬，曰渾灝，曰秀拔，曰排奡，曰修遠，曰夭矯，曰沖寂，曰鼓舞，曰停勻，曰雄挫，曰閒適，曰堅深，曰清新，曰古拙，曰妙麗，曰勁宛，曰英雅，曰遒逸，曰複隱，曰空靈，曰神解，曰飄渺，按唐司空圖作

詩品一卷，分為二十四品，各以韻語十二句體貌之。清人袁枚更續成三十二品，於風雅旨格，備舉無遺。是編蓋師其意，用以品文。每篇各為短句十六句，以體貌之。上辨體裁，下窮筆術，奇思巧手，鋪采綴金，綱羅排比，頗具匠心。雖其間議論大抵虛空追攝幻等結風，然其已羅衆體，不主一格，於文章利鈍曲折之故，亦往往有會，是以未嘗不足備藝林之採摘焉。

續詩品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袁枚撰。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少負才名。乾隆初試鴻博報罷，旋成進士，改庶吉士，出知溧水、江寧等縣，並著能聲。年甫四十，即告歸，作園於江寧小倉山下，顏曰隨園，以吟咏著作為樂，世稱隨園先生。為詩主性靈，務從其才力所至，古文駢體，亦縱橫跌宕，自成一格。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隨園隨筆等書。是編前有袁氏題識云：余愛司空表聖詩品，而惜其祇標妙境，未寫苦心，為

若干首續之。是其書蓋續司空圖詩品而作。全書都為一卷，分為三十二品。其目曰崇意、精思、博習、相題、選材、用筆、理氣、布格、擇韻、尚識、振采、結響、取徑、知難、葆真、安雅、空行、固存、辨微、澄滓、齋心、矜嚴、藏拙、神悟、即景、勇改、著我、戒偏、割忍、求友、拔萃、滅迹。各以韻語十二句體狀之，核其所論，大抵皆由薰習自書試而得。於古今詩人曲折利鈍之故，言之綦詳。雖其謂司空表聖詩品祇標妙境，殊非圖意，然其論近世詩人多辭寡意之失，及其謂不學古人，法無一可，竟似古人

何處著我。若斯之類，皆深得風雅之旨。所謂鴛鴦繡出，甘苦自知。吾儕與隨園詩話合而觀之，亦足見袁氏一家之學。繡云手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春暉園賦苑卮言二卷 嘉慶十五年庚午刊本

清孫奎撰。奎通州人，以優貢入太學，工詩賦而卒不遇於時。是編前有嘉慶庚午胡長齡序，云壬戌予奉諱南歸，先生已老且病矣，猶朝夕過從譚藝若往時。乙丑服闋赴都，時先生遂下世，予歸為經紀其喪。復絜其嗣孫來粵，出所著賦苑卮言相示，把卷黯然，蓋即向時尊酒論文口談而筆錄者也。因付剞劂，以廣流傳，則是書嘉慶十五年庚午先生卒後，其門人胡長齡之所梓行也。其書都凡上下二卷，雜採諸家論賦之語，綴合成編。或紀述故實，或品騭優劣，議論則不著姓名，事實則不著時代，並其出處亦削而不錄。且詳其所錄既不以時序，又不以人分，雜糅割裂，殊無體例。雖其間如論古人作賦，未有一韻到底者，自坡公老饕賦始創其體，亦不過偶然游戲，後人動輒學步，剌剌數百言不休，直如跛鼈之追騏驥。又如論陳仲良作仲秋教治兵賦，雖諸夏之用武，必仲秋而治民以夏對秋，正借用字也。若斯之類，亦未嘗

不足供談藝者之參考。此外如紀天聖初竇貞固知貢舉舊制夜試以三燭為限。長興二年改令晝試。貞固以晷短難成賦。不盡意。失取士之道。奏復夜試之類。亦皆有關實事。故是則其纂輯之功。亦正未可沒也。

文法不分卷　光緒十三年丁亥刊本

清鄭朝昇撰。朝昇字廷顯。懷甯人。姓末未詳。是編皆自論作文之法。全書都為一冊。不分卷。次釐為五十有五篇。首先正論文諸法。次單句體說。次虛冒體說。次截上體說。次虛字冠首截上體說。次截下體說。次虛字冠首截下體說。次截上下體說。次虛字冠首截上下體說。次結上三種體說。次過脈體說。次覆述體說。次反揭體說。次二板門扇體說。次二扇分輕重體說。次截對二扇體說。次三扇體說。次段落體說。次二句滾作體說。次多句滾作體說。次二句兩截體說。次長兩截體說。次順綱體說。次倒綱體說。次立綱發明體說。次橫擔體說。次淺深相應體說。次記言體說。次記事三種體說。次敘事體說。次敘事夾論斷二種體說。次原敘體說。次引証六種體說。次人名體說。次詠物體說。次枯窘體說次鄙俚體說。次游戲體說。次口氣體說。次疊句體說。次半面二種體說。次比體二種說。次興說體說。次正喻間出三種體說。次攻辯詰問體說。次短問答

四種體說、次長問答體說、次上偏下全體說、次上全下偏體說、次上偏下偏中全體說、次割上截下短搭體說、次長搭巧搭無情搭隔章搭諸體合說、次長割截體說、次長章體說、次連章體說。大抵皆掇拾前人陳說，而間以己意參補之。今考其書掇拾割裂，規模淺狹，既未究文章之本源，且自單句體說以下各篇類皆體例繁碎，或强立名目，或妄生分別，尤不足以窺文章之體要。夫古人文成法立，初無定格，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未有能一

一指其成式者。自唐宋古文家唱爲文法之說，妄立規律，以臨流俗，末學不察，以爲古法如是，而不知其爲帖括之變相。是編之作，意在創爲法度，以合程式，雖爲初學示法，不得不然。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宜其所見之淺也。

宋四六話十二卷　海山仙館叢書本

清彭元瑞撰。元瑞字掌仍，一字輯五，號芸楣，南昌人。乾隆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卒謚文勤。所著有恩餘堂稿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元瑞自序，云：撰宋四六選，汎觀宋人書，其中間及駢體，多一時典制、議論、流利、屬對精切，愛不能割，輒鈔付篋，積成巨帙。畧以文體詮次，則是編蓋元瑞既成四六選之後，取宋人子史雜記中有關駢體者，捃摭而成。其書都凡十有二卷，卷一至卷三爲制詔，卷四至卷六爲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表，卷七至卷九爲啟，卷十爲賦、檄、露布、判、設論，卷十一爲祝文、青詞、道場疏、開堂疏、樂語、上梁文，卷十二爲雜文、散語、摘句、諧謔。其中制詔、表、啟、樂語、上梁文六體，編次畧依前選，餘皆增補前選所無。搜羅排比，引書至一百六十九種，即片辭隻句亦蒐括無遺。雖雜採諸家評論，率皆習見之語，且其於宋人制詔表啟之文，但知較勝負於一聯一字之間，不使人潛精理以立言，未免捨本逐末之譏。惟元瑞天才敏瞻，博覽群書，幼習詞科，晚更内制，於駢偶之文用

力獨深故其所錄間亦頗具鑒裁不同勦說或以見古人之巧思或以發前賢之妙義攬名體之菁華存一朝之典故如制詔類載太祖寔錄建隆元年七月甲申立皇后制之與今制不同表類辭劉子儀三入翰林未嘗守成都及鄭州亦未嘗加兩學士與謝表遊山已到廬為風引而回長安甚遙但覺日邊之近不合又如紀范文正復元姓改鄭準一聯用陶朱張祿事為今集所不載及紀蜀中石刻東坡文字稿改竄處等或則有資學者之考證或則足供初學之觀摹較之其他論文之作但知摭拾前人陳說無所别裁浩博而傷猥雜者固自不同也

文章釋一卷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寫刻本

清王兆芳撰兆芳字漱馥江南通州人姓末未詳是編末有兆芳跋云光緒二十有七年歲在重光赤奮若夏五月辛巳門弟子請問文章之體兆芳爰著文章釋一卷秋七月既望三易稿矣召門弟子而示之曰勉為文章其入道哉則是編蓋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兆芳之所作也其書都為一卷集周秦以來文章之體一一探其源流自釋解故傳至於聯句凡一百四十有二體又别有判體一條以書已刊行不能羼入則附之編末大旨謂文學之事通經學道儒與王同道文與學相因乃自漢以來文章寖別於學術選文之籍竄錄諸學之篇論文之作兪以詞章為計學者習聞其說從而求之翻不逮論學術兆芳深以為憾爰納學術於文章之中而綜厥大體分别為之詮釋按古者凡有文字箸於竹帛皆謂之文章蓋命其形質則曰文指其起止則曰章是椎論文學以文字為準不以華美絢素為尚又文學之名始見論語游夏文學受之夫子所習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出六藝、叔孫通以文學為秦博士、漢有文學賢良之科、與其選者、咸為經明行修之士、是古昔文學本以學術為質幹、非徒以修辭摛藻為能事、兆芳之說、固未嘗不是、雖核其所列、不免引據疏漏、體例繁瑣、如史傳與別傳分為二類、及騷與離騷別為兩體、續書之體、大抵因循原作、而別立續之一名、張邱建算經細草、乃推算之草稿、而張標細草之名、若斯之類、或妄生分別、或張立名目、皆無精理、惟其間詮釋名義、必原本訓詁、以本字本義為宗、其義取引申者、亦必與本義相顧、以明立體之原意、且探源溯流、皆取信於可考、流別標舉以明例、凡所處置、皆頗稱有體、是亦未嘗無取焉、

清寒詩話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秦朝釪撰、朝釪字大尊、金匱人、始末未詳、是編蓋朝釪論詩之作、其書不分卷、凡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自唐宋以來下逮時人、凡涉於詩者、皆所論列、而於同時諸人之佚事逸文、記錄尤多、頗足以資採摘、惟於同時諸人無不極意推美、而於其間附以己作、未免失之標榜、且體例龐雜、漫無持擇、名為詩話、寔兼說部之體、如記濟南山水林泉之勝、論明徐有貞建南遷之議、與石亨約私人迎正統復位、執少保于謙、陷以極刑、鄭曉皇明雜記列有貞於名臣之非、論徐文定相國之和平溫克、不以意氣加人、論事有可否、無喜怒憂國愛民、孜孜奉公、彷彿司馬文正之類、皆與詩文渺不相關、雖詩話之中兼及雜事、自宋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等、已有其例、終嫌其曼衍旁支、有乖體例、又書中辨証僅兩條、其論李義山少依令狐楚、楚之子綯為補闕、義山登第時、綯有力焉、後義山為王茂元婿、綯乃深恨之、以為背恩、蓋茂元為李德裕之黨、而令狐父子則為牛僧儒之黨、李黨多君子、牛黨多小人、義山背牛向李、可謂出谷遷喬、固足補馮浩箋李之缺遺、至釋王摩詰詩四

愁連護水，謂四愁即張平子之四愁詩，乃以東西南北分，東泰山、南桂林、西漢陽、北雁門，時東漢天下漸亂，其以四方分四愁，即詩人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之意，則支離無理，蓋考據訓詁，終非其所長也。

初白菴詩評三卷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刊本

清查慎行撰。慎行初名嗣璉，字夏重，後更今名，字悔餘，號初白，又號查田，海寧人。少受學於黃宗羲，邃於易經，然其所長尤在詩文，性好山水，所至輒託之吟詠，篇什甚富。康熙間以舉人特賜進士，官編修，告歸家居，弟嗣庭獄起，盡室赴詔獄，世宗知其端謹，特放歸，卒年七十有八。所著有周易玩辭集解、經史正譌、人海記、黔中風土記及敬業堂集等書，行於世。是編為海鹽張載華所輯，按其纂例云：初白先生博覽載籍，自漢魏六朝迄唐宋元明諸家詩集，尤為融貫，每閱一編，必有評點，所謂一字不肯放過也。海鹽避處，就數十年間所見，自靖節、李杜以下諸家，及瀛奎律髓評本，薈萃成編，俾學者玩味評語，窺見作者之用心，則是編蓋海鹽張氏晚年之所纂輯，其書都凡上中下三卷，所輯查氏詩評凡十有二種，上卷為陶靖節、李青蓮、杜少陵、韓昌黎、白香山；卷中為蘇東坡、王半山、朱紫陽、謝皐父、元遺山、虞道園；卷下為瀛奎律髓，而以詞綜偶評附焉。卷中如靖節、青蓮、香山、半山、紫陽、皐父、遺山、道園諸家，及瀛奎律髓，俱依查氏手蹟纂集，其他諸家亦參酌各本異同，詳為校訂，綴輯薈萃，體

倒秩然、按查氏以詩名海內、與王漁洋朱竹垞鼎峙藝林、
於漢魏以來諸家詩集、用力頗勤、每閱一編、必著評語、生平
於蘇詩尤所篤好、評語尤詳、今考其書、所著評語、雖寥寥
無多、而品題藻鑒、動中肯綮、或直抉作者精要、或別裁
各家偽體、大抵天才敏贍、出語精核、如論少陵夔以後詩、
及昌黎陸渾山火東坡謝人見和前篇遺山李峪園亭看
雨等作、皆能發前人所未發、此外於諸集文句之訛誤、亦
多所是正、改訂十有六七、蓋查氏學有本源、不同於剿說、
宜其獨具鑒裁、能卓然自成一家之言也、

養一齋詩話十二卷 道光十六年丙申刊本
清潘德輿撰、德輿字彥輔、一字四農、江蘇山陽人、道光舉
人、博學工文章、其學以克己有恥為歸、尤喜言治術、客遊
京師、聲名籍甚、以大挑補安徽知縣、未赴而卒、所著有養
一齋詩文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為其論詩之作、全書都
凡十有二卷、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詳其所論、大旨源本三
百篇、而推尊漢魏六朝之作、始明言志之義、而終之以無邪
之旨、其論作詩之道、宜直抒己見、純任天機、若鬭靡騁妍、
求悅於人、或分曹詠物、或酬和疊韻、纖瑣摹擬、餖飣淺露、
雖窮工極巧、亦不足以言詩人之旨、持論可謂近正、至其於
古今作者品題藻鑒、亦多中窾會、惟其間議論、往往好
作理語、蓋潘氏之學、出於宋明理學、故其論詩、一以風雅為
歸、不尚雕華、矯枉過正、乃若宋人語錄、無復詩人比興之義、
若謂阮籍之黨司馬昭、陳子昂之諂武曌、皆小人也、論其詩
之體、則尚援於俗流、論其詩之義、則浸淫於隱怪、凡此之類、
就詩論詩、殊未得其平、至於賦比興三體並行、實源於三
百篇、緣情觸景、各有所宜、未嘗閒比興之必優、賦之必劣、
況唐以前人非無賦體、康宋以後人非無比興、遺詩具在、

不容否認潘氏乃劃界分體謂唐以前比興多宋以來賦多且以此辨其氣韻之殊未免穿鑿附會總之潘氏是編固不免於瑕瑜之互見然略其所短取其所長亦未嘗不足以備談藝之助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策學例言不分卷致遠堂叢書本

清侯鳳苞撰鳳苞生平履人始末未詳是編不分卷書中分列六條論對策之法以為場屋程式之計按漢時考試發策以問使應者對之謂之對策歷代因之無所更易清制策題多以時務經史為主懸為功令莫敢踰異是編大旨在闡述場屋對策之法使學者知所向方今觀其書皆教人預擬對策話法揣摩風氣如謂對策貴練習宜於平日擬定門例取經史三通等書可備策料者並舊策佳者逐門分摘每類集成一篇或數篇場中所問雖細目不必盡同而大綱已得便可運用按場屋對策晷刻本極迫促欲於俄頃之際上下古今發抒胸臆以符答朝廷清問世無枚皋禰衡之敏才寧能咄嗟而立辦勢必出於分門宿撰以佐一時之急惟對策之意本在使士子抒其素抱從容諷諫使其預蓄策料臨場應付是上以誠求而下以偽為應欲見董蘇劉之出於其途殆於南轅而北轍是編所論殆多體類此其偏陋可想惟其間論作法謂策雖主於敷奏亦須練調以翕新選句以取巧其要不過散整兩體而已整者用四六體之流麗者於緊要處作對偶實能異樣出色散

者用古文格局，縱橫馳騁，各見所長，尤在論斷處見識力。韓折處見精神，參用古調，以遒奧博，偶作唱嘆，以取風致，皆善於制勝者。論體裁，謂出格三抬，策題本有不得已而用之，否則斷不可用之類，雖言皆淺近，亦足以見一時之風氣，姑存之以備一格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辭學指南一卷 傳鈔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字伯厚，慶元人，淳祐進士，由浙西安撫使幹辦公事，累遷秘書郎，應詔極論時政，度宗即位，擢禮部尚書，東歸後二十年卒。應麟九歲即通五經，學問該博，所著有深寧集、玉堂類稿、掖垣類稿、詩考、詩地理考、漢書藝文志考證、通鑑地理考、通鑑答問、困學紀聞、小學紺珠及玉海等書行於世。是編蓋王氏論文之作，其書不分卷，取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諸文體一一條析，大抵首列名體程式，次論源起，及當時科舉應試之制，核其所論，於古今文章體式，既未能詳指無遺，所載制誥詔表諸式，尤未免近俗，至其於各體源流，得失之辨，則皆以文章緣起及文心雕龍二書為本，而參以己意，雖間有考證，亦不免失之糾駁，如謂銘始於黃帝，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禹銘筍虡，湯銘于盤，武王聞書之言，為銘十六，又謂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有焱氏為頌，是為頌之所始，凡若此類，皆嫌其附會，惟書中於歷代取士以諸體應試之制，記述殊詳，如謂宋政和辛卯，始以制命題，唐正觀末張昌齡召見試息兵詔，顯慶四年進士試

關內父老迎駕表、宋建中三年進士試欹器銘、興國元年試朱干銘、淳化三年楊億於學士院試舒州進甘露頌、端拱元年王元之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之類、皆有關掌故、是亦未嘗不足供學者之參考焉。

四六叢話緣起不分卷 二餘堂叢書本

清孫梅撰、師範輯。孫梅字松友、號春浦、烏程人、乾隆進士、官太平府同知、工詩古文辭、有才子之譽。所著有四六叢話、及舊言堂集各若干卷、行於世。是編蓋師氏就孫氏四六叢話中摘錄各篇緣起、彙集成編、故以四六叢話緣起名焉。其書不分卷、釐為二十篇、其目曰選一、騷二、賦三、制敕詔冊四、表五、章疏六、啟七、頌八、書九、碑誌十、判十一、序十二、記十三、論十四、銘箴贊十五、檄露布十六、祭誄十七、雜文十八、談諧十九、總論二十。大旨以文選為宗、取古今四六諸體一一條析之、核其所論、於歷代文章體式頗能該括、諸家推闡精微、品題藻鑒、格取渾成、不斤斤以聲律章句分工拙、持論尚稱近正。雖松友文士、考証非所長、故其於四六諸體源流得失之辨、往往不能窺其要領、如論銘之起源、謂孟堅有燕然之作、銘鋒直指、抗雞塞之威、陵景陽成劍閣之章、迅采駿馳、振鹽書而龍譽場、論檄之起源、謂酈生掉舌、馮軾下城、韓信出奇、傳檄畧地、若斯之類、追源竟流、皆不免失之紕繆、且其間議論大抵詞勝於意、雖極縱橫博辨之致、然是行文之體、非衡文之作、然取法漢魏、終勝摹擬調於後人、其

所標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師其意而轉之亦未嘗無深意存焉

詩評一卷 談藝珠叢本

清黃景仁撰。景仁字仲則，一字漢鏞，武進人。乾隆時諸生。少有狂名，工詩，以奇肆新警見長。嘗客於安徽督學朱筠之幕，性好游，遍歷九華匡廬彭蠡洞庭之勝。年三十五，客死於解州旅次。所著有兩當軒集行於世。是編為其論詩之作，全書都凡七則，勒為一卷。今考其書，如論李東川謂杜固詩之祖，而李東川寔可謂祖所自出，後人法門無所不備，篇幅雖少，而渾然元氣已成大觀。論元遺山謂遺山詩學杜兼李，天資才力為後起之勁，微嫌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成句稍多，然不害為盟盟大手筆也。若此之類，品題藻鑒，多具別裁。其攻駁王士禎論歐陽文忠公七言長句高處直追昌黎，自王介甫輩皆不及之失，云愚謂歐王異派，各有佳處，不能較其優劣。又謂王詩得辛味居多，其沈雄處要不減前人，持論亦頗近正。此外如謂默見欲以夸嘉州與李昌谷、溫飛卿三家宗刻，似近無理，然能讀之爛熟，試令出筆，定有絕妙過人處，亦惟能人能知之一條，尤足見景仁於唐代詩人之所服膺，其所為詩奇肆新警，要非無故。總之其書雖著語無多，所論似無

亦淺近，然詳而考之，大抵皆從甘苦中得來，固非應聲之見隨人以為是非者所可比擬也。

望雲詩話不分卷 北京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施山撰。山初名學宜，字壽伯，一字千山，會稽人。博覽群書，敏悟過人，所著有薑露庵詩集及雜記各若干卷行於世。是編現藏北京圖書館，竹紙紅闌，行書細字，時有塗乙之處，疑當為施氏未定稿本。考其書中紀事，如貸粟錢江一條題咸豐三年，為宣恩令向梅修題悟鳥圖一條題同治庚午，知其書寔作於咸同之間。其書不分卷，凡有所見聞，輒隨筆載記。其中記時人遺詩，雖有可採，又如謂詩之畦徑，雖不必如元白、過於分明，然一篇造成，或深或淺，須自家講得過去，謂性靈與格調，彼此宜兼，不能為靈奇新穎之詞，不可與言格調之類，說亦近正，惟其間議論古人之作，類皆膚詞，了無精議，如謂陌上桑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用髭鬚則已非少年，若云老者見羅敷，便不成詩，又謂孔雀東南飛為長篇之鼻祖，其高妙處，人人知之，而其理亦有小乖者，如其事僅三二年，扶床之小姑，何以暴長如二十許人，此亦防風氏咲餅之類，不得以古人寬之，若斯之類，所見寔

粗。此外又好紀其自作。且兼乩仙倡和。尤難免為識者
之所譏。殆偶然雜記。初非經意之作歟。

全浙詩話五十四卷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刊本

清陶元藻撰。元藻字篁村。一字龍溪。會稽人。乾隆
時諸生。嘗客兩淮鹽運使盧見曾所。詩文皆負時
譽。歸里後於西湖築泊鷗莊。以撰述自娛。所著有泊
鷗山房集。鳧亭詩話。越諺遺編考。越畫見聞等書行
於世。是編蓋元藻晚年以詩教授里中時所輯。全書都
凡五十有四卷。摭拾有關浙江一地之詩話。薈萃成編。
自各家詩話之外。凡集部說部以及諸史地志甄錄殆
徧。徵引所及不下六百餘種。搜羅排比。皆犁然有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於人心。凡諸書所載。有詩無話者。及有話無詩者。悉
摒而不錄。又如謝靈運孟郊羅隱陸游等十數人。名
重古今。詩篇亦富。故後人議論紛繁。或同一詩而意
見迥別。或同一意而語言頓殊。是編皆兼採並錄。以
為人參考折衷之資。此外錄同時詩家。則悉採其已
故者。輯錄舊聞。則悉存其舊。不參己見。若此之類。
皆深合著述之體。惟摭拾百家。矜求奧博。採摭雖
富。未免細大不捐。如采菊婦詩。國人送從軍詩等條。
大抵皆出之小說家言。而不能一一加以辨證。未免可議

然上下千百餘年、一方文獻犂然有徵、舊事遺文、多資考証、固亦談藝之淵藪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唐詩品三卷 敦倫堂刊本

清宋育仁撰、育仁字芸子、富順人、是編為其論詩之作、取初盛晚三唐詩人、畧仿鍾嶸詩品之例、條其品目、定可稱者、分為初唐、盛唐、晚唐三品、品為一卷、各冠以序、辨章源流、妙達文理、持論頗稱有見、每品之中、畧以高下部居、不由時代相次、計初唐凡十五家、曰陳子昂、張九齡、王績、盧照鄰、楊炯、王勃、駱賓王、宋之問、沈佺期、杜審言、張說、李嶠、蘇頲、蘇味道、徐洪、盛唐凡二十八家、曰杜甫、王維、李白、韓愈、李賀、李頎、孟浩然、王昌齡、儲光羲、韋應物、岑參、高適、劉禹錫、常建、劉長卿、柳宗元、孟郊、王建、白居易、張籍、元稹、李益、錢起、盧綸、李華、王、顧況、元結、張祜、而以杜牧之、司空曙、戴叔倫、權德輿、賈島、賈至、韓翃、戎昱、李紳、姚合、耿湋、趙嘏、劉商、許渾等十四家附焉、(自序云附十三家、疑三為四之誤)晚唐凡十二家、曰李商隱、溫飛卿、司空圖、韓偓、韋莊、方千、羅隱、聶夷中、陸龜蒙、皮日休、于濆、唐彥謙、核其所品、雖不免違失、如列李益、錢起等於盛唐、而以杜牧之、賈島等附之之類、是本

得其平、又其於各人之下、一一詳其源流得失之辨、其論某人其源出於某人、一似親見其師承者、亦嫌其失之附會、然其品題藻鑒、頗具別裁、終非隨人以為是非者可比焉、

芙蓉港詩詞話一卷 可廬龐氏刊本

清徐涵撰、涵字仲木、晚號竹溪、竹溪人、邑武生、姚蘅宋甑虞紀畧稱其精書法、四體各臻其勝、山水酷摹襄陽、嘗遊雲間、極為時輩推重、兼工詩歌、善騎射、鼓琴擫笛、倚聲度曲、皆稱能品、丁初我常熟藝文志著錄其所著竹林野語等七種、多未梓行、是編末有海陽龐輩後序、云是編虞邑幽光集曾稍輯錄、流傳極寡、癸酉秋日、同里王君紀玉以所藏舊鈔全帙惠假、校讎一過、付諸梓人、藉廣其傳、則是編蓋海陽龐氏據王紀玉所藏鈔本刊行者也、其書都為一卷、摭拾時人詩詞、以己意品題之、按芙蓉港者、徐氏外弟朱石樵之所居也、其地水闊處多栽荷花、夾岸則徧植芙蓉、夏秋之交、佳景相接、石樵殫精詩古文詞、及書畫篆刻之學、日坐花香鳥語間、為清遠之遊、徐氏性喜疏狂、且芙蓉港距竹溪、僅衣帶水、時相過從、作抵襟抵掌之談、尤好以詩詞美句、為茶話之資、因取交遊親串之作、并見聞之所得、掇拾成編、名之曰芙蓉港詩詞話、今考其書所記時人遺文、雖不無可採

惟摭拾既嫌未廣，所採亦不盡工，且於交游親友之作無不極意標榜，此在前人詩話，固不乏其例，然終未善於選擇，然後可以供後學之觸發，徐氏是編，寔未之能焉。

西江詩話十二卷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妙貫堂刊本

清裘君弘撰，君弘字任遠，自號妙貫堂主人，新建人，始末未詳，先是君弘有西江人物志之輯，倉促未免成書，爰取西江人物之涉於詩者，彙輯而為是編，書成都為十有二卷，凡晉唐一卷，兩宋四卷，元一卷，清四卷，而以仙道閨秀二卷附焉，今考其書，大抵撮拾前人詩話，隨標一二佳什，體例畧倣全唐詩話，而畧變易之，按西江之詩，導源於晉，萌芽於唐，而大昌於宋，是編自山經地志之外，凡歷代詩話，以及諸家載記甄錄畧備，計其所輯，凡得四百餘人，其中見於通志者，不過十之六七，若晉唐之陶峴、來鵬、孫魴、丘昶，宋之袁陟、李彭、胡元宗、曹紘、李付忠、劉敏求、劉僩、曹遁等，不見於通志者，無慮十之三四，搜羅排比，既可徵文獻之闕，尤足補志乘之漏，篡輯之功，誠有足多，惟其於李唐一代西江詩人之有詩無話者，悉錄其詩，不知詩話與詩選詩鈔，其體各殊，不容相混，又其於西江人士，詩雖不佳，而生平立德立功，人賢名徹者，亦皆著於錄，不知詩話之作，蓋以詩傳人，非以事傳人，豈能

牽合。若斯之類，皆其可議者。至於所引諸家評論，或加以增損，或參以己見，則尤有乖著作之雅，不得不以責賢者焉。

湘綺樓說詩八卷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成都日新社鉛印本

清王闓運撰，王簡纂輯。闓運有周易說十二卷，已著錄。簡字竹間，酉陽人。宣統三年辛亥，國變之後，滯跡長沙，隱於醫。闓運家人有疾，嘗延其診治，而喜其醫宗仲景，詩學淵明，遂錄為暮年弟子。是編前有民國壬戌竹間自序，云丙辰師病，請禱無靈，哲人其萎。時戎馬在郊，秋榛塞路，湘綺樓為游兵屯幕，所藏書籍拋棄田間。余拾遺整理，凡有關說詩者，別為一束，已得四卷，題曰湘綺樓詩話，欲付梓未能也。厥後奔波燕趙，游衍吳越，少親筆硯。昨歲歸田，日事嘔吟，追思侍立命提之訓，趨庭轉述之言，博採增入，裒然成集，則是編蓋民國十年辛酉竹間據舊輯湘綺樓詩話增訂而成者也。其書都凡八卷，摭拾闓運平日與弟子時人論詩之語，兼搜紀遊之作，及光宣清寒杜若夜雪諸外集韻事，薈萃成編，核其所輯，大抵先唐人近體，次六朝古詩，而以詩經評語殿焉。按闓運詩古文辭，久為世之所重，其論詩源本三百篇，而推尊六朝，語皆近正，所載軼事遺文，亦多有關史實，足資鑒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採摭、惟其於古人之作、喜就其寄託之意、附會事
寔、如謂韓退之詩云草樹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鬥
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蓋刺當
時執政之臣叔文伾誼之屬、其紅紫芳菲則劉柳之
儔、又謂杜少陵紫宸殿退朝口號詩戶外昭容紫
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題云口號、則詩中有刺諷之
意、蓋內寵近大臣皆害君德、故起句即言昭容也、
凡此之類、皆未免味同嚼蠟、至於論詩經各條、亦
嫌其失之粗淺、蓋偶然評論、非有意於著作、固宜
其瑕瑜之互見也、

戲言一卷 冒氏叢書本

清冒廣生撰、廣生字甌隱、號疚齋、如皋人、是編末有
丁巳歲冒氏題識云、刻哥窯譜及青田石考既成、因思溫
州戲學、余素、舉以與永嘉學術、稱為二霸者、不可無以表
章之、發篋陳書、撰成此卷、則是編蓋民國六年丁巳冒氏之
所作也、其書都為一卷、取元明以來諸家戲曲、分別條論之、
故以戲言名其書、核其所論、或辨章源流、或品題優劣、或
考証是非、或紀錄故寔、雖隨筆載記、非有意於著述、然取材
繁富、考訂精核、能以衆說互相鉤貫、以參考其得失、如謂
竹枝女兒為生旦唱答之先例、及據宋陳暘樂書、唐會要、
宋敏求長安志等書、謂唐末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刃
劉季述、始作樊噲排闥劇、為唐代粉墨登場搬演古人
故事之可考者、又如謂五代伶官不盡搬演古人故事、雜劇
之名、雖起於宋、然以萍洲可談、澠水燕談錄、獨醒雜志、夷
堅志、齊東野語、霏雪錄、桯史、貴耳集、鶴林玉露諸說
部考之、此種雜劇、大抵全用故事、務在滑稽、其源出於
晚唐、去今真正戲劇尚一間也、其說皆頗稱有見、此外於
永嘉諸人之作、考訂品題、尤稱詳賅、如辨琵琶記作者

為高明誠而非高栻云、按張小山曲聯樂府詩三卷、前有燕山高栻題詞、栻别係一人、籍貫亦異、意栻亦字明誠、故蔣氏所誤舉之類、尤足供史家之採摘、雖其品藻優劣、於永嘉作者無不極意標榜、未免鄉里之見、然廣生學田根柢、不由餖飣而來、於雜家言中終不失為淹貫之作焉、

聽秋聲館詞話二十卷 民國二十年辛未無錫丁氏影印同治刊本

清丁紹儀撰、紹儀字杏舲、無錫人、官福建汀州府同知、補上洋通判、晚年以著書自娛、著有東瀛識畧八卷、國朝詞綜補五十八卷、及二集十二卷、是編蓋丁氏論詞之作、其書都凡二十卷、凡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核其所論、大率皆深擣詞家正宗、凡輕儇淺露之作、縱極可愛、亦屏之為外道、至其淺露者、則直斥之為粗俗、尤惡淺人讀古人詞、往往就其寄託之語附會為事寔、如云東坡亂燕飛華屋一詞、楊湜詞話謂為酒間名妓之作、若果爾、豈不等於嚼蠟之類、皆頗稱有見、且於其詞用功極深、書中辨啞韻、辨州字與詩有別、皆抉盡奧竅、又其於各家詞綜及詞律詞譜、皆有考訂、極細駁正甚多、其於先輩之遺聞軼事、亦多所紀錄、如顧千里之指摘袁綬階守財不達、使思適齋中月下笛一詞、詳其本意若斯之類、皆足資採摘、此外如楊升庵改吳成之六醜為箇儂、雪是竊自廖瑩中、齊東野語錄蜀妓之市橋柳、而不知出自雪山集之紅窗怨、於詞家公案、多所發見、雖往往好為高論、如謂曾端伯樂府雅詞所選、尚何似柳七黃九、首名不盡副其寔、大詞如黃柳、尚不許其為雅詞、持論

未免失之於苛。然瑕不掩瑜，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稱其俱有特識，有裨倚聲，為近世之佳書，非虛譽也。

三婦評牡丹亭雜記一卷 昭代叢書新編本

清吳人撰。吳人字吳山，武林人。初聘黃山陳氏女同，將昏而沒。吳山得其所評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密行細字，紙光冏冏，若有淚迹，惜僅存上卷，其下卷已不可得。後娶清溪談氏女則，雅就文墨，鏡奩之側，必安書簏，見同所評，愛翫不能釋，暇日仿同意補評下卷，杪芒微會，若出一手。尋則亦病歿。復娶古蕩錢氏女宜，初僅識毛詩字，不甚曉解文義，吳山令從崑山李氏妹學，妹教以文選、古樂苑、漢魏六朝詩乘、唐詩品彙、草堂詩餘諸書，三年而卒業，

啟篋得同、則評本，怡然解會，請於吳山，典金釧為鋟費，以付剞劂，即世傳吳吳山三婦評本牡丹亭也。是編盡吳山摭拾原書序跋及友朋問答之辭，彙集成編，以紀其事之始末，而存身後之佳話。其書釐為二卷，首錄吳山陳同、談則、錢宜四人序跋題識，次錄吳山或問十有七則，次錄錢氏梦麗娘記，及所摹麗娘圖像，次錄馮嫻、李淑、顧姒、洪之則諸閨秀題跋，而以陳氏彌留時所作斷句附之編末。按臨川牡丹亭，數得閨閣知音，相傳當時婁江女子俞二娘，酷好其詞，至斷腸而死，其感人可謂深矣。吳山

三婦先後為之校讐評點，不惟玉簫象管出之佳人之口，其於湯氏之書，校訂譌誤，宣通疑滯，亦有資於學者之參考，是編搜羅排比，雖不免失之標榜，然其於三婦評本之始末淵源，紀述綦詳，是則於治文學史者，亦未嘗無稗焉，

笑贊一卷 明活字本

原題清都散客述，清都散客者，明趙南星之筆名也，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曆進士，歷文選員外郎，方嚴疾惡，觸時忌乞歸，再起考功郎中，主京察，要路私人貶斥殆盡，被嚴旨落職，名益高，光宗即位，累拜左都御史，進吏部尚書，銳意澄清，起用廢錮，中外方忻忻望治，魏忠賢矯旨削籍，戍代州卒，崇禎初追謚忠毅，所著有學庸正說，及韻史等書行於世，是編前有南星題詞，云書傳之所紀，目前之所見，不乏可笑者，世所傳笑譚，乃其影子耳，時或憶及，為之解頤，漫錄七十二則，名為之贊，則是編蓋選錄古今笑譚而成，初非出於自作，其書都為一卷，錄世傳笑譚七十一則，附以孟黃鼬傳一篇，而各為之贊，故以笑贊名其書，按方音之世，笑譚小道，縉紳難言，南星蓋意有所鬱結，故獨能纂輯是編，藉此詼諧幽默之辭，以抒其胸臆，搜羅之功，誠有足多，然笑譚之作，意取幽默，辭多詼諧，一經道破，意趣便無，南星為贊而論之，未免蛇足，惟其所為贊中，多附載當時笑譚，是則未嘗不足以資採摭，今考其書，如第六、第八、第九、

第十四、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諸則，多同於笑府。第十二、第四十二諸則，多同於笑得好。此外第三則見於宋沈俶諧史，第十六則見於明屠隆清言，第二十六則見於宋釋惠洪冷齋夜話，第四十一則見於明李卓吾笑倒，第四十二則見於元顏然子樹萱錄，第五十三則見於五代鄭文寶江南餘載，第五十九則見於明陸灼艾子後語。若此之類，凡其所錄，大抵悉有根據，參互比較，不惟滑稽解頤，足資欣賞，要亦民俗學研究之一助也。

笑得好不分卷 傳家寶本

明石成金撰。成金字天基，揚州人，始末未詳。是編載傳家寶一二集中，別有光緒八年壬午刊本，扉頁正面題異談笑叢錄，反面題新詳笑得好，作者亦易名指迷道人。按石成金原名取義於點石成金，雖含有道家意味，然所謂指迷道人者，似為詳訂者之名，未必即成金之號。其書不分卷，錄古今笑談，兩於篇目之下注其含義，或作者姓氏，又於各條之後附以短評。按笑談之作，或為文人遊戲，或出市井流傳，時地既殊，轉變亦繁。今以是

編校之馮夢龍笑府、李卓吾笑倒，其相同者，如兄弟合種田、兄弟合買靴、裝做未不識自妻、扣除二兩一夜、反有用、糞換錢、丟風等，雖不下二十餘條，然大體多為各書所不載。搜羅排比，頗有足多，惟其引用前人笑譚，每多增綴，如我不見了一條，即笑府之解僧卒，謂一卒管解罪僧赴戍，僧故黠，中道醉之以酒，取刀髡其首，脫己首反紲之而逸。次早卒寤，求僧不得，自摩其首，居然髡也，而索又在項，乃大詫曰：僧故在此，我在那裡去了。是編改為一呆役解罪僧赴府，臨行恐忘

記事物、細加查點、又自己編成二句曰、包裹雨傘枷、文書和尚我、途中步步熟記此二句、僧知其呆、用酒灌醉、剃其髮、以枷套之、潛逃去、役酒醒、曰且待我查一查看、包裹雨傘有、摸頭上曰枷有、忽驚叫曰、噯呀和尚不見了、頃之摸自己光頭曰、喜得和尚還在、我却不見了、此外如臭得更狠、採之笑倒清客、裝做未及不識自妻、採之笑子後語、皆較原書為長、又其於前人笑談、往往改頭換面、多所變易、如當門撤尿、即從類說集所錄迂仙別紀脫化之類、雖不免有乖著述之體、然古今笑譚本無定格、合而觀之、亦未嘗不足以見其流變焉、

諧史一卷　徐文長先生秘集本

舊題明徐渭撰、渭字文長、一字天池、晚號青藤、浙江山陰人、諸生、天才超逸、詩文書畫皆工、嘗客總督胡宗憲之幕、宗憲獄起、渭懼禍發狂、自殺不死、殺其妻繫獄、久之得免、所著有路史分釋、筆元要旨、徐文長集等書行於世、是編載徐文長先生秘集中、全書都為一卷、據子史載記、掇拾古今笑譚之足資解頤者一百十六則、勒為一編、其中所採、有引及袁中郎者、按世稱文長歿、袁宏道遊越中、得渭殘帙、以示祭酒陶望齡、相與激賞、刻以行世、按梁廷燦歷代名人生卒年表、稱文長生於明武宗正德十六年辛巳、卒於神宗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又據公安縣志稱袁中郎庚戌卒、年四十三、庚戌為萬曆三十八年、由此上推其生年、當在穆宗隆慶二年戊辰、是文長卒時、中郎年僅二十有六、方於前一年中登進士第、名亦未顯、文長何得錄其軼事、且秘集別紀鄉試飛紙一條、紀年有萬曆乙未、時文長卒已二年、又末條拱宸前生、紀年有萬曆丁未、時文長卒已十四年、足證所謂秘集者、實為坊賈偽託之作、惟其書雖出偽託

但輯錄古今笑話，多至數十百則，亦足資學者之參考。核其所錄，雖大抵皆摭拾舊聞，亦間有異同，如第六十六則云劉子儀三入玉堂，望大用，頗不懌，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餌一服清涼散，謂兩府方得涼傘也，五雜組記此事則屬之梅詢之類。蓋笑譚多出傳說，本有一種遊移性，故同一笑譚，可以屬之劉子儀，亦可以屬之梅詢，參互比較，正足以觀其演變之迹焉。

谿谷漫筆二卷 自然經室藏鈔本

朝鮮張維撰。維字持國，號谿谷，德水人，判書雲翼之子，孝宗之舅，宣祖丁亥生，少孤，病脾，輟業，年二十中司馬試，二十四登文科，被選入槐院，為檢閱注書，以壬子之獄坐罷，奉母屏居海濱，凡十有二年，及仁祖反正，奉教為禮吏曹郎，尋拜吏判，兼大提學，辛未元宗追崇之論起，維劾其非，博考經史，兼取先儒之論，撰典禮問答八條上之，丙子虜寇入南漢，丁丑以禮判扈駕還都，聞母訃，吉奔往安山經營葬事，以感風寒得疾，戊寅卒於京第，年五十有二，謚曰文忠。所著有文集六十卷行於世。是編前

有乙亥張氏自序，云余自幼鄙拙無它技，惟以讀書著文為樂事，習氣所薰，不得頓除，覃思結撰，伏枕呻吟之暇，時時拈筆草小說瑣聞，縱有一二發明者，餘食贅行，道聽塗說，皆歸於德之棄矣，則是編蓋張氏晚年所作。其書都凡上下二卷，大抵就讀書所得，聞見所及，隨筆載紀，不分類次。按張氏敏而好學，於書無所不讀，文章以義理為主，不以雕琢為工，今觀是編所載，或紀述舊聞，或考訂是非，言皆有據，如據史記始皇三十四年始有焚書之令，三十七年始皇巡游海上，至琅琊，方士徐福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入海不還，是徐福等之初入

海、雖在焚書之前，然自三十七年入海之後，始不復見於史
籍、以証歐陽修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
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之誤。又謂礼死而不秘者
三：畏、厭、溺。溺者出於不幸，何可不秘。溺非溺水之溺，當是陷溺
之溺之類，皆足備識者之一解。又如論近代文弊主於有明諸
家，明文未始不善，但學之者襲其本而窃其末，遂影尋響剝皮
割肉，遂不可觀。及論文主於理，理勝則文不期美而自美，若此
之類，亦殊有見。雖其間謬誤，亦往往而有，如謂左氏之文與戰
國文体迥然不同，決非春秋以後之人；謂古詩當用古韵者，音

叶皆可用也之類，皆未嘗深考。惟瑕不掩瑜，終不失為東國筆
記中之白眉焉。

儒胥必知一卷　朝鮮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詳其時代。考朝鮮圖書解題子部類
書類：儒胥必知下著錄新式儒胥必知一卷，黃泌秀
撰。解題云：做儒胥必知改成新式，成于李太王五年。據此
以推，則是編之作，最晚亦當在憲哲兩廟之時矣。其書
凡一卷，釐為八類。首上言類，分為孝子旌閭、忠臣
旌閭、烈女旌閭、孝子贈職、忠臣贈職、學行贈職、子孫
為祖先孝行旌閭上言、子孫為祖先忠臣旌閭上言、子
孫為先世烈女旌閭上言、子孫為孝行贈職上言、子孫

為忠節贈職上言、子孫為學行贈職上言等十有二目。
次擊錚原情類，分為祖先雪冤擊錚、原情為伸
雪後復官爵原情、以族人之子立后原情、山訟原情
等四目。次所志類，分為士夫以山訟事親呈單子、圖形
後題辭、親審後題辭、待本官遞歸親呈營門單
子、以奴名為山訟事所志、採移傳音、常人與儕類山訟
所志、隻原情、元告原情、原情題辭、債訟所志、隻原
情、寬限題辭、外邑人有班脉者頉役單子、士夫家單
墓直頉役所志、還上抄戶面所志、牧府使都吏輩受

田所志、折脚所志、爲親忠用全牛膏所志、負役年老子代所志、家房逢賊後立旨、田畓文券失火後立旨、權賣田畓不許還退所志、毆打所志等二十有四目、次單子類、分爲子孫封宗家祭需單子、賻儀單子、吏輩門下人賻儀單子等三目、次告目類、分爲各司書吏公故時告目、吏輩問安告目、吏輩歲時安告目、外邑吏以房任干請事告目等四目、次文券類、分爲家舍文券、田畓文券、奴婢文券、山地文券等四目、次通文套、不分子目、而以凡例列冠編首、吏頭彙編附之編末、按三韓文字、体各不同、若詩、賦、序、跋、表、策、書、啟之類、固爲學士大夫之所習、然民間所恒用、吏胥所必知者、則別有上言、所志、單子、告目等体、是編首于凡例之中、詳其法例、如始面如何、起頭如何、結尾如何之類、次則自上言原情以至告目文券、各立條目、舉例以明之、大旨在爲吏胥程式摹擬之計、使初爲吏胥者、有所取法、不至憒憒焉、出于規矩之外、雖文字俗陋、分類繁瑣、然其于上言所志各類之書式熟語、莫不備載、治三韓民間之學者、亦未常不可資爲參考焉、

西圃文說三卷

清田同之撰、同之字彥威、一字在田、一字硯思、號西圃、德州人、康熙舉人、官國子監助教、祖雯、號山薑子、詩文皆組織繁富、煅煉刻苦、自成一家、同之詩文講貫、均得之家傳、自號小山薑、是編前有魏丕承序、云余昔奉教於山薑夫子、即得友小山薑硯思先生、越今余年八十、因足疾鍵關、先生亦七旬矣、一日扶杖而至、余聞足音而迎、皤然兩叟、話舊述懷、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也、袖出所著文說一册、囑余序、則是編蓋同之中年以後所作、全書都凡三卷、取六經子史及古今諸家之文、一一爲之條析、或議論得失、或評騭優劣、大旨論文以立意爲主、以辭達爲歸、其品藻古今、則以六經爲宗、尊遷固而尚韓柳、持論頗稱近正、至其糾彈時人之弊、如謂書曰詞尚體遷、吾觀在昔文弊於宋奏疏、至萬餘年、同到書生尚厭觀之、人主一日萬機、豈能閱之終乎、其爲當時行狀墓銘、如將相諸碑、皆數萬字、至今蓋無一人能覽一過者、繁冗故也、又謂秦漢以前之文、每家各有本色、且莫不各有一段千古不可磨

滅之見，故精光所注，歷久而不泯於世。迨唐宋而下，文人鮮有此一錢千古不可磨滅之見，不過影響勦說，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雖欲不朽，不可得也。若斯之類，其排斥史家浮誇繁冗之病，及糾彈近人剽竊摹擬之失，皆深中癥結。雖其間援引前人之作，往往不能該舉其源流，又未盡簡擇其精粹，然綜觀其書，浸淫厭飫，終不失為深於文者之言焉。

西圃詩說一卷

清田同之撰。同之字彥威，一字在田，一字觀思，號西圃，德州人。康熙舉人，官國子監助教。祖雯，號小薑子，詩文皆組織繁富，煆煉刻苦，自成一家。同之幼承家學，尤工於詩，自號小山薑，所著有西圃叢辨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張元序，按同之自序云：說詩者眾矣，余之不得已於說者，其故有三。今夫詩，譬猶南轅北轍，汎濫橫流，幾何不嘆望洋而悲岐路乎，是不得已於說。且吾家事也，念我先公主騷壇者數十年，垂之家法，門風不繼，誰之咎耶，又不得已於說。矧余承藉家學，幾經甘苦，雖不副小同之實，而孤竹老馬，猶堪識路，泯前蹤而迷後蹟，非所敢也，更不得已於說。則其書蓋同之病說詩者家持一說，使學者嘆望洋而悲岐路，因蒙齋先人緒論微言，而成是編。全書都為一卷，凡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不類不次。其論詩以王漁洋為宗，篤信謹守，凡有攻漁洋者，必與之爭。故於前人論詩主格者、主氣者、主聲調者，皆深致不滿。大旨謂師三百篇，近於漢；師魏晉，乃幾於唐；未有師宋元而翻合群雅者。其追源三百篇，而尊唐

抑宋，以神韻為詩家之極則，固未免失之於狹。然其謂古人詩先有題而後有詩，未有詩成後以題強合者。故說來雖極平淡，無不入妙，蓋與題有關，是即辭情並至也。又謂詩非無為而作，情因景生，景隨情變，感觸之下，即淡語亦自有致。彼無情之言，縱懸幡擊鼓，亦安能助其感靈哉。況摭拾事物以湊好句者，則又卑卑不足道矣。若斯之類，其言皆確然有見，蓋固之之於詩，薪傳有自，又好學深思，以力充其所至，故其為說多深中肯要焉。

野鴻詩的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黃子雲撰。子雲字士龍，崑山人，自號嶁邨一老。是編前有乾隆二年子雲自序，云：念自成童以迄於今，奔走海內外，罹三十寒暑，未嘗一日離風雅，殫慮研精，上下千百年，風人意旨，竊自謂有獲。今既衰謝，不能有用以彰明其說，大懼所的之不傳，以蹈私己炭衍闻，是攄其所得，公之同志。則是編蓋子雲暮年所作，其書都為一卷。按子雲布衣能詩，家貧好客，客至具雞黍，有留榻者，則父子乃終夜讀，曰：我父子只有一被供客，無以為寢，故且讀書耳。有某中丞聆其名，求見不可，題一聯云：空谷衣冠非易覯，野人門巷不輕開。其品格峻峭，可揣而知。是編為其晚年論詩之作，意在自攄所見，示人以風雅之的，取詩之格律作法，及古今流別，一一為之條析。大旨源本六朝，而以少陵為宗，凡龍標、太白、昌黎、東坡，堅為麾斥，自茲以下，更不足論。其謂古文自遷固揚馬至昌黎結穴，詩自曹謝庾徐至少陵結穴，雖確有師承，足以振式浮靡，而消益風雅，惟統核全書，終嫌其偏駁特甚，且氣質囂張，欲以盡罵狂談劫

伏佫流遂謂古人有質才而欺世者三家、曹瞞氣傑驁而以詭異欺、昌黎語瑰奇而以強梗欺、義山韻宕逸而以荒誕欺、夫韓李之詩、誠不免於瑕疵、然亦各自成家、必斥之為欺世、比之於曹瞞、殊未得其平、至其謂孟子繼二帝三王之道、而私淑孔子、浣花繼兩漢六代之詩、而私淑子山、孟子歿千有餘年、而退之傳焉、浣花歿亦千有餘年矣、而今得其傳者誰歟、明以傳少陵之詩為己任、是尤不免自譽之嫌焉、

漢詩總說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費錫璜撰、錫璜、字滋衡、新繁人、熟古樂府、蒼莽中時有古音、生平豪放不羈、常登之罘、投其詩於海中、痛哭而還、有掣鯨堂詩集行於世、是編載於昭代叢書中、未見單刻之本、據編末震澤楊復吉跋云、漢詩說十卷、新繁費滋衡、與錢塘沈方舟同撰、前列總說數十條、自抒心得、直湊單微、洞能發前人所未發、則是編寔錫璜與沈方舟合撰漢詩說之一卷、編首總說、復吉自漢詩說中錄出、別為一書、因以漢詩總說名焉、

沈方舟名用濟、錢塘人、康熙時國子生、少以詩鳴、足跡半天下、所著有方舟集行於世、是編都凡四十有五則、勒為一卷、今觀其書、所論漢詩、皆未見漢人得失、寔未能深入堂奧、然其謂詩主言情、文主言道、詩一言道、則落腐爛、又謂世之說漢詩者、好取其詩牽合不傳曲勘隱微、雖古人託辭寫懷、固當以意逆志、然執詞指事、多流穿鑿、又好舉一詩以為此為君臣而作、此為朋友而作、此被讒而作、此去位而作、亦多擬度失本詩面目、若斯之類、則頗稱有見、且自謂其說漢詩、

力糾近人以圈點、實字等法，曲為古人斡旋之弊，亦深切時病。蓋錫瓚為燕峰山人之子，燕峰以蜀人流寓吳陵，擅詩名於江左，錫瓚秉承家學，尤工樂府，故其持論皆深知其中甘苦，故復古謂其能發前人所未發，亦未必皆虛美之辭也。

樂府標源二卷 古愚叢書本

清汪汲撰。汲字葵田，海陽人，生平博極群書，尤邃字學，著有古愚老人消夏錄七十餘卷，及十三經紀字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即其消夏錄之一種，全書都凡上下二卷，取漢魏六朝樂府，一一窮其源委，核其所論，大抵皆以類相從，先古辭，後擬作，剖晰頗稱詳審，其於前人譌誤，亦間有考訂，如謂舊說拂歌淮南王篇為淮南王求仙禮方士，與八公相仙去，其家臣小山之徒思戀其主所作，乃後人附會之辭。又如辨長歌行為續命之長，為前人謬說之類，皆足資參考，惟凡所徵引，均不著所出，其間疏誤之處，亦往往而有，約而論之，畧有數端，傷歌行為側調曲，而誤入雜曲，石城樂烏夜啼為舞曲，而誤入清商，分類疏畧，其失一也。上留田行及猛虎行古辭尚行，是編乃首列魏文擬作，又武德舞及雁門太守行古辭均亡，汪氏不知，乃以擬作為古辭，考証未周，其失二也。古樂府之已亡佚者，如嘉至、陟根、雲翹、摩訶兜勒等，均闕而不錄，搜羅未備，其失三也。此外如晉

書言摘歌濟濟舞歌六解、猶錄舞歌六解、晉歌為詹字、古通用也、疑是風刺之辭、樂府解題言碣石篇晉樂奏魏武帝之辭、首章言東臨碣石、見滄海之廣、日月出入其中、二章言農功畢而商賈往來、三章言鄉土不同、人性各異、四章言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也、若斯之類、雖耳目之前、亦缺而不錄、是尤不免失之奔陋矣、

唐人試律說一卷 國朝名人著述叢編本

清紀昀撰、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河間人、乾隆進士、累遷侍讀學士、坐事戍烏魯木齊、尋釋還、復授編修、官至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生平貫徹儒籍、旁通百家、主持風會、為世所宗、卒年八十有二、謚曰文達、有貫集若干卷、及閱微草堂筆記七種行於世、是編前有乾隆己卯紀氏自序云、詩至試律而體卑、雖極工論者弗尚也、然同源別派、其法實與詩通、通行選本、大抵箋注故實、供初學之剽竊、於抄襲誠便矣、如詩法何、今歲夏秉張李生清彥、甯津侯生希班、延慶郭生墉、及余婿子馬保善、從余讀書閱微草堂、偶取唐律粗為別白、舉其大凡、諸子不鄙余言、集而錄之、集為一冊、則是編蓋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紀氏為諸生講說唐試律之時、李侯郭馬四生之所合纂集也、其書都為一卷、體例略仿瀛奎律髓、取唐代試律七十有六首、各為之說、或標舉作法、或箋注故實、大抵隨說隨錄、不類不次、按清初科舉增律詩、坊間選本互殊、然衆說雜亂、僅足供場屋剽竊之用、唐賢軌度、泯沒殆盡、是編所

選雖不過七十餘首所採諸說亦不數家然持論刻覈謂試律之作宜先辨體次審題次命意次布格次琢句而終之以鍊氣鍊神考核源流辨析格律發凡起例於唐人試律之法變詮釋纂詳與坊間選本之但為科舉制藝而作者固自不同雖體例略似總集然其大旨寔在於論試律之軌度故附之詩文評中以備一格焉

春秋大傳補說四卷 西夏經義本

清何西夏撰西夏萬縣人慶道間以隱君子皓首窮經足不履城市所撰有西夏經義若干種行於世是編亦西夏經義之一種其書都凡四卷篇為六篇卷一曰春秋序春秋釋例卷二曰春秋說義卷三曰春秋前編補說卷四曰春秋中篇補說春秋後編補說又於各篇之下間或別分子目大抵第一二兩卷皆通論全經義例第三四兩卷則據經文舊次為之詮釋今核其書大旨謂春秋者夫子因魯史之舊變史文寓褒貶辯微旨與非僅紀事之書蓋夫子製以配經者也故研義寔例以發明聖意其論書法義例多依違公穀二傳附會之說而參以宋儒臆

斷之論更就己意穿鑿其間要其指歸不過以日月名字人爵為褒貶故其春秋釋例一篇分為王臣諸侯名字號君稱臣稱夷稱霸統邪事弒殺闕諱首略及會諸例類皆用意苛深刻酷過當又其以春秋之文因乎時變故分十二公為前中後三編隱公至僖公為前編文宣二公為中編成公至哀公為後編自謂編分前中後文以時易也不知割裂破碎尤為不根總之其書所論皆略於考証詳於議論且大抵均以意揣量據理斷制而不信左氏事寔又往往不考典制不近情理以此說經而自謂

能得夫子筆削之旨恐未必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經異十二卷 小寬遺稿本

清張瀞撰瀞字綠邨直隸懷來人縣學附生所著有詩傳題辭故四卷補一卷論語異文集覽四卷詩藝四卷及是編合稱小寬遺稿是編末有嘉慶十九年甲戌其父環跋則其書當成於嘉慶初矣全書都凡十有二卷蓋以十二公各為一卷也卷首附何休范甯杜預胡安國諸家舊序卷末附補遺刊誤皆不入卷次其書大旨在校訂三傳異同而兼及胡安國傳及陸德明釋據張環跋云原名廣春秋正經核其題辭係本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之例而述是稿名以經異乃得其實則其書本名廣春秋正經及瀞既卒其父環始為易今名而以付剞劂焉今考其書以何休學在杜預范甯之前故以何氏公羊為主而以杜氏左傳范氏穀梁傳胡安國傳及陸德明釋文校其異同分注經文之下其穀文異而云左傳同者於公羊非同於穀也其左文異而云胡傳同者亦謂同於公羊非同於左也凡其所校訂頗稱詳審又其於胡傳經文之異於三傳者如文公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成十有六年秋會沙隨叙諸侯之類皆一一錄出按胡氏繼趙匡啖助孫復之後而傳春秋經文於三傳之外間取傳聞之異是編並錄其異文頗資考証惟

僅校其異同而不能訂其是非又或誤認缺文者文為異文如隱公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列左氏作九年春天子使南季來聘然今考諸左傳本實無作天子者僅汲古閣毛氏刊本作天子知是編蓋以汲古閣本誤文為異文矣若此之類則胥其紕謬未免白璧之微瑕焉

魯史權二卷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刊本

清楊兆鋆撰兆鋆字誠之烏程人幼而好學年十三畢十三經次年肄業上海廣方言館從休寧吳世榮南海馮峻光吳川陳蘭彬三先生治群經尤殫力於春秋左氏傳所著有須曼精廬文稿若干卷是編蓋其甲集也編首有同治十年劉瑞芬光緒壬午許景澄二人弁言及光緒甲申兆鋆自序按其自序云余十四肄業上海廣方言館越四年館遷於城南時督辦南海竹儒馮公仿龍門書院學規設讀書日記使諸生記所心得余群經並治每得一義疾書於冊經馮陳吳三先生評定久之成帙爰擇日記中論春秋時事者別錄一冊署曰魯史權則其書蓋兆鋆早歲讀經筆記據劉瑞芬弁言考之其時代當在同治初年兆鋆始弱冠至光緒十年甲申始錄出別為一書又十有四年至光緒二十四年乃付之剞劂上距其書之成已三十餘年矣其書都凡上下兩卷不載經文亦不標經文為題僅舉十二公之名以為標題據左氏傳所載春秋時事著為評論而以馮陳吳三先生評語列之書眉按兆鋆名其書曰魯史權權訓水上橫木以通行人其作權之義亦讀書欲觀其通之意今核其書持論雖不拘於褒貶之陳說能順乎人情因乎時勢如論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穆公傳國與夷宣公之心甚公穆公之心甚私之類多能得是非之平惟其間亦不免以意為之如言宿之盟非隱之本心陰懷三懼頗考叔所行俱背聖賢論孝之道之類皆失之偏駁意在故為新奇之論以自矜高識此其可議者也

春秋例表三十八卷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刊本

清王代豐撰廖焸文等編次代豐字仲章湘潭人王闓運之次子也幼承家學殫力經術尤邃於春秋惜不永年年二十餘遽卒焸文清泉人王闓運自蜀還湘主講船山焸文常執經問業為王氏高弟子是編前有代豐自序及戊申冬焸文序據焸文序云湘潭王君仲章殫力春秋會粹諸例編為斯表年二十遽歿然窮究得失時有紕繆欲以愚管稍為增演去秋歸自京師奉命校讎時同學諸生治春秋者十餘人分篇編次日加探討刪其書蓋創始於代豐及代豐既歿闓運諸弟子之治春秋者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為之補闕削繁至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乃克成書釐為三十有八卷卷為一表按廖序稱當時從事校讎者為同學諸生十餘人今考各卷所題編次者姓氏計有廖震與非之劉家惠梁鎮中廖元翺歐陽屬廖榮賀濟鑫史榮森蔡人龍鄧新林李汝蓮廖如璧廖曹鼎陳炳森段家諫焦錦煌等十有七人又據廖序稱其書增多原表十四篇刪代豐原書當為二十有四篇是編增為三十有八篇其目曰朝例第一聘例第二會例第三遇例第四盟例第五戰伐侵例第六義兵例第七次例第八圍取入滅例第九致至例第十失邑例第十一亡國例第十二敵國殺

執君大夫例第十三、出入例第十四、君臣相殺例第十五、殺君例第十六、凶禮例第十七、天王崩葬例第十八、諸侯卒葬例第十九、吉事例第二十、宮廟例第二十一、昏禮例第二十二、婦事例第二十三、歸例第二十四、錫求獻乞例第二十五、政役例第二十六、灾異例第二十七、大例第二十八、有例第二十九、乃例第三十、及例第三十一、之例第三十二、自例第三十三、遂例第三十四、用例第三十五、以例第三十六、猶例第三十七、一見例第三十八、各篇皆先為小序、以發其義例、然後會粹經文列表於後、其有義不能畧者、則彼此互見例、可從同者、則附之於後、

大旨依違於前人聽斷之論、及日月名字人爵等一字襃貶之例、分別事類、以觀其會通、詳其體例、蓋與顧棟高所撰春秋大事表畧近、而皆不出宋程公說之春秋分紀、按其書之成、已在光緒末、紀與顧棟高之未見程公說書者不同、不知何以必為此屋下之屋、且據其自序、雖意在發明夫子比事屬辭之旨、然割裂繁碎、彌難尋檢、尤為識者之所不取也、

春秋比辨不分卷 強恕齋四賸本

清章謙存撰、謙存原名天育、字犀臺、銅陵人、嘉慶中舉孝廉方正、官寶山訓導、所撰有強恕齋經賸、文賸、詩賸、筆賸各若干卷、行於世、是編蓋強恕堂經賸之一種也、考書中自記作書年月、一為戊子春、一為戊子長夏、按戊子為道光八年、如其書之成、當在道光八九年間矣、其書不分卷、僅釐為三篇、其目曰春秋妾母稱夫人比辨、魯莊昏讎比辨、卿大夫稱字比辨、大抵皆標舉事例、類聚經文、而各為之辨、其魯莊昏讎比辨篇末云、余治此經、比其實而知其跡、比其虛而求其情、覺聖人之心、隨處可

見、若分句求之、竟是斷爛朝報、若以一字求之、竟是刑名法術家數、絕無忠厚愷切、昌明博大之氣、其命意所在、畧可概見、今核其持論、多折衷三傳、而斷以己意、攻駁舊說、亦往中理、蓋既不拘於宋儒苛深之論、又能不廢夫子筆削之旨、如妾母稱夫人比辨云、妾母稱夫人、春秋通例也、而先儒之論成風、唐自啖、陸、宋自程、朱、皆以為亂嫡妾之分、而胡氏尤甚、其言曰、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卑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謂以妾媵為夫人為卑其身則是、謂以妾母為夫人為賤其父則

非也父不能使妾之子終賤而不為君能使君之母終賤而不為夫人乎揆之人情而不安揆之天理而不順恐先王制禮決不如此又云王不稱天貶之義安在蓋王者本辭天王者史臣鄭重之辭大義無關若此之類胥足以破諸家轇轕之論惟卿大夫稱字比辨篇以閔公元年季子來歸之下即書齊仲孫來遂謂閔公幼弱危如朝露齊不撫魯伯業不成欲撫魯則惟有歸季友而季友已奔不能自歸閔又寄命於人不能召之而歸所以有落姑之盟其時必有召公盟者當即仲孫亦未可知是時齊侯必與季友同在落姑是則全憑臆揣於春秋本旨未能盡愜不免師心太過矣

春秋貫攝二卷 東方圖書館藏謙牧堂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亦無序跋足資參證惟卷端題謙牧堂鈔寫胥受藏本又第一册首頁有謙牧堂藏記白文方印及白文繼震朱文又雲等小方印末頁有守鹿楊氏世家朱文方印第二册畧同惟首頁無謙牧堂印末頁多兼牧堂書畫記朱文方印一又卷末護頁有雲翁朱文印一如其書為謙牧堂舊鈔惜謙牧堂及其他諸印記皆不知為何許人全書都凡上下二卷分為二册竹紙無格每半頁九行行二十有六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字體工整秀麗不俗似非鈔胥手筆詳其紙墨亦不類新鈔意者其書或為清初經生所作歟書中時或粘以簽條如隱公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條下簽注云伯左作帛从公穀又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原注云魯僭天子之禮樂用于太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後華公皆用焉仲子以別宮故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夫天下之大典下有簽注云周公廟祀之用天子禮樂本出王室之賜不得謂僭僭字未安餘論亦有未合處若此之類或以發明注義或以駁正原注之失足証其為後人簽注未必為原作者之所題也又書中文字之謬誤多於書眉更正之則似

出原鈔之手、此可據其字體而知也、今考其書大抵據胡安國傳、舉其條貫以統攝之、故不盡釋全經、惟就胡傳發凡起例之處、標舉經文於前、而以胡傳附之其下、其於胡傳大致亦僅標識端委、刪繁就簡、但存其義例而已、按胡氏為春秋作傳、多以己意曲為之解、持論務為深刻、是編乃從而割裂之、其於胡傳之失、固無所糾正、即於胡傳詞旨亦不免割裂失當、誠不知其於意何取也、

春秋屬辭會義殘本一卷 東方圖書館藏傳鈔本

清陳用光撰、用光字碩士、一字實思、江西新城人、嘉慶進士、由編修官至禮部左侍郎、嘗督福建浙江學政、訓諸生必本古儒先警戒之道、又嘗為其師姚鼐、嘗仕鱗置祭田、以學行名重一時、所撰有衲被錄、太乙舟詩文集、及是編各若干卷、是編未見刻本、此本殆據原稿傳鈔者、現存東方圖書館、惜僅為殘卷、故全書卷數猶有待於考證、今所存者惟第八卷、始於宣公元年、終於宣公十有八年、全書竹紙無格、每半頁十行、行二十有三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詳其字體殊欠整潔、且通篇絕無校改塗乙之處、其為後人傳鈔之本、蓋無可疑、今核其書大抵首錄經文、然後以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傳、分繫其下、其三家之中有無傳者、亦於其下注明某家無傳、其經文皆遵左氏、而以公穀二家異文注之經文之下、至於詮釋經旨、則更於三家之外、別採杜預何休范甯孔穎達陸淳劉敞朱子程子胡安國陳傳良張洽吳澂顧炎武方苞惠周惕孔廣森諸家之說、以輔之、而各依其派別、分屬經文及三傳之下、間亦自抒己意、以為之說、故以會義名其書、稽其援據諸家頗稱典博、參考亦頗融貫、詳其所論亦能兼採事實、不盡拘於義例、在說春秋家中亦非純

尚空談者惜其持論仍不能盡廢日月名字褒貶諸例而用意深刻亦不出胡傳門徑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仍襲胡傳書即位與偉文之立一美一惡不嫌於同之說往往多所抵牾是則雖兼採左氏之事實亦終不出宋人臆斷之學也

篤志齋春秋解二卷 同治十年辛未刊篤志齋經解本

清張應譽撰應譽字伊知南皮人晧首窮經學行端厚究心於宋儒之學於群經皆有著述而尤邃於易春秋所撰有篤志齋經解五卷是編蓋其經解中之一種也其書都凡二卷不盡釋全書但有所見則分條引伸標經文為題而註某年於其下核其所論大率依違於三傳折衷於程朱胡氏更參以宋以下諸儒之說而斷以己意按歸安錢振倫為篤志齋經解作序稱明季講學之習空談性命至叩以經義而茫然本朝群儒闡發漢學已無遺義近之談經者乃徒搜逸文碎事以矜與博先生伏處鄉閭無門戶之詬爭無聲華之馳騖而門戶自精獨有以貫串全經之旨而務持其平於應譽可謂推崇備至然今考其書大旨皆以意揣量據理斷制穿鑿於日月爵謚之間蓋猶未敢破除門戶如隱二年公會戎於潛解云會戎于潛盟戎于唐譏也莊之追戎伐戎譏也隱之會戎盟戎亦譏也又如紀履緰來逆女解云何以書譏不親迎也莊如齊逆女親迎矣又何以書譏娶仇女也若此之類皆立意苛深往往失之迂曲蓋尤不出宋人臆斷之學雖其中如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解云有書即位有不書即位何也行即位之禮則書即位不行即位之

禮刪不書即位乃當日事實非聖人筆削也其說亦間有可取然統觀全書瑜究不掩其瑕也

春秋提綱不分卷 咸豐三年癸丑刊枕經堂文集本

清劉景伯撰景伯字石溪內江人道光進士二十四年甲辰官新都學使潛心經學尤邃於春秋所著有枕經堂文集四卷是編蓋其集中之一種也編首有咸豐三年酉陽馮世瀛序及景伯自序按世瀛序云今春同寓客邸昕夕討論因出其所著春秋傳見示又景伯自序云余年四十一始治春秋求之十年而不得其要又五年始漸分黑白又三年於茲以異於儒先未敢問世酉陽馮君壺川屢促付梓則其書實創始於道光十五六年間歷十有八年至咸豐初始克成書時景伯年已五十有九矣其書不分卷惟釐為二十有三篇首原作次明道次亂本次內亂次外亂次息邪次定亂次魯春秋次筆削次微辭次屬辭比事次五體次王正次年月次通義次興滅繼絕次朝聘次旅見次三傳次闕偽次讀法大旨在通論全經綱領故以提綱名其書詳其所論蓋本張子孔子作春秋後惟孟子知之及朱子左氏紀事八九分是之說故論事多據左氏立意則宗孟子其攻駁公穀以日月為褒貶之失及宋元以來發傳害經經空疏之弊皆足破前人紛紜轇轕之論然開篇即謂孟子謂孔子作春秋而其自謂述而不作何也不能辭作之實而又不敢當作

之名也又云春秋不作天道王法不立邪說不息暴行不懲萬世之禍乎必不開雖欲辭作者之實而不得也不如孟子何嘗謂孔子作春秋其言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所謂其義者殆不止春秋之義蓋晉之乘楚之檮杌與魯之春秋一也其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蓋孔子不過取史家之義以成春秋此所謂述而不作也景伯乃不明乎此必謂孔子不作春秋則筆削之義不立是大端已失宜其屬辭比事以下各篇猶穿鑿於一字褒貶之例而不出宋人苛刻臆斷之習矣

春秋析疑二卷 咸豐三年癸丑刊枕經堂文集本

清劉景伯撰景伯有春秋提綱一卷已著錄是編蓋其所著枕經堂文集之一種全書都凡上下兩卷按編首馮世瀛序云今春同寓客邸昕夕討論因出其所著春秋傳見示上卷本孟子下卷誌其所獨見析疑十六卷亦猶是也則其書本為十六卷考景伯自序云雖欲以所見成書以異於儒先未敢問世香山河君雲皎丹徒左君泰雲酉陽馮君壺川屢促付梓摘選百餘篇附以雜著聊塞嗜痂者之請而已則是編蓋其選本馮氏所謂春秋傳上卷本孟子者隨枕經堂集之春秋提綱至於下卷

之誌其所獨見者及十六卷本之春秋析疑則似未梓行此本之非全書當無疑矣又考景伯自序稱其摘選百餘篇然是編所錄實僅九十篇意者景伯殆與春秋提綱合而言之耶其書不盡釋全經但有疑義則分別條析之標經文以為題間或以年月附注其下大旨在辨析疑義以正諸家之失如隱六年秋月云首時雖無事必書明天道也無事而備書時月天道王法不可一日息於人心也又如桓公元年公即位云凡即位不日古者即位於正月朔也或謂諸侯不奉正朔自隱始故十年無正然左氏於元年釋曰周正月則魯固奉周正朔也若此之類

其攻駁諸家之謬說，固多中理，然其間亦多於經義刻意推求，往往失之迂曲者。如開篇春王正月云，于文書春正月足矣，曷為繫以王，以哀公十五六年兩書春王正月，如其為周公舊典也。又如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引曲禮畛於鬼神曰天王，遂謂於禮則周公創以尊天王，以尊天子。若此之類，則未免畧於考証，橫生議論，於春秋之旨未能盡愜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傳說辨正十二卷　東方圖書館藏傳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不著時代，亦無序跋足資參證。考其書所引歷代諸家之說，其時代最晚者，如戴東原、孔廣森、王引之、凌曙等，多為嘉道間人，則其書殆咸同間人所作歟。書為竹紙所鈔，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字體平常，且多譌誤，其為俗手傳鈔之本似無疑義。全書都凡十有二卷，蓋以十二公各為一卷也。書中不全載經傳之文，但有所辨正者，則標經傳之文為題，意在折衷三傳，使歸於至當，集諸家之說以辨正其得失，間亦自出己見以定其是非。大抵經文皆遵左氏，惟紀子帛改從伯之類，亦間從公穀二傳。其所辨正，多用杜預、孔穎達、啖助、趙匡、陸淳、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許翰、胡安國、高閌、陳傅良、張洽、趙鵬飛、家鉉翁、吳澄、李廉、汪克寬、王樵諸家之說，而別採清康熙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乾隆御纂春秋直解及乾嘉以來諸家之說以輔之。徵引所及無慮數十餘家，淹貫群籍，辨正非疑，頗稱詳核。在說春秋家中，蓋非純尚空談者。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云不書即位者，左氏以為攝，公穀以為讓，而杜預以為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此定解也。故胡傳謂仲尼首絀隱公以明大法，故削之義恐未安。夫君行即位之禮則書，不行則不書，孔子安得而筆削

之乎又如公子益師卒引劉敞之說謂不書日者蓋日月不可必知也以駁三傳之失若此之類凡所辨正皆中理至於訓詁亦頗知推求古義如引史記鄭世家以證寤生為難產引爾雅以証杜注食舍肉為食肉不啜羹之類亦足破冢空疏之弊雖其間持論深刻好出新意之處亦所不免然統核全書終亦瑕不掩瑜之作焉

春秋朔閏日至考三卷 光緒十五年己丑排印本

清王韜撰韜字元晦一字紫詮號仲弢一號弢園晚號天南遯叟官粵省以左祖太平軍去職富應西人之召遠適重洋同治間歸自泰西主講上海格致書院能詩工駢文所著有普法戰紀二十卷弢園尺牘十二卷瀛壖雜志六卷弢園文錄外編十二卷蘅華館詩錄五卷甕牖餘談八卷遯窟讕言十二卷淞隱漫錄十二卷弢園西學輯存六卷弢園經學輯存九十八卷是編即弢園經學輯存之一種也按弢園經學輯存總目後有光緒己丑王氏題識云此皆余旅居海外時所作則是編亦當稿於英倫蓋韜既以偏袒太平軍棄職適英人理雅各潛心經學以幣來聘固棄筆西渡居倫敦三年助理雅各譯成四子五經更以餘力殫志經學討津沂源時有所著是編即此時所作也其書都凡三卷大旨以西土算法推春秋朔閏至日攷書中多與理雅各商推文字考西之推算春秋曆日者始於劉歆遠晉杜預作春秋長曆而僧一行趙東山繼之然其書皆以干支遞推而以閏月小建為之遷就故推求往往未精清陳厚耀顧寔滄姚秋農三家雖稍明曆法推算亦較預等為審然算法未精各有得失是編大抵就陳氏之書正其譌舛補其疏畧更參用

西土算法、詳為推考、準冬至以定朔日、依經傳以置閏月、由日食以求歲正、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日月考証頗稱詳核、雖其間於經傳或未能盡合、推算亦不免偶疏、然生千載之下、必欲求日月之無譌、本末見其悉得、則是書終不得不謂為有功春秋之學矣、

春秋朔閏表一卷 光緒十五年己丑排印弢園經學輯存本

清王韜撰、韜有春秋朔閏至日考三卷、春秋日食辨正一卷、已著錄、是編蓋其所撰弢園經學輯存之一種、按韜自題其弢園經學輯存目錄後云、此皆余旅居海外時所作、按韜始官於粵、以偏袒太平軍棄職、適英人理雅各以幣來聘、因案筆鼓輪而西、旅居英倫者凡三年、與理雅各相與譯四子五經、暇輒討津泝源、潛心撰述、是編之作、當即在此時矣、其書都為一卷、據春秋至日朔閏排列為表、每行一年、行〇分十二格、日月居其一格、遇閏年則置十三格、大旨以冬至為經、朔閏為緯、積十九年為一章、故每半頁為十九行、始於隱公元年癸亥冬至、終於哀公十八年丁亥冬至、核其全書、於一歲周天之數不爽分毫、持之與經傳對勘、其所書日月或合或不合、瞭然如指諸掌、誠有稗於學者、按韜別有春秋朔閏至日考三卷、專以冬至以定朔日、依經傳以置閏月、由日食以求歲正、於前人推算之誤、多所是正、是表之作、大抵皆因循其說、其訂正舊說、如杜氏於襄公二十七年頃置兩閏、陳泗源雖號稱曆算名家、然於此亦無異說、姚文僖更從而附會、創為三年連閏、一年三閏之說、不如春秋置閏雖多舛謬、斷不至如是之甚、是表於二十七年但閏十二月、

頗稱有見其他雖或合或不合然春秋所紀日名既不免失真後世欲據曆法上推豈能密合漢末去古未遠宋仲子以七曆考春秋已有不合者況韜在二千年之後更難求其悉合矣

春秋日食辨正一卷 光緒十五年己丑排印弢園經學輯存本

清王韜撰韜有春秋朔閏至日考已著錄是編蓋其所撰經學輯存之一種按王氏自題其經學輯存目錄云此皆余旅居海外時所作又吳寶忠之序弢園經學輯存也亦稱韜中更憂患遯跡炎陬荒域異民中言無與聽乃西士理君雅各獨潛心壹志於十三經於詩書禮春秋次第從事每至業頭辨析問難往復再三因是反得留心服杜鄭孔諸家之論述討津泝源時有著撰弢園經學輯存六種即此時所作大抵屬稿於英土則是編亦韜以左袒太平軍罷官後應英人理雅各之聘旅居英倫時之所作也其書都凡一卷釐為十有二篇而以宣公七年六月癸卯朔日食圖及日食五表附之卷末大旨以中西日月對勘以推求春秋日食按韜嘗學西方算法於英人理雅各又其第一篇春秋日食說云今英國湛氏以西法推算周以來日食以西字列為一表持其表多用西國日月余因據之以與春秋時日月相較故其書多用西法推求日食而以湛氏日食表互相對勘論証頗精核考古者推求春秋日食蓋始於漢劉歆後秦姜岌唐僧一行宋衛樸沈括亦皆能據曆法以推步惟推算未精往往有合有不合惟元郭守敬以授時曆上推詳其交分

食限正其差誤載之元史最為精密清閻百詩江慎修梅定九皆有論說而江說尤為明允是編於此多所取資又其辨正諸家之失亦多能中理如其據閻百詩之說以辨襄公時一歲兩日食衛朴以為皆入食限之誤皆為必不可易之論其他以中西日月對勘而推求日食雖不能盡合然於讀春秋者亦未必無補也

枕葄齋春秋問答十六卷 民國四年乙卯排印本

清胡嗣運撰嗣運字鵬南績溪人累官至通判所著有枕葄齋詩經問答八卷已著錄是編前有民國四年其子榮瑗序知是編蓋嗣運卒後其子榮瑗奉遺命之所刊行也其書都凡十有六卷不全載經文亦不盡釋全經但有所論說則設為問答之辭以闡明經旨核其所論前十五卷大抵皆依違三傳之說與孫胡臆斷之論而參以己意大旨惟在推求夫子筆削之義其間於諸儒穿鑿附會之論亦多所駁正如開篇即力破胡傳夏時冠周月之謬不殫繁瑣一再辨難可謂慎於始矣又如據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以駁胡傳上不稟命於天子則不書即位之說而謂春秋十二公凡行即位之禮則書即位不行即位之禮則不書即位若此之類其攻駁舊說往往中理惟其間亦不免詳於議論而疏於考証如論隱公東党西党之禍及論桓公伐楚草草收場而霸業轉盛文公必著著爭進之理皆不免虛談空論橫生臆解他如論春秋有以五官五色命名及春秋時女子通經學者於魯得三人之類亦嫌其漫衍於經義之外至於第十六卷則大都牽引時務以文飾經言則

尤非說經之正軌矣

求志居春秋說四卷 求志居經說本

清陳世鎔撰世鎔字大冶一字雪樓懷寧人道光進士官古浪知縣後擢同知引疾歸幼慧能文長益淹博性豪邁居官以簡敏為治晚歲潛心著述所撰有求志居經說及求志居詩文各若干卷行於世是編蓋其所撰求志居經說之一種全書都凡六卷不釋全經凡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釐為二十有一篇第一卷大抵皆就全經立論其篇目曰詩亡而後春秋作說春秋筆削之迹可見說左傳說自第二卷以下皆詮釋經文之說凡有所論則標經文以為題大旨本孟子之言以尊王抑伯為主謂春秋之作所以維王迹而存舜禹湯文歷聖相傳幾希之心其筆削之迹猶可考見又以公羊穀梁為釋經而作左氏則非以釋經寔自為左氏之春秋也故其立論多採公穀二傳附會之說與胡孫諸家臆斷之論而更以己意穿鑿之不如有事蹟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褒貶若但取公穀二傳之義據書字以為褒貶盡棄左氏之事蹟則其所褒貶之故豈能究研而知之乎如世鎔以經必一時無事乃空書首月以備天道其二三月有事則正月可以不書是為通例若隱之元年不書即位而事起三月亦虛以春王正月冠首者孔子所特加也何以知之

世鎔曰以左氏所記各公之元年如之也其説之是非姑不論然其據左氏所記各公之元年以証隱元年春王正月為孔子所加又以傳非釋經是何異迷塗之人藉人為導得塗之後又鞭其人而逐之乎

麟旨不分卷 明刊本

明吳應辰撰應辰字璿卿一字武平自號嘣軒主人松陵人祖平山外祖沈端靖皆以春秋名家應辰朝夕問業稍長有聲庠序嗣遊國學每試皆冠其曹惟不得志於棘闈乃屏居金陵屹屹於著述是編即其屢試不售屏居金陵時之所作也編首有其舅沈演沈洙及友人毛湛沈士端四人序皆不著年月其書不分卷亦不全載經文但標擬題各以一破題為式而畧為詮釋於下據篇首應辰自紀云雖錄疑匡解梅林止觀及指月等刻各有會心未稱全璧茲故衷以已見彙彼衆長是其命意所在全為程式制藝之計擬題破題大抵皆因循匡解指月諸書至於其所詮釋則皆恪守胡傳惟胡傳詞旨有未暢者則畧陳已見以發明之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春秋類存目一著錄明陳于鼎麟旨定一書與是編大旨畧同且皆以麟字代春秋提要謂陳書成於崇禎庚午是編成書時代無考然據其自紀稱彙匡解等書之長而衷以已見按春秋匡解相傳為鄒德溥所撰德溥萬曆時人然四庫提要已疑其為坊刻僞託則是編亦成於晚明之世二書體例之相同殆事有偶然歟又考四庫總目提要譏陳氏之書命名已陋即在舉業之中亦為下乘

是編之舛正復相同蓋鄉塾揣摩科舉之本亦不必論其持論之得失矣

春秋衷要六卷道光十年庚寅刊五經衷要本

清李式穀撰式穀字海帆仁和人邃於甲部之學所撰有易書詩衷要各十二卷禮記衷要三十卷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道光十年庚寅吳榮光所撰五經衷要序知式穀之書身後為其同邑何元錫得之元錫客死廣州書將散佚南海葉夢龍始為之合刻為五經衷要七十二卷是編即其中之一種也其書都凡六卷第一卷為隱公桓公第二卷為莊公閔公僖公第三卷為僖公文公第四卷為宣公成公第五卷為襄公第六卷為昭公定公哀公書中不全載經文但有所論說則摘經文為

題而注某年於下大旨謂歷代說經之書無慮千百家而折衷至當義精理粹者莫如御定各經惟苦其卷帙浩繁不便舟車因舉其理之精奧者摘要錄存更採自漢以來諸儒之說以輔之故名曰衷要今考其書大抵首列御纂春秋直解然後採諸家之說以發明之雖為程式制藝而作然其攻駁諸家之失頗能錯綜當時之時勢平情而論往往中理如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左氏以為攝公穀以為成公志意胡氏以為內外無所禀承皆未當此蓋著其應即位而不行即位之禮也又如冬十有二月祭伯來謂公羊以為奔穀梁以為朝書伯見天子

之鄉之重無輕來于侯國之禮也又知郤尚在亦無奔理又隱二年九月紀履綸來逆女謂諸侯不越國親迎以駁公羊譏不親迎之失凡此之類皆足破諸家紛紜之論惟書中言春秋曆法時多疏謬如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云此年正月不書王知八月以魯所自用之商政數當夏正之七月也七月乙亥朔則壬午為初八日也又九月丁卯子同生引直解云又考九月亦乙亥朔無丁卯丁卯建酉月之二十四日也其以正月不書王為魯用商正之是非今姑不論然即如其說正月不書王則經之八月壬午為魯用商正建申之月乙亥朔遞推至下九月丁卯為二十四日自應申月小建而九月建酉為甲辰朔故二十一為甲子旬二十四為丁卯若如下解申月戌月皆乙亥朔則酉月必乙巳朔而下旬乙丑丁卯乃二十三日也夫數自一定理無兩歧其推算之疏謬可知矣

春秋公法內傳十二卷卷首一卷民國二年癸丑重印本

清劉人熙撰人熙瀏陽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宣統己酉黃傑序知其書蓋屬草於光緒甲辰寫定於丙午至宣統元年己酉其弟子黃傑始為之梓行至民國二年癸丑復用活字為為排印即此本也其書都凡十有二卷而以春秋公法內傳達恉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大旨以泰西萬國公法為外交之圭臬其間有世法有性法世法由條約而成性法由公理而定性法者天下之達道也非盡性之聖人孰能條之故言公法者微春秋將無所歸因發憤而成是編其論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云春秋魯史元年魯隱公即位之始年列國編年重分治也春王正月大一統也蓋必與人人自治之權利盡人人自治之分義而後根深蒂固由小康而至大同孔子不得位而作春秋取二百四十年君臣事迹以闡公法非一國之言而萬國之言也非一時之言而萬世之言也開篇即以是主論其全書命意所在可概見矣案有清末葉學者治經多喜牽引時務文飾經言人熙是編蓋援斯旨以釋春秋如隱公二年鄭人伐衛云同姓相殘伐薄乎入爾然則處中國之時勢其必輯和亞州以固太平洋之藩籬明矣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云世子國本也古者重胎

教發不側、坐不偏、不視邪色、不聽淫聲、其既生也、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故教諭而成德、今歐州之英吉利、其君愛德華爾嘗卒業任水師兵官、東洋之日本、其世子亦於學校卒業、蓋猶行我三代之遺法、若此之類、皆徒務空論、往往漫延於經義之外、且率多憑私臆斷、畧於考証、隱公五年春公觀魚于棠、云不書月、盡一春之辭、荒甚矣、桓二年滕子來朝、云滕侯也、而稱子、或以為時王所黜、非也、蓋自貶以省貢賦也、若斯之類、持論尤為無根、至於達恉一篇、穿鑿附會於春秋本旨、亦未能盡愜、統觀全書、皆牽於時務而害大義、非說經之正軌也、所以姑妄存之者、不過聊備一格、以見當時說經風氣之一斑也、

春秋傳義十二卷 光緒十一年乙酉刊本

清姜國伊撰、國伊岷陽人、始末未詳、所撰有周易古本、尚書注、詩經思無邪序、儀禮注、孝經述、論語述注、家語正、大學古本述注、中庸古本述注、孟子述註、及讀書別墅文存等書、行於世、是編前有光緒十一年國伊自序、知其書蓋成於彼時、全書都凡十有二卷、以十二公各為一卷、而以春秋義說列之卷首、春秋補義列之卷末、皆不入卷次、大旨謂孔子秉周禮而作春秋、故曰志在春秋、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吾學周禮、吾從周、是春秋所秉者、為周禮無疑也、夫禮以義起、故春秋取義、惟在懲勸、雖因魯史舊文、必有勸懲而後書、蓋聖人以褒貶行天子之賞罰也、國伊是編、意在玩味經文、以推闡其義、更約義說列之編首、今核其書、經文大抵皆從左氏、至於傳義、則折衷於四傳之間、而主於以禮說經、按清順康間萬斯大為學、根柢於三禮、撰春秋隨筆十卷、多以禮經說春秋、雖較宋元諸儒空談書法者畧勝、猶不免失之於牽合、是編持論與萬氏畧同、而疏於考証、詳於議論、凡所詮釋皆不如斯大之密、且書中雖於四傳之失多所攻駁、然其持論仍不出諸家深刻嚴酷之習、謂春秋取義惟在懲勸、於是深文周納、憑私率斷、拘於日月名字人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反一字褒貶之義，如云魯史紀事，皆書時月日，孔子或時，或月，或日，皆義也之類，幾於二百四十年之中，無一字偶免譏彈，書如此說經，又何異於老吏斷獄耶。

春秋集傳辨異十二卷 同治六年丁卯刊本

清趙培桂撰。培桂字月亭，漢南人，咸豐初出知武安縣事，嗣補汝州州同，尋調陳留，簿書之暇，輒潛心經學，專力著述，是編前有同治六年培桂自序，知其書屬稿於咸豐五年乙卯，卸篆武安之後，歷十有餘年，至同治六年丁卯，始排類成帙，以付剞劂。其書都凡十有二卷，以十二公各為一卷，而以凡例、春秋三傳輯說、王朝列國興廢說、春秋提要列之編首，曾不入卷次，大旨在合三傳為一編，而删去公穀中設問之辭，及其彼此重複者，故謂之集傳，大抵經文悉依左氏，而以公穀異文附注其下，凡三傳解經，而詞意不相抵牾者，則纂而合之，其有難於兼並者，則分採之，各有所存，惟各句之下，或取左氏，或取公穀，皆一一標出處。又凡補經補傳，無經補傳，無傳補經者，皆分別標注以資識別，其三傳解經詞意有不同者，悉於集傳之下，加以辨正，謂之辨正，而以名物訓詁列之書眉。今核其書，辨正三傳異同，雖往往中理，如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公羊以為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君子疑焉，穀梁以為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左氏以為陳亂再赴，培桂辨異云：國亂再赴，似也，故赴可二日，卒不能二日也，亦不能以赴之日為卒之

日也至謂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則直書己丑卒可也何必費以甲戌若云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則直書五年春正月陳侯鮑卒亦可也何必歧出二日若此之類其持論甚辨惟三傳解經各有家法培桂必從而牽合之割裂分配宜其扺牾而失當矣

春秋左傳類編不分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刊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字伯恭金華人隆興元年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官至直秘閣著作郎國史院編修與朱熹張栻齊名時稱東南三賢其文記閎肆辨博凌厲無前於易詩書春秋多究古義於十七史皆有詳節卒謚成後改謚忠亮學者稱東萊先生所著有古周易呂氏家塾讀詩記春秋左氏傳說續說東萊左氏博議東萊集等書行於世事蹟詳宋史儒林傳按宋史藝文志經部春秋類著錄左傳類編六卷呂祖謙撰直齋書錄解題中興館閣書目均同此本不分卷與皕宋樓所藏舊鈔本及張

金吾之說同全書釐為十有九類曰周曰齊曰晉曰楚曰吳越曰夷狄曰附庸曰諸侯制度曰風俗曰禮曰氏族曰官制曰財用曰刑曰兵制曰地理曰春秋前事曰春秋始末而終之以論議又於官制論議別分子目官制自周至家臣凡為目九論議自典禮至名臣凡為目七又以年表三十綱領二十二則列之編首年表者以魯紀年而以諸國征伐會盟諸大事列之其下綱領者雜採尚書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國策史漢及晉杜預宋呂希哲謝良佐之說以發明全經綱領也至於類編各門則取內外傳中事類而斷之以類相從列之各門之下按祖謙潛心

甲部之學於春秋左氏傳凡著三書一曰春秋左氏傳說續說一曰東萊博議一卽是編惟是編朱氏經義考已注其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謂其久無傳本此本乃猶存其全帙洵稱奇秘然今核其書割裂分配彌覺繁瑣或重複糾結或互相牴牾已嫌其治絲益棼稽其持論亦頗無可採視傳說博議二書不如遠甚程端學春秋本義謂其爲門人所編信不誣也

春秋左傳辯章三十卷 咸豐九年己未刊本

清牟昌衡撰昌衡字午橋棲霞人是編前有丙午年昌衡自序按丙午爲清宣宗道光二十六年又考其書篇目下有昌衡題記云癸巳之冬十有二月霞山牟昌衡書此卷於麟祥書室時年六十有一按癸巳爲道光十三年據此知昌衡定生於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癸巳而是編蓋其晚年之所作也其書都凡三十卷而別以篇目一卷附之編首不入卷次起惠公之元妃孟子止故韓魏反而喪之通十有二公二百五十五年釐爲二百五篇而於每篇之中摘取一二字以爲篇目按杜氏春秋序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是經者隨時以記事者也丘明爲經作傳故傳依經以成文惟丘明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行此不獨丘明爲然他如羊公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爲詩作傳莫不皆爾及杜預之流以經傳異處於省覽爲煩因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以便翻檢然後經傳始合於一編是編大旨謂三傳本皆孤行以經入傳以傳附經已非三傳之舊且此在公穀猶可在左氏則大不可蓋左氏錯綜出沒神工天造規模甚大氣勢甚遠幾欲合十二公爲一卷合三十

卷為一篇苟非心知其意輒茫然不見其端委彼以傳附經者亦知其不可如公穀之分句以附也故分年以附之不知分年以附其疏陋正無異於分句以附也昌衡既苦舊本以傳附經之破碎難讀起止不明離合失措也爰潛心詳味理緒挈綱重加釐訂標其篇目以後左氏之舊稽其區劃篇目大抵以一年為一篇苟其事之相連或相類者固以一年合為一章其不相連或不相類者亦不別分章節核其宗旨蓋謂春秋編年年月即天然之章法雖欲分之無可分耳按昌衡以今本非左氏之舊必欲重為釐訂以還其本初其志誠可嘉矣惟必欲以一年為一篇又各於傳文摘取一二字以為篇目則未免牽強附會妄為分析矣蓋古者經傳別行固為不可否認之事實然丘明作傳意在解經經既編年則傳亦隨時以紀事而事之終始必非年月之所能限故一事而分載數年或年終而事不可止者左氏之書不乏其例若皆以一年為一篇則其事之起止不明離合失措又何以異於以經附傳耶且史家編年與紀傳紀事其體各殊紀傳紀事之體或以人為主或以事為經固可以自列篇目至於編年則隨時記事往往一年之中事不一國國不一事前後左右雖然並陳必不可以列為篇目是編乃必欲為

編年之體釐訂篇目是於史家體例猶茫然不解其勞而無功也亦宜矣

左氏春秋聚十八卷卷首七卷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刊本
清張用星纂輯侄炳南續輯用星字聯齋一字蘭坡嶧陽人潛心經學尤精於左氏春秋乾隆二十年乙亥邗江少宗伯謝溶生視學山左頗加賞識二十四年己卯溶生由山左移督豫章學政延之幕中四十七年壬寅卒炳南原名以標字千園為用星之侄官至明府是編前有嘉慶二十四年己卯炳南前序及陳師濂徐喬林二人序按炳南序云是書初稿成於乾隆庚辰後又時加改正至辛丑壬寅間始錄有定稿尚缺哀公二卷先叔易簀之夕敬以是書請先叔曰但有上函亦堪問世蓋先叔初志取易傳學聚問辨之義謹訂經傳為上函顏曰聚另輯各公論斷及逐篇歸趣為下函顏曰辨時炳南以上函未為成書問缺哀公奈何先叔曰無難即女能成之炳南受命弗敢忘嘉慶丁巳客家一山南沙署中校錄隱桓莊三公辛酉以試宦來江南又校錄閔僖以下數然不能不時作而時輟也丙子春因公羈白下乃復從事校讎自春徂秋原缺哀公勉為續成則其書蓋用星研究春秋經傳全部著作之上函哀公兩卷未成而卒炳南銜命續輯歷三十寒暑至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始克蕆事上距用星初稿之成幾千支再紀矣其書都凡十有八卷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少事簡則通一公為一卷多則一公分為二卷三卷不等而以左辨隨劄一卷年表四卷定稿存原二卷及凡例全目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大旨以杜林原本誦習弗便歷代學者雖或仿世家分之以國或仿列傳分之以人以及其他類編事緯之書皆不免舉一而廢百因綜其事之始終文之起止聯絡貫串求其一事不斷隔而仍以經統傳從經裒聚之以成是編核其體例蓋倣古昔經傳分列之法年經事緯條析成篇大抵經依編年之舊傳用紀傳之體各卷經幾年傳幾篇皆於卷首列明並列本卷篇目於其後目下各注篇數目後列經經之下各注篇目之數經後錄傳每篇標題上注篇數與卷首篇目下之數相符此為大數謂某公之第幾篇也每篇經幾條於各傳末注條數與經文各條下之數相符此為小數謂某篇之第幾條也經傳一一查對如網在綱有條不紊其一經兩傳三傳文當合者合之注合字於兩傳之間注經數於末傳之下中無他間隔者合字下接寫下傳若有間隔則於合字下空一格接寫下傳其兩經三經一傳文當合者仍之總注經數於末傳之下文當分者分之注經數於分處其他於無經之傳無傳之經等皆一一為之標識體例頗稱細密總之全書以經列其綱傳擬其目經傳

合紀各歸條貫此其以聚名篇之微意也至於卷首左辨隨劉削意在發明春秋旨趣惟畧舉大義不盡為說表削仿史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條分縷晰槩括無遺定稿存原削以見用里作書義例且以當全書總目備讀者檢查之用統觀全書雖分配篇目間有未安然於經傳原文不贅一詞不竄一字而使全書脉絡井然不紊亦未始非讀者之一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左氏摘奇不分卷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刊本

宋胡元質撰元質字長文長洲人幼穎悟尚義行乾道間中進士光宗時歷祕書省正字終敷文閣大學士按宋史藝文志著錄西漢字類五卷注云宋胡元質撰元質字長文吳郡人官給事中又經部春秋類著錄左氏摘奇十二卷則云不知作者姓氏然考文獻通考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是編皆以為元質撰則宋志云不知作者姓氏者殆失考歟其書不分卷與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著錄作十二卷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作十三卷者均異惟細審今本首尾完具不似闕佚則亦未必非胡氏之舊也編末有乾道癸巳元質自記云左氏摘奇皆手所約取鋟木於當涂道院與同志者共之知其書蓋成於宋孝宗乾道九年癸巳始刊於當涂道院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影鈔本左氏摘奇十二卷即據原刊本影鈔者據此知直齋書錄解題作十三卷三當為二之誤也其書蓋摘錄經傳中字句之古雅新奇者彙為一編故名曰摘奇惟於文句之下兼採杜預集解畧加詮釋其謹嚴處視林鉞之漢雋蘇易簡之文選雙字類要勝之遠矣總之其書雖非說經之正軌然尚無荒誕之處宋史藝文志入之經類似較直齋書錄解題入之子部類書者為是也故從

之以入經部焉

春秋左傳句解三十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明刊本

宋林堯叟撰。堯叟字唐翁，梅谿人，始末未詳。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謂或曰南宋人。其書都凡三十卷。按清朱彝尊經義考春秋類第二十四著錄堯叟所撰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經部春秋類著錄元刊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七十卷，皆與此本卷數不合。考經義考引鄭玥之言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則明末坊間於林氏之書每多刪並，是編卷數殆亦坊刻刪並，當已非林氏之舊矣。今考其書解經皆依杜氏古注，並採止齋陳氏議論以附益之，間亦自出新意以推闡經旨。大抵逐句箋釋，隨文為解，故以句解名其書。其所詮解雖不如杜注之簡奧，惟杜注或有所不盡詳，堯叟補苴其義，使淺顯易明，於讀者誠不無所益。又於十二公之始，必注明周王紀年、列國紀年及列國之君易世嗣位之事，使讀者即之以知時變，亦頗稱有見。至於經傳異文，亦往往分注於各字之下，尤便於讀者。按林氏是書，自明王道焜、趙如源有杜林合注之編，或刪杜以就林，或移林以就杜，而林氏之原書遂晦，四庫全書亦但錄合注，世人幾不復知有林書。是編雖刻於晚明，已非林氏之舊，然僅存林

注使堯叟之面目不致見蒙於合注此其所以尤可貴歟

春秋左傳類解二十卷 嘉靖七年戊子刊本

明劉績撰劉績字用熙號蘆泉江夏人弘治進士官至鎮江知府所著有三禮圖六樂說管子補注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嘉靖戊子希玄子序末題希玄子書於寶賢堂考清朱彝尊經義考春秋類三十三著錄績所撰春秋左傳類解二十卷引曹溶曰劉氏左傳類解莆田洪珠為之序晉藩刻之於寶賢堂蓋即此本也其書都凡二十卷釐為二十有二類其目曰周魯宋杞陳滕薛齊紀莒晉虢虞秦鄭許衛曹蔡吳越楚而以郕小邾附之魯邢附之衛又以凡例八風圖躔度分野圖杜預春秋序

地譜世系列之卷首不入卷次體例略同於元沙鹿齊履謙春秋諸國統紀惟齊氏之書以經文為主是編則並經傳中事類而析之以國為綱以年為緯各國之前並依經傳子史撮其興亡大略以為之敘又經文及左氏傳之後間亦附以公穀二傳其經傳詞旨有未暢者則採先儒議論以為之解按春秋者古史記之通稱也至於春秋一經則聖人統諸國之史而作以同會異以一統萬之書也而後世說經者迷於一字褒貶之說惟以日月名字人爵等為褒貶而掊擊左氏謂於經義毫無發明不知有事蹟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褒貶若但據書字為

襃貶，則其所以襃貶之故，又豈能研究而知之乎。是編獨能不承陋襲故，力掃先儒拘冽之失，大旨謂理在人心，而事本紀載，得事之真，而是非自分，故專以釋事為主，又不盡廢其義，可謂善治春秋者矣。

敬信錄四卷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寫刻本

不著纂輯者姓氏。編首有乾隆己丑尹繼善、乾隆十四年許雲鵬、乾隆十六年許雲鵬及許寶善序，編末有乾隆庚戌李奉翰跋。考乾隆十四年許雲鵬初刊原序云閩中嚴仲文持具區周鼎臣所輯敬信錄一冊索序於余，則其書蓋周鼎臣所輯。又考編末敬信錄靈驗云嚴晚香閩人也，僑居南橋鎮，乾隆十四年春，洞庭東山周鼎臣寓鎮，適見感應篇陰隲文靈驗記等篇，不覺心動，發願彙集刊送，因托晚香採輯，晚香為之損益參訂，草而成集，即顏其編曰敬信錄，是其書之纂輯雖創議於鼎臣，至於採輯參訂，則定出於晚香之手。蓋始事於乾隆十四年己巳之春，至是年冬而剞劂告竣。按鼎臣具區人，晚香字仲文，閩人，始末皆未詳。又考乾隆庚戌李奉翰跋云，敬信錄為具區周鼎臣所輯，一刻於閩中嚴仲文，再刻於心耕周氏雲章，余於巡防之暇，閒卷莊誦，見其字跡漫漶，而前後次第未能畫一，爰別類分章，使各有條理，並增刻數種，付諸梨棗，則此本蓋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李奉翰所重編者也。其書都凡四卷，以太上感應篇冠首，繼以帝君訓勸持誦感應篇文，感應篇讀法纂要，感應篇致福靈驗記，準提神咒，白衣大士咒，文昌帝君本願真經，文昌帝

君陰隲文、陰隲文靈驗記、文昌帝君勸孝文、文昌帝君孝經、唐王中書勸孝歌、明王文恪公原跋、文昌帝君救刧寶章、文昌帝君救世文、文昌帝君聖願十戒、文昌帝君敬字紙文、惜字真詮、惜字十八戒、文昌帝君戒淫文、鍾離仙祖戒淫歌、趙石麟先生戒淫十八律、遏淫說、文昌帝君功過格序、太微仙君功過格、文昌帝君蕉窗十則、東嶽大帝回生寶訓、圓明斗帝勸世文、元天上帝金科玉律、元天上帝勸世格言、關聖帝君覺世真經、魏元君勸世文、純陽祖師延壽育子歌、蓮池大師放生文、蓮池大師戒殺文、呂叔簡先生居官刑戒、袁了凡先生立命篇、俞淨意公遇竈神記、敬竈篇、戒口孽文、戒賭十條、勸戒溺女言、損子墮胎異報、格言偶錄、救五絕良方、經驗救急方、印施敬信錄靈驗記、總計所錄、都凡四十有六種、視鼎臣原本僅輯錄太上感應篇、陰隲文、功過格等八種者、所增蓋已數倍、又別有重編凡例目次列之編首、不入卷次、今核其所輯、皆先賢寶訓、意在推闡禍善福淫因果報應之理、以教人正心修身、專心向善、大旨尚稱近正、惜其所輯錄雖較舊本為富、然務在求博、未免失於別擇、或真偽莫辨、如文昌帝君敬字紙文、關聖帝君覺世真經之類、不推皆後人贋作、且亦非元明以前之舊籍、或昧於源流、如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所輯既皆為道教經訓、乃又以白衣大士咒等釋教經咒、摻雜其間、未免昧於學術之源流、然二氏之書多出偽託、道流之作尤多因襲佛說、則其體例之龐雜、亦不必過責、且道家雖以鍊養服食為重、然不積德行善、則不能為真仙、此意抱朴子既已言之、至於感應篇、陰隲文、功過格諸書、亦皆本斯意、是編据拾宋元以來此種著書、合為一編、以明示因果報應之理、合而觀之、則於道教之道德思想、亦可以見其概畧、是則周李二氏纂輯之功、亦未可沒、正不必以其體例蕪漫而廢之也、

老子道德經訂注二卷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刊本

清黃文蓮撰文蓮字芳亭上海人是編前有乾隆庚子文蓮自序知其書寔成於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下距五十二年丁未刊行之時已七年矣其書都凡上下二卷離為八十有一章蓋從河上公注本也惟各章標題皆文蓮所改訂不盡與河上公注本相同其書大旨以五千言之說見於史記然今世所傳已非其舊寔出於漢人之采摭蓋書經秦火之後方策散佚學者習知五千言之數而網求不得乃雜取其近似者以附益之故今傳老子或彼此重複前後淆雜或支離淺薄真偽莫辨八十一章之目雖出於河上公注本惟唐劉知幾已稱老子無河上公注其他注家如傅氏徐氏之說雖載漢書亦不可得見僅晉王弼注本猶存於今然牽合上下篇以為注亦不足以言老子之直義文蓮深慨於經文之淆亂與注家之失真也因取經中淺薄支離之詞畧為刪節復於王氏以來注家之言重加商訂故以老子道德經訂注名其書大抵首錄經文次則訂正諸家注釋如經文有淆亂之處則更於其下加以辨正而以刪訂原文附之其下今考其書詮釋經義大旨以道德分釋故言老子著上下篇言道言德各有宗主不如道德二字其義固殊然合而言之則其義寔相成文蓮必謂其各有宗主而以道德為絕然不同之二義則未免過矣又注中多喜牽合儒說如知劉氏取佛氏不壞不滅之說以解常道常名兩常字之非而不知其以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解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二句之失是嚴於責人而疏於責己也又其論今傳老子之非舊本及河上公注本分章之不足信固頗具卓識然其書分上下篇為八十一章則仍從河上公注本而於舊本分章之失如第二十章首句絕學無憂與前章末數句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為同等之排句則絕學無憂當屬十九章之末之類皆無所辨正且其刪訂經文亦往往失之臆度是雖如舊本之失真然以言訂正則考証之功寔有未逮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列子通義六卷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刊本

明朱得之撰得之字本思號近齋靖江人貢為江西新城丞邑人稱之從學於王守仁其學頗近於老氏有參玄三語莊子通義宵練匣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嘉靖甲子得之自序知其書定成於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全書都凡六卷卷為一篇其目曰天瑞篇第一黃帝篇第二周穆王篇第三仲尼篇第四湯問篇第五力命篇第六又於各篇之下別分若干章舉原書文句以為標題而以劉向校上奏列子評通義目錄列之篇首不入卷次按漢志道家著錄列子八篇世傳張湛注本亦同是編篇目大體同於漢志惟闕楊朱說符兩篇考其目錄則首尾完具不似闕佚不知何以於此兩篇獨不加注釋若謂因劉向有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不似一家之書之說故闕而不注則穆王湯命等篇子政亦有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之疑何以得之又存而注之意者或當時僅成六篇未及成書耶又考列子一書唐柳宗元已辨其濫至於晉張湛之注後人尤多疑之得之自序亦稱列在莊前故莊內篇多引其事即曰世無孔丘則其世之相後遠矣書不出於禦寇此亦一證夫禦寇者聖哲之徒也據籍所載義有未純故愚謂非列子自為也學者誠有得於言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之表而法其為已知幾之功則世之先後與其言之所從出自不屑於多辯矣是謂列子之作雖不出於禦寇然亦多有精義要在學者之慎擇而取之稽其持論頗稱近理至於其書大抵於各章之後為作通義并加旁注以詳釋之今核其所注類皆名物則多仍其舊訓詁則多贅以自得之見大旨在自抒會心融會貫通領要標新往往能得言外之旨惟其間亦多自矜神解橫生揣度之處如篇首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傍注釋圃為業不知鄭圃地名不當分訓又如將嫁於衛通義云女適夫家為嫁嫁則以彼為家故曰往無反期也不知郭璞引方言曰自家而出謂之嫁嫁之釋往古訓炳然得之乃必橫生臆斷未免可議矣

莊子解三十三卷 同治四年乙丑刊船山遺書本

清王夫之撰子敔增注夫之有老子衍一卷已著錄是編為船山遺書第四十種編首有康熙間王天泰序及康熙己丑董思凝序知其書實成於康熙初年至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夫之卒後其子敔始增加音註以付剞劂其書都凡三十有三卷卷為一篇大抵各篇皆首列通篇大旨然後分段為解至於其子敔所加音註則用小字雙行夾注於原文之下間或別標增注二字以別於父書按漢書藝文志著錄莊子五十二篇今所存者惟三十有三篇分為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其間支離淺薄多後人依託之作僅內篇差為可信是編於外雜各篇俱能辨其真贋若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自坡公以來皆以為偽者固無論矣他如論外篇云外篇非莊子之書蓋為莊子之學者欲引伸之而見之弗逮求肖而不能也以內篇參觀之則灼然辨矣內篇雖參差旁引而意皆連屬外篇則踳駁而不續又如論列禦寇篇云人心險於山川一段往往雜見他書蓋申韓之流苛察纖說之說與莊子之旨顯相抵捂凡其所論皆頗稱有當故書中後人偽作之顯然可証或與莊氏之說前後抵捂者胥不置釋其足與內篇相發明者則雖為贋作亦加詮釋以資參考至其所詮釋大旨主於言簡理該涵泳本文疏通大意其子敔所增音注亦頗知推求古義明白簡當讀莊書者實可以資為參覽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莊子法不分卷 昭代叢書本

清林雲銘撰雲銘字西仲晉江人順治進士官徽州府通判所撰有莊子因挹奎樓集吳山𣪍音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張潮序末有張潮跋其書不分卷首為總論一篇次為襍說二十有六條大旨與所撰莊子因相輔而行意在示人以讀莊之法按漢書藝文志著錄莊子五十二篇今所存者惟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都凡三十有三篇雲銘論讀莊之法首辨是各篇真僞謂篇之有內有外有雜皆出於世俗非當日著書本意內七篇為莊子所手定者外篇雜篇乃後人取莊子雜著而編

次之者又謂讓王盜跖說劍漁父義無所屬而多疵昔人謂為賸者勦入非虛語也天下一篇則後人訂莊者所作是全書之後序耳其說皆頗稱有見惟其以內七篇是有題目之文為莊子所定外篇襍篇各取篇首兩字名篇是無題目之文乃後人編次則未免失考蓋古人作文大抵先有文而後名篇故群經及先秦諸子多取篇中一二字以名篇不足據有題無題以証其是否出於莊子之手也其襍說一篇備述莊子體例及讀莊之法大旨謂莊子另是一種學問與老子同而異與孔子異而同雖反覆數十萬言要其指歸不外齊死生輕仁義黜聰明後人或以老解或以儒解或以禪解皆牽强無當不如還以莊子解之於同處而求其異於分處而求其合自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其說尤深具卓識歙縣張潮跋稱其運斤成風悉中肯綮不獨為讀莊子之法且可為讀一切書之法者非虛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華仙籙不分卷 昭代叢書本

清王言撰、言字慎旃、錢塘人、弱年好學、博極羣書、年才終賈、即以著述為事、歙縣張潮、稱其有老師宿儒所不逮者、是編前有張潮序、及王氏自序、末有仁和項杰、及張潮跋、據王氏自序云、新安張松如先生、放劉向之傳列仙、凡以女身證仙道者、亦采七十二人、名曰龜臺琬琰、循覽之下、不知身之在塵世也、偶翻載籍、復簡得三十六人、具列於左、則其書之作、蓋以補張氏所未備、猶神仙傳之有續傳也、按松如為張潮之祖、所著龜臺琬琰刻在檀几叢書中、潮以王氏是編、足補其祖之所不逮、因取其書刻入昭代叢書焉、其書不分卷、載歷代女仙三十有六人、曰紫微夫人、九華安妃、靈照夫人、明星玉女、太陰女、王觀香、二魚、李真多、周爰支、韓太華、張微子、傅禮和、劉春龍、郭芍藥、趙素臺、黃景華、張桃枝、趙愛兒、王魯連、郭叔香、孫寒華、李奚子、魏存華、薛鍊師、茶姥、鮑姑、徐仙姑、盧眉娘、張仙姑、戚元符、蔡女仙、魯生女、班孟、書仙、楊正見、大抵始於周秦、下迄李唐、凡張書之所不載者、胥旁搜遠輯、以補其未備、按神仙家說、自昔有所謂西王母者、相傳為女仙首、與東王公同掌仙班、於是女仙之多、乃不可勝紀、是編廣搜載籍、取歷代女仙事蹟、緣飾成書、雖其中

附會傅聞、亦所不免、然大體皆言之有據、不盡鑿空之談、纂輯之勤、誠有足多、惟其所載諸女仙、大致皆不出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所紀、豈王氏未見其書、而為此屋下之屋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五硯齋困知左傳說不分卷 原刊本

清梁思霖撰。思霖字可孫，江都人，始末未詳。是編本名五硯齋困知經說，則其所論初不限於左傳，惟其他各經皆未見傳本，意者或當時僅以左傳付之剞劂，其他各經殆未及梓行歟。其書不分卷，亦不載經文，但有所論說者，則分別條錄之，亦不加標題，蓋思霖讀書時札記之作也。今核其所論，多推求經傳字義，於事實義例皆不甚闡發，其間詮釋經傳中所用虛字，頗能束本訓詁，比較研究，以求其確解。如宣公十二年晉師救鄭傳內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思霖云：霖玩文義，似應照下句訓之以若敖蚡冒，于字作以字解，文理方順。而訓之不可為句，乃傳於之字句絕，杜注于字照爾雅訓作曰，不如爾雅即聿粵越之意，不作言詞解也。若以聿粵越字加於民生之不易上，斯為不詞，即作言詞講，亦不作文。考聘禮賄在聘于賄，註于讀曰為，言憑視賓之禮而為之財也。又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註于猶為也，宜之見為大矣。王篇曰：以，為也。詩瞻卬曰：天何以刺，言天何為刺也。凡經傳言何以若此者，皆言何為若此也。據此，于可以訓為，以又訓為，則于即可訓以也。按于、於二字，古籍中多用作以字解，如韓非子解老篇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於老子作以；又書堯典舜讓於德弗嗣，盤庚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康誥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于皆訓為以，思霖之說殊為有見。又如謂僖公二十一年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僖公二十二年傳：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成公二年傳：若知不能，則如勿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昭公十三年傳：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六則字下似少一不字。故曰：霖按如即不如，齊人語也，出公羊隱公元年傳。其說亦頗稱精當。惟其他推闡經義之處，則多因襲前人緒論，鮮有發明。蓋札記之作，大抵得失互見，本不足語於著作之林也。

增訂春秋春秋世族源流圖考六卷 道光三十年庚戌刊本

清常茂徠增訂茂徠字秋厓祥符人潛研經學尤邃於春秋三傳所著有春秋女譜一卷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道光二十年庚子茂徠自序知其書實成於彼時後十年至道光三十年庚戌始以付剞劂也按春秋之世自王朝以至諸侯大夫得姓受氏各有源流其人之見於經傳者不可殫數漢唐學者雖有世本世譜之作惜久已湮沒不傳清泰州陳厚耀據孔氏正義旁參載籍成春秋世族譜一卷刊本亦不多覯乾隆末浦陽吳允成著春秋集義復取以刊附卷末茂徠家又藏有寫本惟不著撰人姓氏後得嘉慶溧水張氏刊本知其即從集義錄出但僅著張道緒輯而厚耀之名反削而不存初以是書或有兩本或張氏本於厚耀原書有所增益後復得浦陽集義原刻始知實為一本而深惜其中尚有舛錯且不免簡畧因重加校訂前後竭三四年之力始克成書釐為六卷篇目大抵悉依陳氏之舊惟舊本自周魯下迄吳越著世次者凡二十國餘皆總彙為小國諸侯名號是編則復摘出號虞唐紀鄧燕邾小邾胡沈蕭十有一國續編於吳越之下其有卿大夫可考者亦俱附之餘仍彙為小國諸侯名號及小國諸臣名氏總附於後更摘出其

以爵稱以人稱及僅以國名見於春秋者附之卷末至其體例亦全襲舊本仿旁行斜上之例畫為圖表先叙其君王世系而附以卿大夫惟舊本斷自春秋始迄春秋末止不復詳其始末源流是編則每國先自其始封起遞書至入春秋乃於爵名外別加界方以識之迄春秋之後則仍書爵名不加界方蓋既以考其源流又可以使賓主無混淆之慮故易名曰增訂春秋世族源流圖考以示其體例之畧異於舊本也今考其書於春秋世族旁引曲證蒐羅頗稱該洽又其於舊本訂譌補缺尤多所是正其刪削舊本之重複者如衛析朱鉏成子為公孫剽之子子叔黑背之孫鄭公子堅為鄭襄公之子既列之本支而雜姓及公子系中又復收入之類其訂正舊本之錯入者如皇武子鄭卿也誤收於宋之皇氏內襄公二十六年晉戍茅氏杜註茅氏戚東鄙此衛之地名也而誤以為人名之類凡此之類考訂皆極詳審足正舊本之失按乾隆中顧棟高作春秋大事年表有世系表二卷義例與此書畧同陳氏未見其書故兩書考証互有異同茂徠生道光之世當已及見其書取其善者以校訂陳書宜其多中肯要然詳其書中所載如增訂無世次可考者各條亦多顧書之所不載者此則不獨有功於陳氏且亦足補顧

書之闕遺也。

春秋列國輯畧不分卷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刊本

清王文源撰文源有春秋世族輯畧二卷已著錄是編戊戌四月文源原跋及道光二十五年子槐廣跋按戊戌為乾隆四十三年知其書寔成於彼時又據其子槐廣跋云先君子夢圃性耽左氏暇成列國世族譜畧及百有二十四國輯畧手自鈔錄廣受而請之無力付梓道光壬寅夏唉夷寇擾徙邑廣倉皇出走未及攜帶遺書歸里日適檢無存茲世好陳少林三兄偶於市中獲睹此書購歸欲公同好則是本蓋道光二十五年乙巳與春秋世族輯畧同為陳世珍之所校刊少林者世珍之字也

其書不分卷依經傳前後備載春秋列國而以有清州縣定其疆域按世傳宋蘇軾春秋列國指掌圖說謂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文源以悉數其所列諸國寔止一百二十有一其間闕畧既多先後亦無次序又邿譌郜柏譌檀誤國多注者之誤必非坡公原本因從注疏中重加採輯以為是編考春秋列國指掌圖說之為後人贋作而非東坡之書學者考証久成定讞文源謂其非坡公原本猶葉不從殊為有見其於春秋列國搜採臚列亦頗稱該洽惟今考其書編首題春秋一百二十四國輯畧然悉心數其所列諸國則寔為一百五十有四

國未知於意何取又其閒臚列諸國亦不免疏漏如以隱元年傳太叔出奔共國又以莊二十四年經郭公為郭國之公不知陸氏釋文云共地名莊二十四年赤歸于曹郭公公羊連六字為句釋文郭音虢考戰國策郭君注云古文言虢也穀梁昭元年會于郭左作虢是共為地名而非國名郭為虢之異文傳注皆有明証文源並以為國是疏於考証矣又乾隆閒顧棟高作春秋大事年表有爵姓存滅表一篇義例與此相近而考訂互有詳畧顧氏大事表中有亳百濮留吁鐸辰等數國是編皆闕而不載是則未免失之於陋也至其據有清州縣以定諸國疆域亦大體無誤惟於貫不注有清州縣考顧氏大事表云今陝西同州府蒲城縣西南十八里有貫城又謂弦為河南光州光山縣按杜注云在弋陽軑縣東南今河南汝寧府光州西南有弦城湖廣黃州府蘄水縣有軑縣故城皆魏晉時弋陽郡境考蘄水縣距光州四五百里軑縣疆界豈得如此之廣顧氏大事表云蘄水縣西北四十里有軑縣古城為弦國地又河南光州西南有弦城蓋因光山縣西南有僑置軑縣故城而誤是亦文源考証所未及也

春秋世族輯略二卷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刊本

清王文源撰文源字夢圃丹徒人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恩科孝廉性耽左氏尤工小楷入晉人室著有列國輯畧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楊文鼎張金陳世珍三人序編末有乾隆庚子文源自跋據文鼎序云王況居嘗語於鼎曰予先君子夢圃公著有春秋世族輯畧二卷釐定十餘載手自鈔錄將付梓以問世道光壬寅徒邑被夷禍藏書家多散亡鼎詢及是書況居輒唏噓不置然無如何也陳生世珍好積書尤酷嗜左氏甲辰冬覯得此書校讎再四剞劂而成書則其書定成於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未及梓行而文源已卒中經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之亂稿復散失二十四年甲辰陳世珍購得其稿始重加校讎梓而行之其書都凡上下二卷稿其體例大抵皆因循泰州陳厚耀春秋世族譜仿旁行斜上之例首周世次國而以周之卿族附後次魯次衛次晉次虞次虢次蔡次滕次曹次北燕次鄭次宋次陳次杞次齊次紀次薛次秦次邾次小邾次許次莒次吳次楚次越皆先敘其君王世系次及其卿族而以興廢說冠於各篇之首其有考證則列之書眉按古之世族莫繁於春秋晉杜預既為左氏集解又別據世本作世族譜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詳其世次惜其書自宋以來湮沒不見文源因從注疏中詳爲採輯旁參國語國策公穀檀弓史記漢書及胡氏林氏諸傳注縱橫檢校各爲之譜更取泰州陳厚耀春秋世族譜重爲增訂以成是編今核其書臚採詳洽考據確核其中有足正杜氏之失補左氏之未備者又於陳氏臆斷之處亦多所釐定雖以校陳氏之書詳畧互有不同然合而觀之則春秋世族之學庶幾乎可以大備矣

春秋女譜不分卷 道光三十年庚戌刊本

清常茂徠撰茂徠字秋厓祥符人所著有增訂世族源流圖考六卷已著錄是編前有道光二十年庚子茂徠自序知其書寔成於彼時下距道光三十年庚戌刊行之時已十年矣先是茂徠既病泰州陳厚耀所撰春秋世族譜之疏陋爰重爲增訂成春秋世族源流圖考六卷旁引曲證廣加蒐羅以期其詳備矣繼思各國既有譜系其王后及諸侯之夫人妃妾子女與夫各國諸臣之若妻若妾若子女旁及姊妹甥舅姻亞之屬若無譜以維繫之亦不免仍有遺畧爰復加蒐考輯爲是編其書不分卷大體仍倣春秋世族源流圖考之例首周之王后而以周之王女附後次魯次晉次衛次鄭次齊次宋次楚次秦次陳次蔡次杞次紀次息次芮次莒次許次邾次小邾次鄧次鄅次郯次江次徐次郳次潞次附以曹賈吳皆先叙其君王之夫人妃妾子女而附以卿大夫之妻妾子女其偶見經傳而無名氏可稽或因人因地因事以爲名者則曰各國無名雜婦女另爲一篇仍分國按年編次附之書末今考其書搜採既極該洽分國編年爲次條理亦頗稱謹嚴其於經傳所存虛名而無可考證者如桓六年子同生公與文姜命名之宗婦莊二年齊如魯送齊

姜葬之宗婦莊十二年陳使飲南宮萬酒之婦人成二年晉三
子弔衛穆公哭於門內之婦人襄二十三年華范宣子如公宮
之二婦人襄十一年鄭賂晉之女樂若此之類胥從擯棄又如
有仍氏女元妻為樂正后夔所娶之類雖確有其人然非春秋
之時者亦概不濫入諸如此類凡所處置尤犁然有當於人心
按茂倈既增訂陳厚耀春秋世族譜惟彼書於各國世系及經
傳所載卿大夫之祇稱官爵與字者叙次較詳其於王后及諸
侯卿大夫妃妾子女則概附闕如是編之作正足補其闕漏於
王后及諸侯卿大夫之夫人妃妾子女悉臚採無遺讀春秋者
合此二書互相參証則春秋世族之學幾乎備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十六卷 東方圖書館藏傳鈔本

清張問達撰問達字天民江都人所著有易經辨疑七卷四庫
已著錄考康熙己未廣平冀如錫序其易經辨疑稱問達得力
於陽明良知之學故其書黜數崇理而談理一歸之於心則問
達亦康熙間人是編未見刻本此本現藏東方圖書館竹紙黑
欄每半頁九行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字數同鈔寫工整第一
卷前十餘頁雖有朱墨圈点然其他各卷皆不加句讀於書中
譌誤亦不加校正疑當為問達同時人據原稿傳鈔而未經校
正者也其書都凡十有六卷大抵倣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之
體以春秋左氏傳文分國類聚每事為一篇各排比其次第而
詳叙其始終首周天王傳次魯傳次鄭傳次衛傳次齊傳次宋
傳次晉傳次秦傳次楚傳次吳傳次陳傳次邾傳次莒傳次許
傳次曹傳各傳之下復取其事類析為若干子目以事為綱以
年為緯排比次序各以類從使節目相承首尾完具又於各傳
之後間或畧附短論此外於各篇所引傳文之下間亦捃拾前
人議論或自抒己見以為之注解如魯傳隱公攝位篇仲子生
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下注云禮
諸侯不再娶惠公請於天王娶仲子故以桓為嫡仲子為夫人

又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句下注云隱公繼室之子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少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又如歸瑁篇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句下注云隱攝位不敢為喪主又衛侯來會葬句下注云諸侯會葬非禮也或以詮釋傳義或以發明春秋褒貶之旨蓋類聚其事蹟又不廢夫子筆削之義也今考其書節目詳具端緒分明誠有裨於學者雖其體例與宋章沖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畧同惟左氏之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綜覈繩貫脉絡潛通章書但倣袁氏通鑑紀事本末裒集事類變經義以為史裁於筆削之旨渺不相涉是編則於各事之中各存其義例於經義史裁兩無偏廢是其所以異於袁氏而終不失為治經之書也雖其間推闡經義亦往往憑私臆斷於春秋本旨未能盡愜如前引隱公攝位篇既謂諸侯禮不再娶惠公請於天王娶仲子故以桓為嫡矣又謂隱公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故立桓為太子是於經傳開篇已不免兩歧其說其他更無足論是則白璧微瑕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左淫類紀一卷　鶴壽堂叢書本

清王士濂撰士濂有春秋世族譜補正一卷左傳同名彙紀一卷左女類紀一卷已著錄是編蓋其所刻鶴壽堂叢書第十六種也考高郵張曾勤之序春秋世族譜云後附左淫類紀列國有今郡縣考凡此皆李氏有志未逮之事存目無書望溪悉補其缺按乾隆間泰州陳厚耀撰春秋世族譜一卷寶應李蜨園為之考訂士濂讀李氏書仍以為未備因重加考証成春秋世族譜補正一卷又繼其有志未逮之業而作是編則其書之成當與春秋世族譜補正及左傳同名彙紀等書同在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之前矣全書都為一卷釐為二十有二類凡父取子婦三條子烝父妾五條君淫臣妻二條臣通國母七條叔淫姪媳二條姪報叔妃一條兄弟爭室一條兄奪弟室一條弟罔兄室一條主婦通家臣三條同姓瀆倫二條敵國肆虐二條易內一條通室一條爭宮一條老淫一條奪二條淫三條爭一條奔二條欲三條謀一條總計所紀都凡四十有六條於左氏所載當時諸侯卿大夫淫亂之事搜採畧備各類皆不載傳文僅標舉事要而註其公某年於其下雖分門類紀亦足以發比事屬辭之旨然分類至二十有二未免割裂繁碎彌難尋檢又耳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前亦不免遺漏如桓公元年傳云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艶又二年傳云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若此之類是編乃缺而不載是則搜採之功猶有未逮矣

周末列國有今郡縣考一卷補一卷鶴壽堂叢書本

清閔麟嗣撰王士濂補輯麟嗣字賓連歙縣人始末未詳士濂有春秋世族譜補正一卷已著錄是編亦士濂所刊鶴壽堂叢書之一種也考高郵張曾勤序春秋世族譜補正云後附左涇類紀列國有今郡縣考凡此皆李氏有志未逮存目無書望溪悉補其缺則麟嗣殆士濂同時人其書蓋與左涇類紀同為補世族譜之所未備者又考張序作於光緒二十三年則其書之成當已在光緒丁酉之前矣其書都凡二卷首為麟嗣列國有今郡縣考一卷次為士濂補考一卷今考麟嗣原書其所考訂

都凡十有五國曰周曰魯曰晉曰衛曰燕曰鄭曰吳曰齊曰楚曰越曰宋曰韓曰趙曰魏曰秦皆先言其封域分野及國都所在然後以其所有今郡縣繫之於下大抵以春秋為主而下推至於戰國之末故以周末列國有今郡縣考名其書士濂以其於諸小國往往失於考核因以暇日詳為補輯稽其所補者都凡九國曰蔡曰曹曰滕曰杞曰陳曰薛曰邾小邾曰許體例一仍麟嗣之舊合覩閔王二氏之書分別部居既釐然不紊搜採考訂亦尚稱詳審惟其間脫漏之處亦所不免如邢姬姓侯國杜注在廣平襄國縣清直隸順德府邢台縣西南襄國故城即

其地又如虢姬姓公爵杜注滎陽縣北為東虢叔所封後并於鄭有故城在河南開封府氾水縣東十里近滎陽界又西虢國清河南府陝州地若此之類不可悉數是耳目之前亦不免疏畧至於其書雖以周末名編然核其宗旨終為治左氏之書而作且張氏春秋世族譜補正序明謂其書之作為補世族譜之未備故以列之春秋類焉

左國志事不分卷 東方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楊一崑撰一崑字無怪天津人自弱冠教書歷三十餘年於載記周禮爾雅儀禮等書皆有刪本所著有教書積德法及是編行於世是編現藏東方圖書館竹紙無格每半頁九行行二十五字小字雙行字數同字體工整並有朱筆圈点又首頁粘有紅紙籤條云丙戌十月初十日止十一月二十五日讀完十二月十五日溫熟按編首有嘉慶十年一崑自序則丙戌當為道光六年上距嘉慶十年乙丑不過二十年此本或即一崑當時授徒原稿歟據一崑自序云五經三傳讀書者之骨也讀書

而不讀經傳第以朱注為讀書者之骨讀畢朱注遂有事於時文敝論其其時文必不能工亦為無通日也是其書之作蓋有感於當時學者之但知有朱注而置左傳國語於高閣也因節取內外傳之文分類排比以為是編其書不分卷惟分國紀事釐為九篇首魯次齊次楚次吳越次鄭次宋次周次衛次晉秦皆先載各國年譜然後以事系年附之其後而以凡例提要列之編首今考其書體例與齊履謙春秋諸國統紀劉績春秋左傳類解等書畧近惟齊劉二氏之書皆以經傳為主且分載全文不加刪節是編則於經傳之外兼取國語中事類而析之以

國為綱以年為緯又多所删節不盡錄全文雖紀事皆以左事為主頗能掃前人穿鑿附會之習然割裂分配既多失當又於經傳任意删節往往失其聯絡蓋村塾課讀之本非有意於闡發經義者也

左女彙記一卷 鶴壽堂叢書本

清王士濂撰士濂字望溪高郵人生平儲書極富刊有鶴壽堂叢書三十餘卷皆樸學家經史考訂之作士濂自著亦附焉是編即鶴壽堂叢書第十五種也按張曾勅序士濂考証春秋世族譜云增出婦女一門後附左淫類紀列國有今郡縣考凡此皆李氏有志未逮之事存目無書望溪意補其缺又是編首有士濂題識云世族譜盡紀男不紀女得無略乎暇日倣其例分而次之則其書之作蓋所以補泰州陳氏嘉應李氏春秋世族譜之缺遺也又考張序作於光緒二十三年則其書之成當已在光緒丁酉之前矣其書都為一卷大體因循陳氏世族譜

之例首周之后妃王女而以周之雜婦人附後次魯次晉次衛次鄭次齊次宋次楚次秦次陳次蔡次曹次莒次杞次許次邾次諸小國皆先叙諸侯之夫人妃妾子女次卿大夫之妻妾子女而以雜婦人附焉凡其所紀皆以見於經傳之先後為次女子皆以夫家為主其未嫁者則屬母家又經傳所引春秋以前列女概不濫入體例謹嚴搜採該洽誠足補陳氏世族譜之缺遺惟智者千慮不免一失故其間疏陋之處亦所不免如魯文姜莊公二十一年薨又季公鳥妾季姒使扶已亦秦遄之妻譜

公若者見昭公二十五年苦此之類是編皆缺而不載未免白
璧之微瑕矣

左傳同名彙紀一卷 鶴壽堂叢書本

清王士濂撰士濂有春秋世族譜補正一卷已著錄是編蓋其所刻鶴壽堂叢書第十四種也按光緒二十三年士濂同里張曾勤序春秋世族譜補正云凡李氏有志未逮之事望溪悉補其缺則是編之作蓋所以補泰州陳厚耀春秋世族譜及寶應李蝶園世族譜考訂之未備與世族譜補正左女彙紀等書同成於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之前者也其書都為一卷按春秋左氏傳於列國君臣名字或以地以官以祖父或名之字之謚之往往隨筆載紀不一其稱多者或至四五前後互易紛錯並出

又或同名而易人輾轉糾結時多譌錯始學之士輒病其紛紜是以往昔學者多類聚而繫之使無錯惑焦氏經籍志有春秋宗族名氏譜五卷春秋謚族譜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春秋名字異同錄五卷皆所以釋名氏也惜今所存者惟歸一圖二卷又明劉城有左傳人錄一卷是編之作意亦畧同惟彼書主旨在類聚經傳異名是編則集經傳同名者類而聚之凡同名者一百八十五條同名而年代有疑者三條男女同稱者三條名字並同者四條官名並同者一條都凡一百九十有六條各條皆先列共同之名字然後以同名者分紀其下而各注其

所見之年惟單名皆缺而不載又謚法如文武宣昭之類亦不濫入體例謹嚴搜採該洽雖子南條下引國語楚語四陳夏徵舒未免於例不純然千慮一失智者不免則纂輯之偶疏亦不足為是編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左氏傳注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後漢許淑撰清馬國翰輯佚唐孔穎達春秋左氏傳正義云許惠卿名淑魏郡人按范曄後漢書范升傳云建武四年升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知其累官至太中大夫考杜預春秋左氏傳序云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又考唐陸德明釋文敍錄云太中大夫許淑注解左氏傳惟其書隋唐志皆不見著錄釋文雖載其書亦不詳其卷數則其書之佚久矣是編蓋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本僅據孔氏正義輯錄六則勒為一卷稽其所論大抵皆與劉歆賈逵之說畧同杜預春秋左氏傳序謂其大體轉相祖述者非虛語也按後漢書范升傳云時尚書令韓歆上書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升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又續漢書律曆志云建武八年太中大夫許淑等上書言曆不正宜當改更則許氏蓋長於春秋曆數之學與鄭少贛賈元伯為同輩且亦及見劉歆宜乎其注解春秋左氏傳多與劉賈相同漢儒治經皆篤守師法於此而益信又以是編所輯各條校之杜注知杜於許氏之說多不從者惟昭公七年經暨齊平孔氏正義引許惠卿說以為燕與齊平則杜氏從之是則輯

本無多、雖不足以見許書之全、約亦足以考見古人學術之淵源焉。

春秋世族譜補鈔一卷（嘉慶五年庚申刊本）

清葉蘭撰。蘭字琪園、聊城人。是編附刻於泰州陳厚耀春秋世族譜之後。編首有陳氏原序、及嘉慶五年葉氏自序。按其自序云、江南陳曙峯先生精於算術、所著春秋長歷十卷外、比有世族譜一書、原本正義、旁及他書、鈎稽排比、皎如例眉、尤稱精核、惜南北流傳甚尠、亟捐貲刻成、用廣流布。至補鈔一卷、則蘭讀左之暇、隨筆纂輯、則其書寔葉氏讀左雜記、蓋所以補陳氏世族譜之缺遺也。其書都為一卷、稽其所補、都凡二類、一曰王朝列國后妃諸婦、一曰重名。按陳氏世族譜紀男不紀女、凡王朝列國后妃諸婦、皆缺而不載。葉氏因為讀左之暇、倣其體例、為之補輯、首為周后妃、而以周之諸婦附之、其後次魯、次晉、次齊、次秦、次楚、次宋、次衛、次鄭、次陳、次蔡、次杞、次莒、次許、次邾、次小邾、次雜小國、皆先敘其妃妾、而以諸婦附焉。搜採排比、頗稱該洽、惟其間疏畧之處、亦所不免、如周后妃王姚、莊王妻姚姓、生子頹、見莊公十九年、是編乃不注其所見之年、又紀季姜始見於桓公八年、是編但作九年歸于京師、姜氏始見於襄公十二年、是編僅紀其襄十五年逆、又如魯諸婦○於臧昭伯內子（見昭公二十五年）、公孫茲妻牟女（見僖公五年）、季文子妻陳女（見文公六年）皆缺而

不載若此之類不可悉數是則搜採猶有未周也至於重名一類則取傳中所紀同名者類而聚之稽其所輯都凡八十條按光緒間高郵王士濂撰左傳同名彙紀一卷與是編體例略同考其所輯左傳同名者都凡一百九十有六條已倍於是編則是編之疏漏尤不待言惟創始非易則其書之作亦未必無補於學書而足資學者之考証焉

左氏奇說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本

後漢彭汪撰清馬國翰輯佚考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云汝南彭汪字仲博記先師奇說爲注又考唐孔穎達春秋序正義云中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穎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則汪蓋長於春秋左氏傳者與賈逵延篤許淑等殆爲同輩學術淵源亦大抵略同惟釋文敘錄僅謂其記先師奇說爲注正義亦但稱其傳左氏春秋至其書名卷數則兩家皆不著錄清朱彝尊經義考春秋類互著錄彭氏汪左氏奇說亦不標卷數惟引陸德明之說而注曰佚按朱氏之所著錄不過以釋文敘錄有記先師奇說一語因據以名其書非別有確據也又考其書隋唐兩志皆不見著錄則其佚已久是編蓋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本僅據孔氏春秋左氏傳正義輯錄二則勒爲一卷一麟片爪既不足以規彭氏原書之面目且孔氏所引亦但著仲博之名而不標其書名馬氏乃據朱氏經義考臆斷之說不加考訂直以左氏奇說名其書未免疏於考証惟兩漢經師之說存者殊少是編輯錄彭氏之說雖僅二則且詳其所論於經義亦無關宏旨然魯殿靈光世之所珍輯錄成書亦足以聊存漢代經師之遺說於萬一是則馬氏搜輯之

功於學術亦未始無裨焉

春秋緯史集傳四十卷 民國十三年甲子排印本

清陳省欽撰省欽字賡廷天台人同治四年乙丑進士後二年出知將樂頗有政績平居憚心經史尤好春秋是編即其早年治春秋之所作也編首有同治戊辰盱眙吳棠同治七年儀徵卞寶第二人序及同治六年丁卯省欽自序編末有民國十三年其孫鍾祺後序據卞氏序云大令年未強仕叔是稿歷十稔其用心可謂專壹用力可謂勤矣又據其孫鍾祺後序云此書為王父賡廷公所著脫稿於同治乙丑不克表彰於海內者五十餘年泉壤有知自當耿耿遂付手民印而行之則其書蓋創始於清咸豐初而脫稿於同治四年乙丑又五十餘年至民國十三年甲子其孫鍾祺始以付手民印行於世全書都凡四十卷首附條例不入卷次大旨以春秋為魯史記後世雖列在六經而寔秉史學因原本三傳疏解其義以經文為經更取漢魏以後諸史摭其事依經文而類次之以為緯又或自抒己見以為論斷如春秋重體元則以諸史紀元之說緯之春秋尊周室大一統則以諸史正統之說緯之春秋討亂臣賊子則以諸史逆謀反間正法伏誅之說緯之春秋無義戰凡書侵書伐書襲書某師師戰於某皆譏則以諸史紛爭攻鬭之說緯之春秋疾

諸侯僭大夫張陪臣執國命則以諸史州郡割據藩鎮跋扈閹寺左右竊弄威福之說緯之若此之類皆經緯相宜有條不紊故名之曰春秋緯史集傳今考其書於正史之外更旁搜雜史野乘自戰國秦漢魏晉六朝隋唐五代宋元金遼以迄有明皆一一究其盛衰治亂之原稽其因革損益之故分別引入傳中附之經文之下詳畧相因洪纖畢具蒐輯之勤誠有足多按漢董仲舒嘗以春秋決疑事劉蕡嘗以春秋談世務是編之作殆師其意雖以史緯經不作代異箋同紛紜謬戾之論然徵引蕪漫拘於襃貶又往往更延於經義之外蓋與說經之體相去遠矣

詩說十二卷第九第十兩卷原闕 道光八年戊子藝芸書舍倣宋刊本

宋劉克撰克侯安人始末未詳按清阮元揅經室外集據其自序在紹定壬辰考訂克當為宋理宗時人其書宋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及朱氏授經圖均未之載清朱彝尊經義考始著錄之云崑山徐氏傳是樓有藏本乃宋時彫刻惜第二第九第十卷都闕前有總說楮尾吳匏庵先生題識尚存又考阮氏揅經室外集知阮氏所進呈者即據徐氏殘本影鈔者也是編前有道光八年戊子平江孫保安序紹定壬辰劉氏自序卷尾有淳祐六年克子坦跋按保安序云汪閬原觀察家藏宋槧劉氏詩說舊闕第二第九第十計三卷鈕君非石從嘉興錢君夢廬處借得鈔本宋槧本所闕第二卷在焉閬原因出所藏舊本屬余影寫一通以所借第二卷屬為仿宋本寫之重付梓棗時其書蓋道光八年戊子汪士鍾以所藏宋刻從嘉興錢夢廬鈔本補入第二卷屬保安仿宋寫刻者也全書都凡十有二卷其第九第十兩卷原闕蓋仍有待延津之合焉考錢塘丁氏善本書室藏有明鈔本其題識云今此本有汪魚亭藏閱書印非惟第二卷不缺第九第十亦全則其書世間固猶存有全帙惜汪氏未獲一見至其刻本終非完璧為遺憾耳又考克子坦跋云家君

所著詩說每篇條列諸家解而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萊詩記加詳若全以鋟梓未易逮集且以家君己說與書說對列則其書固已非克之原本今考其書首列總說若干條大抵皆通論全經以發其義例然後依三百篇舊次每篇以經文總列於前而疏明其大旨於後按宋儒說詩廢小序者朱子也尊古注者呂祖謙也克之學出於呂氏故其詮釋詩旨多宗法呂氏家塾讀詩記間亦參以朱子集傳其說皆以意斷制凡其詳言之者均有頼於當時之經筵講義議論多而考證少殊不足以成一家之學惟其間如鄭風大叔于田今本脫大字與唐石經合之類亦足資參証且宋人解經之書散佚已多則是書之存亦自有其足珍者也

詩傳注疏三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謝枋得撰清吳長元輯枋得字君直號疊山弋陽人寶祐進士為人豪爽顧書五行俱下應吳潛辟團結民兵以扞饒信尋應試建康語侵貴似道謫以鄉居不法謫居興國軍咸淳中赦歸德祐中以江東提刑知信州元兵東下信州不守乃變姓名入唐石山已而賣卜建陽市惟取米屨妻以錢謝不取宋亡居閩中留夢炎薦之不起福建參政魏天祐強之而北至都遂不食死年六十四門人私謚文節世稱疊山先生有文章軌範疊山集行於世是編原本久佚宋志及焦氏經籍志皆不見著錄清朱彝尊經義考雖載其目亦不著卷數且注云佚元人解詩之書雖間有徵引然刪節詳畧亦各不同此本為清吳長元輯本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十一集中長元字麗煌仁和人是編編首有乾隆辛丑長元序知其書蓋從永樂大典各韻所載元人詩經纂注中輯錄一百六十四條又歷搜諸書採錄一百三十七條總計所輯都凡三百有一條編為上中下三卷以其脫甚多故祇標篇目不錄經文今考其書大抵意在發明詩旨不以訓詁為能事是以議論多而考證少按枋得生板蕩之朝抱黍離之痛說詩見志於小雅哀怨之什恒多所致意蓋有所為

而發其意固不盡在於注疏也惟觀其疏詩義尚不失其本旨如解皇父之不遺一老刺似道誤國之姦疏蓼莪四章之詳明悱惻亦深有契於孔子興觀群怨之旨非空作議論者可比朱氏經義考引陸元輔之言曰疊山詩傳疏發明透暢大全中所採頗多者非虛譽也

毛詩舒氏義疏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舊題舒援撰不著時代清馬國翰輯舒援始末未詳亦不詳其時代按隋書經籍志經部詩類著錄毛詩義疏二十卷亦僅題舒援撰而不著其時代惟序次在吳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之後魏安豐王元延明毛詩誼府之前則其時代當在晉宋間矣又考唐孔穎達詩正義序云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又詩正義及禮正義引舒氏說詩之語一作舒瑗一作舒援一作舒緩是援或作瑗或作緩疑莫能定按援瑗緩三字皆音近形似故自來傳寫不一其稱舒瑗者則又因瑗之形誤是亦猶漢人侯芭之或作侯苞或作侯包也其書自唐志以下皆不見著錄則其佚已久此本蓋清馬國翰輯本據孔穎達詩正義輯錄二條禮記正義輯錄一條勒為一卷雖於舒氏原書百不存一然稽其釋小雅節南山人之齊聖飲酒溫克云包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字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為藉義又如釋周頌臣如何新畬云三歲曰畬其說皆本之鄭箋以推闡其義且訓詁字義亦深合古人通假之理而能推其本誼按隋志於舒援沈重義疏之外題毛詩義疏者凡五家今皆不傳則是編雖僅存

一鱗片爪，不足以窺其全豹，然六朝義疏之文，藉此亦可知其概略，此其所以足珍歟。

韓詩外傳旁注評林十卷 壽縣張氏寄詩簃藏明刊本

明黄從誠撰。從誠，蕭山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至正十五年乙未曲江錢惟善序，又其首頁下端題韓詩外傳旁注評林，翔見岡書堂藏板，上端有從誠題識云：韓詩外傳漢孝文時韓嬰所作，其命意布詞，屬世範俗，皆順於道，宛然孔孟家法，又其言馴雅清婉，有先秦風，學士大夫尤喜道之，不啻博採典籍，訓詁於旁，冠評於首，亦庶可以便觀覽，而助藝苑之藻繢也。是其作書之旨，略可概見。其書都凡十卷，每頁分上下二格，下格全錄傳文，而以訓詁注於字旁，其傳文中有字異音別者，輒於其字之下別加音釋，至於上格，則全錄評語，以發揮傳義，故以旁注評林名其書。按韓詩亡於南北宋之間，但存其外傳，漢書藝文志著錄韓外傳六卷，然自隋志以後，諸家著錄均較漢志多四卷，此後人所分也，是編釐為十卷，蓋亦從唐以來相傳之舊也。傳中雜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所採多與先秦諸子相出入，是編博採典籍，以為之疏解，或訓詁字義，或考訂音讀，或詮釋文意，或校勘異同，如釋胡不遄死云：遄，速也；匡坐而弦歌之云：匡坐，正坐也；注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云：縗音崔，絰音牒；鮑焦衣弊膺見云：見音現；解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

子重其祿而輕其身云親在則祿為重身為輕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云親沒則身為重祿為輕校哀公問孔子篇云此與劉向說苑大同小異又校哀公問孔子篇居下而好干上云家語作上干其君忿不量力者云家語作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若此之類訓詁則淺顯明易切近不支校勘則依據確鑿足資參考至於上格評語則類皆掇拾前人緒論以比附傳義蓋意在推闡傳中屬世範俗之旨且以助藝苑之藻績故其所論雖鮮精義亦尚能斟酌以持其平惟書中凡所引據多不著其出處是其可議者又其於傳中所引詩句或注其篇章或闕而不注亦未免前後兩歧自亂其例然瑕不掩瑜於讀外傳者終不為無裨焉

毛詩註疏鈔不分卷 明刊十三經註疏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編首題子貢詩傳子夏詩序朱熹集傳考明史豐坊傳稱坊為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世所傳子貢詩傳即坊編本清儒毛奇齡因之作詩傳詩說駁義五卷以辨其偽是子貢詩傳之為豐坊依託之作學者考証久成定讞其書自郭子章傳刻之後明代說詩諸家以其言往往近理多援用之是編詮釋詩義首採其書按豐氏偽子貢詩傳自嘉隆以來始盛傳於世則是編之為隆萬時人所作殆無可疑其書不分卷每頁分上下二格下格為經文注疏各篇皆首列詩傳詩序次錄經文而以集傳疏解各章之詩柄音切分別夾注於經文之中惟於名物訓詁悉削而不載其於詩文篇次亦悉從三百篇之舊不用詩傳升魯於邶鄘之前降鄭於鄶曹之後及大小雅各分為三之說至於上格則大抵自抒己見或就三家之說論其得失或各章大旨推闡奧趣今考其書僅掇拾詩傳詩序及集傳之說而畧附己意乃以注疏鈔名其書是其名編已為不辭況詩傳一書之為偽託久為學者之熟知是編乃加考訂遂據為典要尤嫌其疏陋至於上格自抒己見之處亦不過區區十數條而不足以暢明詩旨辨正是非總之其書蓋鄉塾陋儒鈔撮成

編體例龐雜謬陋殆難言狀明季經學至是而弊極矣

毛詩申鄭義一卷　漢學堂叢書本

魏王基撰清黄奭輯按魏志王基傳云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年十七入琅邪界游學黄初中察孝廉除郎中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擢為中書侍郎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數遷為荆州刺史賜爵關内侯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常樂亭侯毋邱儉文欽等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領刺史進封安樂鄉侯平諸葛誕進封東武侯甘露四年轉為征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司空諡曰景侯又後漢書鄭玄傳云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

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考隋書經籍志著錄毛詩駮一卷魏司空王基撰殘缺梁五卷又有毛詩荅問駮譜合八卷亡新舊兩唐志亦著錄基所撰毛詩駮五卷則其書唐初尚有完帙此本蓋清黄奭輯本題作毛詩王基申鄭義書名與隋唐兩志異按釋文叙錄云鄭玄作毛詩箋王肅更述毛非鄭荆州刺史王基駮王肅申鄭義黄奭改題毛詩申鄭義者殆以此為據歟其書據唐孔穎達詩正義及陸德明釋文輯錄十有五條釐為一卷其說皆依鄭駮王大抵先列兩家異之說然後加以駁詰稽其所論皆具根柢如采采芣苢一條駁王肅出於

西戎之說宂耳以素一條駁王肅玄統無五色之說侵鎬及方一條駁王肅鎬京之說不自為政一條駁王肅人臣不顯諫之說皆極精審惜所佚過多不能窺其全豹耳

讀詩知柄二卷　嘉慶十一年丙寅刊誕虞經說本

清蔣紹宗撰。紹宗字誕虞，長白人，嘉慶間主講梅城書院，道光初移官鄖陽，所著有禮記通解二卷、春秋見心四卷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嘉慶十二年丁卯紹宗自序，知其書蓋紹宗主講梅城書院之所作也。全書都凡上下二卷，不載經文，僅於各條之上，標舉篇目，大旨以意揣量，不專於一家，而於各篇中摘取經文一二句，以為詩柄，據以推闡詩人作詩本意。所謂柄也者，即詩人作詩本意，如後世詩文歌賦之有題目也。惟後世題目皆標於文字之前，至於詩柄則寓於詩文之中，或一二言，或三四五六七八言，或十數言，或一二字，或前或後，篇各不同。是編皆分別摘出，以推求詩人立意之所在，與夫遣詞出語之妙。今觀其書，雖一知半解，時亦有之。如謂卷耳當以嗟我懷人一語為柄，采采二句是引起此一語，寘彼周行句是我足懷人意思，陟彼崔嵬、我馬虺隤，陟彼高岡、我馬玄黃，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七句，當以遠指所懷之人而言，較為親切，但一層深一層耳。又如謂芣苢當以采采芣苢語為柄，六之字即指芣苢，采有掇捋袺襭字，即寔疏采采二字也，妙在六箇薄言字，不慌不忙，有意無意，將當日閭閻婦女從容和藹一派光景在無

字句中傳出，此等深文字殊不易得，若此一類，大抵說詩論詩，循文為解，往往能得詩人之本旨，惟詩之為教，含蓄蘊藉，有斷非一二語所能包括者，是編必執詩中一二語以為解，故多纖巧佻仄影響臆斷之詞，且其所言，皆詳於議論，而疏於考証，又時多坊選詩集之批語，拘文牽義，鉤剔字句，終非解經之正軌焉。

毛詩十五國風義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梁簡文帝撰，清馬國翰輯。按梁書南史本紀，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纘，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天監五年封晉安王，中大通三年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立為皇太子，太清三年五月丙辰武帝崩，辛巳即皇帝位，明年改元大寶，大寶二年八月侯景廢帝為晉安王，禪位於豫章王棟，幽帝於永福省，王偉苦勸行弒，冬十月壬寅崩，時年四十九，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法寶連璧三百卷，謝客文涇渭三卷，玉簡五十卷，易林十七卷，沐浴經三卷，棊品五卷，彈棊譜一卷，新增白澤圖五卷，及長春義記，光明符，筮經，馬槊譜，如意方，老子義，莊子義，文集，各若干卷，並行於世，其長春義記以下諸書並見於隋書經籍志，惟隋志著錄是編及春秋孝經諸義則不見於本紀，考梁書本紀云，帝博綜儒書，善言玄理，高祖所製五經講疏，嘗於玄圃奉述，聽者傾朝野，所著長春義記一百卷，行於世，又南史儒林沈文阿傳云，梁簡文引為東宮學士，深相禮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又許懋傳末云懋為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與諸儒錄長春義記，則是編及春秋孝經諸義，大抵皆在長春殿義記一百卷中，是

編隋志經部詩類著錄作二十卷其書久佚惟唐成伯璵毛詩指說引陳風義一條此本為清馬國翰輯本蓋即輯錄毛詩指說所引一條勒為一卷雖寥寥斷簡已不足窺其全豹然觀其釋詩為思也辭也謂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在辭為詩在樂為歌於詩歌之關係言之殊詳則其書中要多精義即此一條亦足以知其大畧矣

毛詩周氏注一卷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宋周續之撰清馬國翰輯按宋書隱逸傳云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也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寧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寧受業居數年通五經并緯候名冠同門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常以稽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為之注高祖之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辟為太尉掾不就高祖踐祚復召之乃盡室俱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並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與稱為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時年四十七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是但言其通毛詩六義傳於世而不著其書名卷數隋唐兩志亦皆不見著錄惟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錄則謂其為詩序義又顏氏家訓引其叢木音云周續之毛詩注訓及傳箋之字不止解說詩序也唐孔穎達詩正義於鄭氏箋下亦云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而續之題已如此則其書之為注解全詩尤無可疑清馬國翰輯

本從顏氏家訓之說以毛詩周氏注名其書非無據也其書久佚馬氏從顏氏家訓北堂書鈔及匡謬正俗等所引輯錄六條勒為一卷其訓詁音義雖二顏皆有譏斥然其間如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次行題鄭氏箋孔穎達正義謂毋續之題已如此亦足資考証且晉宋人手筆存世無多削一鱗片爪亦自有其足珍也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一卷鶴壽堂叢書本

清節洋林撰洋林字雩水高郵人潛心經史專力著述所撰有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一卷三禮經義附錄一卷呂氏春秋補校一卷何承天纂要文徵遺一卷唐月令續考一卷唐月令注續補遺一卷及是編行於世是編蓋清王士濂鶴壽堂叢書之第三種編首有道光二十四年八月洋林自序云洋林於嘉慶戊寅館於湖上借得友人毛詩注疏粗加繙閱今年暮春更取案頭坊本檢對校勘記照改其在校勘記以外者另錄成帙名毛詩校字補則其書蓋創始於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暮春而

蕆事於是年仲秋其書都為一卷上起詩譜序下迄商頌一依三百篇舊次大抵先錄坊本原文然後據汲古閣本及群經子史以校其異同正其得失今考其書蓋以十三經正義宋本學者既不可得見坊間所行多從汲古閣刊本翻刻然閣本譌誤已多坊本新增之譌蓋復滋漫因取坊本檢對阮氏校勘記摘其文字脫誤而為校勘記之所不及者另加訂正以為是編今考其書校勘異同訂正得失搜採該洽語皆有據如詩譜序衛僖侯之十四年據史記及鄘風柏舟釋文正義以證僖當作釐葛覃父母雖沒猶歸寧引正義猶下有得字以證阮氏校勘記

但出此七字而不著校語之脫誤又如王風黍離而同於國風焉條下云校勘記校云崔集注此下妄增九字非鄭意案集注本止加七字更有二字乃陸氏校語也若此之類考訂皆極精審非惟足補阮氏校勘記之闕畧於讀坊本者亦深有裨焉惟當時宋刻單疏本毛詩正義猶未發見致泮林之於正義乃不能得一佳本以校其異同為可惜耳

韓詩不分卷 鶴壽堂叢書本

不著撰人姓氏高郵王士濂望溪以之刊入鶴壽堂叢書中按鶴壽堂叢書中別有宋綿初陂園經說三卷其第二卷原闕今考是編蓋即陂園經說之第二卷不知王氏何以析出別為一書且不題撰人姓氏又據其書第一篇篇名以韓詩名其書亦未詳其故按綿初字守端高郵人乾隆拔貢官訓導邃於經術尤長於說詩所著有韓詩內傳徵因知錄陂園經說行於世是編不分卷不載經文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而於每條之上各加標題大抵首先通論全經然後遇有疑義輒依三百篇篇次

為之疏解亦不盡釋全經蓋綿初讀詩時劄記之作也其書大旨以韓詩為宗而斟酌於小序之間故開篇即論韓詩傳授淵源而深有慨於後儒不知三家之為毛詩先河其書指趣畧可概見矣按綿初於詩潛心三家遂於韓詩其韓詩內傳徵一書尤為士林之所重是編持論多與韓詩內傳徵相發明其論齊風還篇子之還兮及揖我謂我儇兮謂釋文云還韓詩作嫙好貌儇韓詩作婘婘好貌其韓詩作嫙作婘而毛詩作還作儇者蓋師有異讀聲近借字並引他詩及說文廣雅以証韓詩之為古訓其來有自又如論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謂曰當從韓詩

作聿聿辭也並引離騷注及爾雅釋親注引詩以証古人曰聿通用若此之類多涉訓詁莫不據古人聲音通假之理以推其本誼雖其所疏解間有不盡合於經旨者然其恪守家法語必有據固篤寔近理不失為一家之學焉

詩經附義不分卷雙桂堂稿本

清紀大奎撰大奎字向辰號慎齋臨川人少習易學盡通陰陽曆算壬遁之術乾隆舉人歷官昌樂什邡等知縣所至有政聲擢知合州以病乞歸年八十卒所著有雙桂堂稿續稿遺稿行於世是編即雙桂堂稿中之一種也其書不分卷亦不載經文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亦不加標題稽其所論凡小雅二條大雅二條周頌二條召南一條大抵本夫子興觀群怨之旨意主推闡詩義不以訓詁為能事又或借詩以立反覆發明務在推求興衰治亂之理不盡疏解詩人之本旨故以附義名其書觀其所論雖憑心揣度議論多而考証少然發明透暢寔較

諸儒之但知爭競異同者為有裨於人事其論棫樸榛楛為文王能親賢由是衆賢助祭於廟以人事神而祖考欣悅介之以景福是受福本於得人也又如論周頌昊天有成命為康王郊祀之詩研究義理既頗稱篤寔推求詩旨亦時有發明惟其間論雨無其正為君不能修其德以事天則浩浩昊天不駿其德於是咎徵見而饑饉降凡饑饉者皆由雨暘燠寒風之不以其時是則本書洪範以立論未免茫昧無據失之穿鑿蓋大奎自少習易遂於陰陽數術之學宜其以洪範附會詩旨總之其書

在經解中終為別體非說經之正宗也

詩經審鵠要解六卷 乾隆十四年己巳刊本

清林錫齡撰錫齡字于九潭浦人所著有禮經審鵠要解書經審鵠要解易經審鵠要解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乾隆己未錫齡自序及己巳再序據其己未自序云是役也始於今歲花朝至九日竣事再不憚敲推閱兩月餘而繕寫成編又據其己巳再序云是書編成後於甲子夏開雕纔刻國風半本忽有佐鐸侯屏之役遂棄置不事既而作字催在剞工人亦刻國風下半本而止其雅頌稿吩咐取來刻成全部歷十朔而竣事時己巳六月也則其書定成於乾隆四年己未歷時十載始刻成行世釐為六卷大抵本之金浦江緡雲詩經衍義分全書為上下二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詮釋詩義但就經文上下襯貼數字畧加貫串使其順文成章意達辭明不煩訓詁而盡得其解其經文之中有字異音別者則於字旁別加音釋更於各章篇目之下摘錄集傳中總釋全篇之語即俗所謂詩柄者以為之解體例與含山朱氏詩經離句襯解畧同至於上格則首列各篇全旨然後循文疏解附之其下間亦摘錄序說以資參考大旨在於闡明紫陽集傳或參以先儒之緒言或自抒一己之私見以折衷之亦不過求其淺顯易見便於初學之誦習惜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寔之學既有不逮箋釋文義亦不免鄉塾之見且增字解經已為識者之所不取況是篇更於經文之中妄加襯解割裂語氣多失風人之旨至於名物訓詁則穿鑿尤甚如釋周南螽斯首章云和可致祥自然之理彼螽斯之羽翼詵詵而和集兮形和則心和心和而天地之和應之宜爾子孫振振而極其多兮使其不和何以有此次章云螽斯之羽由集而飛聞其薨薨兮和之見於聲者也宜爾子孫繩繩而不絕兮又如釋召南野有死麕次章云彼林有樸樕小木之處野有死鹿欲取之者不敢苟取必以白茅純束裹之況有此貞女其色如玉可妄求乎若此之類皆望文生義毫無所據惟大體較之朱氏襯解尚稱切近又其解釋各篇全旨如周南芣苢云此是時和人樂婦人□英以適興之詩要虛虛繪出太平無事景況若此之類亦間有可取要之其書本為幼學而作瑜不掩瑕終難列於著作之林也

敦煌本毛詩故訓傳殘卷 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本

上虞羅振玉雪堂據法京所藏敦煌寫本影印按敦煌所存群經寫本以詩為最多是編凡敦煌本毛詩故訓傳殘卷五計唐寫本二六朝寫本三唐本甲卷始於召南汝墳室如至燬句迄於陳風墓門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句檜風以上無注唐風以下則有之雖字迹凡拙不類通人手筆全為閭里書師所寫然以校釋文所載諸本頗有勝處蓋依據六朝善本所寫也乙卷皆柏舟故訓傳第三迄於匏有苦葉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句書法亦殊草率二本均避用唐諱知其為唐寫本無疑矣六朝本甲卷始於小雅鹿鳴鼓瑟吹笙句迄於魚麗後題毛詩卷第九鹿鳴一篇字迹拙劣似出鈔胥以下各篇則書法清勁前後蓋出兩人之手也乙卷始於小雅出車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傳迄於華黍序後題毛詩卷第九字迹雖略遜甲卷然固望而知六朝人手筆也卷末有寅年淨土寺學生趙令全讀題款一行則字體凡拙蓋中唐以後惡札矣丙本始於小雅菁菁者莪居子我心則休六字迄於南有嘉魚之什十篇章二百七十二句及毛詩卷第十後題書法在諸本中尤為精善此三本者均不避唐諱詳其字體當為六朝寫本無疑也今

考各本分卷，與開成石經本全同。按隋唐經籍志著錄毛詩故訓傳，均作二十卷，証之此本，則開成本分卷，當仍為六朝相承之舊矣。又取此殘本，以校宋元槧本，異同甚多，與釋文所載諸本亦多相合，亦有釋文所未載者。如汝墳三章章四句，唐本甲卷作汝墳三章上一章章六句，下章章四句。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作周南之什有一篇卅六章五十九韻句。召南鵲巢序夫人起家而居之，作夫人起家而居之。采蘩序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作夫人不失職也，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也。蘋苐作蘋茀，羔羊素絲五紽，委蛇委蛇，作素絲五紽，委蛇委蛇，殷其靁作殷其雷。又如小雅四牡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六朝本甲卷倭遲作委遲，傳委遲歷遠之貌句下，有機云二字。文王率諸侯撫叛國，叛作畔，朝聘乎紂，乎作于。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道作德，為上有以字。文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傳盬不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箋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六朝本甲卷無六也字，箋作戔，兩非字作悲，若此之類，雖其間亦有傳寫偶誤，如草蟲首章亦既見止，作既亦見止之類，然大體皆較後世傳本為勝，足資校勘。上虞羅氏嘗撰為校記四卷，載入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經點勘中，誠有功於古籍者也，惜小雅以後，不見流傳，為憾事耳。

讀陰符經讀參同契合編四卷卷首卷末各一卷（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刊本）

清汪紱撰紱初名烜字燦人號雙池婺源人家貧困傭於江西景德鎮為畫碗之役後之閩中館楓嶺浦城間從游者甚衆乾隆中以諸生終其學博綜儒經以宋五子為歸因陸隴其著讀禮志疑乃作參讀禮志疑多得經意又著易詩書四書詮義春秋集解禮記章句樂經律呂通解理學逢源及儒先晤語等二十餘種後人合刻為雙池叢書是編亦其中之一種也其書都凡上下二編上編為讀陰符經一卷下編讀參同契三卷而以合編劉序讀陰符經陳序讀參同契陳序列之卷首合編吳書後列之卷末皆不入卷次按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壺城劉樹堂合編序云雙池先生博極載籍以朱子為折衷旁及天文地輿兵法樂緯陰陽之學靡不精究顧乃抱其著作沒沒無稱於時往余宦浙長安趙展如中丞惜其遺文之零落謀剞劂於余余亟竭贊慫恿之則是編蓋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劉趙兩中丞所刊上距汪氏之辛巳百有餘年矣今考其書上下兩編皆先錄經文然後分段梳櫛畧為之說大旨主於黜術崇理而談理一歸之於心力掃爐火之說未免主持太過然其謂陰符經沉隱伏匿藏其意於不測即老子清靜無為知白守黑之意參同契乃易及黃老丹經之說參合之而無不符合相契故其書推衍斯旨而不出於人倫日用之間以為氣以成形理以成性理氣相與為體其原皆出於天理則健順五常之德氣則陰陽五行之秀皆有同符內之為修煉外之為權謀舉不失其正其說蓋得力於宋明理學而於宋儒朱熹之說採摭尤多惟其間隨文解義雖能巧合然其於道家設教之本旨則究為寄義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書全集不分卷萬曆十九年辛卯刊本

不著纂輯者姓氏明清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今考其書編首有萬曆辛卯天柱山人全陽子丁應麟序稱金陵閻子鶴洲素志博雅仰慕玄修乃聚道教典籍自金丹正理及黃庭寶籙文始等書各有關於道德而致法於老子者共三十餘種鐫為一編名曰道書全集則其書實萬曆間金陵道流閻鶴洲之所纂輯鶴洲始末未詳其書蓋以歷代道經浩漫無紀河南舊刻金丹大全雖纂輯非不盡善然搜採未廣學者不免遺珠之嘆於是博稽經藏網羅道要類聚而成是編其書不分卷目

金丹大要至黃庭經五臟六腑圖說計其所錄凡道書三十有六種曰金丹大要十卷曰金碧古文龍虎經三卷曰周易參同契通真義三卷曰周易參同契解三卷曰周易參同契分章注三卷曰玄學正宗二卷曰悟真篇注疏三卷曰悟真篇直指詳說一卷曰金丹四百字內外解一卷曰諸真玄奧集成九卷曰群仙珠玉集四卷曰玉峯註敲爻歌曰老子道德經曰玄宗內典十一卷曰張洪陽注陰符經曰太上老君說清靜經注曰太上赤文洞古經注曰太上大通經注曰太上昇玄消災護命妙經注曰洞玄靈寶定觀經注曰玉皇胎息經注曰無上玉皇心印經注曰老子說五廚經注曰崔公入藥鏡注曰青天歌注曰譚子化書六卷曰三皇玉訣三卷曰規中指南二卷曰群仙要語二卷曰玉清金笥寶籙三卷曰中和集七卷曰呂純陽文集八卷曰文始真經二卷曰太上黃庭內景玉經注曰太上黃庭外景經注曰黃庭經五臟六腑圖說大旨以丹道為主而旁及其他道家方術參合同異總括條貫上起周秦下迄宋元於歷代道家之要籍搜採頗稱該洽按古今修玄道者咸宗老子道德五千言寔玄門之鼻祖第其言簡約其旨幽秘淺學之士殊難測渡於是歷世道流之慧黠者遞相發明其參同契及陰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胎息清靜等經皆所以闡性命之奧寓修真之方其後呂純陽張紫陽輩更撰指玄悟真等篇以開悟後人是編於此諸書胥加甄錄凡三元八卦之理七返九還之妙以及先天真一之道鼎爐採煉之要皆剖析無隱可謂集道書之大觀矣又考其所採諸書雖大體皆為道藏之所收然其中如諸真玄奧集成張洪陽注陰符經等均為道藏所不載幸賴是編以存於世至於其他各書之見於道藏者以道藏本校之亦多有異同如中和集較道藏本多一卷呂純陽文集較道藏輯要本多七卷此其最著者其他文字之異同則尤難悉數治道藏者寔可資為參

考馬惟編次前後殊嫌雜亂又於後人依託之作皆不加辨証是則不免白璧之微瑕耳

宋槧本毛詩正義殘本三十三卷 昭和十一年日本東方文化學院影印本

唐孔穎達等撰穎達字仲達衡水人少聰敏記誦日千餘言隋末舉明經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議論穎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入唐累官國子司業遷祭酒嘗受太宗命撰五經正義卒謚憲事蹟詳唐書本傳按舊唐志著錄孔穎達毛詩正義四十卷亦著錄之並崇文總目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並同清朱彝尊經義考詩部六引穎達自序云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則其書蓋貞觀間穎達及王德韶齊威等奉勅所撰至貞觀十六年壬寅復奉勅與趙乾叶賈普曜趙弘智等覆正之勅為四十卷按郡經注疏以單疏本為最古八行注疏本次之顧單疏本刊於北宋覆於南宋傳世絕罕此本藏日本內藤湖南家昭和十一年東方文化學院選集良工假摹影印板式若一点畫無訛紙幅標題咸存舊式此數百年孤行之寶得以流播彌可珍也其書都凡四十卷卷數與孔氏自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及諸家著錄悉同惜首七卷原缺今所存者惟自卷第八至卷第四十凡三十有三卷分裝十七册又原本卷第十之第二十一頁卷第十五之第三十二頁以下疑當缺二頁卷第三十二之第三十五頁卷第三十七之第四第五兩頁亦均缺佚板式高七寸四分廣五寸每半頁十五行行二十五六字不等首行題毛詩正義卷第幾次行題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勑撰定勑字另行卷第四十末有端拱初刻及紹興覆雕銜名取其列銜與崇文總目及玉海證之正相符合考崇文總目云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太尉長孫無忌同諸儒刊定國朝端拱初國子司業孔維等奉詔是正又玉海卷四十三云端拱元年三月司業孔維等奉勑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詔國子監鏤板行之詩則維等四人校勘孫復等五人詳勘今檢視此本銜名勘官為李爽等四人詳勘官為孫復等五人而孔維則為都勘官且其後再列銜名維已改書守國子祭酒疑數月之間校書官時有更迭而維則進書時已擢守國子祭酒故銜名畧有不同非玉海誤記也又考玉海載紹興九年九月七日詔下諸郡索國子監元頒善本校對鏤板今檢視此本淳化進書銜名之下又題紹興九年九月十五日紹興府雕造與玉海所載尤合且詳稽各卷於桓構等字悉皆闕筆則其書之為紹興九年據端拱元年刊本翻刻無疑蓋在紹興重刊五經正義中寔為成書最早者矣按阮氏撰毛詩校勘記時猶未及見此本祇據山井鼎氏所引時有不合今以校阮本足補阮氏校勘記之缺失者無慮數十百事且阮本記單行本與南昌本又不同南昌本多漏落非刪也疏中音釋均雙行十行本改直下正風變風正小雅變小雅正大雅變大雅均注於題下十行本已去之若此之類皆足資校勘其餘佳處尤不可悉舉至其文字異同吳興劉氏已有校勘記之作茲不復贅按內藤氏恭仁山莊四寶詩云白首名場甘伏雌保殘守缺慕經師收來天壤間孤本宋槧珍單疏詩夫以單疏本傳世之稀則此魯殿靈光之存固宜乎內藤氏之愛玩珍惜如膺九錫也

毛詩單疏校勘記三卷 嘉業堂叢書本

清劉承幹撰。承幹字翰怡，吳興人，喜校刻古書，所刊有嘉業堂叢書若干卷，是編即其中之一也。先是宜都楊守敬隨使東瀛，收得周易、尚書單疏全部，以贈江陰繆荃孫。民國三年甲寅二月，承幹既爲刻入嘉業堂叢書中。旋復得毛詩單疏於日本東京竹田井井居士家，一時嘆爲珍祕，因從之影寫，以付剞劂。原書都凡四十卷，首七卷原缺，今所存者，自卷第八鄭譜變風起，至卷第四十商頌止，凡三十有三卷，蓋宋紹興九年己未覆刊本，每半頁十五行，行二十五六字不等。承幹既刻其全部，於嘉

業堂叢書中，因復取以校勘阮本，分條札記，以成是編，即以附之全書之末。按阮氏作校勘記時，此本猶未傳入中土，故當時祇據山井鼎考文所列引，第以展轉引據，外誤觸目。是編根據原本，詳爲校訂，凡其間遺文異字，皆一一與阮本互校，定其從違，約而計之，其訛脫異同，已不下數百字，多足補阮氏校勘記之缺失。又阮本記單行本與南昌本又不同，南昌本多漏落，非刪也。疏中音釋均雙行，十行本改直下，正風、變風、正小雅、變小雅、正大雅、變大雅，均注於題下，十行本已去之，若此之類，皆有俾於校勘。其餘佳處，猶不可悉舉。惟其間校訂異同，亦不免疏

略，如阮本鄭譜明是其母弟也，單疏本明字下無是字，是義外之君猶人也，人單疏本作入，風雨之祫直云刺亂世耳之，單疏本作子，若此之類，凡其異字，胥較阮本爲勝，是編缺而不錄，是爲疏漏矣。至大醇小疵，識者不免，其書終有功於經學焉。

孟仲子詩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孟仲子撰清馬國翰輯考顧炎武日知錄卷七云詩維天之命閟宮傳皆引孟仲子曰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習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則又有孟仲子之書是孟仲子或謂乃孟子昆弟或云乃子思之弟子又考呂兆祥三遷志云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孟子譜云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郝楚望孟子遺事從之闕里志亦云孟子墓在鄒縣生仲子睪當從學於公丑諱貞默孟子編年略以母氏始以仲子季

子終則又以孟仲子為孟子之子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言孔門傳詩系統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傳大毛公是又以孟仲子學詩於李克而孫卿為其再傳弟子衆說紛紜皆無可據信何則孫卿猶及見孟子使孟仲子為孟子之子或從弟則孫卿不應為孟仲子之再傳弟子且孟子尚不及師子思遑論其昆弟李克子思同時是李克亦不得為孟仲子之師總之孟仲子蓋周末魯人至其始末則文獻無徵已不復可考其著書論詩漢書藝文志亦不見著錄惟毛氏詁訓傳凡兩引其說則當時或寔有其書惜漢以後已散失不傳是編為清馬國翰輯本編首有馬氏自序謂孫卿子即荀子名況於仲子為再傳弟子荀書引詩最多而引處往往稱傳曰故曰是知其語有所傳受荀子前卜序外無著書論詩者其為推本師說無疑也是馬氏蓋深信陸氏釋文序錄所載孔門傳詩系統以荀子孟仲子再傳弟子凡荀子書引詩稱傳曰故曰者皆孟仲子之說因據以輯錄得五十餘則合以毛傳所引二則編次成卷不知漢儒傳經之說有可信有不可信史記儒林傳記漢儒傳經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此可信者至推而上之

謂詩至孔子子夏若干傳至某某者大率妄造假託釋文序錄所載傳詩系統之謬已如前論則其說寔未可信馬氏乃據之以荀子說詩皆推本仲子未免疏於考証惟今考其所輯各則說國風小雅多與序合說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與孟子合猶不失先秦師法且可以藉以考見異文逸句則尤有資於校勘固未可以其必為仲子之說而廢之也

詩傳綱領一卷 明擁萬堂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惟題明竟陵鍾惺伯敬閱蓋鍾氏所刊古名儒毛詩解之一種也稽其內容蓋全襲明胡廣詩經大全卷首之詩經大全綱領按詩經大全為永樂間胡廣等奉敕所撰當時定為功令鍾氏生當晚明因取其綱領刻入古名儒毛詩解中惟胡氏大全皆剽竊元安城劉瑾所著詩傳通釋而畧刪其冗蔓者則是編當亦為劉氏所撰今劉氏之書猶有傳本編首有詩傳綱領二卷上卷採諸家論詩之語下卷為諸國世次圖作詩時世圖等六則大全採其上卷仍名綱領至於下卷則別題詩經大全圖是以大全本綱領僅作一卷是編所採全據大全而仍題劉氏舊名全書都凡一卷蓋已非劉氏之舊矣其書大旨在採錄各經傳及諸儒說詩所發要義以闡明全經綱領體例大抵先錄大序次採尚書周禮禮記論語孟子群經之言詩者及程子張子謝氏諸家論詩之語彙次成編而以鄭箋孔疏朱傳及臨川王氏慶源輔氏安城劉氏諸家之說分別附注各條之下按自呂成公集諸儒之說以成一家之學後之說詩者率用其體是編採輯衆說以闡明全詩綱領用意不可謂不善惟詳其所錄大抵習見者多且於劉氏原書考求世次源流諸條悉從刪畧其於章句音韻所採亦不過寥寥數則尤嫌疏陋如此而言全經綱領誠不免於挂一漏萬之譏明人治經蓋多類此亦不必獨責是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毛詩日記不分卷學古堂日記本

清張一鵬撰一鵬字雲摶元和人光緒十九年癸巳舉人先是光緒初貴筑黃公體芳來蒞於蘇州深感寒士得書之難因司敎庫帑得間款若干緡築堂於正誼書院之西偏聚書六萬餘卷於其中名之曰學古堂延吳縣雷浚為學長招諸生之有志於讀書者資以膏火定十三經三史通鑑說文文選等書為日課使諸生肄業其中每日各就所讀之書撰為日記月終彙呈學長評定是非並擇尤付梓名之曰學古堂日記是編即學古堂日記之一種蓋一鵬肄業學古堂時每日讀詩所記其書不分卷亦不盡釋全經但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而標舉篇目及所釋文以為題太抵首錄傳箋之說然後折衷異同更參以孔穎達毛詩正義李黼平毛詩紬義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陳奐詩毛氏傳疏等諸家之述毛者著於篇定而從之其意有從違輒加辨斷又考訂鄭箋義例一曰補傳之例二曰申傳之例三曰易傳之例以推求傳箋異同之所自凡所處置頗稱有當如日月篇逝不古處傳云逝逮古故也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一鵬釋云此申傳例也逝逮毛用爾雅文爾雅釋言云逮及也故箋以接及訓逮古與故古文通假字故有舊義論語故舊無大過鄭以初時詁故字亦用舊字義耳又俾也可忘傳無釋箋云俾使也一鵬釋云此補傳例也綠衣俾無訧兮傳云俾使也箋說本之又終風篇願言則嚏傳云嚏跲也箋云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一鵬釋曰此易傳例也按鄭有以三家詩易毛之例此箋所云疑用三家說也說文口部嚏悟解气也各本有詩曰願言則嚏六字今段氏删之竊謂此必許君原本鄭君箋詩寔本於此釋文云疐本又作嚏又作疐鄭作嚏按如釋文所云是毛本作疐鄭乃作嚏可以作鄭君易傳之証若此之類於鄭氏箋毛之例推求甚頗稱詳審惟於鄭氏易傳之例臚採猶未該備是則不免白璧之微瑕焉

讀毛詩日記不分卷學古堂日記本

清鄭鼎元撰鼎元字勲伯元和縣附生是編蓋學古堂日記之一種也按學古堂者蘇州正誼書院之藏書樓也先是自乾嘉兩朝上溯清初吳中夙稱人文淵藪及兵燹之後已非復舊觀光緒間方伯貴筑黃公深慨於寒士得書之難爰於正誼書院西偏建堂曰學古聚書六萬餘卷招諸生之有志讀書者資以膏火肄業其中定十三經三史通鑑說文文選為日課諸生各就每日所讀之書作成日記延吳縣雷浚新陽汪之昌為學長月終諸生彙呈所記各為評定甲乙並擇其明淨而有條理者付諸梓人即以學古堂日記名焉是編蓋鼎元肄業學古堂時每日讀詩所記其書不分卷亦不載全經但有所見有所疑則標舉篇目及所論經文以為題大旨折衷傳箋而擷取孔氏正義與諸家之說以闡明其意有從違則詳加辨正定而從之檃其所論大體得失互見如傳釋鄘風牆有茨云茨蒺藜鼎元引說文草部茨以茅蓋屋釋名茨次也次草為之也及書梓材莊子讓王以証古時茅茨土階即此茨也蓋室之陋者用茨惟室用茨故下文云不可埽不可襄不可束猶之叔孫氏之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之意又如傳釋齊風俟我於著乎而云門屏之間曰著陳奐詩毛氏傳疏云著當作箸今俗作著鼎元以說文無著字國語周語大夫士日恪循位著注門屏之間曰著固與陳疏合然說文云箸飯攲也似與門屏之間不涉說文宁辨積物也象形釋名釋宮室宁佇也所佇立定氣之處也故著為箸俗字箸又宁段借字儀禮聘禮注既而俟於宁也與經文絕似可証爾雅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與傳義合尤可為証此外如釋齊風四驪濟濟之濟濟為齊齊釋檜風中心是悼之悼為掉若此之類皆信而有徵或足以正傳箋之失或足以申毛鄭之義惟其間望文生義憑私臆斷之處亦往往而有如以鄘風在彼中河為紂都河北之河以鄭風無折我樹杞為喻段之多才之類均不免失之穿鑿總之其書疏解詩義雖不盡確切然語多徵實不作空談固猶有乾嘉諸老之遺風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伊川詩解一卷 程氏經說本

宋程頤撰頤字正叔世居中山後徙於河南洛陽生於宋仁宗明道二年卒於宋徽宗大觀元年與兄顥同受學於周敦頤年十八遊太學哲宗初擢崇政殿說書世稱伊川先生卒謚正文所著有易春秋傳行於世事蹟詳宋史道學傳是編宋史本傳不見著錄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經部詩類著錄伊川詩說二卷云皇朝程頤正叔門人記其師所談之經也清朱彝尊經義考據之亦著錄伊川詩說二卷而附公武之說於其下是編題曰詩解僅作一卷書名卷數皆異於晁志然其書總名伊川經說則晁志之題曰詩說者蓋因其總名而名之故於書解亦題曰書說又考是編卷首標題下有注云世傳胡氏本辭多不同疑後人刪潤今悉從舊本也則是編通行之本蓋多異同此本雖云悉從其舊然其卷數式已經後人並為一卷而未及改也其書不載經文亦不盡說全經但有所解說者則標舉篇目以為題大抵皆伊川為諸弟子說詩之語當時弟子各記其說相與纂輯成帙者也按伊川之學以窮理居敬為本以大學論孟為標旨而達於六經故其說詩一以聖人為師謂三百篇為夫子之所刪訂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深信詩序美刺之說其言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是其說詩旨趣畧可概見今詳其所論皆因循序傳取裁毛鄭雖範圍不出前人緒論然觀其力闡古義亦不失為篤信家法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義記講四卷乾隆八年癸亥刊本

清楊名時撰名時字賓實一字凝齋江陰人康熙進士御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等書皆出其手聖祖甚重之歷官吏部尚書為雲貴總督尤有政績雍正時或誣以贓私革職乾隆初召入教皇子侍直南書房卒謚文定其學以存誠為主所著有易義隨記及文集等書門人輯為楊氏全書若干卷是編蓋其弟子夏宗瀾所記楊文定公詩易講授之一編首有乾隆癸亥尹會一雍正壬子齊安靖詩易講授序及雍正壬子名時詩義記講自序據安靖序云夏子起八頴異之姿自吳走滇從先生受經學歷八年焉今春將告歸示余以易義隨記八卷詩經語錄四卷名時自序亦云乙巳夏子起八來滇又四年己酉春余乃日以詩所一篇作講誦課程起八因記所講說并存己所推論參質者以俟再加研訂則其書寔雍正七年己酉名時總督雲貴時所講授而宗瀾錄之成帙者全書都凡四卷不載經文但有所講說則標舉篇目以為題稽其所記或為名時說詩之語或為宗瀾與名時質疑問答之辭大旨以安溪李光地詩所本反覆推闡以發明詩旨蓋名時嘗遊學於光地之門而盡得其傳復沉潛諸儒之言故其說詩多篤守光地之說而斟酌於小

序朱傳之間其謂小序之傳固非無自雜以漢儒之增益附會遂亂其真論固持平至其以古人既遠轉相授述其說未可全信因謂說詩者當就編次之序求其詞義之歸則殊不然蓋三百篇編次之序自秦火之後已非其舊更何由據之以求其詞義之歸哉又其間議論亦往往得失參半如謂魯宋為王朝所尊不陳其詩吳楚僻在蠻夷採風不及故詩止十五國風及釋豳風鴟鴞鬻子之閔斯云鬻賣也言管蔡從祿父為亂不念文武之劬勞如人家賣出之子不知有生身父母若此之類皆不免於臆斷惟其引古詩三五為月望時以釋召南小星三五在東及釋唐風澤陂為婦人思其君子之辭則語多有據足以發明師說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經緒餘十卷　東方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閻汝弼撰汝弼爵里始末未詳考其書中所諸家之說其時代最晚者如王念孫廣雅疏證郝懿行爾雅義疏焦循毛詩補疏其時代皆在嘉慶道光之間則汝弼之時代當已在嘉慶之後矣此本現藏東方圖書館竹紙無格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六字小注雙行字數同字書整潔疑當為鈔胥所鈔清本而非閻氏手稿惟其中多朱塗改之處或另加籤條如馬類雎鳩條既別紙錄焦循毛詩補疏之說又將原本中引邵晉涵一段以丹筆鉤乙而於其旁另去邵氏說附焦氏說八字之類足證其書雖經錄清蓋猶非定前人著述不苟於此可見其書都凡十卷卷為一類曰馬曰獸曰畜曰蟲曰魚曰草曰木曰菜曰穀曰果每類之下皆先列物名而以篇名經文附注其下然後掇拾諸家之說以為之解考其所釋大抵皆因名責寔舉漢唐以來下迄有清諸儒所考辨者均一一標理而刊定之徵引之博辨析之精誠有足多如菜類釋鄘風桑中爰采唐矣謂爾雅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郭注曰別四名孫炎曰別三名詩直言唐傳云唐蒙也是以蒙解唐郭注得之並引焦循毛詩補疏之說以為證又如釋秦風晨風隰有六駁謂陸疏之說以證駁與下苞棣樹檖皆山隰之木不宜云獸若此之類胥能比類為解而與經義相證名雖其閒貪多務博不免失於持擇又往往漫衍於經義之外如鳳凰神物世所罕睹乃亦連篇累牘辨其形義之類皆為可已而不已者然其徵引既衆亦足資多識得失互見則在讀者擇之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音從古考殘本四卷 壽縣張氏寶詩簃藏原稿本

不著撰人姓氏此本現藏壽縣張氏寶詩簃惜僅存殘卷蓋自第五至第八卷都凡四卷起於小雅鹿鳴迄於商頌殷武自第四卷豳風以上原闕猶有待於延津之合焉其書竹紙無格每半頁八行行十六字音注小字雙行字數同書法工整而間有鈎乙塗改之處其為作者原稿殆無容疑按壽縣張壽林寶詩簃藏詩題記云戊寅夏敝肆書賈攜詩音從古考殘本肆册來求售其首册原闕謂為光澤高澍然子佺輩所撰原稿首册有其題名惜丁卯華北事變時為清華大學教授朱自清所失則其書蓋出於高澍然子佺輩之手按澍然字雨農著有詩音十五卷今考是編於詩音分部多同於詩音則亦未必非高子後人所作惟首册已佚無從考其名字為可惜耳其推求古音多因循高氏詩音之說以唐韻為本於經文各韻之下分別注明其在唐韻何部今韻何部大旨擬取陳氏古音考以下諸家之說定而從之凡字有本音轉音之別或一字可收入兩部三部者皆詳為考証其前人所論意有從違者亦悉加辨斷凡其所論皆無甚差謬如小雅鹿鳴篇首章云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古音通即如此章之鳴苹笙與簧將行協古本通前漢郊祀歌寒暑不忒況皇章展詩應律鋗玉鳴易林秋蟲冬翔數被嚴霜甲兵充堂萬物不生唐張籍祭韓愈詩北台臨稻疇茂野多陰涼板亭作垂釣煩苦稍已平觀此則知凡東冬青蒸韻中字多有可與陽唐韻通協者又如皇皇者華二章云戎字詩凡四見疑古戎字有汝音故又訓為汝民勞崧高烝民韓奕箋並云戎猶汝也元熊朋來五經說曰此詩外禦其務當以左傳侮字為據烝也無戎與常武以修我戎並當音汝崧高戎有良翰即汝有良翰戎雖小子即汝雖小子可見古者戎汝同音今從熊說讀戎為汝於古音義兩得若此之類皆信而有徵足証吳氏古音考段氏詩本音之失雖其中分部亦間有未安然瑕不掩瑜治詩古音者亦可資為參考焉

毛詩中成十卷 東方圖書館藏傳鈔本

清汪龍撰。龍字叔辰，又字蟄泉，安徽歙縣人。乾隆舉人，揀選知縣。所著有毛詩異義四卷，已著錄。是編未見刻本，原稿舊藏其弟子鮑方渠家，輾轉歸廣東黃節。此本蓋據黃氏所藏原稿傳鈔者也。按鮑方渠毛詩異義跋云：又著有毛詩中成十卷，與此書可相輔，而徵引尤備。刊異義成，倘不為博雅君子所鄙棄，以次舉焉可也。則此書殆卒未刊行。今觀是本，多丹筆鈎乙塗改之處，則其書固猶有待於理董，豈方渠雖受遺命，而未及釐正以為定本歟。其書都凡十卷，大旨在於申明康成詩箋之說，因以毛詩中成名其書。按汪氏之學，出於歸安丁小疋，又獲交於金壇段玉裁，師友淵源如此，故其說詩多篤守傳箋，而尤邃於訓詁通假之理。然詳其所論，雖曰申成，亦但就其可以闡發者加以引申，至其執膠之見，則仍不苟同，多掇取正義釋文與諸家之說，以釐正之。其說可兩通者則存，而不論。復考正鄭氏詩譜分系風雅頌之前，持論大體與所撰毛詩異義互相發明，無甚差謬。如鄭風大叔於田，將叔無狃句，傳釋狃為習，箋釋狃為復，是編引釋言孫炎之說，以証復亦貫習之意。陳風東門之池，可與晤歌，傳釋晤為遇，箋釋晤為對，是編引釋言以証遇亦為對偶之義。若此之類，皆能原本訓詁，因其可通而通之，以申明箋義。惜其說多因循前人緒論，無多精義。且如釋秦風晨風隰有六駮，仍從傳說以駮如馬，倨牙食虎。不知駮與下苞棣樹檖皆山隰之木，亦未免疏於考証。惟觀其篤守家法，立言不苟，則雖得失參半，亦足資學者之參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卷

讀詩經偶錄二卷東方圖書館藏原刊本

清全榮鎬撰榮鎬字芑汀爵里始末未詳此本現藏東方圖書館全書都凡二卷起於周南關雎而迄於豳風狼跋自小雅以下都闕或當時僅成國風或小雅以下皆已殘佚皆未可知然考其書名題曰詩經偶錄而不題曰國風偶錄則當時所釋似為全經無疑此本蓋已非完本而猶待延津之合焉其書不載經文但有所詮釋則標舉篇目以為題大旨從蘇轍之說以小序第一句為國史之舊文次句以下為後儒之附益因以小序首句為本揆之性情考之訓詁以闡明其義間或自抒新意別抉疏通亦未嘗無所闡發如篇首釋賦比興云賦以敷陳為義比以方比為義興者意況也其說皆較舊說為近是至其於序說皆獨採其可亦多能不激不隨務持其平雖中間冥思研索務求古始亦不免得失相參如其釋關雎后妃之德也云淑女謂后妃也荇菜可為菹以薦宗廟者也參差謂生異處也左右謂后妃左右嬪御之人也又如釋葛覃后妃之本云絺綌勤也服之無斁儉也勤儉所以本業也告師氏敬也寧父母孝也孝敬所以本德也訓詁名物既失於縣解推闡詩義亦嫌其穿鑿較之序說附會抑又甚焉惟詳其所論皆能確守家法故雖不可訓亦終不可廢焉

詩說活參二卷　雍正二年甲辰刊本

清李灝撰。灝字柱父，一字滄江，南豐人。乾隆間以生員荐試鴻博，不遇，後官永寧訓導。所著有易範同宗、錄閒堂集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雍正甲辰李氏自序，知其書之成蓋在灝應試鴻博之前，殆其早年之所作歟。其書都凡上下二卷，不載經文，僅以詩之四篇題標目，而以綱領列之編首。大抵宗孟子以意逆志之旨，欲破漢儒之拘錮，以推求詩意，故不主於訓詁名物，而主於涵泳文句，以推闡詩人之本旨。其論漢錮之虐尤甚於秦燄，謂毛鄭說詩，必使風有貞無淫，雅有正無變，語語挾規言，言主刺，非謗訕君父，即顯訐友朋，甚且不知其人，必曲鑿其人以寔之，世代不詳，必歸惡於一人一事，以塗附之，其弊不使三百篇概屬磔鼠辭，即狂夫淫女，皆奉為賢聖不止。其說皆深中漢儒說詩之弊，故其說詩多就經文活參之，以闡明詩人作詩之旨。其間如論風雅頌以音別，及辨先儒降黍離為國風之說，皆頗能破彼拘錮，獨抒己見。又如論葛覃云：只就本文言，采言刈言，覆言為言，服然後言告，言歸則非未嫁可知，序則襯而失之。論草蟲云：序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味詩云未見而憂，既見而喜，則非言以禮自防也。若此之類，亦皆能就詩論詩，而一

掃前人牽強附會之說，惜於先入之見猶未能盡廢。如據蘇子由春秋百七十餘國，而詩之存者僅十有三國，以証詩為夫子所刪。又其論周召二南，仍主文王后妃之說，如釋卷耳為文王拘幽之日，后妃驚念而作之類，皆襲前人緒論，而疏於考証。總之，其書雖力言漢錮之虐，然其論詩於漢儒之錮，固寔未能盡破，蓋其學力猶有未逮也。

讀韓詩外傳一卷 曲園襍纂本

清俞樾撰、樾有達齋詩說、荀子詩說、詩名物証古各一卷、已著錄、是編為曲園襍纂之第十七種、蓋俞氏讀韓詩外傳時隨筆載記而成、大旨在校勘字句之譌誤、不甚訓詁文義、全書都凡二十有三條、勒為一卷、按韓詩亡於南北宋之間、而外傳獨存、是以治三家詩者群相推重、然自隋志以後、即較漢志多出四卷、輾轉流傳、譌舛尤多、藏書之家皆罕得善本、雖經清儒趙懷玉、周廷寀之糾摘、亦不足以復其本、先是編採錄趙周諸家之說、凡意有違異者、皆重加辨正、其為諸家所不及者、則詳為証以補其未備、如故君子矯褐趨時、周廷寀校本云、矯疑當為蹻、躡蹻擔簦之蹻、俞氏校云、橋矯並段字、矯褐乃雙聲連語、即文選射雉賦之揭驕、語有倒順耳、徐爰注曰、揭驕志意肆也、又曰、楚辭揭驕字作拮矯、今按揭驕蓋有急欲赴之之意、此云矯褐趨時、矯褐之與揭驕、聲異而義同、亦猶楚辭之為拮矯、古義存乎聲、不泥其形也、又如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趙懷玉校本云、興本皆譌與、今案文義改、俞氏校云、作與者是也、與者舉之段字、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為與、是與舉古通用、與師而從之、即舉師而從之、若此之類、皆深合文字通段之理、信而有徵、足正諸家之譌舛、雖其間如以不仁之至忽其親之仁為忍之誤、以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之持為持之誤、亦不免以意妄改、疏於證據、然瑕不掩瑜、於讀外傳者固不為無補焉、

增補鳥獸草木蟲魚疏殘本二卷 東方圖書館藏道光十三年癸巳刊本

清王泉之撰泉之字漢槎清泉人此本現藏東方圖書館惟僅存殘卷自第三卷以下原闕而有待延津之合故全書卷數亦有待於考證是編首有道光十三年癸巳泉之自序知其書寔成於彼時今所存者僅第一第二兩卷大旨以陸璣草木疏上下二卷不依經文次序顛倒錯亂後世刻本尤多譌誤雖趙佑丁杰及孫志祖諸氏並有參訂然於經次仍屬淆亂於經義既不甚浹洽於名物亦多混雜因博採羣書依經文次序冠陸疏於首列衆說於後增補訂譌以成是編而名之曰增補鳥獸草木蟲魚疏者蓋所以不沒前人之苦心也今考其書第一卷起於周南關關雎鳩迄於麟之角第二卷起於召南維鵲有巢迄於壹發五豵大抵皆以經文篇第為序各標其目而解之惟自邶風以下均已殘闕書中各條援引陸疏悉據趙氏校正本（閒亦有所更易[illegible]）列入維魴及鱮句是編據詩疏及爾雅疏删之之類皆頗有見陸疏之下更博採諸家之說以解之更於其後附以己見詳其所釋類皆徵引繁富考証詳寔如據禽經以雎鳩為魚鷹據說文以辨麟麕二物之別皆有關訓詁且其說多折衷經傳序說因以發明經義與但徵故寔體同類書者固自不同雖愛博嗜

奇不免有傷冗雜如馬本常物乃亦繁文衍異種橫增之類固為可已不已然能於名物詩旨二者兼顧亦未始非讀詩者多識之一助也

毛詩注疏校勘記七卷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刊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本

清阮元撰元有三家詩補遺三卷已著錄是編前有阮氏自序云自唐後至今鋟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盭莫可究詰因以臣舊校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校之臣復定是非則是編之成顧廣圻實與有力焉按廣圻字千里號澗薲元和人嘉慶諸生受業於吳縣江聲穎敏博洽通經學小學尤精於校勘嘗以邢子才日思誤書更是一適語自號思適居士是編多出其手故一時學者咸稱精確其書都凡七卷而以引據各本目錄列之編首不入卷次今考其書援據所及凡經本二經注本三注疏本四引用諸家七搜採頗稱該洽書中援取各本異文遺字及諸家校勘之說分別著之於篇定而從之若意有從違則更加辨斷以定其是非稽其所校大抵皆考証精審論斷明析而其尤饜人意者則在於發明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之例凡其所校正皆通乎諸例而折衷之以定諸本之異同故無妄改之弊如樛木序注今之次序進御正義序作敘此因古今字易而說之例也山井鼎考文古本乃用正義以改注又如桃夭序國無鰥民也正義作國無鰥民焉此由自為文之例也考文古本乃採正義改也為焉若此之類切由不悉正義之例而誤也是篇於皆發凡起例詳為辨正其有俾於經學固不僅文字之校勘已也惟當時北宋寫本毛詩鄭箋及宋刻單疏本毛詩正義猶未傳於中土乃不克據之以補唐石經相台本及十行注疏本之缺失使成完璧為可惜耳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詩學識要五卷 道光元年辛巳刊本

清楊登訓撰登訓字鑒泉春陵人嘉道間司鐸麻陽性耽唫詠有詩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道光元年許邦光序及登訓自序如其書蓋登訓司鐸麻陽時之所作據其自序云忠孝大義根於性而發於情興觀群怨之理展卷躍如子輿氏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學者尚可舍此以說詩哉是其說詩旨趣畧可概見矣其書都凡五卷釐為九類首論風雅頌各篇大義次釋獸次釋蟲次釋魚次釋草次釋蔬次釋穀次釋木大旨因循朱子集傳及欽定詩經傳說類纂其論風雅頌各篇大義皆不載經文僅就各篇篇題畧舉數語以發明其義蘊更連綴其義彙次成篇撮其所論類皆折衷集傳而括取其意雖多因襲前人緒論罕有新意然疏解簡明如桃夭宜家兔罝多賢賦草蟲而念役詠采蘋以奉先殷靁念夫摽梅待嫁若此之類皆切近不支深得詩人之本旨較之連篇累牘爭競異同者固有裨於初學至其詮釋草木鳥獸則比類箋注大抵每條首錄集傳之說以姚紫陽為主而徵引發明間亦參以爾雅及陸璣草木蟲魚疏等惟考証既多疏陋詮釋亦不能盡本詩義故往往不精不詳又或駢拇枝指漫衍於經義之外如鷄本家畜而繁文旁衍

牛馬常物而異種橫增是則尤為可已而不已者矣

多識考六卷 嘉慶十五年庚午刊本

清何震撰。震，上虞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嘉慶十五年何氏自序，知其為乾嘉時人。是編之成，蓋在嘉慶十五年庚午。其書都凡六卷，以夫子有小子何莫學夫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之語，因以多識錄名其書。據其自序云：震少誦詩，長遨遊四方，耳聞目見與詩符合，今讀禮家居，偶檢毛詩，手輯名類，間証他書。鳥獸草木之外，有昆蟲鱗介，亦附於後。又云：使徒佔嗶而不加詳考，焉能見其物而即能呼其名乎？是其作書之旨，惟在多識。故彙輯名物，釐為六類：一曰鳥部，二曰獸部，三曰草部，四曰木部，五曰昆蟲部，六曰鱗介部。按訓釋毛詩草木鳥獸蟲魚者，自吳陸璣以後，作者實繁。是編彙輯名類，而掇取諸家之說以為之解，然徵引既未及賅備，且雜採衆說，異同滋甚，又不加辨斷以定從違。如此而言多識，誠不如其果何由而能見其物即能呼其名耶？此外，釋雀則引春秋運斗樞瑤光星散為雀，釋烏則引廣博物志烏千歲而五色，釋馬則引春秋說題辭地精為馬，若此之類，又往往掇拾緯書及小說家言，於經義渺無所關，核之說經之古法，尤乖體例。總之，其書精核不足，既無資於博覽考証，疏陋無俾於多識，惟排比物類，體同類書，蓋村塾鈔胥之學，非解經之正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毛詩述正二十八卷原刊本

清張其焕撰、其焕字柏齡、長沙人、始末未詳、考其援引諸家之說、其時代最晚者、如乾隆欽定詩義折衷、焦循毛詩陸疏考証等、皆成於乾隆嘉慶之間、則其焕之時代當已在嘉慶之後矣、其書都凡二十有八卷、而以篇目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大旨在鎔鑄衆說、以歸於正、各篇皆首列詩序、次錄經文、然後於各章之下各列輯詁一門、以訓詁名物、輯詁之外、復分匯說徵辭折疑悟言備繹擴義存稽數門、大抵所謂匯說者、蓋採錄舊說以發明經義、徵辭者、蓋詮釋名物以推求詩人體物寫志之旨、折疑者、蓋質疑辨難以考証舊說之非、悟言者、蓋推敲文句以評衡詩人運調鍊字之法、至於備繹擴義存稽三門、則皆採摘前人緒論、以備參稽、非其書之所重矣、惟各章除輯詁之外、其他各門皆不盡備具、蓋視其詮釋之詳畧而任意標舉之、今考其書於訓詁則參稽古義、於詩旨則折衷於小序集傳之間、更附錄舊說、而衡量其得失、融會貫通、大體尚稱近正、且凡所援據、皆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詩旨、剪裁貫穿、如出一手、其有疑義、則別條出之、詳其體例、亦頗稱謹嚴、惟其間亦不免泛濫以炫博、往往失於別擇、如引程大昌因爾雅釋荇菜為接余、遂謂漢之婕妤取義於此之說、而以荇菜擬淑女之類、皆嫌其委曲生解、有傷穿鑿、他如擴義一門所採諸家之說、亦往往漫衍於經義之外、是皆愛博嗜奇之弊也、至於悟言一門、鉤剔字句、推敲語脉、則尤不脫時文之習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影北宋鈔本毛詩三卷　靈峯草堂叢書本

清陳矩校刊。矩字衡山，貴陽人。少躓場屋，而志不稍衰。光緒中從使日本，搜羅古籍，刻成靈峯草堂叢書若干卷，而以自著各書附焉。是編即靈峯草堂叢書之一種。蓋陳氏從使日本時獲之古寺中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歸國後，以經費務駐洋溪鎮，事頗簡暇，爰以阮本校之，影寫以付剞劂。其書為古鈔毛詩鄭箋殘本，僅存四卷，起自第四卷王風，迄於第六卷秦風。界長五寸七分，幅四寸二分，每半頁八行，行十八九字不等，細注雙行，字數同。第四卷末有文治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比校了大江公

朝十六字題識。考文治二年當中國宋淳熙十三年。審其字畫亦殊古雅，確為北宋鈔本無疑。據經籍訪古志謂山井鼎撰考文未見北宋寫詩春秋，唯以南宋附釋音本校之。又曰北宋本雖殘缺，亦最可珍貴。則此本蓋山井氏所不及見，陳氏以阮本校之，於經序傳箋所遺字句及異文均以圈點別之，大抵遺文加圈，異字加点。其字體有古俗兼用者，則不加改易，以存其真。蓋日本古寫本及隋唐金石文字類皆如是也。[illegible]異文遺字多至六百餘言，足補唐石經及相台本之缺失。且詳其分卷之法，亦多同古本。則其所據必為六朝古本無疑，足資經

學家校勘之助，洵可寶也。

司馬彪莊子注不分卷問經堂叢書本

晉司馬彪撰清孫馮翼輯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為睦所責故不得為嗣彪由是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群籍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為祕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續漢書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事蹟詳晉書本傳馮翼字鳳卿審陽人為孫星衍從子好古博涉嘗從星衍輯神農本草經三卷校商子五卷又嘗採獲亡佚諸子傳注手為編次為逸子書七種是編即其中之一種也按晉書司馬彪傳稱彪注莊子而不詳其卷數隋書經籍志言阮孝緒七錄本二十一卷至隋而闕僅存十六卷而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卷數乃復與七錄相符是不足於前而足於後雖未免可疑然隋唐人多徵引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尤夥此外司馬貞殷順徐堅歐陽詢李善諸所著述皆有所援據足証李唐之世其書尚全大抵彪注之佚當已在宋代太平御覽以修文殿書為粉本故雖引及之亦未可執以証其未佚也是編摭拾隋唐以來諸家所引彪注分別系之各篇之下以存其舊而於陸氏釋文獨不加採擇蓋以釋文既有專書明人所刻莊子又分篇矑列為學者所易見且其語不啻三倍於選注諸書不必為陸作鈔胥而重為編錄也惟於他書所引與釋文同者則仍將釋文附注於下以資參証總計所錄凡一百一十四則其同於陸氏者四十餘則為陸氏所遺者六十餘則搜採頗稱賅洽考晉書本傳列彪注莊子於官祕書時至其卒年則在惠帝末年彪固與向秀同為郭象先進劉慶義世說新語注言象注莊子多竊於向秀今考是編文選注彪人間世篇題注與人群者不得離人數語與郭注正復相同豈象之所竊寔不僅向氏耶又考王應麟謂彪注篇目即本班固漢志五十二篇之舊其說原於經典序錄所謂五十二篇者蓋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較諸象注卷帙簡而篇目多故其中字句往往異於郭本且有增益之文而莊子逸篇亦於焉可考惟困學紀聞載莊子逸篇至三十九事或專引正文而無註或祇稱原注而不題彪名是編於此但採其有彪名者七事附之編末其無注及不注人名者不錄別擇亦頗稱謹嚴至若選注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萬物而獨往數語李善凡四引之又復有彪注明文自屬莊子逸篇而稱淮南王莊子要畧考淮南要畧雖擬莊之作今其書具在既未見此語況彪又未注淮南是編亦並存逸篇之末而不廢淮南之名尤為有見又考左傳疏中引彪

注胥餘箕子名一語釋文亦稱馮夷為河伯彪注引清泠傳按胥餘之注本於尸子清泠傳隋唐兩志均不著錄則彪注稱引蓋極繁富惜逸簡零落無從窺其全豹耳

莊子注考逸不分卷問經堂叢書本

清孫馮翼輯馮翼字鳳卿澮陽人為孫星衍從子累官至郎中嘗從星衍輯神農本草經三卷校尚子五卷又嘗採獲亡佚諸子傳注手為編次成逸子書七種是編不分卷蓋掇拾隋唐以來諸家所引莊子逸注分篇臚列以存其舊稽其援引所及如陸德明經典釋文李善文選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司馬貞史記索隱廣韻玉篇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搜採頗稱該洽按自典午之世競尚清談故司馬彪崔譔李頤李軌徐邈及孟氏等咸於漆園之書或為傳注或為音釋雖世遠年湮逸簡零落幸唐陸

德明會萃衆家以成釋文於魏晉以來諸家傳注徵引頗多自陸氏以外司馬貞殷敬順李善諸所著作亦多有稱引而文選注所引尤多皆可補釋文之闕是編摭拾逸佚或足以校勘文句如內篇養生主第三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無字選注引舊注本作莫外篇馬蹄第九翹足而陸文選注引舊注本足作尾陸作踛之類或足資考証訓詁如內篇齊物論何居乎釋文引古注云居猶故也內篇大宗師第六箕子胥餘釋文引司馬彪注云胥餘箕子名見尸子之類或可以考鏡源流如內篇人間世第四文選注引司馬彪注解題云人間世篇言處人間之

宜居亂世之理與人群者不得離人與郭象注正復相近知象注不僅因襲向秀寔並襲彪書或彪注與秀義不謀而合若此之類皆賴是編以存六朝古注之概畧纂輯之功誠有足多惟陸氏釋文李氏文選注等書所引多有司馬彪注之明文馮翼既別有莊子司馬彪注之輯不容不知何以乃不加標注未免可議又其搜稽雖富亦不免間有疏畧如初學記引逍遥遊列子御風而行彪注云列子鄭人列禦寇也文選注引齊物論言未始有常彪注云常久也若此之類馮翼於莊子司馬彪注本既已採輯而此本乃闕而不錄亦未免為白璧之瑕焉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卷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刊本

不著纂輯者姓氏各卷之首惟題仁和惠棟箋德清俞樾纘義歸安姚學塽注編首有乾隆十四年惠氏箋序同治十一年俞氏纘義序道光三年姚氏注序及康熙癸亥于氏贅言序編末有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張義澍跋及光緒庚子李詳後序按李氏後序云太上感應篇有惠定宇之箋俞蔭甫之纘義姚鏡唐之注若援集解之例彙為一編俾學子有所省惕且於注書體例稍窺門徑庶不溥道家之言為短書矣吾友大興燕樵王君前客鹽城與言及此則欣然身任合并迻寫兼以于鐵樵之贅言附於其後名之曰集傳又李氏跋云戊戌之歲義澍官鹽城友人李君審言王君燕樵以欲刊感應篇集傳告義澍以為是風雨之雞鳴也遂裒倖金為助刊則其書之纂輯蓋創議於李詳字審言興化人燕樵名覲熙正定人其書都凡四卷而別附感應篇白文於編首不入卷次按太上感應篇一卷宋史藝文志已著錄之大旨言天道福善禍淫與道家玉鈐經易內戒諸書相近蓋亦宋以前古籍之幸存者是編取惠俞姚三家箋注分別系之各句之下更附以于氏贅言按惠俞二氏皆有清一代經師碩儒其所詮釋均確守漢儒注經家法訓詁名物舉有

運証徵引淵博文字雅馴如以書首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左氏傳閔子馬之言之類皆為確切不易之論鏡唐之注亦能推求義蘊切近不支至於于氏贅言則大抵自攄其所見於書中微言奧義亦多所引伸雖惠俞二氏於書中所言務牽合儒家之說以為之解不免附會學術源流之嫌然瑕不掩瑜要合四家之書互相參証則於天人感應之說幾乎備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黃庭經箋注不分卷光緒十七年辛卯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編首有光緒十七年辛卯牧齋主人自序編末有牧齋題識按其自序云道家以景林真人所授黃庭經為內景經謂黃庭經為外景經愚不揣固陋均為箋注以黃庭言簡而意賅首刊之以為養生者勸則其書蓋牧齋所著牧齋鄞郡人爵里姓氏均不可考惟據其自序在光緒辛卯知其為清德宗時人其書不分卷依經文逐句為之箋注而以色慾傷一篇附之編末考唐書藝文志載黃庭經一卷注云老子著惟經文皆七言韵語不類先秦文字牧齋自序辨之云查漢以前七言無長篇七言長篇自武帝柏梁始其為六朝時人偽託無疑也然黃庭經即說傳换鵝書內景經則楊羲和嵩有小楷以愚揣之內景經當由黃庭經推演而出其分內外者妄也兩經皆用古音與陳季立顧亭林毛詩古音脗合非唐以後道者所能為其於內外二經之時代及其相互之關係考訂頗稱精審至其箋釋經義大旨以臟腑服氣煉丹之事為主於經中譬喻如脾為中央土色故曰黃庭又名土釜之類詮釋殊詳其中尤足饜人意者則為考訂古音之確有根據凡經文所用之韵皆據陳氏古音考及顧氏音學五書一一注其音讀末附色慾傷一篇

則所以發明孫國鼐精之理以與經文相發明也總之其書考訂精審解釋詳明是其優点惟其所引証皆不標出處未免白璧之微瑕耳

莊子解十二卷 貴池先哲遺書本

清吳尚世撰尚世字六書又號韋玉少肆力於六經子史手自鈔覽至脕脕以左手作字名其居曰易老莊山房當路交重其博雅而剛介不阿於時食餼郡庠未貢而卒所著有易經注解禮記章句老子宗旨楚辭疏皆不傳惟此書獨行於世編首有章永祚及尚世自序三篇編末有湯萸邦跋及宣統戊午劉世珩跋按尚世自序第二篇作於康熙五十三年甲午第三篇作於雍正四年丙午則其書之成當在康雍間矣全書都凡十有二卷而以貴池縣志人物志文苑傳篇目大意及莊子本傳列之篇首不入卷次其於莊書內七篇定為三卷外十五篇定為六卷雜十一篇則依東坡所論刪去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而合列禦寇於寓言定為六篇三卷大旨病前人解莊評莊或但就其可解者解之其不可解者則以不解解之或都無甚語止濃圈密点以為贊歎段落句讀一切混過因就平日誦習所得重為箋疏或訓詁句讀或詮品文字意在合道於文使全書理明氣貫文從字順有脈絡可推尋有意味可咀嚼其於齊物論以下疏解尤詳者蓋以向之解此俱未免不得其解故也今詳其書考訂篇目疏解文義雖時多平易切實之論惟喜以儒

說附會莊書往往牽合宋儒性理不免徵失莊生之本旨品評文字亦有類諸子奇賞等書不脫明人習氣至於每篇之末各附短論雖曰以意融貫得其會通然博而寡要體同後儒釋經醉義則尤難逃蛇足之譏焉

求雨止雨法不分卷同治九年庚午刊本

明吳廷舉撰清鄭慶崧校刊廷舉字獻臣梧州人成化進士除順德知縣毀淫祠二百五十所正德中歷廣東副使發中官潘忠二十罪忠亦訐廷舉他事逮繫詔獄劉瑾矯詔枷之戍雁門旋赦免以討賊功擢副都御史宸濠逆有端疏陳江西軍政六事為預防計嘉靖初以右都御史致仕卒謚清惠慶崧字友亭桂林人咸同間歷宰關中同治七年戊辰解組是編前有嘉靖四年乙酉廷舉自序末有同治庚午方鼎錄後序及同治八年己巳慶崧後序知其書蓋廷舉晚年所作清咸同間慶崧作宰關中偶遇旱年遵以求雨輒多奇驗及解組後見有因旱求雨不知其法而卒無應驗者因取廷舉原本重加校訂以付剞劂其書不分卷首為春秋繁露求雨節解次為春秋繁露止雨節解而以白玉蟾木郎求雨咒附之其後按求雨之法其來已久書有桑林之禱老莊有土龍芻狗之祀降及漢魏六朝其術尤繁是編大抵節錄春秋繁露所載求雨止雨各法而為之疏解辨方辨色卜日卜牲舉凡豆登酒醴之祀祝史修敬之詞以及暴巫聚蛇設壇念咒之法閭巷靡遺皆一一為之疏解稽其所述類皆原本陰陽五行之術因循方士黃冠之說蓋道家相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方術也。

胎息經疏不分卷 續說郛本

明王文祿撰。文祿字世廉，海鹽人，嘉靖舉人，所著有廉矩、文脈、醫先、葬度等書，行於世。是編清姚安陶珽收入說郛續編中，其書不分卷，大抵循文為解，意在闡發老子谷神不死之說，及道家存神養氣之理。按胎息經一書，道家相傳以為內修之要典，而託之高上玉皇天尊。其說蓋本於老子谷神不死綿綿若存之說，謂胎息者，行炁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所謂結聖胎者，寔於此致功焉。詳其所論，與抱朴子釋滯篇之言相近，與後世言胎息而兼及容成之術者，絕然殊塗，猶不失道家之正傳。且文字簡潔，語多精到，似非唐以下道流所能為。且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胎息類著錄元若胎息經一卷，疑當即是經，則其書亦未必非隋唐以來相傳之舊籍矣。至於王氏是編，疏解經義，頗能推求義蘊，宣通疑滯，雖循文為解，不甚訓詁文句，然要言不煩，直指玄妙，固不似其他道流之連篇累牘，覼縷不休也。且其論胎息之理，謂神氣一也，從虛無中來，渾闢而無減增，故曰谷神不死，能無視無聽，不識不知，即固守以養。又云胎中嬰兒神住氣住，能專氣抱神，如嬰兒然，即固守虛無以養神氣。若此之類，皆不失黃老之本旨，雖其說多因襲前人緒論，

非出創見、然稽其所論、要皆篤寔近理、固較後世道流以容成之術、附會胎息之理者、其善多矣。

長春道教源流八卷 光緒五年己卯刊本

清陳教友撰。教友字友珊、中年感異兆、學道於羅浮酥醪觀中、自號羅浮酥醪洞主。是編前有光緒己卯教友自序、末有羅浮酥醪觀十八傳弟子張永閣跋。據教友自序云、余學道於羅浮酥醪觀中、觀為全真之龍門派、源出於邱長春。暇因考史册、并取道藏諸書核之、溯其源流、輯為是編。則其書蓋教友學道羅浮酥醪觀時所作。全書都凡八卷、釐為十篇、首全真教總論、次王重陽事蹟彙紀上下、次邱長春事蹟彙紀上下、次邱長春弟子紀畧上下、次邱長春再傳以下弟子紀畧、次邱長春後全真法嗣紀畧、次辨證、次雜鈔。又於各篇之下、間或別分子目。大旨在彙輯前人載籍、以考核全真一派之源流。按全真一教、蓋道教之所謂北宗。其源出於重陽、而盛於長春。其說先性而後命、與儒家存誠之旨、隱相昭合。主孝弟明人倫、而無煉養服食符籙禳襘末流之弊。長春真人當元之興、萬里應召、發揮道力、使荒徼絕惑、咸為感動。數傳以後、自北而南、其教累世而不絕。是編掇拾全真一派諸真傳紀、碑刻文字、以及詩文題詠、分別排比彙次、成編闡明教義、考溯源流、於重陽以下諸真體道應世之蹟、紀載尤詳。其流俗所傳、有虛妄不寔者、或紀載年月有差訛、不

詳者悉於其下別加案語以為考訂若此之類較之其他道家
傳記之因迹託虛寄空為寔者其善多矣

周易參同契解箋三卷 萬曆四十年壬子刊本

明張文龍解朱長春箋文龍字小乾潼關人少嗜奇書負壓表之氣恥獨以博士業稱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舉於鄉四十五年丙寅以地方曾審事久羈成都讀陳致虛參同契注而病其於真一大道時有抵牾因別為之解長春字大復自號符子烏程人萬曆進士官至刑部主事晚年閉關山中凡十有五載天下傳為有道所著有管子榷行於世是編合文龍之解及長春之箋而為一書編首有長春契解序文龍契解自序文龍子惟任契解序及長春參同契解箋自序編末有長春契解跋後跋契箋後序張維樞契解後跋及楊慎古文參同契序按任契解序云是編也先大人所為參同契解近大復先生加箋焉者也睢之役行部吳越間聞大復先生閉關山中十五年天下傳有道因奉此解印證乞一言敘先生既為文又杼所自得標為箋并發以行又長春解箋自序亦云符道人既受命覺菴張公為其先君子小乾先生敘所著周易參同契解已報命尋奉書稍訂次聞訢然會於中因從容詳攄十五年中山中特室所悟補衍注所未備繁簡參差隨手箋錄因命曰契解箋倣於康成附毛詩傳之例志因也則其書蓋長春因文龍之解附臆以補其

所未備箋注而并行之者也其書都凡上中下三卷釐為三十有四章各章皆首列契文然後以解箋附之其下按參同契一書後世道家推為丹經之祖然古本散亂經注混淆文龍之解蓋據陳致虚注本分章意在迂曲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並於解中摘錄陳注之近是者以備考訂大旨在黜彼左道湛陰曲博之塗掃其方士靈籙幻迂之言而歸本於易理至於長春之箋則体例一仍張書而補釘其所未備推求義蘊宣通疑滯蓋契解中之近正者也

方壺外史書八卷 明陸西星撰 明隆萬間刊本

明陸西星撰西星字長庚自號潛虛子又號方壺外史淮海人精研至道潛心著述所撰甚富有南華經副墨八卷尤為當時所推重焦竑作莊子翼多引其說是編前有崑丘外史趙宋序趙子昂藏書跋及方壺外史首題玄律按趙宋序云頃者吾友潛虛陸君博極羣書尚友千古於是摘取諸家之書各為測疏旁通曲暢一旨同歸麗澤之餘頗聞法要爰請陸君謂宜梓傳以惠同志君著述甚富予所取者書十種總若干卷則其書寔西星友人趙宋之所纂輯取西星所撰道經測疏及其自著之

書凡十有四種合成一編釐為八卷卷為一集其目曰無上玉皇心印妙經測疏黃帝陰符經測疏各一卷為乾集老子道德經玄覽上下二卷為坤集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測疏二篇為離集周易參同契口義三篇為坎集張紫陽悟真篇小序一卷為屯集崔公入藥鏡測疏呂真人百字碑測疏各一卷為蒙集張紫陽金丹四百字測疏龍眉子金丹印證測疏丘真人青天歌測疏各一卷為既集玄膚論金丹就正三篇金丹大旨八圖七破論各一卷為未集前七集皆西星摘取諸家之書而各為之測疏者至於未集所收三種則皆西星所自著也今考其書所取

類皆宣洩造化之理根極性命之源為道家不可不讀之書搜羅別擇頗稱精洽蓋老子之道德以及心印陰符兩經均為窮理盡性至命之書語高旨深殊難索解至伯陽之參同契紫陽之悟真篇繼相祖述而後黄老陰符之旨乃得煥然頓悟崔呂諸真更加引伸其道益明西里摘取其書而為之疏解大旨以易參玄以玄准易所謂乾坤離坎咸恒既未一切古仙丹法莫不旁通曲証使諸家之説殊塗而同歸更附其自著之書以闡明諸家奥旨凡諸火候消息藥材銖兩莫不准則陰陽符合卦氣蓋道家言之最有系統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化書新聲一卷 道藏輯要本

明王一清撰、一清字幽雲、自號体物子、里貫未詳、考逍野子姚孟昱序、一清所撰道德經釋辭云、体物子少習博士業弗售、繼有悟于清虛、不欲人間事汨其心、迺遁跡太和之巖、又一清所撰道德經旨意總論中、亦自称蚤歲知學、長討玄章、雖則心存至道、意未釋然、自知幻緣累縛、情見難忘、於是戴黄冠、披鶴氅、東遊兩浙、遍歷三吳、忽憶母老、遂幡然歸、未幾慈幃見背、子亦長成、更歷三四寒暑、始壯歲割恩辭俗決志、則一清蓋由儒入道者、是編前有一清自序、謂萬曆壬辰自京師奏皇太后、請武當山瓊台中觀道藏經、回止三公岩、大眾推管住持充都管、隆冬稍暇、翻玩化書、爲之注、曰化書新聲、則一清蓋隆萬間道流、其書之成、當已在萬曆二十年壬辰矣、全書都爲一卷、釐爲六篇、一曰道化、二曰術化、三曰德化、四曰仁化、五曰食化、六曰儉化、又於各篇之下、別分子目、逐章爲解、大旨在推闡無爲之理、以達大化之源、按化書舊本題齊邱子、称南唐宋齊邱撰、然考宋碧虛子陳景元跋、称譚景升在終南山著化書、授之齊邱、邱遂奪爲己有、則原書實景升所作、是編卷首題紫霄真人譚景升著者是也、惟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諸家著録、並作六卷、卷

爲一篇此本僅作一卷而篇目與晁志同疑當爲青賀龍驤編道藏輯要時所並今各篇仍自爲起迄是其證也其書訓詁字句疏解章義大抵皆切近不支淺顯明析而不離黃老道德之本旨其論全書指要謂道者虛靜之宗天地萬物之本也術者變化玄技大道之用也道不自見故必著而爲德德者道之容也德不自有故必濟之以仁仁者德之上也仁無和也故能均民之食食者民之天也食必節用故必守之以儉儉者無所不有無所不化也合而論之則無非窮神知化体物知身其說尤深切著明深得化書之奧義世之讀化書者寔可資爲參考焉

影宋紹熙本穀梁傳十二卷 遵義黎氏校刊古逸叢書本

晉范甯集解按晉書范甯傳云甯字武子南陽順陽人少篤學多所通覽孝武帝時始爲餘杭令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徵拜中書侍郎出補豫章太守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是編前有范氏自序畧云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廻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商畧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

弔大山其頹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又晉書范汪傳亦云汪爲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桓溫北伐以失期免爲庶人屏居吳郡從容講肄子甯最知名是其書蓋甯父汪北伐失利屏居吳郡時之所草創而甯帥諸子弟卒成之也今書中曰邵曰泰曰雍曰凱皆其子弟其稱先君者則甯父汪也又考史稱汪以晉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十月免爲庶人辛酉於十二次爲大梁其卒年約在簡文之世據此以推則甯之撰次集解

當在豫章免郡屏居丹陽之時自序稱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從弟謂邵二子謂雍凱也晉書本傳止載子泰一人楊士勛穀梁疏稱甯長子泰字伯倫中子雍字仲倫少子凱字季倫蓋出於臧榮緒晉書父子祖孫同釋經傳可謂盛矣按南齊書陸澄傳云永明元年澄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穈氏穀梁澄謂尚書令王儉曰晉泰元舊有穈氏注遠顏延之為祭酒益以范甯又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云穀梁家范甯集注十二卷隋唐兩志亦著錄甯所撰春秋穀梁傳集解十二卷是顏延之立穀梁博士已用范氏集解為世所重迄於兩宋傳習漸希除注疏刊本外行世絶尟此本為宋紹熙間余仁仲萬卷堂刻本范書之不絶如綫寔賴於此誠希世之瓌寶也其書都凡十二卷每公為一卷與諸家著錄皆同每半頁十一行行十八九字注雙行二十七字每章附音義每卷末有經傳注及音義字數又記仁仲比校訖余仁仲刊於家塾十二卷末記國學進士余仁仲校正國學進士劉子庚陳幾張甫同校奉議郎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應行參校癸丑仲秋重校訖卷首有范氏自序卷末附何休公羊傳序公羊序末有紹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跋又范氏自序末及十二卷卷尾各有余氏萬卷堂藏書記長

方印范氏自序前第七卷卷端及公羊序末各有金澤文庫長方印原本舊為日本學士柴邦彥所藏文政間狩野谷望之與松碕慊堂謀就阿波國學影摹之纖豪畢肖宛然宋槧後歸向山黃村光緒間宜都楊守敬從使日本從黃村求得之從臾星使遵義黎庶昌刻入古逸叢書行款悉依原本橅刻甚精按漢魏以來釋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固穈信孔衍江熙等十家范氏皆以為膚淺因帥其子弟商略名例博採諸儒異同之說以成其父汪之志今考其書於先儒董仲舒京房劉向許慎何休杜預皆舉其名惟鄭康成稱君而不名蓋范氏世習鄭學故也又徐邈江熙徐乾鄭嗣皆與甯同時而其書今多不傳幸賴范注得存其一二其書折衷眾說頗稱矜慎至其持論亦往往密於何休之注公羊至於此本經文集注校之注疏本異同甚多而往往優於注疏本至於兩宋以來所傳經注本不必與釋文合而合刊注疏者往往改釋文以就之此本後有仁仲自記不以釋文改定本亦不以定本改釋文兩存之以俟知者則猶有漢唐經師家法而足資校勘焉

余仁仲萬卷堂穀梁傳考異不分卷 遵義黎氏景刻紹熙本穀梁傳附刊本

清楊守敬撰守敬字惺吾晚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邃於輿地校勘之學光緒間從使日本訪求遺書所著有日本訪書志叢書舉要觀海堂彙刻歷代輿地圖等書行於世是編附刻於遵義黎氏影刊宋紹熙本穀梁傳後編首有光緒癸未守敬自序知其書寔成於光緒九年癸未按晉南陽范甯穀梁傳集解自宋以來除注疏本外傳習甚希雖宋紹熙間有余仁仲萬卷堂刻本亦不多覯康熙間長洲何煌得其殘本缺宣公以前已稱希世之珍光緒間守敬訪書日本聞彼邦有范氏集解完本

為學士柴邦彥所藏文政間狩谷望之與松崎慊堂曾使人就阿波國學影摹之纖毫畢肖究然宋槧今猶藏向山黃村家守敬因展轉從黃村求得之其書首尾完具無一字損失以長州何氏校本照之有應有不應蓋何氏所見為其初印本此本則仁仲覆校重訂者是以書中於何氏所稱脫誤之處皆挖補擠入較何氏所見其善多矣時星使遵義黎庶昌方議刊古逸叢書守敬因慫恿重縮刻入古逸叢書中殺青既就深感於注疏本脫誤之多也因以唐石經證經傳以唐宋人說春秋三傳者佐之以宋監本注疏證集解以陸氏釋文佐之撰為考異附之

集解卷末其書不分卷但有異同則分別條錄之並詳加考証以定其從違今核其書考訂異同頗稱精審多足正注疏本之譌脫而補阮氏校勘記之所不及如桓公經三年與石經合注疏本三誤為二七年集解不言朝各本朝皆誤為言莊公三十二年集解辭之各本辭誤為不近人又妄增遇字以足之閔公元年集解言桓容各本桓誤為相襄公二十九年經九月與左氏公羊合各本誤作七月若此之類讀注疏者寔可資為參考焉又其於此本之譌誤如莊公元年集解二十九年與各本同誤三年經解郊牛郊上脫猶字之類亦多所是正其有功於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勘誠非淺鮮也

春秋穀梁傳例一卷 漢魏遺書鈔本

晉范甯撰清王謨輯按晉書范甯傳云甯字武子南陽順陽人少篤學多所通覽孝武帝時始為餘杭令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徵拜中書侍郎出補豫章太守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經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又考陸氏經典釋文叙錄及隋唐兩志均著錄甯所著春秋穀梁傳集解十二卷又隋書經籍志別載甯所撰春秋穀梁傳例一卷按范氏穀梁傳集解自序云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唐楊士勛疏云商略名例者即范氏別為略例百餘條是也據此則隋唐之世其書猶存惟兩唐志已不見著錄則其散佚已久惟楊氏疏中間有徵引四庫全書總目穀梁傳注疏提要云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稱甯別有略例百餘條此本不載然注中時有傳例曰字或士勛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歟則其書蓋因楊氏割裂其文散入注疏而亡矣是編為清王謨所輯錄楊氏疏中所引略例別例共二十有四條釐為一卷搜採頗稱該洽詳其大旨皆研究書法商略義例以折衷諸儒之異同惟范氏傳例多見集解王氏自序乃謂其無容贅錄缺而不載是則未免功虧一簣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穀梁傳注疏校勘記十二卷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刊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本

清阮元撰。元有三家詩補遺三卷，已著錄。是編前有阮氏自序云：范注援漢魏晉各家之說甚詳，唐楊士勛疏分肌擘理，為穀梁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但晉豕魯魚，紛綸錯出，學者患焉。元舊校錄，今更屬元和生員李銳合唐石經、元版注疏本及閩本、監本、毛本，以校宋十行本之譌，元復定其是非，成穀梁注疏校勘記十二卷。則其書之成，元和李銳實與其役。按銳字尚之，一字四香，元和生員，穎敏博洽，尤精算學。嘉慶中阮氏撫浙，延至西湖校禮記正義，元輯疇人傳，銳之力為多。其助元校勘是書，殆亦在校書西湖之時歟。其書都凡十有二卷，而以引據各本目錄列之編首，不入卷次。今注疏本多以是編分附各卷之後，而并為四卷，蓋所以從注疏本卷數也。今據阮氏自序及編首引據各本目錄考之，知其書援引所及，凡單經本、經注本、單疏本各一種，注疏本五種，搜採頗稱詳備。至其校勘字句，則以宋十行本為主，摭取各本異文遺字注之其下，而參以諸家之說，以存論斷，或詳其異同，或定其從違，校其所校，大抵皆引據博洽，考證精確，惟其間千慮一失，亦所不免。如范甯穀梁序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楊疏近十家者，魏晉以來注穀梁者有伊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瑤、胡訥之等。阮氏校云：劉瑤，隋唐志並作劉兆。今考隋唐兩志既無劉瑤，亦無劉兆，僅有春秋公羊穀梁傳十二卷，晉博士劉兆撰。嘉善盧文弨謂劉瑤即劉兆。今考之楊疏亦多引劉兆之說，則文弨之言不誤，而阮校失之矣。又當時敦皇老子本集解及紹熙余仁仲重訂本未出，其間脫誤多苦無徵不信，是則猶有待於學者之補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穀梁傳注一卷漢魏遺書鈔本

魏麋信撰清王謨輯佚信事蹟不見於史傳麋唐楊士勛穀梁疏作麋孔穎達禮記正義作糜太平御覽引穀梁注作庾並誤考信蓋麋竺麋芳同族皆為東海人則字當以作麋為是麋糜皆因形似而誤其作庾者則因音近而誤也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錄云麋信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注穀梁十二卷陸氏一代宏儒其說當有所本又隋唐兩志亦著錄信所注穀梁傳十二卷又有春秋說要十卷唐志作左氏傳說要卷數同冊府元龜作春秋要一卷一當為十之譌隋志又有麋信理何氏漢議二卷魏人撰唐志作春秋漢議十卷麋信注鄭氏駮釋文有穀梁音亦稱信撰據此則信固邃於春秋三傳之學者惟是編諸家著錄皆不舉其書名考法京所藏敦煌寫本有春秋穀梁傳解釋殘本一卷僖公十四年冬蔡侯肸卒楊疏引麋信曰蔡侯肸父哀侯為楚所執肸不附中國而常事父讎故惡之而不書日也云云其注正在此卷中是麋注寔名解釋矣又考南齊書陸澄傳云永明元年澄領國子博士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澄謂尚書令王儉曰晉泰元舊有麋信注逮顏延之為祭酒益以范甯恐不足兩立儉答曰穀梁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是晉泰元間立穀梁博士已用麋注至齊猶仍其舊唐楊士勛為穀梁作疏於范注之略者亦多引麋信之說以補之又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於麋書亦略有徵引則北宋初年其書猶存然晁陳諸家書目均不及載豈天水初葉祕府僅存民間久已散佚歟是編為清王謨輯本蓋從楊氏穀梁傳疏鈔出二十有二條從陸氏經典釋文鈔出七條從史記鈔出一條都凡三十條合為一卷以校馬國翰玉函山房輯本各有詳畧惟二人皆不及見敦煌寫本之發見不能取以參校合成完璧為可惜耳

讀左隨筆不分卷 民國六年丁巳鉛印無暇逸齋叢書本

清王元穉撰。元穉字少樵，自號無暇逸齋主人，不詳其里貫。光宣間主講順天高等學堂，潛心經史，所著有無暇逸齋叢書十餘種，是編其第十一種也。編首有光緒戊申及民國丁巳元穉自序，知其書蓋成於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之前。又據其丁巳自序云：是為承乏順天學堂教員之作，原名講義，今改隨筆，以勿為監督所喜，而僅止於僖公，左氏下半冊詳吳越，尤需彙集他書參考，弗克卒業，重可惜也。元穉濫竽順天足五年，講左傳全文凡三過，則其書蓋元穉課士之作，初名左傳講義，以不為學監所喜，故未能卒業。是編不分卷，編首附友人吳增祺、嚴復與元穉書。據嚴復書云：承不棄鄙陋，示以左傳講義二卷。是其書本作二卷，至改名隨筆時，始合為一編，不復分卷。其書不載經傳本文，亦不盡釋全經，但有所見，則分別條論之。按元穉戊申自序云：余讀左傳，綜其前後，參考注疏並及各家，有所見即有所疑，輒筆錄之。謹案欽定學堂章程中學堂講左傳宜解說其大事與今日世界情形相同者，故於此附史事之餘，間參時務。是其作書大旨，略可概見。今考其書詮釋經義，大抵皆以左氏為主，而參以公穀及唐宋以來諸家之說，間以自抒己見。如論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之不足信，云：愚謂魯字即從古文作衣，手文亦無似此。及論隱公立而奉之，立當指隱公，奉當指桓公，奉為奉養之類。雖不無獨得之見，然每喜以經義比附史事，附會時務，如謂曲沃伐翼，寔茂王章王反助之，卒滅翼，及命為晉侯，此與後三家分晉一轍，唐之藩鎮擁立寔類此。又如論鄭人來渝平云：天下轉局，未有不始於戰爭者，如普法之戰而歐洲之局一轉，日俄之戰而亞洲之局又轉，皆視戰爭為轉移也。若斯之類，則雖曰遵守公令，亦未免有乖說經之體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左傳釋地三卷 道光六年丙戌刊本

清范士齡撰。士齡原名人炳，字酉軒，寶應人。是編前有道光六年丙戌士齡自序，謂少讀左氏傳，於列邦地域茫然不識所在。後館太原唐梅村署中，蒇閣積軍書，足供涉獵，所遇又多幽營冀荊之士，如漢陽張先登、黔西李華封，皆足跡遍天下，縱談輿圖，考核畧遍。近復館遵義杜蘊堂公館，考核視往年較晰，衆向坊友假地里書鈔閱，懷鉛握槧，有會必書，數十年盲於心者，一旦南針指我，矢縷東肇，而書曰左傳釋地。是其作書淵源，畧可概見。全書都凡三卷，體例畧倣爾雅釋地、春秋釋地、四書釋地之舊，故以左傳釋地名焉。其書首列與國某地係古某國，某國係今某地，某地與今某地接壤，皆一一標舉，其他山川古蹟，間亦附之於末，俾讀其書者披圖而識列國之廣輪，然後依左傳篇次，列舉其國名地名而詳為之釋。第一卷為隱公至僖公，第二卷為文公至襄公，第三卷為昭公至哀公。稽其所釋左傳地域約及千條，搜採尚稱詳賅，詮釋亦大體無譌。雖其間疏漏之處亦往往而有，如癸鄭地，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西北；曲池魯地，在山東曲阜縣東北四十里；武父鄭地，在直隸大名府東明縣西南，與河南開封府蘭陽縣接壤；龍魯邑，在泰山三博縣西南；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蒲衛地，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西南。若此之類，皆見於傳，是編乃闕而不載。又如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隨晋地也，並見於杜注，是編亦缺而不釋。是耳目之前亦多遺漏，不得不以責賢者。惟大醇小疵，識者不免，則其書於治左氏傳者，亦未嘗無補焉。

左腴三卷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刊本

清潘希淦撰。希淦字懷鄉，會稽人，著有天文纂要、疆域總畧六書辨譌、前明越獻及是編行於世。是編編首有道光戊申杜煦序，編末有道光戊申其子尚楫跋。據尚楫跋云：乾隆辛丑羅家難，卷帙俱遭籍沒，此書幸為友人借觀，完璧以歸，則其書實成於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之前，至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其子尚楫始以之梓行焉。其書都凡三卷，取春秋左氏傳事類分別排比釐為十有四門：曰歷年考，曰五等錄，曰委質編，曰人英紀，曰彤史貽芬，曰廣輪輯要，曰金湯篇，曰鼓盤司，曰師貞分述，曰邦畯綜異，曰陰禮覈變，曰國是統，曰馴冰廣鑑，曰襲錦。各門皆前列小序，然後分類引端，條舉事要。大抵前十三類為希淦之所輯，至於襲錦一類則多摭拾錢塘馮李驊左繡之說，非出自撰。其名曰左腴者，則取班史陸海足珍說文腹肥為腴之訓也。今考其書體例，蓋本於昌黎紀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玄，及東坡讀一書當作數過讀，讀一次當作一意求之說，意在排比事類，綜覈名實，然割裂叢碎，已嫌其彌難尋檢，而分類立名，又喜標新立異，如紀春秋嫁娶之事則曰陰禮覈變，自序謂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化本房中，皆陰教也，作陰禮覈變紀春秋亂政則曰馴冰廣鑑，自序謂取易經履霜堅冰之意。若此之類，命名已陋，更何論其內容。總之其書體例龐雜，有同類書，蓋抄胥之學，實不足以言經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大義不分卷同治四年乙丑刊本

清魏鳳林撰鳳林慈谿人始末未詳所著有論語微言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同治四年乙丑鳳林自序知鳳林蓋咸同間人其書不分卷凡為六十有二條首論春秋全旨然後據經文以發明春秋大義據其自序云自來尊天子為古今一統大宗者莫過於春秋論語兩書顧春秋之義微而顯論語之言顯而微若非屬辭比事案其褒貶互見詳辨兼行不能由顯入微從微達顯故先儒講明理學於太極先天兩圖發明一本萬殊之理無微不入大義微言炳若日星一本萬殊之理即一人首出庶姓繁衍之義余嘗讀春秋論語於褒貶互見詳辨兼行之處略見大義微言摘錄春秋大義六十二條論語微言六十三條是其書蓋與其所撰論語微言相輔而行意旨在闡明古今一統宗法是編大旨惟以尊王為主舉凡六十二條所論如隱公二年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一條云宋穆公舍子馮而立其姪與夷蹈宣公惡轍亂父子常經弑逆相尋多起於讓非所讓也又如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條云嫡庶長幼有定分衛人以晉為賢而立之不正也故晉削其公子而大夫稱人五年秋九月初獻六羽條云書初獻明前此用八佾之僭也若斯之類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一是皆歸之於尊王之義持論尚稱平允惟其詮釋經旨大抵折衷於三家如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則從左氏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則從公穀多不守專門家法又往往議論多而考証少甚且附會經義以就己説如開篇即謂春夏秋冬天之四時歷萬古而節無差忒必書春於王之上所以尊天也明天子當上承天命敬授人時禮樂征伐王之大政大一統而權無旁落書王於正月之上所以尊王也之類皆不免懸揣臆斷之識焉

春秋歸義撮要十二卷　道光八年戊子重刊本

明賀仲軾撰、清范驤删訂。仲軾字景瞻，衛輝之獲嘉人。少而近癡，嗜讀書，無他好。十八歲，里選。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二十四歲舉於鄉。三十八年庚戌成進士，甫釋褐，具疏批鱗，忠直之氣中外欽仰。並仕陝西醴泉令，累官至武德兵備。甲申之變，投繯自經，妻妾四人皆從死。所著有春秋歸義三十二卷、總序雜說一卷、便考十卷及兩宮鼎建記等書，行於世。范驤字文白，號默庵，海寧人。諸生。工書，所著有默庵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順治戊戌張縉彥、范印心二人序，及崇禎十六年癸未仲軾自序。原序作十有五年，歲在癸未。按十五年為壬午，疑五當為六之誤。按其書之作，據賀氏自序云，始於萬曆戊午，成於崇禎甲戌，蓋自萬曆四十六年至崇禎七年，凡十有七年始克竣事。又據范印心序云，是書凡一再剞劂，初則華亭陳徵君序行之，繼則丹陽湯平子校刻，先生復手自改定，予家藏其副。今年備兵武林，與方伯張大隱先生謀所以不朽是書者。家文白請而愛慕其人，病其序事過長，為撮其指要，則是編蓋清順治十五年戊戌，海寧范驤病賀氏原書之繁瑣，因撮其精要，存十有二卷，而以燕南孫奇逢所撰珣義景瞻賀公傳附之卷首，不入卷次，故以春秋歸義撮要為名焉。按孫奇逢珣義景瞻賀公傳稱仲軾作春秋歸義，務求合宣聖筆削之意，翻駁古今成案，獨伸胸臆之所欲言。今考其書，蓋取公穀左氏胡傳參會之，而酌以己意。大抵力破諸家屈經從例之弊，謂諸儒說經執之太嚴，求之太深，遂使義例曲生，某字某例，某例某用，穿鑿支離，附會膠固，若法吏之深文巧詆，及其例之不可概施，則又為正變之說，極而至於正變之所不能通，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詞，其弊遂至曲經從例，使正經之義為之猥碎，直同斷爛朝報，不知春秋原本無例，例者國史命名之常，紀事之體，聖人不過竊取其義，神而明之，故其書取旨惟以尊王為主，舉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事，皆歸於斯義。書中首辨夏時冠周月之疏謬，次正創例說經之乖舛，他如諸家所謂聖人竊南面之權，進退天子諸侯大夫，以天子之權予魯，及素王素臣，以天自處諸謬說，悉矯其非而辨其惑。凡其持論，頗稱精當，雖其間亦多陳陳相因之論，或懸揣臆斷之說，於春秋本旨未能盡愜，然春駁正舊說，時有特見，其長固不可沒也。

春秋增註八卷 民國十二年癸亥刊本

清湯斌撰、斌字孔伯、一字荊峴、號潛庵、睢州人、順治進士、入翰林、累擢江寧巡撫、澄清吏治、江南北無一物不得其所、官至工部尚書、卒謚文正、性嗜學、竟日讀書、不妄交遊、其學源出孫奇逢、而能持新安荊溪之平、沈潛易理、究心聖賢之學、大旨主於刻勵寔行、講求日用、所著有洛學編、睢州志、湯子遺書及明史稿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民國十年睢縣縣知事馬維騄序、謂湯文正公手批春秋胡傳原本、藏於太康某家、嗣裔湯樹環、湯在朗、湯在璋、湯原昇、湯原蔭、湯善師等多方購回、請邑紳陳孝廉繼修編訂成書、又據編首陳繼修編訂凡例云、是編為潛庵湯子兩任觀察、終養後所手著原稿、據胡氏安國傳本、酌加評註、而所加不過十之三四、未及完備、則其書蓋湯氏晚年未盡之業、民國十年辛酉、其裔孫得原本於太康某氏家、始倩邑紳陳繼修重加編次、名之曰春秋增註、以付剞劂、書成、釐為八卷、而以春秋列國圖說、春秋一百二十四國爵姓、王朝列國興廢說、王朝列國世次、春秋提要列之編首、蓋所以從胡傳之舊、而補其未備也、又胡傳原本所附林堯叟音註、亦悉從其舊、至於湯氏評註、則附之胡傳之後、其胡傳原本有發明經義未盡允愜、或詞旨繁冗、而為湯氏鉤勒刪節者、則悉從湯氏定本、今考其書、大抵折衷三傳及胡安國傳、更旁採注疏、及諸家之說、而以己意斷其得失、其間攻駁胡傳、言多中理、頗能洗宋儒附會穿鑿之習、惟大旨仍不出名字日月褒貶之說、是猶未敢破除門户之見也、又往往好為議論、體例在經義史評之間、尤非說經之正軌、總之其書既為湯氏未成之稿、本無異義可言、其裔孫以其為先世遺書、掇拾而刊之、寔未足以為斌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日食集証十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強自力齋叢書稿本

清馮澂撰澂字涵初號清渠南通人廩貢生績學多才長於格致考證之學所著有強自力齋叢書二十有一種凡九十有二卷是編即其強自力齋叢書中未刻稿本現藏國立北京圖書館書凡十卷據黃含人捷算步至實朔依年條列以推求春秋日食並摭拾諸家之說以定其從違按春秋曆術昔人推步者夥矣其疏者如杜例顧表徒以經傳日月求之往往乖錯其精者如元郭守敬據大衍授時以詳其交分食限而正其差誤清儒閻百詩江慎修梅定九等亦並有論說惟立術多疏以之上考朔閏猶易為力若以證春秋日食則推算繁重每多不應至同光間西學東漸有識之士如長洲王韜等又有用今時憲術參酌古法以上推者詳其所論雖較舊說為密亦僅推至平朔食限而止靡有加矣是以歷代以來推證春秋日食有經誤傳誤之爭眾訟紛紜莫衷一是是編首採眾家之說以辨其得失自杜預下迄王韜無虞二十餘家皆一一定其從違徵引詳備考證精核更本黃含人捷算步至實朔依年著之於後大旨謂距交入食限有入平朔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實朔食限而食者故其推求日食以推至實朔交周為定凡其所論皆較前人為密雖其間推證或未能盡合然千載之後必欲求秒忽之無誤亦未見其能姑存之以備一說焉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列國世代便覽一卷 同治四年乙丑刊本

清孫湘撰。湘字楚泉，清苑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同治元年壬戌劉毓楠序云：春秋一書頭緒甚繁，列國世代紛紜，讀者每難記憶。吾友韻武同年經學淵博，詢其幼時讀經均屬奉自庭訓，因出其所藏春秋列國世代便覽一書，皆年伯楚泉公所手輯者，列國紀年歷歷可考，誠為讀春秋者所甚便也，爰慫恿付梓公諸同志。則其書定成於道咸間，至同治初年其子恩壽等始為之梓行。全書都為一卷，首列周之世代，次列周之同姓諸國，曰魯、曰鄭、曰晉、曰衛、曰蔡、曰曹、曰滕、曰吳，再次列周之異姓諸

國，曰齊、曰宋、曰陳、曰杞、曰薛、曰莒、曰邾、曰許、曰小邾、曰楚、曰秦、曰越，皆依次叙其君王世代，而以春秋時代為起止。按列國世代之繁莫甚於春秋，晉杜預既為左氏傳集解，復別撰世本作世族譜以詳其世代，惜其書久佚。清康熙間泰州陳厚耀撰春秋世族譜一卷，於列國世次臚列綦詳。是編體例略同陳書，惟彼書用旁行斜上之例以為譜，又兼及卿大夫世族；是編則分行直書，且但詳諸國世代而不及卿大夫世次。臚列世代，甄別源流，首詳同宗，次及異姓，列國紀年有條不紊，搜採排比頗稱該洽。雖其間於有世系可考者叙次較詳，其無可徵考如小邾

越等國叙述殊兼闕略，且於北燕、虞、虢諸小國皆闕而不錄，以視陳譜之搜羅詳備、考據精核，殊有遜色。然其書之作本在便讀春秋者之便於披覽，而不以考証列國世系為務，則劉毓楠序謂其手輯列邦世系井井有條，列國紀年歷歷可考，查閱既清，記憶亦易者，亦非虛譽也。

春秋傳質疑六卷 民國二十年辛未鉛印退菴叢書本

清齊周南撰按光緒台州府志文苑傳云齊周南字首風河洲天台人與弟召南五人共業書屋學行為諸弟率乾隆六年舉於鄉入都與周長發杭世駿張鵬翀胡天游輩倡酬甚相得三上春官不第選慈溪教諭弟子執經請業無虛晷卒年九十一著有春秋三傳質疑五卷綱目質疑四卷東野吟瑞竹堂稿是編前有姜炳璋序後有民國二十年辛未王文炳跋據王文炳跋云余以光緒癸卯需次吳門偶遊書肆得鄉先哲齊河洲先生所著春秋三傳質疑原稿一帙因校正付梓騰布於世亦藉以存前賢心血於不廢是齊氏原稿寔未付剞劂光緒二十九年辛未天台王文炳得之吳門書肆始為之刊行焉其書都凡六卷卷一至卷四皆依經文為解卷一為隱公桓公莊公卷二為閔公僖公文公卷三為宣公成公襄公卷四為昭公定公哀公卷五至卷六則通論全經卷五為總論卷六為地里異同辨世卿氏族考編中皆不載經文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而各加標題以便翻檢又考光緒台州府志齊氏本傳載齊氏所著春秋三傳質疑五卷豈卷六地里異同辨及世卿氏族考兩篇初本別行後始與是書合為一編歟其書大旨在折衷諸說直抒己見因傳以及經名曰質疑寔所以釋疑如以隱公十一年事為春秋托始之故而不必如文定始於平王之說也以晉獻嫁姬之年定重耳出亡之日則左氏十七年奔狄者不爽史記云暮年得國知其考據之疏也詳考烝嘗禘於廟而杜征南三年之喪猶奉祭祀者謬也諸如此類持論皆極平允不穿鑿不立異又間取二傳之精者以証左氏而不為二傳所惑說亦持平他如卷五論傳注之失亦時多獨得之見雖地里異同辨多從杜注世卿氏族考全襲馬氏圖譜然瑕不掩瑜其書終不可廢也

春秋質疑十二卷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刊本

明魏時應撰時應字去違豫章人考南昌縣志云魏時應字去違萬曆乙未進士歷官南京通政使是編前有萬曆庚子柯挺及萬曆己亥田居中二序知其書是成於萬曆二十七年己亥間全書都凡十有二卷分十二公每公為一卷核其大旨蓋專為場屋揣摹而作語多凡陋義亦膚淺而田居中序乃極稱其書以意融傳弗泥於傳以神解經弗盩于經旨無異而不闌題稍僻而必刪今考其書體例與鄒德溥春秋匡解趙恒春秋錄疑略同不過因比事屬詞之義為春秋制義擬題作解其所詮釋幾全本胡傳而敷衍其意既未嘗訂正以三傳亦不知訂正以諸儒之說其中若一元也而明用編年詩禮不同解一盟也而惡私惡渝非常謹始不同解諸如此類一步一趨莫非由康侯之義而推之是以詮釋經旨則蹈常襲故如膠柱而鼓瑟標擬經題則摘僻搜奇等猜謎與射覆總觀全書直為科舉制義而設非通經之所尚也按晚明之世此類講章層出不窮名為發揮經義實是揣摹之本於聖人筆削之旨如風馬牛之不相及是編之作正可以為炯鑑居中以交游之故而盛稱之蓋亦可以見一時之風氣矣朱彝尊經義考春秋類三十八引劉芳喆曰此為舉子業而作蓋深知其書者今附存於目俾學者可以見明季經學之弊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春秋見心四冊不分卷 道光六年丙戌刋提盧經說本

清蔣紹宗撰。紹宗字諟盧，長白人。嘉慶間主講梅城書院，道光初移宦郴陽。所著有讀詩知柄二卷、禮記通解二卷，與是編合刻為諟盧經說，行於世。是編前有嘉慶十七年壬申紹宗自序，知其書蓋紹宗主講梅城書院時之所作也。全書都凡四冊，不分卷次，第一冊為春秋總論、讀春秋說、隱公、桓公，第二冊為莊公、閔公、僖公，第三冊為文公、宣公、成公、襄公上，第四冊為襄公下、昭公、定公、哀公。今考其書首論全經指要，以闡明宣聖筆削之意，然後依經文舊次，詳為之解，大旨在不惑於世儒之私見，而獨伸胸臆，以求獲見聖人之苦心，故以春秋見心名其書。其春秋總論及讀春秋說兩篇，尤為全書精華所在，自負可以扶翼經之秘，自孟子而後，捨此不足以言春秋。稽其所論，蓋多翻駁古今成案，如謂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種凡例，不以文字為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為貴賤。又云後儒緣飾仲尼素王，誣以命德討罪，謂其以匹夫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真對痴人說夢。其糾刻春秋一字褒貶之說，及拘例解經之弊，皆足破諸家紛紜轇轕之陋。又其論左傳非真出邱明之手，故有經無傳者有之，牴牾迕謬者有之。及論春秋諸傳，惟左氏及見舊史，雖會最其事，而不解其義，開後人附會之端。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公穀而加鑿，於是聖人之經同射覆。其說亦頗稱精核。至其解經，則意主不惑諸傳先儒一字，但平情觀理，聖人之心自可得見，其法尤善。雖其詮釋經義，或於春秋本旨未能盡愜，或仍不出前人門戶，然其論往往甚精。學者苟優柔饜飫，則於讀春秋之法，自可得之於意言之表，不可因其說之或未盡善而廢其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麟經指月十二卷萬曆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庚申刊本

明馮夢龍撰夢龍字猶龍吳縣人崇禎中貢生出知壽寧縣事才情跌宕善詩文所著有春秋衡庫別本春秋大全智囊智囊補譚槩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萬曆庚申(按萬曆無庚申此庚申當為光宗泰昌元年考宋史神宗崩於泰昌元年庚申七月此序當成於七月初故仍題萬曆)李叔元序知其書寔成於明神宗萬曆末年全書都凡十有二卷而以便記歌訣及麟經指月發明十一則列冠篇首不入卷次大旨本胡氏傳而敷衍其意專為科舉制義而作稽其體例蓋本之明晉江趙恒春秋錄疑鄒德溥春秋匡解故就春秋比合各題每題擬一破題而各為講義詳加批點以為鄉塾揣摩之本按舊制以春秋一經可命題者不過七百餘條慮其易於弋獲因創為合題然比合之義紛紜淆亂試官舉子均無定見或謂非傳而兩扇者為比原係傳而從對者為合或謂凡傳而從合者須係傳不可疑於合凡合者須係合不可疑為傳諸如此類各家講章層出不窮是編於所謂比題合題者亦未嘗辨明不過於胡傳之中推求語氣牽合配搭聯絡成篇名為發揮經義實則南轅北轍於經義了不相關夢龍雖未必邃於經學然其人才情跌宕且觀其所作衡庫大全二書亦不至荒謬至此豈或當時坊刻而託名於夢龍者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春秋三傳劄記二卷同治六年丁卯刊本

清單為鏓撰為鏓字伯平高密人咸同間行教棲霞尋應中丞朝邑閻敬銘之召主講濟南書院所著有讀經劄記二種詩古文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即其讀經劄記中之一種編首有同治丁卯朝邑閻敬銘序知其書蓋咸同間為鏓行教棲霞濟南時之所作全書釐為上下兩卷不載經傳本文亦不盡解全經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亦不別加標題故以劄記名其書大旨在折衷三傳而參以諸儒之說使其務當於義理如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則從穀梁以惠

公仲子為惠公母孝公妾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則從公羊譏始不親迎之說三年君氏卒則從左氏以為君之母氏凡此之類皆擇善而從不專於一家至其詮釋經傳義旨亦多綜諸儒之美以立說大抵抄襲陳言鮮有新義又喜推闡文法尋味於語氣之間如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左傳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條下云通篇皆言莊公不孝篇終却嘆考叔純孝正是結盡通篇所謂神妙不測昭公元年條下云一句東上一句起下左氏常法及連用與字昌黎文本此之類皆不免以時文之法商推經傳之識至於摘錄經傳中一二句以為論說如錄

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論曰後世求婚之道當準諸此及錄謀及婦人宜其死也二句論曰此千古炯鑑之類則與經義尤如風馬牛之不相及總之其書體例龐雜特課讀之本非所以闡發經義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經傳說取裁十二卷 順治康熙間刊本

清張能麟撰能麟字玉甲一字西山宛平人順治進士官至川南副使所著有儒家理要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能麟自序謂五經皆紀聖人之言獨詩紀聖人之聲聖人之意寄於聲故入人也深感人也微深且微故可與言詩者益難秦漢迄今守耑門稟師訓僅得子夏序為證嚮乃誤為傳習其言誤並聖人之意亦誤終身佔俾復錯簡於毛氏逐流忘源莫得其解賴大道不閟有子貢詩傳與經文極符復得魯申公詩說相尋以顯如夜汎大海而得斗極亟本傳說以博參於諸家名言彙為簡編成其自信是其作書旨趣畧可概見其書都凡十有二卷而以讀詩諸說列之編首大旨以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為主而以詩測詩六帖詩說通詩故詩評詩副墨詩心印諸家之說輔之各篇但標篇目不載經文其於三百篇篇次亦悉從傳說升魯於邶鄘之前降鄭於鄶曹之後大雅小雅各分為三曰正曰續曰傳又傳說於三百篇篇名有與毛本異者亦皆仍傳說而別注毛本作某於其下如定之方中作楚宮桑中作采唐靜女作姸女新台作親台之類今考其書僅取詩傳詩說二書合為一編更掇拾明季諸家說詩之言以闡明其義故謂之傳說取裁雖詩傳詩說二書皆出豐坊妄造學者考證久成定讞能麟乃珍重取裁而信為聖門傳詩之真是誠不免好古而不知考古之識惟明人說詩之書今多不傳如詩測詩心印詩傳意之類猶得藉是編以窺其概畧則其書亦可以不廢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經衷要十二卷道光十年庚寅刊五經衷要本
清李式穀撰式穀字海匏仁和人邃於甲部之學所撰有易經
書經衷要各十二卷春秋衷要六卷禮記衷要三十卷及是編
行於世是編前有道光十年庚寅吳榮光所撰五經衷要序知
式穀撰五經衷要既成稿為同邑何元錫所得後元錫客死廣
州其書幾將散佚南海葉農部夢龍始為之剞劂以傳是編即
葉氏風滿樓所刊五經衷要之一種也其書都凡十有二卷書
中不全載經文但有所論說者則以篇題經文標目大旨以自
漢以來說詩者幾千百家而折衷至當義理精粹者莫如康熙

乾隆兩朝御定之義惟其書卷帙浩繁不便舟車且寒士之力
尤鮮能購因於御定各書中舉其理之精與說之歧出者悉衷
其要更採自漢迄清諸儒之說以輔之故以衷要名其書今考
其書詮釋詩義雖大抵掇拾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及欽定詩義
折中兩書精義而參用諸家舊說以輔翼之全為程式制藝之
計然其間發明詩旨訓詁名物皆兼用毛傳朱傳鈎貫箋疏時
亦自出新論且徵引該洽頗足自申其說凡書中改定舊說者
必反復援據明著其所以然如辨葛覃序后妃在父母家志女
功之事云既曰在父母家則後云歸寧者歸寧于何處何人也
朱傳謂既嫁而勤婦功是矣又云采葛而先言景正見勤婦功
者不以為勞而安于服習故觸景皆閒情雅致也又如以言告
師氏之師氏為禮所稱姆者女子雖嫁後亦相從以教此外如
釋肅肅兔罝之肅肅為嚴整釋言秣其駒云貞女既不可求矣
計其于歸將思秣馬以迎之而并不可能將秣駒焉待駒長而
後迎而尚不知得否耳蓋惟悅之專目前不得則寧有待而猶
恐其終不可求云爾駒小馬周禮曰攻駒禮月令曰縶騰駒是
小馬之拘而不可放者秣此以待迎久俟之意也如斯之類其
說皆頗為有見足於舊說之外備說詩之一解惟意主借詩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立訓反覆發明務在闡明興觀群怨之旨故訓詁字句不免間
傷穿鑿如釋左右芼之云為羹不一在左在右無不以荇菜芼
之所以取其潔且順也釋其鳴喈喈云喈喈協也叶也非狀其
聲謂其同聲相應也釋螽斯羽揖揖兮云揖揖讓也如人之揖
讓也惟讓故能和上之逮下皆讓之由又揖亦與輯通乃斂翼
貌若此之類則鑿空臆斷不明古人假借訓詁之理而欲義理
之不謬無是事矣

三百篇聲譜不分卷續說郛本
明張蔚然撰蔚然爵里始末未詳考其書中謂有閩人陳第著
為毛詩古音考亦庶得搜摹古韻之路按陳第字季立號一齋
連江人萬曆時諸生邃於音韻之學著有毛詩古音考及屈宋
古音考等書其毛詩古音考編首有萬曆丙午秣陵焦竑序丙
午為萬曆三十四年則蔚然之時代當已在天啟崇禎之間矣
其書不分卷且雖名三百篇聲譜實不盡譜全經僅就古昔燕
饗通用之樂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等詩定其音律又據其書
中自謂嘗得儒先所傳古燕饗通用之樂載歌遺聲章分句析
字字律呂因本之以為斯譜考史稱古者詩三百五篇孔子皆
弦歌之迄於兩漢義理之說既勝歌聲之學遂微曹孟德平劉
表得漢雅樂郎杜夔時夔已老久不肄業所得於三百篇者惟
鹿鳴騶虞伐檀白駒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於晉
時此一篇又復不傳是詩樂至晉已亡後世趙彥肅所傳開元
十二詩譜雖稱舊譜實已非仲尼之真至於元熊朋來所補新
譜十七篇則更非古樂之舊矣是編既自謂據儒先所傳之譜
而作故其所譜大抵皆據開元十二譜定其音律首為升歌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次為間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台次為合

鄉樂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凡堂上之歌皆用黃鐘以
象君堂下合樂則用清商以象臣又於此十二篇之詩皆字定
其音各以當時樂眼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譜之審音定律
雖不盡合於宣聖弦歌之舊然使此十二篇之詩因之而可被
之管弦則亦未嘗無補於詩樂之研究也

毛詩多識十二卷 遼陽張氏排印本

清張玉綸撰。玉綸字繡江，遼陽人。始末未詳。是編編首有序二篇，一題自序，一題歲次重光大淵獻相月夢月軒後學張氏玉綸再序，以後序推之，則玉綸蓋道咸間人，是編之成，當在咸豐元年辛亥七月也。又考其前序末云，或又曰此多氏之所識者。按清道光間，滿州多隆阿亦有毛詩多識之作，吳興劉承幹據盛伯熙癸酒藏本，刻入求恕齋叢書中，書凡兩卷，止於曹風。取校此編，不寧書名相同，其中文字亦無大異，則其書之為多隆阿所著，殆無疑義。惟是編曹風以下皆完，都凡十有二卷，且以二本互校，其間異同，大抵皆劉氏刊本較是，編為勝，豈是編為玉綸據多氏初稿傳鈔，其子孫不知，遂誤為先世遺書，遂妄題遼陽繡江張氏玉綸著釋於編首歟，然其書之題玉綸著釋，雖猶郭象之盜莊，多氏全書，乃得因是而傳，亦至可喜。其書曹風以下，体例與劉氏刊本全同，事依經文次第，以釋毛詩名物。凡草木鳥獸蟲魚之名，皆援古証今，以為之釋。原序稱考據之學，尤貴多見，居近山川原隰之間，羽毛動植之物，日與耳目相習，留心窮之，悉得梗概，是其所詮釋，多由目驗，故往往視自來視名物者為切實。苟能以是編補劉氏刊本之所闕，使多氏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復成完璧，亦治毛詩名物者之一助也。

詩經柄歌不分卷 原刊本

清王鑒撰、鑒字朗亭、濟寧人、始末未詳、是編蓋為鄉塾幼學而作、取紫陽詩經集傳中、詮釋詩旨之語、即俗所謂詩柄者、衍為七言歌詩、以便童蒙之誦習、其書不分卷、釐為國風、二雅、三頌三篇、每篇皆首作總歌、然後分章題詠、國風篇首為國風總歌、次為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十有五章、二雅篇首為二雅總歌、次為小雅鹿鳴白華之什、彤弓之什、祈父之什、小旻之什、北山之什、桑扈之什、都人士之什、大雅文王之什、生民之什、蕩之什等十章、三頌篇首為三頌總歌、次為周頌清廟之什、臣工之什、閔予小子之什、魯頌商頌等五章、各章又視原詩篇次之多少、衍為長短歌一二首、或五六首不等、總計全書所詠、凡長短歌八十有一首、今考其書、大抵各篇總歌、及各章第一首、皆詠篇目、如國風總歌云、國風正經惟二南、邶鄘衛王鄭齊聯、魏唐秦陳檜曹繼、豳終變風十三篇、及周南第一首云、詩首關雎次葛覃、卷耳樛木螽斯聯、桃夭兔罝及芣苢、漢廣汝墳麟趾全之類、頗便於初學之誦習、至於分詠各章、則全本紫陽詩柄、衍為篇章、或每篇一句、如周南關雎美幽閒、既成締綌賦葛覃之類、或兩篇一句、如樛木螽斯逮下賢之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或每篇兩句、如男女以正婚姻時、自家及國桃夭詩之類、核其所詠於紫陽詩柄固多賅洽、而便於記誦、惟其間過求簡約、往往不能盡括全篇旨義、恍惚迷離、使童蒙習之、益茫然不得其解、是其可議者也、

讀毛詩日記不分卷 學古堂日記本

清申濩元撰濩元字葦籚元和人光緒十七年辛卯舉人是編蓋濩元肆業學古堂時每日讀詩所記而學長吳縣雷浚新陽汪之昌為之選入學古堂日記者其書不分卷亦不盡釋全經始於周南而終於魏風凡有所疏解皆標舉篇目及所釋經文以為題大旨以訓詁名物為主不甚詮釋詩旨其說皆取裁毛鄭而折衷於諸家之說博稽訓詁以歸於篤寔雖範圍不出古人然融會貫通要無枝言曲說之病其間攻駁諸家之失亦往往中理如辨孔氏正義以窈窕為淑女所居之宮形狀辨鄭箋以君子好逑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及以死生契闊為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等皆足破諸家穿鑿附會之陋至其訓詁名物亦多薈萃眾說自出新論如謂逑訓匹匹又訓合好逑即好合說文莫作䒷莽作茻莫莽雙聲誼同莫莫猶莽莽廣雅莫莫蔓蔓莽莽均言茂是莫莫亦茂盛又如謂北風其喈喈當作𩗗風玉篇𩗗疾風也此喈之本字愛而不見當如說文引作僾而不見僾與薆同並訓隱謂隱蔽不見也如斯之類大抵皆與經旨吻合足備說詩者之一解雖其間如鄘風中冓之言傳云中冓內冓也是編乃以內冓為內中之譌又如衛風永矢弗諼鄭箋云諼忘也是編乃謂諼字經用本訓當訓為詐若此之類皆無確據然核其大體仍以篤寔之論為多終非其他空談高論者比也

讀毛詩日記不分卷學古堂日記本

清夏辛銘撰辛銘字頌椒浙江嘉興府桐鄉縣人邑廩生嘗肄業於學古堂值學長吳縣雷浚定十三經說文通鑑文選等書為諸生日課辛銘因就每日讀詩所得撰為日記學長雷公為之選入古堂日記中即是編也其書不分卷亦不釋全經凡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亦不另加標題稽其所論始於周南卷耳迄於衛風芄蘭都凡十有六則其說多博稽訓詁推求詩旨於文字通叚之理考核尤詳如論周南樛木有樛木云詩作樛木者正朻之叚字二徐本說文於樛下云下句曰樛朻下云高

木也必後人傳寫之誤爾雅下句曰朻說文亦必作朻可知段玉裁解字注刪樛存朻并二義而一之失許氏之旨矣又如釋周南螽斯振振兮繩繩兮蟄蟄兮云詩以螽斯之衆盛興子孫之衆多則振振繩繩蟄蟄皆當訓衆盛有駜振振鷺傳振振羣飛貌羣飛亦有衆多義左氏僖五年傳均服振振杜注振振盛貌盛即衆多也繩繩兩見於詩抑子孫繩繩韓詩作承承廣雅承繼也繼繼承承則衆多可知毛以和集訓蟄蟄集亦有衆多義廣雅釋訓集集衆也蟄集同部字蟄又讀如什三蒼什聚也聚即衆多之意也說文十部卙卙盛也小徐曰詩宜爾子孫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蟄兮蟄蟄與卙卙義近卙音如蟄蟄蟄即卙卙有衆多義矣若此之類其訂正訓詁於齊魯韓毛四家以至說文爾雅廣雅諸家之說無不博採可謂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矣雖其閒不免失之臆斷如以周南卷耳之諸我字為語助詞之類然大體皆自主於篤定固較後人之虛談高論者勝之遠矣

讀毛詩日記不分卷學古堂日記本

清錢人龍撰人龍字友夔吳縣優廩生嘗肄業於學古堂以經學受知於學長吳縣雷浚及新陽汪之昌是編前有己丑八月人龍自序按己丑為光緒十五年知其書蓋人龍肄業學古堂時讀毛詩日記而學長吳汪二公為之選入學古堂日記者也其書不分卷亦不盡釋全經據其自序云詩異文宋王應麟國朝馮登府陳喬樅李富孫輩考之詳矣異文中某為本字某為叚字則諸家未專言也人龍以許慎說文解字讀毛詩凡毛用叚字即撮取許書及他書引用本字者為証匪敢曰治經亦讀

書必先識字之意爾是其書大旨在取裁傳箋參以許書及諸家之說以闡明三百篇叚借之理凡毛用叚字者皆詳為考訂以求其本字其重言形況之字皆依聲託義非古人叚借之例者悉擯而不錄其間如証左右芼之芼之本字為覒公侯干城干之本字為扞不可選也選之本字為算許人尤之尤之本字為訧有匪君子匪之本字為斐之類皆確然有証深合古人叚借之理惟惜其臚採所及猶未盡賅備如邶風愛而不見說文人部僾仿佛也引此詩作僾而不見又竹部薆蔽不見也方言揜翳薆也郭注謂隱蔽也引此詩作薆而不見薆即䈇僾薆或出

三家用本字也又如既詒我肄傳云肄勞也按說文云勩勞也毛傳與許書同是肄為叚字勩為本字若此之類耳目之前皆不免遺漏此其可議者也

讀毛詩日記不分卷學古堂日記本

清楊賡元撰賡元字良孚吳縣人光緒二十年甲午科副榜貢生先是賡元之肄業於學古堂也學長吳縣雷浚新陽汪之昌定十三經說文通鑑文選等書為日課使諸生每日各就所讀之書撰為日記月終彙呈擇尤付梓名之曰學古堂日記是編蓋即賡元當時讀詩所記而學長雷汪二公為之選入學古堂日記者也其書不分卷亦不載全經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而標舉篇目及所論經文以為題全書始於周南終於唐風自唐風以下皆闕而不論大旨在闡明毛詩叚借之例凡毛用叚字者皆折衷傳箋擷取說文爾雅釋文及諸家之說詳加辨証其間博稽訓詁以闡明古人文字通叚之理大體皆信而有徵如召南于以湘之傳云湘亨也賡元釋之云韓詩作于以鬺之史記封禪書皆嘗亨鬺上帝鬼神徐廣注曰鬺亨煑也據此則毛詩湘字當从韓詩作鬺然說文無鬺字鬲部有𩱦字云𩱦亨也可証𩱦為正字湘為叚字韓詩作鬺為後出字也又如召南甘棠召伯所憩傳云憩息也釋文云憩本又作愒賡元釋之云說文無憩字釋文作愒乃是正字憩其俗字也說文云愒息也小雅菀柳篇不尚愒焉大雅民勞篇汔可小愒毛傳並云愒息也正義曰愒息釋詁文今本爾雅沿俗體作憩爾雅釋文亦云憩本又作愒當以作愒為正如斯之類凡其所詮釋皆深合古人叚借訓詁之理雖其中亦不免憑私臆斷之處如謂鄘風大夫跋涉之跋當作犮之類往往於詩意未盡該洽然千慮一失亦勿容深責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毛詩日記不分卷學古堂日記本

清徐鴻鈞撰鴻鈞字圭盦吳縣人邑附生肄業學古堂而師事吳縣雷浚新陽汪之昌是編蓋其當時讀詩日記而雷汪二氏為之選入學古堂日記者也其書不分卷亦不釋全經始於周南而終於小雅凡有所推論者則分別條錄之而標舉篇目及所論經文以為題大旨在折衷傳箋考定異同更參以陸氏釋文孔氏正義及唐宋以來諸家之說以定其從違稽其所論訓詁文字推求詩旨每每得失互見如召南羔羊素絲五紽條下云按五古文作乂當讀為交午之午午者縱橫也儀禮大射儀度尺而午注一縱一橫曰午又特牲饋食禮午割之注午割縱橫割之是午有縱橫之義也紽言五者謂縱橫縫之也傳以縫釋緎五緎既為縫則五紽五總亦當為縫而傳於紽訓為數數之為言蔟仍密縫之意也又如邶風北門王事敦我條下云傳云敦厚也然序稱仕不得志則訓厚殊非詩恉釋文引韓詩云敦迫証以說文敦怒也詆也與迫義近如斯之類皆信而有徵足正傳箋之失惟其間亦不免穿鑿附會憑私臆斷之陋如衛風伯兮願言思伯箋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訓願為念訓言為我鴻鈞辨之曰箋訓我念思伯是詩當云言願思伯不當云願言思伯矣鄭說非也正義云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願亦為每願言思伯者謂每我思伯也不知鄭說固非詩旨訓願為每亦嫌其不辭是蓋不解言字之義而牽強附會之誤也總之其書不過讀書時劄記之作本不足以言著述固宜其瑕瑜互見也

讀毛詩日記不分卷學古堂日記本

清鳳恭寶撰恭寶字永叔吳縣優廩生先是吳縣雷浚之長教學古堂也定十三經說文通鑑文選等書為諸生日課每日各就所讀之書撰為日記月終彙呈擇其明淨而有條理者付之剞劂名曰學古堂日記時恭寶方肄業其中是編即其讀詩日記而學長雷公為之選入學古堂日記者也其書不分卷亦不釋全經始於邶風終於陳風都凡八條每條之上各舉篇目及所論經文以為標目然後分別為之詮釋或考訂異文或訓詁字義大抵皆取裁傳箋折衷異同更參以德明經典釋文孔穎達毛詩正義李黼平毛詩紬義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及阮元毛詩校勘記諸書而定其從違詳其所論大體瑕瑜互見如邶風簡兮序仕於伶官阮氏校勘記據唐石經謂伶當作泠其作伶者俗字也是編辨之云伶字見說文不可謂俗字且說文伶弄也从人令聲徐鍇曰伶人弄臣也是伶官伶人等字本作伶說文水部泠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从水令聲初無樂官之說又如唐風蕃衍盈匊傳云兩手曰匊說文勹部匊在手曰匊陳氏詩毛氏傳疏謂在為兩字之誤胡氏毛詩後箋及馬氏毛詩傳箋通釋又以兩手為二升之誤是編辨之云此二說皆非也說文廾部𢍏兩手盛也廣韻𢍏異說文音匊據此則兩手奉物𢍏為正字𢍏匊同音故經傳多叚匊為𢍏其說皆深合古人文字通叚之理而足証諸家之失惟其間如以日月其慆之慆為滔之叚字溫其如玉之溫為昷之叚字若斯之類則皆發揮前人緒論殊少獨得之見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毛詩日記不分卷學古堂日記本

清陸炳章撰炳章字菊裳太倉州附貢生初貴筑黃體芳之建學古堂於蘇州正誼書院也炳章亦肄業其中每日就所讀毛詩撰為日記彙輯成編以呈學長吳縣雷浚浚因為之選入學古堂日記中即是編也其書不分卷始於周南而終於衛風凡有所論說輒隨筆載記惟標舉篇目及所論經文以為題而不錄全經文大旨折衷傳箋並擷取唐宋以來諸家之說以闡明之其傳箋之說有迂曲難通者則詳為辨斷以定從違惜徵實之學似感不足故其訓詁文字詮釋詩旨往往失之疏陋如釋周南卷耳不盈頃筐云竊謂不盈頃筐乃正言憂思之深云此采卷耳者志有所思所采者不能盈筐而復不覺頃其筐也不知頃筐畚屬毛傳以為易盈之器韓說以為攲筐三家並無異說是編乃解頃筐為傾其筐失其誼矣又如釋邶風柏舟云柏舟惟邶鄘兩見其中亦似有故衛封域在河內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其利松柏松柏之利既甲於九州舟楫之用自饒於一國此衛風竹竿篇所以又有檜楫松舟之云也其說亦嫌其附會他如論古叶韻音讀亦多陳因之論鮮有發明雖其中於傳箋之失亦間有所釐正如衛風自牧歸荑傳云牧田官也是編駁之曰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牧為郊外之地經云自牧歸荑猶云自郊外歸荑與上文城隅意相貫注毛云牧田官似已非若斯之類特論固極精允然核其全書終為瑕甚於瑜之作焉

公羊經傳異文集解不分卷原稿本

清吳壽暘撰、壽暘海寧人、始末未詳、是編未見刻本、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蓋吳氏原稿猶未付剞劂者也、編首有壽暘自序、序末題嘉慶六年歲在重光作噩海寧吳壽暘書於拜經樓、按拜經樓者、海寧吳騫藏書樓之名也、考疑年補錄卷四稱騫字槎客號兔牀、海寧人、生於雍正十一年癸丑、卒於嘉慶十八年癸酉、年八十有一、據此以推、則壽暘殆騫之子孫矣、又考是編封面題松靄夫子閱五字、則壽暘之學、蓋出於周春、按史稱周春字芚兮、號松靄、晚號泰谷居士、海寧人、乾隆進士、官岑溪知縣、潛心著述、四部七略、靡不瀏覽、著有海昌勝覽、松靄遺書等若干卷、是春與吳騫為同時人、且同籍海寧、故壽暘得從學焉、是編據壽暘自序、知為其嘉慶初年之所作、用竹紙精鈔、不加闌界、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小註雙行、字數畧同、書中多朱墨鈎乙改正之處、又或別加簽註、書法清勁、的是清初風格、且核其簽注、如此段在日鈔集注後、此條在本義後之類、全為作者口氣、字體亦與本文相同、似出一手、其為壽暘原稿、殆無疑義、又據其書首頁有白文吳雲之印、及朱文平齋兩方印、知其書曾歸吳氏兩罍軒、考五續疑年錄稱吳雲字平齋、一字少甫、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號退樓、又號愉庭、歸安人、生於嘉慶十六年辛未、卒於光緒九年癸未、是光緒初年、其書猶藏歸安吳氏兩罍軒中、全書都凡一冊、不分卷次、雖編首題公羊經傳異文集解卷上、惟核其全書、自隱公至哀公、皆不分卷、不知編首何以獨題卷上、意者或作書之始、本擬分上下二卷、後以字數無多、遂不復分歟、或由於鈔寫之脫誤、而未分卷下歟、此則有待於異日之考証矣、其書不載經傳本文、但摭取異文、依十二公舊次、分條臚列、而為之詮釋、大旨以何氏解詁為主、而辨之許書、參以釋文、更博採賈景伯、徐仙民、下迄周春、諸家義訓之精者、而以己意定其從違、詳其所解、類皆引據博洽、考証精確、如羊之與祥為一字、說之于佹無二音、壬臣等于王臣、世室猶之大室、廧牆同用、臤堅本通、他如甯俞甯速之字、召伯毛伯之文、犀王寔作菑王、雨雪本書雨雹、若斯之類、凡一字之殊、一音之別、靡不窮究、以求合於古人通轉假借之理、纂輯之功、誠有足多、雖其間疏漏、亦所不免、如公羊出於齊人、其中異文、多因方言而殊、是編於此似未盡闡明、是其可議者、然瑕不掩瑜、其書之作、於治公羊之學者、亦不為無裨也、

春秋規過六卷 東方圖書館藏舊鈔本

隋劉炫撰清邵瑛輯按北史儒林傳云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聰敏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強記博識莫與為儔隋開皇中奉敕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待顧問除殿內將軍坐事除名歸家教授後召至京師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煬帝時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河間時盜賊蜂起教授不行炫飢餓無所依凍餒而死門人謚曰宣德先生著尚書述義二十卷論語孝經毛詩春秋諸述義各若干卷并文集行於世瑛字桐南號姚圃餘姚人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改內閣中書著有劉炫規杜持平六卷行於世是編現藏東方圖書館竹紙舊鈔每半頁七行行十九字小註同編首邵氏自序及第一卷前有柯逢時印朱文方印目錄及各卷之首有蘊生珍賞之章朱文長方印考蘊生為梅植之字植之江都人道光舉人少勤學家貧無書輒手自鈔寫工書善琴尤好為詩有稽庵詩集行於世是編書法勁秀或出植之舊鈔後歸武昌柯氏展轉而入東方圖書館歟按孔穎達春秋左氏傳正義序云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炫于數君之內寔為翹楚然聰慧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又考唐書藝文志經部春秋類亦著錄炫所撰規過三卷惟本傳僅載炫所撰春秋攻昧十卷春秋述義四十卷而不載規過隋書經籍志則僅載述義四十卷於攻昧規過皆不載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証云規過即在攻昧十卷中及其中之一篇非別為一書唐日本國書目載述義止三十卷近得其寔疑本志四十卷并攻昧在其間其說是也又考宋志已不載其書是其佚已久是編為邵氏桂隱書屋輯本蓋據孔氏正義輯錄一百七十餘條勒為六卷按杜氏作春秋左傳集解往往棄經從傳先儒多集矢焉炫著規過一書亦所以規杜之失孔穎達作正義據劉義以為本而於規過概以為非蓋拘於作疏之體故多曲附紀昀編纂四庫嘗欲作規杜持平以釋兩家之紛而以故未果屬瑛代成之瑛既奉命因先就孔氏正義輯為是編更本之而作規杜持平故其卷數亦與持平相同今核其所輯頗稱詳盡殘文墜簡搜羅畧備至於孔氏正義序謂炫規杜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而是編輯錄正義所引乃有百七十餘條者則多由劉書一條之內連及數事正義分載各注遂視原書為多歟至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得失則邵氏所撰規杜持平論之詳矣學者茍與是編合而觀之亦足以見劉氏一家之學矣

宋紹熙本春秋公羊傳解詁十二卷 揚州汪氏問禮堂影刊本

漢何休撰按後漢書儒林傳云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黨禁解又辟司徒群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又考南齊書陸澄傳云永明元年澄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糜氏穀梁是六朝以來何氏公羊久置國學為世所重唐陸

德明經典釋文叙錄云何休注公羊十二卷兩唐志亦著錄之惟兩宋之後傳本漸希除注疏刊本外行世絕尠此本為宋紹熙間余仁仲萬卷堂刊本何氏單注本之不絕如綫寔利賴之蓋與仁仲所刻范氏穀梁傳同為希世之瓌寶焉其書都凡十有二卷每公為一卷與陸氏釋文及諸家著錄皆同足証兩唐志作十三卷者誤也每半頁十一行行十八九字注雙行行二十七字行款與所刻穀梁傳亦同每章附音義每卷末有經傳注及音義字數又記余氏刊於萬卷堂或余仁仲刊于家塾等字十一卷十二卷末記仁仲比校訖卷首有何氏自序序末有

紹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題記原本舊藏揚州汪士鍾問禮堂因影摹付刊行款悉依原本纖毫畢肖宛然宋槧按何氏解詁釋傳而不釋經且多引緯說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雖不詳所據然其詮釋條例亦時有妙義為治公羊者所不廢余氏據家藏監本及江浙官本參校付梓頗多釐正以校注疏本異同甚多而往往以此本為優其陸氏釋音字與正文不同者如隱元年媵子作適歸含作唅召公作邵公桓四年曰蒐作曰廋若此之類皆兩存之不敢亦臆見更定之則尤稱矜慎誠不愧何氏之功臣也

重刊宋紹熙公羊傳注附音本校記 揚州汪氏影刻宋紹熙本春秋公羊傳解詁附刊本

清魏彥撰彥邵陽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同治二年魏氏自序知彥為咸同間人是編寔成於同治二年癸亥又據魏氏自序云助予讀者仁和龔君橙也則其書之作龔橙蓋多所襄助橙自珍子字公襄後即以字行號石匏更號孝拱少以才自負應試久不遇流寓上海治經宗晚周西漢是編即橙流寓上海時助校讀者也按漢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十二卷自宋以來除注疏本外單注本蓋尟傳習清嘉道間揚州汪士鍾得宋紹間余仁仲萬卷堂刻本視為瓌寶因影摹重刊纖毫畢肖宛然宋槧以校注疏本異同甚多惟儀徵阮元撰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才校數條似未見其全書魏氏深以阮元未及全校為憾因與龔橙詳加校勘撰為校記並重印原書數十部而以校記附行焉其書不分卷惟就原書篇次臚列異同而以己意訂其是非大抵以閩本校經傳及注以通志堂本釋文校音釋核其所校考訂同異辨証非趨大體尚稱精審如隱公三年注非常可怪閩本怪皆作恠貶去名言氏者閩本言誤者四年注千舞閩本誤千無八年註八月西狩閩本狩作守十年注故同其文閩本同誤司十有一年注据莊公書閩本下有葬字若此之

類、或足以正注疏本之譌脫、或足以補阮氏校勘記之缺遺、雖所校僅限於閩本及通志堂本、引據未免疏畧、然即其所校者論之、於後之治斯學者、亦未嘗無俾焉、

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十一卷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刊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本

清阮元撰、元有三家詩補遺三卷、已著錄、是編蓋其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之一種、編首有阮氏自序、云元舊有校本、今更以何煌所校蜀大字本、宋鄂州官本及唐石經本、宋元以來各注疏本、屬武進監生臧庸臚其同異之字、元為訂其是非、成公羊注疏校勘記十一卷、則是編之成、臧庸實多所襄助、按庸為臧琳玄孫、初名鏞堂、字在東、一字拜經、武進人、嘗從盧文弨遊、學術淵深、尤精校勘、後客阮元幕、元輯經籍籑詁等書、出庸搜錄者為多、是編亦庸客阮氏幕時助元搜錄者、其書都凡十有一卷、而以引據各本目錄列之編首、不入卷次、按春秋公羊傳注疏、注為漢何休解詁、疏則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不著撰人名氏、或云為徐彥所撰、董逌廣川藏書志謂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阮氏自序云、何休為膠西四傳弟子、邃於陰陽五行之學、間以緯說釋傳、疏不詳其所據、徐彥疏崇文總目始著錄、無撰人名氏、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即北史之徐遵明、不為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為者、惟考疏中莽栢王一條、全襲楊士勛穀梁傳疏、則其時代當在貞觀以後、董逌之說不

為無理阮氏據王鳴盛之說以彥為北史之徐遵明蓋未深考其謂何休為膠西四傳弟子多以緯說釋傳而疏不詳其所據亦非確論考董仲舒一傳嬴公再傳眭孟三傳嚴彭祖四傳王中五傳公孫文東門雲其後傳授已不可考阮氏乃因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之說謂膠西四傳而至何休所未喻也又考徐疏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及文獻通考並作三十卷而今世傳本定止二十八卷阮氏自序謂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意者蓋三傳與經文漢志皆各自為卷何休公羊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則漢末經傳猶自別行徐氏作疏或本以經文併為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歟至其所作校記則據唐石經經典釋文公羊音義惠棟校注疏本監本閩本毛本及浦堂春秋公羊傳注疏正誤臚其異文遺字並掇諸家校勘之語而以己意詳為辨斷以定其從違核其所校大抵皆援據博洽論斷精審如隱元年傳何以名唐石經作何以不名阮氏校云此設為問答之辭此問何以名故下答之曰非名也若作何以不名則與下畐為稱字意複此下字也一句為贅矣唐石經當衍又隱元年注邾婁劓我來奔是也阮氏校云鄂本劓作鄓後仍作鼻按鼻是也劓鄓皆非襄二十三年可證又僖公二十年疏動作當先自克責阮氏校云監毛本克責誤內始則與襄九年注不合若此之類皆考証精審深合校勘家法惟未及取余仁仲校刊本公羊解詁以正注疏本之譌誤則未免可惜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左氏春秋杜註集解辨正二卷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排印本

清廖平撰。平字季平，初名登廷，字學齋，四川井研人。王闓運弟子。治經主今文家法，所著有四益館叢書若干卷行於世。是編編首題丁未孟夏四益館述，知其書寔成於光緒三十三年。全書都凡上下二卷，釐為十有二篇，每公為一篇，而以井研縣藝文志經部所載廖氏自撰是書提要列之編首，蓋所以代自序也。其書大旨在箴砭杜氏以例說經之失。凡杜氏詮釋經傳有未愜者，皆分別條錄之，而為之辨証，詳其所論，類皆中理。如論杜氏同盟以名不同盟不名三條，皆為解滕薛杞三小國而發，曹莒以上并無其文，所謂不同盟者，謂小國不以同盟待之，非為大國言也。除三小國與秦宿更無不名之事，杜氏不悟其理，於各國之卒必推考其同盟，本身無盟，求之祖父之失。又如論豫凶事非禮也六字，文見說苑，謂喪禮含襚衰裳不豫制，所以解天子諸侯大夫士必數月而葬之故，杜乃以為子氏薨而弔喪之謬。他如杜以帛君為伯尹之異文，以帛為裂繻字，是大夫序諸侯上，小國大夫亦同稱子矣。君氏為子氏，又何以解尹氏武氏連文之傳耶？諸如此類，於杜氏集解寔多駁正，蓋與其所撰釋例評一書相輔而行，同為杜學之箴砭焉。治春秋左氏傳者，寔可資為參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左氏春秋集說十卷附春秋凡例二卷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強恕堂刊本

清朱鶴齡撰。鶴齡字長孺，自號愚庵，吳江人，明諸生。長於箋疏之學，所著有尚書埤傳、毛詩通義、讀左日鈔，四庫已著錄。是編前有鶴齡自序，不著年月。其書都凡十卷，卷首附金壇王樵春秋凡例二卷，而以唐順之讀春秋法及左氏春秋集說附記十二則列冠編首。考清朱彝尊經義考春秋類四十一著錄鶴齡左氏春秋集說十二卷，注云未見，卷數視是編多二卷，意者或合王氏凡例二卷而言之歟。大旨以春秋之亂由於凡例之紛紜，治春秋者固不可屈聖人之經以從例，亦不可盡廢諸例而失宣聖之奧義，故博採諸家之說以補正左氏之闕譌。其所以獨宗左氏者，蓋以左氏傳經獨詳史事，且在公穀之先也。今考其書經文專據左氏，而參以公穀，並節略其事跡於經文之下，然後採杜注孔疏及啖助、趙匡、陸淳等數十家之論分注其下，而於啖趙陸三家之書所取尤多。至於凡例，則全據金壇王氏之論。大抵集舊說者十之六七，出己意者十之三四，故以集說名其書。核其所採擇長棄短，於古今諸儒勝國之說頗知刊剟，其攻駁杜氏之闕誤亦往往中理，又力斥林堯叟注釋之疏陋而盡汰其說，持論尤稱允當。雖其間詮釋經義或未能盡愜，不免瑕瑜互見，然薈萃衆長，彙為一編，治左氏春秋者亦可資為參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唱經堂左傳釋不分卷聖歎秘書七種本

清金人瑞撰、人瑞本姓張、名采、後改姓金、名喟、一名人瑞、字聖
歎、長洲人、為人狂傲有奇氣、清初以抗糧哭廟案、與顧予咸、倪
用賓等同被棄市、嘗言天下才子之書有六、一莊、二騷、三遷史、
四杜律、五水滸、六西廂、因各為之作評、又有聖歎秘書七種行
於世、是編即秘書中之一種也、其書不分卷、雖名曰左傳釋、而
寔不釋左氏全書、計其所釋、不過鄭伯克段于鄢、周鄭始惡、宋
公和卒三篇、疑與釋小雅、釋孟子等、同為金氏草創未完之本、
而非其全書也、按經義文章、雖非兩事、然左氏之書、要以傳經
為本、不以能文為宗、自真德秀文章正宗、兼錄左傳、風氣所趨、
於是寧都魏禧、大興王源之徒、皆沿其波、置經義而論文章、人
瑞生當明清之間、且才情跌宕、狂傲不羈、不拘拘於章句之學、
故其作是編、亦不過拾真氏之餘緒、以作文之法、評論左氏傳、
而不株守經學家法、詳其所釋、大抵皆鉤剔字句、尋求語脈、以
推闡左氏文法、而纖巧佻仄、於經義寔了不相關、雖時時好出
新意、雜以議論、亦不過體味於詞氣之間、而罕所引據考証、總
之、其書雖名為釋、寔等於評、或論事、或論文、全如坊選古文之
倒、不知傳以釋經、置經義而論文、論不免捨本逐末之譏、明季
經學之弊、至此極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屬比攷例二卷民國二十四年乙亥陶風樓石印本

清王銘西撰按毘陵文錄陸鼎翰王君愚溪家傳云君姓王諱銘西愚溪其字也自號大癡自幼受業於宜興歐西音同里許仲青莊子珊諸先生之門所為文奧衍奇肆試輒冠其儕由是補弟子員食餼而行省試卒不售竭力於經博採國朝諸家之說尤服膺於莊方耕宗伯劉申受禮部自抒所見成春秋考証六卷自餘諸經皆有成書旁及天文輿地曆算靡不研究是編前有長沙王先謙批末有同治癸亥夏煒如跋陸鼎翰王君愚溪家傳及民國乙亥柳詒徵跋按王氏批云現在經費不敷前刻

目錄所列必須刻齊方及新采若此稿早到優入之矣臨楮悵惜又柳氏跋云去歲書肆以書來售予驚為鄉獻遺珍亟購庋盋山甲庫頃始付手民發茲潛采是其書蓋銘西咸同間之所作時值長沙王氏方有續經解之刻銘西因以其書寄之乃限於雕費未付剞劂民國二十三年甲戌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獲原稿於金陵書肆館長柳詒徵驚為鄉獻遺珍始以付手民焉其書都凡二卷第陸傳稱其成春秋考証二卷末及此書意者此書或即考証中之一篇歟又據王氏手批知銘西尚有春秋五行災異卦氣屬比攷及考証地理一種前者現亦藏江蘇第一圖書館後者則是未之見焉按銘西之學以禮求經以緯說易而不囿於一師之說卓然與莊劉抗手是編依準左氏鉤稽立說能於杜氏釋例之外卓然別樹一幟其名曰屬比攷例者意謂考春秋屬辭比事之例也詳其所釋都凡五十有一條大旨以杜預釋例為本而參以元趙汸以下諸家之說而以己意加以補正按拘例以言經固為識者之所病然為治經之便因屬辭比事之法以為例亦未必無補於學者今觀是編所論全是屬辭比事之法異同詳略觸事貫通論義頗稱核洽較之諸

家之類例繁瑣者差為有緒故附會穿鑿雖不能免而宏綱大旨則多可取治春秋者亦未嘗不可資為參考焉

春秋五行災異卦炁屬比攷一卷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陶風樓石印本

清王銘西撰銘西有春秋屬比攷例二卷已著錄是編稿本現藏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先是同光間長沙王先謙之纂刻續經解也銘西以所撰春秋屬比攷例二卷春秋五行災異卦炁屬比攷一卷及考証春秋地理之書一種寄之先謙以雕板費絀未能付梓復書深致惋惜其書尋亦散佚世無知者民國二十三年甲戌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獲春秋屬比攷例及是編稿本於金陵書肆館長鎮江柳詒徵為南獻遺珍始以付手民至其考証地理之書則足不可得其書都凡一卷惟毘陵文錄載陸鼎翰所撰王氏家傳稱銘西自抒所見成春秋考証六卷是編及春秋屬比攷例二書皆不見著錄或此二書與所謂考証春秋之書同為春秋考証之分目歟按陸鼎翰撰王氏家傳稱銘西顓力於經尤服膺於莊方耕劉申受兩家之學自群經以至天方輿地曆算靡不研究其於春秋用力尤深是編以緯說推闡五行災異因貫通之以為義例名曰五行災異卦炁屬比攷者蓋所以考春秋五行災異卦炁屬辭比事之法也按自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多因陰陽五行之變明天人相應之理何休承其餘風以緯說釋公羊於是學者解經每每喜言災異蓋漢魏以來有此說也今銘西之所纂述意亦本此總其所論都凡八條雖原本緯說不免附會然如日食星變等論大抵皆為摭實之言引據典核推步詳審與空言災異者固自不同王先謙稱其語入元微當與珍藝莊氏夏小正各種並傳非虛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列國表不分卷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兩湖書院重刊本

清馬驌撰驌字驄御一字宛斯山東鄒平人順治進士官靈璧知縣卒於官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學所著有左傳事緯十二卷及繹史一百六十卷四庫均著錄是編以舊作春秋二十國年表上自隱公下迄獲麟總二十國之事雖足以紀春秋之大者然子男附庸表不盡錄因復作是表以補其闕遺其書不分卷仿旁行斜上之例年經事緯以歲之甲子列於上方而以列國分列於下首周次魯次晉次齊次秦次楚次宋次衛次鄭次陳次蔡次許次曹次莒次邾次吳越次滕次薛次杞次小邾次雜小國次蠻戎夷狄其紀事之法則參經傳以立文上起隱公下迄哀公之孫凡會盟皆分列而備錄之征伐則但記用兵之國他如日食星變閏餘等事則附之於歲次之下按南史稱司馬遷作表旁行斜上體仿周譜馬氏是編年經國緯一縱一橫寔深合古法且核其所紀亦具有條理舉凡盟會征伐莫非讀左氏經傳者所宜詳春秋列國二百四十年之事皆絲牽繩貫即篇章隔越者亦悉有脈絡可尋纂輯之功誠有足多雖其間紀事似不免於疏畧又其於小國并作一行亦嫌其糾結參錯雜出彌難尋檢惟格數寬狹分配匪易總核全書瑕固不掩其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三發五卷崇禎間刊本

明馮士驊撰士驊字仲先一字大遽古吳人其時代始末未詳按其書於單題傳題之外兼及合題考元制以春秋一經可命題者不過七百餘條慮其重複易於弋獲因而創為合題明沿元舊亦用合題之法知士驊之時代在元以後又是編前有士驊自序稱年來猶龍氏指月一書遡委窮源最稱詳匝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馮夢龍字猶龍吳縣人崇禎中由貢生官壽寧縣知縣則士驊亦天啟崇禎時人其書名曰三發蓋一以發單題二以發傳題三以發合題故以名焉凡發單題二卷發傳

題二卷發合題一卷總計都為五卷其發單題及發傳題皆以隱公至文公為上卷宣公至哀公為下卷又別以單傳合三題發例列之編首不入卷次按自明因元制於單題之外兼用合題於是鄒德溥春秋匡解馮夢龍麟經指月等書出焉是編承其餘緒大旨在詳鄒氏之所略而約馮氏之所詳首發單題單記而傳繼之傳繼而合記之蓋專擬春秋各題而依題著說本胡氏傳以敷衍其意間或講究作文之法自序謂與鄒馮兩家之書發源本同指趣微別摘幽發伏粗有一得之長務使開卷洞然循序漸進康侯復起不易吾言其實皆為科舉揣摩而作

非適經者之所尚也

穀梁大義述補闕不分卷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陶風樓石印本

清張慰祖撰、慰祖字伯愉號研貽吳江人、既入泮、從胡玉晉受經小學、尋入存古學堂、受穀梁而大好之、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取優貢第三、朝考第二、以教職用、河道總督任道鎔檄往河南、委辦河防、旋保知府、加運使銜、蘇撫端方咨送日本學習法政、歸國任河南地方廳高等廳推事、鼎革後返蘇、執行辯護士業、少年跌宕文史、初不株守樸學家法、角藝文場、聲華翔翥、民國十年卒、年四十有九、事蹟詳金天翮張伯愉先生傳、是編前有慰祖自序、末有金天翮張伯愉先生傳及民國甲戌柳詒徵跋、按金傳云、伯愉肄業存古學堂、以為三傳惟穀梁為得麟經秘意、而漢以來儒者尹更始劉向諸家學說多亡、孤經獨存、二千年來已成絕學、道光中葉、丹徒柳興恩始獨探大義、惜其書未竟、因為之補闕、都七卷、頗甄采古籍、稍折衷焉、寫呈督學使者龍芝孫瑞霖、君沒十有二年、而其書見於金陵市上、省立第一圖書館獲之、又柳氏跋亦云、今年春狀元境保文堂書賈以吳江張君慰祖穀梁大義述補闕寫本二帙來售、流布之責、匪異人任矣、則其書蓋慰祖肄業存古學堂時所作、當時寫呈學使龍瑞霖、未及授梓、民國二十二年癸酉、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得原稿於金陵書肆、館長柳詒徵始以付剞劂焉、其書不分卷、而金傳謂其都為七卷、未知其據、按丹徒柳興恩撰穀梁大義述、分述七類、今行於世者、有木犀軒本及續經解本、木犀軒本最略、續經解本較詳、然兩本皆祇六類、其述古訓一類、僅凡例舉論孟兩則、續經解注曰原闕、其他六類中、亦多但引前人之文、未下己意者、續經解皆於述曰下注闕字、蓋其書本興恩中年撰著、遭亂散佚、晚理舊業、已未克觀成、是編本柳書之意、以補其闕遺、體例一仍柳書之舊、逐條摹而以補闕附之、其下且別題補曰二字、以資識別、今考其書拾遺補闕、大體多合經師家法、雖其間或未能盡符原書指趣、如述師說因學紀聞佚卒條、補曰所者斥之之辭、猶言某佚也云云、即未鮮原書注疏考證佚卒條柳所述說、蓋此雖闕遺、宜曰說見齊侍郎召南考證佚卒條、不必別為之說也、此外於古訓一類、亦未及補、然其發揮穀梁善於解經之說、如序述六善及晉見而親迎王使榮叔來錫公命諸條、均與柳氏本鄭氏六藝論以治是經之法後先一貫、不可謂非柳氏之功臣也、

穀梁折諸六卷卷首一卷 敦足齋刊本

清張尚瑗撰。尚瑗字宏遠，一字損持，號石里，吳江人。康熙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外補江西興國縣知縣。初從朱鶴齡遊，講春秋之學。事蹟詳國朝詩人徵略卷十五及國朝學案小識卷十三。先是尚瑗既從同里朱長孺遊，長孺作讀左日鈔十二卷，尚瑗因亦作讀三傳隨筆，積累既久，卷帙孔多，乃排纂而各為專書，易名折諸，蓋取揚雄群言淆亂折諸聖之意以為名，是編其一種也。其書都凡六卷，而以先正評說八則列之卷首，不入卷次。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尚瑗作三傳折諸，凡左傳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視此本多出一卷，意者四庫殆併卷首而言，故以為七卷歟。其書不載經傳本文，但有所論說，則標舉傳文以為題，然後据摭漢魏以來下迄清初諸儒之說以推闡其義，間亦自抒己見以定其從違。核其所論，於禮制、曆法之類詮釋頗精密，且引據典核，足資考証。凡傳說之與經義無悖者，皆掇拾先儒論釋以發明之，蒐羅薈稡，多為摭實之言；其傳說有偏曲窒礙者，則據理駁正之，如攻駁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傳謂古有四民，有士民，有農民，有工民，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之謬。若此之類，其立論皆頗稱近理。雖取材過廣而無所別擇，未免曼衍於經義之外，然披沙揀金，往往見寶，於治斯學者亦未嘗無俾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公羊穀梁異同合評四卷嘉慶十二年丁卯刊本

清沈赤然撰赤然字韞山號梅村德清人乾隆舉人官豐潤知縣著有寒夜叢談寄傲軒隨筆五硯齋詩文鈔及是編行於世

是編前有嘉慶丁卯赤然自序知其書定成於嘉慶十二年丁卯全書都凡四卷大旨謂春秋公羊穀梁二傳雖皆以空言說經然其間亦時存妙義因並錄二傳而辨其異同評其得失今考其書所論計凡三百七十有四傳皆首列經文次錄公穀二傳然後以己意附之其下其一家有傳一家無傳或皆有傳而簡略無深意者皆闕而不論其辨別二家異同得失大體尚稱持平而無所偏重或彼優於此或此優於彼或彼此均優或彼此都失皆一一斷以己意以定其從違其二傳之說有必不可從者則取左氏之說以證其疏陋雖去取之間未必盡當然其攻駁二家之失頗能鍼砭俗學破除錮習如論隱公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公羊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穀梁入者內弗受也二傳皆空解入字之義空言釋經不足為據又如論九月紀履緰來逆女云公羊既云婚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而又曰何以不稱母未免自生枝節穀梁以國氏者數語解亦不確若斯之類其指陳二傳空言說經之弊皆深切著明是其書之作於春秋亦不為無功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公穀讀本不分卷 道光十五年乙未紫藤花館重刊本

清王源撰。源字崑繩，一字或菴，大興人。康熙三十二年癸酉舉人。少從寧都魏禧游，為古文，規橅秦漢。晚歲與蠡縣李塨師事顏元，學禮甚篤。客遊四方以終。著有易傳、文章練要、兵論、平書及或菴文集各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康熙丙申程茂序云：既請先生所評六宗百家之全讀之，先生曰：余評之素矣，然未得間，鮮成書也，今且從事焉。乃未數月而先生逝。先生令嗣隆川出先生公穀評本讀之，公穀之神傳又如斯也。先生左傳，余叔風衣既已刊行，今茂復刊此本。則其書蓋源卒後漣水程茂之所刊行也。先是源嘗評點春秋三傳，名曰文章練要，分六宗百家，而以左傳為六宗之首，公穀為百家之首。茂叔風衣既取其左傳評本而單刻之，茂因復刊是編，亦仍其單行而別題公穀讀本焉。其書都凡二冊，不分卷次，第一冊為公羊傳，第二冊為穀梁傳。大旨在以文章之法取公穀二傳評點而去取之，故不論全書，僅就公穀二傳選其情詞跌宕者若干篇，標經文為題而註某年於其下，然後據傳文圈點評論，閒亦畧加註釋，而以總評附之篇末。按自真德秀文章正宗以左傳入選，學者沿其餘波，遂捨經義而論文章。寧都魏禧於左氏文法推闡尤詳，源少與禧遊，習聞其論，復由左氏而推及公穀，詳其所論，類皆遣詞鍊詞之事，推求文法，尋味語氣，如坊選古文之例，殊非說經之體。惟以其所選全為公穀二傳，難以集名，姑仍四庫之例附之春秋類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經說約二十八卷　崇禎刊本

清顧夢麟撰。夢麟字麟士，太倉人。崇禎副貢，集三吳名士為應社，詩文雅馴，為時所宗，學者稱織簾先生。鼎革後絕迹城市，潛心著述，有四書說約、四書十一經通考、織簾居詩文集及是編行於世。是編清朱彝尊經義考已著錄，全書都凡二十有八卷，大旨以諸家詩說卷帙浩繁，難於披尋，因採擇諸說，輯為一編，名曰說約，言約取其說之善者也。每篇首列經文，次摘採諸家之說，融會訓釋，以歸於至善。又次則附以己見，或訓詁文字，或訂正音讀，或詮釋詩旨，大抵皆以朱子集傳為宗，而折衷於毛鄭諸家之說。核其所取，雖僅採集傳及大全，合纂成書，然別擇調和，頗具苦心，故其持論類皆和平，能無區分門戶之見。且又時時自出新論，如衛風伯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朱氏集傳云：殳長丈二而無刃。夢麟釋之曰：禮書云，細而能擊，則非竹不可，許慎謂積竹為之是也。詩云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又曰彼候人兮，何戈與祋，祋亦殳也。又如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朱氏集傳云：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夢麟引古今注辯之，云合歡樹似梧桐，與萱全別。若斯之類，皆足為說詩者備一解。朱氏經義考引吳周瑾之說，曰是書亦舉子兔園册也，然於經義頗有發明，可謂持平之論矣。

詩經說約不分卷 嘉慶元年丙辰刊本

清李源撰。源字巨濤，利津人。弱冠為文有奇氣，五試禮闈皆不獲售。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始以第四人魁其經，歸班候學，博任孟肆力於經籍，文詞不懈。乾嘉間歷宦閩中，居恒潛心著述，所撰有五經說約若干卷，行於世。是編編首但題詩經，不著書名，亦不著撰人姓氏。卷首有乾隆壬子寶光鼐覆札及嘉慶元年丙辰李氏自序，知其書實出源手。又考竇氏覆札云「客冬奉寄五經說約，來杭展閱之下，恍遇舊知」，是其書實成於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之前，即源遊宦閩中時所撰五經說約之一種也。全

書都凡四冊，不分卷次。是編蓋以漢興，詩有四家，齊魯韓三家其亡已久，毛傳悉本小序，說多可據，鄭箋孔疏，訓詁尤詳。朱子集傳於序說雖多詆斥，然其合者亦十之六七。自明季科場專用朱子集傳，而序傳箋疏皆廢。帖括家拘守一編，往往昧於經義，因薈萃諸家之說，而約取其精義，考疑徵信，以歸畫一。大旨以紫陽集傳為宗，其集傳之說有未愜者，則掇拾毛鄭諸家之說，以考其異同，辨其譌誤。今考其書，雖尚知推本注疏，鎔鑄群言，以自為解說，然未能深研古義，故其所訓釋，類皆陳因之論，顢頇模棱，紛紜雜糅，於詩義每多未暢，蓋猶不脫科舉制藝之

習，首鼠兩端，依違無定，又何貴乎宋注疏耶。

三百篇物考不分卷舊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考之朱氏經義考及諸家書目亦罕見著錄其書竹紙舊鈔不加闌界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五字書中間有增訂簽註又涵風東山至小雅皇皇者華數篇有朱筆圈點行款整齊書法清勁似非鈔胥所能為首頁有明志堂白文方印及南海康有為更生珍藏清白傳家兩朱文方印知其書蓋明志堂舊物後歸南海康氏考明志堂為清曹垂璨室名垂璨上海人順治康熙間以詩詞名於時著有竹香亭詩餘若干卷據此以推則是編定明清間舊鈔又考其書所引諸家詩說其時代最晚者為豐坊魯詩世學於清代諸儒絕未徵引其考証輿地率引明一統志故竊疑是編蓋晚明時人所作此本殆即作者手稿草創初就而未付剞劂者耶其書不分卷亦不錄全經大旨在鉤貫箋疏折衷眾說以詮釋三百名物凡草木鳥獸蟲魚之屬天文輿地服飾禮樂器具車馬兵制之類皆一一為之考訂又於名物之外兼及經義大抵以小序及偽子貢詩傳為主而雜採三家及朱子集傳王質詩總聞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等諸家之說以發明之雖其詮釋詩旨既不出前人範圍且並豐坊偽詩傳亦不辨而濫收之尤不免失於別擇之識惟考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名物多引証賅洽言言徵寔如考証草木鳥獸則據陸疏而決別疑似考証輿地則旁採爾雅說文水經方志以詳其方位考証天文服飾禮樂器具之類則原本三禮究其源委若此之類視明季說詩之家但知皴弄聰明空言無據者勝之遠矣

毛詩均譜十二卷光緒十三年丁亥刊本

清郭師古撰。師古字退庵，永新人，同光間舉人，隱居玉屏山，敦行好古，不求人知，善化瞿鴻禨視學河南，邀至幕中，復偕至江南，是編前有光緒十三年瞿鴻禨序，知其書蓋光緒初師古從幕江南時之所作也。是編初名古均譜，後以唐虞以前雖有用均之文，無全書皆均，惟詩為商周之音，全書皆均，均之古無如詩者，於是因其聲分類列詩均於前，而以同聲之字彙編於後，纂輯而成是書，因以毛詩均譜名焉。其書都凡八卷，大旨在辨明某字當諧何聲，某聲當入何均，某均當入何部，故本諸說文，以字定聲，以聲定均，以均定部，而以三百篇為宗，自關雎以至殷武，分部排比，雖其命名同於段氏六書音均表初名，然其指各別，蓋意在辨韻，故專取諧聲釐為四部，曰鳩，曰昇，曰谷，曰雚，蓋其書以毛詩為主，故以毛詩之先後為均之次第，如鳩字在毛詩為第一章第一均，即以為均部之名，並以為均部之首，其他同部之字見於毛詩而諧聲同者，則作大字高一格編於前，其見於毛詩諧聲不同而均同者，以小字注於各均之下，其不見於毛詩而諧聲同者，亦作大字低一格編於後，今考其書分部辨均，然韋編貫秩然不紊，使讀者開卷而得其本音，從而證

之，究諸亦鮮有不合者，其用心不可不勤，惜但知分部辨韻，而疏於考證，於古音之齟齬難通者，尤未能疏通證明之，是則考核之功猶有未逮也。

詩經去疑大全八卷雍正九年辛亥刊本

清王文烜撰。文烜字遂升，上元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雍正九年辛亥文烜自序，知文烜為康雍間人。又據其自序云，予以舌耕為業，時與諸弟子講解經義，因是次第編輯五經講義，而門下士治詩者尤多，故先取前輩毛詩講說，訂為是編，則其書蓋雍正間文烜為諸弟子講授詩經時之所作也。其書都凡八卷，而以朱子詩集傳序列之編首，以全詩提綱及賦比興大義冠於上格，至其本文亦分上下二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全錄朱氏集傳，上格則為文烜所輯詩經去疑大旨，皆本朱氏集傳而敷衍其意，先簡括全篇大義以為全旨，然後分章解說，依文訓釋，雖間亦參合歐陽氏本義、蘇氏詩解、嚴氏詩緝、朱氏疏義以及黃氏通解、徐氏六帖、沈氏說通、姚氏疑問、陳氏心印、顧氏說約等諸家之說，融會貫通，於業[illegible]大要惟在發明集解，且凡所引據皆不標其所出，亦嫌其有乖著作之雅。又時時好為議論，疏於考證，故其詮釋詩旨，亦不外拘文牽義，鉤剔字句，摹仿語氣，尋求脈絡，為程式制藝之計，雖曰解經，寔與經義南轅北轍。惟自有制藝以來，坊間詩經講章率多剽竊集傳，於先儒傳注多置之不論，是編雖仍以集傳為主，然頗知融會衆解以發揮之，是其所以略勝於其他鄉塾講者也。

廣春秋人地名對一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鈔本西圃讀書記本

清黃朝桂撰朝桂新甯人始末未詳按其自序題光緒十八年則朝桂蓋同光時人矣是編現藏國立北京圖書館為西圃讀書記之一種據其自序云德清俞曲園先生春在堂全書體大思精固未能贊一辭也今朝桂見曲園襍纂中有春秋人地名對一卷然寔不盡於此又止據左傳因別錄一卷備覽觀焉是其書寔因德清俞氏春秋人地名對一書而廣之故以廣春秋人地名對名其書全書都為一卷大抵就俞氏原對之外取春秋人名地名撰為對偶惟俞氏但據左傳是編則以左氏為主更掇拾公羊穀梁及國語中人名地名推而衍之推俞氏原書凡人名對六十有四地名對五十有七總計凡一百二十有一條是編所增凡人名對三百六十有 而地名對二百二十有九總計凡五百九十有一條視俞氏原對增益數倍纂輯之功良有足多且春秋三傳所載人名地名最為紛雜初學每苦艱於記憶是編分別排比既足備作文撏撦之用又使於初學之記憶用意不可謂不善惟支離破碎體同類書於經義了不相關且於所錄人名地名但注其所在之國而不標其年月使讀者無從參證蓋文人遊戲之作終難與於著作之林也姑存之以備一格焉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傳權衡不分卷明刊倘湖樵書本

明來集之撰集之字元成蕭山人崇禎進士官安慶府推官所著有春秋志在十二卷已著錄是編與志在同為集之所撰倘湖樵書之一種編首有集之自序謂向者作春秋志在固已舉其大端茲又取四傳而權衡之權衡之者將以準其是非也是其書大旨在取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及胡氏四家之傳而權衡其得失故以四傳權衡其書按清朱彝尊經義考春秋類著錄集之所撰四傳權衡一卷是編不分卷亦不論全經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而注某年於各條之下詳其所論雖曰權衡是非寔於四傳之得失尟所攻駁惟取四傳而銖之兩之折衷之求其必合於經義者以為之說凡此傳所引而彼傳或殊此傳所進而彼傳或退之排詆紛紜撲然淆亂者皆比經發義錯傳成文斟酌之以歸於至當其有經意顯白本無義例而諸傳曲為之說以致失寔滋疑者則悉從刊削其或經有微文前後互見為諸傳所未見者則以己意表而出之按集之之撰春秋志在謂春秋之志在乎褒貶是編與志在相輔而行故其立論雖於諸傳苛刻嚴酷之說畧有平反然大旨仍不離於褒貶且又時時好為議論而疏於考証如論莊公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及莊公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出奔陳之類往往曼延於經義之外蓋猶不出明人臆斷之學而未嘗知三傳之古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公羊穀梁春秋合編附註疏纂十二卷 三餘堂刊本

明朱泰禎撰泰禎字道子一字白岳海鹽人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所著有禮記意詳四庫已著錄是編前有林釬序云白岳朱年兄以禮經起家閎博無所不窺其於春秋即嗣門不逮也丙辰蒞我嚴邑業公穀而表章之兩家之同異全鑄互絡燈月相映噫盛哉按丙辰為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知其書是成於其成進士之前全書都凡十有二卷而以范甯春秋穀梁傳解詁序及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序列之編首不入卷次大旨謂春秋公穀二家於宣聖微言大義各有所闡發苟能抱彼注疏茲同歸於中道則聖人筆削之旨庶幾可以大明固不必入室操戈奴主相位使經義因之而晦於是彙編公穀二傳附之經文之下更掇拾漢何休晉范甯及唐楊士勛三家註疏稍稍為之詮釋按春秋事蹟二傳多據傳聞拘於義例左氏則多據簡策詳於叙事惟經文簡質非左氏無以明其事迹有事迹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褒貶是編乃但就二傳書字之例以為褒貶而盡廢左氏不知泰禎果何由而知其褒貶之故耶且其書所載全為舊文於二傳異同是非皆不加考証是讀者雖欲就二傳之說折衷同異擇善而從亦不可得總之其書猶不脫明人鈔撮之學欲理之是反棼之蓋詁經者之所不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左穎六卷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刊本

清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左傳姓名考四卷、四庫已著錄、是編前有康熙戊辰張英及陳廷敬兩序、知其書定成於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之前、先是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士奇以春秋侍講禁中、既奉敕纂春秋講義、因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四傳附於經文之後、更搜羅往說、折衷群言、而為之論斷、以日奉宸覽、又自為書曰春秋地名考略、曰左傳姓名考、曰左傳紀事本末、是編則其最後所作也、其書都凡六卷、每二公為一卷、大旨在採輯左傳中單文隻字瓌麗典奧、足備時文攈摭之用者、合為一編、名曰左穎者、蓋取其詞旨古奧、如刀之有環、禾之有秀穗也、又據陳氏序云、高澹人成左穎文、具而未有名、余適在內、名之以左穎、昔毛生與十九人俱、其謂公子平原君曰、使遂得早處囊中、當脫穎而出、今字句之在書渾渾耳、亟采耳忽擿之以出、殆猶錐之脫穎者然、故直名之曰穎也、是其立名之由來、略可知矣、按左傳中單詞隻語、皆古奧瑑鍊、且善為文者皆即字句而生文、生文以載字句、者文之器也、是編就左氏傳中摘其字句而一一為之詮釋、含英咀華、固可為行文之助、惟意取詭麗、無關經義、雖其所詮釋於杜氏之疏陋間有駁正、如寤生下注云、寤生、生之難也、杜氏謂寤寐而莊公已生、非也之類、亦足資考核、然破碎支離、體同類書、終非詁經之所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左一隅三卷（國立北京圖書館藏手稿本）

清姚東升撰東升字曉山繡水人始末未詳是編現藏國立北京圖書館編首有楊炳圖序及嘉慶強圉赤奮若東升自序知東升為乾嘉時人是編蓋成於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其書都凡上中下三卷合為一冊用竹紙鈔寫不加闌界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四字小註雙行字數略同書法草率中多鉤乙塗改之處首頁有曉山手稿朱文方印知其為東升手書稿本其書不盡釋全經但有所見則錄經文於前而著說於後大旨謂左氏解經多未愜經義又有後人所增差誤脫落益滋轇轕讀者不得

其解非強傳以合經即強經以合傳故其解說總不甚悉因自抒己見取左氏傳之譌誤一一為之辨正其攻駁左氏之失如哀叔伯姬之類于賢哲之行誣為迂晉趙氏范氏齊陳氏之類于權奸雄黠輒為美道僑如豹婼意如之類有文譏詮貶義宋司馬司城之類闕文忽起裦辭壬申御廩災合乙亥嘗邾閒鄫子合曹南盟之類二事乃合為一事公在乾侯每年異解一事竟屢出異辭此外或憑空起事前後絕無關係如以齊桓伐衛為取賂齊桓會鹹為謀王室之類或訛訂成文妄指當時行事如城小穀為管仲私邑城緣陵為遷杞之類凡其持論大抵近

理頗能洗左氏附會穿鑿之習惟矯枉過直往往併左傳事寔亦疑之是則師心太過未免流於偏駁矣

左傳博議拾遺二卷金陵叢書本

清朱元英撰元英字師晦金陵人康熙四十八年己丑進士是編前有康熙四十三年元英自序云左氏依經立傳原本附末繼而不斷與經相發而其自相牴牾或好事而失之誣者後之君子皆能言之英竊取東萊呂氏之義讀其書拾其所遺者因而究焉今年夏客濟南無事日有札記月而要之錄為二卷是其書蓋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元英未成進士時客居濟南之所作也全書都凡上下二卷不錄經傳本文亦不盡釋全傳但有所論說者則標舉經傳以為題而注某年於其下大旨仿東萊博議之體以訂正左氏之疏謬故以左傳博議名其書核其所論總十二公凡摘取一百一十事得文一百一十有一按宋呂祖謙撰東萊博議於經義多所闡發元英拾其闕遺專究左氏其說皆原本經文參合衆解於左氏穿鑿附會或自相牴牾之處多所訂正惟時時好出新意不顧所安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元英則以不日為特筆譏左氏不解聖人之意又如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請觀周樂歌小雅有周德之衰一語元英以為訓詁之失而引九章算法以差分為衰分之類皆憑私臆斷未愜經旨不知矯枉過直反自流於偏駁矣

左傳人名辨異三卷　金陵叢書本

清程廷祚撰。廷祚原名默，字啟生，號綿莊，上元人。潛心經學，於天文、輿地、食貨、河渠之學，靡不究其源委。乾隆中以諸生召試鴻詞科，未入等，自此遂不應鄉舉，閉戶窮經，晚年自號青溪居士，卒年七十有七。著有大易擇言三十六卷，四庫已著錄。是編為金陵叢書中之一種。按廷祚有春秋識小錄九卷，凡春秋職官考略三卷、春秋地名辨異三卷、左傳人名辨異三卷。是編首有廷祚自序，云作左傳人名辨異，而無春秋識小錄之名，疑其書初本單行，後始合職官、地名二考為一書焉。其書都凡上中下三卷，體例略倣春秋名號歸一圖，以人繫國，而以異名分注其下。上卷為周、為魯、為晉，中卷為齊、為宋、為鄭、為衛，下卷為楚、為秦、為陳、為蔡、為曹、為邾、為莒、為吳、為紀、為虢、為州。皆首敘一人二稱者，以次遞一人八稱者，捜採頗為該洽。核其所錄，與春秋名號歸一圖互有出入。按春秋經傳稱謂紛異，往往一人之身而名號錯陳，一篇之中而判若甲乙。鞅也、志父也，一人而兩名；盈也、狄也、卷也，一人而三名；子產之與子美，一人而兩字；爲艾獵之於孫叔敖，東郭賈之於大陸子方，兩名相懸，實則一人。紛紜轇轕，使讀經傳者不能融會貫通，進而推求聖人筆削之旨，甚或誤執季孫附會，尹氏橫生異解，牽合正經。是編取經傳異名，彙列而分辨之，雖鈔撮排比，似無關於經義，然讀春秋者得據以考核異名，其功固不可沒也。

左傳經例長編不分卷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廖平撰。平有左氏春秋杜註集解辨正二卷、春秋圖表一卷、春秋三傳折中一卷、何氏公羊解詁三十論三卷、已著錄。是編現藏國立北京圖書館、用紅格竹紙鈔寫、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有四字、小註雙行、字數同、書法工整、点劃不苟、封面左方有紅簽題謹擬左傳經例長編恭呈鈞誨受業廖平謹呈、知其書蓋廖氏鈔呈當時學使者、其書不分卷、亦不釋全經、核其所論、甲過春王正月、不書即位攝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紀子伯莒子盟於密、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公子益師卒、八月紀人伐夷、總計不過十則、且公子益師卒應在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後、是編乃置於夏四月君氏卒之後、故竊疑其書定廖氏草創未成之作、大旨在推求左氏釋經之例、各條皆首錄經傳、然後分列正義、辨正、考証、傳例、補例、史例、存異、闕疑各目、以闡明其義、其中攻駁杜氏、推究傳例、言多可據、如駁杜氏誤據史法以說經之失、謂傳中有史法例、但可以說不見經之事、與經史相同之傳、至於經文、當全以經例法之、不可參用史法、若此之類、皆足為說經者備一解、惟其書既為未成之作、則吾儕亦毋容議其優劣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集說四卷 咸豐二年壬子刊本

清沈寶鋥撰。寶鋥字淵吾，江左人，道光間舉人。是編前有咸豐壬子徐澤醇序，及寶鋥自序。據徐序云，咸豐紀元歲在辛亥，延江左沈淵吾孝廉課孫，間與商榷，遵御纂諸家之說，擷其簡而賅者，約為四卷，以為家塾讀本，則其書蓋咸豐元年辛亥寶鋥遊幕四川時之所作也。其書都凡四卷，第一卷為隱公至莊公，第二卷為莊公至文公，第三卷為宣公至襄公，第四卷為昭公至哀公。大旨謂孔子成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人人異端，左氏長於紀事，是非或至失當，公穀精於析義，情事不免或殊，門弟子各衍其師說，當時已無定論，後儒居千百年之後，欲懸斷聖人筆削之指，論說益紛。宋胡安國為經作傳，意主規諫，明代立於學宮，用以取士，於是學者多畧經而詳傳，不知胡傳之說，張栻已有異議，穿鑿附會，頗乖經義。清聖祖欽定彙纂，特命儒臣，詳為考證，大義昭然，炳若日星，惜其書卷帙浩繁，學者每難卒業，因撮錄大凡，融其精要，以便初學之記誦。其書分上下兩闋，下闋專錄全經，[illegible]遵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所載諸家之說，擷其簡而賅者，以為之解；上闋則標舉凡例，及聖祖御纂，以發明宣聖筆削之旨，雖全書範圍，不出古人，然融會貫通，要無枝言曲說之病，誠不失為課讀之善本也。

春秋世族圖考二卷嘉慶十九年甲戌刊本

清沈澄本撰澄本字醒庵吳興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嘉慶十九年甲戌王以銜序按以銜為澄本表弟知澄本亦乾嘉時人矣初澄本以左傳一書其事既繁其人亦雜或一人而名謚互見或一族而世系紛如縱橫轇轕每為幼學所苦爰於課徒之暇將春秋之人隨時手錄而以名某字某及係某之子與孫依杜注載之其下而為圖以別之名曰春秋世族圖考書成釐為二卷而以凡例若干條列冠編首不入卷次其體皆旁行斜上仿周譜之例首為周世系圖次魯次晉次齊次宋次鄭次衛次

楚次秦次陳次蔡次吳次越次邾次許次曹次莒次杞次虢次滕次薛次虞燕紀諸小國皆先叙其君王世系次叙卿大夫而附以后妃列女凡內外傳及公穀二傳所載義繫春秋者無不備錄他如檀弓家語史記諸書所載其有氏族可歸者亦皆列入以通譜系其無關於春秋者雖春秋時人亦不濫入他如經傳所引古人亦悉不登錄其有仕於他國者於本國有所表見則列於本國如楚巫臣奔晉仍列于楚是也於所仕之國有所表見則列於所仕之國如雍子楚人奔晉列于晉是也若本國及所仕之國皆有所表見則分列兩國如仲由弁人仕衛既入於魯復列於衛是也核其所載以人繫氏以氏繫國類聚群分頗稱該洽大抵以杜預春秋世族譜為本而搜採視杜為詳其於諸人名謚亦全以杜氏集解為據其杜所未注或注而未協者則採他說以補正之考訂亦頗不苟惟其間疏略仍所不免如周世系中於武氏南氏渠氏家氏等皆缺而不載又如周世系中宰孔見於僖公九年傳是編乃誤五年若此之類皆不免失之疏漏又其書多襲秀州陳厚耀春秋世族譜而凡例中乃無一語及之亦不免有掠美之譏焉

春秋穀梁傳音訓不分卷 道光十一年辛卯刊十一經音訓本

清楊國楨撰國楨有春秋左傳音訓及公羊傳音訓已著錄按國楨有十一經音訓之作蓋以群經頗多幼學已苦於難以徧讀更益以諸家注疏尤使學者有望洋興歎之感爰就各經摹加音訓以為童蒙課讀之本是編其所作音訓之一種也其書不分卷釐為上下二冊上冊為隱公至文公下冊為宣公至哀公又別有輯說十有七則附之編首掇拾史志所載穀梁家傳授淵源及王接荀崧啖助歐陽修劉世安胡安國朱熹郝經吳澂諸家所論三傳異同得失使學者於誦習經傳本文之先得知其大要意至善也其書大旨既為童蒙課讀而作故其所訓解但求意達辭明不以考証訓詁為務體例與左傳音訓及公羊音訓全同倣旁注之式訓解注於經傳之旁音釋附於本字之下核其所注大抵訓解以范甯春秋穀梁傳解詁為主惟稍削其繁蕪音釋則本之陸德明經典釋文以直音反切之法注其音讀雖辭旨簡核頗便於童蒙之誦習然過求簡約往往割裂語氣失注疏之本義使幼學讀之轉滋疑惑且全書幾全襲范氏解詁了無新意蓋純然鈔撮之學無所考証鄉塾課讀之本誠不足語於著作之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左傳音訓不分卷 道光十一年辛卯刊十一經音訓本

清楊國楨撰國楨崇陽人始末未詳所著有十一經音訓是編即其中之一種也按是編編首題道光歲次上章攝提格壯月開鐫據此以推則國楨殆嘉道時人矣其書不分卷釐為八冊第一冊為隱公桓公第二冊為莊公閔公僖公第三冊為文公宣公第四冊為成公襄公第五冊為襄公第六冊為襄公昭公第七冊為昭公第八冊為定公哀公而以輯說若干條及春秋列國圖說春秋提要列之卷首大旨以杜氏春秋左傳集解卷帙浩繁難以徧讀因刪繁就簡但存其音訓凡例俾初學之士便於記覽體例略倣前人旁注之式以訓詁註於經傳之旁音釋注於字下凡例冠於書眉今考其書特為童蒙而作故其音訓頗為簡略大抵以杜氏春秋左傳集解為主而參以胡安國林堯叟二家之說及陸氏釋文中間於公穀異文如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注云邾儀父公羊作邾婁儀父蔑公穀俱作眛及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注云君氏公穀俱作尹氏之類皆分別注明其於杜氏之闕誤間亦有所補正如謂寤生為生之難歸飲于廟曰飲至虞與慮通若此之類多為摭寔之言雖連篇累牘皆鈔襲陳言而不標所出又往往疏於考証然音

釋簡明訂曰可誦為初幼學者計亦未嘗無俾特謀讀之本終不足以言經義耳、

春秋公羊傳音訓不分卷道光十一年辛卯刊十一經音訓本

清楊國楨撰國楨有春秋左傳音訓已著錄按國楨嘗病群經注疏卷帙浩繁初學之士難以卒讀爰取諸家音訓刪繁就簡纂輯成書總名十一經音訓是編與左傳音訓同為其中之一種其書不分卷都凡上下二冊上冊為隱公至文公下冊為宣公至哀公又別為輯說七則列冠編首體例與左傳音訓全同首錄史志所載公羊家傳授淵源及諸家通論全經之語為輯說七則核其所採尚稱簡當足備初學之參考使其於誦讀經傳本文之先得識全書大旨意善也至於經傳音訓則倣旁注之式以訓詁注於經傳之旁而以音釋附之字下大抵訓詁全以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為主而刪其繁蕪大旨惟求意達辭明俾學者易於曉解故不煩詳釋但取其簡核音釋則多以陸德明經典釋文為本用直音或反切之法標明音讀俾初學易於誦習今考其書雖辭旨簡約頗便童蒙然注釋多者不過十餘字少則僅二三字而已往往於經傳之旨未能闡明恍惚迷離使童蒙讀之益茫然而不得其解且其書全據何氏解詁鈔撮而成凡何氏之說有未愜經旨者亦不加辨正以視左傳音訓於杜氏之闕譌尚略有訂正者抑又下焉總之其書不過

為童蒙，固不足語於經義也。

春秋公法比義發微六卷 宣統三年辛亥排印本

清藍光策撰。光策字子彥，四川資陽人。光緒十四年戊子舉人。是編前有張肖熙序及撰增祥覆書，知其書是成於光緒末年。先是戊戌之變，立憲議起，有志之士群主牖啟新智，昌明古訓。光策既潛心於泰西萬國公法，以春秋一書為孔子自撰法律憲典，範圍百代，言公法者，徵春秋將無所歸，於是貫穿經傳，甄錄法典，發憤而成是編。其書都凡六卷，釐為上中下三篇，每篇分為二綱，每綱復分若干目。卷一曰上篇名義，凡十有二目。卷二曰上篇律意，凡十有四目。卷三曰中篇交誼，凡十有四目。卷四曰中篇外權，凡十有六目。卷五曰下篇戰利，凡二十有三目。卷六曰下篇締和，凡十有六目。總計凡六綱，九十有五目。而以凡例列之卷首，自序附之卷末。大旨主於尊君權而固民志，推求經義，歸之立憲。各條皆首述經義，次錄泰西公法，然後著論以推闡其義。條舉件繫，詮釋殊詳。惟大抵皆取春秋經義以比附泰西公法，如以即位比於加冕之類，多穿鑿附會於春秋本旨，未能盡愜。又時時好為議論，而略於考證。按自有清末葉，西學東漸，學者治經，輒喜牽引新學，光策是書，其病亦在牽引公法以害經義。蓋一時風氣使然，亦不必獨責是編也。

春秋世族志畧不分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姚東升撰東升字曉山秀水人始末未詳考其書中多引泰州陳厚耀春秋世族譜按厚耀康熙丙戌進士則東升之時代當已在康雍之後又考國立北京圖書館藏有東升所撰讀左一隅稿本自序題嘉慶强圉赤奮若則東升蓋乾嘉時人矣是編現藏國立北京圖書館用竹紙鈔寫不加闌界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七字小註雙行字數同書法草率多朱墨鈎乙簽註之處詳其語氣殆為姚氏原稿無疑蓋草創初就猶未及訂正付梓者也其書不分卷都為一冊大體皆因循泰州陳氏春秋世族譜而旁參他書以補正之體例亦略仿陳譜首周世族次魯次晉次齊次宋次鄭次衛次楚次秦次陳次蔡次吳次越次邾次許次曹次莒次杞次虢次滕次薛次諸小國惟但卿大夫而不載王侯世系是其異於陳譜者核其所譜搜採尚稱該洽又於陳譜之疏畧如周卿大夫之周公忌父召公莊諸人悉為增補徵引所及似較陳譜為詳備惟千慮一失智者不免故其間脫漏亦復不少如周卿大夫召氏下注云召公次子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召公長子繼燕支子繼召無次子繼召之說是編乃注曰召公次子未知何據又考原氏據鄭氏通志云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以邑為氏後加伯為原伯是編乃但注出文王而不引鄭氏之說亦未免疏略他如召桓公唐石經作蘇公祭叔正義云或是祭公弟是編皆不加徵引是耳目之前考核猶多不逮總之其書蓋東升草創未完成之稿固宜其多所闕略也

春秋左傳類對賦注不分卷 康熙間刊本

清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左傳姓名考四卷、左穎六卷，已著錄。是編前有皇祐三年辛卯徐晉卿序及士奇自序。按士奇自序云：余閒居鷗水，不接人事，日以書卷自娛，因按本傳，條注其下，庶幾十二公之事可一覽而得。是其書蓋士奇晚年閒居鷗水時之所作也。按春秋左傳類對賦者，宋秘書徐晉卿之所作也。惟焦氏經籍考不載其書。據晉卿自序，謂藏於巾衍，傳之昆雲，則宋時其書寔未行於世。元至大中，江陵路總管太原趙嘉山始鋟諸學宮，俾諸生受而習之。夫春秋之教，比事屬辭，左氏時國史猶存，故其所述獨得其宗。所疏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盟會征伐、朝聘燕饗以及卿大夫往來問答之辭，文采爛然。有事同而辭異者，有事異而辭同者，錯綜變化，間見層出，初學之士少能鉤貫。徐氏此賦都凡萬有餘言，配儷工妙，天輸地設，儷次比耦，絲牽繩連，宏綱大義，披卷可求，惜每句下止表年而不注事，後生初學未覩全傳，徒誦其律切，仍茫然不知其所賦之事。士奇既善其書，復病其簡約也，因詳為註釋，以成是編。其書不分卷，惟就原賦分逐句為解，大旨據左氏傳而節錄其大要，分別附之各句之下，排比傳文，標識端委，使初學讀之不至茫然而不得其解，誠徐氏之功臣也。

春秋平議一卷光緒十六年庚寅刊本

清宋駿聲撰駿聲有春秋亂賊考一卷春秋三傳異文覈一卷春秋左傳識小錄二卷已著錄是編前有光緒十六年庚寅李威鐸序云余官京師哲嗣仲武孝廉以先生未刊稿本春秋三書見示曰春秋平議曰三家異文覈曰春秋亂賊考惟平議一書能持左公穀之平正杜何范之失寔讀春秋者不可少之書也是其書初無刻本光緒十六年庚寅李威鐸得其稿本於先生哲嗣仲武處始為之刊行焉其書都為一卷大旨以春秋一經聚訟紛然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各有是非杜預何休范甯之說亦不無偏袒出奴入主無所適從因取三傳參合杜何范三家之解詳為推考以冀能持其平故以春秋平議名焉其書首論左傳次及公穀釐為三篇曰違膏肓曰攻墨守曰治廢疾核其所論於左公穀及杜何范三家之失皆有駁正頗能一洗諸家穿鑿附會之習如駁左氏隱公七年滕侯卒不書名未盟也云此類寔闕文也滕至魯僖十九年盟齊之名始見於經宣公之謚始見於傳距此已七十五年矣又閱二十六年而昭公又見於傳則此滕侯之世次且闕何況於名舊史已闕何關於例之類其說皆確然有據又如論公穀二家專以經中助語之詞

釋經之意及駁穀梁以隱元年歸惠公仲子之賵與文公九年僖公成風為一例桓公二年紀侯來朝以月之為惡桓公羊以隱公四年翬帥師伐鄭貶與弑公不稱公子若此之類持論大抵近理李氏序稱其能持左公穀之平正杜何范之失者非虛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舉例一卷 味經齋遺書本

清莊存與撰、存與有春秋正辭十一卷、已著錄、是編為味經齋遺書中之一種、蓋與其所撰春秋正辭相輔而行者、先是存與既因元趙汸春秋屬辭、櫽括其條、正列其義、為春秋正辭九則、意有未盡、復推尋宣聖屬辭比事之法、求精於繁、辨異於同、發凡起例、以為是編、其書都為一卷、釐為十例、其目曰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曰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曰一事而再見者、先目而後凡、曰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曰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曰擇其重者而譏焉、曰貶必於其重者、曰譏始疾起、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焉、每條皆首列凡例、然後引証經文、而加以詮釋、核其所論、大抵以公羊為宗、而參考何氏解詁、以闡明其義、間或取資於左氏、拾補於穀梁、反覆經文、以條列其目、屬比其詞、絲牽繩貫、若網在綱、條理頗為明晰、考據亦尚稱精核、雖其間持論稍拘、又喜言褒貶、往往失之於苛、然較之破碎繳繞、橫生異議、猶說經之謹嚴者、學者苟優柔饜飫、識其類例、由是以抉發經心、亦庶幾無偏惑乖方之誚矣、學者苟與其所撰正辭一書、合而觀之、亦可以見莊氏一家之學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要指一卷 味經齋遺書本

清莊存與撰。存與有春秋正辭十一卷、春秋舉例一卷、已著錄、是編為味經齋遺書之一種、蓋與正辭舉例二書、同為存與詮釋春秋之作、按存與潛心六藝、始入翰林、即以經學受知於上、其治春秋、主公羊家法、既仿何氏公羊釋例、趙氏春秋屬辭之體、作正辭十一卷、舉例一卷、復以餘力、纂輯是編、其書都為一卷、大旨在反覆經文、參合衆解、以推求全經要指、使初學之士、先能貫通全經、識其端委、然後進而追尋宣聖筆削之旨、庶幾乎可以溯詞揆方、各得其序、核其所論、如謂春秋以辭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後世以聖心之極、故善說春秋者、惟止諸至聖之法而已、聖人因魯史而作春秋、文有再襲、事有不再見、明之至也、事若可類、以類索其別、文若可貫、以貫絛其異、人事雖博、無所不存也、又云春秋詳內略外、詳尊略卑、詳重略輕、詳近略遠、詳大略小、詳異略常、詳正略否、春秋非紀事之史、不書多於書、蓋夫子博列國之載、因魯史以約文、於所不審則削之而不書、讀春秋者、宜即其所不書、以知其所書、即其所書、以知其所不書、若斯之類、其說皆簡潔有當、於全經旨要、多所闡明、雖範圍不出古人、然融會貫通、示初學以治經之途徑、纂輯之功、亦未可沒也、

春秋序題不分卷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傳鈔本

明陳其猷撰其猷字勇石河南杞人始末未詳是編現藏國立北京圖書館考之朱彝尊經義考及諸家書志皆不見著錄殆鄉塾揣摩之本而未付剞劂者耶其書不分卷都凡十冊鈔本細字白紙藍行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書法凡拙且書中鮮有鈎乙涂改之處其為鈔胥所錄副本殆無疑義按宋制春秋義題聽於三傳解經處出靖康初改用正經出題尋以春秋正經可命題者不過七百餘條州郡問目重複甚多慮其易於弋獲復聽於三傳解經處相間出題而創為合題之法元明因之無所更易於是坊間講章層出不窮是編蓋其類也按其書首頁題春秋序題而各冊卷首題簽皆署春秋題宗是其書亦名題宗詳其命名取義則其書指趣已不難想見蓋其書之作本為場屋而設非有意於詁經故其體例謬妄已極止鈔撮經文之可以命題者而以足資引用之語附之於下然後每題綴一破題條分大義各為之說大旨以胡傳為主間或參合諸家之說以發揮之牽合搭配勉強湊泊名為發揮經義實則割裂經傳於聖人筆削之旨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又往往詮注作文之要以備士子揣摩之用即在坊本講章之中亦落下乘明季經義講章之蔽至此極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經傳集解考正七卷北京國立圖書館藏鈔本

清陳樹華撰樹華字芳林元和人是編現藏北京國立圖書館竹紙無欄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字小注雙行字數略同字體工整間有朱筆句讀改正之處詳其紙墨似出傳鈔非陳氏之原稿也據編首樹華自序知其書寫成於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全書都凡七卷別有論例十四則附之編首不入卷次大旨以春秋左氏傳俗本承譌文義益晦為病因取宋慶元重彫淳化元年監本春秋正義南宋相台岳氏集解本及元明諸刻本參以陸氏經典釋文悉力互勘準古酌今期歸至當詳其所論大抵以考証異同審定句讀為主至於音義之失亦間及之其所引據除唐石經及宋元明刻本之外凡注疏子史說文及諸家載籍徵引經傳文句有不同者亦悉加采擇援引頗稱核洽又於梅頤僞古文尚書等僞書皆置而不論尤為矜慎至其校勘異同亦多精審如論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以唐石經校三傳誤據摹本蓋入明嘉靖間西安王堯惠等補刻正左傳誤字計九十餘條其中唐刻誤者寔止數條且於石經與監本異同之處轉致疏漏是編於此悉加釐正亦足資考核惟其書既專論文字乃如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條引正義以証手文之必有之類往往自亂其例是則未免可議矣

春秋貫解不分卷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羲川遺書本

清王尚槩撰尚槩字季平號羲川天水人潛心經義所著有十三經管見及諸經貫解各若干卷是編前有道光中張澍序及民國二十年辛未金樹仁序末有民國二十一年壬申汝翼後序按汝翼後序云先羲川公春秋貫解一書成於清道光中海內名公屢謀行諸世辛未春始付梓人又方藏事是其書定成於道光間未及梓行而尚槩已卒民國二十年辛未其曾孫汝翼始與其所撰易解等合刻為羲川遺書若干卷是編即其中之一種也其書不分卷亦不錄經文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大旨在貫串全經以推求宣聖筆削之旨故以春秋貫解名其書今考其書意在折衷衆說以歸於至當如謂春秋一書左氏公穀家說各持董胡踵興日益龐雜治春秋者不以傳解經恐經傳不合則屈經從傳不免主傳客經之病故其所解說大抵皆排比經文以尋其端委或錯綜當時事勢平心以想見聖人之心於諸家刻酷之論概所不取持頗稱確切惟其間亦往往好為流於高論不顧所安如謂左傳非邱明所作戰國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因春秋以作傳得稍掩其筆削於己無害必不去也故春秋經秦火而獨全之類皆不根之論全憑意揣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體注大全合參四卷（康熙五十年辛卯潄芳軒刊本）

清周𤉶撰𤉶字旦林銅陵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康熙辛卯周氏自序知其書定成於康熙五十年辛卯全書都凡四卷第一卷為隱公至莊公第二卷為閔公至文公第三卷為宣公至襄公第四卷為昭公至哀公又別有凡例二則列之編首不入卷次按周氏自序云春秋之大義微言闡明於文定欲聞經教須研胡傳乎嘗句求解字求釋說案經傳參考諸解謬成體註一書置之家塾俾後生小子由此淺見陋識知所從入是其書定家塾課讀之本大旨原本胡傳而敷衍其意故分其書為上下二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為春秋經傳參訂讀本前列經文後附胡傳間或參合諸家傳注以發明其意上格則為周氏體註合參就春秋經文可作制義比合各題者截其中一二字為目而各以一一破題括其意更掇拾胡傳及諸家之解以詮釋之其間於立題命意所在推究尤詳又往往講求作文之法以備場屋揣摩之用大致拘文牽義鉤剔字句純以時文之法商榷經義其凡例二則所論亦皆春秋經藝之文體文格如謂作春秋文第一要有斷制如老吏斷獄一定不移第二要有波瀾如抽繭剝蕉逐層深入之類其體又在講章之下蓋科舉揣摩之本非詁經之所尚也

春秋體註三十卷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刊本

清林雲銘撰湯慶孫補訂雲銘字西仲侯官人順治進士官徽州府通判著有楚辭燈莊子因挹奎樓文集吳山鷇音及是編行於世慶孫字修來高平人自號高平外史是編前有乾隆癸丑慶孫自序謂茲困坊友欲刻全本春秋註解不揣固陋因取林西仲原本而妄為增訂則其書蓋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慶孫據林氏原本增訂而成其書都凡三十卷而以春秋興廢體註凡例春秋綱領春秋提要春秋列國圖說附之編首不入卷次按自至元延祐中復科舉之法春秋以胡安國傳為主懸為功令明季因之無所更易清聖祖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綴胡傳於三傳之末而詳為考証凡胡傳中有乖經義者悉加駁正嗣後春秋經題遂以左傳本事為主而參以公穀之義是編專為科舉而設故其立論悉宗彙纂分註解與經傳為上下二闌如高頭講章之式下闌首錄經文次錄左氏以明事之本末更參以公穀以發明其經義又以胡傳雖多可議然士子習之既久難於驟更因亦綴於三傳而稍稍刪除其有乖經義者至於上闌註解則大抵據經題以為之解如某題某句要發某字要説之類皆參酌諸家之説以貫串之而以書法列之名題之下總之其書蓋全為鄉塾揣摩科舉之本限於科律鮮有發明寔非詁經之正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煌本莊子郭象注殘卷 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本

晉郭象撰。象字子元，河南人，辟司徒掾，稍遷至黃門侍郎、東海王引為太傅主簿，事蹟詳晉史本傳。此本現藏法京，上虞羅振玉段以影印，列為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之一。其書所存，凡殘卷三。甲卷為刻意篇，首尾完具；乙卷為山木篇，自夜行晝居戒也，至篇末；丙卷為徐無鬼篇，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至篇末，皆佚其前。卷中世民字均缺末筆，治字則否，知其為唐太宗朝寫本也。其甲卷與丙卷，字體相類，行款亦相似，殆出自一帙；乙卷則別為一帙。以校今本，字句之間，頗有異同。如刻意篇教誨之人(也)，尊主強國之人(也)，避世之人(也)，養形之人(也)等句，今本均脫也字。此導引之士，不導引而壽等句，今本導均作道。吹煦呼吸，今本煦作呴。又如刻意篇注使萬物各得而不自失者，今本得字下有其[illegible]二字。無所執為，今本為字下有也字。所謂自然也，今本然字下脫也字。志而有之耳，今本耳作也。若斯之類，皆足資校勘。上虞羅氏曾校之，今本撰校勘記一卷，刊於群書點勘中。按今本莊子，每篇皆首尾銜接，不分章節。此本則除刻意為一章外，山木及徐無鬼二篇，每篇皆各分數章，且均跳行以別之。此則足証後來各本不分章之失，是編雖殘缺不完，亦自有其珍貴之價值矣。

閒情雜著一卷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刊通一齋四種本

清方內散人撰散人姓氏未詳亦號通一齋主人南昌人也所著有三教宗旨南北合參道情十詠各一卷已著錄是編亦通一齋四種之一編首有光緒癸卯夏敬莊序謂散人於其著作不甚愛惜多不存稿敬莊於其篋中錄存若干首與同門諸子校訂付諸剞劂顏曰閒情雜著則是編蓋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散人高弟西昌夏敬莊與其同門熊兆璜等之所纂輯也其書都為一卷總其所集凡詩文五十有四首其目曰靜室八箴曰視曰聽曰言曰動曰行曰住曰坐曰臥列子度夢一段註並書後念佛偈答八弟簡庭和簡庭八弟題牧牛圖韻三首題簡庭八弟指月圖遠色歌聖學歌和跛公寄廬見懷元韻步跛道人元旦感事韻並柬劍臣四首石隱圖聯句重遊廬山海會寺贈至善和尚二首鹿洞有感二首觀音橋題壁栖賢題壁自題壺天石隱圖二首代友題夏芝船動靜交養圖十一月十五夜相傳為月當頭友人約飲醉後偕夏劍臣步月訪跛道人即步元韻讀跛道人除夕諸作憤時感事滿紙牢愁大減林泉清致爰口占二律調之題借指圖六首寄贈何道姑五首嶺西寺十絕核其所詠或述懷遣興或酬唱贈答或體物以言志或敘事以明理大抵皆託詞警世清吟喻意要其指歸大過在於剖析道家修煉養生諸大端而參合三教言皆不據蓋道家典籍中之篤寔近理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南北合參一卷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刊道一齋四種本

清方內散人撰。不著姓氏。按散人有三教宗旨一卷，已著錄。是編蓋與三教宗旨同為道一齋四種中之一種。編有散人自序，謂丁酉冬有同志者輯余之卮言賸語，欲災棃棗，並以序請余，則是編之作，蓋在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之前矣。其書都為一卷，釐為十有一篇。首三元兩派總論，次道派源流，次北派小周天火候辨惑論，次南宗門戶暨火候辨惑續論，次南北二宗小引，次北派九律，次南宗九律，次邱祖小周天歌訣，次子午卯酉歌訣，次丁熊二真人合傳，次熊敬中夫子傳大旨。謂南北二宗入門雖殊，其歸則一，故參合兩派微言，融會貫通，自樹一幟。按洗心居士道一齋四種序云：先生篤志好道，內典丹經，靡不研究。時尋繹其尊人所得熊滄庵先生真傳秘錄，証以師友所談玄要，遂得北派真傳。自是壹志玄修，上蒼垂佑，假以奇緣，獲遇真師，復得南派正法。是先生於南北二宗俱得其真訣，故是編於二家之說，精參互証，破其拘執，立論頗稱透澈。如謂北派清淨真傳，大非頑空枯坐及搬運諸家可比，其一乙取坎填離，反還妙義，亦即自身中栽接之法。又謂南宗秘訣，體离神交，男不寬衣，女不解帶，仍與清淨一致，迥非御女採戰諸邪術可比，若斯之類，皆非空言臆斷，橫生揣度者可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情十詠一卷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刊通一齋四種本

清方內散人撰。散人南昌人，姓氏未詳。所著有三教宗旨及南北合參各一卷，已著錄。是編為通一齋四種之一。編首有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得一山人序及倚鶴山人鄭官應題詞。按得一山人序云：方內先生半生以來，唯以生死大事是究，殆於三教典籍靡不讀，於諸家宗匠罔不參者歟。久之融會貫通，確有所得。近見異學爭鳴，正道日晦，杜門謝客，靜養林泉，暇時爰將所得著為歌詠。又考貞一居士通一齋四種總序云：吾弟方內散人於學庸周易濂洛關閩之書與夫道藏內典，靡不博覽，而窮研。壬寅春，友人邀遊滬上，閉關養靜，靈慧漸啟，閒情歌詠，直抒心得，是其書蓋光緒二十八年壬寅，散人閉關滬瀆時之所作也。全書都為一卷，釐為十章，曰定志歌，曰悔過歌，曰積德歌，曰破障歌，曰訪道歌，曰窮理歌，曰盡性歌，曰了命歌，曰辨命歌，曰還虛歌。核其所詠，大旨在推闡道家參修之秘訣，繁徵博條理秩然。先求定志，以為超凡入聖之基，繼則改過遷善，破除障礙，以還我真樸，更進而訪窮道理，以臻於盡性至命、還虛之極致，指階淺入深之路，開由漸而頓之門。言簡義賅，盡妙極玄。且講究修德行善，處處不離性道，蓋性命雙講，尤重德性。兩端誠不失為有本之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問答法語一卷（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刊通一齋四種本）

清方內散人撰、散人姓氏未詳、亦號通一齋主人、南昌人也、所著有三教宗旨、南北合參、適情十詠、閒情雜著各一卷、已著錄、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西昌夏敬莊合刻散人所撰三教宗旨等四書為一編、顏之曰通一齋四種、是編亦附之其末焉、其書卷尾有夏氏題識、云問答法語皆諸友疑難之處、先生或証以諸家語錄、或印諸心得、而莊稟命謬演為問答者也、則是編蓋散人平居與諸弟子解釋疑難之語、而敬莊奉命演為問答、彙輯成編者也、其書都為一卷、總其所錄、凡問答三十有二則、大旨在詮釋道家修煉養生之理、或疏解經義、或宣通疑滯、舉凡改過遷善、因果報應之理、起居調攝、除病延年之方、煉炁凝神、服食導引之術、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要、靡不剖析無遺、其中如論治心病之法、首宜立志、俾得專一、次宜絕慾、以固元陽、三曰細心、以益智慧、四曰忍耐、以寡嗜慾、五曰忘己、以去私心、六曰養炁、以保真樸、若斯之類、皆言簡而易行、又凡其所論、古人有言之者、則一一注其出處、以資讀者之參考、其古人之說有未盡核恰者、則印証心得、自抒己見、雖問答之語、體同劄記、不免稍嫌龐雜、然要其指歸、其理寔一、家之學、較之道家荒誕之說、蓋頗為篤寔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教宗旨一卷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刊通一齋四種本

清方内散人撰。方内散人亦號通一齋主人，南昌人，姓氏未詳。考西昌夏敬莊之序散人所撰閒情雜著也，謂師生於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又云方内夫子生有異稟，幼好玄修，平日於三教經典靡不精心研究，手批諸書丹黃滿架，入庠後即絶意進取，一意參訪，幾三十年，盡得南北二派真訣。又考得一山人之序散人所撰道情十詠也，亦謂先生髫齡沐丁熊兩真人暨父師之道澤、先叔之教言，厥後復游同郡熊礚隱、憩敬中兩夫子之門，終日講易談玄，壯歲廢棄科舉，游歷山川，遍訪賢哲，於三教典籍靡所不讀，久之融會貫通，將所得著為歌詩，欲補救於一時，是先生之學行畧可見矣。按散人所著有南北合參、道情十詠、閒情雜著各一卷，與是編合刻為通一齋四種四卷。是編前有癸卯散人自序，云當閑關瀍瀆靜室餘閒，爰取諸家之流弊而一一辨之，顏曰三教宗旨，是其書定光緒二十七年壬寅散人閑關瀍瀆之所作也。全書都為一卷，釐為二十有四篇，其目曰至道不分門戶論、讀書宜知變通說、覺為畫程至訣、道貴守一論、讀大學中庸兩章、讀君子有三戒章、讀孟子魚我所欲章、讀悟真外篇論、儒門性理諸書讀、鄧厚庵先生遺書論、濟一先生所著諸書、西遊衍義非邱祖所作論、修淨土說、參話頭說、神仙四等淺說、煉己有兩說不同論、煉性辨、鑄劍辨、訪道論、訪護法論、平等非平權說、儒家宜熟讀諸篇、佛家宜熟讀諸篇、丹經宜熟讀諸篇。今考其書大旨主於三教歸一之論，謂至道不分門戶，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釋迦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老子曰得其一萬事畢，教雖分三，厥旨維一，於是融貫三家，指出教外別傳。核其所論，大抵以學庸周易悟真楞嚴諸經互相印證，以闡明性命雙修之理，雖其間牽合三教，不免附會學術之嫌，然其說多切於事理，且義境透澈，文筆簡潔，亦道書中之不可多覯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修真秘要一卷　正德十年乙亥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見著錄。是編卷首有正德八年乙亥文林郎知直隸常州府靖江縣事關中王蔡序，卷末有正德十年乙亥雲崖道人跋。按王氏序云：予觀修真秘要一書，言簡而旨深，功廉而效大，誠修身延命之術也。予得此集，豈容自私，遂捐資鋟梓，以廣前人修己治人之意。是其書蓋正德間王氏之所刊行。惟原序題八年乙亥，考正德八年為癸酉，乙亥為正德十年，證之雲崖道人跋題十年乙亥，知王序八字為十字之誤。又考王氏之得此集，既在正德初年，則其書殆元明間道流之所作歟。全書都為一卷，所言皆調攝疾病、養生延命之術，如治久病黃腫、治肚腹疼痛、治肚腹虛飽、治左癱右患之類，都凡四十有九條，每條皆一圖列首，然後詳述養生攝之法，頗合古人左圖右書之意。核其所論，大抵皆本之道家導引氣之法。蓋人稟陰陽之氣以生，其本始未嘗少欠，一與物接，則乾元之祖便為七情所耗，是以氣滯血凝，百病以生，故道家以養氣為攝生之要訣，藉導引使一氣流行於上下，則百病自除，而修齡可期。是編雖雜採前人緒論，無所論斷，然其說皆簡明篤實，無神仙家荒誕之談，要其指歸，蓋不出道家導引之術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言內外秘訣全書不分卷 明刊本

明彭好古輯好古字伯錢自號一壑居士楚黃人潛心道要所著有金丹四百字注解金碧古文龍虎上經玄解銅符鐵券各一卷又與王道淵等合注崔公入藥鏡合解一卷是編前有好古自序題丁酉仲夏廿六日書而不著年號考道藏太玄部唱字帙中有南昌混然子王道淵所撰道玄篇一卷卷首有洪武壬申嗣天師張宇初序云混然子勤於論著予讀其言久矣間會於容郎匆遽未遑盡究據此知道淵蓋明洪武間人好古嘗與道淵合解入藥境則是編之成當在明永樂十五年丁酉矣其書不分卷釐為內外二編上編之中復分為五類一曰經類二曰書類三曰歌類四曰詞類五曰詩類總其所輯計歷代道書五十有九種內編凡經類十有三曰陰符經道德經清淨經定觀經度人經消災護命經赤文洞古經大通經五厨經日用經玉樞經心印經胎息經書類六曰傳道集靈寶畢法入藥鏡玉清金笥寶籙金丹四百字指玄篇歌類十有九曰破迷正道歌醉思仙歌瑤頭坯歌敲爻歌谷神歌還丹破迷歌靈源大道歌太空歌石橋歌青天歌還丹口訣歌羅浮翠虛吟前快活歌大道歌道隴元樞歌金丹歌得道歌判惑歌詞類凡七闋曰沁園春步蟾宮三字訣百字牌水調歌頭酹江月一枝花詩類凡一篇曰白玉蟾五言古詩外編凡道書十有二種曰金碧古文龍虎上經浮黎鼻祖金樂秘訣明鏡匣金穀歌火蓮經參同契銅符鐵券石函記悟真篇還金術地元真訣答論神丹書其中除火蓮經銅符鐵券地元真訣數種之外多見於道藏核其體例大抵經書皆真錄本文詩詞則選其精要文辭有隱晦者則或重訂其篇章或稍加注解附益其間大旨在闡明內外二丹之玄妙於內外道言最有精義之經典搜羅纂輯核備上自三清四御下逮五祖七真之書無弗備具凡築基鍊己之方抽鉛添汞之法移神換鼎之術以及性命雙修之理靡所不詳雖其考訂或有未周體例或有未洽但輯內外道言以為一編斯亦可謂鉅觀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琴火重光一卷（高觀如藏舊鈔本）

明陳自得撰。自得字竹泉，福建人。本書首題明福堂竹泉陳自得著。惟考其所著黃白直指及鉛汞真旨二書自序，皆作福建陳自得。序又本書陽春子序亦云陳竹泉先生閩人也，是福堂蓋福建之訛。又詩性極鈍，將冠始學詩，年二十四五頗究性理天人之學，既而為文詞序記以自研覓，礪明景泰間太守不尹咸以明經舉不就，惟留心醫術以活人。癸酉歲邂逅外丹之事，獲覩點化黃白神效，遂總事之，乾弟三職三載餘，家貲寶物器玩琴書一為之空，終無所得，知為術丹偽人，乃退而日夜尋究，自是知識日長，乃形諸歌詩以寫其懷。所著有養道篇、黃白直指、鉛汞真旨及是編行於世，惜其書行世絕尠，僅少數爐火專家轉相傳授，奉為枕中鴻寶。是編為舊鈔本，現藏高觀如處。序跋兩篇之後有玉峰山人印及陽春子印各二枚，其為玉峰山人親手校正之本，當無疑義。編首有雍正六年玉峰山人陽春子序，編末有玉峰山人陽春子跋。據陽春子序云，先生南呂一枝花有入道斯道四十餘春句，深歎學道苦心。但按之明史，癸酉為景泰四年，至成化三年丁亥僅十五年耳，何以有四十餘春之語？及讀至辛酉年遇至人親傳口訣句，乃知丁亥已前之養道篇雖連篇累牘，先生尚無所遇，而琴火重光中則曰敢道無自悟，又曰首師不信有真傳，其為辛酉遇師後所作無疑，則其書之成當已在明孝宗弘治十四年辛酉之後矣。其書都為一卷，凡詩賦七十有八篇。其目曰：鉛汞賦一首，詠鉛銀砂汞四首，詠坎離震兌四首，金火條目二十四首，西江月二十八首，黃鶯兒七首，曲十調。大旨在闡明外丹黃白之術。按仙家丹法大別有四：天元謂之神丹，言其神妙莫測也；地元謂之靈丹，言其奪造化靈氣也；人元謂之還丹，言其還我固有也；黃白謂之金丹，言其點石成金也。地元能點金，又能服食；黃白止能點金，不可服食。此二者之所以異也。是編西江月第七闋云：以石點成金恰易，將人服食終難。是其所論全為黃白丹法，殆無疑義。明清道流外丹諸書常引是編詩詞以証其說，是其書在歷代外丹著作中實佔重要之地位。詳其所論，首就鉛汞坎離震兌四者，全始要終，直言直引，以總其綱；次舉金火條目，以列其目，抉破幽隱，蓋丹經中之頗具條理者也。

讀道藏記不分卷道藏精華錄本

清劉師培撰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生於清光緒十三年丁亥卒於民國八年己未生平潛心經學於書無所不窺治經之暇間以餘力研究道家經典是編前有庚戌孟冬師培自序謂余以庚戌孟冬旅居北京白雲觀乃假閱全藏日盡數十冊每畢一書輒隨筆記錄未足為定稿茲先差擇若干條錄成一帙以公同好之士則其書為遜清宣統二年庚戌師培旅居白雲觀時之所作當時每讀畢一書輒有筆記是編僅其中之一部分蓋草創未盡之稿也其書不分卷都凡三十有六篇其目曰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上清大洞真經玉訣音義黃帝陰符經集注黃帝陰符經疏黃帝陰符經注黃帝陰符經解黃帝陰符經注解悟真篇注釋周易圖太易象數鈎深圖元始上真眾仙記三茅真君加封事典金蓮正宗記陶真人內丹賦谷神賦靈台經廣黃帝本行記穆天子傳漢武帝內傳列仙傳歷世真仙體道通鑑華陽陶隱居傳紫陽真人內傳西嶽華山誌太華希夷志金籙齋讚詠儀宋真宗御製玉京集太上靈寶五符序登真隱訣黃庭內景五臟六腑補瀉圖上清後聖道君列紀洞玄靈寶三師記太極葛仙公傳南嶽九真人傳太極祭鍊內法黃帝太乙八門入式訣核其所記自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至宋真宗御製玉京集屬於洞真部自太上靈寶五符序至黃帝太乙八門入式訣屬於洞玄部其他二洞四輔則皆未之及焉按師培一代學者是編每書各為題記或誌其序跋或撮其要旨皆足資讀道藏者之參考而其尤饜人意者則在其甄引異同考證非難如謂陶真人內丹賦賦及注文均出一手並以注引吳筠李淳風之言證真人為陶植謂歷世真仙體道通鑑首卷之軒轅黃帝傳即錢塘王敏求記所著錄亦即孫淵如所刊之書而顧千里序及孫氏平津館鑒藏記皆未知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傳即通鑑之首卷又如據甄鸞笑道論第十一章太平御覽六百七十三引五符經以證太上靈寶五符序即古五符經確係六朝以前古籍若此之類凡所考訂皆確然有據雖記於中撮舉道家旨要或未盡核洽然大醇小疵其書終為治道藏者不可不讀之書也

道藏輯要目錄不分卷 道藏精華錄本

清蔣元庭編纂、先是嘉慶間元庭編纂道藏輯要既成、刻板於京師、及送板南歸、又值元庭北上卒於京師、故外間傳本極少、吳錫守一子、以其書之不易見也、因取其目錄、刊於其所輯道藏精華錄中、其書原不分卷、按二十八宿之名綴釐為二十有八集、依次編目、總計全書凡著錄道經二百八十種、以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丁未續修道藏目錄校之、其中新增者約百餘種、且多為明清間道流之著作、頗足以補萬曆藏之闕遺、又考其書體例、大體皆因循蔣氏原目、惟原目按二十八集分集編次、是編則按原書次序著錄、而標注所屬之集名於其下、又原目著錄各書、皆不注卷數、是編悉為增注、且於各書作者姓氏、亦詳為注明、此外於原目之疏畧、亦悉為訂正、如斗集二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太上說東斗主算護命妙經、太上說西斗記名護身妙經、太上說中斗大魁保命妙經、原目但著錄五斗經、不載子目、柳集一至柳集六懺法大觀六卷、所收凡懺法三十有二種、是編皆一一注其子目、原目亦但錄總名、不載子目、若此之類、其所著錄皆較原目為詳審、足資學者之參考、雖其疏畧之處、亦所不免、如氏集三元始天王大洞玉經下所附洞經示讀、為清全本存所撰、書凡三卷、鬼集金華宗旨一卷、為清屠乾元等輯、柳集懺法大觀六卷、為清靈山子張持真所輯之類、是編或不著其卷數、或不詳其作者、是則但據原目略加增注、未及一一勘對原書、宜其疏漏之不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懺法大觀六卷 道藏輯要本

清靈山子輯、靈山子紫雲洞回道人之弟子也、姓張、名持貞、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回道人序、演文子題詞、嘉慶癸亥蔣曰綸序、及嘉慶丁巳蔣予蒲序、按蔣曰綸序云、庚申秋、靈山張子來都、攜其丁巳年在山左偕余子所刻懺法大觀一書、余讀之、竟如觀道門諸條、如誦三洞真文、其子蔣予蒲序亦云、今靈山子彙集懺法大觀、予披讀編摹、夜以繼日、相與推敲訂正、梓行以公天下、即懇靈山子董其事、是靈山子蓋乾嘉時道流、是編實成於嘉慶二年丁巳矣、又考回道人序云、靈山子欲編其目曰大成、余所獲懺法尚未周編、弟有此裔皇懺法、亦可謂鉅觀、何弗即以大觀顏之、靈山子欣然受命、畢其書、本名大成、後以師命更名大觀、全書都凡六卷、所輯懺法為數凡三十有二、其目曰、紫府玄祖法懺、玉清天寶法懺、上清靈寶法懺、太清神寶法懺、太上老君尊懺、東華木父寶懺、西華金母寶懺、玉皇上帝寶懺、后土上帝寶懺、三光普照寶懺、大梵斗姥心懺、碧落慈航寶懺、太乙救苦寶懺、天官賜福寶懺、地官赦罪寶懺、水官解厄寶懺、九天雷祖法懺、北極蕩魔寶懺、至德歲君寶懺、東嶽聖帝寶懺、玄帝元君寶懺、呂帝無極寶懺、關帝忠武寶懺、大羅八洞寶懺、玉京四相寶懺、祖真傳薪心懺、大羅領班寶懺、三茅真君寶懺、昊天收瘟寶懺、水府護國寶懺、火官錫福寶懺、天醫濟世寶懺、今考其書、所輯諸懺大抵皆明清間道流柳守元、孟珙等所撰、上自三清四御、下逮雷瘟水火、以及五祖七真、無弗備具、按懺之為言謂懺除罪障、隨喜福德也、故道家懺法皆所以禮禱至聖先真、而悔其既往之愆、防其未來之過、凡其所述、總切於身心、而馴致於性命、較之其他道書、尚稱平正、所搜採所及、多至數十部、誠可謂集明清間懺法之大成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公羊傳讞六卷（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寫抄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吳縣人。紹聖四年丁丑進士。南渡後官至崇信軍節度使，事蹟具宋史文苑傳。著有春秋傳二十卷、春秋考十六卷、春秋讞二十卷，四庫已著錄。是編現藏國立北京圖書館，卷首有學部印，知其為遜清學部舊物。用竹紙抄寫，每半頁九行，行二十字、二十一字不等，字体凡屬，殆出抄胥之手。其書都凡六卷，大旨在規摘公羊是非，而主於信經不信傳。按四庫著錄夢得所撰春秋讞二十卷，提要云：宋藝文志是書本三十卷，又夢得自記左傳四百四十二條，公羊三百四十條，穀梁四百四十條，今據永樂大典所載，參以程端學春秋辨疑，通加檢核，左傳闕九十條，公羊闕六十五條，穀梁闕八十四條，蓋已非完帙，謹依類排次，釐為左傳讞十卷，公羊穀梁讞各六卷。是編分卷，與四庫本無殊，殆即據四庫本春秋讞抄出單行者歟。其書於公羊之說，昌言排擊，而於何氏之注，尤多所攻駮。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條云：何休曰，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審經之弊，莫甚於此。王者以正剃一天下，故巡狩之所謹者，協時月，正日而已。乃若各隨其即位之年，一二以數之，此天子諸侯之所同也，初未嘗為之禁，自漢以後，天下始一於用天子之年，非禁其改元也，禁改號也，而何休乃因其時所見為說，言諸侯不得改元立號，方春秋時，安得所謂號哉。又如辨會與盟不同之類，持論皆頗精博辨，雖其間亦不免矯枉過直，流於偏駁，然其於經旨或合或離，是則在讀者之審擇焉。

春秋胡傳審鵠會要四卷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遠堂刊本

清周夢齡撰夢齡字遂莊楚陂人工於詩文沉潛力學是編前有乾隆辛卯桐城曾敬序知其書定成於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全書都凡四卷卷一為隱公莊公桓公卷二為閔公僖公文公卷三為宣公成公襄公卷四為昭公定公哀公而以例言八則及論作春秋三經審鵠之作折衷精當頗便初學夢齡深以其未及春秋僅成例畧十有二條不足以暢明經義為憾因補其缺遺纂成是編故仍以審鵠名焉其書係倣林氏三經之例而以林氏例畧分錄各卷之前全書分上下二層下層前列經文而以胡傳分注其下其胡氏無傳者則以三傳及先儒注疏補之上層則就經文可作制義比合各題選一破題為式並掇拾胡傳及諸家之解以申明其義其間於立題命意及作文之法講究尤詳大旨全在取便應試之用故經文悉遵學宮正本摘纂題意亦皆原本胡傳以為舉業正鵠核其所論雖限於科律多因襲前人緒論鮮有發明惟間或參合先儒注疏以疏通經義所引除程朱之外如晉杜預唐孔穎達宋劉敞許翰家鉉翁王葆高閱張洽趙鵬飛元程端學李廉明汪克寬季本諸家之說多足補胡傳之所不及是則較之一般鄉塾講章畧有

勝焉

左傳抄評殘本二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高麗刊本

明穆文熙批輯、文熙字敬止、東明人、嘉靖進士、官至魏郡吏部考功司員外郎、是編現藏國立北京圖書館、首尾皆已殘闕、僅今所存者、僅第七八兩卷、按清朱彝尊經義考春秋二十六著錄穆文熙撰春秋左傳評林測義三十卷、注云存、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著錄穆文熙所撰左傳評苑三十卷、是編全書卷數已無可考、然據現存之兩卷推之、似非完帙、疑當為坊間據穆氏原書選刻之本、故以左傳鈔評名之、其書仿國語之例、以國統事、取左氏傳文分屬各國之下、今所存者為楚國、凡第七卷三十有四篇、第八卷二十有六篇、全書分上下二層、下層選錄左氏傳文、且畧為注釋、上層則輯錄諸家評論、間亦自抒己見、核其所輯、以汪道昆孫應鰲二氏之說為多、大旨在講究方法、評論事理、如椒舉如晉求諸侯篇、評云、凡人持己所長、則易於忘備、虞人之所難、則息於修懷、斯二者、皆取敗之道也、又引汪道昆之說曰、辭令議論能品、此外如楚子合諸侯於申篇、亦引汪氏之說云、叙事議論能品、小國習之以下、妙品奇法、若斯之類、大抵議論多而考証少、於經義鮮有發明、惟孫應鰲所撰春秋節要、朱氏經義考已稱未見、獨賴是篇而存其大畧、則其書亦未嘗不可資為參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左傳條貫十八卷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刊本

清曹基撰。基字德培，晚號玉坡老人，長洲人。是編前有康熙壬辰曹氏自序，知其書實成於康熙五十一年壬辰，時基年已七十餘矣。其書都凡十有八卷，大旨以左氏之書以事繫日，列國之事雜見於十二公之編年，首尾懸隔，前後錯綜，繙閱殊苦其煩，因仿國語之例，分國類叙，一國之下凡事之係於其國者悉為編入，使一國之始末聯絡條貫，秩然不紊，而仍不失編年之舊。其分國紀事，卷一為周，卷二至卷四為魯，卷五至卷六為鄭，卷七為衛，卷八為齊，卷九為宋，卷十為秦，卷十一至卷十四為晉，卷十五至卷十六為楚，卷十七為吳越，卷十八為曹、蔡、虞、虢、紀、邾、陳、梁、許、潞。其他弱小之國見并於强大之邦者，則即其事之相屬者隨所屬之國附載之，不另列專目。今考其書取左氏傳文，挨年順月，分屬各國，以國統事，以事繫日，分列排比，條理秩然，使讀者無披檢之勞，而各國之事始終畢見，纂輯之功誠有足多。又其紀事雖宗左氏，然於公穀之辭義可採者，間亦因事附見，以備讀者之參考，其法尤善。按明孫匡儀名範有左傳分國紀事本末之作，體例與是編畧同，惟孫氏之書提頭處過多，甚且另為標目，不盡依編年之體，往往失其聯絡。是編體例雖因循孫氏，但能於分國統事之中不失其條貫，此則較孫氏之書為優焉。

左傳說三十卷卷首一卷（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王系撰、系字世甫、自號雌黑居士、榆人、由進士出守山東昌樂縣、弗得於監司、請改教職、得大同府教授、是編現藏國立北京圖書館、蓋王氏掌教大同時、以左傳課兒輩手自寫定者、竹字墨書、每半頁八行、行二十四字、小注雙行、字數略同、據其自傳稱、歷時十有四年、始克成書、凡為卷三十、計隱公一卷、桓公一卷、莊公一卷、閔公附僖公二卷、文公二卷、宣公二卷、成公二卷、襄公五卷、定公二卷、哀公三卷、年表一卷、經文二卷、而以蘇子瞻春秋列國圖說、諸侯廢興目錄、春秋提要、引用先儒姓氏、自序、發凡、及雌黑居士自傳、列之卷首、不入卷次、按其自序云、傳以翼經、自漢以來、注左氏者多矣、皆說其義例、而不及其文辭、然左氏之文、寔千古史家之祖、其法嚴而書變、古今來名公巨卿、無不含其英咀其華、而皆得魚而忘筌、非不愛之、特以文辭非古人之所重、故不敢以瀆古人、且不欲自瀆、遂使初學之士望洋而嘆、二千年於茲矣、春秋之義、非小子之所敢知、且諸家之說既已班班若彼、後之人苟欲闡春秋之義、將於彼乎求之、亦無庸小子之嘵嘵、惟其文辭、則小子之職、亦區區之心所不能自已者也、是其書大旨、在於講究左氏文法、以為初學揣摩科舉之助、其說蓋以左氏之文、或事為一篇、或合數事為一篇、一篇之中有段落、段落之中又有小段落、因就左氏全書、逐段逐句為之解說、如謂有經無傳者、故補其可補、是之為裁補法之類、舉凡追敘、插敘、暗寫、點睛、虛寔、變幻諸法、皆逐段標明、詳為之說、於左氏文法詮釋、頗稱詳審、惟經義文章、雖非二事、然左氏之書、要以經義為主、不以能文宗為是、編乃以批點時文之法、評論傳文、未免捨本逐末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讀左比事十二卷 光緒二十六年壬寅刊本

清劉漆撰漆字芙裳黃岡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劉氏自序云漆年十二從先大父受左傳越二十年家中落乞食四方歲時歸省猶得終年摭拾所得進質膝前以承訓誨而大父鬚髮皤白矣歲乙丑棄養祖澤之遺實為人後者之責也不揣檮昧謹追索往昔舊訓補綴成篇顏之曰讀左比事時年七十有四按乙丑為同治四年時漆始追索舊訓以為是編至光緒二十六年壬寅全書告竣以付剞劂漆年已七十有四矣其書都凡十有二卷十二公各為一卷書中不載經傳全文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述之而各加標題於其上按自昔相傳讀詩以道志春秋以紀事故以屬辭比事為春秋之教是編大旨在舉左氏二百四十二年之所紀與諸史所載興亡成敗之事大致相似者一一為之比類故以讀左比事名其書核其所論如舉古人之身生而有文皆畧得形似以証左氏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之出於附會又如向姜不安於室莒人入向歷舉春秋兵事多緣女禍之事寔以証春秋女禍之甚因周平王崩赴以三年三月庚戌歷舉平王以下天子之喪或赴或不赴諸侯或會葬或不奔喪之事寔以証周室之寖削寖衰若斯之類排比事類皆確然有見惟其間摭拾諸史事類頗傷冗漫又畧於考証而詳於議論如鄭莊寤生姜氏名曰寤生條論命名之不宜苟莊姜美而無子條論子女貌美非佳事之類皆往往曼延於經義之外欲以論左氏之是非亦徒成其龐雜而失於經義終無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批點春秋左傳綱目句解六卷　光緒十年甲申刊本

清韓菼重訂、菼字元少、別字慕廬、長洲人、康熙間會試殿試皆第一、累官至禮部尚書、卒謚文懿、有有懷堂詩文稿行於世、是編蓋據羅文恭公節本重加校訂、全書釐為六卷、卷一為隱公至閔公、卷二為僖公文公、卷三為宣公成公襄公、卷四為襄公昭公、卷五為昭公、卷六為昭公定公哀公、體例畧倣朱文公通鑑綱目之式、以六十甲子列於逐年之首、而於其下列周王及列國紀年、然後選錄經傳、以經為綱、傳為目、惟羅氏原本例以一事之首尾共載一處、是編但於注中詳具本末、以見事之終始、又舊本於左氏原文每每妄加刊削、是編則悉錄全文、其左氏議論有未妥者、則分別論述之於本文之末、又每篇皆逐段逐句詳為解釋、凡舊本音釋用借音或雜以方言者、亦悉為訂正、而改用釋文音切、若此之類、凡其所訂正、皆較舊本為有當、惟每篇之末各附總評、所採呂東萊孫月峯鍾伯敬茅鹿門諸家之說為多、又文中均依孫月峯批本標其字法句法、以為蒙士學文之助、核其所論、大批皆講究左氏文法、要其指歸、毋蓋以衡文為宗、不以疏義為主、按自真德秀文章正宗始錄左傳、徵之往古、蓋其例、是編之作、不過沿其餘波、以文章之法點論經傳、妄加去取、與說經之體相去遠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陸氏春秋左氏傳異文輯一卷 經玩本

清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所著有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二卷、左傳職官一卷、左傳器物宮室一卷，已著錄。是編纂其所撰陸氏經典異文輯之一種，與左傳分國土地名等書同刻於經玩中。據編首經玩題辭云，病中無賴，檢故紙得陸氏經典異文輯諸稿，蓋乙巳夏秋久苦雨而為之，不可以為訓也。考左傳職官卷末有雍正乙巳沈氏自序，知是編亦雍正三年乙巳之所作也。其書都為一卷，不錄經傳全文，但掇拾陸氏釋文所舉異文，依十二公二百四十年舊次，分條摘列，每年皆先經後傳，以陸氏所舉異文，分注原文之下，核其所輯，大體尚稱精核，批比異同，條理秩然。雖其間疏漏譌脫，亦所不免。如隱公三年傳得保首領以沒，脫沒本亦作歿一條；五年傳敝邑為道，脫道音導，本亦作導一條；七年經冬天王使凡伯來聘，脫凡字本作汎，音凡一條。若此之類，是耳目之前，亦不免遺漏。又如隱公三年傳百祿是荷，釋文云荷本又作何，何可反，是編誤作是何本又作荷，河可反。五年傳秋獮，說文作獮，上下多殺也二字。六年傳鄉邇本又作嚮，條下脫同許諒反四字。此則傳寫之譌誤，不得不以責贖者。然大醇小疵，其撰輯之功終不可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傳異同考一卷 道光十二年壬辰刊本

清林昌彝撰。昌彝字惠常，侯官人。著有左傳杜注勘譌一卷，已著錄。是編卷首有道光壬辰陳壽祺序，卷末有道光壬辰林氏自序。據林氏自序云，道光癸未以後治三禮，兼治三傳，博考眾說，頗有冥悟，因著於篇。是其書實成於道光三年癸未至十二年壬辰之間。其書都為一卷，大旨以春秋書法微而顯，志而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詞。況邱明高赤之論，各以意解其事，以為三傳安得無異同之說。因就其辭義之互異者，條舉件繫，以成是編，更博考眾說，參以己意，以定其從違。今核其所論斷別異同，考證得失。如謂隱元年春王正月，左氏云不書即位，攝也。杜預釋之謂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公羊以不言即位為成公意，穀梁以為成公志，其解亦同。按春秋據事直書，公行即位之禮則書即位，不行即位之禮則不書即位，聖人無以意筆削之意，公羊皆不及左之正。又如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左氏云卿為君逆也。程子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無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之禮，明國君本使卿逆女，故左以為不識，公羊云譏始不親迎也，穀梁云逆女親者也，使大夫不正也，皆與左異，不可從。若此之類，持論大抵近正。陳壽

祺序謂其特識在胸折衷至當近代萬斯大惠半農二家春秋說不得専美於前者蓋非虛譽也

春秋三傳經文考異一卷 雍正七年己酉刊經玩本

清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所著有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二卷左傳職官一卷左傳器物宮室一卷已著錄是編與左傳分國地名等書同爲沈氏所撰經玩中之一種按沈氏經玩自序云病中無頼檢故紙得陸氏經典異文輯諸稿蓋乙巳夏秋之苦雨而爲之不可以爲訓也又考其左傳職官卷末有雍正乙巳沈氏後序知是編亦雍正三年乙巳之所作也其書都爲一卷不載經傳全文但取左氏公羊穀梁傳之詳加校讎凡經文有不同者則依十二公舊次分别條錄之按三傳經文頗多違

異蓋三傳多出口授衍文脫文假字誤字勢不能免是編搜採異文分别排比頗稱詳核治春三傳者足可資爲鉅助按道咸間仁和趙坦作春秋異文箋義例與此相近而搜採考証則較此爲詳如桓公十八年左氏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穀梁同公羊公字下無與字莊公六年左氏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穀作三月十三年左氏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公羊邾作邾婁穀梁齊侯作齊人二十年左氏齊代戎公羊同穀梁戎作我三十年左氏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穀己作乙若此之類是編皆闕而不載未免疏漏惟劉始匯

易固龍泉不雜後來居上事所宜然則沈氏纂輯之功亦自有其不足多矣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十二卷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世德堂刊本

明周統撰清周夢齡周毓齡增輯統字學之廬陵人自號敦厚堂主人夢齡毓齡其裔孫也夢齡字遠莊楚陵人著有春秋胡傳審鵠會要四卷已著錄毓齡為夢齡之弟字問袁兄弟皆沉潛好學尤致力於春秋是編前有萬歷戊子京山郝敬序又有論畧若干則題嘉靖壬辰九月敦厚堂主人學之輯其下有乾隆庚子周氏昆仲跋語知其書蓋明嘉靖十一年壬辰周統流寓荆南時之所作至清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周氏昆仲始增補之以付梓人全書都凡十有二卷十二公各為一卷而以春秋圖考春秋論畧列之編首不入編次其書合三傳為一編分上下二格下格以經文為主然後以左傳列首以公穀二傳附之其後其有經傳無者固但錄經文不敢遺漏至於無經之傳如左傳首載惠公元妃孟子之類凡先經以始事者亦附之經文之前惟事係附錄與經不屬及公穀傳內或誤或複者則闕提省焉上格則掇拾先儒之說以發明義例推究文法注解字句詮釋經義惟徵引所及僅限於杜何范胡四家未足以暢明經義周氏昆仲因取唐孔穎達楊士勛啖助趙匡陸淳宋孫復劉敞杜鍔孫覺程子蘇軾蘇轍陸佃葉夢得許翰高閌陳傅良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子呂祖謙、張洽、趙鵬飛、黃震、家鉉翁、元吳澂、程端學、李廉、明汪克寬、湛若水、季本、卓尔康諸說及各家評語增補之。今考其書全錄三傳舊文，而於其異同是非皆不加考証，蓋猶不脫明人鈔撮之學。惟其徵引諸家之說，時有精義，則治斯學者亦不始不可資為參考也。

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八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明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朱氏經義考及諸家書目，亦罕見著錄。是編現藏國立北京圖書館，據該館目錄，著錄為明刊本。觀其版式行款，亦頗近是。考宋史藝文志著錄呂祖謙門人張成招撰標注左氏博議綱目一卷，竊疑是編蓋當時坊間據成招標改訂者也。其書都凡八卷。按呂氏博議，通考作三十卷，此外諸家書目所載，又有二十五卷、二十卷、十五卷諸本，而坊間所刻，則多為十二卷，蓋其書累經翻刻，久失其真，至於是編，僅存八卷，不知為何人所選。不惟篇目不完，字句亦多脫誤，如臧僖伯諫觀魚篇公矢布樂觀魚者，布樂為如棠之誤；鄭伯侵陳篇，謂成于陳謂為請之誤；齊魯鄭入許篇，戰則避患而居前，前為後之誤；若此無功者莫如鄭也，無為有之誤，若斯之類，皆疏於校勘。其書於每題之下，節錄左氏傳文，以注其出處，並總括全篇大義，以明其旨要，其於東萊原文，亦逐段逐句，為之解釋，或疏解音義，或徵引典故，大抵隨文衍義，鮮有發明，如罔鄭文惡終篇以名分主張，臧僖伯諫觀魚篇以福理心三字為經，以長信樂三字為緯之類，凡其所釋，皆不免失之空疏，惟其間徵引故實，注解字義，尚稱篤實，亦足資初學之參考，是其書固未嘗無功於呂

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陸氏春秋公羊傳異文輯不分卷 雍正七年己酉刊經玩本

清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所著有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二卷、左傳職官一卷、左傳器物宮室一卷、春秋三傳經文考異一卷、已著錄、是編蓋其所撰陸氏經典異文輯之一種、與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等書同刻於經玩中、按沈氏經玩自序云、病中無賴、檢故紙得陸氏經典異文輯諸稿、蓋乙巳夏秋交苦雨而為之、不可為訓也、考左傳職官卷末有雍正乙巳沈氏自序、知是編亦沈氏雍正三年乙巳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亦不載經傳全文、但採拾陸氏經典釋文音釋所舉春秋公羊經傳異文、就十二公舊次、攎列成編、且僅錄異文、不辨是非、又三傳異文已詳三傳經文考異者、亦不復載、核其所輯、大體尚稱該洽、惟陸氏釋文音釋、多與正文不同、如桓公四年秋曰蒐、釋文云曰廋本又作搜、亦作蒐、所求反、簡擇也之類、是編乃不加辨正、又其所錄異文、多並載音釋、而隱公五年自陝而西音召公主之、釋文云召公上照反、又作邵、音同、是編乃但云召公又作邵、桓公元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釋文云越本亦作粵、音同、是編乃但云于越本亦作粵、若此之類、亦不免自亂其例、然搜採完備、於後之治斯學者、亦未嘗無俾焉、

重刊北宋槧春秋公羊疏殘本七卷吳興劉氏嘉業堂叢書本

不著撰人姓氏按宋董逌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所作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因之題為唐徐彥儀徵阮元校勘記序則用王鳴盛之言謂即北史之徐遵明蓋以其文字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為者惟德清俞樾茶香室經說據成公四年鄭伯堅卒疏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謂定本乃唐初顏師古所為作疏者得見定本則其為唐人無疑決非北史之徐遵明是徐氏之為唐人殆無可疑至其事跡則史無可考矣是編為吳興蔣孟蘋學部舊藏吳興劉承幹借鈔一過刻入嘉業堂叢書中惜僅存前七卷且其中卷二又闕尾頁卷三又闕前半卷七中闕一頁又闕首尾其完整者僅四卷其行款經文注文疏文均接續僅空格為記考錢氏十駕齋養新錄云唐人撰九經正義宋初邢昺撰論語孝經爾雅疏皆自為一書不與經注合并南宋初乃有併經注正義合刻者又云予三十年來所見疏與注別行者唯儀禮爾雅兩經皆人世希有之物然則此公羊疏單行本竹汀亦未之見雖殘闕亦足珍矣惟今考其書或有當空不空者又有提行者如桓六年末尾八年中間且有年代缺標題者如桓四年之類疑是當日坊刊官本簡易便覽之刻故與他書不同云

北宋槧春秋公羊疏殘本校勘記一卷（吳興劉氏嘉業堂叢書本）

清劉承幹撰。承幹字翰怡，吳興人。喜校刻古書，所刊有嘉業堂叢書若干卷，是編即其中之一種也。先是吳興蔣孟蘋學部得北宋槧春秋公羊傳疏於京師，一時學者嘆為珍秘。承幹因從蔣氏借鈔一過，刻入嘉業堂叢書中。其書不著撰人姓氏，據董逌廣川藏書志知為徐彥所作，而不詳其時代。德清俞樾茶香室經說據成公四年鄭伯堅卒疏引定本以證彥為唐人，頗為有見。又考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及文獻通考著錄其書，並作三十卷，惜是本宋槧卷已佚，今所存者惟其前七卷，且其中卷二又闕尾頁，卷三又闕前半，卷七中間既闕一頁，又復闕其首尾，其首尾完具者甚僅四卷。承幹既依其行款重付剞劂，因復取之與儀徵阮氏注疏本互校，分條札記，以成是編，即以附刻於全書之後焉。按徐氏公羊疏，晁、陳二志及文獻通考並作三十卷，而今世傳本均作二十八卷，阮氏謂其參差之由已不可考。然據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唐人撰九經正義，宋初邢昺撰論語、孝經、爾雅疏，皆自為一書，不與經注合并，南宋初乃有併經注正義合刻者。今考是編，即為徐疏之單行本，不與經注合併，意者其卷數參差之由，殆因徐疏本自為帙，數另以經傳併為一卷，別冠於前，後人既以疏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耶？惜是本已僅存四之一，不得見全豹一斑，此疑為憾耳。然此公羊單疏本，即竹汀亦未之見，則雖為殘卷，亦自足珍。承幹點編，取阮氏春秋公羊注疏校勘記以斠之，於書中缺字缺行以及半頁全頁之佚，悉為校訂，並考其異同，辨其是非，條分縷析，秩然不紊，誠可謂徐氏之功臣矣。

陸氏春秋穀梁傳異文輯不分卷 雍正七年己酉刊經玩本

清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所著有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二卷左傳職官一卷左傳器物宮室一卷春秋三傳經文考異一卷已著錄是編蓋其所撰陸氏經典異文輯之一種與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等書同刻於經玩中按沈氏經玩自序云病中無賴檢故紙得陸氏經典異文輯諸稿蓋乙巳夏秋苦雨而為之不可為訓也考左傳職官卷末有沈氏自序題雍正乙巳則此謂乙巳夏秋灾者亦雍正三年乙巳矣其書不分卷亦不載經傳全文僅據陸氏經典釋文音釋所舉春秋穀梁經傳異文彙輯成編按沈氏別有春秋三傳經文考異一書於三傳異文雖校殊詳故是編於穀梁與左氏公羊異文皆不復錄惟掇拾陸氏釋文所引諸本異文依十二公舊次分條臚列且但錄異文不加考訂核其所輯搜採尚稱完備如莊公十九年傳不以難介我國也今本介作邇是編引釋文云邇或本又作介蓋爾字古文作尒介古文作尔形似易混也又如廿三年經曹伯亦作射是編引釋文云射姑本或作亦亦與宋本相合若此之類皆足資學者校勘之助惟於釋文與今本不同之處不加辨明未免可議又書中或但錄異文或並載音釋前後兩歧亦不免自亂其例總之其書不過鈔胥之學體例之疏陋自所不免也

春秋備覽二冊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刊本

明魏謙吉撰、考清朱彝尊經義考春秋類三十五引黃虞稷曰、謙吉柏鄉人、嘉慶戊戌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又考是編前有嘉靖戊午謙吉自序及南郡曹忭刻書序、據曹氏刻書序云、忭既請於槐川先生刻春秋大旨矣、先生曰、大旨與備覽雖有繁簡不同、要之皆本諸家註疏、與經傳互相考訂、必二者合觀、則義愈明、而旨趣益暢、子宜併付諸梓、忭授命、遂以委之教諭錢萬選等、俾合刻之、知謙吉字槐川、是編之成、蓋在嘉靖初年、至嘉靖三十七年戊午、督學曹忭始與大旨合刻之、其書不分卷、釐為上下二冊、朱氏經義考著錄作二卷者、蓋未深考也、書中不載經文、亦不盡釋全經、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而標舉十二公及經中字句以為題、大旨在本諸家注疏、與經傳互相考訂、以推求宣聖筆削之義、詳其所論、蓋以左傳為案、以經文為斷、掇拾諸家注疏之有關於經、要而且切者、著之於編、名曰備覽者、意謂經義隱微、未易窺知、採擇衆說、備學者之覽、而有得也、其說大抵因循前人緒論、鮮有新意、胡傳議論多而考証少、且用意苛深、不出胡氏門徑、據一字襃貶、及名子日月諸例、以推求聖人之心、往往懸揣意斷、不顧事

理之安、蓋鈔胥之學、終無補於經義也、

毛詩異文補一卷 雍正七年乙酉刊經玩本

清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所著有陸氏毛詩異文輯一卷，已著錄。是編蓋其所撰經典異文補之一種，雍正七年乙酉與所撰陸氏經典異文輯、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左傳職官、左傳器物宮室、注疏瑣語諸書合刻，為經玩八帙。考沈氏經玩自序云：病中無賴，檢故紙得陸氏經典異文輯諸稿，蓋乙巳夏秋交苦雨而為之，不可為訓也。又考左傳職官卷末有沈氏自序，題雍正乙巳，則是編亦雍正三年乙巳沈氏之所作矣。其書都凡一卷，不載經文，但摭拾經傳子史及說文、爾雅引詩字句殊異者併為一編。惟陸氏經典釋文所舉異文，已別詳其所撰陸氏毛詩異文輯一書者，則不復一一錄。更以諸書所引逸詩附之編末。大旨在考核異同，以補陸氏經典釋文之所未備。按自王應麟詩攷集毛詩異文於一編，分齊、魯、韓三家，各自為類，後之學者多依其例。是編之作，乃依經文次序，總錄毛詩異文，而不拘於三家。乾隆間吳縣嚴蔚作詩考異補，體例與是編畧同，惟以兩書互相參照，則是編遺漏實不勝每舉，且以校王氏詩考，亦無多出入。至其編末所附逸詩，亦多採自王氏詩考。總之，其書皆出鈔撮蒐輯，既疏考証尤少，正不必牀上施牀。惟其所輯錄，大抵皆原本經史，不取雜說，此則較之鍾惺逸詩雜採僞詩擬作勉強湊泊者，差為可取耳。

陸氏毛詩異文輯一卷 雍正七年己酉刊經玩本

清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所著有毛詩異文補一卷已著錄是編蓋其所撰陸氏經典異文補之一種雍正七年己酉與所撰經典異文補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左傳職官左傳器物宮室注疏瑣語諸書合刻為經玩八帙者也按沈氏自序經玩云病中無賴檢故紙得陸氏經典異文輯諸稿蓋乙巳夏秋交苦雨而為之不可為訓也又考其左傳職官跋題雍正乙巳則是編亦沈氏雍正三年乙巳之所作也其書都為一卷不載經文但櫽括唐陸德明經典釋文音釋解詩所舉異文彙為一編捜羅排比大體尚稱該洽雖所輯文或並錄音釋如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注云說文作㓟音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為㓟樛木注云馬融韓詩本並作朻音同之類或釋文本有音釋而是編但輯異文不錄音釋如關雎君子好逑釋文云本亦作仇音同鄭云怨耦曰仇是編但云本亦作仇輾轉反側釋文云本亦作展哲善反呂忱從車展是編但云本亦作展呂忱從車展若此之類未免自亂其例又釋文所引經文有與今本不同者如葛覃是刈是濩釋文云艾本亦作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也是釋文所據毛詩本作艾是編於此乃不加辨析亦未免疏略惟其間於釋文所舉異文多考訂其原委如謂漢廣休息作休思見韓詩柏舟棣棣作逮逮見孔子閒居采菽作采叔見左傳之類皆確然有據是則非盡鈔撮之學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楚辭讀本不分卷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世春堂刊莊騷讀本本

清方人傑撰，錢樹本參訂。人傑字星坡，新安人。樹本字根堂，號筠素，金山人。是編為樹本所刻莊騷讀本之一種。編首有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樹本序云：余欲合刻二書，未果。適得星坡方先生評閱莊騷舊本，皆其丹黃未竟，遽遊道山，二書遂湮沒不傳，良可歎也。余故更為參訂，以公同好，名之曰莊騷讀本。則其書殆康雍間人傑之所作，未及觀成而遽歸道山。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樹本得其遺稿，深以殘闕不傳為憾，爰重加參訂而付之剞劂。是編即其中之一種也。其書不分卷，所輯至離騷至招隱士，都凡四十四有四篇，其目曰離騷經、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遠遊、天問、九歌、卜居、漁父、大招、招魂、九辯、風賦、高唐、神女、惜誓、弔屈原、服賦、哀時命、招隱士。篇章次第皆異於舊本，大抵以意為之，鮮有依據。又以大招為屈原作，招魂、九辯皆宋玉作，尤嫌其疏於考證。今核其書所載旁批，類皆雜採前人評論，而參以己見，更於每篇之末各附總評，大致拘文牽義，鉤剔字句，纖巧佻仄，全以時文之法評論古書。又於篇中警言創意精神貫之處悉加圈點，尤為無謂。至於注釋音義，皆列眉端，亦頗嫌其疏略，蓋塾課蒙之本，猶不脫明

人空疏之病，姑存之以備一格可也。

楚辭二卷 萬曆庚申泰昌元年烏程閔氏朱墨本

明閔齊伋撰。齊伋字遇五，烏程人。世所傳朱墨本及五色本，皆始於齊伋，謂之閔刻。是編亦閔氏所刻朱墨本之一，編末題署皇明萬曆庚申烏程閔齊伋遇五父校。按萬曆無庚申，此庚申當為明光宗泰昌元年。考明史，神宗以庚申七月崩，帝光宗立，改元泰昌，則是編之刻當在庚申七月之前，故仍以萬曆紀元焉。其書都凡上下二卷，以離騷至漁父凡二十五篇為屈原所作，定為上篇；自宋玉九辯至王逸九思，皆繼屈子而作，則定為下篇。其篇次前後，則一以舊本為據，無所移易。大旨在以選詞遣調、造語鍊字諸法論騷，取楚辭各篇，一一加以批點。各篇皆首錄原文，然後以王逸所作小序附之，其後按黃伯思東觀餘論稱逸註楚辭，序皆在後，如法言舊本之例，不知何人移於前，則齊伋以逸所作小序移之篇末，寔深得叔師之遺意。今核其書，於楚辭音讀皆附注於各字之旁，大抵皆用直音之法，而參以反切。惟詳其所注，均以紫陽集為本，無所考証發明，又其於諸本字句異同，亦皆參互考訂，分注各字之旁，惜不標出處，未足依據。至其評語，則類多推敲文義、尋求語脈，分別標之書眉，又每篇各為總評，列之篇末，大致拘文牽義，鉤剔字句，罕有新意。蓋公安、竟陵兩派盛於明末，是編純以其法評論騷人之旨，雖空言詮釋，未必果為騷人之本意，然就文論文，玩味於詞氣之間，亦足備一家之說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楚辭句解評林十七卷附錄一卷 萬曆十五年丁亥刊本

明馮紹祖撰紹祖字繩武武林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萬曆丁亥紹祖自序知其書寔成於萬曆十五年丁亥全書都凡十有七卷又以史記屈原列傳各家楚辭書目及楚辭章句總評列冠編首為附錄一卷其書始於屈原離騷而迄於王逸九思篇章次第皆一仍王逸楚辭章句之舊蓋以王氏去楚未遠古文不甚脫佚其所詮次自較後人之隨意竄亂者為可信也其注分上下二格下格全錄王氏章句惟間以己意別加旁注又於每篇之末備錄各家評論至於上格則雜採洪慶善朱晦菴諸家注解及鍾惺劉勰王世貞張之象諸家評語分別條錄之而附以楚辭音釋今核其所注大旨本之王氏章句雖間亦掇拾諸家之說以附益之然大要仍不離於王氏且徵引宏富考辨典核於王氏章句寔多所闡發又其編首附錄首載史記屈原列傳以考屈原之事蹟次錄歷代楚辭家書目各附題要以詳其源流末附各家總評以明全書之旨要其用意尤善治楚辭者寔可資為參考雖其所詮釋大抵多因襲前人陳說罕逢新意其於全書音義考核尤疏僅據洪朱二氏之說畧加紬繹故其所釋往往扞格而難通然大醇小疵識者不免是書之作亦未必無功於王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七十二家評註楚辭十九卷附錄一卷讀楚辭語一卷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有文堂重刊本

明陸時雍撰。時雍字昭仲，檇李人，崇禎貢生，輯有古詩鏡及唐詩鏡各若干卷，採摭精審，詳釋詳核，世稱為明末諸選中之善本。是編蓋時雍以王逸楚辭章句大都謬誤，朱子楚辭集注亦多未洽，爰掇拾諸家之說，參以已見，而重為之疏。書成，釐為十有九卷，而以附錄一卷、讀楚辭語一卷列之編首，不入卷次。其篇次前後頗異於舊本，首離騷，次九章，次遠遊，次天問，次九歌，次卜居，次漁父，次九辯，次招魂，次大招，次反離騷，次惜誓，次弔屈原賦，次招隱士，次七諫，次哀時命，次九懷，次九　次九思。其說以九章為離騷之疏，遠遊乃從離騷中倚閶闔登扶桑一意逗，天問、九歌、卜居、漁父則原之雜著，故變亂舊本篇次以就之。核其所論，雖全出臆測，未可依據，然其謂招魂以招魂為義，大招寒儉苦澀，斷非原作，離騷名經乃後人尊之，不應以騷為經，其餘諸篇為傳，若此之類，則說皆可通，足証舊注之譌誤。至其詮釋騷旨，則雜採王師叔、洪慶善、朱晦菴、周孟侯諸家之注，而以已意一一疏通証明之。各篇皆先列舊詁，然後以已疏附之於下，並題「陸時雍曰」四字，以資識別。今考其所疏，推尋文義，頗能求騷人言外之旨，與拘言詮涉理路者固自有殊。如謂離騷鵜鴂先鳴是賦而非比，鴆與雄鳩為歎良媒之不偶，非所以為刺，虬龍鸞鳳、飄風雲霓皆言役使侍衛之盛，於瞽臣無與，凡斯之類，皆能一掃舊注之穿鑿，而深得騷人之旨。雖其間師心自用，亦不免臆測，又往雜採拾孫文融、張道先、李浩生、李又新、張泰先諸家評語，標之眉端，尤嫌其冗碎，然合而觀之，亦自瑕不掩瑜。至其編首附錄及讀楚辭語，則皆掇拾前人陳說及時雍讀騷札記，吾儕亦不必規規爭其得失矣。

離騷經纂註一卷興讓堂刊本

明劉永澄撰永澄字靜之一字練江寶應人萬曆進士補順天
儒學教授嚴課程飭行誼北方學者稱為淮南夫子其學以刻
苦自勵為歸以裨益身心世道為驗動必以古人為師官至兵
部主事年三十七卒學者私謚貞修先生所著行劉練江集若
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吳郡姚希孟序謂入明有劉子靜之者
起淮揚間弱冠升朝引天下之事為己責又攻苦問學被服造
次動以聖賢為期神太勞志太果工力太猛卒以清羸不勝劇
而死死之日海內豪傑恨不能百身贖而余伯舅文起先生知

靜之最先故其物也既詮次其遺事又檢錄遺筒得其離騷註
一卷手自點定則其書蓋永澄卒後長洲文震孟點定其遺稿
為之刊行者也其書都為一卷取離騷全文逐節詮釋大旨據
王逸楚辭章句及朱熹楚辭集注之說融會貫串而自以新見
疏解之所注推尋文義然牽綴貫於騷人寄託之旨雖間亦有
得然徵實之學究感不足故時時以臆測之見妄為新解如謂
閟宮詩美魯公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碩人詩美莊姜曰齊侯
之子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然則離騷未作之先已有
鋪張貴族以美其人者矣味原自帝高陽至靈均無非誇詡之
辭安知非原自美以感動其君乎又如謂皇覽揆予于初度兮
初度即孟陬庚寅謂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上不
字為抑詞下何字為揚詞故字書曰人氣向上則敢去為何若
斯之類其說皆不免武斷蓋永澄刻苦自勵而世不能盡其用
且痛心時難恥為小人之節故其書率皆借抒牢騷未必盡屈
子之本意也

繡像楚辭五卷 崇禎十一年戊寅刊本

明陳洪綬撰洪綬字章侯號老蓮諸暨人國子監生工書善畫尤精於人物與北平崔子忠齊名時人稱為南陳北崔崇禎間召入供奉甲申之後混跡浮屠間縱酒自放所著有寶綸堂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崇禎戊寅羅明祖序及洪綬自序按洪綬自序云丙辰洪綬與來風季學騷戲為此圖時洪綬年十九風季年未四十則是編之作寔在萬曆四十四年丙辰蓋洪綬早歲所作也其書都凡五卷而以洪綬所繪九歌圖及屈子行唫圖附之編首不入卷次按王叔師天問序謂屈原既放逐見楚先王廟壁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是天問一篇本由圖畫而作後世讀其書者往往就其所咏人物繪之為圖如宋李公麟之流皆有所作惜一鱗片爪未盡稹備洪綬因就叔師章句參以紫陽集注廣為此圖雖所繪惟九歌圖九幅屈子行唫圖一幅仍多闕佚然洪綬頗工於人物故是編所繪咸極工妙衣紋圓勁情狀如活清蕭雲從離騷圖幾全襲其遺意大輅為椎輪之始寔未可以摹寫未備而少之也至其書注釋則自離騷至漁父凡二十有五篇蓋僅注屈原諸賦而宋玉景差以下諸篇皆删與核其所注大抵意取折衷故合叔師章句及紫陽集注為一編又或擬拈諸家之說參以己見分別列之書端惟其書既不以注釋為主則吾儕亦不必斤斤論其優劣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楚辭述注十卷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刊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字孟鳴莆田人萬曆進士由刑部郎歷知廉州安慶所著有毛詩多識編考工記述注檀弓述注宙合編杜伯子詩鈔等書是編前有萬曆辛亥方承意黃似鳳郭喬泰三家序知其書纂成於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全書都凡十卷所注自離騷斷至大招而以賈長沙以下諸賦別為一編其篇章次第皆一仍叔師章句之舊蓋既不以補遺宗又以叔師自謂為南陽人與原同里編次必有所據也其注據林雁辰之說分離騷全篇為十八段其他各篇亦各隨其長短分別段釋大旨折衷於王叔師章句洪慶善補注朱紫陽集注三家之說而別採同時諸家論著以附益之至於音釋叶韻則一以紫陽集注為本掇拾各家評論之有關章旨或指示文法者分別列之書眉今核其書詮釋騷旨類皆因循前人緒論無所考證發明又往往好以時文開合承接之法評論古人之文不知楚騷之體自與時文不同寄託之言尤與普通行文之法有別恍惚汗漫翕張反覆迴出蹊徑之外兆珂乃欲以時文之法求之誠未免刻舟求劍之譏然其訓詁字義悉有依據其就諸本字句異同參互考證訂譌補遺亦頗謹嚴是則終異於同時諸人之穿鑿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會恣情竄亂古書也。

續離騷七卷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刊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字幼玄（明史作幼平此據明據學叢）一字螭若號石齋一號參玄漳浦人登天啟二年壬戌進士第選庶吉士散館補編修以終養歸尋丁內艱負土築墓終喪內舍崇禎三年庚午起原官疏救錢龍錫詔降三級瀕行上疏語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削籍為民九年丙子起右允中十一年戊寅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未幾楊嗣昌奪情入閣道周上疏劾之上怒謫戍辰州衛越年起復以病歸南渡後起禮部尚書南都覆唐王以為武英殿大學士率師至婺源以清順治三年丙戌卒於軍中年六十有二諡曰忠烈所著有易象正義三易洞璣洪範明義孝經集傳春秋揆及石齋集等書行於世是編前有萬曆戊申黄應舉序兩篇據其第二序云余治漳浦初校多士得黄生於廣眾中寘第一心異其人亟欲見及召對多士獨不見黄生問眾人知其裹有子也越五使召黄生越數日至果白衣冠須涕出其袖中書文如離騷使余讀之生年方二十負雖如我孤後於我而如此者其才使然也是其書萬曆三十三年乙巳道周年二十丁父憂時所作全書都凡七卷擬為二十有三篇首離疚上經次離疚下經次九盩次九繹次九訴次天問次號招次廣招次禮而以叢騷十有四篇殿之於末按裒集屈宋諸作定名楚辭自劉向始後人或謂之騷故劉勰品論楚辭有辨騷而漢魏詞人亦多擬作惟自賦體之體既變鮮有全集皆作此體者是編文體全襲楚騷蓋道周少負奇節動與世侮又年始及冠即抱困極之痛悲鬱抑悒莫可與訴因感於屈子之失時不遇遭憂而作辭也爰仿其體績為是編今核其所詠大都情思悽悗意志高潔雖其詞氣傲睨恣肆仍不出明末佻薄之習然情真語摯終不似其他擬作之無病呻吟也

離騷經訂註一卷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刊本

明趙南星撰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曆進士歷官文選員外郎方嚴疾惡觸時忌乞歸尋再起為考功員外郎主京察要路私人貶斥殆盡被嚴旨落職名益高光宗立累拜左都御史進吏部尚書銳意澄清魏忠賢矯旨削籍戍代州卒崇禎初追謚忠毅所著有韻史學庸正說等書行於世是編前有萬曆癸丑南星自序云余林居無事諸生就學余乃合離騷與屈子傳刻之則其書蓋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南星以觸時忌乞歸居林下時為諸生講授之作全書都為一卷注前冠以史記屈原列傳大旨本之王逸楚辭章句而稍加刪改故以離騷經訂註名其書惟核其所釋雖曰訂註寔於王氏之說鮮所更易其間如釋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云言已平日培植群賢序所謂率其賢良以厲國士者也釋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云言已雖斥棄萎病絕落亦何傷乎但惜一芳萎絕而眾芳隨之如眾草之蕪穢之類融會貫通雖較舊說為明快然其大意因仍不離王氏章句之旨又其訂正王氏訓詁之失如釋搴為拔取釋茝為白芷之類亦大抵因循洪興祖補注而無所發明至於王注覽觀也觀是編作覩五十畝為畦畝是編作步是殆由於傳寫之譌誤非其所注果異於王氏也

離騷解一卷 梅莊雜著本

清謝濟世撰濟世字石霖號梅莊湘源人康熙進士授檢討雍正間官御史直聲動天下以劾田文鏡遣戍又以注大學不宗程朱坐怨望論死得旨寬免高宗登極授湖南糧道復坐事解任事白改授驛鹽道所著有西匯十經史評西北域記篆言內外篇等書行於世是編為其所撰梅莊雜著之一種編末有乾隆辛酉濟世自跋知其書寔成於乾隆六年辛酉蓋濟世授湖南糧道坐事解任後之所作也全書都為一卷分離騷全篇為十有四章逐章疏解其大意而不甚訓詁字句大旨以離騷為屈子綜其一生始末以立言蓋其被放將賦懷沙時所作又謂原之一生寔疏於懷王而放於襄王史記誤以離騷為懷王時見疏之作中間又雜入雖放流一段後人因疑懷王時原已被放無奈十八年有諫張儀之事三十年又有諫會武國之事於是造為十六年被放十八年召用之說不知被放在襄王之世離騷乃放後之作其說雖未必是亦足備說者之一解惟其間往往疏於訓詁又好以臆測之見妄為新解如謂楚稱秦為羌羌者騃惡之辭也又如釋夕餐秋菊之落英落為摘落謠諑謂余以善淫謠諑為造作謠言以詠害之啟九辯與九歌兮九辯為辯九州若斯之類大抵皆以意為之不知其何據也

屈辭洗髓五卷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刊本

清徐煥龍撰煥龍字友雲荊溪人好讀書悟性超拔惟進取之際恬退特甚自康熙五年丙午鄉薦之後屢挫春官遂杜門樂道專心著述所著有大易象解詩經辨補等書是編編首有康熙戊寅同學儲欣序編末有康熙戊寅其侄徐瑶跋按儲序云友雲好讀書年踰五十杜門南郭註周易二年而成註詩一年成又以其隟成屈詞註家貧無力梓行余以屈詞卷帙頗簡力請刊布友雲重余請不得已應焉則其書蓋煥龍晚年所作全書都凡五卷所注自離騷至漁父惟屈原所作賦二十有五篇故系辭於屈以別於後人擬作其曰洗髓者蓋明乎其書意在探討屈子之精神非欲得其皮毛而已也其書取屈原之文逐句詮釋又每篇依其章節次序疏其大意分別列之書眉大旨折衷於叔師章句及考亭集注而以己意一一疏通之雖融會貫通於騷人言外之旨間亦有得惟徵實之學似感不足故所釋類九穿鑿如釋天問鮌利維何而顧菟在腹云其利物者維何而與下地顧望之菟常在其腹釋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云言啟憂勤庶政中豢賓之夏樟萬化蕃昌而九土咸辯合秋令之商音百物成就而九叙惟歌若此之類往往襲舊注之失又如謂九歌曰九而篇有十一者國殤禮魂特附之九歌之後不在九歌之中九章為原之雜著後人輯之有九因彙為一卷因九章之類尤不知其何所根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屈子貫五卷嘉慶三年戊午刊本

清張詩撰詩字原雅嘉定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其從叔祖張大受序稱原雅平生不趨時而好古研精刻苦思以著述傳世雖種種猶樂之不厭嘗於詩古文外取屈子二十五篇一一會其大意蟬聯而詮解之名屈子貫則原雅亦好學深思之士也又據其書凡例云是編雖屬稿於辛巳夏而斟酌融貫則歷三年六 脫稿始成則其書之作蓋始於乾隆二十六年辛巳至二十八年癸未始脫稿焉其書都凡五卷惟注屈原諸作自離騷迄於漁父而宋玉景差以下諸篇皆弗與篇章次第皆一仍紫陽集注之舊按楚辭一書文重義隱寄託遥深自漢以來諸家訓釋大抵詳於訓詁未能導揚其旨詩深感於諸家註釋未有聯絡於屈子之意無從尋其端緒因仿紫陽注詩於訓詁之後別加詩柄之法就離騷全篇融會貫通以為之解大旨本紫陽集注參以諸家之說依全篇次序段落循文衍義以貫串之但求意達辭明不以訓詁為主其音切注釋則十九皆從紫陽且僅就奇難之字於第一見處附之貫解之下餘不盡贅又以卜居漁父二篇為家誦戶習之作亦不復加注釋今核其書蓋專為家塾課讀而作徵貫之學既感不足於篇内微旨尤多未貫或妄加襯貼或割裂語氣往往失之穿鑿不知騷人之作寄託遥深循環反覆綜錯變化迥出蹊徑之外强為貫串反未必能得騷人之本意惟其所詮釋類皆原本訓詁以究其脈絡是亦未嘗無裨於幼學之誦讀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楚辭注一卷東方圖書館鈔本

清龐塏撰考嘉興府志集鶴徵錄云龐塏字霽公號雪崖直隸任邱人康熙乙卯舉人由刑部主事李模內閣中書張星耀薦舉鴻博授檢討改工部主事出為建寧知府著有叢碧山房集又考朱竹垞叢碧山房詩序云檢討任邱龐君著古今詩集平生詩為叢碧山房稿誦其詩雅而醇奇而不肆合乎唐開元天寶之風格北地言詩者未能或之先也是編未見刻本諸家書目亦未見著錄此本為東方圖書館所鈔編首不著書名亦不分卷次疑當為龐氏未定之稿東方圖書館蓋據其原稿傳鈔者

也又考是編卷尾題康熙甲申秋日叢碧山房主人龐塏牧翁識十八字疑其書稿末當有龐氏題識惜原稿散闕僅存其末行至書名卷數皆無可考良可惜也按甲申為康熙四十三年知其書蓋龐氏戊午應舉鴻博之後所作其書首離騷次九歌次天問次九章次遠遊次卜居次漁父次招魂次大招所注皆屈子之作其宋玉景差以下諸篇則闕而不注篇章次第悉依舊本每篇皆循文為解又於各段之下分別疏其大意按龐氏工於詩文所作皆平正沖澹不求文飾故其所詮釋大抵詞旨簡直但求辭義通暢不斤斤於訓詁於騷人言外之旨往往獨

有會心惟其間亦不免果於師心失之臆斷如攻駁舊說謂招魂朕幼清以廉潔兮六句乃自敘招魂之由開口道出朕字亂詞又道出吾自明明自招硬坐宋玉代更自稱不知何說之類皆以意為之無所依據也

屈原賦注七卷 廣雅書局刊本

清戴震撰。震有毛鄭詩考証五卷、詩經補註二卷，已著錄。是編前有姚江盧文弨序，云吾友戴君東原既著詩補傳、考工記圖、句股割圜記、七經小記諸書，又以餘力為屈原賦二十五篇作注，是其書之作，蓋在既成詩經補注諸書之後。全書都凡七卷，而別以序目列冠編首，不入卷次。按漢書藝文志著錄屈原賦二十五篇，自離騷迄漁父，皆屈原所著書，是漢初傳其書，蓋無楚辭之名。故漢志列之賦首。至劉向始裒集屈宋諸賦，定名楚辭。是編但為屈原賦二十五篇作注，而宋玉景差以下諸篇，皆自删與删，故名曰屈原賦，以從漢志之舊。至其篇次，賦全同舊本。按戴氏一代大儒，尤邃於聲音文字之學，於治經之暇，以餘力為屈賦作注，宜其能得騷人之旨，與空穿鑿者固自有別。今核其書，訓詁字句，則簡質切當，詮釋文義，則疏通明暢。其中如釋三后之純粹兮，三后指楚之先君賢而昭顯者；夏康娛以自縱，謂康娛連文，篇中凡三見，不應以為夏太康；宓妃之所在，若此之類，說皆確切不易。他如謂九歌東皇等篇，皆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九章無次第，不盡作於頃襄王時。其說雖異於王氏章句，亦足備說者之一解。盧氏稱其指博而辭約，義創而理確者，誠非虛美之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屈原賦音義三卷 光緒十八年辛卯廣雅書局刊本

清戴震撰、震有屈原賦注七卷及屈原賦通釋二卷、已著錄、是書之作、約與彼二書同時、全書釐為上中下三卷、不載屈賦全文、惟就屈原賦二十五篇中摘取單字連語、而詮釋其音義、蓋戴氏之作屈原賦注及屈原賦通釋也、僅訓詁字義詮釋賦旨、而不及考其音讀、故復作是編、以補其未備焉、按戴氏一代大儒、尤精於聲音文字之學、今考是編詮釋音義、皆確然有據、於古韻方音之殊、亦多所証明、如離騷肇錫予以嘉名字余曰靈均、以名叶均、戴氏釋之曰、名讀如民、按名於廣韻見十四清、均見十八諄、一收鼻音、一收舌齒音、顧炎武云、耕清青韻中往往讀入真諄臻韻者、當由方音之不同、未可以為據也、今吳人讀耕清青皆作真音、於古韻方音之別、詮釋極為詳審、又其間或就諸本異同參互考訂、亦頗詳悉、如離騷俗本不撫壯而棄穢之誤、云按王逸云言願君撫及年德盛壯之時、又文選注云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此漢唐相傳舊本無不字之証、洪興祖作補注不詳核此字為人所加、而云謂其君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讒佞也、宋以來遂無異說、蓋由美人二字失解、故改古書以就其謬、而不顧失立言之體、若此之類、其校勘異同、考証抉擇、皆足証舊本之譌誤、惟往往不注某字出某本、則未免為白璧之微瑕、至其訓詁字義、則多因循屈賦注及屈賦通釋二書、蓋是編之作本以音為主也、

離騷賦補注一卷 道光末刊本

清朱駿聲撰駿聲有說文通訓定聲已著錄是編前有駿聲自序云道光丁未十月養痾居內日臥誦屈賦閒起讀王叔師注有不慊於心者忘其弇陋輒為補訂是其書寔成於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之冬全書都為一卷大旨以王逸楚辭章句於離騷一篇訓詁多未核洽故逐句補注以訂正王氏章句之譌誤其書首列離騷原文次列王氏章句而後一一疏通証明繼之以補注並增題補曰二字以別之蓋仿宋洪興祖楚辭補注之體使與原文不亂也又其閒於諸本字句異同亦多所考訂如文選汲古本多依唐本避諱於世字民字皆易以時字人字是編於此悉為訂正至其所補注亦皆徵引宏富考辨典核多足補王注之未備者按駿聲邃於小學尤精音韻故其所訓詁雖未必盡得騷人之旨然其閒於古人聲音通轉之理及雙聲疊韻之詞詮釋皆極精洽如釋朝搴阰之木蘭兮云搴當作攓拔取也阰當作陛高阜也說文陛升高階也乃升高阜之轉注又如謂偃蹇浮游逍遙為疊韻連語猶豫容與為雙聲連語之類凡其所詮釋語皆徵寔終異於陋儒之懸斷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屈辭精義六卷 民國十三年甲子掃葉山房石印本

清陳本禮撰本禮字素村自號耕心野老江都人是編前有嘉慶辛未本禮自序云今春雪窗呵硯不憚眼昏筆拙復檢舊讀研其精義正其譌誤探賾索隱畧為詮釋又據編首自識云是書草創於春夏裁汰於秋冬稿凡五易是其書寔成於嘉慶十六年辛未之冬全書都凡六卷卷首冠以史記屈子列傳及沈亞之外傳以考屈子事蹟本末次以屈子諸賦而宋玉景差諸篇弗與故以屈辭精義名焉考其篇次亦頗異於舊本卷一為離騷卷二為天問卷三為招魂大招卷四為九章卷五為九歌卷六為遠遊卜居漁父其說蓋以漢儒去古未遠說較可信故本太史公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之語以離騷列之首編次二招又以哀郢為九章之篇名因以繼二招九歌為巫覡祀神之樂章遠遊為莊生世外逍遙之語皆騷之逸響卜居漁父為騷之變體則置之九章之後不知史記為紀事之文非同簿錄本體乃據之定篇次之前後未免果於師心臆為變亂之譏焉至其以九章之文應分為懷襄兩世之作惜誦抽思思美人作於懷王時哀郢以下作於頃襄王時則較舊說為有據然此說寔本明黃文煥楚辭聽直非其創解且又以橘頌為屈

子平年咏物之什以橘自喻體涉於頌與九章之文不類而移附於末則疏於考証矣至其所注皆推尋文意以疏通其旨又每篇各分若干章而各為總論詞義淺近頗稱簡要大旨本之王逸洪興祖朱晦菴黄文煥林雲銘諸家之説而附益己見以為之箋惟其説多疏於考証往往恍惚汗漫失所依據姑存之以備一解可矣

楚辭節註六卷乾隆六年辛酉刊本

清姚培謙撰培謙字平山自號鱸香居士江蘇華亭人雍正間由諸生保舉人材以居喪不赴所著有增輯左傳杜注經史臆見樂善堂賦注類腋朱子年譜李義山詩箋注文心雕龍箋注松桂讀書堂集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乾隆辛酉張奕樞序知其書定成於乾隆六年辛酉全書都凡六卷惟注屈原諸賦而宋玉景差之作不與又據明黄維章及清林西仲之説以招魂為原自招大招為招懷王者故取兩篇附之編末其篇次前後一依朱子集注之舊首離騷次九歌次天問次九章次遠遊次卜居次漁父而以招魂大招殿焉核其所注大旨以朱子集注章條明晰意趣通貫無復可以擬議因就朱子原文節繁舉要而成是編其有本文隱奥詮詁須加引伸者則間採王氏章句以發明之惟天問一篇朱子集注多所闕疑則别以王氏章句補其未備又或旁搜載籍以闡明之而另題附注二字以資識别體例謹嚴與明代諸人妄改古書恣情損益者固自不同至於字音則除分系本字之下外更以劉維謙楚辭叶音一卷附之編末以便讀者之考核總之其書雖所注甚略又多因襲前人陳説無所考証發明然逐句有訓詁每章有總詮汰其冗

蕪節其精要亦自瑕不掩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楚詞釋十一卷 光緒十二年丙戌尊經書院刊本

清王闓運撰闓運字壬秋一字壬父號湘綺湖南湘潭人著有詩經補箋二十卷已著錄按史記但稱屈原著離騷漢書藝文志亦僅以屈原賦列為一書而不曰楚辭至劉向始裒集屈宋諸賦定名楚辭是編名曰楚詞釋蓋襲劉氏之說而易辭作詞考說文云辭訟也詞意內而言外也蓋古者辭指獄訟言詞指文詞言其義絕殊至秦漢以降始誤詞為辭楚辭為騷人之所賦則其字當作詞不作辭王氏易辭為詞寔深合古義其書都凡十有一卷始於離騷迄於大招而以高唐賦附之編末蓋僅以屈宋之作為限於賈誼淮南王等賦皆闕而不注以求合於楚辭之名焉今考其書大旨以王氏章句為主而擬拾諸家之說以發明之故各篇皆首列王氏序注於前然後附以己說或補其疏漏或正其譌誤核其所釋訓詁字句疏通文義大抵皆明白簡要切近不支能深得騷人言外之旨惟其間亦不免果於師心往往以臆測之見固為新奇之論如謂屈原以離騷經以三字名篇猶莊子之有逍遙游不知離騷之不稱經徵之史漢皆確然有據闓運乃據王氏章句之說以為屈氏之舊未免疏於考證又如謂九歌十一篇者禮魂為屈篇之亂國殤為舊

祀所無不在九篇之數不知古人以九紀數寔其大名之名閭運乃必強為之說以求合九篇之數未免失之拘泥總觀全書寔瑕瑜互見披沙揀金則在讀者之審擇焉

楚辭評註十卷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致和堂刊本

清王萌撰朱軾校注王遠考音萌字亞直號裴溪左史竟陵人軾字若瞻一字可亭高安人有周易傳義合訂校補禮記纂言儀禮節要春秋鈔等書四庫已著錄遠為王萌之侄字帶存是編前有王萌自序題疆圉大荒落仲冬長至日知其書寔成於乾隆二年丁巳全書所注自離騷至招隱士都凡三十篇釐為十卷其目曰離騷第一九歌第二天問第三九章第四遠遊第五招魂第六卜居第七漁父第八九辯第九大招第十惜誓第十一弔屈原第十二服賦第十三招隱士第十四篇目次第頗異於舊本凡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王逸之作皆闕而不錄其說據司馬遷史記及劉勰文心雕龍以招魂為屈原所作九辯大招則俱非原辭故於九辯以上二十六篇皆題原作又以王氏章句以惜誓屬之賈誼而不載弔屈原鵩鳥賦二篇殊非確論其編末所錄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及逸所作九思諸篇或詞氣平緩或填寫成語皆無病呻吟有累篇帙因悉從刪畧至其詮釋騷旨每篇各有總釋然後分節評註大抵先審音讀次釋文義其中考訂音讀之責均由其侄王遠任之雖審音於魚侯蕭尤之類審音或未盡洽惟其於古音方言辨訂頗詳如謂

離騷名與均韻本不通，然今楚音于真文庚青蒸侵等韻都無分別，古人以方音為詩，非如後世按譜而求之類，其說皆確切不移。至於訓詁字句，推尋辭旨，則皆為王氏評註，間或附以朱氏校語，核其所釋大旨，在折衷王氏章句及紫陽集注而參以己見，每節皆於訓詁之外一一評其大意，雖詞旨淺近，語多簡質，惜仍不免拘於騷人比興之體，而失之穿鑿。如釋離騷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云以美人稱君，本詩簡兮卒章，其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駘宕多姿，此騷胎也，親而媚之，故目以美人，尊而嘉之，故目以靈修，不知詩人寄興，義不一端，未可强為比附也。

離騷箋二卷 光緒三年丁丑崇文書局刊本

清龔景瀚撰。景瀚字海峯，閩縣人，乾隆進士，嘉慶間官合州知州，累遷至蘭州知府，所著有澹靜齋文鈔若干卷行世。是編前有乾隆五十九年景瀚自序，云乾隆戊戌館於永定，讀之數月，頗有所得，顧因循未及筆之於書，今歲受兒等方學詩賦，授以是篇，因公餘箋其大義，則其書蓋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景瀚在永定之所作也。全書釐為二卷，自帝高陽之苗裔兮至霑余襟之浪浪為第一卷，自跪敷衽以陳辭兮至篇末蜷局顧而不行為第二卷。今考其書，蓋取離騷全篇逐句詮釋，又分一篇為十有八章，每章之下名為箋，其大義更於全篇之末附以總論，大旨謂注楚辭者以王叔師楚辭章句為最古，至洪興祖補注、朱晦菴集注而粲然大備，惟其於離騷一篇，皆隨文訓詁，未能貫通其意義，因集三家之注而以己意疏通之，以為是編。其名物音訓大抵王洪兩家詮釋已詳，則一仍其舊，至所發明，惟逐章推尋文義以疏通其旨，然聯綴貫脈絡井然，於騷人言外之旨多所闡明，雖其間仍多因襲前人之謬誤，如以恐美人之遲暮為憂其君之類，未免可議，然大醇小疵，識者不免，亦不必獨責是編矣。

楚辭辯一卷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刊本

清朱冀撰冀字悔广一字丙陶自號豢餘山樵吳門人是編前有康熙丙戌朱氏自序兩篇據其第一序云歲在丙戌秋冬之交忽疽發於腰膂間足不能窺户者兩閱月每借讀騷以自遣往往於吟唱之餘為大夫設身處地沈思嘿想至忘寢食久之欣欣若有所得於是興會所至忘其固陋隨得隨書亦不計辭句之工拙則其書寔作於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全書都凡一卷而以管窺總論及林仲西總評列之編首不入卷次據其凡例云楚辭全帙均屬三閭絕唱為斗止辯離騷蓋楚辭中最難讀者莫如離騷一篇大夫畢生忠孝全副精神俱萃於此章法大則開闔亦大魚龍出沒變態萬狀令人入其中而茫無津涯至其餘諸篇縱有異同所爭者小不敢多累筆墨惟九歌山鬼一章鄙見與舊說全別特附篇末是以其書雖仍襲楚辭之名然其所辯寔僅限於離騷一篇而以九歌山鬼篇附焉其書封題之上高自標榜題別開生面四字如林西仲之著楚辭燈自負為千百年眼也今考其書蓋深詆舊注之庬雜而欲自出新裁以為之解大旨以守死善道四字為全篇脈絡而推尋文義鉤摹字句以疏通之極其所釋於舊注以求女譬求君之說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及林西仲以靈脩為君釋浩蕩為放縱之類雖多所攻駁然因之乃謂朱子未嘗註楚辭集注乃後人所依託則未免疑所不當疑此外詆訶舊說亦往往涉於輕薄又其與西仲均以時文之法解古書乃於林氏之說闢之甚力亦唯免同浴而譏裸裎之譏矣

楚辭叶音一卷乾隆六年辛酉刊本

清劉維謙撰。維謙字讓宗，自號雙虹半士，靈聞人。所著有毛詩叶音辯譌，已著錄。是編附刻華亭姚培謙楚辭節注之後。未見單刻者。據姚氏節注例言云：古韻通轉，楚辭與三百篇一也。其中自有條理，即不以今韻叶之，亦似無所不可。若齟齬不合之甚者，仍當依朱子，又或稍有變易，總期於諧暢而已。別為叶音一卷附後。是培謙既成楚辭節注，以其中古韻通轉有與今韻齟齬不合者，因別以維謙所撰叶音一卷附之。其後其書都為一卷，不載楚辭原文，惟取各篇叶音與今韻不合者一一注其音讀。大抵皆用直音之法，其直音有不能切當者，則以四聲反切之法補之。按維謙作毛詩叶音辯譌，意在折衷陳第毛詩古音考及朱熹詩集傳。是編之作，大旨與所作毛詩叶音辯譌略同。蓋以陳氏屈宋古音考及朱子楚辭集注為本，而略變易之。其間如又重之以修能，陳氏能讀如泥，是編讀如奈之類，固較陳氏之說近於古音。然古無韻書，各以方音取讀，方音南北互殊，不免大同而小異。如離騷降讀戶工切，能讀奴來切，皆為古音。至於庸錫予以嘉名與字余曰靈均，則方音矣。是編於此乃不加考核，未免疏畧。又凡其所注皆但用直音，不加考証，亦不知其何據也。

離騷注一卷（文莫室刊本）

清王樹枏撰。樹枏字晉卿，河北新城人，所著有爾雅說詩二十二卷，已著錄。是編以後漢王逸楚辭章句、宋洪興祖楚辭補注、朱熹楚辭集注及錢杲之以下諸家箋註，於離騷一篇多未盡詳核，詮釋多未能得其旨意，因隱括舊說，自以新意疏解之。今考其書取離騷全篇逐句詮釋，大抵徵引宏富，考辨典核，訂譌補闕，寔能補舊注訓詁所不及。其攻駁王氏章句之失，如謂王氏於離騷下加經字，不知此乃後世祖述其詞，尊之曰經，非離騷原有經字。太史公謂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不言為經，其証甚明。又如王氏章句解重之以脩能云脩遠也，言又重有絕遠之能，其說殊為不詞。樹枏釋之曰：脩能猶賢能，魏都賦本前脩以作系，劉逵云前脩謂前賢也，脩飾脩美皆賢善之意，此與下文脩名好脩之脩同義。此外如彼堯舜之耿介兮，據文選射雉賦注釋耿介為專一，以証王氏章句解耿為光介為大之之失；何桀紂之昌披兮，據文選五臣注釋昌披為亂，以証王氏章句解猖披為衣不帶貌之失。若斯之類，其說皆確然有據，雖其間仍不免拘於前人比興之說，如引詩彼美人兮西方之美人兮，釋思美人之遲暮，謂原以美人喻君之類，皆嫌其附會，然核其訓詁，則終較舊注為優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屈辭簡明音釋一卷（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刻屈辭洗髓附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此本附刻清徐煥龍屈辭洗髓卷末，未見單刻。據煥龍侄瑶屈辭洗髓跋云：家叔父注屈詞成，顏曰洗髓，將授梓，命瑶補注音釋，則其書蓋煥龍侄徐瑶之所作也。按徐瑶字天瑝，自號雕墨詞人，荊溪人。又考煥龍屈辭洗髓刻於康熙三十七年戊寅，跋稱將授梓，命瑶補注音釋，則其書之成當在康熙丁丑戊寅之間矣。全書都為一卷，不載屈辭本文，但有所音釋，則摘錄本字而以音釋注之其下。惟僅釋奇難之字，其他書常見及平上去入易曉者，則俱不復釋。今考其書詮釋音讀，一概皆用直音之法，其直音有不能切當者，則以四聲反切之法輔之。大旨本之考亭楚辭集注，而旁採陳第屠本畯諸家之說以補益之。其間如謂能叶音耐，蓉叶音姆之類，說雖可通，然核其所釋，仍不出前人叶音之說，於先秦古韻寔未嘗深考，未免捨本而逐末。且凡所音釋皆不注所本，亦嫌其不足依據。又自謂他書常見之字皆不復釋，以求簡明，寔則刪汰過甚，反失疏畧。不知屈子之文多以方音取讀，如離騷以名叶均，名於廣韻見十四清，均見十八諄，以名叶均者，蓋方音耕清青韻多讀入真諄臻韻也。是篇乃以其為常見之字，闕而不釋，未免疏於考証矣。

詩經琅玕十卷卷首一卷 崇禎間醉畊堂刊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字幼玄、（按明史作字幼平、此據明儒學案）一字螭若、號石齋、漳浦人、天啟進士、崇禎中官右中允、福王時累遷至禮部尚書、南都覆、唐王以為武英殿大學士、卒諡忠烈、工書善畫、以文章風節見重於時、著有易象正義、三易洞璣、洪範明義、孝經集傳、春秋揆、續離騷、及石齋集各若干卷、是編前有鄭尚玄序云、甲申歲予輯四書琅玕、繆為石齋先生所許、嗣將有事於易詩、值世事滄桑、筆墨硯蕪、茗歲夏、詩解先就、牧主予輯、蓋以風所受教於先生者、出以質天下、將使天下讀予書無異讀先生書也、是其書寔尚玄及熊九岳所作、而托名於道周者、按尚玄字幼白、富沙人、九岳字寅牧、潭水、並立雪於道周之門、其書都凡十卷、而以例言、考目、學詩總論、及詩經圖考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全書分上下二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以經文為主、每篇之前首列全篇大旨、然後於各章之下分注其比興之體、並訓詁其字義、考証其名物、詮釋其章旨、標擬其詞句、更以子貢詩傳及子夏詩序附之各篇之末、又依竟陵鍾惺評本、於經文之旁各加圈點、至於上格、則皆撮拾諸家之說、分條彙列、羼為剖明、參徵、特解、筋脉、參証、附參、問辨、辨駁、諸子目、或推闡詩旨、或發明傳序、今核其書、大旨在折衷詩傳、小序、及紫陽集傳、間或參以己意、而詮釋詩旨、仍以因襲舊說者為多、且並豐坊偽子貢詩傳亦不辨而濫收之、又往往拘文牽義、餖飣字句、不脫時文之習、惟其謂讀詩與他書別、惟涵泳浸漬、乃得之、則頗稱有見、故其推闡詩旨、亦多足破腐儒之陋者、如周南卷耳全旨云、此詩以嗟我懷人句為主、首一嗟字、末一吁字相照、正是懷之永而且至於傷也、采采卷耳以下、皆是托言、非寔事、所謂思之變境也、一室之中、無端而采物、忽焉而登高、忽焉而飲酒、忽焉而馬病、忽焉而僕痡、俱意中忘成之、旋妄滅之、可見懷人之思自真、而境之所設皆假也、又如釋漢廣言秣其馬句云、秣馬非欲睹人、亦非欲親其德、只是慕其不可求、而設此以致好德之誠、如所謂雖為執鞭猶欣慕焉之類、皆能涵泳經文、而深得風人之旨、是亦不必以其為制藝而作、遂廢其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地理續考一卷學海堂四集本

清潘繼李撰。繼李，南海歲貢，始末未詳。是編載於學海堂四集中，未見有單行者。先是儀徵阮元總督百粵，建學海堂於廣州城北越王台故地，復彙集諸生論經之作及詩古文辭，為學海堂集十五卷。嗣後督撫學使亦續有選集。光緒初，陳蘭甫、金錫齡等續編四集，乃以是編刻入第五卷中。其書都為一卷，而以小引一篇列冠編首，大旨以宋王伯厚詩地理考一書，徵引雖博，而得失並存，因重加考訂，以補其未備。惟今考其書，雖名曰續考，實僅據毛鄭所言，曉以今地，蓋襲王氏之名，而不拘王氏之例也。按伯厚作詩地理考，全錄鄭玄詩譜，而旁採爾雅、詩文、地志、水經以及先儒之言，薈萃成編，其間採錄遺文，叢而不斷，往往得失互見。是編雖意在增訂王氏之缺遺，然核其所考，不過據毛鄭之說，釋以今地，於王氏之失，殊少訂正。如釋大雅韓奕，引箋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釋之曰：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南、郃陽縣北；韓國都在今韓城縣南十八里。不知王肅、燕、北燕國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之說，考之潛夫論及水經注，皆確有明証，乃據鄭箋之說，以梁山為夏陽之梁山，未免有乖地理之實。又如式微首章「胡為乎中露」、二章「胡為乎泥中」，是編引毛傳以中露、泥中為衛邑，釋之曰在今衛煇府濬縣，亦嫌其穿鑿附會，失之臆斷。惟其間據毛鄭而曉以今地，亦足資說詩者之參考，故仿四庫著錄方楘如離騷經解之例，析出別為著錄焉。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考證一卷 學海堂四集本

清陶福祥撰。福祥番禺舉人，始末未詳。先是儀徵阮元之總督兩廣也，始建學海堂於廣州城北越王台故址，集多士習經傳於其間。道光間選集諸生經課詩文，勒成學海堂集十五卷，嗣後賡續有選集。是編即載之學海堂四集中，其書都為一卷，而以自序冠之編首。按說詩諸書之專訓名物者，以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為最古，惜入元之後其書已亡，世傳輯本，約陶毛兩家。毛本後出，於陶氏之譌誤雖多校正，然序次仍從陶本，舛誤之處亦往往而有。是編大旨在考證兩本之得失，使復陸疏之舊。今考其書，以詩類諸書所引陸疏為主，再考之各書所引以為之證。其舊輯脫落者、竄入者、淆亂者，與各書所引殊異者，則補其遺，刪其偽，正其誤，考其異，分別條錄，釐為擬補、擬刪、正誤、考異四篇，各以輯本原文列前，而別加按語於其後，以定其是非從違。其中如草蟲一條，則據釋文爾雅以證大小長短如蝗句上有一名負蠜四字；鴇鳥一條，則據詩紀詩緝以證鴇鳥似雁而虎文諸句為後人竄入。若此之類，其考訂皆確然有據。雖編次不依經文之先後，猶不足以言定本，然言言徵實，亦足以訂正舊輯之譌誤矣。

詩經揭要四卷 道光十六年丙申重刊本

清周蕙田撰。蕙田字芑裳，玉峯人，始末未詳。是編蓋其所撰五經揭要之一種。按五經揭要編首有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沈初序，謂許穆堂侍御主講玉峯書院，刻有四書便蒙行世，歲戊申又刻五經揭要一書，使周子蕙田輯錄，而侍御復參閱定正者也。是其書實成於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全書都凡四卷，而以朱子詩集傳序及詩經揭要凡例七則列之編首，不入卷次。大旨以朱子詩集傳參考眾說，獨得詩人之旨，因本其說而旁採諸家傳注以發明之，刪繁揭要，俾初學之士可以得其指歸。全書分上下二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以經文為主，而集傳訓詁、詩柄附之各節之下；至於上格，則備錄章旨篇旨。今核其所註，大體悉本紫陽集傳，其毛鄭以下諸儒之說有與集傳殊異者，則悉遵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以折其中。蓋自雍正五年丁未以康熙欽定詩經傳說彙纂頒行天下，於是朝廷取士，於詩經試題悉遵彙纂，以紫陽為主，而參以四家之說。是編意在取便科舉，故其立論悉遵彙纂，雖所採前人緒論為多，又於草木鳥獸之名皆不加訓釋，未免疏略，然其詮釋詩旨，類皆原本注疏，詞義簡質，較之坊間講章差為可取，姑存之以見科舉家解經之

體焉。

春秋長曆一卷附補遺一卷長曆考一卷春秋閏春秋日食徵一卷（微波榭刊本，復附舊鈔本）

清孔繼涵批校。繼涵字葒谷，曲阜人。乾隆進士，官戶部郎中。深於三禮，尤精天文算術。校刻微波榭叢書七種及算經十書，皆稱精本。所著有紅櫚書屋集，行於世。考晉書杜預傳稱預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惟考之預所作集解序，則盟會圖、長曆皆釋例書中之一篇，非別為一書。自隋志以後始並著於錄。至明，復佚。惟永樂大典中尚存數篇，是本蓋繼涵據永樂大典輯出梓而傳之者。全書都為一卷。按曆法之亂，莫甚於春秋。蓋諸國各自為曆，有不同也。左氏作春秋傳，雖紀事博洽，然其談曆則多差謬。劉歆造三統曆以修春秋，亦多殊謬。杜氏是編，著為曆論，極言曆之通理，以宣明春秋歷數，雖其間曲循傳文以干天遯，推而以閏月小建為之遷就，推求未精，不免為識者所譏。然唐一行合朔議訊其日子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其合，使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之繆，則未得其意而妄有所譏。蓋春秋時史官置閏多所違失，預固嘗云：未必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歷正本如是也。此非預自抒所見，盡改前

曆之繆第據經傳所載日辰與夫當時議論以相發明爾且長
曆閏月相距遠者亦不過四十餘月未有如一行所云七十餘
月之多也襄二十六年閏十二月二十七年十一月又頓置兩
閏一行以為近則十餘月者論亦踳舛大比年而閏甚且比月
而閏即非時人子弟亦知不可嘗謂杜氏乃懵然如此耶總之
凡予所次比悉據當時實事非以為是而從之不可歸過於杜
也。

春秋世系表不分卷北京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周耀藻撰耀藻字松庵楚南人始末未詳是編為耀藻原稿
現藏國立北京圖書館按編首凡例云是編原始於咸豐壬子
四易稿矣尚以未慊為憾又其凡例末自署咸豐九年太歲在
乙未孟秋知其書之作蓋肇始於咸豐二年壬子至咸豐九年
乙未而全書告竣其間雖四易其稿猶有未慊故未嘗以付剞
劂其書不分卷都凡六冊按春秋之世自王朝以迄諸侯大夫
得姓受氏各有源流其人之見於經傳者亦不可殫數是編以
經傳為主旁採國語史記諸書詳加考訂以為斯表其體畧仿

杜氏族譜及唐書世系表旁行斜上之例以類排比釐為四十
有九篇首紀年次王朝世系次魯君世系次晉君世系次衛君
世系次鄭君世系次蔡君世系次曹君世系次齊君世系次宋
君世系次楚君世系次秦君世系次陳君世系次吳君世系次
越君世系次莒君世系次杞君世系次滕君世系次薛君世系次
許君世系次邾君世系次北燕世系次西虢君世系次郕君世
系次胡君世系次沈君世系次鄧君世系次小邾君世系次虞
君世系次唐君世系次紀君世系次紀臣次春秋小國爵姓具
有者四十四國次春秋小國有爵無姓者八國次春秋小國有

姓無爵者三十九國次春秋小國爵姓具亡者二十國次春秋附庸九國次春秋小國諸臣名氏次春秋四裔次春秋列古國五次春秋列虞夏時國一次春秋列夏時國十四次春秋列夏商時國三次春秋列商時國六次春秋諸侯朝聘次春秋諸侯會盟次春秋諸侯征伐次春秋列國職官次春秋列女又或於各篇之下別分子目今考其書搜採頗為該洽考訂亦尚精審其攻駁諸家之失尤多中理如辨虞思姓姚至胡公乃賜姓媯而史記乃云胡公之前已姓媯桓六年經書蔡人殺陳佗莊公二十二年傳云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所立者厲公是五父即佗厲公即桓之子躍而史記乃謂蔡人為佗殺五父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立七年躍林杵臼二人共弒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立五月卒之類皆是証舊史之失又如辨豎牛本穆子之豎當列雜姓氏而陳厚耀世族譜乃系諸穆子之子桓十八注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而陳譜乃分子克子儀為二人公子遂仲遂也而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之叙魯執政也則曰自僖公十七年至文公七年為公子遂自文公八年至宣公八年為仲遂之類於舊譜之譌誤尤多所是正惟貪多務博往往失於持擇又篇目過繁割裂分配頗嫌失當是則不便白璧之微瑕焉

春秋三傳揭要六卷卷首一卷 道光十六年丙申刊本

清周蕙田撰蕙田字蓉裳玉峯人先是雲間許穆堂侍御主講玉峯書院刻有四書便蒙行世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復梓行蕙田所輯五經揭要一書是編蓋其中之一種也其書都凡六卷而以春秋王朝世次及各國世次例之卷首不入卷次大旨為科舉而作合三傳為一編提要鉤玄句櫛字梳以便初學之誦習全書分上下二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以經文為主而摘錄左氏及公穀二傳之說附之其下蓋自清聖祖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書成朝廷取士於春秋經題遂依彙纂以左傳本事為主而參以公穀之義是編意在為科舉揣摩而設故其立論悉宗彙纂以左氏為主而略取公穀之義以附益之至於上格則掇拾先儒箋注之可以發明經義者分條錯舉或注解字句或訂正音讀或詮釋經傳或推究文法以便士子之參証稽其所採大抵以晉杜預宋胡安國二家之說為多今考其書全襲彙纂限於科律鮮有發明雖揭錄三傳舊文然於三傳之異同是非皆不加考証蓋抄撮之學非詁經之所尚也

春秋例表一卷 光緒七年辛巳四川尊經書院刊本

清王闓運撰闓運有春秋公羊傳箋十一卷穀梁申義一卷已著錄是編蓋與其所撰公羊傳箋相輔而行編首有王氏自序謂夫子作春秋以撥亂進退褒貶生死存亡專在三科治之且一予一奪不出一字一美不惡不嫌同詞惜後世傳者觀聽不決守文失據顧此遺彼亡而為有有而為亡雖何休之注亦若有疑而鮮通因詳考諸例總為斯表其書都為一卷分類排比凡為表二十有八其目曰五始首時例表第一九旨例表第二七等進退戔國例表第三朝會遇聘例表第四錫求告言例表第五致至例表第六盟例表第七取獻乞例表第八戰伐侵例表第九義兵例表第十圍入滅例表第十一列國殺執君大夫例表第十二立納潰畔降例表第十三奔入出歸例表第十四君臣相殺表第十五凶禮例表第十六薨葬例表第十七大國卒葬例表第十八小國卒葬例表第十九大夫卒葬例表第二十吉事例表第二十一宮廟例表第二十二昏禮例表第二十三歸例表第二十四婦事例表第二十五力役例表第二十六都邑例表第二十七災異例表第二十八各表之前均冠以小序以詮釋其例然後綜核經文例之為表大旨本於何體公羊傳注而以己意附益之按何休春秋公羊釋例古今眾訟彌嫌其牴牾是編因循其說總以為表雖割裂分配於聖人筆削之旨未盡賅洽然排比經文標識端委於治公羊之學者亦未嘗無裨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左氏古義輯說長編殘本三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王繩生撰。繩生里貫未詳。是編現藏國立北京圖書館。書皮有紅紙簽條，書受業王繩生謹繕呈鈞誨，知其書蓋王氏原稿。全書竹紙紅格，工楷繕錄，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小注雙行，字數亦同。惜其書已殘缺，今所存者，惟第一卷至第三卷，都凡所釋傳及隱公，故全書卷數猶有待於異日之考證。其書首錄左氏傳文，而以杜氏集解及陸氏音義分註其下，然後擬拾周秦以來諸家之說，以己意疏通證明之。大旨在採輯周秦以來諸家遺說，以闡明左氏古義，核其輯例徵引尚稱宏富，考辨尤多典贍。如論繼室以聲子生隱公云：繼室者即兩娶也。本傳昭公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不腆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以備內官。此繼室之證。傳備詳之，即史法也。至春秋之說，諸侯只不再娶，一娶九女，以姪娣從。杜釋例云：古者諸侯之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廣繼嗣也。當時雖無其人，必待年長而送之，所以絕淫慝，塞非常也。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一與之醮，終身不二，所以重婚姻之禮，閑人倫之義。此即春秋之說，禮制詳二

傳師說，杜蓋用二傳經例以說傳文。至云元妃死，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蓋即雜記所謂攝女君之義也。又如不書即位，攝也，謂傳言不書即位者，言經不書也，即經例也。云攝者明公即位之故，是史法也。若斯之類，其論經例史法，說多可通。惜其存者不過十一，不能窺其全豹，良可憾耳。

左傳擷華二卷 民國十年辛酉排印本

清林紓撰。林紓字畏廬，一字琴南，別號冷紅生，福建侯官人。生於清咸豐二年壬子，卒於民國十三年甲子。生平譯著甚富，以詩古文辭名於時。所著有畏廬文集、畏廬詩存等書行於世。是編前有林氏自序，及附記一篇，知其書蓋林氏晚年所作。全書都凡上下二卷。於春秋左傳，本以釋經為主，不以能文為宗，乃自真德秀以左氏之文選入文章正宗，後世文人遂相沿而論文。清初寧都魏禧、桐城方苞於左氏文法推闡尤詳，是編蓋襲其說，取左氏之文點論而去取之。上卷自楚武王侵隨至鄭厲公誅三郤，凡三十有七篇；下卷自魏絳戮揚干之僕至白公勝之亂，凡四十有六篇，總計全書所選共八十有三篇。每篇皆先錄原文，以己意評點之，然後以文章之法，逐篇細疏。大旨以杜元凱謂左氏之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之語，不惟解經，實已開後世行文之塗轍。所謂先經者即文之前步，後經者即文之結穴，依經者即文之附聖以明道，錯經者即文之旁通而取證，因本其說，以點論其左氏之文。然核其所論，大抵皆古文起承轉合、遣調鍊詞之法，於經義殊少發明，揆其體例，本當歸之集部，惟其所論僅及左傳，難以集名，姑仍附之春秋類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北齊人書左氏傳 宣統元年己酉石印本

清楊守敬影印。編末有宣統元年己酉守敬跋，謂原卷舊藏日人柏木政矩家，守敬從使東瀛，以宋畫甘泉宮圖舊拓武梁祠畫象及古印古錢等易得之，携歸滬上，不忍自秘，因付石印，以傳於世。惜原卷已殘缺不完，今所存者，共一百四十六行，行十五字，計分三段。第一段三十六行，自桓四年傳宮之失德起，至下無覩觀止。第二段八十八行，自桓三年經起至六年經九月丁卯子同生止。第三段二十二行，自桓十五年傳雍糾殺之起，至十六年傳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止。經皆出格，猶是古策書之式。其注末每多之也等字，亦是六朝舊習，已見經典釋文，茲不具論。其經傳之中，雖多筆誤俗體，然大抵可望而知之。至其佳處，則有非唐宋元本所可擬者。如杜注故曰其有後於晉，不作臧孫，意取於戰相仇怨，不作怨，見獲而死，不作而免之類，皆較今本為長。又如左傳三年秋齊侯送姜氏于讙，按經典釋文齊侯送姜氏，本或作送姜氏于讙，是陸氏以無于讙二字為正，孔穎達正義從之。唐石經以下皆同，此本是陸氏所見之一本，可知為六朝之舊。按水經汶水注引傳文作齊侯送姜氏于下讙，酈氏蓋因杜預以下讙釋讙地，故增下字，以詔謂之夏暉音同耳，非傳文有下字也。余以為酈氏陸氏所見有于讙二字者是，陸孔二氏所見定本無于讙二字者非。蓋古者經傳別行，若傳無于讙二字，則不知所送為何地，自合經傳之後，始因于讙二字已見於經文，不煩別擧，遂有刪傳文于讙二字，陸孔不據未合之本，而據已合之本，不究失擇。又傳請為左矩以下，五矩字皆同釋文本。注疏本、唐石經本、宋元本並作拒，覩杜注矩方陳則矩是而拒非。此所謂一字千金，絕非唐宋本之所能及也。且詳其字作，頗為豐腴，把似日本黑田氏所藏齊天統佛經，故知其為六朝人所寫無疑也。

董韞卿日乘十三種不分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董醇撰醇一名恂字韞卿一字醒卿江蘇甘泉人道光間由
進士出官戶部主事咸豐初簡放湖南糧道屢遷至戶部尚書
生平講求經濟性尤好學所著有荻芬書屋全集若干卷行於
世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用竹紙賬本手鈔每半頁二十
行行十七八字或二十一二字不等小字雙行字數畧同行書
細字整潔可觀其為董氏手寫原稿似無可疑其書不分卷都
凡十有三種分為二十有二冊自第一冊至第四冊為隨軺載
筆第五冊至第八冊為權衡全案第九冊至第十冊為勤筆免
思第十一冊至第十二冊為轉漕衡湘第十三冊至第十四冊
為秋闈瑣記第十五冊為武闈瑣記第十六冊文緣瑣記第十
七冊為奉諱歸里第十八冊為魏闕重瞻第十九冊為量入為
出第二十冊為千佛名經第二十一冊為還讀我書第二十二
冊為軺我馳驅今考其書大抵皆董氏日記分別事類逐日載
記故以日乘名其書其中隨軺載筆皆紀其在戶部為主事時
事全篇鍾為問津迎薰度隴三記問津記都凡五篇第一篇記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查辦長蘆事件始於閏五月二十八日止
於六月二十四日第二篇記丙午收買天津商米事件始於十
一月三十日止於十二月十八日第三篇記二十七年丁未驗
收海運商米事件始於正月二十二日止於六月初五日第四
篇記二十八年戊申驗收海運南糧事件始於正月二十二日
止於七月十六日第五篇記咸豐二年壬子驗收海運南糧事
件始於正月十五日止於五月二十五日迎薰記記道光二十
九年乙酉查辦山西運城事件始於閏四月初六日止於六月
二十三日度隴記記乙酉庚戌間查辦甘肅事件始於乙酉十
月初二日止於庚戌二月初六日權衡全案記同光間任戶部
尚書時事始於同治九年庚午四月丁酉止於光緒八年壬午
十二月三十日勤筆免思記簡放湖南糧道前後瑣事始於咸豐
元年辛亥正月元旦止於三年癸丑八月十八日轉漕衡湘記
記咸豐初出官湖南糧道時事始於咸豐二年八月十三日止
於三年癸丑十月二十三日秋闈瑣記記歷年秋闈瑣事始於
咸豐十一年辛酉七月初十日止於同治十一年壬申十月初
五日武闈瑣記記咸同間武闈瑣事始於咸豐九年己未十月
初四日止於同治七年戊辰九月初四日文緣瑣記記同光間
科場瑣事始於同治十三年甲戌止於光緒七年辛巳十月初
六日奉諱歸里紀記咸豐間奉諱旋里時事始於咸豐三年癸

丑十月二十四日止於五年乙卯十二月初一日錫闕書晴紀
咸豐五年乙卯返都以後瑣事始於咸豐五年乙卯十二月初
一日止於七年丁巳三月初五日量入為出紀道光末收支情
形始於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六月十六日止於三十年辛亥九
月二十四日千佛名經為平居瑣記不分年月遂請我書紀光
緒九年癸未致仕後瑣事始於光緒九年癸未正月元旦止於
十三年丁亥十二月三十日範我馳驅紀歷年行程及旅中瑣
事總計全書所紀定始於道光二十三年癸卯而迄於光緒十
三年丁亥蓋董氏三十七歲至八十一歲時之所記也今考其

書不守可以見董氏中年以後行蹟即於晚清史事關係亦鉅
其中如隨軺載筆權衡金粟轉漕衡湘諸編紀轉漕諸事精細
簡要更於漕運外兼及河道濬流水利厚委考証頗具深意又
如秋闈瑣記及文緣瑣記諸編於鄉試會試殿試等規例以及
歷年闈中瑣事紀述殊詳若此之類皆其有關於史事者至於
宦遊所經皆考其沿革訪其名勝於山川脈絡風土人情靡不
詳為剖析亦有資於考証且其書除隨軺載筆遂請我書數編已
收入荻芬書屋全集外其他各編多未見刻本則是編之存尤
有足珍矣

明狀元圖考三卷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刊本
明顧鼎臣撰鼎臣字九和崑山人弘治進士第一授
修撰累遷禮部右侍郎尋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入參機務卒於官諡曰文康著有未齋集行於
世是編前有萬曆己酉沈一貫及湯賓尹二人序知
其書蓋萬曆三十七年己酉鼎臣之所撰也全書都
凡三卷而以明朝廷試事儀及採用書目列之編首
不入卷次其書撰揩有明一代曆科狀元行事各為
圖考第一卷自洪武四年至宣德八年凡四朝一十

有八科第二卷自正統元年至正德一十有六年凡
六朝二十有九科第三卷自嘉靖二年至萬曆三十
有五年凡三朝二十有九科總計全書所紀凡十三
朝六十有六科各科狀元皆先為圖以繪其異兆然
後考之史傳徵之載籍以敘其里貫詳其始末援引
之書多至七十餘種搜採之功誠有足多惟核其內
容有黃輿結穿者有宅兆鍾靈者有命造殊尤者有
夢寐預占古讖徵應者有星躔示象而人合天符者
大旨在說明科第之榮事屬前定用以勖勉士子使

生信心雖其間明示因果顯厥靈異不免失之荒誕然其所載廷試事儀及歷科狀元始末皆本之史傳不盡子虛烏有之談是則有關文獻於掌故亦未嘗無補焉

於越先賢像傳贊二卷咸豐七年丙辰刊本

清王齡撰任熊繪齡字嘯篁蕭山人熊字渭長浙江山陰人工畫人物花鳥有名於同光間著有劍俠高士先賢等傳是編前有咸豐七年王齡序及光緒三年沙家英序吾居近湘湖夏則多於湖上讀書山之品不齊而吾皆以為好亦如古之人或理學文行武烈節義行事不概同而皆有以自立於天地間與其看山水不如寫古人余乃隨掇一人行事以為贊渭長因以為圖日或三四或五六初以為長夏消遣計積二月得八十人渭長以事入城余亦遂輟擱伏也交窗莊蘖君梓之成本則其書蓋咸豐間王任二氏旅居湘湖時之所作也其書凡像贊各二卷上卷自越大夫范公蠡至梁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特進開封錄尚書事忠武王王公琳下卷自陳侍中德子虞公荔至明巡撫忠惠祁公妻商夫人景蘭計周一人漢十人吳五人晉十六人宋三人齊二人梁三人陳一人唐四人吳越二人宋十有二人元二人明九人周女一人晉女二人宋女三人元女一人明女三

人，總計約八十人。大旨在掇古聖先賢行蹟，繪為圖像，而各為之贊。凡理學文行、武烈節義之士，靡所不載，搜採頗稱謹嚴。按任氏性情志趣，不與今人想能，而獨於古之英奇瓌偉、磊落抑塞之士相契合，平生嚮慕亦多在於是。故其下筆縱橫變化，任意寫繪，靡不畢肖。至於王氏之贊，雖隨手掇拾，無意於文辭之修飾，而於善善從長、信而好古之義，亦多有取焉。

湘潭節孝志四卷 同治十三年甲戌刊本

清唐昭儀撰。昭儀字友石，湘潭人。是編前有同治十三年昭儀自序云：國朝本聖人之意，凡節烈貞孝婦女，雖世遠年湮，俱准旌表。二百餘年以來，潭邑沐旌典者二千六百有奇，於戲盛矣。同治八年重修邑乘，儀不揣固陋，分纂此志，閱四年而稿成。則其書蓋同治八年己巳昭儀奉命纂修湘潭縣志時之所作，創始於同治八年己巳，至同治十二年癸酉而全書告竣。都凡四卷，釐為二類：自第一卷至第三卷為節孝志，第四卷為賢淑志。考潭邑舊志之有列女，昉自有明，然其所載不過數人。清雍正元年癸卯詔旌節義，立祠建坊，潭邑節孝沐旌典者七十餘人，貧寠無力者紀之於志。數次修輯，人數漸增，至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已七百餘人。道光九年己丑，江蘇巡撫陶澍咨會照武進陽湖例，凡數百十年未經旌表之貞烈節孝婦女，皆彙題請補，邑中得邀曠典者，自道光十三年癸巳至同治十二年癸酉五次彙詳，合前後專詳，凡二千六百有奇，較之前志所增已近二千名矣。是編以奉旌年次先後詳冊為序，如係明季婦女而受清朝追旌者，則仍列於明代之下。其有清一代節孝婦女，則依彙詳次序，每屆彙詳皆先節烈而次節孝，事實年例各以類從

其於各人行蹟有事寔者則紀其節略其有存歿事寔難稽者則但紀其守節之年又如節孝可嘉年例符合未及舉報已經採訪者亦悉登於篇以待將來之採擇搜羅採訪頗稱詳核又凡所引據皆一一標其出典其為新採者則另題新採二字以資識別體例尤稱謹嚴至其於舊志之訛誤如庠生唐登墀妻鄭氏十六歲守節明旌而通志已采俱列國朝而以為乾隆間所旌之類悉為辨正則尤足以訂正舊志之失雖其間分列類目或有未安敘述亦不免稍嫌濶略然瑕不掩瑜終不失為地志中之上乘焉

新安女史徵不分卷乾隆三十七年壬辰重刊本

清汪洪度撰洪度字息廬歙縣人幼執經於吳徽中施虹玉兩先生髫年即工制舉業嘗偕弟文治讀書黃山一試而見賞於學使名俱列首時人有二汪之稱既而困躓場屋屢試不售遂專精古學旁及詩詞書畫是編即汪氏當時極意之筆也編首有序五篇首康熙癸巳陳鵬年序次繹東山序次康熙丙戌樹琪序次乾隆三十七年壬辰阮學濬序次其孫洋修序據康熙序知其書蓋洪度康熙間之所作又據乾隆壬辰阮氏序云新安汪息廬先生為女史徵一書梓行歲久板刻漫漶先生從孫默人司馬重授之剞劂知是本蓋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先生從孫默人之所刊也其書不分卷都凡四冊大旨在採摭新安一鄉婦德以闡揚節義而補志乘所不及凡新安婦女之苦節奇行可以為閨範者悉分篇備載而附列其母程儒人及庶母蘇儒人生母袁儒人行寔於後按汪氏世有婦德先生之父隱居養母厥婦相之敬事無違教諸子馴馴有家法新安稱內範者莫不歸之

文考史家敘傳不乏兼及先人之例汪氏之詳其
亦猶是也故其書雖兼及先世闡德殊無虛張家世
之嫌其書大抵採諸近代一篇一格文章典雅不惟
有以廣石渠之傳表先人之美尤足以纘成鄉先賢
未盡之緒焉

崑山人物傳十卷雜志一卷 順治十二年乙未刊本
清朱應鯤撰應鯤字巨濤自號古吳樵史亦號東城
野史又崑山人是編前有順治乙未應鯤自序知其書
定成於順治十二年乙未按崑邑南朝梁置山川秀
麗素甲於吳幅員廣大倍于七邑自唐劃東南為華
亭宋劃五鄉為嘉定明劃三鄉為太倉地雖漸削人
物不讓於昔惟邑中志乘自宋淩萬頃創修之後元
楊譓顧仲瑛明顧潛咸嘗續修事故寥寥散佚不傳
迨方鑄亭撰人物志周世昌撰崑山志及張元長著
梅花草堂人物傳其於人物雖取捨特慎要多疏略
且歷時既久徵文考獻多闕焉未備應鯤嘗從遊於
元長而親炙其學深感崑邑人物傳之不可久闕也
因爰於乙未歸沐之暇從事續修以補史乘之所不
及凡九閱月三易稿而全書告竣都為十卷別有雜
志一卷附之編末體例大體因循舊志釐為十類其
目曰節行曰文學曰名臣曰隱逸曰政績曰孝友曰藝
能曰名宦曰烈女曰游寓核其所載雖上起漢唐下
迄明清然自元明以上多本之梅花草堂人物志僅

續採明末四十餘年近事以鑽成元長未盡之志標舉類目分條彙列或考之史傳或徵之傳聞文筆以簡不以文事蹟以核不以泛綱羅故寔皆信而有徵足資傳後惟排比不依年分類每多乖謬差為可議至其卷末所附雜志亦分為五類首建置沿革次學校興廢次風俗典型次水利彙考次田賦遺則則敘述簡單非其所重也

闕里述聞十四卷補一卷 同治七年戊辰刊本

清鄭曉如撰曉如曲阜人是編前有同治丙寅蔣超伯及郭嵩燾序按郭氏序云鄭君籍曲阜於孔氏為世姻因得盡觀孔氏之世籍為闕里述聞十四卷則其書之作寔在同治五年丙寅之前矣其書都凡十有四卷卷一至卷二為孔子世家卷三為孔子世家考餘論條辯卷四為聖門弟子考卷四補為聖門故交入廟從祀考卷五至卷十三為孔門後學入廟考而以宋韓氏傳宋謝氏傳宋陸氏傳明方氏曹氏吳氏傳附焉卷十三補為孔門後學改祀罷祀未復考卷十四為皇朝太學釋奠考每歲遣官釋奠考臨雍釋奠禮儀考月朔釋菜考肅興釋褐考月望上香考闕里釋奠考孔林釋奠考因事祭告考直省釋奠釋菜考皇帝親詣太學釋奠各樂章補錄皇朝經筵釋奠考卷十四補為聖廟殿廡位次考大旨在紀述先賢後聖之行蹟聖廟之規制以及釋奠釋菜之典禮核其所紀大體尚稱詳核舉凡讖緯傳疑之說稗官信筆之誤皆刈而芟之僅據尼山家牒為綱以歷朝之史籍為佐以仙源之志乘為補更以諸賢之附傳為條枚其間於聖跡之傳疑從祀諸賢之疏闕尤多所辨證惜其於稗官野史之說雖知屏絕然於史寔之譌誤則猶多未及

辨正如紀尼山之先世謂伯夏生紇紇字叔梁未知孔氏之父寔名鄒叔紇春秋左氏傳紀之甚明是編乃仍襲史遷之誤未免可議又若漢君魚唐殘甚宋道輔宋翰皆闕里之支庶而歷代之聞人是編亦抉而不載疏漏之譏誠所不免矣

進饌儀軌三卷卷首一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高麗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考其書卷一致詞兩載御製萬慶殿進饌時親上致詞云國王臣李遇光緒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孝裕獻聖則其書蓋光緒十三年丁亥高麗士人之所作也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書為大型版心高市尺八寸餘寬六寸餘每半頁十二行行二十有二字全書都凡三卷釐為二十有五篇卷一為傳教筵說樂章致詞箋文儀注事目啟辭啟目移文來關卷二為稟目甘結饌品器用卷三為修理排設儀仗儀衛內外賓閣安諸臣工伶樂器風物賞典財用而別以擇日座目圖式列之卷首大旨在叙述朝鮮內庭進饌一切儀軌按高麗內庭進饌之儀大王王妃殿內進饌於正月二十七日辰時於萬慶殿行之夜進饌於同日夜二更行之大殿會酌於正月二十八日辰時於萬慶殿行之夜讌於同日夜二更行之王世子會酌於正月二十九日辰時於萬慶殿行之夜讌於正月二十九日夜二更行之並先期於正月初十十五十七十八二十二五日習儀五度禮節殊為隆重是編於歷次進饌之排設儀仗饌品器用儀注事目歌舞樂章致詞箋文以及內外賓客附安諸臣靡不窮源盡委備載無遺而其足饜人意者尤在樂章樂器

數篇於進饌時所用歌舞敘述頗詳並各繪圖式附之編首不僅有關史事之考証即吾國古昔歌舞亦可藉以考見如謂宋時樂譜有仙呂宮延壽樂又有長壽樂用於慶節七壽暨朝作壽延長樂四隊並立循環而舞之類研究吾國古代樂舞者實可資為鉅助焉

許注孫子兵畧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寫本

清許震撰震字鐵峯丹徒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許氏註孫子兵畧完篇感賦七律六首其第五首云壯志徒懷俯仰空曠觀四境幾人同讀書有得分明記靈隱期開振古篆鍾鎛不嫌三復稿搦毫已費十年工今當虎躍龍騰日憑籍傳為北海融則震蓋以不得志於時故發憤而注是書歷時十載稿凡三易始克成書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竹紙朱欄每半頁八行行二十五字鈔寫工整絕無鉤乙刪改之處疑當為許氏所錄清稿而未及付梓者也其書不分卷首凡二冊上冊為始計篇作戰篇謀攻篇軍形篇兵勢篇虛實篇軍爭篇下冊為九變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間篇而以讀孫子兵言七則及註孫子兵畧完篇感賦七律六首列之編首大旨謂讀孫子不可求之於章句之間而當求之於書外若泥於章句而依法致用則必僨事故每篇先總其大要以發明其章旨然後逐句為解以闡明其意義大抵循文為解淺顯明白惟意在經世故往往喜以今人之事附會古人之書如謂槍砲雖精兵不可以操必勝蓋槍砲之術能者也藝也譬如匠人能執斧斤者知兵者智者也謀也乃大匠之所以指揮群工也孫子兵法教智者

也、運謀者也、用智者不能肓以槍砲操法之能否、而能者必青
以奇正虛實之變化、凡其所論、迂闊大體、如是、蓋鄉野陋儒之
作不足以語於著作之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食物本草會纂十二卷 康熙三十年辛未刊本

清沈李龍撰、李龍字雲將、西湖人、是編前有康熙辛未李龍自序云、余年來二豎為祟、切知病由口入、故於日用飲食間、殊切戒嚴、但苦綱目太繁、而他本太簡、因廣輯群書、除近時坊刻十餘種外、博求往古、如淮南王崔浩之食經、竺暄之膳饈養療、孫思邈之古今食治、孟詵之食療、陳良士之食性、昝殷之食經心鑑、婁居中之食經通說、陳直之奉親養老、吳瑞之日用本草注、汪穎之食物、八類寗原之食鑑、周憲王之救荒本草、一一翦搜、摘其精要、益以見聞、著為是編、則是編蓋康熙三十年辛未李龍彙集諸家之說而成者、其書都凡十有二卷、釐為十有一類、其目曰水部、火部、穀部、菜部、菓部、鱗部、介部、禽部、獸部、日用家鈔、脉訣秘傳、而以食物本草圖一卷列之編首、按明李時珍集諸家之長、撰為本草綱目、復於綱目內擇其切於日用者、為食物本草、後之作者、多據其書而為之圖、然繪飾雜工、未暇晰其形似、是編於草木鳥獸鱗介諸品類、皆詳考互訂、擬肖逼真、又其於天壤間食物之有關日用者、皆細分品類、詳為備載、其無關日用及怪誕罕見者、則概從簡略、又於烹飪一事、多得之日驗、且於每類名題之下、俱用細書備載諸家註釋及生物原始

尤有裨於讀者。惟其於採用諸書，或標其名氏，或概從刪節，殊嫌有乖著作之雅。又其於新奇典雅堪佐詩文採用者，皆旁加圈點，以備文人不時之需。不知其書之作，本以備四民日用，而設乃又以為詩文採摘之用，亦未免自亂其例。至其書末所附日用家鈔及脉學秘傳，則大抵皆因循前人緒論，更不必論其優劣矣。

醉古堂劍掃十二卷 日本排印本

明陸紹珩撰。紹珩字湘客，江蘇松陵人。其祖先有天隨先生者，號劍古堂，紹珩其裔孫也。生平好讀書，才氣縱橫，天啟間與友人何其孝落魄京邸，遂放浪名勝以遣其鬱抑之情。時東林齋浙之爭日甚，紹珩既不得志，因博採史記、漢書、世說等書，擇其清言以為是編。書成釐為十有二卷，卷為一類，其目曰醒，曰情，曰峭，曰靈，曰素，曰景，曰韻，曰奇，曰綺，曰豪，曰法，曰倩。今考其書大抵以意趣相合者擬議分類，類各有引，引名導窾細繹明白。其名曰劍掃者，蓋以其書比劍，欲一掃歷世之汙穢也。核其所輯，徵引歷代典籍凡五十餘種，其中有問答，有散文，有詩歌，長者百五六十字，短者不過六七字而矣。體例繁雜，搜採頗稱博洽。至其內容則皆以類憤世疾俗之談，風雅綺麗之辭。如謂今世皆皆逐逐，無一人不醉，無一日不醉，以及我輩寂處窗下視一切人世，俱若蠛蠓嬰媿，不堪寓目之類，多意存警世。惟其間往往任意刪改前人陳說，而不注其所本，如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

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洒脫是養心第一法廿法一條即據呻吟語一書刪改其類未免摽有襲義又如書中引杜甫詩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乃誤為李白詩亦未免有疏略失檢之處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浮邱子十二卷 石印本

清湯鵬撰鵬字海秋湖南益陽人道光三年進士初為禮部主事年甫二十負氣自喜為文章震爍奇特諸公異其才選入軍機章京累遷至戶部四川司郎中京察初鵬在軍機得見天下奏章又歷戶曹習吏事慨然有屑荷一世之志每致事大吏多所請論著有明林七經補疏止信筆初稿雜記見聞事寔諸作及四書藝六卷古今體詩三千餘首是編前有同治乙丑熊少牧序知其書寔成於咸同之間全書都凡十有二卷纍為九十有一篇凡為目六十有七其目曰則古三要十蔽甲權乙權白術訓始訓終辨萌訓化去蠹甲匡乙匡甲繆乙繆釋均甲私乙私儒解直解禮解仁解訓勞訓通尚變尚特三疾五習仕解九材八抑審類諏群原愛原憎四辨相經左評柄言訓名釋用三衡釋和原宗原輔原傅原封審任訓丈訓使訓令訓吏醫循刺奢辨荒訓廉訓退原學原教辨籌儲武釋憂原刑植節甲戒乙戒甲斬乙斬樹文而以上元梅曾亮戶部郎中湯君墓志銘及桐城姚瑩湯海秋傳列之編首不入卷次今考其書標類立目每篇凡數千言總凡四十餘萬言大旨皆通論治道學術經綸萬端自成一子稽其所論類皆先立一意為幹然後分為數支

文之中又有支焉如此支復為幹支幹相演以遞於無窮凡軍
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偽開張形勢要歸要時言之皆深切
著明而無疏闊大畧之弊誠與韓非子所謂能自樹立而無所因
循者也

明齋小識十二卷 道光十四年甲午刊本

清諸聯撰聯字晦香青浦人少負儁才磊落不偶性不喜事生產習射馳馬雄心四逞時偕市上遊俠輩爭騁北里南院間既而稍稍自悔從學舉業補博士弟子十一試秋闈不第遂走兩浙作幕游計奔與世枘鑿不相納返里授經為活蓋風流跌宕抑塞磊落之致消磨殆盡矣其生平文學韓歐詞兼蘇柳皆自以不自收拾隨手散盡惟有長寶齋詩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道光十四年甲午陳琮及魏容二人序知其書蓋晦香返里後於課徒之暇輯邑中瑣言逸事彙集成編者其書都凡十

有二卷每卷之下又各分子目若干其書用筆記之體分條雜記名曰小識蓋取先賢端木之意明齋者其室之顏且以自號者也故其書卷一雜記條云先賢端木氏云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知蠡管窺測皆所不廢故如陸應暘之樵史何三畏之雲間志畧范濂之據目抄李延昰之南湖舊話皆以耳目所及紀家鄉瑣事余生也晚知識稍晚顧自束髮受書從諸先輩遊即喜聽遺文軼事三十年來日累月積每一凝想繽紛在目恐久而忘之因作小識起於乾隆乙酉從我生始也其書大旨在紀鄉邑掌故以補志乘之所不及詳其所載凡鄉邦之山川人物

輿地風俗以及郵亭歌詠之章閭巷詼諧之辭靡不備載或勸
或懲或為談助事非一例文非一體雖體例龐雜不足以經經
緯史然稗官野乘亦古人之所不棄也

古今書抄三十二卷　大連圖書館藏萬曆壬子刊本
明袁宏道選集屠本畯編次紫懋賢增校訂宏道字中郎公安人年
十六為諸生即結社城南為之長詩文主妙悟舉萬曆進士知
吳縣時日與士大夫談詩說文官至稽勳郎中本畯字豳叟
甬東人以蔭歷太常典簿辰州知州生平喜讀書至老手不
釋卷一時詞家俱奉為祭酒懋賢字士德是編前有萬曆壬子
宏道自序云古今典籍如許閱者已不勝汗牛充棟之嘆矣倘
無裨於事豈不徒竭精神哉壬子夏余納涼於瀟碧堂有客持
寶顏堂秘笈經濟籍數書揖余曰某生平好讀書奈病志旋得旋

失請先生勿惓精神視群生如赤子想云何開方便法門令吾
輩得讀書捷徑三昧一切見聞共遊博物圃何如余曰善哉遂
以所賞書刪其繁冗補其缺略共得三十集目之曰古今書抄
則其書蓋苦古今典籍之繁影因取寶顏堂秘籍刪繁補缺彙
集而成是編全書都凡三十有二卷釐為三十有七類其目曰
隱逸首第群書品藻書畫金湯護書山林友議處約隱覽名園
文字飲閒人忙事燕閒類纂華紱佩廣放生卦戲燕史圖書麯
部觥述牡丹榮辱志瓶史宗隱香𡐓茗笈野菜詠丹青志西堂
日抄蜀都雜抄老饕雜抄樂府指迷園階談言婆羅園語暇史

閣空言疑仙傳艾子語艾子外語權子雜俎憨子雜俎三事遡真偽言谿山餘話每類前後多有本畯序跋核其所輯大抵上起秦漢下及晚明其間雖不少文學掌故及清新雋逸之作然亦多索然寡味瑣細不文之辭如閒人忙事之類尚不失其雅至於燕居類纂廣放生論之類則皆俚俗瑣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矣惟凡所徵引皆一一標其出典此則終勝於明人類書之任意删改焉

新鍥簪纓必用增補秘笈新書十三卷別集三卷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刊本

宋謝叠山編次明李九我增補吳道南重編叠山名枋得字君直弋陽人寶祐進士著有文章軌範叠山集等書九我始末未詳道南字會甫崇仁人萬曆進士授編修累擢至禮部右侍郎卒謚文恪著有日講錄河渠志巴山草曙谷集等書是編首有萬曆戊申羊城吳道南序云秘笈新書宋叠山謝公集也公因國運式微棲遯穎谿未遑剞劂余祖草廬公錄有一部以為家寶則是編蓋萬曆三十六年戊申道南據其家藏抄本重加編訂以付剞劂者也其書都凡十有三卷彙為七十有八類其目曰三公三少左右丞相樞密院宰屬樞屬給事中左右史翰苑經筵諫院御史台總尚書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總九卿太常寺宗正寺大理寺司農寺太府寺秘書省國子監太學武學將作監軍器監國史院太子六傅東宮太宗正司王府屬官六院四轄三衙親王殿學士閤職閤府議同三司武臣正任宮觀奉使都督制置宣撫宣諭總領發運使京尹留守經略使安撫史總監司轉運使提刑提舉都大提舉茶馬都統都鈐轄諸路將太守通判教授幕職官曹官縣官總監當官科甲事契慶賀宣賜黜陟頌德人事世家通問又有別集三卷彙為三

類。其目曰君道、爵祿、類姓。其書大旨在業在于職官，故定故標題有簪纓必用之語。正集自三公九列、百司庶府以及通問、慶賀、頌德、薦舉諸類，靡不悉具。採逸典於酉陽，訪遺編於汲郡，綜述性靈，敷寫纂家。搜採雖頗稱核洽，然別集所載君道、爵祿之類，皆割裂瑣碎，多所挂漏。總之其書斷非杭得所為，殆後人假其名以取重，適劉蓋未及深考也。

臨池瑣語一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寫本 賜書堂全集本

清陳昌齋撰。昌齋字觀樓，海康人。生平於書無所不讀，自經史子集以及乾象坤輿之奧、六書四聲、九賦五刑之屬、星算醫卜、百家衆技之流，靡不貫穿於胸中。由諫垣而出為觀察，尋即歸賦遂初。所著有經典釋文附錄、測天約術、呂氏春秋正誤、楚辭正義、新論正誤、淮南子正誤及賜書堂集各若干卷，合刻為賜書堂全集若干卷。是編亦全集中之一種也。此本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竹紙鈔寫，不加欄界，每半頁九行，行二十有一字，文體工整而平庸，殆出鈔胥之手。考其書末題受業徐聞李梓瑤校刊，知是編蓋據李氏校刊本之所鈔也。其書都為一卷，不分篇章，但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亦不加標題。總計全書所錄，都凡十有五則，大旨在推闡古今書法大要，不標奇，不立異。凡其所論，語多持平，如開篇論懸腕，引王虛舟說，謂作蠅頭書須平懸肘，高提筆，乃得寬展，字漸大則手須漸低，至擘窠大字則須五指擘撮筆頭，然後指揮如意。第二則論執筆要緊當以大指食指著力捻

管中指輔之餘二指則拒定中指使五指密不通縫然後一身氣力皆從掌心透入指端貫於筆鋒之末第三則論作字必用中鋒以下論八法論結構皆條理井然足為初學津梁惟於古今書家派別章法未及詳論差為可議耳

顧仲芳事物百詠圖譜二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萬曆二十四年刊本

明顧正誼撰正誼字仲方松江華亭人號亭林仕為中書舍人書山水得元人精意稱華亭派著有亭林集詩史及顧氏叢書行於世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版刻精美紙墨清新編首有序兩篇一為陳繼儒序不紀年月一為馮大受序末署萬曆丙申上元日據陳氏序云仲方顧先生吾鄉之禮樂名家也生平嗜文史癖泉石其綺歲聲已籍籍晚益名噪都下所著有蘭玉稿筆花樓新聲公卿士大夫得其片言無不以為青鳳毛白狐腋也先生以乙未奉簡書餉邊出入諸將軍戰壘及胡沙宿

莽中黃雲凍雨落落焉上為一聽廬葦蕭蕭而歸歸買舴艋順河流南下途次寂寞困於叩舷之暇賦詩以消客況不一月而得百篇則其書蓋顧氏自塞外買舟南旋時之所作也其書都凡上下二卷上卷凡詩四十有四首所詠凡四十有三題下卷凡詩五十有六首所詠凡五十有三題每詠一題皆上頁為圖下頁為詩圖既精美詩尤工麗核其所詠或寫景色如新月隔簾雨雪上林春曉雨中望桃花之類或狀草木鳥獸如鸚鵡螢蟬燕海棠杏花茉莉之類或紀事物如圍棋走馬燈鬪雞鬪草夜織走索鞦千之類或敘故事如美人換劍愛妾換馬之類

大抵皆繪影繪聲描寫之綴按昔人論詩以詠物為難蓋以其不關情性無裨風諭有類刻畫或偶體裁用事太實則餖飣而無文命意涉虛則凌駕而不類是編寫物詠事在若遠若近之界有意無意之間梧追梁宋而音律近於李唐才情實異可謂斲輪之妙技矣

筆花樓新詞圖譜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萬曆十八年庚寅刊本

明顧仲方撰仲方有事物百詠圖譜二卷已著錄是編前有陳繼儒序云顧仲方先生以雕龍繡虎之才入為鳳閣侍從長安諸薦紳咸東錦交先生片言尺楮往往為寶時因杯酒間忽動鄉國之想迺請作江南春新樂府使一片燕塵頓豁而身游於小桃弱柳隊中至於詠物閨情各抒才韻繪擬所至生氣淒合可以奪畫工之權結思人之沛又考是編編末有王稚登跋紀年為庚寅五月知其書蓋萬曆十八年庚寅仲方侍從長安時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惟其首頁題雪篇而不著書名疑其書當非完帙今就其存者考之全書所詠都凡十有三題其目曰詠桃花曰詠芙蓉曰詠竹曰詠歌曰詠舞曰金索掛梧桐春景閨情曰夏景閨情曰秋景閨情曰冬景閨情曰桂枝香春景閨情曰夏景閨情曰秋景閨情曰冬景閨情每詠一題皆上頁為圖下頁為詞核其所詠或描摹事物或抒寫閨情詠物則繪影繪聲生氣淒合抒情則纏綿婉轉悽艷欲絕至其按詞作畫尤能奪天

天工之巧寫閨人之思左圖右史深得古人之遺意王穉登跋謂其詞足令燕落梁間雲停洞畔曉風殘月之句諒可適於清喉霓裳仙足之音庶克諧於妙律於仲方之作推崇備至誠非虛譽也

撮要求精蟋蟀譜一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舊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白紙墨欄有直行而無中縫每半頁八行行二十有三字字體拙劣文字淺陋殆非通人手筆其書都凡一卷不著頁數有頁亦不著書名開始即論蟋蟀品類始於鐵彈子疑其前當有缺佚此本殆已非完帙矣其書分條載記都凡四十有三條其目曰鐵彈子烏頭金翅烏頭銀翅海獅形齊頭線土狗形白麻頭青麻頭黑黃形硃砂頭粉底靴螞蜂串三色形紅頭紫梅花翅茄皮形紅麻頭綽白土蜂形紅翅形赤鬚一頭綠鴛鴦牙墨頭玉尾重牙直紫八

頭線八腳論頭說論頭線說論顏色並項腿說論牙說收蟋蟀法收三尾法養蟋蟀法喂水法下三尾法蟋蟀初次開口演鬥法陰天出鬥法蟋蟀受傷治法蟋蟀總名共計十不鬥而以鬥蟋蟀雜記一則附之編末大抵先辨品類次論選擇調養之法核其所記蓋得失參半按咸豐間長白麟光作蟋蟀秘要分析品類多至六十餘種是編所紀乃不及其半又每類皆繫之以詩淺近拙劣於取象察色諸端皆恍惚迷離惟其論頭論頭線論顏色並項腿論牙諸則皆言之綦詳為彼書之所不及又末則紀北京鬥蟋蟀必用鬥棒在鬥盆邊上吧吧亂敲之類亦足

為考風之助，則其書雖出俚巷世俗之手，亦未嘗不足以貢學者之參考焉。

蟋蟀秘要不分卷 咸豐刊本

清麟光校訂。不著撰人姓氏。光字石蓮，長白人。好讀書史，喜談今古，少困文闈，乃由國子監教習歷任工部員外郎，任張城瀋陽時俱有政聲，後陞都察院御史，一等記名，放甘肅平涼府守，獲理平慶涇道篆，通曉清文，長於詩律，有著書春堂詩集。是編前有石蓮自序及其鬭蟋蟀四律，咏養二律，又有福萱興善跋。按石蓮序云：有精心之士，考古窮微，成蟋蟀秘要一集，義旨淵源，精徹畢闡，余每披覽，不勝嘆服其妙論，因為之序以誌余之同癖云。是其書蓋石蓮據舊本重加校訂，序而行之者。又考其書中偶成一律，下題咸豐四年小陽月石蓮麟光題於書春堂，則是編實咸豐四年甲寅麟光之所校訂矣。其書都為一卷，分條載記，首辨名類，次記品類，末論選擇、調養、爭鬭諸法。按蟋蟀之有譜，蓋始自宋賈秋壑之立半閒堂，其後養者日衆，形色之論，記述愈多，是編總其優劣，詳為之論，其間考証異名，雖不免附會，紀述調養之法，亦不免固神其說，然其分析品類，異類上品凡十有

七種中品凡十種下品凡七類又其論選擇之法於
論聲辨色取象察形諸大端論之皆極詳審誠所謂
雖小道亦有可觀矣

五功必要一卷 大連圖書館藏同治十年辛未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考是編卷首有同治辛未孟冬浙省鳳凰大寺同人序云我浙杭回民久稱穆民親睦鳳凰古寺向駐掌教申明教規講習五功是以家喻戶曉雖未能悉遵天方典禮而高曾規矩傳守勿忘自咸豐戊午年間兩遭兵燹經籍俱成灰燼肅清後又復元口丁零生機支絀以致念禮齋課朝之五功雖屬遵行勿失而其中之節目條件概從缺畧各末等世移蹉跎未嘗聞道深恐俗趨愈下不獨墜緒難延而異端滋害洵非淺鮮亟求有道者為之開示第言之而不詳詳之而不盡即詳盡焉而未能體認真切又恐旋得旋忘其將何以訓後乎用是深懼廢墜懇請掌教洪道楊師協同景山張師詳解真經另纂成帙是其書蓋咸豐八年戊午亂後浙杭鳳凰大寺同人請掌教洪道楊師之所纂輯也其書都為一卷種為三十有九節其目曰學問根源大小淨洗法以嗎納以思目五時納嗎事舉意勒哲布月事宜捨而巴乃月事宜默嗒月事宜兩節拜規天課條規朝天房的條規主沐阿拜規起拜規矩修補中差錯坯拜事十八款補拜條件病人禮拜規模客途禮拜條規坯齋事十八款不坯齋事八款坯齋必要罰贖三款不得已開齋四款

沐浴門小淨原始大小淨義水井水斷法食過之水小淨天命四件小淨聖行十八件小淨嫌疑十件大淨抬楊門月經篇生產淨垢污朝拜門拜格乃媽事朝拜條例補遺父母求饒拜按清真禮法原有全經是編據天方經典掇拾其有關五功節目者彙輯成編搜採之功要有足多又以經文漢字語音不同特提綱挈領節譯其一二而於其下詳加註解其他則用漢字音譯使通經者以經文為據否則別繹注解便知經義用意尤善考天方經教漢譯者殊不多覯是編於全禮齋課朝五功典禮詮釋頗詳誠不失為天方教重要之典籍焉

萬曆陝西通志三十五卷卷首一卷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刊本

明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李思孝修咸寧王紹先等纂思孝直隸東明人萬曆中由進士受命巡按陝西案陝西通志自嘉靖二十一年壬寅中丞趙廷瑞重修之後未經纂輯者已六十餘年思孝悉志之年久失修也因捐續鏤梓之撫陝大中丞顧其志設局重修延鄉縉紳王紹先比部周宇司農馮從吾侍御主其事紹先尤黽勉將事畢寒暑寢食以殉之周馮二公亦多所匡定編次有緒而紹先以積勞歿其弟紹徽踵而成除圖考列之卷首不入卷次之外勒為三十有五卷其為類曰建置沿革天

文疆域山川風俗物產戶田口賦鹽法茶法封建職官城池兵防屯田馬政水利公署學校科目鄉舉祠祀寺觀陵墓古蹟帝王名宦人物列女節婦隱逸仙釋方伎藝文又或於各志之下別附子目其書但分細目不更列總綱以資統繫然分列類目尚稱完備大抵因循舊志或據子史及郡邑志乘纂輯成書不以己見更易一詞且凡所引據皆一一標其出處深合著述之法今攷其記載最足稱者厥為鹽法茶法水利數門舊志殊少注意是編既考於昔復詳於今窮源盡委紀載無遺實勝舊志一籌按陝為古昔帝王發祥之所史事斑斑可攷是編於歷代

古蹟陵墓、紀載尤為詳審、紀物產亦頗能舉其特有者、非如他志之駢列名物、有似類書、若此之類、是其可稱者、然其間率陋之處亦往往而有、畧而論之、約有數端、職官一門、僅載明代官制、而於歷代官師姓氏皆付闕如、此其一、方志人物、宜較史傳為詳、是編人物各傳、率多略述數語、存其評而刊其事實、雖良法、此其二、藝文一門、所錄詩文頗傷冗濫、此其三、然大醇小疵、亦自有其可取者也、

道光耒陽縣志四卷 光緒三十年甲辰重刻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刊本

清耒陽縣知縣譚瑺修、閩中敖成德等纂、譚瑺字石甫、廣東南海人、道光元年辛巳舉人、十七年丁酉、令檄來宰斯邑、時耒陽前志、自雍正九年辛亥邑令范昉纂輯之後、其未修者已百有餘年矣、道光初、邑守苗臨澧雅書纂輯、而未觀厥成、及譚瑺蒞治斯土、始設局重修、蓋繼雍正范志而作也、全書都為四卷、卷一曰輿地部、卷二曰建置部、卷三曰人才部、卷四曰藝文部、又於各部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今考其書、分為輿地、建置、人才、藝文四部、分析似難周密、如風俗為人事、乃附之輿地、地丁兵防紀事非營建、乃列之建置、皆嫌其所附非類、有乖志體、又人才部中、有秩官一目、按秩官皆他邑人士、來官斯土者、人才則皆邑之人氏、蓋即他志之人物、與秩官無涉、是編乃以秩官附之人才部、非其類矣、他如疆域之列於輿地部、建置沿革列於建置部、既嫌其兩概、且未出縣名、先睹縣名、亦未免可議、至於志山川、則雜列無紀、有似簿籍、不能詳其脈絡、志風俗、則不過數行、且徒託空言、無關是係、亦未免失之疏畧、惟考訂尚稱精核、時加案語、以作存疑、建置一部、大體亦尚有案錄、非苟而已、是則其書雖多率陋之處、亦終不可廢也、

光緒新續畧陽縣志一卷光緒三十年甲辰刊本

清畧陽縣知縣桂超修、部陽懔貢生侯龍光纂、桂超內務府鑲黃旗貢生、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奉檄來守斯邑、是編蓋續道光譚志而作、先是略陽前志重修於道光二十六年丙午、邑守譚瑀及桂超來攝縣篆、邑志之不修、已六十餘年矣、其間遷新城而返舊城、且屢經兵燹、事多可紀、桂超深懼志久不修、文獻之就湮沒也、因延邑紳留心采訪、繼舊志而為續編、凡為卷一、為目一十有七、曰輿圖、曰著圖、曰沿革、曰建置、曰職官、曰宦績、曰孝義、曰齒德、曰科名、曰仕宦、曰節烈、曰銘、曰記、曰序、曰引、曰詩、曰災異、今考其書、蓋所以續丙午譚志、凡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以前事蹟、已詳於譚志者、是編概不復贅、惟續入二十六年丙午以後近事、故曰新續略陽縣志、稽其所續、以藝文人物為最多、職官科名次之、沿革建置又次之、凡其所續、大抵皆有關於文獻、又舊志輿圖僅得其形似、視同弁髦、是編另繪新圖、用比例開方之法、頗稱精核、惟方志人物、宜較史傳為詳、是編仕宦節烈各傳、率多略述數語、每每存其虛評、而刊其事寔、似非志體、又凡所引據、皆不標其出處、亦有乖著述之法、總之其書不過根據當時採訪冊、倉卒成編、實不足以言著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康熙城固縣志十卷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刊本

清署城固縣知縣王穆纂修。王穆字靜淵，雲間人，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奉檄出宰西鄉，五十四年乙未調署斯邑。案城固前志修於明嘉靖四十五年丙寅，邑宰楊守正寔纂輯之。及王穆攝篆斯邑，邑志之不修已一百四十餘年矣。邑之士紳數以修志請，王穆因於簿書之暇，蒐羅討論，設局重修，始事於五十五年丙申之春，至五十六年丁酉之冬而全書告竣。都凡十卷，分為九門：曰輿地，曰建置，曰食貨，曰水利，曰官守，曰人物，曰節孝，曰詩歌，曰藝文。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分門別類，粗具規模。食貨志於丁漕雜稅與邑天中經費紀載亦尚稱詳備。又物產一門，但舉斯邑特產，亦不似他志之駢列名物，有似類書。惟輿圖為志地者之所重，而是編乃付缺如。學校與一邑教化關係至鉅，是編僅學校列為子目，附之輿地，不惟附非其類，且並學額學田等亦缺而不載，寔為疏略。又其所載禮樂祭儀，皆國之常經，千邑雷同，陳陳相因，登之簡冊，殊為無謂。他如附災異於建置，亦嫌其所附非類。至於藝文之外復出詩歌一門，人物之外復出節孝一門，一似詩歌非藝文，節孝非人物者，同類復出，寔立体之未安者。又藝文所錄詩文，大都流連風景之作，亦有傷冗濫，是皆酌衷之未當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紫陽縣志八卷卷首一卷 光緒八年壬午補刻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刊本

清紫陽縣知縣陳僅等修，邑人楊松堂曾補堂等纂。陳僅字餘山，浙江鄞縣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由舉人來守是邦。紫陽舊有志乘，創於康熙六年丁未，邑令朱允治再修於康熙二十七年戊辰，邑令沈麟。及陳僅來攝斯篆，志乘已百六十餘年闕焉莫繼矣。陳僅懼年久失修，文獻之無徵也，於是創議重修，屬邑紳採訪蒐集，聘延楊松泉曾補堂兩孝廉董其事，越二年未成，而陳僅奉調安康，繼任武進吳純賡續其事，成書八卷。卷爲一志：一地理志，二建置志，三食貨志，四職官志，五選舉志，六人物志，七紀事志，八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序例輿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大抵因循康熙戊辰沈志，凡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以前，皆一仍沈志之舊，而別題舊志二字以資識別，亦所以剏不沒前人之美也。紫陽縣治居萬山之中，爲川楚孔道，自明以來，兵匪相仍，是編地理一門，於道路險要紀載特詳，亦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惟於層巒疊嶂不能詳其脈絡，志山川則羅列無紀，有似簿書，又全書不知列表，不能惟沿革無表，即職官選舉亦不知用表以省簡牘，閱之殊不醒目。他如藝文不載書目，所錄詩文亦頗傷冗濫，學校列之建置，戶口列之食貨，斯皆立體之未協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峯陽縣志六卷卷首一卷民國十四年乙丑石印本

民國峯陽縣縣知事楊家駒修補用四川直隸州州判陳振紀等纂家駒字右龍安徽合肥人民國十二年癸亥奉命來攝斯篆峯陽縣志創於康熙六年丁未邑令朱允治歷二十餘年而再修於邑守沈麟又一百五十餘年而三修於邑令陳僅更八十餘年而有是編蓋已四修矣全書都為六卷卷一曰地理志卷二曰建置志曰職官志曰賦稅志卷三曰兵防志曰學校志曰選舉志卷四曰人物志上卷六曰人物志下曰紀事志卷六曰藝文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序例目錄與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今考其書搜集材料頗稱豐富業自國體鼎革舊志体例多不適用而是編大體仍用舊帖於民國新政亦無不括可謂善於因襲如建置志之慈善兵防志之郵傳學校志之學校學款選舉志之議員紀載皆極詳備卷首疆域四鄉各圖皆用新法測繪開方比例亦殊詳核兵制邊防有關重要歷代規畫頗具深心是編特立專目以載之亦較舊志為有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沿革職官選舉皆用表以省簡牘年經事緯尤卓然有當於人心惟邑之物產本無奇特可紀乃亦勉強湊合駢列名物有似類書實屬無謂又書成於民國當方志學倡明之後既知藝文與文徵之別而藝文所載詩文殊嫌冗濫是則尤可議矣

順治扶風縣志四卷 順治十八年辛丑刊本

清扶風縣知縣劉瀚芳修，邑紳馮文可等纂。瀚芳字秉齋，大興人。順治十六年乙亥，由副貢奉檄來守斯邑。業扶風前志，自明崇禎十二年己卯，邑令宋之傑重修之後，更二十餘年，而瀚芳蒞治斯土，慨志之失修也，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延邑進士馮文可主其事，書成，都為四卷，其為類四：輿地志、建置志、賦役志、秩官志、人物志、藝文志，各志之下，又析分子目，都凡三十有三類，而以圖繪列之編首。今考其書，雖為瀚芳之所修，然稽其內容，紀事實止於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則瀚芳之後，官斯土

者，當續有增補，其書之成，當在康熙末年矣。大抵紀事一仍崇禎己卯宋志之舊，凡屬前言之可采者，悉為錄入，對舊志之訛誤，間亦有所訂正，或加案語，以作存疑。又舊志但分細目，不列大綱，是編則以綱統目，綱舉目張，較之舊志，頗稱明備。賦役一門，於里戶田賦，既考於昔，復詳於今，將當時奉行款項，核定登記，亦足資考證。惟疏於考證，往往以昔扶風之境宇事實，為今扶風之境宇事實，又以昔扶風所屬茂陵之境宇事實，為今扶風之境宇事實，殊嫌其舛錯。又秩官一門，但載文職，不列武弁，未免有遺珠之憾。藝文一門，不載書目，所錄詩文，亦頗傷冗濫，邑之物產，本無奇特可紀，勉強湊合，尤為無謂，至於體例之可議者，如以風俗列之輿地，以市集災祥列之賦役，以雜志列之藝文，皆嫌其所附非類，斯並立體之未協者也。

乾隆扶風縣志十八卷卷首一卷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刊本

清扶風縣知縣熊家振纂修、家振字筠莊、奉新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奉檄來知縣事、又七年至四十四年己亥、奉大中丞畢沅之命、重修邑志、於是設局重修、發起凡例、歷一寒暑、削稿乃成、為篇十五、為卷十八、其為類曰圖記、曰地記、曰戶口城市鄉村記、曰倉貯田賦記、曰古跡記、曰壇廟記、曰寺觀記、曰陵冢記、曰金石記、曰官記、曰科名記、曰舊志傳記、曰傳記、曰列女傳記、曰纂志人記、案此編蓋繼雍正九年辛亥邑令張巽度所修縣志而作、上距張志之成、已四十餘年矣、其書体例頗異於舊志、惟分例類目、尚稱詳審、於舊志之訛誤、亦多所攷証、如漢孝武帝起陵於槐里之茂鄉、故曰茂陵、因陵置縣、故曰茂陵縣、初隸太常、後亦隸右扶風、臣瓚曰茂陵去長安八十里、此宜在興平、列於祀典、舊志以邑有茂陵山、遂以漢之茂陵縣當之、殊失攷証、是編辨之極允、又於各記之下、間或別加案語、以作存疑、亦深合著述之法、他如古跡金石各記、紀載皆頗稱詳備、金石記於斯邑金石文字、皆一一詳其所在、攷其年代、並照錄原文、尤足資攷証、纂志人記一門、為斯志之創体、為舊志提綱挈領、推源溯流、立意至善、惟扶風自戰國以降、屢經兵燹、著之史乘、是編乃闕而不錄、未免有遺珠之憾、學校於一邑教化關係至重、是編乃僅於戶口城市鄉村記中、略述學廟聖祠學舍書院之所在、亦嫌其疏略、又藝文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亦付闕如、似尤可議、斯則白璧之微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慶扶風縣志十七卷卷首一卷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刊本

清扶風縣知縣宋世犖修扶風縣學教諭吳鵬翱等纂世犖字卣勛浙江臨海人乾隆五十三年戊申舉人嘉慶十九年甲戌奉檄來攝斯篆按扶風前志為乾隆四十六年辛丑邑守熊家振之所纂輯更三十餘年而有是編蓋世犖病前志之疏略因邑紳之請而設局重修者也主其事者為學博吳鵬翱參互攷訂凡五閱月而全書蕆事除以序目凡例列之卷首不入卷次之外釐為十有七卷卷為一類首輿圖次疆域次山水次賦役次城廨次祠祀次陵墓次古蹟次名宦次官師次人物次選舉次方技次仙釋次列女次紀事次舊志序又間於各志之下附以子目如橋以梁附之山水土產附於賦役之類其書太抵因循乾隆辛丑熊志惟增補訂訛於舊志亦多所是正如扶非岐陵熊志雖辨之已審而猶以太白山駱谷關入扶邑是編悉為清釐即古稱美陽而不在境內者亦概不濫入頗稱謹嚴又舊志佚宦失載殊多是編廣事搜羅或錄自碑刻或採之鐘記轉次補入寔較舊志為詳備他如地理以圖為明皆舊志自境圖城圖而外列隋泰陵及唐法門寺圖多出想像無可徵攷至於八景尤涉俗套是編概為刪去別繪二十九里圖開方比例殊便省覽紀事一門於歷代兵事災祥紀載頗詳備敘述亦殊簡淨惟以學校列之城廨似覺附非其類又以志乘之載藝文皆誇多騁博殊失体裁因以前人序記題詠分別附之各條之下斯固較他志之濫錄各家詩文者為有見然因此遂並藝文一門而廢之使邑人著作無所攷見斯則未免矯枉過正矣

康熙洋縣志八卷卷首一卷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刊本

清洋縣知縣鄒溶修，邑貢生周忠等纂。鄒溶字南谷，江南吳縣人。康熙二十四年乙丑進士。三十年辛未奉檄來攝縣篆。案洋縣志乘創始於明隆慶六年壬申，邑守閻邦寧寔纂輯之。至是而後，蓋已兩周甲子，未經續修，雖有謀者，率中寢而未克成編。及鄒溶蒞治斯土，愍邑志之年久失修也，於是設局重修，書成釐為八卷。其為類曰輿地、曰建置、曰食貨、曰人物、曰藝文，又別分子目四十有二，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圖序、批詳、檄文、獻引、延賓啟、凡例、纂修姓氏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大抵因循壬申閻志而增訛補缺，規模略具。案溝洫經界為邑志之所重，斯邑田畝惟賴堰渠，是編於溝洫堰務紀載綦詳。他如鹽政，漢屬各地與他處迥別，而斯邑又較他邑更難，是編既攷於昔，復詳於今，窮源盡委，核寔登載。若此之類，是其優點。惟建置有學校一目，案學校非建置所能括，殊覺附非其類。又祀典一目亦附之建置，按所謂祀典者，乃祭祀之一切儀制，與建置毫無關係，考其內容，乃為祠祀，而非儀制，附之建置固無不可，然名寔不相符矣。即云祠祀可名祀典，然所載各寺寔多淫祠，出乎祠祀之外者，是則未免可議矣。此外如以秩官附之人物，按

秩官為他邑人士之來官斯土者，人物皆斯邑人氏，兩者判然殊塗，歧類同出，尤乖体志矣。

光緒洋縣志八卷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刊本

清洋縣知縣張鵬翼纂修。鵬翼字子漁，四川茂州人，同治十二年癸酉拔貢。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奉檄來署縣事。時洋縣志乘自康熙三十三年甲戌邑守鄒溶重修之後，已二百餘年，未經纂輯。及鵬翼來尹是邦，始繼甲戌鄒志而作是編。先是前邑守陳澤春已倡修於始，李嘉績復繼其謀，採訪延詢，已有成緒，而未及觀成。鵬翼懼其事之中廢也，爰於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三月設局纂修，踵成其業，分列類目，凡三十二篇。圖二，曰疆域山川圖、城郭溝洫圖；表四，曰晷度表、紀事沿革表、職官表、選舉表；志十五，曰土地志、山川志、田賦志、祠祀志、學校志、營汛志、衙署志、寺觀志、風俗志、水利志、塚墓志、古蹟志、金石志、食貨志、藝文志；傳十一，曰官吏傳、先賢傳、忠節傳、孝友傳、義行傳、逸民傳、藝術傳、列女傳、釋老傳、拾遺傳、敘傳。都為八卷。其書分門別類，既較舊志為周密，搜集材料亦尚稱詳備。圖與志相表裏，是編依志土地、山川、城署、水利繪為各圖，以開方為經緯，頗便審覽，非如他志輿圖之視同弁髦。沿革、職官、選舉皆用表，以省繁牘，年經事緯，亦深合志法。他如田賦、水利各志，皆頗寔錄，尤有足稱。惟分田賦、食貨為兩門，而食貨志所載僅錄三省邊防備覽民食要略一篇，殊為無謂。又風俗志亦徒務空談，無關實際，且並代歧說亦錄之，未免參雜不倫。藝文志不載書目，所錄詩文亦頗傷冗濫，是其可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洵陽縣志十四卷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刊本

清洵陽縣知縣鄧夢琴纂修。夢琴江西浮梁縣人，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由進士奉檄來知縣事。案洵陽舊有志乘，創修於明萬曆中，邑令南兆其，後清康熙中邑守李宏勲復續修之，迨雍正間邑守葉時洵更加補葺。惟二書皆未付梓，不過因南志之舊稍加綴集，及夢琴蒞治斯土，會大中丞畢沅檄所屬修其志乘，夢琴既病舊志之荒略，復懼文獻之無徵也，於是設局重修，成書十有四卷。卷為一類，一分野，二沿革，三疆域，四建置，五賦役，六祠廟，七秩官，八選舉，九宦績，十人物，十一風俗，十二祥異，十三錄史，十四古蹟。又或於各志之下，附以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今攷其書，優點首在攷証之詳審，如南志沿革載春秋時為庸國，楚并庸後為巴蜀地，秦為洵關，屬上庸縣，魏晋為洵水縣，唐武德元年屬山南西道，八年省洵城，置洵康、淯陽二縣，其說杜撰舛錯，不知何據。是編考之諸史碑刻，徵之案牘，以辨其失，頗之精核。他如據宋書以究通志避諱之非，據後漢書西城以証西縣之誤，據梁書洵州以補宦績之遺，考訂皆極允當。又如雍正葉志秩官自康熙四十九年至雍正七年，知縣僅得一人，其闕軼可知。是編悉廣搜傳採，為之增補，亦較舊志為詳備。惟錄史一門漫引諸書之涉及洵事者，夫使其言為可用，則何不分繫各門，使其言為不可用，而姑以是備一格，則無所取矣。是猶雜錄志餘之類，寔出俗例。又學校列子目，而學額不登，於藝文亦無有專門，似皆可議，斯則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光緒洵陽縣志十四卷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刊本

清洵陽縣知縣劉德全等纂修、德全湖北穀城縣人、光緒二十五年己亥由進士奉檄來攝邑篆、案洵陽前志自乾隆四十九年甲辰邑守鄧夢琴重修之後、更一百一十餘年、而德全乃設局重修、草創初就、會德全奉調他適、繼任安化李丙炎始觀厥成、以付剞劂、釐為十有四卷、為志凡十有三、曰分野、曰沿革、曰疆域、曰建置、曰學校、曰壇廟、曰賦役、曰秩官、曰選舉、曰人物、曰列女、曰藝文、曰雜記、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今攷其書体例之所以異於舊志者、約有數端、舊志學校附之建置、是編則特立一門、此其一、宦績風俗舊志皆特立一門、是編則以宦績附之秩官、風俗附之學校、此其二、藝文舊志無專目、是編則特立一門、此其三、祥異錄史古蹟、舊志各立專門、是編則以祥異附之雜記、而錄史古蹟皆從刪削、此其四、凡其所處置、大抵皆較舊志為有体、又舊志学校列為子目、而學額不登於篇、是編學校一門、於當時學額紀載綦詳、亦殊有見、惟其書成於光緒、方志學大盛之後、而沿革之前有分野、輿圖仍襲用舊志、僅得其形似、不知開方比例之法、又以營制列為子目、附於學校、人物之外、復有列女、是則立体猶有未精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石泉縣志四卷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刊本

清石泉縣知縣舒鈞纂修、舒鈞字晉一、甘肅秦州人、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以檄來知縣事、案石泉爲晉長樂縣地、西魏改曰永樂、尋改曰石泉、唐曰武安、尋復故名、元省、明復置、清屬興安府、邑舊有志、明以前已不可考、迨於有清康熙中、邑人張峻蹟雖嘗纂輯、亦但存鈔本、未付剞劂、及舒鈞蒞治斯土、邑志之不修又百餘年矣、舒鈞懼志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於是設局重修、凡八閱月、而全書告竣、釐爲四卷、卷一爲輿圖地理志、建置志、祠祀志、卷二爲田賦志、戶口志、官師志、卷三爲選舉志、人物志、卷四爲史事節錄、事宜附錄、而以告示附之編首、其重書搜集材料、殊屬缺乏、今考其內容、率陋之處、不一而足、畧而論之、約有數端、全書脈絡、繫乎篇簡、今騈列名目、無所統攝、近於簿書之流、殊乖著作之雅、一也、志地之書、往往狃於積習、動以紀恩澤之言、冠於編首、識者摘或非之、是編乃更以告示列冠編首、不知於意何取、是不如取其事實、依類附之各志之中、二也、史事節錄一門、漫引諸史之涉及斯邑者、而漫節錄之、夫使其言可用、則何不分繫各志、使其言不可用、而姑以是備一格、則又何所取意、三也、他如人物率多畧著數語、存其虛詞、而刊其事實、又凡所引據皆不標其出處、及其他乖於著作體例者、復難一二數焉、

乾隆平利縣志四卷 乾隆二十年乙亥刊本

清平利縣知縣黃寬纂修黃寬字芷卿江南武進人乾隆七年壬戌進士十七年壬申奉檄宰斯邑案平利漢西城縣地晉置上廉縣南朝宋廢齊復置梁改曰吉陽西魏改曰吉安北周從廢唐置平利縣元省明初復置清屬興安府邑舊無志攷黃寬蒞治斯土檢得前邑令稿本惜其未有成書恐年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於是廣搜博採纂輯成書編其為卷四為目二十有八曰分野疆域建置形勝城地山川古蹟為第一卷關梁公署學校祠廟田賦倉儲戶口堤堰為第二卷兵防職官選舉將

材仕籍名宦人物孝義列女風俗為第三卷土産災祥藝文為第四卷又於分野形勝之下各附圖繪其書分列類目尚稱詳備惟不列總綱以資統繫案平利僻在山隅幅幀遼濶而舊聞放失志乘久缺黃寬不憚繁勞創為志乘條分縷析畧具規模搜羅之功要不可沒然創始匪易故率陋之處亦往往而有舉其尤者約有數端山川志但知分別條錄紀其所在不能詳其脈絡一也風俗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由元旦以至除夕紀述雖詳盡無如所紀時序皆各地所同陳陳相因殊為無謂二也土産宜紀一邑之所特有是編乃免强湊合侈陳名物有似類

書雖多亦奚以為三也志乘之作所以志也乃是編並里巷而不能詳未免疏略四也人物之外復出孝義列女二目一似孝義列女非人物者立体未安五也若此之類似皆可議固難為之曲諱也

光緒續平利縣志十卷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刊本

清平利縣知縣楊孝寬修，邑人李聯芳纂。孝寬，湖南安福人，光緒二年丙子南元，三年丁丑進士，十四年戊子，奉檄來攝斯篆。平利前志，修於乾隆二十年乙亥，邑守黃寬。其後百數十年，未聞繼者。同治五年丙寅，邑守謝恩浩雖建議重修，旋以丁艱去官，其事遂寢。及孝寬蒞治斯土，以縣志失修，久益無攷，於是設局重修，適邑人李聯芳宮贊以丁艱歸里，因延之到局，東筆纂修，成書十卷，分為九門：曰分野，曰地理，曰建置，曰田賦，曰宮師，曰選舉，曰人物，曰土產，曰藝文，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案平利縣境，自嘉慶八年癸亥，移縣治於白土關，疆域既異於昔。光緒十七年辛卯，孝寬奉部文測绘地輿，凡八閱月，而勘量始竣，適值修志，因校對舊志，補缺正訛，故是編地理一門，較之舊志，差為詳審。惟修志於勘量地輿之後，而縣境各圖，仍按舊法測绘，僅得其形似，不知用比例開方之法，未免可議。且書成於光緒中年，而地理之上，猶存分野，又方志人物，宜較史傳為詳，昔賢論之孰矣。是編人物，率多畧述數語，且不載出處，使後人無所覆按，亦非良法。至於兵防，與職官無涉，而附之宮師；風俗與土產無関，而附之土產，尤立体之未安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岐山縣志四卷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刊本

清岐山縣知縣平世增等修、燕山胡文銓袁部纂、世增浙江山陰人、乾隆三十八年癸巳、由舉人奉檄來攝邑篆、案岐山漢雍縣地、北周置三龍縣、隋移於岐山南十里、改為岐山縣、明清屬陝西鳳翔府、邑舊有志、自順治十四年丁酉、邑守王穀重修之後、已百有餘年未經纂輯、乾隆中、鎮洋畢沅巡撫陝西、病舊志之舛陋、因諭世增重加甄輯、延燕山胡文銓袁部為之編訂、旋以撤委辦理滇銅、未盡厥功、臨泉郭履恒由三水調署斯邑、始踵成之、釐為四卷、卷一為地理建置祠祀、卷二為田賦官師選舉、卷三為人物、卷四為雜記、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分列類目、頗傷簡陋、搜集材料、亦未盡詳備、故率陋之處、往往而有、舉其大者、約有數端、全書不知列表、非惟沿革無表、職官選舉亦無表、閱之殊不醒目、其失一也、地理志列疆域於沿革之前、是未出縣名、先臚縣境、未免先後失序、其失二也、學校於一邑教化、關係至鉅、是編僅附之建置、敘述亦嫌其簡畧、其失三也、藝文既列之雜記、而其他各門亦多載之、既不便披閱、又不免自亂其例、其失四也、風俗列之官師祭雜、不倫、殊乖志体、其失五也、惟引據皆一一標其出典、深合著述之法、又於舊志之疏畧、亦多所增補、如山川一門、西京盧山、棋盤山、東京盧山等、皆舊志所缺、而是編為之增補者、是亦非無足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岐山縣志四卷　光緒十年甲申刊本

清岐山縣知縣胡昇猷修，邑人張殿元纂。昇猷字鴻賓，四川灌縣人，成都府学廩貢生，光緒四年戊寅，奉檄來守斯邑。是編纂繼乾隆己亥平志而作。先是岐山縣志創於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邑守韓廷芳，再修於萬曆十八年庚寅，邑守于邦棟，三修於清順治十四年丁酉，邑守王毅，四修於乾隆三十八年癸巳，邑守平世增，至此編則五修矣。全書都為四卷，其為類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祠祀志，曰田賦志，曰官師志，曰選举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四又分別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大抵因循舊志，惟增補正訛於舊志，間亦有所是正。如舊志以藝文附之雜記，而其他各志亦多載之，是編改雜記為藝文，各志所載詩文，亦概為檢出，寔較舊志為有体。又舊志地理引用之書，說多互異，是編皆親歷考証，以求徵寔，他如以井鬼為雍秦分野，非指一邑，悉從删略，亦頗称有見。惜於舊志率陋之處，猶未能盡除，如沿革官師選举之不知列表，学校之附之建置，皆酌衷之未當者也。田賦志宜窮源盡委，並詳古今，而是編僅據採訪冊，載當時數目，不能观其沿革，未免疏略。又是編既多因襲舊志，則何者為舊志，何者為新增，似宜分別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明，是編乃不加識別，使後人無從考証，若斯之類，則未免可議耳。

康熙增補淅陽志不分卷　雍正十年壬子刊本

清淅陽縣知縣吳宸梧纂輯、宸梧字䔾亭、一字丹來、江南宜興歲貢、初仕舒城教諭、康熙五十年辛卯十二月、陞任斯邑、攷淅陽舊有志、來經明季兵燹之後、散軼而不復可攷、迄於有清順治十年癸巳、邑守王國瑋復蒐輯舊文、成書七卷、於邑中風土民情、固已瞭然可睹、然宦師人物、似猶簡而未詳、康熙五十七年戊戌春、宸梧既涖治斯土、病王志之疏畧也、爰於簿書之暇、爲之增補、其書蓋所以補王志之缺畧、故凡王志之已詳者、是編概不復贅、惟就王志之畧者增之、闕者補之、今攷其所增補、據目錄所載、都爲六類、曰建置補、曰宦師補、曰流寓補、曰人物補、曰選舉補、曰藝文補、然稽其內容、選舉補之下、寔有田賦補一類、而目錄無之、意者當爲書成之後、復加增補者、故不載於目錄、其中以藝文人物兩類、增補最多、宦師選舉兩類次之、田賦建置流寓三類又次之、攷其所增補、雖大体有關於文獻、足補王志之缺畧、且引據皆標其出處、又間或別加案語以存疑、凡此之類、皆深合著述之法、惟藝文一門所補詩文、頗傷冗濫、且並各處匾對及自做詩文亦錄之、無論如何終難逃後日之誹誚、謂之瑕瑜互見也、

道光淅陽縣志十二卷卷首一卷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刊本

清淅陽縣知縣羅曰璧修、淅陽縣教諭郭維城等纂、曰璧雲南景東廳人、嘉慶九年甲子舉人、道光六年丙戌大挑一等、十年庚寅十二月、奉檄來宰是邦、下車伊始、索閱舊志、有邑令王國瑋所修邑志一卷、遜其詞曰石門遺事、成於順治十年癸巳、更六十餘年、至康熙五十七年戊戌、而有邑令吳宸梧補志、惟僅補職官人物藝文數門、其它俱仍其舊、至是而後邑志之不修已百有餘年、及曰璧涖治斯土、慭志之年久失修也、爰創議重修、書成、都凡十有二卷、卷爲一志、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典祀志、曰田賦志、曰學校志、曰宦師志、曰人物志、曰選舉志、曰烈女志、曰藝文志、曰紀事志、曰祥異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序、纂修姓氏、舊序、凡例、目錄、圖繪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分類、不務新奇、搜集材料、亦尚稱詳備、太抵合癸巳戊戌兩志、而參以府志、隣志、纂輯成書、借誇多騁博、往往無所別擇、如學校志並祭典禮樂、一一詳紀、自謂極有端倪、足資攷証、無如所紀各節、千邑雷同、非斯邑之所獨有、雖詳載之、亦奚以爲、田賦志重在窮源盡委、是編但知鈔錄賦役全書、不能並詳古今、覩其沿革、似属可議、又風俗爲人事、乃列之地理、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防非營建乃列之建置亦未免附非其類至於疆域列之地理沿革附在建置是未出縣名先列縣境尤覺有乖志体惟輿圖為志地者之所重舊志止只疆界城邑一圖僅得其形似是編增繪黌宮書院各圖差為詳備又舊志不載物產是編取汧邑物產之最著者特為標出並以蠶桑法附入頗稱有見則亦非無善足称也

康熙隴州志八卷卷首一卷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刊本

清隴州知州羅彰彝修隴州同知黃士璟等纂彰彝字松山浙江錢塘人康熙五十年辛卯由貢監來牧是邦案隴州西魏始建隋廢唐復置改曰汧陽郡尋復曰隴州宋曰隴州汧陽郡治汧源金移州治汧陽元還治汧源明省汧源入之清因明制屬鳳翔府州舊有志創於順治十八年辛丑州牧黃雲蒸遭康熙十三年甲寅之變殘燬無存及彰彝涖治斯土恐舊聞之放失於是蒐其殘篇輯其遺簡設局重修延鐵鎮黃士璟主其事歷朞月而全書告竣上距辛丑黃志之成蓋已五十餘年矣除以輿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之外凡為卷八卷為一志曰方輿志曰建置志曰田賦志曰官師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曰祥異志又別分子目四十有六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大抵采用舊志事蹟回鮮所增補論述亦少有竄易僅官師人物略有增補且沿訛襲謬不知通變稽其得失可得而論封建非當時所有論其茅土之分則宜歸於沿革論其贊纓之衍則宜歸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人物、不應別為一目、附之官師、此其一、田賦志應臚列歷代數目、以資比較、不應但據賦役全書錄現在數目、此其二、學校於一邑教化關係甚鉅、不應附之建置、此其三、官師志多所遺漏、如秦裕伯、明初知隴州、卒於官、著之明史文苑傳、是編乃付闕如、未免疏略、此其四、要之此書一依辛丑舊志之舊、而畧有增補、弁首又未敘明、述而不作、實未審其故云、

乾隆隴州續志八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刊本

清隴州知州吳炳修、隴州同知任雲書等纂、吳炳字蔚然、江西南豐人、乾隆二年丁巳進士、二十八年癸未奉檄來知州事、三十年乙酉、一統志館檄取州邑志、爽吳炳因蒐討史冊、訪之故老、取其有關隴地典故者、參互攷証、纂輯是編、蓋續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羅志而作也、凡羅志已詳者、概不復贅、誤者証之、缺者補之、別為一書、故名續志、除序、凡例、纂修姓氏、輿圖列之卷首、以雜紀列之卷末、不入卷次之外、釐為八卷、卷為一志、首方輿志、次建置志、次田賦志、次祠祀志、次官師志、次選舉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蓋續康熙羅志而作、故於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以前事蹟、凡舊志無所脫誤者、悉不復贅、惟正其缺誤、而補入五十二年癸巳以後近事、今考其書優點、端在增補訂訛、正舊志之乖誤、如舊志紀略、稱秦苻登為苻丕之子、沿革內載隋大業三年置汧源、南由二縣、職官內載元阿黑伯為監州、是編辨之、頗稱允當、又或別加案語、以作存疑攷証、皆極精審、他如官師一門、舊志每多失載、是編攷之史籍、徵之碑刻、悉為增補、亦較舊志為詳備、祠祀、建置、是編別立一門、亦較舊志為有体、惟以風俗附之方輿志、以學

致附之建置志以兵防附之官師志則未免參雜不倫有乖志
体矣

康熙重修麟遊縣志五卷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刊本

清麟遊縣知縣范光曦修麟遊縣教諭羅魁等纂光曦浙江鄞縣人康熙四十年辛巳由拔貢來攝斯篆案麟遊隋始置縣唐高祖輔政獲白麟於宮中因以名縣兼置鳳棲郡尋改郡曰麟遊復改郡曰麟州旋廢州存縣明清屬鳳翔府邑舊有志創修於明萬歷四十六年戊午邑守崔知嶽史三十餘年至清順治十四年丁酉再修於邑守吳汝為又更五十餘年而有是編蓋已三修矣其為類曰輿地曰建置曰祠祀曰田賦曰秩官曰人物曰藝文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全書都為五卷今攷其書除秩官人物略有增補之外其餘各志皆一仍順治丁酉吳志之舊事蹟既鮮有增補論述亦少所更易改弁首仍題渤海吳汝為纂輯亦所以不沒前人之功也惟蒐集材料極感缺乏大抵就當時採訪册鈔襲成編攷核之功寔有不逮他如田賦風俗各門皆公牘累累鮮有寔錄殊乖志体又徵引皆不標其出典且其書既多因襲吳志則何者為吳志何者為新增似宜分別標明以資識別是編乃參雜並列尤非著述之法他如体例之蕪雜或所附非類或後先失序若此之類往往而有總之其書不過因舊志而略加增補

本不足以言著述、則亦不容深責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麟遊縣新志草十卷卷首一卷 光緒九年癸未刊本

清彭洵纂修、彭洵字古香、四川灌縣人、光緒八年壬午、奉檄來守斯邑、下車伊始、即索閱邑志、索麟遊前志、自康熙四十七年戊子邑守范允曦重修之後、其未經纂輯者、幾近二百年矣、彭洵慨邑志之年久失修、復病康熙范志之疏畧也、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纂為是編、凡為卷十、為志九、曰地輿志、曰建置志、曰田賦志、曰官師志、曰士女志、曰選舉志、曰雜記、曰天台山志、曰志源、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序、凡例、輿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復以麟山十二景圖、附之編末、其書分列類目、既較舊志為周密、蒐集材料、亦較舊志為詳備、是輿圖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用開方比例之法、繪製新圖、頗稱精核、又如舊志田賦、風俗、公牘累累、殊失志體、是編概為刪除、陵墓古蹟、僅載其可考者、其漫無稽者、如哲靈清周、哲王墓之類、則悉不濫入、星野古以國論、非一邑所能當、是則畧而不言、凡所處置、皆犁然有當於人心、惟職官選舉、不知列表以省繁牘、閱之頗不醒目、風俗列之田賦並附以臆說、自謂足民而後可以言禮樂、不知志載風俗、首重徵實、不尚空論、且風俗與田賦何涉、歧類混同、未免有乖志體、他如寺觀列之既列之

地輿、祠廟又列之建置，亦嫌其兩歧。若此之類，皆未當者也。

乾隆南鄭縣志十六卷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刊本

清南鄭縣知縣王行儉修，南鄭縣儒學教諭李葳等纂。行儉字樸園，江蘇溧陽人，乾隆三十六年辛卯舉人，五十三年戊申，奉檄來知縣事。案南鄭為秦南鄭邑，尋置縣，歷晉宋以迄隋唐，相承不改，明為漢中府治，清因之。邑舊無志乘，及行儉蒞治斯土，以邑無專志，則紀載闕如，文獻典章，將無所徵信，爰於簿書之暇，設局創修，凡九閱月，三易稿，而全書蕆事，釐為十有六卷，其為類曰輿地，曰建置，曰職官，曰食貨，曰選舉，曰人物，曰古蹟，曰紀事，曰藝文，曰雜識，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雖前無所成，而薈萃古今，分列綱目，規模粗具，且凡所引據，必標列書名，其有淆訛，別拈案語，以為駁正，以無稽之說疑誤後來，蓋深合著述之法。惟案南鄭城濱漢水，浮漢而下，水盛時可通夏口，為斯邑特產藥材所由輸出，是編物產門，於邑中特產藥材紀載綦詳，非如他志之僅列名物，有似類書，惟南鄭古來兵事上之要區，號為重鎮，自戰國以降，史事班班，而是編於兵事乃不立專目，寔為鉅失。且南鄭為攻守要害，自蜀漢時魏延、蔣琬、費禕相繼鎮此，是編職官一門，乃但紀文職，不及武弁，又無武備志，以資調濟，尤為最大疏陋。他如學校列為子目，而

附之建置、又不載學額、風俗為人事、乃列之輿地、且但存空篇、無關故實、皆嫌其牽強不倫、有乖志体、然創始非易、其功亦自不可沒也、

民國增修南鄭縣志七卷 民國十年辛酉刊本

民國南鄭縣知事郭鳳洲等修、清山西知縣藍培原纂、鳳洲字瑞浦、直隸高陽人、北洋大學畢業、民國五年丙辰、奉命來攝縣篆、案南鄭舊志、創清乾隆五十九年甲寅、邑守王行儉實纂輯之、自是而後、未聞繼者、迄於光緒二十年甲午、候補知縣孫萬春、始踵修之、更二十餘年、而鳳洲蒞治斯土、以共和改造、制度革新、事多可紀、復病光緒甲午孫志之缺畧也、於是設局重修、延藍培原等主其事、網羅搜採、未及觀成、會鳳洲以疾歸里、繼任白河紫守愚、復廣續從事、成書七卷、卷為一志、一輿地志、二建置志、三政治志、四人物志、五風土志、六紀事志、七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輿地志中、今考其書、大體仍用舊志例、而於民國新政亦無不括、可稱善於因襲、舉凡賦稅、教育、郵電、實業諸端、志中紀載、皆極詳備、頗有足觀、又南鄭自古為兵事之要害、舊志武備不立專目、殊為缺畧、是編特立武備一門、亦較舊志為有體、他如志山川則一一詳其脈絡、以今証古、輿地城池河渠各圖、則不列編首、而各以事類次之、以便檢閱、亦足資取法、惟志中風土一門、雖為志地者之所重、惜其所紀、多陳陳相因、千邑雷同、又其書成於民國、其方志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學已倡明之後、乃猶不知藝文與文徵之別、斯則未免可議矣、

乾隆鳳翔縣志八卷卷首一卷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刊本

清鳳翔縣知縣羅鰲修、盱江周方炯等纂、羅鰲字立峰、江西南城人、乾隆十年乙丑進士、二十八年癸未奉檄來攝斯篆、三十年乙酉奉詔徵天下府州縣志送入史館、郡守達靈阿因有重修郡志之舉、檄所屬州縣修其志乘、羅鰲既奉檄命、爰設局重修、延盱江周方炯主其事、先是鳳翔前志修於雍正十一年癸丑、邑守韓鏞至是已三十餘年未經纂輯、是編蓋因雍正舊志正訛補缺、纂輯成書、總綱八、細目九十有五、分為八卷、大綱曰輿地、建置、田賦、官師、選舉、人物、藝文、外紀、而以序、凡例、目錄、姓氏、圖繪、列之卷首、不入卷次、按方志為古之圖經、輿圖尤為志地者之所重、舊志但繪疆域、城池二圖、不過得其形似、是編增繪文廟学宮名勝各圖、披覽之下、恍如周歷、頗得古人圖經之遺意、又縣志職官、紀載應始於知縣、舊志乃於知縣以上職官亦牽連載入、未免有乖縣志之体、是編官師一門、於舊志所載職官之與斯邑無涉者、悉為刊落、只載知縣以下職官、頗稱有見、選舉一門、舊志多所遺漏、是編悉以為增補、頗称詳審、凡此之類、悉較舊志為有体、惟賦役一門、為志地者之所重、宜窮源盡委、並称古今、是編所載、僅以當代為限、不能攷其沿革、未免

可議至体其例之乖謬如以風俗附之輿地學校兵防列之建置歧類混同殊無區別是尤立体之未安也

乾隆續商州志十卷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刊本

清商州知州羅文思纂修文思四川合江人乾隆三年戊午解元十八年癸酉奉檄來知州事時州志自乾隆九年甲子州牧王如玖重修之後雖不過十有餘年惟其書綜覈未備多所缺略文思既莅治斯土懼載筆久疏將使後之識者無所徵信於是設局續修成書十卷卷為一門曰疆域曰建置曰田賦曰食貨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典禮曰藝文曰雜錄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蓋集乾隆九年甲子以後事体例悉依乾隆甲子王志之舊增補正誤彙成一書倣通鑑續編之例名曰續商州志凡舊志之已詳者概不復贅惟間於前志之訛陋者加以補正又凡無事可續者則不存其目節婦一門則僅載其已旌者凡所處置皆犁然有當較之合舊志為一編新志既行舊志遂廢者其善多矣惟其書之成上距甲子之歲不過十有餘年寔感續無可續故稽其所增補大抵以藝文為最多官師選舉人物次之又其書体例既一仍王志之舊乃更於人物之下新增典禮一門未免自亂其例且所載皆國之通体非商州一地之專方之志体似有未安又官師舊志但紀文職不及武弁又無武備志以資調濟寔為疏略是編官師一門

亦不為增補尤屬可議總之其書不過取官文書綴錄塞責寔不足以言著述也

民國寶鷄縣志十六卷 民國十一年壬戌排印本

民國寶鷄縣縣知事曹驥觀修、邑人强振志等纂、驥觀字道符、醴泉人、前清舉人、民國十一年壬戌十月奉命來攝斯篆、寶鷄縣志、創於明萬曆三十六年戊申、邑守朱炳然、繼修於崇禎十三年庚辰、邑守嚴夢鸞、三修於清順治六年己丑、邑守薛光前、四修於順治十四年丁酉、邑守周愷、五修於乾隆六年辛酉、邑守何錫爵、六修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邑守許起鳳、七修於乾隆五十年乙巳、邑守鄧夢琴、及驥觀蒞治斯土、邑志之不修、已一百三十餘年矣、驥觀懼志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爰設局重修、延邑人强振志主其事、書成都凡十有六卷、卷為一類、首地理、次山川、次建置、次學校、次賦役、次官師、次祠祀、次選舉、次人物、次列女、次藝文、次風俗、次古蹟、次金石、次軍事、次祥異、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寔自光緒中葉以後、新政已漸推行、若自治、郵政、議員、公債、交通等、是編皆未言及、實為鉅漏、又其書成於民國、而地理有星野、藝文不載書目、尤屬可議、他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學校所載樂器祭儀，自謂極有端倪，不知禮樂祭儀，國之常經，非一邑之所專，載之邑志，殊乖體例。又風俗志，於時令禮忌節記載亦極完備，無如皆各處普通習慣，紀之殊為無謂。惟其書紀事兼採許鄭二志之長，下筆不苟，其苦心亦自有不可磨沒者。如賦役志於民國成立後之丁漕雜稅，紀載綦詳，古蹟金石各志，考証亦殊詳審核，是則差為可取耳。

乾隆鄜縣志十八卷卷首一卷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刊本

清鄜縣知縣李帶雙修，吳縣張塤纂。帶雙字晉升，海豐人，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奉檄來宰是邦，考鄜縣之有志，始於明萬曆二十九年辛丑，邑人劉紹周侍御，寔纂輯之，其後繼修於清順治十四年丁酉，邑守陳起祚，三修於康熙九年庚戌，邑守梅遇，四修於雍正十一年癸丑，邑守張素，至此編則為五修，上距癸丑張志蓋已四十餘年矣。全書凡十有八卷，其為類曰地錄，曰太白山靈感錄，曰政錄，曰古蹟徵信錄，曰金石遺文錄，曰起井丹三法書足傳錄，曰三晉二馬二卯三王傳錄，曰張氏傳錄，曰張氏道統錄，曰郭伯玉以下諸人傳錄，曰列女傳錄，曰倫隱傳錄，曰諸異傳錄，曰舊志贅錄，又或於各錄之下，附以子目，而以序目與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今考其書，雖文不甚多於劉志，而萬曆以前劉志所有者有之，劉志所無者，增補十之二三，若萬曆以後文獻可徵者，亦悉皆著錄，其體例與舊志亦判然殊塗，其特創之例，足以資後人之法者，厥為因魏收書例，以一邑名家世系繁衍者，集為一傳，凡有關涉之事，故並附列之，如張橫渠為關中正學之宗，故是編特立張氏傳錄、張氏道統錄以紀之，頗稱有見，惟太白山靈感錄，多採子史雜說，殊乖志體，然一瑕不掩

瑜，終不失為方志中之佳作也。

光緒乾州志稿十四卷卷首一卷 光緒十一年乙酉刊本

清乾州直隸州知州周銘旂纂修。銘旂字楸臣，山東即墨人，同治進士，光緒九年癸未，由鄜州知州調署是邦。按乾之有志，始於明崇禎六年癸酉，州牧楊殿九定創修之，其後再修於清雍正四年乙巳，州牧拜斯呼朗，及銘旂蒞任，州志之不修，又百六十餘年矣。銘旂既病舊志之疏漏，復懼年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凡五閱月而書成，釐為十有四卷，分列類目，為圖六，曰星野圖、吾度圖、州屬雉城圖、州境疆域圖、城郭圖、八鄉圖，為表三，曰紀事沿革表、職官表、選舉表，為志七，曰土地志、田賦志、祠祀志、學校志、藝文志、金石志、古蹟志，為傳二，曰官吏傳、曰人物傳，又或於各類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宸翰紀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大抵因循雍正拜志，條理秩然，頗具規模。方志為古之圖經，輿圖尤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於此特加詳焉。先州屬，次州境，次鄉村，間有經緯，非如他志輿圖祗同弁髦。沿革、職官、選舉皆用表，以省簡牘，年經事緯，犁然有當。其他土地、學校各門，於舊志訂訛補缺，亦有補於文獻。藝文專載書目，以遵史例，金石與文獻關係至鉅，是編特立專目，以紀之，若此之類，尤深合史法，惟田賦一門，紀載殊嫌簡略，不能重

詳古今，觀其沿革，又地理與建置互相混淆，每未免有乖志體，斯則未免可議矣。

光緒乾州志稿別錄四卷 光緒十一年乙酉刊本

清乾州直隸州知州周銘旂纂修。銘旂字梅臣，山東即墨人，同治進士，光緒九年癸未由鄜州知州調署是邦，撰銘旂有乾州志稿十四卷，乾州狗難士女錄一卷，已著錄。是編之作，蓋以歷朝掌故詩文有非志乘所宜書，而又有關文獻，足補志乘之缺遺，故於正志之外，別為一編，依次彙輯，凡成書四卷，名曰別錄。其為目曰事錄、文錄、詩錄、異錄，又於文錄之下，別分子目。今考其書，事錄所載，大抵皆歷代掌故，述異紀兵，起自兩漢，下迄同光，雖其事或非職方之所宜書，然蒐訪詳備，足資參証。列之正志之外，既無乖於志體，又足補志稿之遺漏。至於文錄詩錄，則取歷代詩文之有關地方故實者，而文辭不涉及鄙冗者，分類編次，詳為採錄，其篇幅過長者，則擇尤節錄。案唐劉知幾擬取古史奏疏論著，別為一編，論者韙之，清儒章實齋亦言方志藝文與文徵之別，銘旂師其意，故於正志中藝文僅列錄書目，而以詩文列之是編，較之他志之藝文與文徵無別者，頗稱有體。後之修志者，足資取法焉。惟異錄一門，多採稗官野史之說，雖云周廣見聞，亦採風之所不廢，然聖人語常不語異，況是編所錄，多說鬼搜神之談，齊東野人之語，妄誕不經，於文

獻定風馬牛不相及，必取而登之於編，殊為無謂，是則未免可議矣。

乾州殉難士女錄一卷　光緒十一年乙酉刊本

清乾州直隸州知州周銘旂纂修。銘旂字桐臣，山東即墨人，同治進士，光緒九年癸未由鄜州知州調任是缺，按銘旂有乾州志稿十四卷、乾州志稿補錄四卷，已著錄，是編之作，蓋以同治元年壬戌以來，回匪回逆，相繼擾境，男婦之殉節者，更僕難數，例宜載之志稿人物傳中，惟其事蹟多不盡詳，且人數過多，難以具載，故取其事蹟較悉者，具詳志稿，而別為乾州殉難士女錄一卷，備列姓氏里居，以補志乘之遺漏。今考其書所紀，自同治元年壬戌起至九年庚午止，首列士民，次為婦女，依往日采訪條例，分為打仗身亡、不屈自盡凡三等。按乾州當秦隴之衝，隋唐以來，吐蕃回紇，歎忍不時，至五代迄宋，兵燹相仍，明季之亂，被害尤酷，當其時也，生靈塗炭，冒白刃而不辭，捨身以殉難者，不知凡幾，顧其人其事，率皆不傳，即閭閻中如竇氏雙烈者，亦何代無之，乃竟寂然無聞，良由往昔志乘所紀，但知擇其傳聞較著者，至於事蹟之未能盡悉者，則付之闕如，宜其湮沒而弗彰也。同治以來，回匪首難，逆回從之，蹂躪州境，將及十年，殉難士女，連章累牘，猶恐不能盡之，銘旂既取事蹟較著悉者，具於志稿，更別為是編，以紀其姓氏，詳其里居，使抗節捐軀之

士,不至於因志乘之不載,而湮沒無彰。其法至善。後之修志者,足資取法焉。

道光榆林府志五十卷卷首一卷　清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刊本

清榆林府知府李熙齡纂修。熙齡,江西南城人,以進士奉檄於道光十九年己亥來守斯郡。考榆林為古雍州地,清始置榆林郡,宋沒於西夏,明置榆林衛。清初仍明制設衛,雍正九年辛亥,升府,領榆林、懷遠、定邊、靖邊四縣。乾隆元年丙辰,復以葭州、神木、府谷屬之。八年癸亥,以靖定二縣改屬延安府,榆林領四縣一州。攸榆郡自升府以來,已百有餘年,而修輯志乘之事迄無人為之創始。及熙齡蒞治斯郡,深歎郡之不可無志也,爰設局纂修,越年餘而書成。凡為卷五十,為志十七:曰繪圖,曰沿革表,曰輿地志,曰建置志,曰紀事志,曰祥異志,曰德音志,曰封建志,曰職官志,曰選舉志,曰兵志,曰食志,曰風俗志,曰名宦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而以凡例、攷案列之卷首,不入卷次。考其書體例,先總敘全府各縣,以次及於縱橫、經緯,犂然有序。首列考案,以考其郡領各地,某者為古之某地,考

核尚屬精詳，沿革以圖表明之，瞭然在目，深為得體。職官志並附載革文武官舊制，於職官興廢紀載甚為詳，頗有足重。兵志紀載武備之事，兵額、軍器皆稱詳盡。尤以食志戶口一門，逐年於各縣人口排比紀錄，足為比較之資。倉儲一門，各縣分紀，亦甚詳備。又如鹽茶皆為是郡之特產，則另立鹽法、茶法二門以紀之。風俗志習尚、禮儀二門雖簡而要。其餘名宦、人物，包網羅之功，亦有可取。惟於沿革表之外復有沿革一門，列

之建置志，既嫌其重出，且先出疆域，次述沿革，復嫌其後先失序。餘如學校、墳墓二門列之建置，亦屬所附非類。職官志近代文武職一門，並巡撫總兵皆入志中，亦有乖府志之體。風俗志方言一門所紀雖皆為是郡方言，然寥寥無幾，終難免掛一漏萬之譏。藝文志雖搜集甚多，然多詩文之作，而於著述反致闕如。然是郡前無志乘，創始為艱，固未足以深責之也。

榆林府志辨訛不分卷　咸豐七年丁巳刊本

清楊江撰。楊江字芍坡，陝西榆林人，道光舉人。是編蓋楊氏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客居長安時之所作也。先是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榆林府知府李熙齡創修府志，楊氏適以客遊未與其役。及府志告成，楊氏深以其書僅以府屬各志為據，互相誤証，穿鑿附會在所不免為病，且忝為鄉人，既未克獻替於前，若更不能校正於後，恐異日貽譏承問，將無以為答。因畧辨數條，而冀後之修志者有所更正焉。書成未及付梓，至咸豐七年丁巳，其弟墀春始刊行之。其書不分卷，有所見

則分別條錄之。首榆林總辨，次榆中辨，次龜茲辨，次新興辨，次榆溪塞辨，次榆林關辨，次榆林地名不可考辨，次辨隋唐勝州榆林在府谷北河套中之訛，次朔方辨，次唐宋豐州辨，次榆林人物混入延綏辨，次附辨，次碑辨，次雜辨，次補遺，都凡一十有五則。今觀其書，考古証今，或經身歷，或參之史策奏疏，大抵皆足正道光府志之疏失，而其最足饜人意者，厥為辨榆林一郡之沿革，如榆林、龜茲、新興諸辨，及辨隋唐勝州榆林在府谷北河套中之訛，皆考訂精核，使歷代古地古蹟不至流於混同。又其補道光郡志之缺遺，如榆林人物混

入延綏辨、及補遺所錄、皆足補府志人物之疏漏、總之是編之所辨訂、雖僅限於沿革人物、然考証詳核、言之有據、其辨訂之功、要不可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套圖考不分卷　咸豐七年丁巳刊本

清楊江撰、楊江字芍坡、陝西榆林人、道光舉人、楊氏有榆林府志辨訛、已著錄、是編蓋其咸豐元年辛巳、容寓岐山時之所作也、按黄河自寧夏横城堡西折而北、運三受降城南、至廢東勝州西折而南、入府谷黄甫川東、其中謂之河套、周迴數千里、明鄭汝璧著有河套圖考一卷、其書久佚、惟延綏舊志有河套圖考一卷、榆林在套之南境、道光二十一年辛酉、榆林府知府李熙齡、創修郡志、於河套往跡、乃未之考、及楊氏以河套為邊防重地、慨故迹之將湮、慮空言之無補、爰就諸志各史、粗集大致、歷時數年、始獲成書、名曰河套圖考、咸豐七年丁巳、其弟墀春、以付梓人、其書不分卷、其目曰圖、曰河套紀事畧考、曰河套畧說、曰套南各縣沿革表、曰長城考、曰夏州城考、曰詩城彼朔方考、曰禹貢渠搜考、曰水名考、曰邊牆考、其書大抵因循延綏鎮志、首列陝西河套全圖、及清代河套南北總圖、俾讀者可以總覽大勢、次列秦晉魏周隋唐宋金元明清各圖、以觀其沿革、開卷瞭然、頗稱有體、河套紀事畧考一篇、始自三代、下迄明末、據延綏鎮志而錄其大畧、年經事緯、治河套史乘者、寔可資為參証、其他河套畧說、

長城考、夏州城考各篇、亦皆取其見聞無異古今相符者、考証尚稱詳確、惟於河套地理如山川水利等、未及一一詳紀、疏畧之譏、誠所不免、然即其所載、已足補志乘之缺漏、則其書要不可廢矣、

乾隆直隸商州總志十四卷卷首一卷（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刻乾隆九年甲子刊本）

清商州知州王如玖纂修、如玖字堅吾、順天宛平人、雍正四年丙午、奉檄來攝州篆、考商州舊志、自康熙四年乙巳州牧王廷伊重修之後、八十餘年、商自雍正三年乙巳奉旨為直隸州、新事日增、舊志漸易、如玖既慜舊志之闕略、復懼典冊之放失也、爰於簿書之暇、設局纂修、刪繁補缺、重加釐正、成書十有四卷、凡為志十一、曰星野、曰疆域、曰建置、曰田賦、曰食貨、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錄、又於各志之下、則分門別類、另立子目、而以敘、凡例、輿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体例大抵因循通志、而於舊志訂譌補缺、尚詳備、分類立目、亦尚有体、其疆域志沿革一門、列表以省簡牘、年經事緯、瞭如指掌、深合志法、且別出歷代沿革考証一門、考証舊志之得失、亦頗稱有見、其田賦一門、於州屬各縣里甲、戶口、地糧、民丁各門、分別紀述、皆於舊志以後之事、詳為紀載、食貨志中積貯、轉運各門、為舊志所無、是書詳加考述、尤有足取、又商州以鑛冶為其特產、是編別立鉄法、抗冶二門、以紀其事、處置亦殊得宜、物產一門、亦非如他志之分類駢列、巨細無遺、頗足見其特產、至於援引各書、悉註出處、亦深合著述之法、惟疆域

志山川一門所紀河渠悉仍通志自謂涖任十餘載多方董率所開河渠較昔已有數十倍之多而志中乃無一字紀載猶謂欲使商州人士覩舊日規模而知興水利既不紀新開河渠則人民何由而知興水利哉況邑志之不憚屢修者正以其年久變遷耳今有變而不紀識不知於其意何取也他如兵防武備附之建置体例亡有未協餘如藝文志雖自謂嚴加裁汰然考其內容亦僅蒐集唐宋名家詩文而於本朝著述亦僅附舊志序錄數篇而已雜錄一卷所紀災祥紀事拾遺等門多錄自通志舊志無所增補亦殊嫌其率陋也

康熙鄜州志八卷 康熙五年丙午刊本

清鄜州知州顧耿臣修鄜州貢生任于嶠纂耿臣字介卷浙江嘉善縣人順治十五年戊戌進士十六年己亥奉檄來知州事按鄜之有志始於明萬曆十二年甲申州守閻思孝實創修之其後八十餘年未嘗續修及耿臣涖治斯慨州志之年久失修後懼舊聞之放失也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延州貢生任于嶠主其事書成釐為八卷卷為一志曰輿地志曰建置志曰田賦志曰秩官志曰人物志曰祠宇志曰記異志曰藝文志又別分子目六十有四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分列類目粗具規模凡所引據皆一一標其出處亦深合著述之法然疏漏之處亦所不免畧而論之約有數端風俗一門所載不過數行且皆存其空無關事實其失一也學校列之建置僅紀修建年月未免參雜不倫輕重失宜其失二也武備附於建置且所載不過數條殊嫌其簡畧其失三也鄜州屢受洛水之患是編之於水利紀載殊為簡漏其失四也州志與省志体例自殊所載職官宜以州牧為限是編乃並憲職亦並錄之不免張大複沓之識其失五也藝文志中雜錄詩文奏疏頗傷其支蔓其失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也若此之類悉屬紕漏惟田賦一門於是州地糧起運地稅塩法市税等項詳載無遺則亦非無可取者也

光緒重修葭州志不分卷 光緒二十年甲午刊本

清署葭州知州李壽昌修署葭州學正戊子科優貢史鳴鑾等纂壽昌字仁山河南寧陽人光緒二十年甲午由監生奉撤來署斯篆考葭州前志自嘉慶十四年己巳州牧高珣纂修以來迄今已八十五年矣其間秩官更易文献繼起者實繁有徒壽昌懼其年久失修將湮沒無傳也因商之正鄉書院山長任銓設局重修延邑紳史鳴鑾等主其事不數月而書成不分卷次其書蓋因高氏前志畧加補充凡其山川形勝舊志已詳者悉不復贅僅就嘉慶十四年以後之秩官文献懿行科名補缺去冗編輯成書而附刻於高志之後今考其書分列類目首輿圖次知州次學正次吏目次營制次千總次額外外委次武進士次舉人次武舉次副貢次選貢次歲貢次廩貢次大賓次耆賓次介賓次醫學典科次陰陽典術次僧正司次道正司次孝子次節婦次烈士次烈婦次災祥次藝文次詩而以原任葭州吏目秦公暨德配趙孺人墓碑記及重設正鄉書院生童膏火章程紀綴於篇末按新志成於光緒甲午西學逐漸昌明之時而輿圖不用比例開方之法草率繪成殊為不當又其書既所以續高志而作体例復多異於高志且大抵駢列人名了無事實

有類名冊、按光緒中葉之變新政、次第施行、行政設施、寧無一事可紀、是編乃概從闕略、豈除人事變遷而外、皆無足紀耶、其簡陋草率、可想見矣、他如災祥一門、多屬迷信之說、茲則連編累牘、皆齊諧志怪之言、尤屬失宜、藝文但載萬曆勅陝西延安府葭州白雲山白雲觀住持及道衆人等上諭一篇、既無涉於藝文、復嫌其搜集之疏略、又以詩與藝文並列、一若詩非屬於藝文者、尤屬可議、至於編末墓誌一文、純為自頌功德之辭、無關文獻、列之編末、亦殊無謂、若此之類、種種謬誤、不一而足、蓋其成書草率、不事蒐求、湊泊篇章、敷衍塞責而已、實不足以列於作者之林也、

乾隆邠州志二十五卷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刊本

清邠州直隸州知州王朝爵修、陽湖孫星衍纂、朝爵、安徽歙縣人、乾隆四十四年乙亥、由監生來攝斯篆、為政仁慈、吏民愛之、卒於官、邠民入府弔奠、旬日不絶、按唐林準曾作邠志、其書早亡、舊志謂嘗見元志、其撰述時代及人名、亦不可考、迄於明弘治間、侍郎州人閻本恩、正德三年戊辰、邠縣儒學訓導州人池鎬、嘉靖三十年辛亥、州牧姚化、復相繼纂修、清康熙順治七年庚寅、州牧蘇東柱更就弘治閻志、續加增補、及朝爵來牧是州、州志之不修、又一百二十餘年矣、適大中丞畢沅開府秦中、檄所屬各府州縣、修其志乘、朝爵深悉歷時愈久、採輯愈難、爰設局重修、延陽湖孫明經星衍主其事、書成、都為二十有五卷、分部二十有都、五、州縣、一、州縣故治今治、二、山屬、三、水屬、四、鄉屬、五、國、六、署屬、七、儒學、八、廟屬、九、墓、十、古蹟、十一、恩澤、十二、五行、十三、大事、十四、官屬、十五、地丁錢糧、十六、經費、十七、兵、十八、驛、十九、名人、二十、節婦、二十一、科第表、二十二、風俗土產、二十三、石刻、著述、題詠、二十四、序錄、二十五、而以輿圖附之編首、其書搜討周備、考証精詳、蓋陽湖孫氏、為有清一代大儒、尤邃於輿地考據之學、以之任編纂採集之責、其書之精博、自不待言、今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其書，敘論斐然，殘於言皆有據，而其最足饜人意者，厥為州縣山水各篇，於州治之沿革、地理方位、山川脈絡，考訂備極詳備。書，其於稽古，尤有所長，其餘各篇，大抵亦皆有是錄，非苟而已。州治有三屬縣，是編卷一至卷四，皆並及之，參以三屬各請自為一書，故自第五卷以後，遂專志州治，複州志宜並詳所屬，是編體例，前後兩岐，未免自亂其例。又第六卷圖屬一篇，似宜併入沿革，較為有體。此外名人一篇，亦不免間有疏漏，如弘治正德間，閻奉恩、池鏞，皆為州人，而纂成修志乘者，是編乃無一語及之，未免可議，然瑕不掩瑜，名家手筆，與奉行故事之作，自異其趣。又考其書，編首有州牧張曾埒序，是知此編，蓋翔霄跋卒之後，曾埒之所梓行也。

道光鄜州志五卷 道光十三年癸巳刊本

清直隸鄜州知州吳鳴捷纂，州同譚瑞等修。鳴捷字蕉鄉，安徽歙縣人，嘉慶六年辛酉進士，道光八年丁亥，奉檄來知州事，考鄜州志乘，自康熙五年丙午州牧顧耿臣續修之後，乾隆中任明經曾有鄜坊通志稿本，而未付剞劂，是自顧志迄今，郡志之不修，已百六十餘年矣，鳴捷蒞治斯土，乃延譚瑞等設局重修，閱八月而書成，凡為卷五，為志四，曰輿地志，曰建置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而以輿圖、序、目錄、凡例、職名，以及捐修名次等，列之卷首，不入卷次，[illegible]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類相從，考其[illegible]大抵因循顧志，增補改訂，刪繁去冗，[illegible]成[illegible]星野之說，本無足徵，占驗之說，尤涉怪異，舊志列之[illegible]首，殊乖志體，[illegible]概為刪略，頗稱有見。又如鄜郡屢受洛水之災，是志山川則附洛水考一文，錄自任明經鎮志稿本，[illegible]既具識趣，徵引復不沒前人。餘如村莊市鎮、地丁里甲、驛鋪倉庾等門，紀載皆較舊志為詳備，而風俗一門，既無殊於他邑，祭典樂章，又為國家之通禮，千邑雷同，[illegible]概從刪略，尤為有見。惟輿地志中，疆域先於沿革，不免失序，且紀事物產，列於輿地，地丁里甲兵防學校墳墓等，列之建置，皆於體例

有乖。綜觀其書，僅有四志，而為目四十有三，依類分目，自難免於牽强，是則立體之未協者也。

光緒綏德州志八卷卷首一卷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刊本

清綏德直隸州知州孔繁樸修，翰林院庶吉士山西遼州直隸州知州高維嶽纂。繁樸字厚菴，山東曲阜人，賜同進士出身，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奉檄來牧是州，考綏德舊志，自順治十八年辛丑州牧王元世定創修之，其後再修於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州牧吳忠誥。及繁樸蒞治斯土，州志之不修，又百二十餘年矣。中經同治六年丁卯之亂，典籍散失，繁樸深懼不及時補緝，代遠年湮，一州故實，將胥歸淪沒，爰有志於重修，會邑人高維嶽致仕歸里，因延之到局，總司編纂，始事於光緒二十八年壬寅，閱兩載而書成，釐為八卷，卷首一志，首地理志，次建置志，次民賦志，次武備志，次秩官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序例目錄修志姓氏與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首列歷代沿革地圖，而各係以說，此為普通志之所無，閱卷犁然，深合古人圖經之遺意。按州境經同治丁卯兵燹之餘，案牘多成灰燼，田賦倉儲職官科貢，無可徵攷，是編本之舊志，旁稽諸史，考之碑碣，搜訪之功，要有足多。他如綏境為產鹽之所，舊志但載鹽課，而未載產鹽廠竈，不免缺略，是編特詳紀鹽廠鹽竈，鹽票所從來，及當時更改地段情形，物產一門，亦詳註

所產豐嗇消運之定綏境歷代多兵戎廢興之事是編武備一志上紀往事繼以同治剿匪擄陷情事若此之類皆較舊志為有体惟志成於光緒方志學風之後而輿圖仍用舊法不知比例開方地理猶存星野又学校志詳載先賢位次及礼樂圖譜斯並聞國之通典非一州所得專牽連並錄殊為無謂然瑕不掩瑜其書亦未可廢也

乾隆三水縣志十一卷 乾隆五十年乙巳刊本

清三水縣知縣葛德新修陽湖孫星衍纂德新字心銘山西浮山人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由監生奉檄來攝邑篆按三水縣志創修於明萬曆九年辛巳邑守秦渠再修於清康熙十六年丁巳邑守林逢泰其後百有餘年未聞有續修者乾隆四十七年壬寅邑侯齊曉航攝篆於茲嘗有志於重修未竣事而公有石泉之補德新來繼其任適大中丞畢沅檄所屬修其志乘德新因設局重修延陽湖孫星衍主其事書成凡十有一卷首為十四部縣譜一故城二鄉鎮亭堡砦三山屬四水屬五城署関橋坊古阯六壇廟寺觀塋墓七職官八地丁錢糧九兵防十名人十一列女十二科貢十三圖序十四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体例雖異於他志然條理秩然搜訪周備蓋陽湖孫氏為有清一代大儒尤邃於考據之學以之任編纂採輯之責宜其書之精博矣今考其各志簡而有法叙論斐然幾於言皆可據其書不列藝文一目或有詩文皆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亦較他志之濫收詩文者為有体山川地理皆詳列方位紀其脈絡亦不似他志之駢列無次分星之説為志乘之通病是編悉從刪略尤具卓識惟學校為一邑教化之所関是編叙述殊嫌其

簡略又地丁錢糧宜并詳古今是編所載僅限於當時制度不足以觀其沿革此其千密一疏能不為之太息也

同治三水縣志十二卷卷首一卷 同治十二年癸酉刊本

清三水縣知縣姜桐岡修邑人郭四維纂桐岡字鳳泊山東棲霞人同治元年壬戌舉人二年癸亥進士八年己巳奉檄署篆斯邑時三水縣志自乾隆五十年乙巳邑侯葛德新重修之後又八十餘年未经纂輯其間興廢沿革急宜為之採葺桐岡有感於是因設局重修延邑人郭四維總司編纂肇始於同治十年辛未小陽上弦脫稿於嘉平既望共為十有二卷其目為縣圖星野疆域城池縣治建置鄉鎮舖舍壇廟古蹟山川戶口田賦留支學校風俗物產墳墓關梁職官兵防人物孝子義行封贈眉壽忠義科名節烈藝文又或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序舊序纂修姓氏凡例目錄列之卷首不入卷次按姜氏自序稱其書成於同治十年辛未然稽其内容紀事定止於十二年癸酉則書成之後继任蔣居仁當續有增補其書不列總綱以資統係分列類目粗具規模其所紀述大抵因循前志凡所考據採自某書皆標其出典不掠人美有足多者惟志載星野識者所病乾隆葛志摒而不錄頗具卓識是編復據康熙林志補入殊為無謂輿圖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乃仍襲舊圖不知比例開方之法未免率陋又列疆域於沿革之前是未出縣名先臚縣

境四至八到不知其所據亦嫌其後先失序他如壇廟所紀禮器樂章皆國之通典非一邑之所專人物之外別出孝子義行眉壽忠義等目尤不免重床叠屋之譏藝文一門分目至十三類之多詳列文体已至全書之半支蔓破碎尤屬可議斯皆通例之所無不足與於大雅之林也

乾隆韓城縣志十六卷卷首一卷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刊本

清韓城縣知縣傅應奎修，署興安府通判錢坫等纂。應奎字文軒，河南汝南人，乾隆四十七年壬寅由舉人奉檄來守斯邑。按韓城前志自康熙四十二年癸未邑宰康行僴重修之後已八十餘年，未經篡輯，其間時事日殊，人才輩出，當補入者不啻十之五六。應奎既蒞治斯土，適大中丞畢沅檄所屬修其志，乘因與邑紳徵文考獻，設局重修，屬嘉定錢坫主其事，成書十有六卷。其為類

曰釋地，以縣城、市、山水、形勢、城池、廨署、兵防、驛傳、學校、公所、祠祀、古蹟、物產、風俗、冢墓各目屬之；曰釋賦，以鹽稅、烟稅各目屬之；曰釋會、曰釋會口，曰文官表，曰武官表，曰循吏，曰科舉表，曰封蔭，曰聞人，以賢良、廉能、文學、武略、孝友、義行、流寓、方技、仙釋、壽民、壽婦各目屬之；曰列女，以貞女、烈婦、賢女、賢孝各目屬之；曰藝文，以奏疏、序、引、記、頌、考、辨、議、論、墓志、雜文、書後、碑記、詩、詩餘、賦、著述各目附之；曰

舊聞、曰舊序、曰古鼎考、曰碑刻考、而以序纂修姓氏、目錄、星野圖考、輿圖等、列之卷首、不入卷次、今考其書內容、與卷首所列目錄、每不相應、如書中各目多列大綱、以資統涉、而目錄則但列子目、疑卷首目錄、為最初所定義列、其後體裁、或有更革、乃未及修正、故不免兩岐、今考其書條理、多出於嘉定錢氏之手、錢氏為有清一代學人、故其書搜集材料、頗稱完備、考訂尤極詳審、而其最足饜人意者、厥為釋地一門、於斯邑沿革、山川、道里、紀載綦詳、職官、選舉、皆列表以省簡牘、年經事緯、亦犂然有當於人心、聞人列女兩門、搜羅宏富、紀述詳實、尤有足多、惟全書體例多異於他志、未免標奇立異之處、如地理與建置不分、學校風俗列之地理、皆嫌其所附非類、有乖志體、又藝文一門、分目至十八之多、既非專論文體之作、則條分縷析、殊嫌其繁瑣、且所錄詩文、亦有傷冗濫、

如序跋類、乃並司馬遷史記自序亦錄之、不知於意何取、斯則未免可議矣、

嘉慶韓城續志五卷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刊本

清韓城縣知縣冀蘭泰修常州廩貢生陸耀遹纂蘭泰山西平遥人嘉慶十九年甲戌由舉人奉檄來攝縣篆時韓城縣志自乾隆四十九年甲辰邑守傅應奎重修之後未經纂輯者又三十餘年矣蘭泰深恐年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延常州廩貢生陸耀遹主其事書成釐為五卷卷一為宸翰紀卷二為續文官表續武官表續循吏傳續科貢表續例員表續封蔭表卷三為續賢良傳續孝友傳續義行傳續方技傳卷四為續列女傳卷五為刊誤補遺

其書以乾隆傳志為本續入乾隆四十九年甲戌以後近事而斷至嘉慶二十二年丁丑為止其山川建置田賦等凡傳志已詳而無所更易者概不復贅故名曰續志其傳志有援據偶誤或疏漏宜補者則別為刊誤補遺一卷又乾隆四十九年甲戌以後有應入續志而單文隻義不能別成一篇者亦附錄焉今考其書體例一仍傳志之舊稽其所續以人物為最多科貢次之職官又次之大抵皆有關於文獻刊誤一門於舊志訂譌補缺亦皆言之有據惟列宸翰紀於簡首考其所錄皆乾嘉兩朝邑人王杰所受殊恩似宜並入王杰傳中不應別立一門是編乃以之列冠簡首未免非其例矣

民國邠縣新志稿二十卷　民國十八年己巳排印本

民國邠乾區行政長兼邠縣縣長劉必達等修、華陰史東真等纂、必達字明甫、陝西華陰人、同州中學校畢業、民國十七年戊辰二月、奉命來攝邑篆、按邠自民國元年壬子、改州為縣、縣志稿付闕如、州志則自清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州牧王朝爵重修之後、未經纂輯者、亦一百四十餘年矣、必達既蒞治斯土、適陝西省政府徵求各屬志書、必達深恐再歷多年文獻益不足徵、於是周咨博訪、設局重修、延華陰史東貞總司編纂、書成未及排行、而必達以事解職、繼任天津趙晉源、復加重理、而付之剞劂、凡為卷二十、為一類、首沿革、次疆域、次地理、次軍事、次職官、次建置、次戶口、次財政、次交通、次實業、次教育、次警政、防團、次自治、次風俗、次社會、次物產、次人物、次祠廟、次藝文、次雜記、又或於各類之下、別分子目、而圖繪列之編首、其書分列類目、大抵照據陝甘新志材料所訂體例、而略加增益、自光宣以來、新政次第施行、是編於各項新政、若交通實業教育自治等、皆各立專志、以紀之、大體尚無不括、按邠邑舊為直隸州、領淳化、長武、三水三縣、故舊志山川村堡人物、兼及三邑、是編所錄、凡採自舊志者、除邠邑之外、概不濫入、頗稱核實、社會一門、為斯志之創體、於濟貧、公墓、等社會事業、紀載殊為詳備、其他各類、亦皆有完錄、惟志成於民國、際茲方志之學業已倡明、而輿圖不知比例、閒方、地理猶存星野、未免可哂、又凡例稱選採諸書、文字有過於高古難讀者、酌加改易、古今尤無此體例、也他如職官但紀文職、不列武弁、亦嫌其疏略、蓋倉卒成書、率陋之處、固難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長武縣志十二卷附後一卷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增補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刊本

清長武縣知縣樊士鋒修陽湖舉人洪亮吉等纂士鋒字龍泉山西臨汾人邑貢生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八月由靖遠縣知縣調任斯邑按長武古隸於邠明萬曆十一年癸未始置縣志乘之作則清康熙十五年丙辰邑守張純儒始創修之及士鋒莅治斯土邑志之不修又百有餘年矣適州守王公續修州志檄所屬合縣修其志乘士鋒修因設局重修延陽湖洪孝廉亮吉主其事相與發起凡例未竟厥功而亮吉南旋復延扶風李孝泰交賡續從事肇始於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之冬至四十八年

癸卯十一月而全書告竣釐為十有二卷縣境沿革表第一縣境山川表第二縣境故城今城表第三縣境橋亭鎮堡寺廟表第四縣境衙署坊市驛遞表第五縣境道里表第六縣境地丁銀糧表第七秩官表第八科貢表第九九品表第十藝行表第十一列女表第十二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体例頗異於其他志乘全書皆用表以省簡牘不以文字見長年經事緯而縣之沿革疆域山川賦役與夫職官貢舉名賢列女無不賅舉獨得保存政寔之法亦方志中之別開生面者以視虛載案牘詩文節婦姓名累册不休者反不如列表之有功於史學也惟方志人物宜較史籍為詳是編但存姓名而刊其事未免可議又於冉店指為劉黑闥拒唐處於城濠則云當涇漆黑諸水所經泥沙易淤每歲挑濬按劉黑闥始終未為唐兵亦未嘗至冉店何云降唐此考古之訛也長武城距高原上涇水在北漆黑水在南距城俱二三十里之遙城濠終年無水淤沙挑濬之說則似諸水逕濠所致此則據今之謬不得不為之指摘也又考編末有後附一卷為嘉慶二十四年己卯邑侯李大成之所續刻首為縣志摘訛辨次為李氏所為碑記詩文則此本蓋嘉慶之補刊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宣統長武縣志十二卷 宣統二年庚戌排印本

清長武縣知縣沈錫榮修，邑人王錫璋等纂。錫榮字吉卿，浙江山陰人，候選知府，補用直隸州，宣統二年庚戌，由郿縣知縣調任斯邑，按長武縣志，自乾隆四十八年癸卯，邑宰守樊士鋒重修之後，嘉慶二十二年己卯，邑守李大用雖加增補，然僅限於職官，其他建置、賦稅、選舉、人物，皆付闕如，是邑志之不修，蓋已一百二十餘年矣。其間興廢沿革，事多可紀，錫榮深以志久不修，舊聞之放失為慨，於是設局重修，延邑人王錫璋等主其事，書成釐為十有二卷。其目為縣境沿革第一，縣境山川森第二，縣境故城今城表第三，縣境橋亭鎮堡寺廟表第四，縣境街巷坊市驛遞表第五，縣境道里表第六，縣境地丁糧稅表第七，職官表第八，科貢表第九，九品表第十，孝行表第十一，列女表第十二，而以金石錄藝文附之。縣境橋亭鎮堡寺廟表之後，今考其書體例，大抵皆因循乾隆樊志之舊，各門皆用表以省閱讀，不以文字見長，又各表皆以前志各條列之於前，而以續表附之其後，又舊志疆域城池各圖，率皆簡略，是編特加另為繪圖，用比例開方之法，頗稱詳確，惟自光緒中葉以後，新政已漸推行，若郵政、畢業、勸學所等，志中皆未言及，實為鉅漏，蓋但知因襲而無所通變，宜其書之疏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安塞縣志十二卷卷首一卷 民國三年甲寅鉛印本

民國安塞縣知事安慶豐修邑人郭永清等纂慶豐字熙軒陝西綏德人前清舉人民國元年壬子奉簡命來守斯邑考安塞古為翟地秦漢以來置高奴縣隋唐五代皆為金明縣宋始置安塞堡元初升為縣明清因之屬延安府民國省府以縣撥邑有志始於清順治十八年辛丑邑守李璋寔創修之其後二百餘年未有修者而同治六年丁卯回變之亂舊志原板復被焚燬反正之後民間藏本亦蕩然無存迨慶豐蒞治斯土既憫典籍之無存案卷之散失復懼志久不修文献無徵史事之無聞也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延邑人郭永清及其二子超群超倫主其事越三月而書成凡為卷十二卷為一志首地理志次建置志次秩官志次選舉志次田賦志次風俗志次鄉賢志次烈女志次物産志次紀事志次藝文志次拾遺志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以類相從而以凡例序文纂修職名總目列之卷首不入卷次案安邑舊志散佚無存是編蒐求考覈有如創修分門別類秩序井然纂集之功要有足多與圖用比例之法山脉河流清晰詳核尤足為法又民國以來新政次第施行是編秩官一門於科員警察長校長等概行列入殊為有見風俗志習尚禮儀一項多為安邑特有之風俗紀載之餘間有評論隱寓提倡革新之意裨益後世亦有足取惟學校列於建置人瑞列於選舉未免附非其類有乖志体況秩官志有文官而無武弁考安邑自同光以來兵燹匪亂連年蹂躪武備之事不可無紀是編乃以民團警兵附之田賦似嫌其率陋至如風俗志所載時令又為全國普便之習謗語方言亦難免掛一漏萬之物産志連篇累牘駢列名目有如類書無關特産紀事志雜錄歷代事蹟抄襲史書方之志体似有未安又歷代祥異所紀多迷信之談至於藝文志一門但錄有關於地方政治風化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文而不載書目則猶不知文徵與藝文之別其識趣可知矣總之其書之成未及百日既無舊志足以因循搜集考訂創始寔難雖間有率陋之處亦無容深責之也

嘉慶中部縣志四卷 嘉慶十二年丁卯刊本

清中部縣知縣丁瀚修、邑人張永清等纂。丁瀚字默甫、江蘇無錫人、嘉慶九年甲子奉檄來宰斯邑。時中部縣志自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邑宰李疃創修之後、已一百一十餘年未經纂輯、丁瀚深以年久失修、舊聞之放失為憾、於是設局重修、延邑貢生張永清等主其事。肇始於嘉慶十二年丁卯春、不數月而全書告竣、都為四卷、卷一為輿圖、地輿志、建置志、卷二為祀典志、賦役志、風俗志、職官志、卷三為選舉志、人物志、節孝志、卷四為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倉卒成編、率陋之處在所不免、舉其尤者、約有數端、学校列之建置、僅紀其修建年月、未免輕重失宜、此其一、祀典志所載礼樂祭器、皆國之通典、于邑雷同、非中部一邑之所專、此其二、邑志物產當舉其特有者、是編乃巨細不遺、有似類書、此其三、風俗一門、所紀皆普通習慣、殊嫌其無謂、此其四、祥異荒政列之風俗、未免所附非類、有乖志体、此其五、人物志之外、別出節孝志一門、重床疊屋、一似節孝非人物者、此其六、藝文志不載所錄詩文、頗傷冗濫、此其七、若此之類、皆其紕漏、惟賦役一門、紀載尚称詳審、地輿、建置、人物各門、所載亦尚無鉅是其纂輯之功、亦未可沒也。

光緒靖遠縣志稿四卷 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刊本

清靖遠縣知縣丁錫奎修、己丑举人白翰章等纂。錫奎字蕭臣、甘肅秦安縣人、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以進士奉檄來守斯邑。按靖邑前志自嘉慶二十二年丁丑邑令黃沛重修之後、邑志之不修已八十餘年矣、迫錫奎蒞任、圖経典籍散佚殆盡、錫奎深以志乘久缺、文献無徵為懼、爰就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延儒学訓導白翰章等主其事、書成凡卷四、為志十二、曰輿地、曰建置、曰戶口、曰田賦、曰風俗、曰兵防、曰職官、曰人物、曰藝文、又於各志之下、別分細目。其書体例精審周詳、以類為[illegible]、條分縷析、頗有足取、稽其內容、大抵旳採嘉慶黃志、並揄郡保安各志之可為印証者、蒐集考訂、編纂成編、凡所援引、概註出處、語皆有據、不掠人美、深合著述之法、又星野之說、寔出俗例、是編病其附會、略而不錄、亦殊有見、輿圖悉用新法、清晰醒目、頗称詳審、沿革概取其確而有徵者、举凡通套之語、皆從刪略、又如校舍列於建置、而学校各條、另為一志、尤較他志淆混依附者為有体、職官人物、舊志採輯頗多牽混、如寧夏人趙舜督將軍、舊志作安邊人、是書悉為更正、雖其炳燿史册、亦弗敢攀、可称謹嚴、又其書於之兩歧、無從斷定者、則兩存之說、如沿革志中引府

志、魏置閬熙郡、領山鹿新囶二縣、皆靖邊地、而隋志新囶作新囯、又謂銀州陷沒、寄治長澤、而長澤在今縣何地、已無從詳考、是編皆一一註明、又如人物首列晉孝子劉殷、為新興人、新興即今甘肅鞏昌屬寧遠縣、府志以靖邑當之、不知其本而攘郡志劉殷傳所載、一曰勝州人、又曰忻州人、是編亦兩存其說、若此之類、凡無可確據者、按而不斷、以留待後人之考證、深合孔子多聞闕疑之旨、至於熊維藩張禮二人、隸懷遠之威武堡、而府志亦羼入靖邑、是編雖存其人、而加辨正、不逕刪略、亦足見其著述之謹嚴矣、物產一門、所載多斯邑之特產、亦不似他志

之駢列名物、有此類書、風俗志習俗一門、所紀皆斯邑之特習、不事揚隱、尤深合史家之法、又靖邑境鄰蒙地、民人與蒙人時有往來、其田地租借辦法、以及蒙人習俗、種種情形、皆為靖邑之所特有、是編特另立雜記志以紀之、亦頗具卓見、惟墳墓列於戶口、似嫌其所附非類、至於典禮志、雖因范蔚宗易班氏禮樂志為禮儀志之例、然猶其所載皆國之通禮、載在會典、何煩紀之、且風俗志中、歲時一門、自歲首以迄歲終、詳載無遺、然皆各地普通習俗、連篇累牘、殊為無謂、藝文志僅採明人范嗣一紀、及其他稟稿示諭、至於書目、反闕而不載、未免可議、凡此種種、白璧微瑕、無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云耳、

乾隆宜川縣志八卷卷末一卷　乾隆十八年癸酉刊本

清宜川縣知縣吳炳纂修、吳炳南豐人、乾隆二年丁巳進士、十三年戊辰冬、奉檄來攝縣篆、按宜川為魏定陽邑、漢置定陽縣、晉省、西魏置義川縣、北周改曰丹陽、隋復改曰義川、宋改曰宜川、明清因之、屬延安府、邑舊無志乘、及吳炳蒞治斯土、適大中丞陳公撫陝、檄所屬修其志乘、吳炳因於簿書之暇、蒐閱羣書、凡繫斯邑者、攷志撮錄、復取通志郡志、參互考證、訂譌補缺、凡三易稿而成書八卷、惜是本自第四卷以上皆闕、無從觀其全本、今據其殘存之五卷考之、第四卷為祠祀志、第五卷為官師志、第六卷為選舉志、第七卷為人物志、第八卷為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雜記後序列之末卷、不入卷、是輿圖、地理、建置、田賦各志皆散佚、全書條理秩然、蒐訪亦尚稱周備、選舉一門、歷舉各代科目次第名氏、殊有資於考證、惟職官志徒載姓氏、不詳其就任年月、且但載文職、不詳武弁、未免疏畧、藝文志中雜採奏疏、又非盡專指一邑者、似無收入之必要、不免張大冗濫之譏、又雜志志餘、為志乘之陋習、是編雜記一門、類紀事而非紀事、尤未免有傷蕪雜、總之是書蓋瑕瑜互見、千密一疏、固不足以為詬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慶洛川縣志二十卷卷首一卷 嘉慶十一年丙寅刊本

清洛川縣知縣劉毓秀纂修。毓秀字芝亭，江西廣信府上饒縣人，乾隆三十六年辛卯舉人。嘉慶三年戊午奉檄來知縣事，八年癸亥接運滇銅，十年乙丑回任。考洛川縣志自明萬曆三十年壬寅邑守蕭九成始創修之，其後再修於清順治十七年庚子，方伯陳嫃及毓秀涖守斯邑，邑志之不修又一百四十餘年矣。會大中丞方公巡歷茲土，深以舊志之疏畧為病，毓秀因搜訪裒輯，設局重修，成書二十卷。為類凡十有八：首星野，次建置，次疆域，次山川，次城池，次公署，次封爵，次職官，次學校，次祠祀，次寺觀，次物產，次風俗，次選舉，次名宦，次人物，次藝文。又於各志之下，間或别分子目，而以叙目凡例原叙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大抵因循順治陳志，訂譌補缺，粗具規模，搜集材料，亦尚稱周備。按舊志學校僅紀建修年月，凡所不備，是編悉為增補，詳載無遺。又風俗物產，數叅攷資，舊志多闕而不載，是編亦悉採各志補入，且凡所引據，皆一一標其出典，若此之類，固較舊志為有体。然疏陋之處亦所不免，舉其尤者，約有數端：志以輿圖為主，是編僅繪總圖一幅，不過畧得其形似，其失者一；地理建置二者頗多混淆，立体未安，其失者二；學校、祠祀二門，詳載儀制，殊非一邑所專，其失者三；藝文一門，雜採奏疏詩文，頗傷支蔓，其失者四。綜上諸端，胥其紕漏，固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康熙延綏鎮志六卷 光緒七年辛巳補刊康熙十二年癸丑刻本

清延安城堡同知譚吉璁纂修。吉璁字舟石，浙江嘉興人。康熙九年庚戌由弘文院中書舍人出為延安城堡同知，來守延綏中路。考延綏之有志，自明時巡撫都御史王汝梅、榆林兵備副使趙雲翔始立意創修，而未及成書。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巡撫都御史鄭汝璧、涂宗濬、劉敏寬、榆林兵備副使劉餘澤復相繼纂修，鏤板以行。兵燹之後，復散佚不全。及吉璁蒞治斯土，鎮志之不修已七十餘年矣。吉璁懋典籍之散失，懼文獻之無徵，爰請之上憲，設局重修，未期而卒業，都凡六卷，分為二十有四目。其目曰圖譜，曰天文志，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祠祀志，曰兵志，曰食志，曰官師志，曰人物志，曰選舉志，曰紀事志，曰藝文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按延綏鎮者，榆谿舊塞也。昔秦開榆中地千里，大約直抵河南朔方北地新秦中而討之，非專指斯土。即隋之榆林郡，亦復如是。古今異地，凡非鎮治者，是編概不濫書。如榆中男、北地太守、朔方節度使之類，皆從刪略。又舊志載延慶兩府及州縣，是編亦從刪汰。所載惟自定邊至黃甫川三十六城堡而已。蓋州縣各自有志，不容混淆。凡所處置，頗稱謹嚴。又舊志有河套圖考一卷，是編特立河套一門，於[illegible]邊牆河套禦邊紀載備極詳備。凡志之為邊陲要區者，其志乘皆宜奉為楷模。又延綏自明末以來，屢經兵燹，是編兵志一門，於兵制、馬政、軍器、烽火，考古証今，紀載甚詳。紀事志年經事緯，尤足資參証。惟風俗景致率多畧著數語，刋其事實，不免疏漏之譏。歲時所紀，自元旦以至除夕，率皆各地所同，雖多亦奚以為。藝文分志目至二十六類之多，既非專論文体之作，則條分縷析，殊嫌其繁冗。綜此諸端，胥其可議。又考其書卷三之之二末有光緒七年辛巳楚南蘭亭氏譚仁芳題記一則，謂鎮志重修成於城堡同知譚公吉璁之手，官師志武職姓氏載至康熙十二年止，後來者缺焉。府志修於道光二十一年，雖續有開列，未能與鎮志合為一書。余請武餘閒，依次查考，遂補刋於後。是知其書凡紀康熙十二年癸丑以後之事，皆光緒七年辛巳楚南譚氏之所增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永壽縣新志十卷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刊本

清永壽縣知縣蔣基修，江蘇鎮洋縣貢生王開沃纂。蔣基字亦堂，江蘇元和人，乾隆四十年乙未進士，五十年丙午，奉檄來守斯邑。按永邑舊有志乘，自康熙七年戊申，邑令張焜修輯之後，迄今又百二十年，未曾纂輯，迨蔣基來守斯邑，憫邑志之失修，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延鎮洋貢生王開沃主其事，越二載至乾隆五十六年辛亥，而全書告成，都凡十卷，分為十有四門，曰天象，曰地輿，曰古蹟，曰建置，曰風俗，曰土產，曰賦役，曰祀典，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別録，曰補遺，而於各門之下，別分子目，以類相從。考其書內容，大抵因循康熙張志，增訂訛累次而成編。案輿圖為志地者之所重，而疆域圖為舊志所無，是書為之增繪，並以句股法計里開方，縱橫經緯，山川城村鎮畛域在目，頗稱精詳。又其各類凡有所紀，言皆有據，寧徵博引，考証周詳，間或附加按語，亦多具卓識。且引據必標出處，亦屬有體。惟學校列於建置，已非志體，若謂學校之營建事屬建置，則書籍目録等，又何涉於建置，可謂名實兩乖。且祭器中即一爐之微，亦不憚詳紀，尤為無謂。又如風俗土產等條，亦雜引羣書，殊嫌其龐雜無亂。夫志之所以紀土產者，蓋重其為一邑之特有者也，今乃雜引他縣志乘，係同類書，尤屬可議。餘如紀賦役，則抄賦役全書，全國皆然，何勞邑志為之轉載。紀祀典則但録廟宇壇壝地址，以及修建情形，與建置無殊，果何涉於典禮耶。綜觀其書，實瑕瑜互見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永壽縣新志十卷卷首一卷 光緒十四年戊子刊本

清永壽縣知縣鄭德樞修，邑拔貢生趙奇齡等纂。德樞字菊蓀，安徽涇縣人，光緒十一年乙酉，以舉人奉檄來守斯土，按永邑自乾隆五十六年辛亥，邑令蔣基重修邑志之後，迄今已九十餘年，未有修者。德樞蒞任三載，乃延邑人趙奇齡等設局重修，亦踰年而書成，都凡十卷，分為十有四門，曰天象，曰地輿，曰古蹟，曰建置，曰風俗，曰土產，曰賦役，曰祀典，曰職官類職官表，曰名宦，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別錄，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於各門之下，而以序，例，圖，纂修姓氏，目錄，列之卷首，不入卷次。今考其書，大抵因循蔣志體例，或間有增補而已。其於蔣志之失，殊鮮更正，疆域等圖，皆仍其舊，僅新增觀音泉等圖，頗為粗率陋拙。其書成於光緒中葉，際茲方志學倡明之後，而輿圖乃不知比例開方，用新法繪製，殊屬卑卑。蔣志學校列於建置，是書改置祀典，仍未合體。所惟所紀事寔，較詳於蔣志耳。又於學校一目中，雜以崇祀一門目，二者混淆，裂學校為二，未知何所取義，謂為錯簡，則其頁目依次排比，未有漏缺，實不解其故也。其從祀崇祀二目，雖為新增，然亦為各邑皆然，似屬無謂。按同光之間，西法東漸行，而是編於新政設施，概無所紀，是其大陋，差有可取者，則職官類中之職官表，尚為周詳，又別錄中紀兵一目，對於同治捻亂，所紀尚稱詳細而已。綜觀其書，因襲者多，採補者少，無可免於率陋之譏也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雍正宜君縣志不分卷 雍正十年壬子刊本

清署宜君縣知縣查遴等纂修。查遴，浙江仁和人，雍正六年戊申以三原縣縣丞來署縣事。按宜君為漢左馮翊，祋祤縣地，東晉置宜君護軍，後魏改宜君縣，又置宜君郡，隋初廢郡置州，唐貞觀州縣俱廢，尋復置縣，明屬延安府鄜州，清因明制，無所更革。邑舊無志，來迨查遴涖署斯邑，憫邑志不修，文獻之湮沒無聞也，爰設局纂修，草創未成，而改調他任。雍正八年庚戌，吳縣沈華奉署斯邑，復賡續之，未及終編，雍正九年辛亥又奉移武功，不欲其事之中廢，爰於簿書之暇，董理成書，不分卷，次分類三十有四，曰沿革，曰疆域，曰風俗，曰形勝，曰城池，曰鎮堡，曰古蹟，曰山川，曰公署，曰學校，曰坊表，曰倉場，曰籍田，曰驛舖，曰關梁，曰戶口，曰地畝，曰站支，曰鹽法，曰兵制，曰祠祀，曰寺觀，曰墳墓，曰職官，曰宦蹟，曰進士，曰鄉舉，曰貢選，曰武科，曰武職，曰人物，曰封蔭，曰物產，曰藝文，[illegible]而輿圖及序列之編首，跋及後記附之書末。按沈華自序謂分類三十有六，然考其內容實只三十有四類，或為沈氏之筆誤歟。是書體例與其他志書頗有不同，然分類亦尚講究，備言簡而意賅，是其優點，蒐集材料亦甚詳盡。惟形勝一門，只城據山巖，地當孔要八字，空洞簡陋，毫無事實。戶口一門，原為人口統計，而是書但記丁稅銀數於人丁數目，反致闕如。物產一門，雖不必駢列名物，然是書只列虎鹿野雞榛子核桃五種，復無說明，則殊嫌其簡陋。藝文一門，建置或為修建祠廟之記，或為疏奏之文，或為遊興遣懷之詩，多無與於邑之政教風習，是不知文徵與文獻之別也。

萬曆富平縣志十卷乾隆四十二年丁酉重刊萬曆十二年甲申刊本

明富平縣知縣劉兌修頻陽孫丕揚纂劉兌字景澤號鍾斯新安人萬曆八年庚辰由舉人奉檄來宰斯土案富平自晉始置縣其後代有更革明屬西安府邑舊有志創於嘉靖間縣丞李某惜其辭皆勦襲州志不足以盡一邑之文獻且下距劉兌之蒞治斯土已二十餘年興廢沿革亦多可紀者劉兌有感於是爰於萬曆十一年癸未延邑人孫丕揚設局重修始事於癸未六月至十二年甲申正月而全書告竣總為十卷卷一為地圖考卷二為地形志卷三為建置志卷四為祠祀志卷五為官守志

卷六為鄉彥傳卷七為選舉考卷八為田賦卷九為習俗志卷十為溝渠志其書但列總綱不分細目王漁洋嘗言志書中文簡事核訓辭爾雅無如康對山之武功志他若王漢陂志鄠縣涇野志高陵韓五泉志朝邑喬三石志耀劉九經志郿張光孝志華孫立山志富平皆婉美對山者是其書蓋深為時之所重考其所紀載條理井然而簡嚴古質卓然自成一家誠如王氏之所論凡山川城郭古蹟宅墓皆括於地形官署學校則歸於建置祠廟寺觀則總以祠祀戶口物產則附於田賦藝文則散附於各條之下以除冗濫官守則善惡並著以寓勸懲宏綱細

目包括畧備蓋方志陋習多誇飾風土而此志獨能提其綱要故文省而事不漏在明季方志中可以謂之翹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富平縣志八卷 乾隆五年庚申刊本

清富平縣知縣喬履信修，洛陽張雄圖等纂。履信河南商水籍偃師人，雍正十三年乙卯由進士奉檄來攝斯篆，適值上憲奉旨纂修通志，檄郡邑修其志乘，故履信下車伊始，即謀修志之舉。時富平前志自明萬曆十二年甲申孫丕山撰次之後，越六十餘年，至清順治初韓斗山復續修之，成書若干卷，而未經刊行，考其歲月，距今已八十餘年矣。以八十餘年中，倘隨時異事與年集，履信懼年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於是設局重修，閱歲而全書告竣，釐為八卷：卷一為曰圖繪、星野、建置，卷二曰山川、河渠、賦役，卷三曰鄉甲、學校、典禮，卷四曰職官，卷五曰選舉，卷六曰名宦，卷七曰人物，卷八曰祥異、藝文，又附於名志之下附以子目。其書大抵因循萬曆甲申孫志及順治韓氏志稿，正訛補缺，會萃成編。稽其得失，蓋多可論。井鬼為秦蜀二省分野，非富平一邑所能當，而是編星野乃首例井鬼二宿，其失一也。山川一門，考覈每多失實，如謂王鏡山即寰宇記所云明月山，在縣西二十里，是以明月即頻山，頻山即土門，實則類門非頻山，是編誤而為一，未免疏陋，其失二也。名宦宜附之職官之後，是編乃別立一門，列之選舉之下，殊嫌其兩橛，其失三也。典禮一門所載多全國通制，不專於一邑，其失四也。藝文不載書目，所錄詩文亦有傷冗濫，其失五也。惟鄉甲一門，為斯志之創体，於鄉堡、戶口、里巷、風俗紀載綦詳，立意至善。建置、河渠、賦役諸門，皆依據事實，頗有實錄。是其優點，要之，其書蓋得失參半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富平縣志八卷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刊本

清富平縣知縣吳六鰲修，戶部江南司主事胡文銓等纂。六鰲字拚堂，江西宜黃人，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由舉人來知縣事。時富平縣志自乾隆五年庚申邑守喬履信重修之後，已三十餘年未經纂輯。六鰲既奉檄簡調斯邑，臨行謁巡撫畢沅，畢公囑其留心志事，故蒞治之始，即申諭邑中搢紳設局重修，閱數月而蕆事。釐為八卷，卷為一志，首地理，次建置，次貢賦，次水利，次職官，次選舉，次人物，次藝文，又間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圖繪列之編首。其書大抵因循乾隆庚申喬志，間亦有所更易。蒐集材料，頗稱豐富，各門皆依據事實而不虛。凡所徵引，皆一一標其出典，深合著述之法，而其最足令人饜足者，尤在考証之詳明，不誘俗說。凡舊志之考覈失實者，皆於訂証刪削之處別加案語，如地理志玉鏡山一條下加按語云：賈志土門山一名玉鏡山，在縣東北。魏書地形志土門縣有土門山，故城在縣北。然則土門山或更兼玉鏡山之目。喬志謂玉鏡山即寰宇記所云明月山在縣西二十里者，是以明月即頻山，頻山即土門，仍混為一山矣。殆沿前志而誤。又如土門山一條，亦加案語，以証土門之非頻山。諸如此類，所在皆是。水利一門記載亦殊詳核，頗能補舊志之所未備。惟藝文不載書目，所錄詩文亦頗傷冗濫，兵事武備皆為志之所重，而是編乃付缺如，尤為鉅漏。又風俗為人事，不當列之地理，未免所附非類，有乖志体。斯並折衷之未當者也。

光绪富平縣志稿十卷卷首一卷光绪十八年壬辰刊本

清富平縣知縣樊增祥修旌德譚麐等纂增祥字雲門湖北恩施南人光绪十二年丙戌由進士奉檄來攝縣篆時上距乾隆四十三年戊戌邑守吴六鰲之重修邑志已百有餘年中經同治初元回捻之亂地方凋敝文獻無徵及增祥蒞治斯土懼不及今修輯舊聞將益放失不可考也於是設局重修延旌德譚麐主其事編輯未及匝月會增祥奉調長安繼任焦雲龍復屬譚將事甫四閱月增祥解內艱雲龍復調治長安譚麐亦奔遭期功之喪其事遂輟旋因邑紳田補山之促更就採訪所及纂輯成書適滇南劉蜺奉檄來知縣事譚麐以書相附乃集手民付之剞劂都為十卷卷一為地理志二為建置志三為風土志藝文志金石志卷四為經政志卷五至卷六為人物志卷七為人物志宦師志卷八至卷九為節孝志卷十為故事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纂修捐梓姓氏目錄例言表縣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大抵因循前志閒亦有所更易或補其缺漏或正訛誤舉其優點約有數端舊志輿圖失之粗劣僅得其形似是編用開方比例之法另繪新圖較為詳核此其優於舊志者一也舊志星野多出附會是編悉從刪削易之以晷度頗稱可見此其優於舊志者二也舊志藝文但錄各家詩文頗傷冗濫是編倣漢書藝文志之体僅錄書目深合志法此其優於舊志者三也金石文字與史事所關至鉅舊志缺而不錄寔為鉅漏是編悉為增補頗稱有見此其優於舊志者四也其他各門紀載亦皆頗有寔錄實而不虛復於其間列表以明升降變遷之迹最繁複錯綜之數如地理志則有沿革表人物志則有科目表選舉表仕宦表節孝志則有節孝表故事志則有故事表寔為修志之良法惟人物與職官異義人物必限於邑人職官謂官斯土者是編乃以職官表列之人物志未免所附非類又節孝亦人物也乃於人物之外別出節孝二門一如節孝非人物者亦嫌其有乖志体志餘雜志之名寔出俗例是編故事一門踵行紕繆似亦可議然瑕不掩瑜終不失為方志之佳作也

嘉靖高陵縣志七卷 光緒十年甲申重刻嘉靖二十年辛丑刊本

明呂柟纂修。呂柟字仲木，高陵人，號涇野，學者稱涇野先生。正德三年戊辰登進士第一，授編修，累官禮部侍郎。立朝持正敢言，學守程朱，與湛若水、鄒守益共主講席三十餘年，卒年六十有四。四方學者咸設位持心喪，謚曰文簡。所著有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禮問、春秋說志、四書音問、宋四子抄說、涇野子內篇、涇野詩文集等書。是編亦先生之所纂輯也。案高陵自秦始置縣，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高陵即其地也。後漢為左馮翊治，三國魏改曰高陵，其後代有更革，明復曰高陵，屬西安府。邑舊志創於弘治三年庚戌，邑人劉傑惜其書多所挂漏。先生既病舊志之疏畧，復懼文獻之無徵也，因有意於重修。弘治十四年辛酉既舉於鄉，即事斯志，往來京師，篋載以行。入翰林後，越秦晉，歷海河，奔馳千里，稿未成，忘垂四十年。至嘉靖二十年辛丑，草創粗就，會將江津徐致賢以蒲城儒學教諭陞知高陵，聞志於先生，刊而行之。凡為卷七，為目凡十有二，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祠廟志，曰戶祖志，曰歷數述，曰禮儀抄畧，曰職官考，曰官師傳，曰人物傳，曰科貢閒傳，曰邸宅陵墓。其書詞簡而事該，僅立大綱，不分細目，而体例僅嚴，一循古文，無復分門立類之規，較他志之体例龐雜者，差為勝之。地理、建置、戶祖各門皆依據事實而不虛。王士禎謂其文簡事核，訓辭爾雅，足與康對山武功縣志、韓五泉朝邑縣志並美，非虛譽也。惟禮儀抄畧所錄多國家通制，非高陵所獨有，乃亦別立一門，此劉知幾所論天文諸志誤學史記者也。又藝文所以考一邑之文獻，是編乃缺而不錄，是則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雍正高陵縣志十卷 雍正十年壬子刊本

清高陵縣知縣丁應松修，邑人樊景顏等纂。應松字錦坪，一號易東，浙江嘉善人，雍正九年辛亥由舉人夅檄來守斯邑。案高陵縣志，前有嘉靖二十年辛丑邑人呂柟所纂高陵縣志七卷，與路田之志三原、封山之志武功，並見稱於時。迨三十年至隆慶間，邑人呂紡聞、吏重修之。迨夫有清，康熙四十二年癸未，邑侯王孝濬復加補輯。又十四年至康熙五十六年丁酉，邑侯熊士伯，史擬重修，延邑人樊景顏主其事，未及觀成而卒於官。及應松蒞治斯土，懼其事之中輟也，於後延景顏賡續從事。書成釐為十卷。卷一曰地理志，卷二曰建置志，卷三曰賦役志，卷四曰官師志，卷五曰選舉志，卷六四至卷七曰人物志，卷八至卷十曰藝文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圖繪列之編首。其書文簡事核，訓辭爾雅，蓋猶紹呂涇野之遺意。分列類目，亦尚稱完備。渠堰水利，興民生所關至鉅，舊志所載，殊嫌其簡畧，是編地理志所增治水職官、受水利夫、用水則例，於斯邑水利紀載綦詳。其他各門，大抵亦皆有寔錄，質而不虛。惟星野一門，多出附會；物產一門，侈陳名物；禮儀一門，抄撮泛濫，且所載皆國之通禮，千邑雷同，殊為無謂。藝文一門，不載書目，

所錄詩文，皆紀事詠物之作，亦不免失之冗濫。且自錄所作詩文，無論如何，要難逃後日之誹謗。又其書雖成於雍正十年壬子，然稽其紀事，寔止於乾隆十二年丁卯，則壬子之後，官斯土者，當續有增補也。

光緒高陵縣續志八卷光緒十年甲申刊本

清高陵縣知縣程維雍修，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邑人白遇道等纂。維雍字峻卿，福建歸化人，光緒五年己卯奉檄來攝斯篆。案高陵前志重修於雍正十年壬子，邑守丁應松。及維雍蒞治斯土，甲子再周，蓋已百五十餘年，此百數十年間，興廢沿革，文獻缺略，苟不急加修補，將湮沒而不彰。維雍有感於是，因倡議續修，延邑人白遇道董其役，書成都為八卷。凡為目十，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祠廟志，曰戶租志，曰禮儀抄略，曰官師傳，曰人物傳，曰科貢間傳，曰邸宅陵墓，曰綴錄，而以圖繪列之編首。其書蓋依范氏後漢書之例，輯為續志，故其体例一以嘉靖辛丑呂志為準，惟不載歷數官職考二篇，蓋謂其已詳於呂志，無容再贅也。然名為續呂氏之書，而呂氏所錄，此志仍多錄之，蓋病涇野之畧而欲以詳贍勝之，特以涇野名重，不敢訟言相攻，故諱曰續耳。又雍正士子丁志，凡有徵引，皆標其出典，是編倣呂志之例，引用諸書，或足以己意，皆不注其所出，使後人無從考証，則益啟杜撰之門矣。於舊志之訛誤，亦多陳因相，不知有所更正，如禮儀抄略之多載通行典制，不專繫於一地，是也。惟觀其所敘錄，視冗濫之輿記，尚為有法，雖去涇野之筆力甚遠，亦自有其可取者也。

乾隆涇陽縣志十卷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刊本

清涇陽縣知縣葛晨纂修。葛晨，浙江餘杭人，乾隆九年甲子舉人，三十五年庚寅出宰平利縣，三十八年癸巳題補涇陽縣知縣。四十一年丙申調任斯邑。考涇邑舊有志，來創於明成化間，鄉先達侍御李錦寔纂輯之。嘉靖二十六年丁未邑守連應魁重為刊刻，并附拾遺二卷於後。萬曆初，邑守傅好禮復延邑人魏恭寔作新志六卷。逮夫有清康熙九年庚戌，邑守王際有更取萬曆傅志而續修之。乾隆十二年丁卯，邑守唐秉剛復就王志加以增補。此涇邑之前志也。及葛晨蒞治斯土，上距前志之纂輯，又三十餘年矣。興廢沿革，事多可紀，葛晨懼文獻之無徵也，於是設局重修，成書十卷，凡為志八：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貢賦志，曰水利志，曰官師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冠編首。其書蓋取康熙庚戌王志及乾隆丁亥唐志，循其條目，詳者存之，複者去之，更益以丁亥以後三十年來近事，正訛補缺，薈萃成編。凡地理、建置、貢賦、藝文等類，變革不常者，皆一仍其舊；惟官師、選舉、人物各門，增補較多。惟其書既多因循舊志，略加續補，則何者為舊志，何者為新增，似宜分別注明，以資識別。是編乃茫然無考，寔非其例。至其体例既一以舊志為準，不過續修而已，則亦無容議其優劣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宣統涇陽縣志十六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宣統三年辛亥排印本

清涇陽縣知縣劉懋官修、直隸曲陽縣知縣周斯億等纂。懋官字浴疇、廣西陸川縣人、宣統二年庚戌、由舉人來守斯邑、時涇陽縣志、自道光二十二年壬寅、邑守胡元煐重修之後、未經纂輯者、已六十餘年矣、文獻無徵、舊聞放失、且中經同治壬戌之變、興廢沿革、事多可紀、懋官既蒞治斯土、即商之邑之士紳、謀所以續修邑志、乃設局於味經書院、延邑人周斯億董其役。書成、都凡十有六卷、分為十有二門、曰地理、貢賦、水利、祑祀、學校、武事、宦業、藝文、官師表、選舉表、列傳、文徵、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恩澤紀、天章紀、輿圖列之卷首、闕訪列之卷末。當不入卷案、自光緒中葉、新政已漸推行、舊志体例、多不適用、大抵仍用舊例、而於新政亦無不括、可謂善於因襲。如學堂、農桑、織樹藝等志中、皆紀載綦詳、水利一門、於渠堰水利、尤三致意焉。官師、選舉、舊志叙述殊嫌凌亂、是編皆用表、以省繁牘、年經事緯、亦深合志法。又依章寔齋之說、藝文一門、但錄書目、而別附文徵於編末、尤較他志之藝文與文徵無別者、為有体。惟其書成於有清末葉、方志學倡明之後、而地理猶存星野、輿圖仍案舊法、秩祀載通禮、未免可議。他如城池、署局等、觀風俗、金石之附於地理、亦立体之未協者也。

乾隆鳳翔府志十二卷卷首一卷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刊本

清鳳翔府知府達靈阿修，盱江周方炯等纂。達靈阿鑲黄旗滿州人。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由蔭生奉檄來守斯郡。案鳳翔郡志自康熙四十九年庚寅郡守朱琦重修之後，其未經纂輯者，又五十年矣。其間興養沿革，事與年增，皆有待於續修。達靈阿蒞治斯郡，因廣肆搜羅，重加纂輯，延盱江周方炯等董其役，肇始於乾隆三十年乙酉之秋，至二十一年丙戌之夏而全書告竣。都凡十有二卷，今為大綱十二，首輿地，次建置，次祠祀，次田賦，次官師，次學校，次人物，次選舉，次列女，次藝文，次紀事，次祥異雜記。又於各門之下，統以細目，而以序、凡例、目錄、姓氏、圖繪等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體例大抵因循舊志，間亦有所更易，蒐集材料亦尚稱豐富，惜其鮮所依據，故凡所徵引，皆不標其出處，使後人無從考証。賦役一門，僅以賦役全書及乾隆三十年乙酉奏銷為定，餘概不贅，不知志載賦役宜並詳古今，考其沿革，是編乃於乾隆以前情形皆付闕如，寔為鉅漏。藝文一門，全錄詩文，不載書目，且分類至二十有二，亦嫌其繁瑣。惟學校為教化之本，非如城池、廨署之建置而已，舊志附之建置，未免本末倒置，是編特別立一綱，殊為有見。又選舉門，舊志僅載明以來科貢，是編則上推至漢，亦多所增補，是則較舊志為優也。

乾隆白水縣志四卷乾隆十九年甲戌刊本

清白水縣知縣梁善長纂修。善長字夔菴，一字崇一，廣東順德人。乾隆四年己未進士。十五年庚午，奉檄來守斯邑。案白水縣志創於明萬曆三十七年己酉邑侯劉夢陽，至順治四年丁亥邑侯王永命復纂輯之，及善長來攝斯篆，邑志之不修已踰百年，苟不亟加修補，將湮沒而不復可考。善長有感於是，因取兩舊本細加參酌，重為纂輯，成書四卷，分為八綱，首地理志，次建置志，次食貨志，次官師志，次選舉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次雜志。又於大綱之下，繫以子目。其書大抵因循順治丁亥王志所收，既失之冗濫，体例尤嫌其龐雜。如星野之說，以二十八宿劃屬九州，往昔學者聚訟不決。秦占井鬼，既已疑似，白水一邑，而亦占井鬼，吏牛之毛矣。是編既知其惝恍，乃仍於星野一門，首列井鬼二宿，且於凡例中牽強附會，強為之解，抑何不忍之甚。又疆域列之卷一地理志中，建置沿革列之卷二建置志中，是未出縣名，先臚縣境四界八至，不知為何地而言，端緒殊覺倒置。物產宜紀一邑之所特有，是編乃備陳名物，有似類書。他如金石文字，與史事之關係至重，邑人著述，與文獻之關涉尤深，是編既不為金石立志，藝文一門，亦不載書目，寔為鉅漏。風俗為人事，乃附之地理；戶口與食貨何涉，而列之食貨：皆不免所附非類，有乖志體。惟舊志不載科貢，是編悉為增補；又地理建置各門，於斯邑山川瘠土、習俗、往蹟，蒐羅尚稱詳審，是則差為足取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鄠縣新志六卷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刊本

清鄠縣知縣汪以誠修武功孫景烈纂以誠字樸存江南江寧縣人乾隆十五年庚午舉人三十九年甲午奉檄署篆斯邑四十年乙未十月授寔景烈鄠縣志創始於明嘉靖十二年癸巳邑人王九思寔纂輯之再修於萬歷二十四年丙申邑侯王九皋三修萬歷四十六年戊午邑侯劉璞四修清康熙二十一年壬戌邑侯康如璉五修於雍正十年壬子邑侯曾一佐及以誠蒞治斯土邑志之不修已四十餘年矣以誠懼年久失修舊聞之放失也於是創議重修延武功孫景烈董其役始事於乾隆四十一年丙申春二月至冬十有一月而草創初就景烈猶以為未愜於心挾之旋里重經筆削始付剞劂得書六卷卷一為地理卷二為建置卷三為田賦官師風俗卷四至卷五人物卷六為選舉雜記其書所分門類不用以綱統目之例但列大綱不分細目然不漏不缺敘次有法凡山川古蹟宅墓皆括於地理縣城官署學校則歸於建置皆簡核不苟又如山川之脈絡他志多略而弗詳是編獨能採訪排比使條理秩然業自明以來關中輿記惟康海武功縣志韓邦靖朝邑縣志及王九思鄠縣志最為有名是編之纂輯出於孫景烈之手景烈嘗為對山武功志作評於九思尤深致景仰蓋潛心斯道者故能繼軌康氏武功志王氏前志詞簡而事核然一意為文疏陋之處亦所不免如志風俗則徒托空論無關寔錄且藝文金石皆付缺如亦不足以考一邑之文獻又疆域列之卷一建置沿革列之卷二是未出縣名先臚縣境則酌衷之未當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民國平民縣志四卷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排印本

民國平民縣縣長楊瑞霙修，文獻委員會會長邑人霍光緒等纂。瑞霙，以字行，華州人。民國二十年辛未四月，奉命來攝縣篆。平民縣治，創設於民國十八年己巳，舊無專志，文獻之徵，尚付闕如。及瑞霙蒞治斯土，爰與邑中士紳共謀創修，延邑人霍光緒主其事，凡三閱月而觀厥成，都為四卷。提綱絜領，計分輿地、建置、田賦、河防、灘地、官氏、人物、藝文、災祥、雜記，都為十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分列類目，似有周，蓋分類過簡，寔不足以盡一邑之文獻。案光緒中葉以後，新政已漸推行，況是編成於民國二十一年，中國体既殊，制隨時異，若自治、郵政、交通、議員、公債、宗教與夫其他一切新政，是編皆未言及，寔為鉅漏。藝文不載書目，僅濫舉詩文，此在有清初葉，尚屬可原，際茲方志之學業已倡明之後，猶不知藝文與文徵之別，未免可哂。且輿地有星野，卷末有雜記，尤屬結習未除。惟輿圖用新法開方比例，差為可取。河防、灘地二志，為斯志之創體，蓋自大河西徙，河防灘地遂為秦晉交涉之大問題，而與斯邑關係尤重，故是編特立專志以紀之，用意亦殊可取。又向來方志人物、列女往往判然兩途，不知列女亦人物也，何得分列兩門。是編並為一志，亦頗稱有條。總之，其書僅取官文書綴錄塞責，且成書倉卒，寔不敢謂為佳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雍正渭南縣志十五卷雍正十年壬子刊本

清渭南縣知縣岳冠華纂修。冠華字子賓，四川鹽亭人，康熙四十四年乙酉舉人，雍正六年戊申奉檄來宰斯邑。考渭南縣志創修於明嘉靖二十年辛丑，紹興府知府邑人南大吉再修於萬曆十八年庚寅，山東布政司參議邑人南軒三修於天啟元年辛酉，禮部尚書邑人南師仲四修於清順治十三年丙申，邑守尚九遷。及冠華蒞治斯土，邑志之不修又七十餘年矣。其間制隨時異，事與年增，冠華惴惴焉惟文獻之失傳是懼，於是加意採訪，纂輯成編，得書十有五卷，凡為志十有二，為目九十有七。大綱曰輿圖志、輿地志、建置志、食貨志、職官志、祠祀志、政教志、選舉志、人物志、節烈志、藝文志、雜志。其書分列類目，頗稱完備，蒐集材料亦殊豐富。方志為古之圖經，輿圖尤志地者之所重。舊志惟縣境、縣城有圖，餘則闕焉。是編增繪學宮、文廟各圖，以資考核，殊為有見。山水一門於渠道之通塞、原泉之盈涸紀載纂詳，亦深合志法。政教一門為斯志之創体，夫政治為萬民之攸塈，學校為人材之所出，是編特立專志，紀載詳審，用意至善，足資取法。惟星野首列井鬼二宿，多出附會，與圖載八景尤不免方志之陋習。金石文字與文事關係至鉅，乃缺而不錄，亦嫌其疏略。舊志藝文僅載書目、序記、詩賦，各以類附，頗稱有体。是編乃彙為一門，不知於義何取。又於人物之外別出節烈一門，一似節烈非人物者，重床疊屋，殊乖志体。凡此之類，寔全書之疵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渭南縣志十八卷 道光九年己丑刊本

清渭南縣知縣何耿繩修，泰興縣知縣桐城姚景衡等纂。耿繩字玉民，山西靈石人，道光二年壬午進士，六年丙戌奉檄來攝斯篆。案：渭南，漢新豐縣地，苻秦始置渭南郡，後魏改置渭南郡及新豐縣，西魏改縣曰渭南，北周郡廢，明清屬西安府。邑之有志，原於明嘉靖二十年辛丑太守南大吉，越五十年至萬曆十八年庚寅，太守任參議南軒復纂續編，又三十一年至天啟元年辛酉，參議子南師仲更為增訂，又三十六年至清順治十三年丙申，邑守尚九遷重加纂輯，又七十七年至雍正十年壬子，則

邑守岳冠華修之，又四十七年至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則邑守汪以誠修焉。汪志之後，又五十餘年，而耿繩蒞治斯土，懼年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於是設局重修，延桐城姚景衡董其役，閱半載而蕆事。凡十有八卷，為圖十有一：曰縣境總圖、縣城圖、神川鄉圖、石泉鄉圖、下渭鄉圖、仕原鄉圖、宋縣境圖、古蹟圖、渭水圖。表四：曰沿革表、職官表、裁官表、選舉表。考十有二：曰疆野、山川、建置、賦稅、祀祠、陵墓、古蹟、金石、撰述、寺觀、祲祥、雜志。傳九：曰官師、鄉賢、忠孝、宦業、文苑、篤行、外戚、藝術、節烈。其書体例大抵以嘉靖辛丑南志為宗，紀事則多因循乾隆戊戌汪志。全書輿圖悉依開方比例之法，別其道里遠近，鄉里非總圖所能詳者，則另繪分圖，頗稱詳核。宋之縣境及古蹟諸圖，亦足資考古之助。沿革、職官各表，依據事實，以明升降變遷之迹，復因沿革表但能載其廢置分合，至縣域所及，古今不同，非表之所能詳者，則別加案語，以明其原委。他如削里野以屏附會，刪八景以歸嚴謹，水利與山川相表裡，金石與古蹟相附隸，又其所徵引皆注出處，凡所處置，[illegible]深合志法。惟金石文字與史事關係至鉅，是編金石一門止標本題，不載全文，似屬可議。又改藝文為著述，用意亦嫌其晦僻，斯並白璧之微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新續渭南縣志十二卷 光緒十八年壬辰刊本

清渭南縣知縣嚴書麐修戶部福建司員外郎邑人焦聯甲等纂書麐字少雲山東濟南府歷城人光緒十七年辛卯二月由監生來知縣事時渭南縣志自道光九年己丑邑守何耿繩重修之後又六十年未經纂輯矣其間兵燹頻仍舊聞放失書麐下車伊始邑之士紳即以續修邑志為請於是設局重修延邑人焦聯甲主其事先是前邑侯徐一鶚嘗有修志之議未及舉辦即已卸任代任王兆慶趙嘉肇相繼屬辦亦未蕆事而聯甲皆與其役因就兩年以來採訪所得纂輯成書都凡十有二卷卷一曰輿圖志卷二曰輿地志卷三曰建置志卷四曰祠祀志卷五曰食貨志卷六曰官師志卷七曰選舉志卷八曰人物志卷九曰節烈志卷十曰藝文志卷十一曰雜志卷十二曰修志源流人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大抵因循舊志蒐集材料尚稱豐富各志皆依據事實質而不虛疆域鄉里市鎮遷徙不定則詳為紀載用資考核歲時風俗物產今昔無易則不復贅述以省簡牘山川水利有陵谷變遷之不同則窮源竟委以明渠道之通塞原泉之盈涸捻回之亂邑中建置焚燬殆盡歷年經營規模略具則詳其興廢沿革之迹卷末列修志源流一門推源溯流立意尤善凡此之類皆其優點惟志列八景選目俗例舊志悉為列落頗稱有見是編又從而增補殊為無謂又舊志著述但錄書目深合志法是編乃於著述之外別登藝文一門不寧重床疊屋有乖志体抑且所錄詩文亦不免失之冗濫金石著述於一邑文獻所關至鉅乃付之雜志斯亦亦立体之未協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盩厔縣志十四卷乾隆五十年乙巳刊本

清盩厔縣知縣楊儀修，江蘇鎮洋縣知縣鎮洋王開沃等纂。楊儀字翊亭，直隸新城人。由舉人出宰湖北黄岡縣，乾隆四十六年辛丑調任斯邑，旋復調署三原、富平兩縣。五十年乙巳正月回任。先是楊儀奉調三原，繼任莊炘、李帶雙以盩厔縣志自乾隆十四年己巳邑侯鄒儒重修之後，又三十餘年未經纂輯，因從邑人士之請，設局重修，延鎮洋王開沃主其事。於乾隆五十年乙巳夏開纂，適楊儀還涖斯土，相與商訂，至仲秋而蕆事。得書十有四卷，卷為一志。首地理，次建置，次古蹟，次賦役，次祠祀，次職官，次選舉，次人物，次風俗，次物産，次藝文，次紀兵，次祥異，次拾遺。又於各志之下，别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大抵因循乾隆己巳鄒志，而於舊志之訛誤多所是正，以歸謹嚴。凡舊志之事非經証，如穆王宴仙女之類；迹涉鄰封，如舊志甘泉宫、萯陽宫之類，與夫下劣詩文、澆漓習俗，悉為剗去，頗稱有當。又地理以井鬼非獨秦分，故不載星野，尤深合志法。渠堰水利關係民生，舊志不載圖説，未免失之疏漏。是編會萃諸渠，列為全圖，載之卷首，源流支幹，無不瞭如指掌。至其補舊志之遺漏，若職官之或有其人而失載者，則有唐時戴休璇、李曾等十一令尉；或非其人而誤引者，如宋何承裕之譌為趙隣幾是也。又舊志地理、古蹟、人物、兵事所引故實，紛紜舛錯，不可枚舉。是編亦悉為改正，且其所引據皆一一標其出典，凡此之類，皆較舊志為有体。惟志物産則駢列名物，有似類書；志藝文則不載書目，但録詩文，是其可議者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補修盩厔縣志十五卷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刊本

清盩厔縣知縣鄧秉綸補修。秉綸字絅生，貴州貴陽人。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由舉人奉檄來守斯邑。時盩厔縣志自乾隆五十年乙巳邑侯新城楊儀重修之後，不過數年，而書版已多損蝕破壞。及秉綸來知縣事，有感於修舉之難、廢墜之易也，因命匠補刊，俾無殘缺。更就原書補其遺漏，而續入乾隆乙巳以來近事。書成，都凡十有五卷。卷為一門，曰地理、建置、古蹟、賦役、祠祀、職官、選舉、人物、風俗、物產、藝文、紀兵、祥異、拾遺、旌表、殉難士民錄。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圖繪列之編首。其書体例一仍乾隆乙巳楊志之舊，故卷首仍題知縣楊儀重修，亦所以不沒前人之苦心也。各門紀事多無所更易，僅於舊志之遺漏，間或有所增補。如選舉志於乾隆十七年壬申科舉人增入晏士仁一人之類。惟既於原志有所增補，則何者為原志，何者為新增，似宜分別註明，是編乃不加別識，是其疏略。至其所修補者，僅職官、選舉、人物數門，皆於原志之末續入乾隆乙巳以後近事，而別題修補二字以為識別，頗稱有体。綜之，是編之成，上距乾隆乙巳不過數年，实感續無可續，故其所增補亦不過數條，体例既一仍舊志，不過就原書補刊，而略加修補，則亦無容議其優劣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盩厔縣志八卷 民國十四年乙丑西安藝林印書社排印本

民國盩厔縣縣知事龐文中修，清賜進士出身内閣中書任肇新等纂。文中字少淹，河南嵩縣生員，民國十二年癸亥由岐山縣縣事調署斯邑。時盩厔縣志自乾隆五十年乙巳邑侯楊儀重修之後，已一百四十餘年，無復繼者。且民國肇興，政体變易，興廢沿革尤多可紀。及文中涖治斯土，慨年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稍謀興修。適邑紳路孝愉、王驤等於邑中掌故徵輯已具草案，預董其成。於是設局纂修，延邑人任肇新總司編纂。書成，釐為八卷，卷為一志，曰地理，曰建置，曰田賦，曰教育，曰官師，曰人物，曰選舉，曰雜記。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体例大抵以孫西華鄠縣志為準。其所以異於舊志者約有數端：以古蹟列之地理，一也；改賦役為田賦，二也；增教育一門，三也；以祠祀附之建置，四也；改職官為官師，五也；藝文附見於各志之下，六也；物產附之田賦，七也；風俗附之教育，八也；紀兵、祥異、拾遺統之以雜記，九也。案光緒中葉以後，新政已漸推行，況是編成於民國之後，乃於自治、郵政、公債與夫各種雜捐及其他一切新政皆未言及，是為鉅漏。記事、詠懷詩文各以類附之各志之下，固較舊志為有体，然並藝文志亦付之缺如，則未免矯枉過正之嫌。總之，其書不過數行功令，固無優点之可言也。

乾隆臨潼縣志九卷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刊本

清臨潼縣知縣史傳遠纂修。傳遠字伯猷，武鄉人，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由進士奉檄來知縣事。案臨潼，春秋驪戎國，秦為驪邑，漢置新豐縣，唐析置會昌縣，尋省新豐，改會昌曰昭應，宋改曰臨潼，明清因之，屬西安府。邑舊有志，自康熙四十年辛巳邑守趙于京重輯之後，又七十餘年未經載筆。會巡撫畢沅纂修西安府志，檄府屬州縣修其志乘，傳遠因設局重修，稿甫具，適傳遠膺薦北上，大興徐煥章、景州張在田相繼來攝邑篆，復加校訂，以付剞劂。凡為卷九：一為地理、建置，卷二為紀事、古蹟，卷三為祠祀、陵墓，卷四為賦役，卷五為職官，卷六為選舉，卷七為人物，卷八為藝文，卷九為志餘。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圖繪列之編首。其書規模悉遵康熙辛巳趙志之舊，即其所未載及載而弗詳者，加以增補，依類彙討，端委必盡。蒐材料亦尚稱詳核。趙志惟華清宮記最為詳審，其他各門不免稍略，是編悉為增補。又如沿革，趙志名具列，而源流分合及建定在各處所皆未分條指晰，使讀者茫然，是編詳為補葺，亦頗稱有當。其他各門亦大体無[illegible]，惟金石文字與史事所關至鉅，是編乃缺而不錄；藝文不載書目，所錄詩文尤失之冗濫；志餘所載亦嫌其與古蹟無多差別，是其可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臨潼縣續志二卷 光緒十六年庚寅刊本

清臨潼縣知縣安守和修內閣中書邑人楊彥修等纂守和字煦齋定西人光緒十三年丁亥奉檄來攝斯篆先是臨潼前志自乾隆四十一年丙申邑侯史傳遠重修之後迄今已百數十年未經續修興廢沿革事多可紀及守和蒞治斯土懼年久不修文獻無徵將無以信今而傳後於是設局續修會邑舉人楊彥修解組歸邑因延之到館總司編纂書成都為上下二卷凡十有三曰建置祠祀田賦官師選舉孝義殉難士民為上卷殉難婦女節孝已旌節孝已故節孝生存貞女壽婦為下卷其書蓋所以續乾隆丙申史志而作故名曰續志惟所載門類條目與前志間有異同凡前志之已詳者皆一仍其舊不復贅述若前志所不載者則分類纂入較之治舊志於一爐而不標明某為舊志某為新增者其善多矣稽其所增補大抵以人物官師選舉為最多其他各門不過略有增補惟鮮所依據故往往不注其所出且其書之成上距乾隆丙申史志已百數十年而人物所載不過孝義殉難女節義貞女壽婦數門寔不足以賅括全体人百數十年來邑中文獻寧無足取是編乃盡缺而不錄不為藝文立志尤不知其於意何取總之是編不過就舊志略有增補殊不足以言續修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三原縣志七卷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刊本

清三原縣知縣李瀛修邑人温德嘉等纂李瀛字三山號敬圃浙江山陰人康熙二十六年丁卯舉人三十三年甲戌進士三十八年己卯奉檄來攝斯篆考三原漢池陽縣地苻秦於嶻嶭山北置三原護軍後魏改置三原縣唐改曰池陽又改曰華池尋改華池為三原明清因之屬西安府邑舊有志創於何時已不復可考可考者則明成化十七年辛丑毘陵朱昱所修三原志十五卷惟鏤板之時多雜入偽作弘治十七年甲子邑守林洪博復加增損去其偽作釐為十六卷旋以林公奉調未及鋟成正德四年己巳邑守王堯臣始僦工刻之後人又或相繼續刻有嘉靖十四年乙未以前宦績科目是其証也及李瀛來宰是邦上距正德己巳王公定本已百九十餘年失於編載李瀛深懼於前之雖傳而幾泯後之欲傳而莫考於是設局重修延邑孝廉温德嘉貢士焦之序草創之書成都為七卷卷為一志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賦役志曰官師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大抵因循舊志分列類目亦尚稱完備沿革一篇敘述詳核而無附會附之弊又於國之常典凡諸邑之所同者皆

不濫登如學校之聖賢位次籩豆詩歌皆直省通行自有專書是編悉為刊落頗称有見其他各門大體亦多詳審無可議者惟關中歷代都會邑為近郊勝蹟尤多是編沿襲明人紀載寥落無幾又不立古蹟一門寔為鉅漏藝文不載書目且自錄所作詩文尤難逃後人之誹謗金石文字與史事所關至鉅是編無金石一門亦屬遺憾至於体例之可議者則如風俗祥異之不當列於地理陰陽學僧會司道會司之不當列於官師皆不免所附非類有乖志体謂之瑕不掩瑜可也

乾隆三原縣志二十二卷卷首一卷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刊本

清三原縣知縣張象魏纂修象魏字月瞻號曉亭江西廣豐人乾隆二十九年甲申由舉人來攝縣篆時三原縣志自康熙四十四年乙酉邑守李瀛重修之後未經纂輯者又五十餘年矣象魏懼年久失修文獻之放失也於是設局重修補缺訂訛閱數月而全書告竣都為二十有二卷凡為目二十有五曰星野建置疆域山川城池公署職官田賦學校祠祀選舉兵防屯運水利鹽茶物產風俗祥異名宦人物陵墓古蹟典籍軼事藝文又間於各門之下別附子目而以目錄凡例列之卷首不入卷

其書大抵以嘉靖壬寅馬氏萬曆辛亥馮氏康熙丁未賈氏雍正乙卯劉氏所修通志及成化辛丑朱氏康熙乙酉李氏所修縣志為準蒐集材料尚稱豐富而無誇多獵取附會之陋習凡所徵引必原本史裁確有典據引用古書原文者則於各條之下註明出處其有摘錄古書融會成文者則於行文之中順敘書名若舊有考覈失實者則別加按語以為訂正古者方域紀載直曰圖經蓋方圖欹銳非圖莫明故是編於星野疆域山川城池公署學校水利各門之圖附於各門之前兵防屯運水利鹽茶皆為志者之所重舊志或失之簡略或缺而不錄是編悉

為增補敘述綦詳古蹟一門蒐羅亦富凡所處置皆犁然有當於人心惟星野一門以井鬼為斯邑分野殊為附會藝文之外復立典籍一門亦不免重床叠屋之嫌然大醇小疵終不失為方志中之佳作也

乾隆三原縣十八卷卷首一卷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刊本

清劉紹攽纂修。紹攽字繼貢，號九畹，雍正十三年乙卯拔貢，應博學宏詞，奉旨以知縣用。牽什邡，調南充，保舉御史，辭不就。擢成都縣，難歸服闋，授福建甯洋縣，復以經學薦入京，免考，部銓湖北石首，奉旨以御史經學二次改要缺，調山西太原，以卑見引見，升遷陽曲，擢解州，未赴任，以病告歸，卒於家。著有周易詳說、春秋通論、春秋筆削微旨、書考辨譌、逆志、四書凝道錄、衛道編、家禮補注、九畹文集等書。是編蓋其告病家居時之所撰也。按原書自序及纂修姓氏，據光緒庚辰新志賀瑞麟跋云邑人劉紹攽本乾隆四十六年修，則是編為劉氏之所纂輯，蓋無疑義。考三原前志修於乾隆三十一年丙戌，至是不過十有餘年，故書大抵因循前志，都凡十有八卷，分為九類，曰地理，曰建置，曰田賦，曰官師，曰選舉，曰人物，曰列女，曰藝文，曰著述，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於乾隆丙戌以前事蹟，凡舊志之已詳者則一仍舊志，不復贅述；惟增入丙戌以後近事，稽其所增補，以官師、選舉、人物、列女為多，藝文、著述次之。蓋其書與丙戌張志相去未遠，實感續無可續，不過略加增補，初無優劣之可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三原縣新志八卷 光緒六年庚辰刊本

清三原縣知縣焦雲龍修，邑人賀瑞麟等纂。雲龍字雨田，山東長山人，光緒四年戊寅由進士奉檄來攝縣篆。案三原前志修於乾隆四十四年己亥，至是已閱百年，兵燹之餘，文獻無徵。雲龍懼遲久不修，舊聞將益放失而不復可考，於創議重修。先是同治三年甲子，邑侯余庚陽嘗開館纂輯，延邑人賀瑞麟主其事，至五年丙寅，草創初就，會余公去任，未及付梓。雲龍既有纂修之議，因復以其事屬之瑞麟，不更設館，即就舊稿重加更定，蒐增近事，凡數易稿，閱五越月而全書告竣，釐為八卷，卷為一志，曰地理，曰建置，曰田賦，曰祠祀，曰官師，曰人物，曰選舉，曰雜記。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圖繪列之編首。其書大抵雖因循前志，然於前志之訛誤，亦多所是正，如削星野以屏異端，黜八景以斥附會，去雜文以崇謹嚴。凡所處置，咸犁然有當於人心。各門紀事，皆依據事寔而不虛，若舊志之考覈失寔者，則於訂証刪削之處，別加案語。惟舊志學校不載聖賢位次、籩豆、詩歌，殊為有見，是編則悉為增補，不如文廟祀典皆直省通行，自有專書，牽連濫入，千邑雷同，寔為蛇足。又藝文所以考一邑之文獻，是編力崇謹嚴，盡去雜文，固極有見，然

邑人著作書目，亦列之雜記，則不免矯枉過正之嫌矣。

嘉靖澄城縣志二卷 (武豐元年辛亥重刊嘉靖三十年辛亥刻本)

明澄城縣知縣徐效賢等修，國子監生邑人石道立纂。效賢字宗義，四川江津縣人，嘉靖二十四年乙巳由舉人來攝斯篆。按澄城春秋晉徵邑，漢置徵縣，後漢廢，後魏置澄城縣，兼置澄城郡，隋郡廢縣存，清屬同州府。邑舊無專志，嘉靖二十五年丙午，效賢既蒞治斯土，始延澗源楊庭設局纂修，會效賢以疾卒於官，其事遂輟。嘉靖二十八年己酉，春佳任敖佐，延邑人石道立主其事，廣搜博採，纂成書，都為二卷。曰地理志、建置志、祠祀志、田賦志為第一卷，官師志、人物志、雜志為第二卷，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分列類目，雖尚稱完備，惟文字過求簡約，徵引或及賅洽，紀風俗則徒前人空論，且所錄不過數行，陳陳相因，無關考據。又志載星野，蹇志書之痼習，考井鬼為秦蜀二省分野，非一邑之所能留當，是編星野一門，首列井鬼二宿，殊嫌其惝恍。藝文、金石，於一邑之文獻所關至鉅，是編乃付之缺如，蹇為鉅漏。雜志志餘，蹇出俗例，是編雜志一門，踵行舛繆，似屬可議。且所紀多齊東野人之語，文鬼人妖之流，豈得之傳聞，不免附會。又其所徵引，皆不標出處，凡此之類，是其疵類，惟地理志於建置沿革，窮源盡委，紀載綦詳，土產一門，非特

有者不載，非如他志之駢列名物，有似類書，是則差足令人饜足者也。

順治澄城縣志二卷 咸豐元年辛亥重刻順治六年己丑刊本

清澄城縣知縣姚欽明修，東光縣知縣邑人路世美纂。欽明字四表，江南江寧人，順治四年丁亥由貢生來知縣事。時澄縣志自明嘉靖三十年辛亥邑守徐效賢創修之後，已九十餘年，未經纂輯，欽明懼年久不修，舊聞之放失也，於是設局重修，延邑人路世美董其役，書成釐為二卷。凡圖四，曰縣境圖、縣城圖、縣治圖、學宮圖；志八，曰地理志、建置志、祠祀志、田賦志、官師志、人物志、雜志、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体例太抵以嘉靖辛亥徐志為準，而補以嘉靖辛亥以後九十餘年近事，所不同者，惟於雜志之下，增藝文志一門，以志一邑之文獻，較之舊志頗称有見。又舊志輿圖殊嫌其粗劣，是編別繪縣境、縣城、縣治各圖，皆較舊志為詳審。土產一門，非特有者不載，不似他志之駢列名物，亦深合志体，惟蒐集材料殊嫌缺乏，如官師志於明代知縣脫南邦化等數人，不知何故。又考核之功，亦有不逮，徵引書籍鮮所依據，亦不免失撿，如地理志山川一門，引春秋大事表甘泉一條，而誤為杜預左傳注，諸如此類疏陋之處，不一而足，蓋但知因循舊志，陳陳相因，而無所更革，他如金石文字，為志地者之所重，舊志缺而不錄，固其遺漏，是編列碑目於

建置之下、殊為有見、然不錄全文、且附之建置、亦未免所附非類、又藝文但錄詩文、不載書目、尤非其例、是其得失、蓋多可論也、

乾隆澄城縣志二十卷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刊本

清澄城縣知縣戴治修、陽湖洪亮吉孫星衍同纂、戴治中江人、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由舉人來知縣事、時澄城縣志自順治六年己丑邑侯姚欽明重修之後、又數十餘年未經修輯、及戴治涖斯土、既病前志修於縣境多事之時、未及精審、復懼年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爰於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申請上憲、創議重修、巡撫畢沅因屬陽湖洪亮吉、孫星衍同為排纂、凡四閱月而全書告竣、共二十卷、縣屬第一、城屬第二、鄉屬第三、山屬第四、川屬第五、廟屬第六、冢墓第七、學校第八、道里風俗屯丁田糧第九、職官第十、封貢封建第十一、科貢第十二、閨人第十三、列女第十四至第十五、金石第十六、藝文第十七至十九、序錄第二十、案其書為陽湖洪亮吉孫星衍之所纂、洪孫二氏皆邃於輿地之學、尤精攷証、故是編蒐集材料頗稱詳核、各門皆依據事實、覈而不虛、於舊志之訛誤、亦多所是正、而其中以洪氏所加案語尤多、待其最足令人饜足者、端在考証之精詳、縣屬城屬鄉屬山屬各門、尤多訂舊志引書之失、如山屬甘泉條下、有洪氏案語云、今陝西同州府下、係大事表通志引以為杜注誤、今改正、凡此之類、所在皆是、縣屬一門、於建置沿革窮源盡

奏，奇訂亡詳，又於舊志之遺漏，亦多所增補，如秩官一門，於明
職官增南邦化等數人，他如地丁田糧等，皆窮源盡委，並詳今
古，惟以縣屬、城屬、鄉屬，分類分析，每不易司洽，是其可議者。且
法孫二氏身后節廨書，遊鄞簡一特分授，亦間有未能詳盡者，
但千慮一失，固不能以責賢者也。

咸豐澄城縣志三十卷 咸豐元年辛亥刊本
清澄城縣知縣金玉麟修，貴州廣順州知州邑人韓亞熊等纂。
玉麟字素臣，號石船，四川閬中縣人，道光十八年戊戌進士，二
十四年甲辰由兵部主事奉檄來宰斯邑，時澄城縣志，自乾隆
四十九年甲辰邑令戴治重修之後，已六十餘年未經纂輯，及
玉麟蒞治斯土，適太守李公重修郡志，檄所屬州縣修其志來，
玉麟奉檄，因延邑人韓亞熊設局重修，書成，釐為三十卷，分目
凡十有八，曰圖，曰輿地，曰建置，曰山川，曰田賦，曰學校，曰祠
祀，曰職官，曰封建，曰選舉，曰封典，曰人物，曰列女，曰陵墓，曰經
籍，曰金石，曰藝文，曰序錄，又間於各志之下，有所附隸，而以北
徵文鈔附之編末。其書大抵因循乾隆甲辰戴志，正訛補闕，實
萃成編，分列類目，尚稱完備，惟無總綱以資統繫，序列先後，不
免凌亂。竟集材料，雖極豐富，然過求詳備，往往失之龐雜，如藝
文之外，又別出經籍一門，以經籍非藝文者，重乖疊屋，殊非
志体。又方志為古之圖經，輿圖尤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修於
乾隆之後，輿地之學大盛之時，而輿圖仍襲前志之舊，不用開
方比例之法，未免失之草率。他如風俗之徒引前人空說，亦不
脫明季地志之痼習，惟各門皆依據事實，非苟而已，總之其書

不過因循舊志，畧有增補，固無優點之可書也。

萬曆韓城縣志八卷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刊本

明韓城縣知縣蘇進修，四川威州知州、邑人張士魁等纂。蘇進河南祥符人，萬曆三十二年甲辰由進士奉檄來攝斯篆。案韓城為古梁國，戰國初魏少梁邑，秦置夏陽縣，後首隋改置韓城縣，唐改曰韓原，五代唐復曰韓城，明清屬同州府。邑舊有志，時代綿遠，簡册斷滅，文獻無徵。及蘇進蒞治斯土，懼年久不修，舊聞將益放失而不復可考也，於是設局重修，遴邑人張士魁、方至蜀解組歸邑，因延之到館，總司其役，書成，都為八卷，為目凡三十有二，曰雍韓考、縣建沿革、星野、城郭、邑署、學宮、里甲、風俗、山川、津渡、扼塞、形勝、土產、賦役、秩官、秩官表、循吏傳、科貢、科貢表、人才、鄉獻、文學、武略、義行、孝子、節婦、方技、古蹟、壇廟、寺觀、祥異、藝文。其書分列類目，雖尚稱完備，惟不列總綱，以資統系，序列先後，不免失當。又人物但分鄉獻、文學、武略、義行、孝子、節婦數門，亦嫌其分類過簡，不足以總括全体，蒐集材料，亦為缺乏。全書不過二册，而藝文一門，幾佔其半，其簡略可知矣。他如星野之多出附會，藝文之不錄書目，又凡所徵引，皆不標其所據，要不免明季方志之陋習。惟建置沿革，考訂頗稱詳審，雍韓考一篇，亦足資考証，城郭、邑署等，皆附圖繪，土產但錄邑中之所

特有者、秩官科貢皆列表以省簡牘、則亦無優焉也、

嘉慶漢南續修府志三十二卷卷首一卷嘉慶十九年甲戌刊本

清漢中府知府嚴如熤修、廣安鄭炳然等纂、如熤字樂園、湖南漵浦人、由優貢舉孝廉方正、嘉慶十三年戊辰九月、奉檄來守斯郡、下車伊始、檢視郡乘、即病其殘缺、案漢中前志為康熙二十七年戊辰郡守滕天綬之所纂輯、及如熤蒞治斯土、郡志之不修已百二十餘年矣、如熤懼年久失修、舊聞之放失也、於是設局重修、輯始於嘉慶十六年丁巳春、至十八年己未冬、而全書告竣、都凡三十有二卷、其為類曰野星、輿圖、建置、幅幀、道路、形勝、關隘、山川、古蹟、郎墓、坊表、里編、鄉村、市集、津梁、驛傳、鋪舍、城池、公署、職官、武職、食貨、學校、祀典、人物、選舉、軍制、水利、風俗、物產、祥異、紀事、藝文、詩拾遺、又間於各類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序目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大抵因循康熙滕志、凡舊志所詳者仍之、別題原輯滕君姓名於前、亦所以不沒前人之苦心也、至於舊志所未備者、則循通志義例為之增補、而別題某某輯於其端、究其体例、頗稱有當、又各卷既無弁語、亦無後論、非如他志之勦襲雷同、議論紛紜、卷中各圖、幷準以開方之法、四至八到、瞭如指掌、視他書尤為清晰、且舊志只總圖一紙、不過得其形似、是編別繪分圖及棧道、華陽、黑河各圖、而繫之以說、

亦較舊志為有見漢中各渠始於蕭曹歷代疏導為一郡之大政舊志未有專載寔為疏略是編特分一門附之以圖窮源盡委詳載無遺其他各門亦頗有寔錄凡所徵引皆一一標其出典亦深合著述之法惟分列類目頗涉繁瑣又不盡列總綱以資統涉例如武職為職官之一部分則武職不宜與職官分篇詩為藝文之一項則詩不宜與藝文分篇坊表津梁城池公署為一郡之營建則宜統之以建置不當各立專門凡此之類是其酌衷之未當者也他如壇廟祠寺列之祀典按所謂祀典者乃關於祭祀之一切儀制考其所載乃為寺觀而非儀制未免名寔不相符矣即云壇廟可祀典然稽其所載寔所謂祠出乎祀典之外者其又何說又志食貨則不能並古今志坊表則不能舉其建置年月幅幀之外別出形勝一門所紀多與幅幀雷同亦殊嫌其空設斯則白璧之微瑕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康熙興安州志四卷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刊本

清興安州知州王希舜修儒學訓導邑人劉應秋纂希舜字梅侶遼東人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奉檄來知州事案興安古金州地也明萬曆十一年癸未始易金州為興安州舊有志創始於明成化十四年戊戌州守鄭福再修於嘉靖六年丁亥州守鄭琦三修於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州守胡天扶四修於四十五年丁巳州守許爾忠五修於清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州守李翔鳳及希舜蒞治斯土州志之不修又十有餘年矣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奉檄徵通屬志書希舜因延邑人劉應秋等設局纂修恭月而蕆事釐為四卷卷一曰天文志疆域志建置志山川志卷二曰公署志城池志學校志祠祀志田賦志戶口志關梁志陵塚志古蹟志兵防志風俗志第三曰職官志名宦志鄉賢志孝義志節烈志選舉志武科志人物志寓賢志土產志災異志僊釋志卷四曰藝文志又或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更於天文疆域二志中各附以圖今考其書上距李志之纂輯不過十有餘年寔感續無可續且成書倉卒考核之功尤有不逮大抵皆因循李志而續入甲子近事以後稽其体例率陋之處往往而有夫志載星野識者猶或非之是編乃更立天文一門殊非志体

其失一也列疆域於沿革之前是未出縣名先臚縣境四至八到不知其所據其失二也鄉賢孝義節烈既各自為類似不以人物統之矣又別出人物一門一似鄉賢孝義皆非人物者其失三也武科為選舉之一部則武科不宜與選舉分篇其失四也惟田賦志紀歷代鹽法茶法窮源盡委頗有定錄戶口志於歷代戶口皆一一詳錄則亦非無取者也

乾隆興安府志三十卷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刊本

清興安府知府李國麒纂修國麒字西昆昌平人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奉檄來攝斯篆按興安自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始改州為府州舊有志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州守王希舜定纂輯之乾隆中改州為府郡守吳六鰲復創為府志惜僅成草稿未付剞劂及國麒蒞治斯土深以郡志缺如為憾爰於案牘餘閒旁搜圖籍博考經史因吳氏志草增繁補缺重加纂輯閱數月而全書告竣都凡三十卷其為類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山川志曰食貨志曰職官志曰名宦志曰學校志曰祠祀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史事志曰藝文志曰古蹟志又或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今考其內容大抵皆因循吳氏志草故編首題李國麒續編亦所以不沒前人之苦心也其書增補正訛規模粗具引用諸書皆一一標其出典間有考訂則另題案字以資識別或雙行小註以免混淆凡所處置深合著述之法地理志於府屬之沿革方域之定向山川志於山川之脈絡水利之源流紀載頗稱詳備食貨學校各志於升府以後事蹟紀載特詳亦深合志法又舊志職官名宦人物各門多所缺佚是編悉為增補亦頗有當惟以營制列之建置戶口列之食貨風俗

列之學校未免所附非類人史事一門亦嫌其有乖志体斯則立体之未協者也

嘉慶續興安府志八卷 嘉慶十七年壬申刊本

清興安府知府葉世倬纂修世倬江南上元縣人嘉慶十二年丁卯由舉人奉檄來守斯郡十三年戊辰四月引見六月回任按興安自乾隆中升州為府五十三年戊申郡守李國麒始創為郡志及世倬蒞治茲土府志之不修又二十年矣適董樸[illegible]孝廉病李志之缺畧撰續志芻說一書分列誤訂訛補遺封建兵防五門以正舊志之失世倬因延其續纂府志閱時期年而全書告竣釐為八卷卷一為疆域志建置志卷二為食貨志卷三為職官志卷四為學校志書院志選舉志鄉飲志卷五為昭忠志卷六為義烈志卷七為藝文志卷八為補遺又或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大抵就乾隆李志体例續入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以後近事其李志所詳者則不復贅惟缺者補之訛者正之為補遺一卷題曰續志蓋所以續李氏之書而不没前人之苦心也稽其所增補以藝文志為最多職官選舉人物各志次之食貨學校各志又次之凡所紀載大体皆有補於文獻以興安自嘉慶元年丙辰白蓮教匪倡乱以來遺蹤躪者凡九載有餘其間臨難捐軀之士事多可紀是編特立義烈一門附之以紀事紀載尤稱詳審[illegible]書院學校乃無懸絕之畛域則書院

不宜與學校分篇今攷第四卷學校志寔附紀書院而目錄中乃以學校書院分為二篇不知何意且以名宦祠附之其下尤嫌其所附非類又昭忠義烈宣統以人物是編亦分列二門斯並立体之未當者也

民國洋縣縣志備攷二種不分卷 民國二十年辛未石印本

民國洋縣縣長秦輔三修洋縣縣志總纂邑人劉元吉纂輔三字紫劍閬中人民國二十年辛未奉命來攝邑篆先是洋縣志乘自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邑令張鵬翼纂修之後未聞継者民國肇興政体變更興廢沿革今昔異宜民國十七年戊辰夏政府電令各省徵集各縣土地形勢歷史考証河流道路雜記著等迄於冬季復徵集新志材料當時邑中採訪局皆遵纂呈呈十八年己巳改採訪局為縣志局將議重修邑志以前採訪局總纂劉元吉主其事及輔三蒞治斯土以重輯新志非旦暮所能成因議以前此貢呈之材料二種先行付梓名曰洋縣縣志備攷二種第一種為戊辰夏所貢呈之地理歷史雜述其曰曰土地形勢河流道路歷史附述第二種為戊辰冬所貢呈之新志材料其目曰革命史略與地戶口物產風俗實業教育財政自治交通警政國防社會關於訓政時期之建設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類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不過就當時調查所得分類編纂以為縣志長編本非定稿亦無体例故吾儕但問其搜集材料是否有關文獻初不必議其体例之優劣溯自國体鼎革舊志体例已不適用今考是編於民國以

來新政、似無不括、他如方位之定向、山川之脈絡、紀載亦殊審、戶口一門、首載歷代增減率、用意尤善、足資取法、惟實業僅及農、工商、畜牧、蠶桑、森林、水利數項、類皆空存其目、如工業條下僅有俱不發達一語、更無寔錄、教育一門、亦嫌其空疏、如紀私塾則但稱其無定數、所教仍以舊學爲多、紀家庭教育則但稱其舊道德亦漸變新、是則僅能採舉膚闊之詞、於文獻寔無所補也、

嘉慶漢陰廳志十卷卷首一卷 嘉慶二十二年戊寅刊本

清漢陰廳撫民通判錢鶴年修、安康舉人董詔纂、鶴年字梅江、浙江烏程人、嘉慶十年乙丑由監生舉撥來署斯篆、十二年丁卯實授、十三年戊辰閏五月引見、七月回任、案漢陰爲安陽縣地、晉更名安康、唐改曰漢陰、元省、明初復置、清初因之、邑舊有志、創始於明成化十二年丙申邑守張大綸、再修於萬曆十二年甲申邑守袁一翔、三修於四十六年戊午邑守張啟賞、四修於崇禎十五年壬午邑守張鵬翱、五修於清康熙二十六年丁卯邑守趙世震、六修於乾隆四十年乙未邑守郝敬修、乾隆四十七年壬寅、陞興安爲府、以漢陰附郭下、改名安康、復於漢陰舊治置漢陰廳、及鶴年蒞治斯土、改縣爲廳已二十餘年、而廳志久闕、鶴年懼年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於是創議纂修、延安康舉人董詔主其事、再閱寒暑、而全書告竣、都爲十卷、其爲目曰沿革志、疆域志、建置志、食貨志、官師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列分子目、而以圖繪凡例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搜集材料頗知別擇、考訂亦尚稱精核、如以舊志首載星野、迷象說紛紜、茫無可考、故闕而不載、又以祠祀之位次祭享之禮樂、垂之國典、非一邑之所專者、悉不濫入、頗稱有見、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一門，舊志失之於簡，自晉及唐郡邑之分合沿革，詭無可考，是
編特徧考諸史，並以歷代地志，鉤其離合，詳其移置，且一一備
載出處，寔較舊志為詳審，疆域志於方字之定向，山川之脈絡
以及村舍渠堰，皆序其程途，而一一附見，著其支派而星羅棋
佈，蓋用意至善，足資取法，惟學校為教化之所關，是編乃闕而
不錄，寔為鉅漏，官司但紀文職，不及武弁，又無武備，以資調遣，
亦未免可議，是則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光緒定遠廳志二十六卷卷首一卷 光緒十八年壬辰刊本

清定遠廳撫民同知余修鳳纂修。修鳳字雲樓，湖南平江縣人。
光緒三年丁丑八月，由監生奉檄蒞任斯土。按定遠自嘉慶
初年設治以來，志乘久付缺如，及修鳳除授茲土，深以文獻之
無徵為憾，爰於簿書之暇，延訪諮詢，探討搜輯，設局創修，歷時
三載，而全書蕆事，釐為二十有六卷。其為類曰地理志、曰建置
志、曰賦役志、曰食貨志、曰學校志、曰祀典志、曰禮儀志、曰職官
志、曰武備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五行志、曰藝文志，又於各
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詔諭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分列類
目，頗稱完備。地理志紀疆域、山川、城垣、道路、鄉里、關隘等事，既
分列之，復合紀之，而以總散各圖附之於前，纖悉畢備，瞭如指
掌。光緒十七年辛卯，豫章賀培芬蒞任茲土，復延程學深廣文
重加測量，凡境內之方隅四至八到，皆分投詳審，方隅經緯，則
用計里開方之法，詳為測繪，山川渠堰，則窮源盡委，詳其脈絡，
而別製新圖，以正舊圖之失，使方隅之定向，道里之遠近，關隘
之險要，疆界之分明，開卷犁然，此誠是編之最足饜人意者。又
風俗一門，於茲土之風習紀載頗有寔錄，如權量方言等，皆足
資考証。按乾隆五十年乙巳，有貴州遵義府遷來苗民六姓，是

編特附苗俗於風俗之下亦頗稱有見惟地理志不載斯土沿革實為鉅漏學校禮儀二志於文廟位次禮器樂章與大鄉飲鄉射諸禮皆詳紀無遺斯並國之公典禮有常經非一地之所專列之廳志殊乖志法他如志藝文乃與文徵無別紀祥異乃統之以五行是尤少知方志体例者所必無之誤也

道光褒城縣志十一卷 民國十八年己巳油印本

清褒城縣知縣光朝魁纂修朝魁桐城人道光十年庚寅由進士夲撤來宰是邦案褒城為古褒國地漢置褒中縣東晉時曰苞中南朝宋省後魏復置褒中縣兼置褒中郡隋廢郡改縣曰褒內旋改褒城明清因之屬漢中府邑舊有志明宏治中邑人龔墳實創修之其後再修於嘉靖中邑人張棣三修於清康熙中邑人許欽鉉四修於乾隆四十二年丁酉邑守蕭興霄及朝魁蒞治斯土邑志之不修又五十餘年矣朝魁既病舊志之牽附失實復懼文獻之無徵也爰於簿書之暇纂為是編都凡十有一卷分為圖考二曰疆域圖考山川圖考表三曰沿革表職官表選舉表志三曰城署志食兵志傳二曰名人傳列女傳而以贅語列之末卷其書以疆域圖山川與圖考合為一門斯蓋志乘之創体然處置得宜首列輿圖後系以說於道里之遠近山川之脈絡瞭如指掌用意至善足資取法沿革職官選舉皆用表以省簡牘年經事緯犁然有當尤深合志法城署食兵各志紀載亦頗有實錄文物志一門亦斯志之創体搨其內容實即他志之金石古蹟金石則詳其銘刻古蹟則窮其源委紀述詳審頗稱有當惟搜集材料不知別擇每每取漢中郡之事以入

邑志如縣志職官宜以知縣為限而是編乃並郡守亦濫入之是志漢中郡非褒城之專志矣又志餘雜志寔出俗例是編贅語一門踵行陞䞘殊為無謂然褒城居群山之中地處偏僻得此亦殊非易易矣

嘉慶安康縣志二十卷 嘉慶二十年乙亥刊本

清安康縣知縣王森文修內閣中書岳震川纂森文字春巢山東諸城人嘉慶十年乙丑進士十三年戊辰奉徽禾擢斯篆按安康為明興安州轄境清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升興安州為府以所領漢陰縣附郭下改名安康立縣未久志乘闕如及森文涖治斯土深以設治三十餘年而無專志為憾於是創議纂修延岳震川舍人主其事洞以森文馳驅三輔敬歷漢南久未蒇事然行篋長携時勤編纂閱五年始克成書釐為二十卷凡紀一曰皇朝編年紀圖三曰輿地圖建置圖水利圖表四曰沿革表職官表選舉表陣亡官弁兵勇表考三曰輿地考建置考食貨考署一曰政略傳四曰人物傳列女傳關防傳前志傳文徵四曰甲乙丙丁四集其書体例頗異於其他志乘今考其內容最足饜人意者厥為圖表按志乘為古之圖經輿圖尤為志地者之所重而明清以來志乘率多僅繪疆域全圖一幅列冠編首視同弁髦不過得其形似而已是編則於輿地圖之外更繪水利各圖計里開方瞭如指掌又他志人物於忠義孝烈之士率多略著數語僅能存其虛許轉不列表以省簡牘之為便是編沿革職官選舉固皆用表即於陣亡官弁兵勇亦皆列表

以存事実年經事緯開卷犁然亦足資取法建置食貨諸考亦頗有実錄改藝文為文徵以存其実亦殊有見惟邑志所載宜以一邑為限是編首列皇朝編年紀一門所紀[illegible]多不專於一邑方志之体例似有未安政畧一門僅能撮舉疏闊之詞亦未免可議是則白璧之微瑕矣

光緒鳳縣志十卷卷首一卷 光緒十八年壬辰刊本

清鳳縣知縣朱子春修鳳縣訓導段澍霖等纂子春字杏曉武昌人光緒九年癸未進士十二年丙戌奉檄來攝縣篆十五年己丑充鄉試同考官以卓異保薦十七年辛卯調署南鄭十八年壬辰再蒞斯土當十五年己丑子春治鳳之四年適會典館咨取郡邑志乘而鳳邑舊志散佚已久僅同治間邑守郭建韓有抄本而未付剞劂子春慇舊志之殘缺因設局重修延華州段澍霖主其事刪繁補缺成書十卷卷為一志首地理次建置次賦役次典祀次官師次武備次人物次風俗次紀事次藝文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序目例言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体例大抵因循府志搜集材料既較舊志為詳盡分列類目亦尚稱完備地理志首列輿圖計里開方於境內之幅幀瞭如指掌建置志於歷年建設之有關者政体者亦能詳其興廢其他各門亦多有実錄惟幅幀列之地理沿革列之建置既嫌其兩撅且未出縣名先臚縣境亦未免後先失序縣志官師所載宜始於知縣是編歷代佚官乃並知府等職亦[illegible]錄之尤嫌其有乖志体又凡例稱府志首列星野舊志引入殊嫌牽强然地理志仍首列星野不知於意何取賦役為志

地者之所重宜並詳古今推源溯流而是編但據道光十四年
甲午所頒賦役全書分類摘抄考核之功尤有未逮他如引據
之不標其出典則尤有乖著述之体焉

康熙西鄉縣志十卷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刊本
清西鄉縣知縣史左修西鄉縣教諭陳鵬程纂史左字雪山河
南河内人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由舉人奉檄來攝邑篆時西鄉
志乘自順治十年癸巳邑宰張台耀纂修之後又二十餘年未
經纂輯矣史左愍志乘之年久失修復懼舊聞之放失也爰於
案牘餘暇設局重修延教諭陳鵬程主其事成書十卷卷為一
類首輿地次建置次食貨次風俗次災異次官守次人物次節
孝次藝文次題咏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
圖繪及史左所作勸懲說列冠編首其書大抵因循順治癸巳

張志搜集材料頗稱缺乏紀事尤多疏略輿地志之紀山川僅
載其方向及距離縣城之里數而不能詳其脉絡建置志於公
署津梁渠堰或不能詳其所在或不能紀其建置歲月其疏略
可知矣案縣志之紀物產宜舉其特有者斯邑物產本無奇特
可紀乃亦勉强湊合殊為無謂又風俗志由元旦以至除夕與
夫婚喪禮制皆節節詳紀自謂極有端倪堪備攷風問俗者之
考索惜所紀皆各處普通習俗千邑雷同非一邑之所獨有雖
多亦奚以為他如藝文之外又有題詠亦嫌其立体之未妥且
多自錄所作詩文更以自作勸懲說列之編首千古無此体例

無論如何難逃後日之誹誚總之其書不過取官文書綴錄塞責寔無足取也

光緒洵縣志四卷 光緒九年癸未刊本

清洵縣知縣孫銘鐘等修靖邊縣訓導彭齡纂銘鐘字鼎臣貴州清鎮縣人附貢生光緒初奉檄來守斯邑慮邑志之年久失修也因屬邑人彭齡重加纂輯未及觀成而奉調他適繼任傅錫羅桂銘施劭復賡續從事成書八卷上之分巡陝安兵備道張端卿端卿以其中有與他志不類者爰倩胡丙煌校萃為之校閱移易增汰釐為四卷至光緒九年癸未而全書告竣按洵邑志乘自康熙四十九年庚寅邑守錢青山纂修之後下距是編之成蓋已二百餘年矣其書分列類目曰天文志地理志為第一卷建置志賦役志學校志武備志官師志為第二卷人物志為第三卷藝文志為第四卷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稽其內容搜集材料似稍嫌簡陋然頗知別擇如洵居群山之中省志郡志及康熙錢志所載諸山不過二十餘耳是編於其所未及者皆按經緯補入頗稱有當物產一門亦頗知舉其特產武備一門於明清營制紀載尤詳惟書成於光緒初年而天文有星野又不知藝文與文徵之別未免可議幅幀列之地理沿革列之建置亦嫌其兩攙官師科目不知用表以省篇牘且官師志於歷代知縣皆不詳其任職年月尤為疏略與圖為志地者之

所重而是編僅繪疆域圖一紙山川水利各門皆不附圖亦未免有傷簡陋他如引[illegible]據之不標其出處則尤非著述之法焉

光緒佛坪廳志二卷首一卷 光緒九年癸未刊本

清佛坪廳撫民同知劉焕纂修劉焕字漢楂四川銅梁人由軍功保舉同知光緒八年壬午奉檄蒞治斯土案佛坪舊為盩厔等縣邊地清道光五年乙酉始設廳治割盩厔等邊地屬之隸漢中府設治未久志乘弗備及劉焕來攝斯篆索閱掌故茫無可攷心焉憂之於是廣咨故老搜集輯往事歷時一載成書二卷類次為七篇曰地理建置田賦為第一卷曰官師人物選舉雜記為第二卷而以輿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分門別類尚稱完備然囿於俗例不免疏略搜集材料尤感缺乏不過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襲府志及各項檔册勉強湊泊而成攷核之功實所不逮當時廳治新闢人口未殷事實亦荒寂無傳如人物選舉各門自不免於簡寂宜其搜集材料難免失之粗略也惟其紀事頗知別擇敘述亦大体無乖如地理志於廳治沿革山川道里紀載頗具條理田賦志紀斯邑户口田賦自設治以來下迄光緒初年窮源盡委尤犂然有當於人心志物產亦頗能舉其特有者非如他志之駢列名物有似類書至於各家詩文之有關於斯邑者則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方之志体頗稱得當若此之類亦非無可取者總之是編紀述雖有傷簡略然創始非易亦無

谷深責也

道光留壩廳志十卷附足徵錄四卷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刊本

清留壩廳總捕水利同知賀仲瑊纂修仲瑊字美恒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年庚子由長安令來權斯廳案留壩廳本鳳縣地明初置留壩巡檢司於縣南後遷廢丘關又徙紫關清乾隆十五年庚午改置留壩廳撫民通判三十九年甲午改置留壩廳同知析鳳縣東南境屬焉廳舊無專志道光十一年辛卯驛丞陳慶怡始輯為志畧及仲瑊蒞治斯土廳志之不修幾十年矣仲瑊深嘆舊志之缺畧因上稽群史旁徵檔案成書十卷凡圖一卷曰經緯圖疆域圖廳城圖十三里圖道路圖廳境棧道圖廳署圖紫柏山圖表二卷曰紀事沿革表職官表志五卷曰土地志山川志田賦志祠祀志邊防志傳二卷曰官師傳列傳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別留壩廳足徵錄四卷於編末案方志為古之圖經輿圖尤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所繪諸圖用開方計里之法而各系之說道路棧道各圖尤具特識非如他志輿圖之視同弁髦沿革職官二表年經事緯亦犁然有當於人心土地山川各志紀載亦尚稱謹嚴其學校選舉金石儒林文苑方技流寓諸門地之所闕者則缺而不書凡所徵引皆一一標出其典若此之類頗稱有体惟搜集材料殊嫌簡略考核之

功，如多未逮。又方志人物宜較史傳為詳，而是編列傳所載人物率多略著數語，存其虛評，而刊其事實，是則未免可議矣。

光緒白河縣志十四卷 光緒十九年癸巳刊本

清白河縣知縣顧騄修，邑人王賢輔等纂。顧騄事蹟無考。光緒十七年辛卯，奉檄來攝斯篆。按白河縣志創始於雍正七年己酉，邑守汪公定纂輯之，而舊志職官未載其人，名籍亦無可考。按其原序稱本史纂修略而未備，是其書蓋未付剞劂。自是而後越七十餘年，至嘉慶六年辛酉，邑守嚴一清復加纂輯，更越九十餘年，而顧騄蒞治是邦，會邑中士紳方議重修縣志，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延邑人王賢輔、李宗麟主其事，創始於光緒十八年壬辰冬十月，至十九年癸巳秋八月，而全書告竣。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凡十有四卷，卷為一類，首分野，次沿革，次疆域，次建置，次學校，次壇廟，次田賦，次職官，次選舉，次人物，次藝文，次雜記。又或於各志之下別系子目，而以圖繪列之編首。其書取材頗知別擇，凡禮樂制度事關國典，海內所共，非一邑所能專者，則屏而不書，深合志法。沿革一門列表，以省簡牘，年經事緯，劃然有當。疆域一門，於方域之定向、山川之脈絡紀載詳核。其他各門大抵皆有定錄，亦多足饜人意者。惟書成於光緒中年，方志學昌明之後，乃猶沿志書之俗例，首列分野，且不知藝文與文徵之別，其識趣可知矣。又營制、風俗附之學校，尤嫌其所附非類，有乖志

体他如人物一門子目既失冗濫稱引各書皆不注其出處是則未免可議也

道光延川縣志五卷卷首一卷 道光十一年辛卯刊本

清延川縣知縣謝長清纂修長清字澄宇號眉塘雲南建雄縣人道光八年戊子由舉人奉檄來補斯縣考延川舊志當順治十八年辛丑邑守劉毅重修縣志之時已嘆其與烟塵俱盡今所存者惟辛丑劉志其後迄六十餘年至雍正四年丙午邑守李延陽復加纂輯又百有餘年及長清蒞治斯土既病舊志之缺畧復痛惜斯久失修文獻之無徵也爰於簿書暇設局重修成書五卷卷首一志首地理志次建置志次政事志次職官志次人物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序例輿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補舊志之遺闕如山川建置政事人物凡舊志所未載者悉為增補註明所據且遂加考校分別去取釐正不少如舊志沿革謂延川秦為臨河縣隸上郡漢初仍舊名蓋據元和志延水縣本秦臨河縣地之語而誤按秦漢與晉皆有臨河縣名同而地迥異是編悉為辨正頗稱有見又舊志秩祀只載壇廟修廢不及典禮殊嫌其名實不符是編列壇廟於建置復列祀典於政事亦較舊志為有體物產一門舊志頗嫌其簡畧是編悉為增補雖不免失之繁瑣然其紀載我朝蠲賑及養野蠶各法皆為斯邑之所獨有頗多足錄非苟而已惟祀典

所紀多全國通禮非一邑之所專事强垂入未免可議又疆域列之地理沿革列之建置亦不免後先失次有乖志體其斟酌表之未當者也

萬曆寧羌州志不分卷 北平圖書館影鈔本

明寧羌州知州盧大謨修揚堂范啟東等纂大謨直隸永年人萬曆二十三年二禾奉檄來牧是州案寧羌漢葭萌縣地唐置三泉縣宋置大安軍元初為大安州尋降州為縣又省三泉縣入之明初省大安縣改置寧羌衛旋升為寧羌州州舊有志創始於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州守王一鳴及大謨蒞治斯土州志之不修又四十餘年矣大謨慨志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於是創議重修延揚堂范啟東等主其事增補訂訛成書一册不分卷釐為七類曰輿地曰建置曰壇廟曰田賦四曰宦蹟曰人物曰雜志又或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今考其書體例既無門類部居搜集材料尤不免失之疏畧按方志為古之圖經輿圖尤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乃缺而不繪實為鉅漏他如輿地志之紀山川但知羅列名目乃不能詳其脈絡建置志之紀坊表但紀其為何人所立乃不能詳其所在田賦志之紀戶口田畝糧税但知據鈔錄檔册乃不能並詳古今若此之類其疏陋可知矣又學校於一邑教化關係至距是編乃不立專目僅於壇廟一門附紀學宮學田考壇廟所以紀祠祀寺觀也是編乃以學宮學田附之其下未免所附非類有乖志体惟寧羌居蠶幢遐

嚴之中文獻無徵是編分列類目粗具規模得此亦大非易易也

道光續修寧羌州志四卷 道光十二年壬辰刊本

清寧羌州知州張廷槐纂修廷槐字晉卿四川奉節人道光十年庚寅由附貢奉檄來知州事案寧羌州志自明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州守王一鳴創修之後至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再修於州守盧大謨及廷槐來州攝篆州志之不修又二百餘年矣其間屢遭兵燹興廢沿革事多可紀道光十一年辛卯大朝庭方修一統志徵牧天下志乘廷槐深以載述之缺畧為憾於是設局重修成書四卷凡為類三十有三曰星野圖輿圖縣治圖建置幅幀道路形勝關隘山川古蹟邱墓坊表里編戶口鄉村市集津梁驛傳鋪舍城池公署單制勲蹟職官武職食貨學校祀典名宦選舉人物水利風俗祥異物產藝文又或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体例大抵因循漢中府知府嚴如熤所修府志而參以萬曆丁酉盧志搜集材料既較盧志為豐富分門別類亦較盧志為完備如盧志志地理而不附輿圖是編則增繪疆域城池關隘市集棧道各圖雖不知計里開方難免粗畧然亦終勝於盧志闕而不錄也他如單制學校風俗物產凡盧志之所闕者是編悉為增補亦較舊志為有當惟分列類目似嫌駁雜如既以舊志之無門目部居為病而以綱統目矣則幅幀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路山川形勝等宜統入以輿地坊表城池公署等宜統入以建置不應各自爲類又搜集材料往往不知別擇如藝文載陝撫為曹洪與魏太子書陸贄改梁州為興元府升洋州為望州詔猶其所言皆渭漢一帶之事而與斯土無涉是編乃亦彙連並入未免可議矣

光緒甯羌州志五卷 光緒十四年戊子刊本

清甯羌州知州馬毓華修甯羌州學正鄭書香纂毓華江蘇上元縣人光緒八年壬午由武陽縣知縣升任斯州九年癸未調辦釐金十年甲申回任按甯羌州志自明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州守盧大謨創修之後至清道光十二年壬辰州守張廷槐復加纂輯及毓華來知州事邑志之不修又五十餘年矣毓華慨乎久不修舊聞之放失也於是商之州中紳耆周詔博訪設局重修延東鐸鄭書香主其事書成釐為五卷卷一為天文輿地卷二為建置賦役卷三為武備宦師卷四為人物卷五為藝文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類之下更於天文輿地二門各附以圖其書大抵因循道光壬辰張志惟張志体例頗傷冗雜惟是編悉為釐正如以山川關隘市集津梁併附輿地選舉忠孝併附人物另立建置一門而以城池公署學校等附之立賦役一門而以地丁添工倉儲課稅等附之凡其所處置皆較舊志為有体按古之言地者先輿圖舊志只載疆域全圖一幅棧道圖二幅未免太略是編更分四鄉為四圖州城控制四鄉則另繪一圖較之舊志差為詳細又志以紀實不尚繁文是編於禮樂制度之載在會典非一邑之所專者悉不濫入舊志藝文

載陳琳為曹洪與魏太子書、陸贄改梁州為興元府、升洋州為望州詔、皆其所言皆與漢一帶之事、與斯邑無涉、是編亦錄為刪汰、頗稱有見、惟書成於光緒中葉、方志學大盛之後、乃首列天文一門、以志星野、輿圖仍按舊法繪製、不知用計里開方之法、疆圉列之輿地、沿革列之建置、是則未免可議、至於風俗物產之附於人物、則尤嫌其所附非類、有乖志体、謂之瑕瑜互見之作可也、

朝邑縣後志八卷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刊本

清朝邑縣知縣王兆鰲修、邑人王鵬翼纂、兆鰲字東柱、雲南寧州人、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亞魁、四十三年甲申由師宗州学正奉檄來宰斯邑、五十三年甲午、奉特旨陞任河州知州、是編纂其蒞治斯邑時、屬邑人王鵬翼之所纂修也、案朝邑志乘、創於明正德十四年己卯、邑人韓邦靖定纂修之、萬曆十二年甲申邑人王学謨復加纂輯、自是而後、邑人李河濱劉筠石雖相繼重修、而斷簡殘篇、未見梓行、及是編之成、上距萬曆王志蓋已百三十餘年矣、全書都凡八卷、其為類曰星野、建置、政事、宦師、選舉、人物、藝文、又於各門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大抵因循李河濱劉筠石兩稿本、於舊志增補訂訛、頗具規模、如王城臨晉武鄉原係芮國故地、舊志或收入沿革表內、而謂為朝邑、若此之類、凡引用訛誤者、悉為釐正、又舊志賦役多[illegible]扶自賦役全書、未免差錯、是編悉為澄清、並鹽法、諸政原委、亦逐項詳載、他如官師、選舉、凡萬曆十年壬午以前舊志紀載已詳者、概不重出、惟起自萬曆十三年乙酉、其有舊志姓氏挂漏、事蹟未詳者、則為之補錄於前、凡所處置、皆犁然有當於人心、文廟舊志列之秩祀、將於寺觀、是編特移之學校、亦深合志法

惟分列類目，往往雜糅無序，如以天文、疆域、山川、形勝、關津統之星野，疆域乃列之沿革之前，皆糅其參雜不倫，有乖志体。又志載星野，久為識者病，舊志置之不論，殊具特識。是編乃於開卷首列天文，斤斤於為參為井之辨，斯則未免可議矣。

乾隆朝邑縣志十一卷卷首一卷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刊本

清朝邑縣知縣金嘉琰修，副貢生嘉定錢坫纂。嘉琰字竹泉，浙江錢塘人，乾隆九年甲子舉人，四十一年丙申，本官候補至陝，四十二年丁酉，來守是邑。時朝邑志乘，自康熙五十一年壬辰邑守王兆鰲重修之後，又歷六十餘年，而作者無聞焉。及嘉琰蒞治斯土，邑之士紳每以重修邑志為請，會大中丞畢沅重修郡志，檄所屬修其志乘，嘉琰因設局重修，延嘉定錢坫主其事，成書十有一卷，卷為一錄：一地形錄，二勝蹟錄，三縣尹丞尉簿史錄，四歷代著聞人錄，五本朝著聞人錄，六孝行忠義并節烈婦錄，七城池公署學校壇廟修建錄，八賦稅錄，九科舉錄，十綴錄，十一修志原流錄。又於各錄之下各分子目，而以序、修志姓氏、目錄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復以輿圖附之綴錄之後。案朝邑志乘自韓五泉創修於前，王河汀續修於後，皆意取体要，為文甚簡。東注後志承王志之後，雖稍稍加備，然考核之功，猶多不逮。是編成於嘉定錢坫之手，錢氏為一代學者，尤精考據，今觀其書，博採遐搜，頗稱精賅，徵引考據，尤足饜人意，一掃舊志空疏之蔽。地形錄之於斯邑沿革，勝蹟錄之於城池宮室關隘，考訂尤極精審。他如賦稅錄之窮源盡委，亦深見卓識，非苟而已。

又凡所徵引，皆一一標其出處，亦深合著述之法。雖分列類目，雜糅無序，不得不以責賢者，然瑕不掩瑕瑜，終不失為陝西方志中之佳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咸豐朝邑縣志三卷 咸豐元年辛亥刊本

清李元春撰。元春字時齋，朝邑人，嘉慶三年戊午舉人，屢應禮部試皆不售，遂絕意仕途，侍母不出。是編蓋其老年與門人及子侄輩之所纂輯也。案朝邑志乘創始於明正德十四年己卯邑人韓邦靖，再修於萬曆十二年甲申邑人王學謨，三修於清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寡邑守王兆鰲，四修於乾隆四十五年庚子邑守金嘉琰，迄於是編蓋已五修，上距乾隆金志又七十餘年矣。全書釐為上中下三卷，上卷為建置志、官氏志、秩祀志、田賦志、兵防志、風化志、兵防志、河防志，中卷為人物志，下卷為義行志、藝文志。今考其書，蓋續乾隆金志而作，凡前志所詳者皆不復贅，惟闕者補之，訛者正之，亦所以不蔑前人苦心也。稽其所增補，以人物志為最多，義行志次之，其他各志又次之。而其最足饜人意者，亦惟人物、義行二志。按方志人物，宜較史傳為詳，往昔志乘率多畧著數語，存其虛評，而刊其事實。是編人物、義行二志，紀載獨詳，深合志法。又其補舊志之遺闕，如兵防、河防，皆特立專志，窮原盡委，犁然有當於人心，乃至田賦、風化各志，亦深合見卓識，非苟而已。以視官修諸志之敷衍塞責者，固差勝一籌。惟各志之下，往往附以議論，空言滿紙，無論如何，終

難進後日之誹請。藝文志一門，僅載自作聖德詩一首，爲尤爲無謂。他如綱目不分，人物志之外，別出義行一門，一似義行非人物者，斯則立體之未安，未免瑕瑜互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朝邑縣志例一卷附志例後錄 咸豐元年辛亥刊本

清李元春撰。元春字時齋，朝邑人，嘉慶三年戊午舉人，應禮部試不售，侍母不出，終老於鄉。元春有朝邑縣志三卷，已著錄，是編蓋其老年修志時之所纂輯也。先是朝邑邑侯議欲重修縣志，屢屬其事於元春，元春以爲修志之難，與史同科，辭不就任，復以邑志終不可久闕也，因創爲志例，以俟後之賢者，書成都爲一卷。凡爲例十，曰建置，曰設官，曰秩祀，曰田賦，曰風化，曰兵防，曰河防，曰人物，曰義行，曰藝文，而以梓里賦、補記、補傳、續傳、三仙人傳、楊對峯傳、劉王西先生傳列爲後錄，附之篇末。今考其志例，大體因五泉、河汀及王朱諸志體例，而辨其是非，補其佚遺，既不全繼舊志，亦不敢盡廢其體例，蓋參史法以爲志法，而不盡襲成例，欲成一家之言也。其於新志，意主接前志續修，深以因循侵出爲病，此固數往昔續修各志之陳陳相因，新志既成，舊志遂廢者，其善多矣。又其於風化、兵防、河防等目，皆主各立專志，亦較舊志之附非其類者爲有體。他如梓里賦及補記各篇，論舊志之得失，亦深具卓識。其於舊志之訛誤，亦多所是正，如朝邑西界同州，北有鐵鐮山，東有黃河，南有渭水，洛水在中，西北自同州來，東南流，本入渭，有時經入河，舊志以爲漆沮，

殊為舛謬，是編悉為辯正。又其補舊志之遺漏，如官師、人物，皆有關於文獻，後之修志者足資參考。惟志例於人物之外，別出義行一門。夫義行亦人物也，何得別立一門，斯則未免可議矣。

道光懷遠縣志四卷 民國十七年重印道光二十二年本

清知懷遠縣事何炳勳纂修。炳勳字保如，浙江山陰縣人。嘉慶己卯舉人，道光乙未進士，十八年四月到任。此編題曰粵西懷遠林蘇其焜燮堂氏撰次，浙江山陰何炳勳保如氏重編。按懷遠素無志，有之自乾隆十二年邑宰蘇其焜始。考此編各門紀載皆至道光而止，是以實為道光志，不得以題有蘇其焜撰次字樣，即目為乾隆志也。卷首有道光二十二年李熙齡序云：自蘇君至今，將屆百年，其中所當增益者正復不少。何保如明府以名進士作宰是邑，悉心纂編，補其缺畧，或附考於後，或新增於中，較之舊志炳蔚可觀。則此編之為道光新志也益明顯矣。書凡四卷：卷一曰圖譜、天文、歲時、氣候、地理、山川、疆域、城堡、建置、祠祀、鄉村；卷二曰賦役、徵收、稅課、種植、物產、市集、名勝、風俗；卷三曰官師；卷四曰人物、選舉、名宦、封爵、錫類、紀事、兵制、郵驛、遷外、蒙古。按此編列目雖以蘇志原本為主，而亦微有不同。如山川，蘇志附於地理，此則別為一門；封圻為守土者所宜周知，故增以疆域。其他或附或併，改易尚多，惟其凡例一沿蘇志之舊，遇有改易之處，附以新志作何云云。此法尚不經見。編中各門所紀皆極簡畧。李序言懷邑僻陋之壤，其民貧而少文，則又

無怪其因陋就簡也。奉行故事而已矣。

民國橫山縣志四卷 民國十八年石印本

民國橫山縣知事劉濟南等修，邑人清拔貢候選州判曹子正纂。濟南字治堂，河南鞏縣人，民國三年三月到任。按橫山清名懷遠縣，民國三年改名橫山，蓋以懷遠與安徽、廣西屬縣有同名之嫌。且其地北控蒙古，東銜榆林，西接靖邊，南與綏德、米脂定犬牙相錯，為橫山山脈之要塞，因改今名，欲人之顧名思義也。在清有乾隆十二年知縣蘇其炤、道光二十二年知縣何炳勳兩次編輯，更經百禩為民國之十年，劉公攝篆，是邦倡修縣志，邑紳曹子正旁搜遠紹，從事編輯，未成而逝，其哲嗣穎生踵而成之，共為四卷，曰地理志、官師志、選舉志、人物志、名宦志、建置志、紀事志、物產志、風俗志、教育志、實業志、交通志、財政志、政治志、藝文志。其凡例云：本編上續何志，至清末為止，其已詳懷遠志者，茲概不書。然查其書中事實，職官載民國知事十一人，選舉各級學校畢業生一目，所載人物十之八九皆屬民國，教育志之學校一覽表，亦以民國設立者居十之九，此外若實業、交通、財政、政治，鮮不涉及民國，與凡例至清末為止之言實大矛盾。且編中不列沿革一目，雖云歷代沿革已詳舊志，故概不書，然民國之改懷遠為橫山，實為改革之大者，編中一字不錄，則

横山之所以為横山關者將無由而知矣、惟其地理志所絵各圖、皆隨方計里、俾知距離則確加乎舊法一籌也、

嘉慶葭州志十一卷 嘉慶十五年庚午刊本

清葭州知州高珣纂修、高珣字西嵐、漢軍鑲黄旗人、嘉慶中由舉人奉檄來知州事、考葭州春秋時屬白翟、戰國時為魏之上郡、其後代有更革、宋置葭蘆砦、置孟以砦置晉寧軍、金升為晉寧州、旋改曰葭州、明清因之、屬榆林府、州舊有志、多散佚不存、乾隆末年、州牧王石潤雖嘗纂輯、旋奉調離任、其事遂寢、厥後署事者多、且在任不久、無暇纂修、及高珣蒞治斯土、懼年久不修、文獻無徵也、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因王氏志稿、增補訂訛、歷時匝月、而全書告竣、都為十有一卷、卷為一志、首天文志、次地理志、次建置志、次官師志、次田賦志、次學校志、次選舉志、次人物志、次風俗志、次藝文志、次雜記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附之篇首、按葭州舊志久無存書、無可因循、而是編之成為期不過匝月、其草陋可知、今考其書、搜集材料頗感缺乏、考核之功、尤多不逮、故紀坊表則不能詳其建置之年月、志官師則不能詳其任職之時代、風俗志既嫌其簡略、不足以備考風問俗者之考索、且所紀皆各處普通習慣、非一邑所獨有、尤為無謂、其他各志、亦大抵失之簡陋、惟田賦志紀載甚詳、頗有實錄、初度一門、亦頗能舉斯邑之特產、

非如他志之巨細不遺有似類書是亦非無可取也

民國葭縣志二卷 民國二十二年石印本

民國葭縣縣長陳琯修邑人清宣統己酉拔貢甘肅試用直隸州州判趙思明等纂陳琯字韻軒沔縣人上海中國公學專門部法律本科畢業民國十六年來任按邑之舊志成於清嘉慶十四年鐵嶺高公西嵐編輯發州實具創始之美光緒二十年宜陽李仁山從事續修垂三十年中經張繞川魏楚翹閻通安諸君屢續增修未得成書延至民國十七年陳公來邑攝篆延趙君思明張君德華旁求博采編輯成帙釐為二卷其目曰天文志地理志建置志職官志貢賦志屯運志徵榷志學校志選舉志封爵志交通志鹽茶志錢幣志祀典宗教志祥異志人物志古蹟志紀事志風俗志藝文志物產志其分類依陝西通志局目錄畧事變通編中各門皆自光緒二十一年依次續載凡事在二十一年以前者以詳於舊志概不復贅然地理之疆域因舊志於各地方村鎮名稱全未登錄此編用事補列以備辦村政者之參考惟其所載但著村鎮名稱不詳著縣治之某方距縣治若干里且無圖以資參証閱者實無術以知其部居也其凡例云舊志原書失之簡畧迄今滄桑變更閱時久遠其中應增者實多而此編共僅二卷除職官選舉人物外每門恒寥

參數行若交通錢幣宗教等第知者其名稱其源委概不之及其簡畧實未見有勝舊志矣

乾隆寶鷄縣志十卷卷首一卷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刊本

清寶鷄縣知縣許起鳳修寶鷄縣縣丞蔣大中等纂起鳳字雲衢號梧軒浙江昌化人乾隆十七年壬申進士二十七年壬午五月本徽來宰是邦案寶鷄縣志創始於萬曆三十六年戊申邑宰朱炳然再修於崇禎十三年庚辰邑宰嚴墨鷟三修於清順治六年己丑邑宰薛光前四修於十四年丁酉邑宰周愷五修於康熙二十年辛酉邑宰何錫爵及起鳳蒞守斯土邑志之不修又八十餘年矣起鳳深懼繼此不修將無以信今而傳後也爰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夏設局纂修閱半載而全書告竣釐為十卷卷為一志首地理次建置次賦役次學校次古蹟次官師次人物次選舉次列女次藝文次雜記次祥異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大抵因康熙河志分列類目往往雜糅無序如以禮制附之地理兵防軍器附之建置皆嫌其參雜不倫有乖志体又縣志之紀物產宜舉其特有者考斯邑物產本無奇特可編紀是乃勉強湊合巨細不遺殊為詳他如文廟祭祀凡禮樂祭器皆國之通典千邑雷同是編乃一一備載亦未免可議賦役一門但知抄錄賦役全書乃不能窮源盡委並詳古今考核之功尤有不逮惟舊志

學校附之建置下專立一門似嫌與附非其類是編特立一門頗稱有見又沿革科貢皆列表以省簡牘年經事緯犁然有當則亦非無可取也

嘉慶定邊縣志十四卷 清嘉慶二十二年刊本

清■定邊縣■黃沛纂修黃沛字豐亭內務府正黃旗漢軍人嘉慶十九年■定邊古鹽州地舊為衛所自清雍正九年始設縣至邑乘當乾隆中■知縣徐觀海戴元燮相繼纂修成而未梓邑諸生劉■希周錄其稿而珍藏之俾不失墜其書至乾隆三十六年為止嘉慶中黃公摧邑紳共邑紳旁搜廣採遠稽近徵或本舊編而修輯或集見聞而增補之及二十二年書成分為十四卷一地理志二建置志三祠祀志四五田賦志六兵防志七八官師志九十人物志十一選舉志十二邊備志十三四藝文志其書雖為續修實等創始故其纂輯除參考徐戴二人舊稿外則以保安郡志者為居多各門小引多仍冠以前令戴元燮論曰所紀採自某書皆標出典不掠人美有足多者其邊備志於邊牆河套禦邊紀載備極詳盡凡縣之為邊陲要區者其志乘皆宜奉之為楷模惟其各門多屬強湊如分野一門僅曰按延安郡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考此語只可用之於郡志與定邊實無關係且以地應天本極渺茫以州縣百里之大當於天度者幾許修志者強相附會已非質矣而此編以題類然無關之語載錯簡端即附會亦有未能多見其

膠柱沿習也其他風俗歲時諸目亦不免强湊之病焉

嘉慶延安府志八十卷 清光緒十年補刊嘉慶七年本

清延安府知府洪蕙纂修蕙江南揚州府江都縣人乾隆五十三年舉人任按延安志乘明以前已無可考清則知府陳君天植創修於康熙十年嗣後未修者百二十載洪君典郡十餘年踵續之餘毅然以身任之延訂編摩三易寒暑嘉慶七年春方伯溫公承惠善洪公之有斯舉也致書敦促七閱月而書成凡八十卷曰恩澤紀沿革表大事表封建表輿地表考建置考水道考史畧户畧禮畧兵畧刑畧工畧前政傳錄名人傳錄忠義傳錄列女傳錄兩志傳錄雜錄金石書目著述其書体裁義例蓋畧參考大興章氏之說也沿革大事封建三表參考古籍極為宏富且將古籍原文詳注於表遇有二說牴牾者則併錄而加以己意如於封建表之膚施云按羅泌路史以膚施為周世封國通志采之然按路氏所紀國名往往不足為據今故不采而附錄於此云云其於不采者而舉其所以不采之故以防後人不加思考且復采可稱深得著述之体矣流賊起自延安故詳其事而編之雜錄至於宮師學校選舉賦稅祠祀以及倉儲宅驛里甲閘梁皆不別立門類而分隸於六畧此皆普通志書之所無義例嚴謹有越乎舊志者卷首目錄之前有光緒十年知

府劉本祖一序載鋟板燬於兵半為灰燼因覓完本藉資考徵
竟[illegible]不可得繼聞書院舊有秘藏一帙首尾尚無脫畧爰細
檢舊鋟之殘缺者凡若干已匠氏仿刻之用廣流傳無墜前績
以見此編蓋為光緒之補刊本也

毛詩振雅六卷 青縣張氏寶詩[illegible]藏天啟四年甲子朱墨本
明張元芳魏浣初同撰元芳字完樸廣陵人事蹟無攷浣初字
仲雪常熟人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政有詩
經脈四如山樓集行於世是編朱彝尊經義攷及各家書目皆
不著錄其書分上中下三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上截推闡詩旨
大率首論全篇大意次則分章詮釋中截列舉經文每章之下
有章旨每篇之下有篇旨經文之旁更有旁注以標舉筆法且
加以朱筆圈點下截則節錄各家批評文法之語大抵不甚訓
詁章句意在闡明詩旨評論文法案晚明之世學者治詩喜以
公安竟陵之詩派竄入經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深斥其貽害
於學者然詩之為書本古昔歌謠之辭與漢魏樂府初無以異
而學者知詩之為經不知詩之為詩實詩學之一蔽晚明學者
以治五七言詩之法治三百篇正足以破腐儒之陋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過而斥之是門户之見非天下之公議也今攷是編
說詩一掃前人訓詁之膠固純取妙悟如釋鄭風遵大路云淫
婦為人所棄而作此詩釋有女同車云懷佳人也釋山有扶蘇
云淫女戲其所私者而作也釋丰云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
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又云丰失約

也。釋野有蔓草云：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又釋小雅鹿鳴云：此宴饗賓客之詩也。釋四牡云：此勞使臣之詩也。釋皇皇者華云：此遣使臣之詩也。釋常棣云：此燕兄弟之樂歌。釋伐木云：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其說雖寥寥數語，不落言詮，而深得詩人之本旨。惟上格詮釋篇章大旨，下格批評文法，大率拘文牽義，鉤剔字句，不脫時文之習。他如圈點筆法，尤為無謂。斯則明人經解之通病，不必為之曲諱也。

詩志度與九卷　青縣張氏賓詩簃藏天啟四年甲子刊本

明旋澤深撰。澤深字厚甫，爵里無攷。是編朱彝尊經義攷及各家書目皆不著錄。其書不載經文，僅以篇目標題，每篇標舉大意，然後分章詮釋。所說或因襲舊說，或自出新意。凡國風四卷，小雅二卷，大雅二卷，三頌一卷，都凡九卷。大旨宗孟子以意逆志之說，不專主於一家。所引諸書大抵同時人著作，雖不下二十餘種，然並豐坊偽子貢詩傳、偽申培詩說亦兼採之，頗乏抉擇。又其意惟在闡明詩旨，並名物訓詁亦皆弗詳。案晚明之世，學者治詩，固能破彼拘牽，一掃訓詁之膠固，然空談無據，每多疏於攷核。是編說詩，正坐其蔽。其發揮詩旨，類皆依文詮釋，尋味於詞氣之間，推敲字義，探求語脈，往往恍惚而無著，不過為程式制藝之計而已。然其間推闡詩旨，亦多足破腐儒之陋者。如釋周南卷耳云：此詩要看嗟我懷人一段懇切相思摸擬，件件俱是托出眾物，不得而登高，而飲酒，而長嘆，正是嫚那窮寃的所在，件件要做而件件不是還事。又云：登高只望白雲思親舍之意，注住從之說太着象，登山以望君子，如古樂府遠望可以當歸云。又釋邶風雄雉云：全詩以懷字為主，末章正是普懷處。首言阻隔，只是遠行；次言寔勞我心；又次言悠悠我思，俱

含恐其不能自善意直至知德而賊則伊阻者不遠不來者能來而懷思可少寬耳若此之類雖循文衍義而深得詩人之本旨編首載馮元颺序謂其說詩三得詩之本色亦不盡為虛譽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經部

新編詩義集說四卷 故宮博物院影印宛委別藏影鈔明刻本

明孫鼎編孫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中領鄉薦任松江教授擢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是編朱彝尊經義攷曾著錄之而注云未見攷之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知其書定成於正統十二年丁卯此本從原刻影鈔惜其序文已佚書凡四卷蓋採取解頤指要發揮矜式等書擇其新義彙為一編不盡釋全經每篇仍分總論章旨節旨各類阮氏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稱其展卷瞭然頗屬精備今攷其書雖多篤定之論如引旨要之言以釋小雅白駒云此詩惜賢者之去又引主意之言曰斯人好賢之心固無所不用其極也賢者天下生民之所依賴當時既不能用之庶幾縶之足以留之久留之不可而暫留之是則斯人之拳拳於好賢為何如哉又如小雅斯干總論引解頤之言曰古人築室既成而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辭如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所謂頌美之辭也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則所謂禱祝之辭也其說於詩內微旨詞外寄托皆推闡無餘阮氏謂其頗屬精備固非虛譽惟其所纂輯皆明人說詩之書往往敷衍語氣為時文之用尤多迂腐之論是不免白璧之微瑕然核其所引如彭奇詩經主義曹居貞詩義發揮朱氏經義攷皆云未見謝

升孫詩經断法，且称己佚，則其書亦足補文献之缺畧，要不可廢也。

詩經筆記四卷 萬曆十五年丁亥刊本

明蔣以忠撰。以忠字伯孝，學者稱貞菴先生，常熟人。隆慶進士，官至廣平知府，負文名，有藝圃琳瑯、清獵山人集，行於世。是編蓋其早年讀詩所記，故名筆記。全書不載經文，僅以篇目標題，首論全篇大旨，其次分節詮釋，亦有但釋篇旨，不復分節詮次者。大旨宗孟子以意逆志之說，不專主於一家，而掃除訓詁之膠固，頗足破腐儒之陋。就詩論詩，於詩內微旨、詞外寄托，推闡極詳，時多新意。如釋周南漢廣云：此南國人美遊女之作。釋芣苢云：此岐周婦人所自作，重相樂意。釋鄭風子衿云：此淫女望深而思切也。釋揚之水云：此淫女情親而欲久也。釋出其東門云：此人見淫奔之女，而言己之所思不在此而在彼，是不為淫慾之所移者。釋野有蔓草云：此奔者道相遇之情。釋溱洧云：此奔者自敘其樂事。其說空諸依傍，深得風人之本旨，而發前人所未發。惟惜其未能盡棄舊說，往往折衷其間，於詩旨多有未貫。如釋周南關雎云：此宮人所作。釋葛覃云：此后妃當葛事既成，因謀歸寧，歷序敘情事如此。釋卷耳云：此后妃因文王不在而思念之切，故自道不能自已之情如此。釋樛木云：此為衆妾美后妃。若此之類，或依小序以為說，或宗集傳以立論，大抵曲徇

舊說未免失之穿鑿然瑕不掩瑜治三百篇者固不可盡廢其書也

二劉先生闕湖說詩不分卷末附闕湖紀言 崇禎四年辛未刊本

明慈水劉尹聘劉振之同撰尹聘字崇任性剛直敦學行崇禎初舉於鄉振之字而強崇禎舉人署東陽教諭遷邵陵知縣以名教自持流賊至索印不與縛置雪中三日夜罵不絕口亂刃交下而死是編蓋二劉主講東陽闕湖書院以意說詩之語而門人吳志道之所纂輯也其書首錄經文次論全篇大旨然後分章詮釋而以闕湖紀言毛詩原解序附之卷末大旨不甚訓詁章句意在闡明詩旨崇孟子以意逆志之說不專主於一家類皆循文衍義以探求詩人之本旨如釋鄭風將仲子云此若為拒之之辭而所以懷之者愈至其所以畏父母諸兄與人之多言者只恐事一敗露于懷仲之意不能成就耳又釋山有扶蘇云狂言情之蕩狡言情之詐非真為狂狡也相狎而為戲之辭也其說率以意為解然亦時多新意今攷其學於同時中人多取郝氏毛詩原解之說故其說詩大抵仍以小序首句為據益以臆斷此明人說詩之通病也又其書所紀既為二劉說詩之語則何者為崇任之說何者為而強之說似宜分別注明是編乃不加識別亦未免可議至於闕湖紀言蓋二劉說詩餘論雖一知半解時亦有之然体同詩話類皆空談無據以其道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漢魏之詩，尚嫌其空疏，況於詩以解经乎。

逸詩不分卷 明擁萬堂刊本

明鍾惺輯。鍾惺字伯敬，竟陵人，萬歷三十八年庚戌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明史文苑傳附載袁宏道中。是書蓋取群经子史中之逸詩，輯為一編，首列逸詩篇名，斷章存者凡十四篇，綴拾所及，有尚書大傳、禮記、大戴禮記、春秋左氏傳、孟子、汲冢周書、國語、史記、漢書、列女傳、穆天子傳、淮南子及周官注等書，次列群经子史中之逸詩，所錄凡春秋左氏傳八章，論語二章，禮記二章，大戴禮記二章，孔子家語一章，管子一章，晏子春秋一章，墨子二章，荀子六章，列子一章，莊子一章，呂氏春秋四章，戰國策五章，淮南子一章，史記一章，漢書二章，後漢書一章，晉書一章，說苑一章，中論一章，集韵一章，都凡四十有五章。復次列逸詩篇名，如呂氏春秋之葛天氏八闋，楚辭之駕辯，隋書樂志之網罟、辯樂論之豐年、詠樂書之龍袞頌等，都凡九十有四篇，類皆採之子書雜說，而以束晳補亡六詩列之編末。今攷其所輯，大抵就王應麟詩攷中之逸詩篇名，而略有增補。其所補各條，逸詩又王氏所未搜者，凡十有五篇，曰貍首一章，黃竹詩三章，無射一章，嶠一章，白水一章，鼓缶一章，又大戴禮記所引一篇，墨子所引一篇，列子所引一篇，呂氏春秋所引一篇，淮南子

所引一篇漢書所引一篇後漢書所引一篇晉書所引一篇中論所引一篇其逸詩篇名為王氏所未收搜者都凡五十有九篇曰黃帝龍袞頌黃帝掆鼓曲伶倫渡漳歌戚墨九招歌虞舜大唐歌候人分歌九辯九歌燕往飛歌淦鶬辛餘靡歌北里靡靡激楚流風陽阿延露折陽皇荂下里巴人薤露陽春白雪引商刻羽流徵邪許歌噓嘆歌涉江采菱嗙喻于遮顛歌凱歌爐歌歸邪之曲幽魄之曲離鴻去鴈蘋生明晨焦泉朱華流金商飈白雲落葉吹蓬嚴凝流陰沉雲輕風流水之詩昭霧秋霜之詩不容吟勞商清角滌角秣馬金闕歌此外束晳補亡六詩亦王氏之所未搜總計其書摘王氏之遺漏都凡八十篇蒐集輯雖尚稱勤摯然稽其得失寔多可論其所引據多出子書雜說且不當錄及殷商以前之偽詩其失一也束晳補亡詩六篇不應與逸詩並列其失二也所錄各詩間有重出如陽阿凡三見流徵凡兩見之類其失三也總之其書不過就王氏詩攷增綴逸詩篇目雜採諸子依託之說少所持擇鈔撮之學本不足以言攷証也

讀詩一得不分卷 明擁萬堂刊本

宋黃震撰震字東發慈谿人寶祐進士為史館檢閱以直言出判廣德軍知撫州為人清介自守獨宗朱氏之學及卒門人私謚文潔先生有黃氏東發讀書日鈔行於世此書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皆不著錄朱彝尊经義攷曾列其名謂為一卷案是編即東發讀書日鈔之一門竟陵鍾惺刻之古名儒毛詩解中大旨病雪山夾漈晦庵諸儒說詩好廢序以己說攷自序稱非詩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然亦不能盡棄集傳之說故又稱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要之黃氏說詩蓋以晦庵集傳為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於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大抵折衷於序集傳之間引南軒東萊岷隱雪山諸家之說以闡明之其書不載经文但以篇目詩句標題亦多闕而不說者今核其所言剔抉疏通亦未嘗無所闡發釋周南芣苢云芣苢諸家皆以為治妊蓋因詩序樂有子之言也王雪山云芣苢卑賤子婦人服之下血非可治妊蓋採取以療疾耳晦庵曰未知采之何用得之矣戴氏謂此詩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此語蓋得其氣

象。又釋召南摽有梅云，諸家皆以為天子之情，岷隱云求我庶士擇婿之詞，父母之心也，合從之。凡若此類，雖不出宋人之說，然融會貫通，要文言曲說之病，惟於篇內微旨名物訓詁亦多所未貫，如釋周南螽斯，曰戴岷隱云螽斯喻子孫，非喻后妃，愚案螽斯羽振振兮，是詠子孫，宜爾字方是指后妃。今玩其文氣，爾字承上螽斯而言，朱氏集傳云爾指螽斯，最為得之。是編之言，殊嫌其附會。總之其書穿鑿者固多，懸解者亦復不少。斯固不足為訓，然融會貫通，冥思研索，務在探詩人之本旨，則亦自不可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讀詩錄不分卷 明雍萬堂刊本

明薛瑄撰。薛瑄字德溫，號敬軒，河津人。永樂進士，宣德中授御史。忤中官王振，下獄論死，尋得釋。景帝嗣位，召起大理寺丞。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致仕卒，諡文清。治學一本程朱，有讀書錄、從政名言、薛文清集行於世，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蓋其讀詩劄記之文，惟明史本傳、朱彝尊經義考皆不著錄，蓋原載讀書錄中，竟陵鍾惺刻之古名儒毛詩解中，凡三十有三條。意主借詩以立訓，故反覆數揮，務在闡明興觀群怨之旨，溫柔敦厚之意，而於興衰治亂尤推求源本，剴切著明。故首述讀詩之法云：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句解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念過，便教人省悟。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掇念過，蓋得明道說詩意也。是其說詩大抵皆宗紫陽，意在優游玩味，以求有裨於人事。故曰三百篇天道人事無不備。又曰關雎之類言夫婦，鹿鳴之類言君臣，棠棣之類言兄弟，蓼莪之類言父子，黃鳥之類言朋友，此詩於人倫之道無不備也。又其說君子偕老篇曰：其辭含蓄微婉，略無激發不平之氣，可見詩人之忠厚，而學者玩此，亦可

以進德矣凡此之類雖理明詞達無所矯揉能以古義啟沃然在經解中終為別体與經解之作固有殊焉

胡氏詩識二卷 明梅墅堂刊本

明胡纘宗類編纘宗字可泉一字世甫一字孝明自號為鳥鼠山人秦安人正德進士由檢討出為嘉定判官歷官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旋改河南俱有政績時世宗喜告訐纘宗為仇所陷革職歸築室著書所著有辛巳集丙辰集鳥鼠山人小集春秋本義顧學編近取篇等書是編明史本傳未嘗著錄朱彝尊經義攷曾列其名作三卷竟陵鍾惺刻之古名儒毛詩解中分為上下二卷壽縣孫氏寶詩簃藏其殘卷僅存下卷其書蓋分類編纂故編首題明秦安胡纘宗孝明類編其門類據今所存下卷

攷之有要句類訓詁類要句類者蓋取群書中之典宜有關於詩者分條摘錄如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之類大抵摘錄以供玩味要與詩旨無涉訓詁類者蓋取詩中駢語單字而訓詁之先釋駢語如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萋萋盛貌之類次釋單字如淑善也逑匹也之類間亦舉其異文如調一作輖重也邪一作徐緩也之類亦多闕而不釋大抵不甚訓詁名物所釋多形狀之詞攷其所訓詁或取傳箋或宗集傳不拘於一家之說惟要句類但徵文辭有似類書訓詁類僅加詮釋寔同字典且既不標舉經文篇目又凡所引據皆不注其出處使後之讀者無

所攷証要非經解之正軌則亦無容議其得失矣

印古堂詩話不分卷　明擁萬堂刊本

明朱得之撰得之字本思號近齋靖江人一作烏程人貢為江西新城丞邑人稱之從學於王守仁守仁歿於粤走數千里迎之哭盡哀其學頗近於老氏有參玄三語莊子通義宵練匣及是書行於世是編朱彝尊經義攷曾著錄之凡一卷其書不載經文所解皆偶摽己意隨拈各條非說全經故謂之詩話都凡三十有五條其說不甚訓詁字句而議論和平主孟子以意逆志之旨故反覆發明務在闡明興觀羣怨之意溫柔敦厚之情間亦時有新義如釋召南羔羊云羔羊三章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初美其從容自得次則即其從容自得樂時舉地抽繹以詠嘆之趣也就詩論詩深得風人之本旨惟於前人之謬說猶有未能盡汰於興衰治亂勸懲美刺之說尤再三致意不免附會如釋秦風車鄰駟驖云車鄰駟驖見秦人開國之始其務如此則他日變奄人任血戰以致敗事可見矣君子其謹始哉斯則泥於舊說而失之者也其間亦略有攷証要於詩義未能盡洽如謂齊風雞鳴初曰不但雞鳴天將旦而蒼蠅有聲矣再曰不但將旦日已出而有光矣日字悮也蟲薨薨承蠅也會且歸回出也月不常光於旦蠅不前聲於雞日悮月無疑也考之古說

定無所據斷則憑臆見而失之者也總之是書多自為斷制
不過經解中之別體耳

徐氏重定詩經世本古義四十六卷卷首一卷卷後二卷 書錄

張氏寶詩簃藏徐氏手定稿本

清徐時棟重定時棟字定宇一字同叔鄞人道光中舉於鄉官
內閣中書家有煙嶼樓藏書六萬卷丹黃殆遍治經以先秦遺
說為主工詩古文喜表章文獻有逸湯誓攷三泰誓攷詩音通
山中學詩記柳泉詩文集已著錄是編為徐氏手定明何楷詩
經世本古義蓋編定猶未付梓者也編首有徐氏題識三則又
攺定原目及重定目次各若干頁皆徐氏手蹟攷之題識如其
書為同治九年庚午十一月之所編定據其手寫目次云余既

極論元子世次之妄又恨欲讀其書而尋檢之不易也臥而思
之輾轉反側忽念其書篇自為頁若依三百篇原本次而重編
之將使讀者不皆亂于次序亦使元子無得罪于古經而其所
謂論世之說固依然可見也計定大喜坐以待旦于是竭日夜
之力編次既緒定為四十六卷首卷一卷後卷二卷而手寫目
次如左今考其書除以原引論十五國風論二雅論三頌列之
首卷以屬引小引列之後卷皆不入卷次外其正經國風十八
卷二雅為二十三卷三頌為五卷緊何氏詩經世本古義專主
孟子知人論世之旨依時代為次盡易風雅頌原第而更定之其

閒固多穿鑿附會，悍然自信之說，然元子學問博通，引據賅洽，凡名物訓詁，一一攷証詳明，典據精確，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雖屢斥其世次之妄，而究不能廢其書。夫誦詩論世，孟子固嘗言之，然千載而下，誰能盡曉？康成作詩譜，六一繼之，其所排比不過數十篇，不知為不知，故多闕如，且亦不過另為一編，自存其說，不敢妄易舊序。即王柏私心自用，妄作詩疑，亦不敢公然顛倒進退之。使何氏之書仍依三百篇原第，而附己意所定時世于篇後，或可信，或不可信，姑聽後人擇之，則孰敢非其妄作者哉。惜其不此之圖，而妄易風雅頌舊第，宜人人之嗤點其書也。今徐氏以其書篇自為頁，故分而歸之，復於三百篇舊次，每篇首頁版心之右，原書某王之世，則雖復舊序，而何氏所定世次固依然可攷，是誠元子之功臣也。

續修四庫全書稿 卷 經部

詩经通論十二卷 海原閣楊氏藏舊鈔本

清朱鶴齡撰。鶴齡字長孺，吳江人，明諸生，甲申後棄去，自號愚庵，與顧炎武相友善，長於箋疏之學，所撰詩经通義、尚書埤傳，四庫皆著錄。是書為海原閣楊氏所藏舊鈔本，竹紙無格，每半頁十五行，行二十五字，小字雙行，字數同，蓋依刻本行款而鈔錄者也。有蕘翁朱方文印，黃丕烈白文方印，楊氏海原閣鑑藏印白文長方印，紹龢白文朱文兩小方印，宋存書室朱文方印，顧千里印半朱文半白文方印，楊彥合讀書朱文長方印，東郡楊紹和鑒藏金石書畫印白文方印。字畫工整，雖朱墨鉤乙，然筆致疏古，的是清初風氣。取刻本勘之，多所異同，疑是朱氏所錄副本，而後人據刻本校勘者也。何以言之？凡其所改易者，皆與今刻本同。如編首古今諸儒姓氏，陸氏德明詩釋文，德明旁有元朗二字，以紅筆點去，今刻本無之。又魏氏了翁詩要義，了翁旁有鶴山二字，以紅筆改為華父，今刻本即作華父。諸如此類，凡其改正鉤乙者，皆與今刻本無異，明為據後人據刻本校勘，而是編之為朱氏所錄副本也。以楊氏所藏詩经考異書校之，尤可無疑。其各詩注釋中，多鈔本所有而刻本删削者，如周南關雎篇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句下，有按語云：按嚴緝解此

詩首章從集傳、下二章從注疏、不為歸一之論、故其解寤寐求之為求此淑女、然於四之字語脈、是言求荇菜、非言求淑女也、今不從、又關雎序哀窈窕句下、引呂氏曰、哀者至誠惻怛之意、禮記所謂無服之喪、內恕孔悲、求賢之情、其惻隱有如此者、又毛序下有按語云、今據小序、以后妃之德言之、仍從古注為是、其下復加按語云、詩稱淑女從朱、左右從毛鄭、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是淑女求嬪御之助、非求此淑女也、語屬兩歧、且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各與上句相應、若作此解、文義亦未安、故不從、又漢廣篇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句下、引陳啟源說、末有周南正風、遂為豔詩之祖矣一句、又汝墳毛句序下有按語云、列女傳云、大夫妻恐其懈于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遺父母憂、其下復加按語云、詩致引韓詩薛君章句、與此意又別、又麟之趾篇振振公姓句下、有按語用王介甫之說、復引陳啟源曰、介甫因申之曰、孫傳姓者也、此語不解、豈以春秋時、公子之孫、輒氏其祖之字歟、然此公子之孫、非公孫也、又傳氏非傳姓也、此周南十一篇與刻本之異同也、指其所異者、多為小注、用以為立說之根據者、而刻本皆從刪削、其他各卷、大抵如是、吾儕據此、正可以見其立說之謹嚴、無一處無根據、後或嫌其瑣細、而悉為刊落、故不見於刻本、古人著書、往往數易其稿、讀是書益信朱氏於三百篇用力之勤、至於其書之得失、四庫總目及諸家多有論者、故茲不復贅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經考異不分卷海原閣楊氏藏鈔本
清朱鶴齡撰。鶴齡字長孺，別號愚菴，吳江人。明諸生。所撰有詩經通義、尚書埤傳，四庫皆著錄。是書為海原閣楊氏所藏鈔本，附之詩經通義之後。竹紙無格，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經文大字單行，考異小字雙行。前有楊彥吉讀書朱文長方印，後有蕘翁朱文方印、黃丕烈白文方印、東郡楊氏鑑藏金石書畫印白文長方印、東郡海原閣藏書印章朱文方印。卷末有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月朱氏跋語，其書字畫工整，雖朱墨鉤乙，然筆致疏古，的是清初風氣，疑為朱氏所錄副本，何以言之？全書按字皆有方圈圍之，首頁有眉批曰：以後按字皆不必作圈。又王風將其來施施句下，考異云：施施說文作覭，復以朱筆鉤抹，上有眉批曰：覭字說文不引詩，未知見何處，須再考。又蕩之什淑旂綏章句下引用何楷說，以朱筆鉤乙，上有眉批曰：曲禮所言是法，非旂名，禮疏辨之甚明，何氏說不可用，宜刪之。又閟宮實始翦商句下，考異云：小雅戩穀之戩亦訓盡，亦以朱筆鉤乙，上有眉批曰：戩穀訓盡，是後儒臆說，不足引據。諸如此類，玩其辭意，殆皆出於朱氏之手，則其書之為朱氏所錄副本蓋無容疑。其書之作，亦猶尚書埤傳之有考異，蓋以辨經文之異同。按五

經之學，詩獨以咕嗶諷誦流傳，錯互最多。唐初陸德明釋文尚不專主毛氏，孔穎達疏出，始定從毛。至玄宗改古文為今文，而文字始歸于一。然諸本不同，互有得失，非博考不得知。朱氏既撰詩經通義，以發明箋疏，因復與陳啟源彙觀秦漢以下諸書所引，校其短長，作是書以辨經文之異同，稽其所採諸家，大抵陸氏經典釋文援據最多，他如群經諸子，以及說文、玉篇、國語、史記、前後漢書、楚辭、文選等書，亦多所援據，徵引頗稱淹洽，考究精博。辨經文同異，亦頗具條理，然亦間有遺漏，如周南關雎鐘鼓樂之，韓詩外傳引作鐘鼓樂之，按陳奐云：今經典鐘鼓字多假鐘為之，外傳或傳寫誤倒。又葛覃維葉萋萋，文選楊子雲羽獵賦注、阮嗣宗詠懷詩注並引韓詩作惟葉萋萋，案毛詩古文，例用三家今文，例用惟。此皆詩中最易見之字，而是編乃付闕如。是其考核之功，固猶有未逮，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詩经摘葩八卷　壽縣張氏寳詩簃藏原稿本

清孟道光撰。道光字泰瞻，一字少湘，湘南人，事蹟無攷。是編前有乾隆五十二年丁未自序，則其為乾嘉時人，殆無疑義。此本余於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得之廠肆，編首有巴東陳丙炎題識，稱其民國三年甲寅獲之秦垣北大街舊書肆中。其書以箋華樓所刻詩集傳為底本，卷首有自序凡例，而以其說詩之語列之書眉，亦間有旁批經文集傳之旁，多以墨筆圈點。又以集傳只有反切，學者仍不辨其音讀，因悉以同音常見之字代之。今攷此本，蓋孟氏初稿，尚非最後定本，故凡例云「雖集傳只有反切，未明指定某韻，後學仍苦難叶，茲逐字拈出，庶幾便於覽誦」，而其書於各篇韻叶，實未標明。其書大抵以朱氏集傳為宗，意在流連篇什，摛藻擷華，故於每篇之下，彙集先儒批評，務在撮其要旨。又於各篇宜以某句為主，及所歸重處，皆逐一昭揭。集傳中有闕疑未詳者，或名物訓詁有未悉者，則間亦節錄各家之說，以補其未備。凡詩中義旨精警，句法字法入妙處，則悉用密圈標之，以資玩味。稽其體例，蓋與明戴君恩讀風臆評、鍾惺批點詩經相近。案四庫全書目提要於戴氏臆評，頗譏其纖巧佻仄。然詩之為書，皆古昔歌謠，故吾儕治詩，首重欣賞玩味。

四庫提要之說，未免拘於成見。是編說詩，頗能空諸依傍，玩味詩旨。如釋齊風盧令云：「此田獵者相稱譽之詞。」釋魏風十畝之間云：「只是自家想像隱居之樂，欲在朝者同於隱也。」又評唐風葛生云：「此詩婉曲有味，後人閨情詩皆本此。」又釋是編篇角枕粲兮一章云：「枕衾乃與余美共者，感物致思，不勝悲慘。詩云『歡娛嫌夜短，寞寂歎更長』，即獨旦之意。」若此之類，皆頗有新意，深得風人之旨。惟惜其仍不免拘於義理之見，故時多迂腐之論。又其所引據，皆不標其出處。然瑕不掩瑜，其書終不可廢也。

詩经三家註疏殘卷 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清周曰庠撰、曰庠字一峰、山陰人、事蹟無攷、是編現藏北平圖書館、僅殘存二卷、全書卷數已不可知、現存殘卷起於周南關雎、止於衛風二子乘舟、前有周氏凡例及咸豐四年甲寅浙江督糧道畢瀉周起濱序、據其序說及周氏凡例、知曰庠為道咸間人、究心甲部之學、以聖賢经傳不得專主一家、宜廣旁徵証、融會貫通、因採漢唐諸書足以發明经傳者、分別彙輯成編、於易有問象、於書有問說、於詩有問詁、於春秋有問義、於禮有問注、旋以詩经問詁卷帙浩繁、復加簡省、於毛鄭孔朱諸家概從刪略、專取三家之說、以疏解之、而成是書、章句文字、仍從毛鄭傳、而以三家異文、注之正文之下、如匡衡之師齊學、劉向之從魯詩、薛君鄭箋之受韓傳、凡史有明文者、則径目為齊說、魯說、韓說、以單行分別附之各篇之下、餘如賈誼、桓寬、王逸、高誘、焦贛、陸德明、李善之徒、稱述古義、多與毛異、又許叔重說文解字、於一字數義、一義數字者、亦特存三家之舊、然史無明文、則裒為集說、如春秋三傳、荀、墨、呂覽、淮南、孔叢諸書、為三家之所自出、王肅、馬融、崔靈恩諸家、雖宗毛氏之學、亦兼採三家之義、下至宋元明清諸家、識見異於毛鄭孔朱者、皆節錄附入、其有疏解、則另加疏字以別之、皆用雙行、以為標[illegible]、其書旁徵遠引、曲暢其說、於三家遺義攷核綦詳、自群经史傳以至諸子雜說、無不博引、惟於六朝僞書、如列子、孔叢子之類、不知有所辨別、又徵引所及、亦不免有所遺漏、如鄉飲酒燕禮鄭注云、葛覃言后妃之職、荀子解蔽篇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藝文類聚三十引束晳曰、詠卷耳則忠臣喜、若此之類、皆足以發明三家之義、乃耳目之前、是編亦不免闕略、是其可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詩經雅箋五卷 原稿本[illegible]張氏[illegible]鈔本

清王樞氏撰。王樞氏姓字爵里皆不可攷。是編前有道光十六年丙申自序，是其為嘉道時人，殆無疑義。今攷其書之作，蓋以爾雅為六經注腳，而於詩尤多識，讀詩經不讀爾雅，則異字而同義者難知，惟兩書卷帙浩繁，翻撿匪易，爰取爾雅各條，分別附之經文各篇之下，爾雅有所不足，則濟之以廣雅，間亦以箋疏之說附焉，故曰雅箋。按先儒解詩，固多據爾雅以立說，然爾雅之義，定不盡與詩音吻合，是編乃以爾雅廣雅釋詩，宜其所多扞格，如釋周南關雎左右芼之之芼曰，烹也，案芼者覒之假借字，玉篇引詩作左右覒之，說文云，覒，擇也，且左右芼之，承上參差荇菜而言，其不當作烹解明矣，又如釋桃夭其葉蓁蓁之蓁蓁曰，戴也，案蓁聲同臻，故以形容桃葉之盛，不當釋為戴，若此之類，以爾雅釋詩，皆嫌其輾轉難通，蓋詩多借字，以本字解之，往往不能得其確解，又其徵引所及，往往耳目之前顯然遺漏，如毛傳周南兔罝，干扞也，用爾雅釋言文，邶風雄雉，詒遺也，用爾雅釋言文，匏有苦葉，濟渡也，用爾雅釋言文，鄘風相鼠，揣速也，用爾雅釋詁文，凡此諸條，皆毛傳釋詩之見於爾雅者，是編乃俱佚之，豈舉其隱者，反略其顯者歟，且據其自序云，其顯矯

御案者，即有精詣，亦不妄登，以致沿悞，則其書之作，不過利在塲屋，宜其謬妄如此也。

爾雅說詩二十二卷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刊本

民國王樹枏撰樹枏字晉卿河北新城人生於清咸豐八年戊午卒於民國二十四年乙亥年七十七歲光緒十二年丙戌進士歷官至新疆布政使國史編纂處總纂參政院參政著有訂經等書是編之作蓋以先儒解詩多據爾雅以立說讀詩而不治爾雅則異字而同義者難知治爾雅而不讀傳疏則字同而義異者莫辨惟兩篇書帙浩繁翻檢匪易往往歎兩盡反至兩窮王氏因摘錄三百篇之名物訓詁分別附之爾雅各條之下而取傳箋正義說文方言廣雅及各家之說以疏通證明之致

清嘉道間王樞氏有詩經雅箋之作取爾雅各條附之經文各篇之下與是編用意不謀而合惟其体例各殊蓋一以詩經為主故名詩經雅箋一以爾雅為主故名爾雅說詩案爾雅一書或以為仲尼所增或以為子夏所益或以為叔孫通所補張揖進廣雅表謂其疑莫能明惟鄭氏駁五經異義云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旨其說差為近之然秦漢儒者要多增益則其價值亦正與傳箋等耳王氏是書以爾雅發明傳箋要亦治詩之一法今攷其書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徵遠引曲暢其說其訂正訓詁自傳箋說文以下至方言雜說無不博引可謂援據宏富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矣然亦間有穿鑿附會不免臆度之私者如釋訓燕燕粲粲尼居息也條下云小雅北山或燕燕居息大東粲粲衣服毛傳云燕燕安息貌粲粲鮮盛貌北山大東同是刺賦役不均之詩故合二詩而釋之北山云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大東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苦樂懸殊若此鄭箋云東人勞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絜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北山云大夫不均與此同意二詩當是一時之作郭注云盛飾宴安近處優閑用傳箋為說邵云文選注引韓詩作粲粲衣服薛

君云粲粲鮮貌蓋粲粲一聲之轉燕宴同字尼者昵之古文昵親近也言與居息者相親昵正見大夫之不均也案粲粲同母義亦相通故大東以粲粲狀衣服之鮮盛蜉蝣以粲粲狀衣服之鮮盛其意寔同王氏必因序說強之以從雅訓未免失之於鑿斯則白璧之微瑕不必為之曲諱也

詩經詮義十二卷卷首一卷卷末二卷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刊本

清汪烜撰。汪烜字雙池，婺源人，邃於甲部之學，於易、書、詩及四書皆有詮義，又有春秋集傳、禮記章句、或問、六禮或問、樂經律呂通解、樂經或問、孝經章句等書行於世。是編蓋汪氏病當時學者治詩，世俗之意在舉業者，則但知摭拾前人餘唾，惟科名是務，罔識經義；儒生之有志經學者，則恒據序傳餘義，以博洽是矜，求勝紫陽，皆不足以窺詩人之本意，故撰輯是書，以羽翼集傳，意在玩味詩辭，進窺風人之旨。其書朱子集傳序、次詩序得失、次六義四始、次論韻、次圖說，皆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正經則國風為四卷，小雅為三卷，大雅為三卷，頌為二卷，而以大小序附之卷末，亦不入卷次。大旨以紫陽為宗，而參以序說，其從集傳者十之七八，從小序者十之二三，亦間有二家皆不從而自出心裁，獨抒所見，然要皆以發明朱子之意為主。每章之之下首論其大旨，次疏其字義，篇後總撮攷証。蓋汪氏說詩，意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說，不以攷據為貴。其自序云：心、理皆同，聖聖一揆，學經者惟本之於心，信之以理，是非真偽，或不難辨。然他經可斷之以理，而詩學則尤宜曲探其情，情辭世事苟不相符，安在齊魯韓毛之果近古，西河授受之獨得其真乎？其論詮詩之法，固極近理。如釋鄭風揚之水，毋云此因讒者有所疑，而自白以堅其情也，語意明是憂聞自白之辭，終鮮兄弟者，或言其多兄弟故也，此即還女之言也，此即所謂無信人之言也，語氣本自相照應，若此之類，頗能得詩人之本旨。惟仍不免因襲舊說，而時多穿鑿之辭，如釋齊風雞鳴曰：小雅庭燎如此，何期人君之自惕也，此詩則賢妃自惕以惕君也，侍御於妃，君其未免即安乎，然有此異敷之賢妃，亦足為人君之內助矣，斯則猶不免於附會，然大致皆平心靜氣，玩味研求，核其所得，亦足以為治詩者之一助也。

詩叶考八卷　嘉慶十一年丙寅刊本

清陳天道輯著。天道字錫我，清河人。事跡無考。其書蓋以詩音舊有九家，未得的當。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用吳棫韻補，標叶音以為宗，始稍稍得其大凡。詩經傳說彙纂，復發朱子所未發，其說尤燦若日星。第讀詩者未必皆根據韻書，且南北各殊，風土不一。反叶上字之聲母，或有承訛；反叶下字之韻母，或相襲謬，恐不得其本音。因據朱子之反切，遵彙纂之叶音，按佩文韻府，參以司馬温公指掌圖，正之以康熙字典，作詩叶考八卷。先以休文平上去入，冠以何韻，定通章之韻；次以温公見溪群疑歸於何母，標叶音之字。每章之韻，如平聲用一東二冬，上聲用一董二腫，去聲用一送二宋，入聲用一屋二沃之類，以長[]標之。一章之中，有一韻者，有二韻者，有三韻四韻者，則每一韻究皆定其平上去入，以連點標之。用見溪群疑等三十六字母以定其聲，則用大圈圍其字標之。韻中必以見母字起頭，如一東有公弓，平聲之起頭也；四紙有几軌，上聲之起頭字也；四寘有記媿，去聲之起頭字也；一屋有谷菊，入聲之起頭字也。詩中具不一韻，且有三四韻者，先以起頭字冠首，以次讀去，至其母方得其音。凡起頭字，皆以尖圈標之。韻中有見母無字，如二冬冬字至端母始有字，則以四圈隔之，餘皆倣此。一章中有雙叶者，則先寫一叶，次寫二叶，餘皆倣此。全書体例尚稱謹嚴，惟其書成於乾嘉音韻之學昌明之時，乃仍以叶韻說詩，不脫前人之謬說，未免可議。按叶韻之說，倡於吳棫，至朱子而集其大成。自是而後，學者於毛詩、離騷，皆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强為之音，以為叶韻。是書大抵以朱子反切為準，而參之以佩文韻府、康熙字典，其識趣可知矣。不知古今韻殊，以今韻說三百篇，未有能得其本音者。天道於古韻蓋未深究，徒以耳目所逮，乃鑿空附會，因叶韻之說以說詩，於是詩無正字矣。如騶虞一篇，一豝字，既音牙以叶葭豝，又音五紅反以叶蓬豵，同一仇字，在關雎篇則音求以叶鳩洲，在兔罝篇則音渠之反以叶逵，諸如此類，所在皆是。苟如是，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凡字皆無正呼矣。又周頌維天之命，命與純為文真通韻，收與篤同在尤幽部，非無韻者。是編乃據彙纂周頌無韻之說，以為無韻。總之其書但取其順吻而上，絕不究古音韻之本原。且治古音韻，乃並顧氏音學五書、江氏古韻標準、音學辨微等書，亦未之見。蓋鄉曲陋儒，本不足以言著述也。

毛詩重言下篇補錄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刊本

清徐永孝補錄。永孝字仁甫，大竹人。事蹟無攷。是編之作，蓋以安邱王筠所撰毛詩重言，發凡起例，偏釋狀語，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為學詩者之一助。顧上中兩篇，形聲而易集，疏漏尚寡；下篇出自創獲，各以其句例之同者類聚，遺佚孔多，且未立例者亦復不少。因於肄業之所及，稍稍補錄之，凡得二百餘事。其就王氏之例而補錄者，凡十有七則，曰本字之下加其字者，本字之上加其字者，本字之下加彼字者，本字之上加彼字者，本字之上加有字者，其例同上而句法變者，本字之上加斯字者，本字之上加思字者，本字之下加如字者，本字之下加矣字者，本字之下加兮字者，本字之下加止字者，本字之上加伊字者，本字之下加然字者，本字之下加焉字者，不加字者，可以不必重而重者。王氏有例而是編無所補錄者，凡一則，曰本字之下加若字。王氏無例而是編新增者，凡三十有六則，曰本字之上加思字而句法變者，本字之下加思字者，本字之下加而字者，本字之下加猗字者，本字之上加曰字者，本字之上加維字者，本字之上加是字者，本字之上加不字者，本字之下加不字者，本字之上加無字者，本字之下加只字者，本字之下加言字者，本字之下加與字者，本字之下加哉字者，本字之上加克字者，本字之上加之字者，本字之下加之字者，本字之下加厥字者，本字之上加於字者，本字之上加是字者，本字之上加時字者，本字之上加寔字者，本字之上加來字者，本字之上加亦字者，本字之上加以字者，本字之上加用字者，本字之上加既字者，本字之上加終字者，本字之上加洵字者，本字之上加且字者，本字之上加允字者，本字之上加式字者，本字之下加也字者，是重而不覺其重者，寔重而誤為不重者，本字之下加侯字者。其書搜索精詳，雖其引佐多資前修，然增補各例，其周密寔達勝於王氏原書。惜其搜羅雖富，亦間有遺漏，如本字之下加其字者，脫肆其靖之、陟其高山、亦其福女數例；本字之下加彼字者，脫行彼周行、相彼泉水等數例；本字之下加思字者，脫思馬斯作、思馬斯徂數例；本字之下加哉字者，脫悠哉悠哉、歸哉歸哉、衰哉為猶數例。至其立例之遺漏，如本字之上加載字者，有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載飛載鳴、載施之行數例，王氏無之，是編亦附闕如，是其可議者也。

盧抱經增校詩考四卷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寫印本

清盧文弨增校文弨字召弓號磯漁又號抱經乾隆進士官至
侍讀學士乞養歸卒年七十有九好校書歸田後主講書院二
十餘年孳孳無怠所刊抱經堂彙刻書十五種最稱精審又合
經史子集三十八種摘字而注之名曰群書拾補自著有儀
禮注疏詳校廣雅注鍾山札記龍城札記抱經堂文集等書是
編底本現藏國學圖書館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稱為善而又
善之本今攷其書蓋盧氏乾隆四十五年庚子重校後寫定所
錄副本尚非最後定稿故抱經初校跋及庚子年序皆未繕載
書中多朱筆校正字体及鉤勒塗乙殆皆盧氏手筆備再寫清
本之用其後已否勒定付刊則不可考此本後歸振綺堂汪氏
汪小米復為詳校又經馮柳東李蒓沚陳扶雅徐北溟曹柳橋
諸家增校而未付剞劂同光間復歸丁氏善本書室案王氏之
作攷蓋發源於紫陽集傳盧氏之學淹洽而不拘漢宋門戶尤
邃於校勘既得七經考文又旁採嚴思庵范蘅洲丁小疋臧庸
堂諸氏之說為之增校亦王氏之功臣矣馮李汪曾諸氏之閱
此書也又廣之於類書梵典碑刻遺文各署名標籤於上方其
書眉密行細字署臧增坦者尤稱精絕審其筆墨殆為馮氏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據臧趙校本過錄意欲以盧書之基礎集王氏之雲礽後海先
河勒為長編讀者於此蓋可以窺見前賢治學之階梯致力之
塗轍國學圖書館既獲是編因議景印以朱墨交錯籤題複疊
艱於攝影爰由館員依經文篇第彙錄諸家籤識於盧氏增校
各條之下其色位不相雜側並於抱經堂文集增鈔序跋而以
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詩攷題記列之篇首雖不見群賢之
筆跡而薈萃眾說展卷瞭然誠有功於學者也

學詩毛鄭異同籤二十二卷附一卷 道光元年辛巳刊本

清張汝霖撰汝霖字寧眉武寧人事蹟無攷是編前有張氏嘉慶二十四年己卯自序則其書之成當在是時自序稱其嘗從家訓之餘側企漢儒之學謹輯其素所請業與講課問辯之作為毛鄭發者都為二十三卷蓋就毛鄭異同而籤其疑義故名學詩毛鄭異同籤考其所籤記凡二南十二條十三國風六十九條小雅一百零二條大雅八十二條三頌二十八條釐為二十有二卷而以周召分聖賢後解何彼穠矣解鄭氏昏用中春辨毛氏幽風表鄭氏豳風表釋鴟鴞等數篇附之編末別為一卷故自序稱都為二十三卷其書於傳箋異同考索精博多所折衷按詩在兩漢四家並行自鄭司農因傳作箋力排衆說而三家之說遂廢然鄭氏之學間亦特標新穎與傳義時有異同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是鄭不敢自謂無異於毛亦不肯自為苟同於毛也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以申毛難鄭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毛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毛說陳統又作難孫氏毛詩評以明鄭義至唐孔穎達等奉敕作正義融貫前詳言乃歸一定宋儒爭排毛鄭而朱氏集傳於訓詁仍多採毛鄭是毛鄭異同固不能無是非要在學者之抉擇是編以前人之於傳箋各懷左袒靡有折衷因各為籤注以為箋疏之作本以尊毛雖有齟齬亦當闕疑因博採衆說辨其異同而引証博洽辨論詳析疑而仍闕其疑考古而不泥於古誠有功毛鄭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經部

詩解正宗四卷 乾隆十三年戊辰年刊本

清宗室胣圖撰胣圖字溥仁治學以主敬為本窮理為先潜修二十餘年手口不停寒暑靡間所著有理象原解書經直解及是書行於世是書之作蓋以小序簡要祗以二語提綱其下皆衛宏諸儒所添注故不免失之淆雜然要其提綱終不可廢而後代說詩之家聚訟紛紜多信今而疑古或失之固或失之鑿清世宗皇帝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固已盡善盡美惜其卷佚浩博學者或未易窺其涯涘因往復涵泳輯為是編據其自序稱三年而就則其用力亦勤矣其書以大序小序列冠篇首然後依經文解說大旨皆宗小序然亦不廢傳說以小序首句為斷冠於詩柄之前意在發明小序蓋欲從小序又不敢顯悖集傳欲尊集傳又不能盡棄序說間亦採兩漢以下諸家之說大抵本之詩經傳說彙纂率依文講解未有折衷故往往模棱兩可如周南兔罝既引小序兔罝后妃之化也而敷衍其意曰后妃贊助文王化成之功國人得安成家之樂皆無內顧之憂而專於武事也又謂田獵雖小事猶恭欽而暇整椓杙之聲丁丁而齊其優於武德可知矣則此赳赳武勇之夫可不謂公侯之干城乎是以文於罝綱之間而得閎夭泰顛之才而用之諸如此類未免兩岐至於名物訓詁則多以集傳為宗而參以毛傳孔疏惟拘文牽義多所附會如釋周南卷耳之寘彼周行曰寘安置也周偏行路也釋麟之趾麟之角云角威儀也麟之武德也皆不免望文生義考之古說均無所根據不足據以解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經衍義大全合參八卷 康熙七年戊申刊本

清西陵汪搢魯國璽同撰。汪搢字殷武，國璽字瑋生，事蹟皆無攷。是編題曰衍義大全合參，蓋因永福黃坤五、金浦江晉雲二氏詩經衍義之舊，而畧有增刪也。其書分上中下三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為朱氏集傳，中格摘錄各家之説，上格即所謂詩經衍義合參也。編首下格錄朱氏集傳序及詩經篇目，上格錄詩大序、風雅頌總説、先儒説詩要法、詩經衍義類題辨異備覽。中格錄各家通論全經之語，及篇目文字音切。全書大旨，皆宗紫陽，間引伊川程氏、安成劉氏、三山李氏之説，大抵皆所以以發明集傳。每篇之下，首列全旨，次列章旨，次為主意類，皆依傚文訓釋，分攷其義，多闡明集傳，間亦參以序説，淺顯易見，切近不支，如周南卷耳全旨云：此詩重在思念君子上，通篇皆是託言，以見思念之情。首章言懷人者，叙其始也，只動了一個嗟我懷人念頭，便把卷耳都不採，便去登高以望，而酌酒又不能解，又不勝其憂嘆，總見懷之不已，而為之極其形容耳，謂之託言者，意欲如此，而事不如此也。雖循文演義，而不失詩人之本旨。惟徵定之學不足，類皆摽窃陳言，鮮有新義，且意在為揣摩塲屋之用，箋釋文義，終不免鄉塾之見。如章旨主意，其所推闡，多以意斷制，鉤剔字句，摹仿語氣，不脫時文之習，蓋皆為科舉而設。於編首所載類題辨異備覽，則益非説經之体，蓋揣摩弋取之書，本不為解經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毛詩說六卷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清莊有可撰、有可原名獻可、字大久、一字岱久、號慕良、武進人、乾嘉間居京師十餘年、潛心樸學、校書文淵閣、主講蓮池書院、所著有周官指掌、詩蘊、慕良雜纂、慕良雜著、及是書行於世、是編案經文次序、為之注釋、而以全篇大旨列之各篇首尾、大抵直抒己見、不專主於一家之言、務在貫通全詩脈絡、而使一章一句之意、分而撰之、皆各成其解、今核其演繹詩旨、雖間有簡潔明決之論、如釋王風揚之水云、戍者怨也、釋中谷有蓷云、棄婦怨也、釋兔爰云、傷時事日非也、又如釋魏風十畝之間云、賢人見國政日非、相率遠去也、釋伐檀云、刺尸位也、若此之類、皆深合於詩人之本旨、足解前人轇轕之說、惟其書喜以春秋時事、附會詩旨、故自序曰、孔子之刪詩與書、本以輔春秋也、又曰、其大旨與春秋不必求合、而自不相背、乃正相與徵也、案漢儒說詩、多喜以附會於春秋傳文、識者猶或病之、莊氏生千載之下、既知序多不詞、傳箋亦且或晦、乃更以春秋附會之、則其穿鑿正與小序傳箋等耳、如以鄭風緇衣為武公好賢、將仲子為刺祭仲、叔于田大叔于田為譏段、清人為刺文公、又如以唐風還為刺襄公荒於田、著刺襄公不親迎、東方之日刺襄公荒於內、諸如此類、皆附會春秋傳文、以類當世、否亦強為之說、而實以人與事、其穿鑿附會、蓋較序傳為尤甚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枕葄齋詩經問答八卷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刊本

清胡嗣運撰。嗣運字鵬南，績溪人，官至通判。是編蓋其光緒二十二年丙午於梁安東山高等小學堂主講經學時，自記其與諸生說詩之語。首列三家詩傳經世系圖，而以毛詩附焉。其表列各家傳詩世系，大抵以班氏漢書藝文志為據，間引焦氏儒林譜以補之。然徵引所及，往往耳目之前，顯然遺漏。韓詩如後漢書薛漢，建武初為博士；魯詩如後漢書高詡，建武中召為博士；齊詩如後漢書伏恭，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若此之類，仍俱佚之，未免可議。至其說詩，多以毛鄭為主，亦間採集傳及他說以參之，而設為問答之辭，故曰詩經問答。全書不載經文，亦不盡釋全經，今核其所論各條，雖間有新意，如問齊風雞鳴前兩章是一人口氣乎，抑是兩人口氣乎，請以詩解之，答曰以鄭風雞鳴例之，則二人口氣無疑矣，其詩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朱子門人吳仲方亦以齊風雞鳴為兩人問答之詞，其說固新奇可喜。然求之全書，究不多見。又往往喜以經文闡明他書，如問周禮禁嫁殤，嫁殤唐人謂之冥婚，詩中當有判語，答曰王風大車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如問詩中言仁者果有合於吾儒之旨乎，答云騶虞一詩，純是仁者氣象。他如以關雎為周公作，以女子歸寧之車名還車。凡此之類，皆不免穿鑿附會，望文生義。總之，是編說詩多虛談空論，橫生臆解，不足為訓也。

詩經口義二卷 咸豐六年丙辰刊本

清劉存仁撰。存仁字炯甫，父母既歿，改字念莪，閩縣人，家貧力學，至性過人，有屺雲樓集行於世。是編蓋就平時講詩之語筆之於書，用申其說，改曰口義，惟所釋僅小宛、常棣兩篇。卷一為小宛解，卷二為常棣解。據其常棣解自序云，憶壬寅春，從遊治毛詩，夜間曾為之講常棣一章，未幾，家遭變故，灰心輟講。又三年矣，寒宵獨處，因憶前景，因申其說而筆之於書焉。案壬寅為道光二十二年，則其書之成當在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念莪早孤，中年失母，同懷止一妹，亦病瘵卒，是以其書大抵慨然於身世之故，貫穿經義，寫其傷心，所謂引而進之於道也。今核其說小宛一篇，大旨皆宗紫陽，故云小宛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其言至為沈痛。說常棣一篇，則宗小序而參以集傳之說，故云常棣燕兄弟之樂歌，周公閔管蔡之失道，故制作之際，更為此詩以申兄弟之好，其志切，其詞哀，處變之後，痛定思痛，真情流露，言必由中，發於詞氣，不能自掩如此。朱子嘆為委曲漸次，說盡人情，深可玩味。雖不宗一家，然平心靜氣，玩索詩人之旨，與預存成見、非改毛鄭、則駁集傳者，固自有別。平實簡易，以推求詩人用心，不為新奇可喜之說，是其優點。惟詮釋各章文句，意在闡發孝弟之心，假說詩以宣其蘊，往往斷章取義，於詩義多所未當，蓋一腔血心，欲借經義抒發，雖不作經解讀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讀詩日錄不分卷 古學彙刊本

清陳澧撰陳澧字蘭甫番禺人道光中舉於鄉汎濫群籍先後主講學海堂及菊坡精舍治经不專主於一家力排漢宋門戶之見所著有漢儒通義聲律通攷切韻攷說文聲統漢書水道圖說東塾讀書記東塾集諸書是編蓋東塾讀詩有得隨手札記之語故名讀詩日錄民國元年壬子七月如皋冒廣生從東塾次孫陳公輔處鈔得之以付梓人列之古書彙刊中其書不載经文但以篇目標題亦不盡釋全经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似猶非最後定本如衛風木瓜但錄经文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王風黍離但錄经文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鄭風女曰雞鳴但錄经文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皆無所詮釋故東塾叢書未经刊入今攷其書意主借詩以立訓故反覆發明務在闡明興觀群怨之旨溫柔敦厚之意如論周南桃夭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之子于歸宜其家室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三句云宜字最有意味凡婦人當與一家之人無不合者乃為婦德也又如論召南何彼穠矣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云婦人之道敬和二字盡之矣若此之類皆因经文所有推闡其意以立訓雖間亦評論詩辭如論齊風雞鳴云後世艷詩尚不能說至此評衛風氓云此篇绝妙又或攷証訓詁如釋小雅正月誰號斯言有倫有脊云朱傳云號長言之也脊理也脊不當訓為理然其意初不在此寔解经中之別體也

詩說二卷　光緒年甲申刊本

清陳廣專撰、廣專爵里事蹟無攷、是編蓋光緒九年癸未伍崧生編修之所刻也、前有長洲顧復初序、據其序攷之、廣專為同光時人、於復初為通家前輩、是編不載經文、但以篇目標題、亦不盡釋全經、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或詮釋詩旨、或訓詁字句、間亦標舉異文、大抵學綜一貫、不專主一二家之言、或宗小序、或主集傳、而參之以各家之說、今核其說詩、要多篤寔之論、如讀大東而知東周群侯之所以不王、讀楚茨以下諸詩、而知周德之不振、及解下武為求臣之詩、皆能發前人之所未發、於王風之什、尤極究心、說黍離一篇、都不見有宗周宮廟邱墟之意、引亭林王風沿太師所採之名、非謂尊王德於邦君、其說揣情切事、可謂至當、惟其中亦有間因襲舊說、承其譌誤者、如釋鄘風牆有茨云、公子頑烝於宣姜、而生兩男三女、詩人之詞如是、斯則承序說而誤也、又或憑心揣度、不免意度之私、如釋邶風燕燕云、此非送別、淚傷桓公、哀先君、思武公、又自悼也、斯則橫生臆解、了無根據、未免失之鑿矣、又其於名物訓詁、雖大抵據爾雅、說文、廣雅諸書以立說、惜徵寔之學不足、故往往不能曲暢其說、如釋周南葛覃服之無斁云、說文、斁、治也、爾雅、服、整也、斁敗也、謂整治之無致敗、雖旁徵遠引、而於詩義寔有未貫、其他訓釋亦頗傷淺易、檢其全書、蓋皆瑕瑜互見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遵注義釋詩經離句襯解八卷 原刊本

清宋操撰、朱操字欲泉、含山人、累官至巡撫、是編之作、蓋以集傳煩多、已難以卒讀、使便益以各家經解、尤使讀者有望洋興歎之感矣、就經文上下、襯貼數字、俾其順文成章、但求意達辭明、不煩訓詁、故曰離句襯解、其有全篇同是一義、畧異數字、便成數章者、則僅於首章詳為敘說、以下各章則但錄經文、不過畧襯數字、以貫串之、以便誦習、其經文中有字異音別者、則別附字義音釋於每章之下、復摘錄集傳中總釋全篇之語、即俗所謂詩柄者、列之各篇之下、間有無詩柄可錄者、則取先儒相承之說、附之、大旨皆宗紫陽集傳、小序傳箋、概所不取、今攷其書、雖為幼學而作、取集傳之說、就經文貫串成書、俾學者易於誦習、然無徵寔之學、於篇內微旨、既有未貫、於名物訓詁、尤多穿鑿、且增字解經、學者之所不取、況是編於經文上下妄加襯貼、往往割裂語氣、失風人之旨、如釋翹翹錯薪曰、翹翹異於錯雜也、薪者蔞也、釋維以不永懷云、維以自為寬假、使不至於耿耿永懷、釋終風且曀不日有曀云、終日風矣、亦且陰曀、雖或暫時開霽、不旋日而有曀焉、若此之類、真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似此說詩、謬陋殆難言狀、亦何貴乎宗紫陽耶、嗚呼、鄉塾之說、其妄謬真可謂無所不有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詩經精義集鈔四卷　道光七年丁亥刊本

清梁中孚撰。中孚字湘舲，山右人，晏官寧國縣知縣。是編蓋其習舉子業時，讀詩經傳說彙纂及詩義折中，口咏手錄，積久而成。道光四年甲申，出宰寧邑，以彙纂折中二書卷帙宏博，窮鄉僻壤之士不能偏觀盡識，而是編鈔錄極詳，卷帙極簡，因重加校閱，以附剞劂，為塾師訓蒙講章。其書分上下二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謹遵詩義折中，備錄原文，於經文每章之後，上載則載諸儒講說，大抵皆集自詩經傳說彙纂，其有解釋互異者則以附載二字別之。大旨為揣摩場屋之用，故首列朱子集傳，次摘錄詩經折中之說，以為講解，並及彙纂所引諸儒之說。然但知援引，未有折衷，又不甚訓詁章句，凡名物訓詁以及音韻之攷訂，皆付闕如。僅於經文之旁間作旁訓，如關關雎鳩一句則於關關二字之旁注云關關和聲，雎雄相應也之類。大抵皆以朱氏集傳為準，其間牽混之處不一而足。如釋卷耳之寘彼周行曰，周行，王路也。又釋言告師氏之言曰，言辭也。諸如此類，皆襲前人之謬說。又於集鈔諸儒講說之外，復有集評一門，大致拘文牽義，夠剔字句，不脫時文之習，多襍鄉塾之說，且不標其出處，使後人無所考証，尤非著述之法。總之其書本意不過為科舉而設，與經義了不相關，其謬妄固不待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讀詩不分卷 原刊本

清何芬撰。何芬，鄖縣人。事蹟無攷。是編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大旨斟酌於小序、集傳之間，不宗一家，或主毛、鄭，或宗集傳，而取各家之說以融會之，時亦自出新論。首列其讀詩札記約百數十條，不載經文，亦不盡釋全經，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次釋名物，分為鳥獸、草木四部，雖體同類書，然發明經義，與但徵故實者亦自有殊。今核其說詩，雖憑心揣度，或不免臆斷之私，然亦多篤實之論。如讀豳詩亦須玩豳周詩，文王之時無頌，頌自武王始，小雅小序刺幽王者凡三十餘篇，夫子刪詩不應獨詳幽王。又如釋齊風東方未明云：鄭見疑為招隱之詩，前兩章言朝臣待漏之苦，後一章言老圃自由之便。其說皆頗有見。惟其間亦多沿舊說而誤者，如謂商頌自太甲始之類。又時發迂腐之論，如謂衛風氓「爾卜爾筮」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卜筮豈為此輩設哉，斯則不免鄉塾之見矣。至其詮釋名物，多據毛傳、鄭箋、朱氏集傳、爾雅、說文、方言、本草諸書以立說，援引詳明，詞多有據，採錄舊說亦殊謹嚴，惟多案而不斷，故鮮有新意。綜之，其書蓋得失並見，可謂瑜不掩瑕，瑕不掩瑜者也。

毛詩箋注舉要十二卷卷首一卷 光緒八年壬午刊本

清黎愚謙撰。愚謙，字叔瞻，嘉應人。事蹟無攷。是編亦名詩注明備，蓋取毛詩傳箋，芟繁撮要，彙輯成編，而以毛詩序及紫陽詩柄並列各篇之首，復以孔氏正義、陸氏音義，義雖精覈，而卷帙苦繁，因但取其典核傳注足資攷據者，節錄之，以發明傳箋之義。康成詩譜原載卷首，是編亦截取而分配之，以便翻閱。鄭箋極多改字，其箋中明言某字當讀作某字者，則正文中無庸再註。其有顯作別字解而未明改其字者，則仿陸氏音義，於正文注明毛作何音何字、鄭作何音何字，以明通假之義。又以紫陽集傳主叶音之說，以探求古韻，但初學往往因讀叶音反昧本音，因盡廢其說，使學者仍讀本音。復以孔氏正義序、鄭氏詩譜序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蓋為幼學而作，博稽訓詁，以啟其塞；廣採眾說，以達其旨；隱也使之顯，繁也使之略。今攷其名物訓詁，大抵皆淺顯易見，切近不支，主於篤實，固勝於虛談高論、横生臆解者。惟並錄小序及紫陽集傳之說，而無所折衷，使初學讀之，未免徘徊歧途，無所適從。且古今韻殊，是編以初學不明叶音，乃使其仍讀本音，夫叶音之說固多可議，然盡廢其說，則三百五篇將成無韻之文，是不免矯枉過正，蓋鄉塾之見。本不

足以語於著作之林也。

小序韻語不分卷 光緒元年乙亥坦園叢稿本

清楊恩壽撰。恩壽字朋海，一字蓬海，長沙人。工詩古文詞，有坦園叢稿及麻灘驛等傳奇六種行於世。是編為幼學而作。其自序云：鄉塾詩经讀本，第存詩柄，未嘗旁及注疏，即知有所謂小序，又墨守蘇氏之說，以首句為子夏所序，餘皆後人申說之語，摘讀首句，頗類庾辭，且使句不便記誦，童蒙苦之。甲戌秋歸自京師，兒子遜已入塾，受詩经過半矣。欲令其補讀注疏，小兒以初入為主，新故糅雜，讀亦不熟，爰括小序衍韻語以授之，雖未能賅括全旨，要與僅讀首句有間也。據此則其作書旨趣略可知矣。其書蓋取小序大旨，衍為四字韻語，每篇或一句，或兩三句，都凡五百九十有六句，每四句之下，列舉序傳之說以為之解，而以小序之作，卜氏名商，漢有毛衛，潤益以詳，學者所宗，紫陽集傳，異同得失，參觀自見八句開端，以是編所登，悉本詩序，誨爾童蒙，衍成韻語四句終篇。今考其書，根於小序，衍為韻語，固便於幼學誦習，然過求簡約，往往不能賅括全旨，如摽不風和，世祿由禮，請歌麟趾，衛文中興，定之作邑，揚水久戍，平不恤民，邱中思賢，莊無遠圖，若此之類，或與原序不洽，或恍惚無著，使童蒙習之，益茫然不解其弊，乞勝於僅讀小序首句，是則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允可議也

春秋取義測十二卷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寫刻本

清法坤宏撰坤宏字直方一字鏡野號迂齋膠州人乾隆舉人官大理評事性恬靜不諧俗嘗謂傳錄以為如己意所出故其學以陽明為宗以不自欺為本博通群經尤邃於春秋著有學古編綱目要畧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封面版心中央大書春秋取義測右上方題膠州法坤宏著下方題粵省西湖街六書齋刻左下方題受業門人胡繹蘭手書版心上方題乾隆甲寅年鐫則是編蓋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坤宏弟子胡繹蘭手書而粵省六書齋之所刊也其書都凡十有二卷分十二公每公為一卷各卷皆有錄經文然後逐條為之詮釋大旨謂春秋取義微旨寓於筆削周轍東王道廢孔子有聖德無其位欲行其義而無從故假魯史以達之其所謂義者非魯史之義非孔氏之義寔筆削所取之義故曰其義春秋述也其義則作也文事因魯史之舊筆削寓行義之權此所謂見諸行事也惟春秋文辭簡約取義幽微初學之士寔難披尋故採擇諸說參以己見輯為是編名曰取義測首言其書之作意在測春秋之義也今考其書融會訓釋標識端委於三家褒貶之例既無所偏主其推求孔氏筆削取義所在亦往往中理頗足以資參考惟書中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日月名字為褒貶之往往有前人所未及而坤宏從而鍛鍊者
亦復不少是則仍不出宋儒刻嚴酷之論矣

春秋偶記二卷 誠意堂刊七經偶記本
清汪德鉞撰德鉞有毛詩偶記已著錄是編亦汪氏所撰
七經偶記之一種按臧庸禮部儀制司員外郎汪君行狀云經
說多三十歲前作又據汪氏四一居士文鈔卷五讀經偶記序
云余弱冠後即決志窮經乃罷棄時文詩賦不習而一意於斯
偶有所得隨即劄記積之數年諸經皆有成說是其書實德鉞
早年所作全書都凡上下二卷不録經文亦不通論全經但有
所論說則分別條録之大旨在折衷三傳參以宋儒之說錯綜
當時之事勢平心以推想聖人筆削之義蓋德鉞治經一本宋

儒之學深以當時學者競尚詭博採賾徵奇不顧義理之安不
求身心之要為非故其治經惟在推明義旨以扶正道是編融
會儒先而斷以己意如論隱公元年不書即位謂穀梁以為先
君之欲與桓非正既勝其邪心以與隱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
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不知惠命隱攝隱惟以父命為尊若曰
先君亂命不可從則伯夷之逃又何為乎是隱固不失為孝子
惜乎桓之不能為叔齊而又從而加刃於同氣也又如論僖公
十八年狄人救齊穀梁以為善之非通於春秋者之類持論雖
大體近正然其推求經旨多以意揣量而所引據考証往往

疏於典制於春秋本旨未能盡愜故統核全書瑜終不掩其瑕焉

春秋經傳類聯三十二卷 嘉慶七年壬戌紉蘭堂刊本

清王繩曾撰屈作梅補注繩曾字武沂無錫人幼受學於留氏秦道然講王敬之學雍正間由進士官揚州府教授尋歸里主講東林書院作梅字嵋雪平湖人是編前有二序一為王氏原序一為屈氏後序皆不紀年月按王氏原序云嘗怪黃氏日抄所採左氏警句僅得數行掛一漏萬譏者病焉及見經解中宋徐秘書晉卿春秋經傳類對賦凡一百五十韻其於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亦約畧備矣然而拘於聲韻選句難工事而類從摘如野戰龐雜之病更甚於掛漏茲分類彙集翦其蕪言聯為駢體以便記誦又據屈氏後序云梁溪王先生武沂氏特撰經傳類聯一編鉤元提要條貫錯綜其組織之工屬對之巧爛然如天孫雲錦非復人間之機杼也但各各下止標某公某年而不具載其事今因按全傳節錄大要補注其下是其書蓋繩曾病黃氏之掛漏徐氏之龐雜因取春秋經傳之詞稍加點竄鎔鑄演為對偶彙集成編惟每句之下止表年而不注事閱者必逐條查核方知本末學者病之作梅因節錄傳詳為補注其書都凡三十有二卷卷為一類其目曰君德儲貳臣道父子宗族夫婦閨閣朋友用人政治禮樂賞罰朝聘會盟燕享武事

城邑宮室田獵人品言語辭受取與施報讖刺規諫天文時令祭祀卜筮妖祥疾病喪葬形體車馬飲食服飾鳥獸魚蟲草木蔬果屬次比類，酈儷工妙，舉凡倫道君國之重，以及草木鳥獸之細靡所不備，錯綜條貫，頗稱詳贍。至於屈氏補注，大抵皆節錄傳文，以核其終始，其傳中文義有難明者，則東採晉元凱、杜氏及宋唐翁林氏之注以詮釋之，宣通疑滯，標識端委，固有功於王氏。惟其書之作，僅足備文士据摭之用，於經義了不相關，且支離破碎，體同類書，是則未免可議焉。

楚辭十七卷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吳興凌氏朱墨本

明陳深批點。深始末未詳。考其書，編首附錄司馬遷屈原賈生列傳，末署萬曆庚子九月既望王穉登書。又其書卷末題吳興凌毓枏殿卿父校，知是編蓋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吳興凌氏所刊。又考書中所引諸家評語，其時代最晚者如張之象、馮覲等，多嘉隆間人，則陳氏之時代當亦在隆慶萬曆間矣。其書都凡十有七卷，而以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文心雕龍辨騷、晁氏郡齋讀書志、王逸楚辭章句題解列冠編首，以王世貞楚辭跋附之篇末。其書篇目次第，悉本王氏章句，各篇皆首錄王序，次錄原文，然後以疑字音義附之篇末，而雜採鍾嶸、蕭統、沈約、賈島、劉勰、劉知幾、洪興祖、朱熹、蘇轍、蘇軾、宋祁，下迄王世貞、張之象、馮覲諸家之說，標識書眉，而以己意附之其間。核其所論，全以選詞遣調、造語鍊字諸法評衡楚騷，更以批點時文之法，就各篇文句加以圈點，按楚辭本詩賦之流，是編以衡文之法詳為之解，固足為學者欣賞之助，然屈子之作，寄託遙深，辭義隱晦，但詳其行文

之法寔未能得其意旨且其所援據踳駁冗碎尤不足以達騷人言外之義至其篇末所附疑字音義則大抵悉本朱氏集注反切音叶紕謬尤多蓋終不脫明人疏陋之習焉

楚辭通釋十四卷卷末一卷 同治四年乙丑刊船山遺書本

清王夫之撰夫之有尚書引義六卷已著錄是編前有康熙乙丑夫之序例云經解曰屬辭比事未有不相屬而成辭者王叔師之釋楚辭也異是俄而可以為此矣俄而可以為彼矣其來無端其去無止昧於斯旨疑誤千載今此所釋不揆固陋希達屈子之情於意言相屬之際是其書蓋病王氏章句未能貫通故隱栝舊編參以己見定為此本其書都凡十有四卷篇目次第大抵與叔師章句略同惟以七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諸篇不足以附屈宋之清塵因悉從刪削而補入梁江淹山中楚辭四篇及愛遠山一篇又賡著九昭九篇附之卷末今考其書推尋文意以達微言攻堅透曲剖璞通珠詮釋頗稱簡要其謂屈原之作或為懷王時作或為頃襄王時作時異事異漢北沅湘之地異舊時釋者或昧於斯旨或雖知其意而又相刺謬是編疏通證明以推尋騷人之情於意言相屬之際用意尤善惟其間亦不免果於師心往往臆為之解如謂遠遊一篇極玄言之旨後世魏伯陽葛長庚張平叔皆仿彼立言非有所創故取後世言玄者鉛汞龍虎煉己鑄劍三花五氣之說以詮釋之不知學術各有源流非惟屈子之作與道家殊塗即道家之說

亦不能概以一軌夫之乃強為比附未免附會學術之嫌矣其所作九昭不過紹嗣餘風以旌幽志更不足論其得失矣

離騷彙訂不分卷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廣雅書局刊本

清王邦采撰邦采字貽六無錫人諸生中歲棄舉子業專精經史好為詩古文辭尤工於書精別金石鐘鼎南北宋雕鏤版本又喜箋注前人遺編如徐節孝集吳淵穎詩集皆有箋注於離騷更別有解會是編前有康熙六十一年壬寅邦采自序云騷之為體自屈子倡之漢魏而降長卿子雲代相摹擬儀態極妍卒無有能肖之者然則不學而肖必不得也求其能學必先能讀所貴乎能讀者非徒誦習其詞章聲調已也必審其結構焉必尋其脈絡焉必考其性情焉結構定而後段落清脈絡通而後詞義貫性情得而後心氣平若諸家評註其於三閭大夫意指所在尚多紕謬尚安吾未見其能讀也今年秋錢闇養疴從弟嫛華之請爰取而訂之凡三月而竣遂鋟以授焉是其書蓋康熙六十一年壬寅邦采錢闇養疴時之所作也又考是編首總題云此屈子之書也不稱屈子而稱三閭大夫者何昭其職也職為貴戚之卿誼矢靡他繫之以楚也然則曷為不以楚詞名楚詞者統宋玉景差而言之非屈子之專書也此為屈子之專書例不得統言也若夫不曰詞而曰賦者從漢志也則其書本名楚三閭大夫賦彙訂而其所訂實為屈子全書

故編首總目始於離騷終於漁父都凡二十有五篇而是編所載僅離騷彙訂一種自九歌以下二十四篇皆缺而不錄疑當時所成或僅此一篇餘二十四篇殆有志焉而未成耶其書不分卷首楚三閭大夫像贊次離騷彙訂姓氏次屈原列傳次屈原外傳次而屈原辭次離騷讀本次讀離騷絕句次書離騷後次總跋次離騷彙訂其書分離騷全篇為三大段首錄屈子原文然後逐節為之詮釋大抵先羅諸家箋註於前而別附彙語於後或考其異同或辨其非是核其所采自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朱熹集注徐煥龍洗髓林雲銘楚辭燈至朱冀楚辭辯

都凡六家融會貫通頗稱謹嚴其間於諸家之紕謬亦多所是正如辯林氏解皇覽揆余于初度今云初生時氣象便與凡人不同父視而揣之知余長成時必無邪行之誤於五臣注辨朱氏解扈江離與辟芷今云扈從也嗣一言一動必依芳香之失之囫圇若此之類凡所攻駁皆中理惟其間仍不免拘於香草美人之說如謂思美人之遲暮美人指君之類則皆以意為之失所根據矣

屈宋方言考一卷民國十四年乙丑刊本

清李翹撰翹瑞安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李氏自序云屈宋文辭非唯驚采絕豔為詞賦之宗覽其辨物數詞多屬楚語王叔師生於東漢又為楚人所釋楚人之語凡二十一則予嘗紬繹舊籍益以左證依類區別得六十八字則是編之作寔因王氏章句所釋屈宋楚語而廣之也其書不分卷亦不載屈宋騷賦全文但取屈宋所用楚語一一加以詮釋依類區分釐為五類首名物字三十有四條次形容字十有二

條次動作字十有五條次狀況字五條次語詞二條總計全書所釋都凡六十有八條而以楚故記五條楚方志三條附之其下今考其書研覈方言推尋古誼於屈宋辨物數詞之旨多所發明其間於舊說之紕謬亦多所是正如據方言一切經音義原本玉篇以證謇為楚人語詞若羌字之類王氏訓忠貞貌之非據方言郭注以證楚人謂媭曰爰王氏訓於之非據錢氏方言箋疏以證南楚謂疾行曰逞王氏訓逞為動之非若此之類凡所攻駁言皆有據足補王氏

之疏陋雖其撰集斯編志在考訂方言非為箋釋而
作故依類區分略仿爾雅惟割裂瑣碎立體既多未
安先後錯置翻檢苦不易轉不如依原書次第從而
排比之易於翻檢也

重編楚辭十六卷 道光十六年庚寅刊 晁氏叢書本
宋晁補之編次補之字无咎鉅野人少穎悟明強記善屬文十七
歲從父端友官杭州萃錢塘山川風物之麗作七述以謁通判
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嘆曰吾可以閣筆矣由是知名舉進
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以禮部郎中出知河中府徙湖
密果三州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大觀末
起知達泗二州卒於官所著有雞肋集晁无咎詞行於世是編
末有道光十年晁氏裔孫貽端跋知其書舊無傳本是編蓋道光
十年庚寅貽端之所校刊也其書都凡十有六卷編首附以補
之所作新序三篇及司馬遷所作屈原列傳皆不入卷次按自
劉向裒集屈宋諸賦及其所作九嘆合為楚辭十六篇是為總
集之始後漢王逸撰章句又益以己作九思及班固二序為十
七卷宋洪興祖因之於是楚辭遂有十七卷之目補之以王洪
二本臆為變亂非向舊錄因重加編次以為是編其說以劉向
離騷楚辭十六篇首為離騷經其後各篇皆名曰離騷自九辯
以下則並以楚辭名之故分十六卷為上下二篇上八卷為離
騷下八卷為楚辭又刪九思一篇以附於續楚辭中遷遠九章
於離騷之下九歌之上而以天問置之九歌之下天問之下則

為卜居漁父且以大招為原作置之上八卷之末是為離騷八卷又以九辯招魂皆宋玉作惜誓為賈誼作東方朔嚴忌皆漢武近臣先淮南小山王褒為漢宣帝時人後於淮南小山皆考其人之先後定其篇次為下八卷核其所論或篇第倒置或考訂疏謬如以屈原之作為離騷以宋玉以下諸作為楚辭又以遠遊次之離騷之後以大招為原作之類雖不免失之臆斷然其於宋玉以下諸作皆能考其時代之先後以重定其篇是亦足備一家之說且其書久佚據雞肋集參以舊說重為校訂其編次之功尤不可不表而出之焉

批評楚辭集注八卷 明聽雨齋朱墨本

不著纂輯者姓氏惟於序目及每卷之末題聽雨齋開雕五字知其書蓋坊賈之所纂輯也按其書中所引諸家評語如鍾惺陳繼儒張之象等多為嘉靖萬曆間人又考其書中多引陳深之說深有批點楚辭十七卷為萬曆二十八年吳興淩氏所刊則其書之成最早亦當在萬曆天啟間矣其書都凡八卷別以集注序目批評楚辭集注姓氏史記屈原列傳沈亞之屈原外傳及楚辭集注總評附之編首不入卷次篇目次第悉以朱氏集注為本體例則大抵因循陳深批點楚辭惟彼書以王氏章句為主是編則全從朱氏集注蓋用批點時文之法取朱子集注加以圈點並雜採諸家評語標識簡端用朱墨印行以為舉求語脈推敲文法之助核其所採上起史遷下迄晚明諸子援引所及不下數十百家纂輯之功誠有足多至其編首所附總評搜採之博尤為諸家所不及治楚辭者寔可資為鉅助惟其他各篇評語雖一掃訓詁之膠固足破腐儒之陋然楚辭之文幽深隱微

非才士聰明所能測其涯際是編所引諸家掉弄文墨終不免以一知半解妄測騷人之旨纖巧佻仄傾傷冗碎是則坊賈鈔撮之書別擇未精固難免於斯弊也

屈賈文合編九卷附賈子新書十卷（光緒三年丁丑長沙刊本）

清夏獻雲校刊獻雲新建人同光間歷官至湖南按察司使是編前有光緒丁丑王闓運序云光緒二年新建夏司使按察湖南興修漢長沙王傅賈生祠既成徵大傅書官中民間皆無存版乃訪求善本將刊置祠中以備文獻復以賈祠舊合祀屈子載在祀典今仍奉屈子於忠雅樓因並刻楚詞為屈賈文合編使闓運與校讎則是編蓋光緒二年丙子獻雲重修賈祠既成屬闓運合屈賈二子之文重為校刊者也其書都凡九卷而以賈子新書十卷附之其後又以屈大夫賈大傅像贊及司馬遷

屈賈列傳沈亞之屈原外傳班固賈誼列傳列冠編首皆不入卷次按合集之始本自唐人而屈賈之合則司馬子長已有定論是編合二子遺文以為一編屈賦舊本王叔師章句已為陳氏所改易洪興祖補注亦為毛氏所更訂惟朱文公集注尚係宋時之舊故是編屈賦悉尊朱注其宋玉景差諸人之作向在楚辭者亦仍附其後至於賈子之文則宋本已無條理所謂五十八篇者僅著目漢志明時傳有淳祐本乃據淳熙本重刊其後凡更七刻惟抱經堂本合衆本校刊差為可取故是編賈文悉尊抱本其惜誓弔屈原賦服賦三篇並就朱子楚辭集注中

擇取原注分別列入而以新書十卷附之於後編次校讎頗稱
精審惟既曰屈賈文合編乃依楚辭之體以宋玉景差之作附
入屈文未免有乖體例耳

七十二家批評楚辭集注八卷 天啟六年丙寅忠雅堂刊本

明蔣之翹撰之翹字楚稚自號石林山人秀水人家貧好藏書
明末避亂村居搜名人遺集數十種輯甲申前後集又嘗重梓
晉書校注昌黎河東集所著有天啟宮詞行於世是編前有天
啟六年之翹自序云王逸洪興祖二家訓詁僅詳會意處不無
遺議惟紫陽朱子注甚得所解故余敢參古今名家評騭一家傳
李長吉桑民懌未刻本裁以臆說謀若剞劂氏庶貽來世是其
書蓋天啟六年丙寅之翹據朱氏集注採擇諸家評語彙輯而
成者也其書都凡八卷而以朱氏原序司馬遷屈原列傳沈亞
之屈原外傳顏延年祭文李宏父傳贊許穎陽論蔣氏自撰家
文及諸家弔古讀騷詩歌列之編首皆不入卷次篇目次第悉
本集注僅於各篇鈔字造句警奇及議論超絕之處各加圈點
並雜採古今諸家評語取其關係全書大旨者錄之編首其關
係一篇大旨者則分繫各篇之末其關係每段精警處者則標
識書眉徵引所及自司馬子長至晚明諸子凡七十有二家搜
採頗稱詳備雖騷賦之體與嘗通詩文不同屈子之憂思悲憤
詰曲莫伸發而為文恍惚汗漫翕張反覆尤迥出蹊徑之外未
可以後世文章開合承接之法求之是編乃欲以衡文之法循

其次序別其條理、寔不免刻舟求劍之誚、惟其間推敲文法、尋求語脈、既足為欣賞之助、且其徵引各書、如桑氏博、焦弱侯諸家之作、後世流傳頗罕、則其纂輯之功尤不可沒矣、

離騷經章句義疏一卷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刊本

清張象津撰、象津字漢渡、濟南新城人、著有白雲山房文集六卷、詩集二卷、考工記釋車一卷、等韻簡明指南圖一卷、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嘉慶丁丑象津自序云、離騷三百篇之變體也、屈子始創為之體略變、其比興寄託猶然三百篇之遺也、幼好是書、覽王氏洪氏之注、名物訓詁極為詳博、至其釋詞之所寓、則疑其本旨有不然者、因以己意疏之、錄為離騷疏一卷、聞朱子舊亦有注、求之十年不獲、後得於淄川、則舊之所疑、間有與朱子不牟者、遂將所錄燬之、今五十年矣、嘉慶甲戌、內人以病歿、踰年次子復夭、折暮年際此殊難自遣、几上適有蒲城屈復氏楚辭新注、閱之覺其所謂獨得者、於心更有不安、因憶舊所錄者、逐節書於其注之上方、無詮次也、今春長孫繩武相從讀書、因略為頓楚、便仍錄出為一卷、則其書寔嘉慶二十二年丁丑、象津晚年刪訂舊作、用以課孫者也、其書都為一卷、分離騷全篇為十有九節、而逐節為之疏解、以闡明其義、核其所釋、大抵因循

朱氏集注，而參以蒲城屈氏之說，惟於名物訓詁皆無所考証，僅逐節循文詮釋，意在求其次序，別其條理，以貫串全篇，而詞旨淺近，鮮有發明，蓋鄉塾課蒙之本，寔不足語於著作之林焉。

楚辭天問箋一卷 廣雅書局刊本

清丁晏撰。晏字儉卿，一字柘堂，江蘇山陽人。早歲治經，篤好鄭學，道光舉人，咸豐中以在籍辦團練功由內閣中書加三品銜，卒年八十有二。手校書籍極多，有頤志齋叢書二十二種行於世。是編前有咸豐甲寅丁氏自序云：楚辭天問，屈子呵壁之所為作也。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畫古聖賢神靈瑰瑋僪佹之形，屈子仰見圖畫，一一呵而問之，以寫其怨懟牢愁之志，所為痛極而呼天也。古書皆徵諸是事，故屈子之辭指事設難，隨所見而出之，故其文不次。東漢王叔師撰為章句，稱天問多奇怪之事，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闕者甚多，不能詳悉。子政、子雲之說久佚不傳，叔師依據舊文，章決句斷，注天問者莫古於是書矣。蒙不揣譾陋，仿鄭中毛之例，因章句而為之箋，創始於嘉慶丁丑，屬草攤定，藏於篋中，迄今三十七年，覆加審定，繕寫成書。據此則是編之作，蓋創始於嘉慶二十二年丁丑，至咸豐四年甲寅，始克成書。全書都為一卷，大旨以天問為屈子呵壁之所作，故其文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之，亦不能詳悉，後世注家或多所闕疑，或雖有解釋，亦復違塞其文，淺陋其說，而厥義

不昭微指不皆因循之舊章參以經傳仿鄭箋毛詩之例因王氏章句而為之箋其書首列天問原文次列王氏章句然後一一為之箋釋凡叔師義有隱滯者則箋以明之亦間有不依章句而自抒己見如鄭箋之與毛異義者按丁氏邃於經學故其所釋語皆有據章決句斷多足補王氏之疏陋而發前人之所未發誠不失為王氏之功臣焉

楚辭大義述一卷 石印本

清陳培壽撰培壽字輔青鎮江人始末未詳是編都為一卷不錄楚辭原文亦不盡論全書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如前人劄記之體大旨在通論楚辭全書大義或推闡舊說或自抒新意疏通証明語皆有據其間如論騷賦之體源於風雅論漢代騷賦之盛於吳楚由於屈賦風行南國吳楚接壤傳習者多更有吳濞淮南為之提倡故漢書朱買臣傳云武帝召見買臣言楚辭觀吳中文學之盛論屈子以離騷名篇其義本於伍舉國語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遠者距違韋昭注云騷愁也離畔也顏師古曰離遭也憂動曰騷屈原遭憂而作此辭故名曰離騷伍舉所謂騷離屈原所謂離騷皆楚語也若此之類持論大體近正與憑私臆斷妄為附會者固自有殊惟其間亦不免疏於考証失之穿鑿者如据王逸章句序謂離騷之文依五經立義當以經名不知史記但稱原著離騷王逸章句於離騷加經非其舊矣又如論屈子卒年一條據懷沙滔滔孟夏傷懷永

哀謂原生於夏歷建寅之正月死於夏歷建巳之四月楚人謂原死於五月五日者蓋指陽曆之五月也自漢武帝太初改用夏歷始以屈原沈江之日移置於陰歷之端陽不知懷沙之為後人僞作久成定讞培之乃據之以為典要宜其推論之多誤也

楚辭述芳二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傳鈔本

清牟庭撰庭有詩切已著錄是編前有乾隆乙卯武億序云余既罷官僑居歷下從寄廬所得交栖霞牟君默人是海岱之間溫故知新雅德君子也出其所著楚辭述芳一編相質又考其編末讀離騷雜記自述其作書始末謂第一稿成於辛亥第二稿成於癸丑第三稿成於甲寅則是編之作蓋始事於乾隆五十六年辛亥至五十九年甲寅凡三易稿而全書告竣釐為上下二卷而以靈均所涉楚境山水圖及其

自作聽潮詩四章附之編首讀楚辭雜記若干則附之編末皆不入卷次其書但釋屈原諸賦而宋玉景差以下諸篇皆弗與焉其篇章次第亦頗異於舊本上卷首離騷次九辯次天問次卜居次遠遊次招魂下卷首大招次九歌次漁父次懷沙九章大抵皆自抒己見以排詆諸家其尤自旌為創解者如以九辯為屈子秋旋詠懷擬夏后氏之樂而作招魂為屈子自以為壽不得長魂已離去因為文以招之皆非宋玉之所作又以懷沙為九章之第一篇史遷以文多

不勝其載，僅載其第一篇，傳者失次，乃謂此章專在懷沙，故置懷沙於九章之首。若此之類，雖不免逞私臆斷，果於師心，往往好為新奇，不求証據。惟其間如謂離騷為懷王世郢都作，九歌為屈子擬古樂所作賽神曲之類，亦時多創解，蓋瑕瑜互見之作也。

屈子雜文箋略不分卷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廣雅書局刊本

清王邦采撰。邦采有離騷彙訂，已著錄。是編前有邦采自序，不紀年月。據其序云：屈子之文，舊傳二十五篇，而其精神之凝聚，學問之歸宿，胥於離騷大篇發之，此外則皆其散見之文耳。九歌之音思以慕，天問之音思以荒，九章之音思以激，遠遊之音思以曠，以至卜居、漁父，惝怳愁惋，鬱結之思，纏綿莫解，要莫能出離騷之範圍。然搜奇羅異，珍碎全而不遺，守缺保殘，見完璧而生慕，人情大抵然乎，遂即採諸家重加

芟錄而卒業焉。則是編之作，殆已在離騷彙訂既成之後矣。其書不分卷，取離騷以外屈子之作而一一為之箋釋，首九歌，次天問，次九章，次遠遊，次卜居，次漁父，體例大體與離騷彙訂略同。蓋雜採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朱子集注、徐煥龍洗髓、林雲銘楚辭燈、朱冀楚辭辯六家之說，而參以己意，融會貫通，疏通證明，詮釋頗稱簡要。惟彙訂於諸家之說悉加徵引，然各加按語以訂其是非，是編則僅加芟錄，不著所出。核其所釋，大抵因循舊說者凡十之七八，自抒己

見者凡十之二三，雖多襲前人陳說，鮮有發明，又往往果於師心，如九歌湘君湘夫人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為一篇之類，不免臆斷，然於諸家之說擇之必慎，亦足成一家之言焉

楚辭拾遺一卷　蔣廬叢書本

清陳直撰。直字進宦，鎮江人，始末未詳。是編為蔣廬叢書之一種，其書都為一卷，不載楚辭全文，亦不盡釋全書，但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而標舉篇目及所釋文句以為目，名曰楚辭拾遺者，蓋意謂拾其遺義也。今考其書大旨，以楚辭舊注於名物訓詁多未得其誼，故隱采拾舊編，分別為之訂正。凡舊注義有隱滯者則闡明之，說有紕繆則辨正之，其間攷駁有[illegible]中理，如釋離騷攝提貞於孟陬兮，謂貞當作卜，解劉向九歎云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是屈子之名實因卜兆而得，王氏章句訓貞為正，失其誼矣。釋肇錫余以嘉名，謂肇即兆字之段借。虞書肇十有二州，尚書大傳作兆，是證肇兆古通。屈子蓋本名平，字原，因在伯庸祖廟卜名，得名曰正則，得字曰靈均。釋九歌蹇將憺兮壽宮，謂呂氏春秋云桓公蒙衣袂而絕於壽宮，高誘注云壽宮寢室也，是壽宮之名春秋已有。舊注以壽宮為祈福之室，非其誼矣。又如釋天問皆歸射鞫而無害厥躬，云案牛運震金石圖云嵩山啟母廟石闕銘兩闕畫像凡四段，其一畫零毬，毬[illegible]（為蹴）而踊蹴者二人，坐而睨視者一人，跪者一人，不曉所謂。余謂皆啟母及啟之事，天問射鞫與畫像之踊蹴正相符合，其

事已不可考漢書藝文志兵技巧有蹴鞠二十五篇荆楚歲時記蹴鞠如毬以皮韋為之黄帝時戲見劉向別錄是蹴鞠之制亦甚古也合上文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觀之似為益干啟位啟殺益事晉書束皙傳本有此說今本竹書紀年並無此文意同觀射鞠因有代啟之意反為啟所制故云無害厥躬也若此之類言皆有據足補舊注之疏陋雖其間亦不免以臆測之見務為新說以排詆諸家之處然大醇小疵終不足為鉅病也

詩經同異錄殘本九卷　吳縣張氏寶詩簃藏舊鈔本

清周象明撰象明字懸著太倉人康熙舉人性行端潔嘗司廷試講學象明正容就席為說洪範九疇大旨及先晴敬一箴極為精切所著有七經同異錄尚友編事物考辨蘇松田賦備考等書共數百卷行於世是編現藏吳縣張氏寶詩簃白紙墨欄魚尾上題詩經同異錄下題卷數及頁數每半頁八行行十有七字小字雙行字數亦同字體工整點劃不苟絕無勾乙塗改之處詳其紙墨當為乾隆間舊鈔無疑惜末數卷已殘缺今所存者僅第一卷至第九卷按清史藝文志著錄是編作六卷今考是編第一卷始於六義辯第九卷止於漸漸之石篇自大雅文王以下皆已散佚則其書卷數至少亦當在十二卷左右不知清志何以僅作六卷意者或清志所載為七經同異錄本而此本乃其單行原本耶其書不載序經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而別加標題於其前第一卷至第二卷通論全詩大旨自第三卷以下則分論各篇或推尋詩旨或訓詁文字或考訂名物核其所論大抵意主折衷不甚拘泥家法掇拾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其中如論六義謂一詩之中有兼見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風非無雅雅非無頌公釋關雎謂為文王求太似而作

釋木瓜爲美齊桓公之詩，若斯之類，雖多因襲前人之誤，於詩人之旨，未能盡洽，然其謂詩道之不明，由於說詩者之深求曲取，穿鑿遷就，必欲以詩求事，謂古雖有風雅頌之分，皆主於樂，謂今詩出於漢儒之所綴輯，非孔子刪定之舊本，又如辨雞鳴非哀公之言，辨十月之交非刺幽王之類，其攻駁舊說，言皆近理，足備說詩者之一解，蓋瑕瑜互見之作也。

韓詩遺說續考四卷　光緒十九年癸巳刊本

清顧震福撰。震福字竹侯，山陽人，所著有毛詩別字六卷、齊詩遺說續考、魯詩遺說續考各一卷，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光緒癸巳段朝端序，及震福自序。據段氏序云，癸巳孟陬，顧竹侯文學以所撰韓詩遺說續考見示，則是編之作，是成於光緒十九年癸巳矣。其書都凡四卷，不載全經，但据拾群書所引韓詩，分條考釋，而標舉篇章及所釋詩句以爲目。按有漢之世，齊魯韓三家詩早立學官，兩漢儒林，遞相傳述，各守師法，自魏晉以來，博士經生專攻毛詩，三家遂廢，而韓詩之亡獨後，故隋唐諸

書，徵引猶夥，清儒陳喬樅網羅散佚，成韓詩遺說考五卷，頗稱詳核，惟近出諸古逸書所引韓詩遺文，猶爲陳氏所未見，震福深以爲憾，因掇拾陳輯之遺，而補考之。今考其書，徵引宏富，考證精審，於陋儒僞撰之書，如宋董逌齋詩、明豐坊魯詩之類，凡不足徵信者，皆不加徵引，僅據原本玉篇、玉燭寶典、慧琳一切經音義等書，詳爲採輯，並芟其與陳輯重複者，得百有餘條，其中如毛詩抱衾與裯，韓詩裯作幬，毛詩其樂只且，韓詩只作旨，毛詩榦不庭方，韓詩榦作幹，若斯之類，皆詳其異同，又如毛詩氓之蚩蚩，傳云蚩蚩，敦厚之貌，韓則云蚩蚩，志意和悅貌

也毛詩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云十夫之居曰廛韓則云廛筭也毛詩蕃衍盈匊傳云兩手曰匊韓則云四指曰匊如此之類則詳為考釋以訂其正俗通假疏通證明闡發無遺雖其於韓詩異文多以韓為正字於韓詩之說則以為優於毛傳未免阿其所好然瑕不掩瑜既足補陳書之遺漏亦足備治詩者之擇善而從焉

左傳連珠一卷 俞樓襍纂本

清俞樾撰樾有易貫五卷艮宧易說達齋春秋說達齋詩說各一卷已著錄是編為其所著俞樓襍纂中之一種編首有俞氏自序云宋史藝文志所載春秋賦有崔昇裴光輔諸家今皆未之見獨徐晉卿春秋類對賦一卷刻入通志堂經解其賦數聯一韵而不求事之相類如第一段樂伯獻麋郤至奉豕之下即繼以許絕太岳之禮鄭廢太山之祀殊為不倫未知宋志所載崔昇春秋分門屬類賦其體例何如余謂止取兩事之相類則不宜作賦而以連珠為宜孫兒陛雲方讀左傳余因作左傳連珠一卷如陸士衡演連珠之數是其書蓋以徐氏類對賦不相事之相類為病因取兩事之相類者演為連珠以示其孫陛雲其書都為一卷凡連珠五十篇如陸士衡演連珠之數取左傳中盟會征伐朝聘燕饗以及卿大夫言行兩事相類者演為連珠之體儷次比耦配儷工妙錯綜變化層見疊出大旨在示初學以運用故実之法用事典雅文采燦然足資作文者捃摭之用惟支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破碎，於經義既了不相關，且各篇之下皆不標其年月，注其出典，後生初學未睹全傳，徒驚其工妙，而茫然不解其所演之事，斯則未免可議。總之，其書不過俞氏一時游戲之作，本不以解經為主，故自謂其書之作，蓋以示其孫，使他日稍知用古之法，於經義固無當也。

春秋通義一卷　潛園二十四種本

清魏元曠撰。元曠字斯逸，南昌人，自號潛園先生，所著有潛園二十四種，是編為其述古錄中之一種。其書都為一卷，不載春秋全文，亦不盡論全經，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亦不加標題。核其所論，大旨在通論全經大義，疏通發明，頗稱簡要，又往往好自抒己見，折衷眾說，不拘拘於一家之言，其於經義亦時多闡發。如謂孔子之作春秋，蓋以列國之史藏於史氏，亂臣賊子執國之柄，必自諱其惡，削而毀之，且古之教於學校者，僅有詩書禮樂，若史則非國之君卿大夫不得見，故因魯史而作春秋，使褒貶無可逃於後世，而學校有所肄業，此亂臣賊子之所以懼也。又謂春秋有筆有削，筆者書而存之，皆因魯史之舊文也；削者刊而去之，皆全文也，常事無係乎治亂之故也。又謂春秋凡例不一，與事同文異者，約有四端：有孔子時已闕文者，有後之傳寫脫落舛錯者，有事值其變，史特變文書之者，有史官不一，所書有繁簡者。若斯之類，其說大體近正，足備說者之一解。此外其

攻駁諸家之失，如論後世以經從傳之誤，及左氏作傳不以解經之類，亦往往中理。雖其間亦不免果於師心，以意為之之處，如謂乘與檮杌非晉楚之國史，及謂孔子作春秋為僭天子之事，如此之類，皆嫌其踈於考証。然千慮一失，智者不免，學者付其悖理之論，擇善而從焉可也。

詩式五卷 十萬卷樓叢書本

唐釋皎然撰。皎然，長城謝氏子，名畫，靈運十世孫，居湖州杼山。中年了心地法門，文章雋麗，顏真卿、韋應物並重之，著有儒釋交遊傳、內典類聚等書。考崇文總目、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畧、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絳雲樓書目並著錄皎然詩式五卷。惟澹生堂書目作二卷。又新唐志有詩評三卷，宋四庫闕書目及宋史藝文志有詩評一卷，直齋書錄解題、澹生堂書目有詩議一卷，中序一卷。故顧龍振詩學指南所錄皎然論詩之作，分為詩式、詩議、詩評三種。又昔人稱引，如日

人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所引有皎公詩議，馮惟訥詩紀別集所引有詩議、詩評，據此則皎然之作，似有四書。然以是編校之詩學指南所錄詩議、詩評、詩式三書，則詩議所載，皆是編所無，至於詩評所載，則大半在是編中，其為後人割裂而成，殆無可疑。至中序則本為卷中序文，不能別自成書。按中序云：吾將深入杼峯，與松雲為侶，所著詩式及諸文筆，併寢而不紀。至五年夏五月，會前御史中丞李公洪，自河北負譴遇恩，再移為湖州長史。他日言及詩式，因命門人檢出草本，公欣然，因請吳生相與編錄，有不當者，公乃點而竄之，勒成五卷，是今世所傳一卷

本蓋皎然原稿未經李氏點竄者，自中序以下則皎然續編之稿，曾經李吳二氏編錄點竄者，即所謂五卷本也。四庫於皎然詩式僅列於存目，謂其參差可疑，定是未見五卷足本也。又謂皎然與顏真卿同時，乃天寶大曆間人，而所引諸詩舉以為例者有賀知章、李白、王昌齡，相去甚近，亦不應遽與古人並推，疑原書散佚而好事者摭拾補之也。其說亦未盡然。考詩式卷五小序云：時在吳興西山，殊少詩集，古今整集不無闕遺，俟手博求，續更編次。知其編撰宗旨本不遺時人之作，其後王玄撰擬皎然十九字，所舉之例多錄時人，蓋仍其舊例也。其書

都凡五卷，從兩漢及唐詩人名篇麗句摘錄之，差以五格，格以十九體，故以詩式名之。大旨意取折衷，自然工力二者並重。於齊梁以來靡麗之風固力加攻擊，然亦不廢儷語與聲律。至其論風格之以十九字括詩體，及其以禪論詩，則已開司空圖之先辟焉。

詩評一卷　詩學指南本

唐釋皎然撰。皎然有詩式五卷，已著錄。按皎然論詩之作，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絳雲樓書目僅著錄詩式五卷，惟新唐書藝文志著錄詩評三卷，宋四庫闕書目及宋史藝文志著錄詩評一卷。又據昔人稱引，如馮惟訥詩紀別集之類，亦有詩式、詩評之別，似詩式、詩評本各自為書。然取十萬卷樓叢書所輯五卷本詩式與是編相校，其中雖有數則為五卷本詩式所無，然大部分均為五卷本所有，疑當是後人擇其衡量昔人著作或論述作法之語別行輯出者。其書都

為一卷，大率以自然工力恰到好處為論詩標準。其說曰：或曰，詩不要苦思，苦思則喪於天真。此真不然，固當繹慮於險中，采奇於象外，狀飛動之趣，寫冥奧之思。夫希世之珍，必出驪龍之頷，況通幽之文哉。但貴成章以後有其易貌，若不思而得也。此即試式所謂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之意。故其於齊梁以來靡麗之風，雖深以正聲浸微、人不逮古為病，亦不廢儷偶聲律之論，謂先正詩人時有儷詞，「雲從龍，風從虎」，非儷耶？「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非儷耶？但古人後於語，先於意，因成語，語不使意偏，對則對，偶散

則散若力為之則見斤斧之跡故有對不失渾成縱散不關造作此古手也總之皎然論詩雖意主折衷而要其指歸則近於詩佛之詩論以神詣為主開司空圖一派之先聲蓋唐代佛學盛極一時禪宗之說尤多妙諦皎然之論於禪理詩理多所講通實已啟後世以禪論詩之端矣

流類手鑑一卷 詩學指南本

舊本題唐釋虛中撰虛中宜春人客於馬氏住湘西栗城寺與齊己尚顏棲蟾為詩友所著有碧雲集行於世是編為顧振龍詩學指南之一種又世傳有格致叢書本詩法綜宗本均未見按湖南通志藝文志著錄是書作釋齊己撰不知其所據疑當為傳寫之誤又考宋四庫闕書目別集類著錄是書作詩物象疏類手鑑文史類又重出疏類手鏡一卷按疏與流形近鑑與鏡義同是編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作

流類手鑑是也其書都為一卷釐為物象流類及舉詩類例二目其物象流類中如以日午春日比聖明殘照落日比亂國晝比明時夜比暗時等條大抵皆本美人香草之例而益加附會其舉詩類例中如某者為隱題某者為達識之句某者為陽陰造化之句某者為感動天地之句以及其他比物諷刺之理皆本比興之理而詳加詮釋據其自序云夫詩道幽遠理入幽微凡俗罔知以為淺近善詩之人心含造化言含萬象且天地日月草木煙雲皆隨我用合我晦

明此則詩人之言應於物象豈可易哉是其書大旨畧可概見總之其書雖分論詩例往往失之瑣細頗病拘泥然條分縷析分類精審亦未嘗無資於參考焉

詩格一卷詩學指南本

舊本題王昌齡撰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由進士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為刺史閭丘曉所殺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之王江寧是編為顧振龍詩學指南所錄又有格致叢書本未見考新唐書藝文志文史類及崇文總目文史類著錄是編均作二卷自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始分昌齡論詩之作為詩格一卷詩中密旨一卷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及國史經籍志因之故今傳世諸本均別詩格與詩中密旨為二書然核其內容疑其書雖分為二卷實非二書蓋後人別出密旨一卷於是詩格與密旨始各為一卷耳是編都為一卷又別有詩中密旨一卷蓋據直齋書錄解題分詩格二卷為二書按自李唐以來關於詩格詩例之著作不外二病其一則取便初學無當大雅故依托之作特多其二則過涉瑣碎轉拘泥是編所論亦不免巧立名目有傷瑣碎其論勢對之例有五曰勢對曰疏對曰意對曰句對曰偏對考文鏡秘府論彙輯諸家論對之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寔無勢對、疎對之目，即其他名稱相同者，舉例與解釋亦不相同，則其書寔在祕府論之後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全針詩格一卷 詩學指南本

舊本題唐白樂天撰，宋梅聖俞續。白氏名居易，樂天其字也，所著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六帖三十卷，四庫已著錄。梅氏名堯臣，聖俞其字也，所著有宛陵集若干卷，四庫已著錄。是編為顧龍振詩學指南中之一種，又有格致叢書本，未見。百川書志著錄其書，作全針集，考世傳白氏論詩之作，歷代史志及諸家著錄分合各異，分而為三，則為文苑詩格一卷、金針詩格一卷、梅聖俞續詩評一卷，合而為一，則為三卷，或如宋史藝文志總稱白氏金針詩格，或如國史經籍志總稱白樂天文苑詩評，要之皆一書也。顧氏於是編之外，又別出文苑詩格一卷，蓋析其書為二矣。其書都為一卷，大旨在討論詩格，以為初學說法，分類繁瑣，頗傷拘泥，故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已疑其假託。又考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詩眼云：世俗所謂樂全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鍊句不如鍊意，非老於文學不能道此。又云鍊字不如鍊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今檢是編，乃不見此語，則

顧氏所錄，當已非足本矣。

評詩格一卷 詩學指南本

舊本題唐李嶠撰。嶠字巨山，贊皇人，第進士，舉制策甲科，累遷給事中。來俊臣構狄仁傑等獄，將抵死，嶠復驗，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為潤州司馬。久乃召為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為之。神龍中，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時坐事累貶廬州別駕，卒於官。嶠富才思，前與王勃、楊炯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為文章宿老，學者多取法焉。是編為顧振龍詩學指南之一種，又有格致叢書本，未見；考澹生堂藏書目

有李巨山詩格、評，蓋即是書，其書都為一卷，所錄惟九對十體二則，疑已非完本。大旨在討論詩格，分析詩例，今考其文，大體悉與日人遍照金剛文鏡祕府論所引崔氏新定詩體相同，其為後人掇拾依托之作，殆無疑義。按詩格、詩例等書，瑣碎淺陋，實名家所不屑為，而世所傳者亦大率相似，殊少精義，時多依托。故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嶠在王昌齡之前，而引王昌齡詩格八病，亦未然也。今考王昌齡詩格，有犯病八格一條，陳氏所說，當即指此，是其書之非氏

所撰陳氏固已辨之矣、

雅道機要一卷　詩學指南本

舊本題唐徐寅撰、寅字昭夢、莆田人、善辭賦、乾寧元年進士、授祕書省正字、游大梁、以賦謁朱全忠、全忠大喜、遺縑五百、王審知辟掌書記、李存勖因閩使問寅、謂其指斥先帝、諷審知欲殺之、寅遂拂衣去、與妻月君偕隱以終、所著有探龍釣磯等集行於世、是編為顧振龍詩學指南中之一種、又世傳有格致叢書本、及詩法統宗本、均未見、按徐氏是編、宋四庫闕書目作雅道機要論、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作二卷、注云前卷不知何人、後卷稱徐寅撰、則徐氏所撰寔僅一卷、顧懷三補五代史藝文志作八卷、誤矣、其書都為一卷、又考其書中、如明門戶差別、明聯句深淺、明勢含升降、明體裁變通諸條、皆附錄齋己風騷旨格中語、知其成書、當已在齋己之後、今考其書所論、雖猶不脫詩格詩例習氣、然其中如謂詩者儒中之禪也、一言契道、萬古咸知、既足為以禪喻詩之始、至於其謂為詩須搜覓未得句、先須令意在象前、象生意後、斯為上手、及為詩須先識體格、若斯之類、尤足為

滄浪論詩之先聲，是則治文學批評史者，所不容忽視者也。

炙轂子詩格一卷　詩學指南本

舊本題唐王叡撰。叡自號炙轂子，元和後詩人，所著有詩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為顧振龍詩學指南中之一種，又世傳有格致叢書本及詩法統宗本，均未見。其書都為一卷。按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著錄炙轂子詩格一卷，與是本卷數正同。又考宋四庫闕書目，著錄其書，入集類別集門，不入文史門，意者或其書本附刻炙轂子後，故四庫闕書目以之附列別集門耶。按自晚唐五代以來，復古之潮流已成過去，而駢儷之餘波，又復有迴旋振盪之勢。律賦四六，既於此時完成其體製，於是詩歌之作，亦趨於穠豔綺麗之習，而學者論詩，亦不復探討原理，惟知講求方法，此詩格詩例之作，所以興也。夫論詩文而議其格例，固不始於斯時，然此種書籍之作，終以此時期為獨盛。今世所傳詩格，大率出於此時，而托之盛唐中唐詩人，是編之作，蓋亦此種風氣中之產品。大旨在取諸家所作詩歌，類聚區分，以定其格，如一篇血脈條貫體、背律體、叶調體、雙關體、模寫景

家含蓄體、句病體、句內叠韻體諸則、皆雜論詩格、以訓初學、惟分類瑣碎、頗傷拘泥、蓋此種書籍、皆為應用而作、意在取便初學、多無當於大雅、吾儕亦不必獨責是編矣、

詩中密旨一卷 詩學指南本

舊本題王昌齡撰、昌齡有詩格一卷、已著錄、是編亦顧振龍詩學指南中之一種、考新唐書藝文志、及崇文總目、僅著錄昌齡詩格二卷、而不載是書、自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始分錄詩格一卷、詩中密旨一卷、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及國史經籍志因之、疑其書雖分二卷、宜非二書、是編分詩格及密旨各為一卷、蓋據直齋書錄解題之說、從詩格二卷中、別出密旨一卷、非其書果別為一書也、今考其書所論諸病

諸例、多與日人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所輯諸家之說相同、又據馮班鈍吟雜錄云、宋人不解小學、如關關、噰噰和也、關關二字、只取其聲、不取其義、朱子云雌雄相應、以關字立義、陋甚也、又檢俗傳王昌齡詩話亦此解、此偽書也、出於朱子之後、檢宋史經籍志無此書、可知文字鄙陋、非王作也、然考之是編、雖曾引關關雎鳩二句、而不解其義、僅謂其為兩句見意之例、馮氏所見、或別為一書、且馮氏謂檢宋史經籍志無此書、然今考宋史藝文志著錄王昌齡詩格一

卷、詩中密旨一卷、而無詩話、則其所見當別為一書、更無可疑、是不足以証是書之僞也、

陵陽先生室中語一卷 說郛本

宋韓駒撰、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政和中召試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累官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與三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圜壇方澤等樂曲、多出其手、遷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為時所推、駒嘗從蘇轍學、其詩似儲光羲、後坐鄉黨曲學、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中知江州、卒於撫州、所著有陵陽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為范季隨周士所記韓氏論說之語、其書都凡九則、勒為一卷、考魏慶之詩人玉屑中、於是編徵引頗多、以之相校、往往有不見於是編者、則是編所錄、當有缺遺、宜據詩人玉屑補輯之、裨成完本、又吳可藏海詩話中、亦多引韓氏論詩之語、雖未必即范氏所記、亦可取之以為參証、考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二、跋韓子蒼語錄云、此故人范季隨周士所記也、周士歿後數年、得之於其子、然余舊聞周士道韓公語極多、尚恐所記不止於此、當更訪之、是范氏所記、陸氏已疑其未盡、況是編所錄、僅及九則、其非完本、尤不待辨、按詩話之作、盛於有宋、故吳喬圍爐詩話謂唐人工於詩而詩話少、宋人不工於詩而詩話多、夫兩宋論詩風氣之所以流行者、寔由於詩話之筆記化、而足助此種風氣流行者、一

為題跋一為語錄蓋文人之論詩多在題跋道學家之論詩則多在語錄是以當時詩話多由題跋語錄輯成是編即由語錄輯成之詩話按語錄之體本與詩話相通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所引已有元城先生語錄三山老人語錄鍾山語錄龜山語錄諸書是編亦此種風氣之表現也

漫叟詩話一卷 螢雪軒叢書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見著錄惟說郛中其書凡十有二則都為一卷此外螢雪軒叢書及傳世諸本似均自說郛本出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小說類著錄漫叟見聞錄一卷亦不著撰人姓氏注云不知何人建炎中所撰也今考是編云余舉康字民師余建中靖國中與同寓興國寺又云余崇寧間往興國軍詳其時代正與晁氏之說相合其為建炎時人所作殆無可疑故竊疑其書蓋即就漫叟見聞錄中論詩之語別行輯出者惟阮閱詩話總龜及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均嘗引其書則又似早有單行之本非出輯錄不知何以晁陳諸家書目皆不見著錄又考撫州府志藝文志亦著錄是書作謝逸撰不知其何所根據按謝逸字無逸號溪堂臨川人未聞有漫叟之號且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二引漫叟詩話云謝無逸學古高潔文詞煅鍊則其書之非謝氏所撰尤至明顯今考其書考故寔講出處於當時詩人之遺聞軼事多所記述雖內容瑣碎

體裁頗近於小說，然其間亦往往能求詩於詩外，不重作法，不拘體製，而專意於原理之探索，是則亦未嘗無取焉。

文苑詩格一卷 詩學指南本

舊本題白居易撰。居易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六帖三十卷、金針詩格一卷，已著錄。是編為顧振龍詩學指南中之一種。又世傳有格致叢書本，未見。按世傳白氏論詩之作，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分合各異，分而為三，則為文苑詩格一卷、金針詩格一卷、梅聖俞續詩評一卷，合而為一，則為三卷，或如宋史藝文志總稱白氏金針詩格，或如國史經籍志總稱白樂天文苑詩評，要之寔一書也。顧氏詩學指南，則分文

苑詩格及金針詩格為二，其書都為一卷，核其所論，大抵皆修辭之法，意殊淺陋，故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著錄文苑詩格一卷，注云：稱白氏，尤非也，是其書之出於假託，陳氏已辨之矣。考李唐以來，諸家詩格，大率相似，論詩而若此，豈夫有詩，是以此類書籍，向為名家所不屑為，後世所傳，時多依托，是編之非白氏所撰，似無可疑，惟其論詩，謂為詩之道，義在稗益，言意皆有所為，又云為詩不稗益，即須諷刺，若斯之類，其說要亦不違白氏論詩之旨，則其書雖

出依托，研究白氏詩論者，亦未嘗不可資為參考焉

見闇齋讀離騷指略一卷　二餘室叢書本

清魯筆撰。筆字雁門，雷川人，雍正秀才。所著有見闇齋詩集及楚辭達等書行於世。是編本附刻於二餘室叢書楚辭達之前。考梁同書楚辭達序云：雷川魯子雁門，深離騷，著讀騷三十七條，於文章之道，曲盡其變。其注騷也，取舊時影響附會之解，辨論而訂正之。又自為融貫而條晰之，命之曰楚辭達。余同年望江方君引薇謀付諸梓，而先以其草稿示予。按梁序作於乾隆丙戌，則其書寔成於乾隆三十一年之前矣。

其書都為一卷，大抵皆魯氏讀騷時雜記之作，故不釋離騷全文，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釐為十有七篇，都凡三十有七條。首總論，次篇章，次段落，次氣脈，次神味，次章法，次筆法，次句法，次字法，次骨法，次辭法，次補法，次過文法，次倒掉法，次前後相照法，次移步換形法，次兮字法，次虛字法，次從古韻。今考其書，取離騷文法融貫而條晰之，於全篇組織，分析既極詳審，分別論列，尤能各極其變。惟離騷之作，文重義隱，寄託遙深，往往恍惚汗漫，翕張反覆，迥出蹊徑

之外，未可以普通行文之法衡之。是編乃以後世反正開合、埋伏照應等法，論其章法之妙，是則未解騷人之旨，不免治絲而益紛之嫌矣。

離騷草木史十卷附離騷拾細一卷光緒元年乙亥刊周孟侯全書本

清周拱辰撰。拱辰字孟侯，桐鄉人。歲貢生。所著有老子影史、公羊墨史、南華真經影史、聖雨齋詩文集等書，合刻為周孟侯全書若干卷。是編即其中之一種。編首有周氏自序，及李際期序。據周氏自序云：竊覩騷中山川人物草木禽魚，一名一物，皆三閭之碧血枯淚，附物而著其靈。而漢王叔師、宋洪慶善、朱元晦三家，雖遞有注疏，未為詳確。陸仲昭新疏，仍涉訓詁習氣，於典故復多挂漏。余向輯天問別注一卷，附刻陸氏新疏中，行世已久。而餘注未及，苦塊之餘，廣為搜訂。是其書蓋以後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朱熹集注及近世諸家注疏，於騷中名物詮釋未能詳確，因重加搜訂，以為是編。其書都凡十卷，而以離騷拾細一卷附之。編末篇目次第，大抵悉從朱氏集注，首離騷經，次九歌，次天問，次九章，次遠遊，次卜居，次漁父，次九辯，次招魂，次大招。自惜誓以下，則弗與焉。各篇皆先列原文，次列集注，然後以己意疏通證明之。又於每篇之前，各附小序，以推求全篇大旨。按孟代時劉杳撰離騷草木疏二卷，見於本傳，惜其書久亡。宋吳仁傑、明屠本畯復遞有注疏，亦多未備。是編徵引宏富，考辨典核，綜列篇中名物，而詮其由來，詳其比興，

於其中山川人物、草木禽魚，靡不比其類，而暴其情，寫古
條義，二者兼之。且往往因名物以發明騷人之旨，與但徵故實
體同類書者，固自不同。雖騷人寄興，義不一端，瓊枝若木、芝蘭
詒艾，䳒鳩選鳳，於騷人之旨，亦間有未洽；然瑕不掩瑜，治離騷
者，是可資為鉅助。至於篇末所附拾細一卷，則皆是編之剩義，
隨筆漫拾，不足論其優劣焉。

離騷逆志一卷（昭國二十四種本）

清鄒元曠撰。元曠有春秋通義一卷，已著錄。是編亦其述古錄
中之一種。其書節為一卷，大旨以離騷為哨者之書、諫志之文，
惟後世注疏，舛誤甚多，不能通澈旨趣，故因孟子以意逆志之
說，隱括其旨，以為是編。其書分離騷全文為八節：自帝高陽之
苗裔兮，至來吾導夫先路，為第一節；自昔三后之純粹兮，至
願從彭咸之遺則，為第二節；自長太息以掩涕兮，至唯昭質其
猶未虧，為第三節；自忽反顧以游目兮，至霑余襟之浪浪，為第
四節；自跪敷衽以陳辭兮，至好蔽美而嫉妒，為第五節；自朝吾
將濟於白水兮，至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為第六節；自索瓊茅以
筳篿兮，至芳至今猶未沫，為第七節；自誠難和調度以自娛兮，
至吾將從彭咸之所居，為第八節。每節皆首列原文，然後逐節
為之詮釋，詞旨簡要，於騷人言外之意，雖間有發明，如釋扈江
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云，列香草自喻其修美也，攬物起
興，因以為比。又如釋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云，芳
澤雜糅，謂忠愛棄捐也。若斯之類，皆足備說者之一解。惟必深
闢舊注以香草瑶玉為其自喻之說，則未免矯枉過正，失之拘
泥。如釋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極壯而棄穢兮，何

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乎先路云美人謂聚賢也因己而念衆賢亦年歲不保不使其撫念壯歲棄絶穢迹必至抑塞改節難終保其芳美乘騏驥其皆來也之類大抵皆以意為之未必果騷人之本意也

離騷經正義一卷 抗希堂全集本

清方苞撰苞有詩義補正八卷已著錄是編為抗希堂全集中之一種其書都為一卷取離騷之文逐段詮釋間亦掇拾諸家之説疏通証明附之己説之下按史記但稱屈原著離騷不名為經至王逸章句始於離騷加經而於九歌九章加傳字是編於離騷稱經殆從逸本核其所注皆推尋文意以疏通其旨詞義淺近頗稱簡要其於舊注亦能汰其冗蕪循文詮釋往往深得騷人之旨惟離騷之作文重義隱寄託

遙深自漢以來諸家訓詁時多違舛苞乃以臆測之見欲貫通全篇於屈子隨時抒望觸物興懷之旨亦多未洽如釋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云日月不淹自懼壯盛日徂英華銷委又恐君年遲暮過時而難與圖治也釋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云穢謂群小以衆芳比賢故以穢比群小恐美人之遲暮故欲其撫壯而棄穢也騏驥喻賢人君度之迷亂以群小之穢德累之棄穢則必

跂度跂度則必乘騏驥而已可為君前導矣若斯之類大抵皆以意為之無所依據未必果騷人之本意也總之其書但知拘言詮涉理路鮮有考証發明故其所釋終屬意測詞不能一一徵信焉

讀楚辭一卷 俞樾撰 樸樓叢本

清俞樾撰樾有易貫五卷艮宧易說達齋詩說達齋春秋說各一卷已著錄是編為其所著俞樓雜纂中之一種全書都為一卷不載楚辭全文亦不盡解全書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蓋俞氏讀楚辭時札記之作歟以讀楚辭名焉核其所論凡離騷八條九歌六條天問五條九章七條遠遊二條卜居一條九辯三條招䰟三條大招一條七諫二條九歎二條九思一條總計全書都凡四十有一條篇目次第悉與王氏章句相同知其所據定為王本按俞氏邃於訓詁考証之學群經諸子皆有著

述是編雖其讀書時雜記之作然覃思精研疏通博辨於舊注之譌誤亦多所是正如辨王氏章句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從自投水而死之誤云離騷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四句相承而言不周於今之人即所云非世俗之所服也願依彭咸之遺則即所云吾法夫前修也法前修為上法前世遠賢則彭咸必古之賢人屈子素所師法者當屈子之作離騷尚在懷王時及懷王死頃襄王立屈子尚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豈在懷王時早有死志且必取一投水而死之古人以為法乎辨王注以九歌無時

把兮瓊芳之盍為何不之誤云以盍為何不則既云盍又云將文義難通莊子列御寇篇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釋文曰闔語助也闔與盍通此篇云盍將把兮瓊芳與下篇云蹇將留兮壽宮文法相似王注云蹇詞也然則盍亦詞也若此之類凡所攻駮大體近正此外如釋卜居之哫訾為趑趄儒兒為嚅唲釋九思思丁文兮聖明指之丁為武丁文為文王其說亦確然有據足備說者之一解雖其間如釋離騷不撫壯而棄穢之撫為撫有之撫棄為自暴自棄之棄釋步余馬於蘭臯兮之步為習之類亦不免附會然瑕不掩瑜固未可以雜記而少之也

楚辭達一卷嘉慶九年甲子刊二餘堂叢書本

清魯筆撰筆字雁門當川人雍正秀才所著有見南齋詩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嘉慶甲子師範序及乾隆丙戌梁同書序按梁氏序云魯子為予同年望江方君引薇老友窮年矻矻不得志以死著述甚富方君為刻其見南齋詩集若干卷雄渾高古有漢魏之遺復有取其所注離騷謀付諸梓而先以其草稿示予是筆蓋有才不遇終其生未獲一儀於賢宮惟專心著述終老牖下是編蓋雍乾間魯氏所作而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其友方引薇為之刊行者也又據師序云今年春魯子倬齋以其族祖雁門先生楚詞達見投則此本定嘉慶九年甲子師氏選刻二餘堂叢書時據先生族孫倬齋所寄原本重刊者也其書都為一卷雖以楚辭達名編然其所釋僅及離騷一篇自九歌以下皆未與焉意者或魯氏當時本擬盡注全書乃未及告竣而歲志以歿故其書名亦未及改定耶又考先生見南齋讀離騷指畧未則云離騷一篇包舉楚辭全部全義全神最是難看看透此一篇以后各篇自可迎刃而解則一達無不畢達者矣故直以楚辭達標之全部論釋嗣刻是魯氏之曾注全書尤可無疑矣其書大旨以楚

辭舊注或達其文而不達其辭，或達其辭而不達其志。因隱栝舊編，疏通証明，以求其文辭，通其旨蘊。核其所注，大抵以四句為一章，首錄原文，然後卒章融貫而條晰之，以為之解。並取舊時影響附會之說，一一辨論而訂正之。又於各章別加旁批，以推尋其文法，參互考訂。雖間亦有待，惜往往拘於比興之說，於篇中名物，必一一明示其所喻，斯則未免刻舟求劍，有乖騷人之旨矣。

離騷釋韻一卷　滂喜齋學錄本

清蔣曰豫撰。曰豫字侑石，陽湖人，由監生出知蔚州。工詩文篆隸，著有問奇室集及滂喜齋學錄各若干卷。是編即滂喜齋學錄中之一種。據其編首小序云：祁生陸文作離騷釋韻，取秦漢子書詞賦，條晰著之。然屈氏生楚懷王時，用韻未必與後人合。吾友晉壬吳子以為詩經韻文之祖，舉以證合，當可不謬。因草創十數條，體尚未備。鄙意凡居屈氏前，如諸經老墨，皆可引而傅之，共得若干條，是其書蓋繼陸吳二氏而作。全書都為一卷，不錄離騷全文，亦不盡釋全文之韻，但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總計全書所釋，都凡三十有一條。大旨倣說文讀若之例，首注離騷某字讀如某字，或讀如某某反，然後擷拾先秦群經子史，條晰著之，以為之証。其有不見於諸經子史者，則闕以待補。故書中如懲讀如長，近讀如過，調讀如同，待讀如特，各條皆但注音讀，不加證明。今考其書，雖所釋無多，然覃精研思，博辨廣證，舉先秦群經子史，以審定離騷韻讀，疏通証明，多足正前人之譌誤。惜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問審音猶不能無失如謂服讀如物迎讀如遇之類未免乖謬又標舉證據亦間有疏漏如含讀如署條不引易井象傳乾文言禮記曲禮之類耳目之前亦不免遺漏且既知古今韻殊屈氏用韻未必與後人相合乃不知屈氏為楚人多用方音是尤其可議者也

天問校正不分卷昭代叢書本

清屈復撰復有楚辭新註八卷四庫已著錄是編前有屈氏自序末有楊複吉跋據屈氏自序云王叔師云文不次序洪興祖云豈可次序陳說然通篇起結盡人了然細玩中間屢起屢結次序井井其為錯簡明甚因少校正是其書蓋以屈子天問中多錯簡故其文不可次序因細玩文意一一為之校正其書不分卷首列舊文於前然後逐段為之更定而以九章次第校正附之於末大旨分天問全篇為九段自曰

遂古之初至曜靈安藏為第一段所問皆天象也自九州安錯至何所夏寒為第二段所為皆地理也自焉有石林至烏焉解羽為第三段所問皆山川人物奇怪之類也自厥萌在初至而後嗣逢長為第四段所問皆上古之事也自不在汨鴻至墜何故以東南傾為第五段所問皆鯀禹治水之事也自禹之力獻功至亟何活焉為第六段所問皆夏一代之事也自簡狄在台至負子肆情為第七段所問皆商代之事也自稷維元子至又使至代之為第八段所問皆周

代之事、自中央共牧、至忠名彌彰、為第九段、所問皆楚事、兼以自傷也、按天問者屈原見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而問之、以舒其愁思者也、其文不可次序、古今解者蓋多闕疑、屈氏乃隨意移置其前後、謂之錯簡、未免果於師心、失之穿鑿矣

反離騷一卷 古書叢刊本

漢揚雄撰、王逸注、雄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已著錄、逸有楚辭章句十七卷、亦已著錄、是編為古書流通處據烏程張鈞衡景宋尹家本重印、其書都為一卷、每半頁七行、行十有五字、小注雙行、字數亦同、白口單邊、上有大小字數、下有人名一字、中縫或題反離騷、或題反騷、或僅題反字、首頁書名下有毛晉二字、陽文小方印各一、及汲古主人陽文方印一、書末有士士鐘陰文小方印、及閬源父陽文小方印各一、又

有木記、題烏程張鈞衡石銘景宋尹家本重開十四字、編首有顧云美分書引首、編末有張鈞衡跋、核其行款、皆為宋刊舊式、且字大悦目、寔宋刊中之罕見者、按朱子撰楚辭八卷、辨證二卷、後語二卷、以揚氏反騷編之後語卷二第十六篇、此本自第一頁至第十四頁、首尾完備、頗似單行、又考瞿氏書目、著錄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行款與此本正同、亦謂後附揚子雲反離騷一篇、並洪興祖論自加論說於後、又云前有嘉定癸酉三月甲子、□陽王涔序云、刊於□

貢郡齋，俾學者□風雅之變云。所云與此均合，則是本蓋嘉定六年所刻單行本無疑矣。其書大旨謂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又何必湛身哉。故因離騷之文而反之，以弔屈原。雖詞旨平緩，意不深切，如無病之呻吟，往昔學者多所譏評。然其文辭爾雅，格調高古，實較後世摹擬之作爲優。君子不以人廢言，則其書終不廢也。

教款捷要一卷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刊本

清馬伯良撰。伯良字忠卿，濟水人。是編前有康熙十七年戊午伯良自序，云予校刻是書三載始成，則其書之作，蓋始於康熙十五年丙辰，至康熙十七年戊午而全書告竣。都凡二十有二則，爲一卷。其目曰：第一當歸信的六件，第二[illegible]的條件六件，第三[illegible]的斷法六件，第四[illegible]的應當七件，第五[illegible]的修理五件內附壞齋與散天課之事，第六[illegible]的應當七件內附[illegible]與[illegible]與[illegible]之事，第七[illegible]的條件八件，第八[illegible]的斷法七件，第九[illegible]的天命四件，第十[illegible]的天命四件，第十一[illegible]的天命三件內附大淨之聖事，第十二[illegible]的聖行十八件，第十三[illegible]的嫌疑十件，第十四[illegible]的禮體八件，第十五[illegible]的天命十二件內附病人與出外人禮拜之規則與[illegible]之限，第十六[illegible]中當然十二件，第十七[illegible]的聖行二十八件，第十八[illegible]的禮體八件，第十九[illegible]的嫌疑十八件，第二十壞拜之事內附拜中念的差錯不宜跟隨禮拜的人，第

二十一壞小淨事十八件第二十二天命大淨四條又以洗亡人規矩與話ㄅㄅ可並殯埋事附之編末按清正教雖李唐之世已盛於東土然其真經典籍傳自西域東土之士以言語文字不同故誦習者多明理者鮮伯良既憂失學之苦復憐肄業之難因遍閱天方經典摘其精要以為是編大抵首錄經文然後隨文注解大旨在整理教規以啟大衆之省悟凡清真教中規矩範圍一切日用關節靡不粲然備載綱羅教欵宣通疑滯誠有功於彼教者也

回教考一卷 排印本

清白貴陽撰貴陽字銘庵始末未詳是編前有白氏自序云回教入中國久矣其門牆高峻其戒律謹嚴教外無由參其宗旨故中國祇知有回教而不知回教之為何如教也夫吾回為西域之儒宗立教七千餘年行教九萬餘里地球各教莫與比倫今居中國服教者雖有十五兆人然徒子孫世守未能彰明較著令人共喻吾道之淵源豈非一憾事耶因不揣固陋畧考中西書史以叙其道統以証其源流等語簡端名曰回教考証是其書蓋白氏深以中國回教徒衆但知世守不明教義為憾因博採中西書史考其源流以為是編故以回教考証名其書回教考者殆其簡稱也其書都為一卷大旨在闡明回教道統淵源首述回教發生之地域及傳播之區域次述回教之始祖及歷代初祖之世系自始祖阿耽至爾撒(生於漢代)次述至聖穆罕墨德之發揚聖教及其立教之宗旨戒律之大概次述回教傳入中國之淵源自隋開皇間天方遣使幹葛思蘇哈巴來華傳教由陝西而閩浙粵東沿海建寺傳教建塔懷聖寺於廣東始下及歷代回教情形最後則雜記回教風俗禮儀如謂回教以存念真宰畏天之命為念念真齋明盛服小事以拜真宰

為禮真洗心齋戒以明其德為齋戒樂善不倦為施濟覲光上
國以廣見聞為朝覲總名天道五功之類操維考釋頗稱詳核
又如辨顧炎武日知錄以回紇為回回國之誤等考証亦頗稱
精審惟其間踳駁譌誤之處亦往往而有又其紀中國回教情
形僅偏於廣東方面亦未免失之偏頗焉

精訂天文異實纂要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舊鈔本
原題淮陰盧咸錢含撰甫江陳景襄稽圖增輯盧咸及景襄始
末均未詳考其書末云按陶唐氏甲辰至洪武戊申共三千七
百二十六年而所差已五十度如堯時冬至日在虛三代則躔
于女春秋則在牛至今則已在箕矣據此則盧陳皆明時人矣
此本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竹紙無格行書細字圖繪精美其
為景襄所書原稿殆無可疑其書首題天文幽隱推測非易
為古蒼茫精理是為吉凶所昭順乎人事吉兆啟多凶兆啟去
然則如何修德可恃四十字則其書之作蓋盧陳二氏深感於

天道之深微上天垂象多關係人事因為是編以闡明其義其
書不分卷以類相從釐為六十有五條各為之圖而繫之以說
首天文全圖次紫微垣占次太微垣占次天市垣占次角宿占
次亢宿占次氐宿占次房宿占次心宿占次尾宿占次箕宿占
次斗宿占次牛宿占次女宿占次虛宿占次危宿占次室宿占
次壁宿占次奎宿占次婁宿占次胃宿占次昴宿占次畢宿占
次觜宿占次參宿占次井宿占次鬼宿占次柳宿占次星宿占
次張宿占次翼宿占次軫宿占次天漢起沒歌次過宮天漢之
圖次太陽中道之圖次日食說次月食說次月光消長說次太

陰行度歌次太陽躔度歌次太陽出入歌次十二次度數次晝夜時刻考次冬至夏至日躔併初昏度數次五星論次五星常行之道次天占次太陽占次太陰占次木星占次火星占次土星占次金星占次水星占次飛流星占次二十八宿四時風雨歌次十二方位列宿度數次二十八宿分野歌次艮星占次妖星占次星變占次每月節氣昏旦中星度數次二十八宿度數次二十八宿歌宮歌次昏旦中星訣今考其書論推測占驗之術大抵切寔乎正詞意簡明其考歷藏辨纏度亦間有發明雖其載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恒星圖象之占以定休咎皆雜引史事而參以陰陽數術之談體例頗傷龐雜又其所繪天圖多原本於湯若望亦不免失寔然其中如日色占風雨月色占風雨之類多為民間相傳之說則於治民俗學者亦未嘗無補焉

象字述要一卷 同治元年壬戌刊本

原題榆城復初氏撰不著姓名考世傳有致天主教十疑十不解書者亦為復初氏與天主教司鐸論天主教教理書末有馬氏自序題同治四年乙丑榆城馬德新復初氏序知復初氏姓馬名德新雲南榆城人復初其字也生於清道咸間嘗與天主教司鐸往還於西土學術多所研討是編前有復初自序云九天日星乃皇天垂大象以示人者也不可不知是以古聖先王詳查之而著於經史使後人察形以辨義觀象而悟理即此可參造物之神化莫測也但星象之學廣遠深微不得其法者不能推測其書浩繁其說紛紜而取士不以其學則讀者希且中國之書雜以祿命之說難以簡略成立者尚不識其粗況下愚乎此篇乃會東西之書而擇其善者其中有疑故遊外洋而考之詞簡而義朗高下可以共賞其中有義理晦澀者復加註解以明之雖於性命之學不甚切要覽而識之亦可得其大概則於格物窮理之間不無小補云是其書蓋深以星象深微其書浩繁學者無由窺其跡象為憾因融會中西典籍參以目驗彙集而成是編其書都為一卷首論星象末附二十四氣四季長短日月食太陽南北去地遠近太陰大小相異異地分子午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地渾圖各圖大抵以天方正制歷象守述格致全經及大統歷為本參互考訂以闡明其義其間如論中西星家學之傳均云天體本無宮度可分乃觀乾象者各以其所見而分之中國以太陽每日行一度故以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度之四分之一天方以太陽每日行五十九分八秒三百六十五日有零行一週故以周天為三百六十度天方以總數僅天以零數僅太陽則天每方九十度算之極易中國以總數僅太陽而以零數僅天則於測算首加其難矣核其所論尚稱近正又其論天體宮度晝夜短長日月運行列星行星之分以及地形度數等亦皆淺顯明白按自有明清以來西學東漸學者多喜用西方學術附會舊說是編融會貫通亦足見當時之風氣焉

湖海奇聞集六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弘治九年丙辰刊本

明周禮撰禮字德恭餘杭人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編首後有序末署弘治癸丑閏五月下□前京闈鄉貢士知福建福寧州事邑人楊昂廷顧書據其序云幽冥怪異雖非儒者所宜談(原本作談疑為談之誤)而□情翰墨寓是乃君子之高致矧操觚執翰以著述為任者人之所難能也余宦遊閩中適會鄉人持周生所著湖海奇聞一帙且丐余為序余閱之喜而不寐竟實志怪蓋周生子之表姪也謹恭孝博覽聰明自幼著述甚多而續綱目發明為尤斯集乃翰墨之遊戲耳是其書蓋弘治間周氏之所作其書都凡六卷前五卷為正文末一卷為附錄是本第一卷及第二卷之前三頁已殘缺每半頁十三行行二十有七字第三卷末有木記云雙桂堂刊行第六卷末有木記云弘治丙辰季春雙桂書堂新刊後序末有木記云余氏雙桂綉梓刊行知是本蓋明弘治丙辰雙桂堂余氏書肆刊行蓋閩刻本也其書彙集異聞大抵皆分類載記惜其已非完帙其門類已不可知今就其所存五卷考之第二卷存十有一則其門類已不可知詳其內容則大抵皆記人事第三卷為禽獸靈怪凡一十有四則第四卷木石靈怪第五卷為器皿靈怪凡一

十有五則第六卷為伏氏靈應傳瑶王瑨記大旨在記靈怪之實有明因果之顯效以裨備世俗而警愚頑凡草木鳥獸之異靡不畢載可謂極鬼神事物之變矣按自宋元以來雖云崇儒重道寔兼容釋道而信仰本根風在巫鬼明季因之其風益盛故特多變怪讖應之談是編薈萃詭說幻事物以為一編大都偏重事狀少所鋪敘與宋代志怪之書合而觀之亦足以見變遷之跡矣

捧腹編十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刊本

明許自昌輯馬起城校自昌字玄祐茂苑人(吳縣)工樂府著有水滸記等傳奇行於世起城字貳師甫里人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編首有序末署萬曆己未長至日甫里許自昌書下有二印一為自昌陰文小方印一為玄祐父陽文小方印其序云夫稗官野史盛於開元天寶間或據實紀異或架空綴說口繡筆絲用以資清塵清雄心而宋元諸公咸稱述朝家耳目之事略涉諧謔有關風教迨我明興寥寥無幾獨楊用修祝希哲王元美數公首有纂著丹鉛所展最著元箋其他藏書之家籤軸相望多埋之蠹簏數之鼠鄉落東家之甕說作覆瓿之襪材傳於時者不數數見予處跡甫里性有書癖家不能貯二酉之藏聞有異書名籍不惜釋作產易之自謂樂而忘老每端居兀坐從六經九家子史中逢乙命甲有關正句輒用校行其他解頤捧腹之事尤忌詭異之語可以發塵襟醒睡目者不以無益而不存古錄寧記投精敝篋恒自嘲曰經史子部譬猶膏粱一飽即置而山蔬野蔌覺意則世間多未經之味更堪咀嚼耳今歲園居消夏暑取敝篋中什一命童子筆出不暇倫次不計妍媸分為十卷名曰捧腹編是其書蓋萬曆四十七年己未自昌

湑夏甫里園中時之所纂輯也其書都凡十卷每半頁九行行二十字每卷各選歷代諸公諸著若干篇大抵以書爲次不復分類卷一選艾子十二則問答錄八則玉照新志二則筆談二則東齋遺事一則聞見雜錄四則隱窟雜志一則東皋雜錄三則軒渠錄四則倦游雜錄三則鷄肋編一則春渚紀聞一則曲洧舊聞七則夷堅志二十則夷堅續志二則平江記事一則稗史三則山房隨筆三則皇明雜錄二則唐缺文一則皮日休文集一則賈氏談錄一則卷二選皇明十七事二則中朝故事一則續世說四則朝野僉載六十四則原化記一則稽神錄一則

御史台記十五則玉堂閒話十三則盧氏雜說六則香奩集三則幽閒鼓吹五則乾膜子三則南楚新聞三則抒情詩四則紀聞紀四則奇聞錄二則卷三選國史補八則開元傳信記三則談賓錄一則東軒筆二十一則青箱雜記七則橫浦心傳錄一則紫微雜記一則樹萱錄十一則文會叢談一則湘山野錄一則高齋漫錄二則三朝野史一則朝野記遺一則宣室雜錄一則遯齋閒覽七則姑蘇筆記一則明道雜志三則文昌雜錄一則談閒錄一則古杭雜記一則耕餘博覽一則澠水燕談錄一則冷齋夜話四則老學庵筆記十五則雲麓漫抄一則蒙齋筆

談一則石林燕語二則清波雜志三則墨客揮犀四則續墨客揮犀二則鶴林玉露一則侯鯖錄四則癸辛雜識六則江鄰幾雜志一則南唐書四則南唐故事一則南唐近事七則蜀檮杌一則五代史補三則西清詩話一則五國故事一則卷四選干文虎序一則談淵一則閒談錄一則江表志一則陳留志一則江南野錄三則清異錄三則避暑錄六則清夜錄二則避戎夜話一則聞燕常談五則聖宋拾遺一則劉頒詩話五則白獺髓四則翰墨志一則道山清話七則貽謀錄一則後山居士詩話二則文會叢談一則靈鬼志一則鐵圍山叢談一則邵氏聞

見錄一則金華子一則翰林志一則瀟湘錄一則揮麈錄二則梁溪漫志二則儒林公議二則世說十二則晉陽秋一則續晉陽秋一則搜神記二則續搜神記一則錄異記一則述異記一則洛陽伽藍記一則妬記三則十六國春秋一則沈約野史一則談藪五則南唐記一則劉賓客嘉話錄六則三水小牘一則會稽錄一則中興閒氣集一則嶺表錄異一則粧樓記一則王歷記一則鉅野志一則襄陽記一則封氏見聞記四則唐詩紀事一則遼史一則葦航紀錄一則傳載一則紀異錄四則會要一則今是堂手抄一則杯窗雜錄一則太平廣記二則投荒錄

一則景龍文館記一則廣異記二則兩京記一則盈盈傳一則
卷五選辟居解頤十四則拾遺錄一則楊太真傳一則因話錄
八則玉泉子十一則尚書故實三則桂苑叢談一則本事詩三
則集異記一則酉陽雜俎八則摭言八則程史六則隨隱漫錄
二則聞見錄二則談苑十四則後山叢談二則可談一則東坡
志林五則絕倒錄二則步里客談一則錢氏私志二則北窗炙
輠一則古今詩話一則蕙畝拾英集二則青居聽輿一則中吳
紀聞一則悅生堂隨抄三則過庭錄二則畫墁錄一則遊宦記
聞一則墨莊漫錄四則嬾真子四則歸田錄五則樂善錄三則
卷六選啟顏錄十五則笑林七則幽怪錄二則妖亂志一則唐
語林五則大唐新語十三則國朝傳記一則宋史二十二則元
史五則遼史四則金史四則列子十二則晏子春秋四則史記
十七則卷七選晉書七十三則戴記七則漢書六則後漢書十
則魏志一則蜀志五則魏略一則典略一則漢晉春秋一則吳
書二則吳錄二則江表傳一則諸葛恪別傳二則西京雜記一
則漢武故事一則卷八選東方朔別傳一則三輔決錄一則拾
遺記一則魯國先賢傳一則王隱晉書一則世說三則雲溪友
議四則獨異志一則異苑一則北夢瑣言十九則定命錄一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劇談錄一則唐寔錄一則南部新書九則舊唐書三十二則唐
書十八則卷九選五代史二十七則北史三十八則宋書九則
南齊書一則梁書七則魏書四則北齊書十四則隋書三則卷
十選韓非子五則呂覽六則尹文子一則淮南子二則說苑一
則新書一則韓詩外傳一則風俗通四則孔叢子二則抱朴子
三則顏氏家訓五則南史一百零八則大旨在掇拾歷代子史
稗官中解頤捧腹之事可喜可笑之辭彙為一編以滌塵襟而
抒胸臆核其所錄上起先秦下迄元明搜採頗稱詳該雖不按
時代不分類別體例頗傷龐雜又於各書任意割裂亦不免明
人著書之通病然元明以前子史雜記今多散佚是編援引所
及乃不下數十百種不惟足資校勘亦可為徵文考獻之一助
焉

古艷異編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明刊本

不著纂輯者姓名。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中央大書古艷異編，右上方題讀書坊新刻，編首有序，末署息庵居士書，不紀年月。按其序云，是編成，客或謂居士方持三大部，叩破無明網，乃忽為是兒戲哉。則其書作者寔息庵居士，蓋崇奉佛屠者流也。其書不分卷，釐為十有一部，其目曰仙真部，錄女仙傳、龍女傳、稽神錄等三篇；曰宮掖部，錄漢武內傳、飛燕外傳、趙后遺事、漢宮故事、漢雜事秘辛、西京雜記、大業拾遺記、南部烟花記、煬帝迷樓記、煬帝海山記、煬帝開河記、魏帝鄴中記、開元天寶

遺事、梅妃傳、太真外傳、遼后焚椒錄、元氏掖庭記等十有七篇；曰寵倖部，錄寵倖傳、高力士傳、侍兒小名錄、釵小志、比紅兒詩等五篇；曰豪俠部，錄女俠傳、劍俠傳等三篇；曰妓女部，錄義妓傳、名姬傳、北里志、青樓集、教坊記等五篇；曰情事部，錄會真記、冥感記、冥音錄、長恨歌傳、本事詩等五篇；曰夢魂部，錄夢遊錄、離魂記等二篇；曰再生部，錄再生記一篇；曰幻異部，錄幻異志、博異志、集異志等三篇；曰鬼怪部，錄才鬼記、靈鬼志、物怪錄等三篇；曰粧飾部，錄粧樓記、錦裙記、女紅餘志等三篇。大抵據歷代史傳及稗官家言，分類排比，彙集成書。今考其書，採摭古今

艷異，於欣賞之中，寓勸戒之意，體例繁瑣，不無涉於誕幻，然遺文秘籍，錯出其中，亦足資校勘，故論者雖病其龐雜，亦不廢其書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涉異志一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鈔本

明閔文振撰。文振字道充，浮梁人。著有異物彙苑十四卷，四庫已著錄。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與祝允明志怪錄合訂一冊，蓋同為一人之所鈔也。其書用日本白紙鈔寫，不加欄界，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有一字。全書都凡一卷，不分類，但有所聞見，輒分條載記之，而別標綱目於其前。總計全書所錄，都凡四十則，其目曰石真妃、張太子、戚侍郎、黃鯖道、闔山隸、木自動、禱雨文、烏引屍、死作城隍、方景明、鷹神、崔意、古墓錢、清事、發兗州城隍、林中丞、林氏女夢、方合浦、天妃拯疫、南斗星君、晏公廟、東

山廟、前隊[illegible]、盧太守、何烈女、台州三寶瓊、二女、興善廟、小羊訴冤、舉旗、紅蛇、陶屠廟、浮來山、張勝風報、題樑詩、劣九夢、訴蛇、啐亂龍、母老君殿、徐貢魁入陰、翁氏從居、核其所紀，多永樂宣德暨景泰、天順、成化、嘉靖間事，至嘉靖十六年丁酉而止，知其書之作，當已在明隆慶間矣。按自有明中葉，朝廷崇奉道教，羽流之士多以方技而居顯貴，於是異說雜記往往而出，是編掇拾當時里巷傳聞，彙輯成編，大旨在記怪異之事，以明感應之顯效，以勸懲世俗。雖其所載鬼神變異之事，亦謂志怪之談，類皆荒誕無實，不出道家窠臼，然文筆流利既足資欣賞，其於里巷傳說，亦多所保存，是則亦有其所長矣。

開卷一笑上下二集十四卷（付本）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梅墅石渠閣
舊題卓吾先生編次笑笑先生增訂哈哈道人較閱卓吾者李
贄之字也贄晉江人萬曆中為姚安知府士大夫好禪者多從
之遊嘗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上官勒命解任居黄安日引士
人講學雜以婦女其學專崇釋氏而侮孔孟晚年北遊通州
為給事中張問達所劾逮死獄中笑笑先生及哈哈道人則均
不詳其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書為大型封面版心
中央大書開卷一笑右上方題屠赤水先生參閱左下方題梅
墅石渠閣梓行版心上方題賞心快筆四字其曰屠赤水先生
參閱者屠赤水疑即笑笑先[illegible]也編首有序不紀年月
末署三台山人題於欲靜樓據其序云春光明媚偶遊句曲過
咲咲先生於茅山之陽班荆道故因出一編蓋李卓吾先生所
輯開卷一笑刪其陳腐補其清新凡宇宙間可喜可笑之事齊
諧遊戲之文無不備載顏曰山中一夕話是其書蓋李氏之所
輯而笑笑先生屠赤水為之增訂者也又考序中謂其書顏曰
山中一夕話而是編各卷首行所題書名亦曰山中一夕話惟
封面及各頁魚尾上並題開卷一笑似山中一夕話為叢刻總
名彙集同類之書若干種開卷一笑殆其中之一種也其書都

凡上下二集每集各七卷總計全書都凡十有四卷每卷各錄
古今笑話若干則計上集第一卷自鬍鬚賦至蹺脚賦凡十有
五則第二卷自懼内經至禁男風曉喻凡十有六則第三卷自
山人詞至夜兒傳凡十有一則第四卷自麯蘖生傳至送窮祭
文凡十有四則第五卷自十二姬傳至湯婆子竹夫人判凡九
則第六卷自撓說至送痔文凡十有五則第七卷自田家樂賦
至舉子某歌凡十則下集第一卷自蘇守判和尚犯姦至劉蘇嘲
語凡六十有一則第二卷自楚娘矜姿色悔家至老人十拗凡
六十有一則第三卷自少延清歡至解大紳書影凡五十則第
四卷自李文正公隱謎至蜀髏受虧凡五十則第五卷自揚州
司馬哭妒至劉軍不識鳳毛凡四十九則第六卷自徽諷關雎
至允發戲答廣淵凡五十有一則第七卷自偕歌至瞿痴凡四
十有九則總計全書所錄都凡四百六十有六則大旨在藉詼
諧幽默之辭以抒其胸中之鬱結故攟摭子史雜記中可喜可
笑之事及齊諧遊戲之文彙為一編使人讀之解頤徵笑意若
有會按笑譚之作其源寔古乃縉紳者流多視為小道遂散佚
而不傳是編搜羅排比既極詳該又凡所徵引皆一一注其出
處不僅滑稽解頤足資欣賞於治民俗學者亦未嘗無裨焉

笑府十三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本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最首有序，末署墨憨齋主人題，序云：古今來莫非話也，話莫非笑也。兩儀之混沌開闢，列聖之揖讓征誅，見者其誰耶？夫亦話之而已耳。後之話今，亦猶今之話昔；話之而疑之，可笑也；話之而信之，尤可笑也。經書子史，鬼話也，而爭傳焉；詩賦文章，淡話也，而爭工焉；褒譏伸抑，亂話也，而爭趨避焉。或笑人，或笑於人，笑人者亦復笑於人，笑於人者亦復笑人，人之相笑寧有已時。笑府集笑話也，十三篇猶曰薄乎云爾。或閱之而喜，請勿喜；或閱之而嗔，請勿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與若皆在其中供人話柄。不話不成人，不笑不成話，不笑不話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師乎，吾師乎！詳其語氣，則其書殆即出於墨憨齋主人之手。又考書中各部小引皆題墨憨子曰，則其書之為墨憨子作尤無可疑。其書都凡十有三卷，卷為一部，首古艷部，次腐流部，次世諱部，次方術部，次廣萃部，次殊稟部，次細娛部，次刺俗部，次閨風部，次形體部，次謬誤部，次日用部，次閏語部。每類各錄古今笑話數十百則，不等。正文之外，間附短論，亦多風趣。按笑話之作，導源蓋古，義取幽默，辭多詼諧，使人解頤微笑，意若有會。惟往昔之世，縉紳先生多不齒之，僅散見子史類書之中，鮮有專集。是編網羅載籍，彙輯成編，藉詼諧幽默之辭以抒胸臆，搜集之功誠有足多。雖笑談之作，意取幽默，每一道破，意趣便無，必為之論說，未免蛇足。然論中亦時多當時笑談互相比較，不惟滑稽解頤，足資欣賞，且亦民俗學研究之一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二十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刊本

舊題二南里人編次、三山道人繡畫、二南里人、三山道人姓氏里貫皆未詳、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板心中央大書西洋記、右上方題三寶太監全傳、下方題怏旭齋藏版、左下方題步月樓梓行、編首有序、末署萬曆丁酉歲菊秋之吉二南里人羅懋登敘、下有二印、首羅懋登印陽文方印、次二南里人陰文方印、知二南里人姓羅名懋登、明萬曆間人、按其序云、恭惟我皇明、重新宇宙、海外諸番重譯來朝、文皇帝嘉其忠誠、勅命太監鄭公和、大司馬王公景弘、泛靈槎奉使南印度、錫蘭山國、溯流窮源、直抵西印度忽魯謨斯及阿丹天方諸國、極天之西、窮海之湄、歷國大小三十餘、中間鋤強扶弱、海道一清、文命誕敷、帖爾效順、此西洋記所由作、是其書寔萬曆二十五年丁酉二南里人羅懋登之所作也、全書都凡二十卷、釐為百回、大旨在演永樂中太監鄭和、王景宏奉敕通使西洋故事、考明史宦官傳云、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永樂三年命和及其儕王景宏等通使西洋、先後七奉使、所歷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是鄭和之在明代、名聲赫然、為世人所樂道、是編集俚俗傳聞、參以史傳、彙為一編、雖侈談怪異、專尚荒唐、又文詞不工、益增支蔓、未免有乖說部之雅、然里老傳說、如五鬼鬧判、五鼠鬧東京之類、皆可於此考見、則亦未嘗無取焉、

新鐫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八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明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考其書第五卷除精類鄭知府告神出蛇精一篇云洪熙間鄭宗孔新任登州府尹，而其書題名曰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則其書之作當已在熙寧之後，而其刊刻年月當更晚矣。又考其書末有木記兩行云南閩潭邑藝林劉氏太華刊行[illegible]毋寧則其書蓋明末閩肆刻本矣。其書上圖下文，圖兩旁有題目，每半頁十一行，行十有八字。全書都凡八卷，釐為十有六類，其第一卷前二頁已殘缺，餘七卷十六類俱完足無損。其目曰奸情類、曰婚姻類、曰奸拐類、曰威逼類、曰除精類、曰除害類、曰竊盜類、曰搶劫類、曰強盜類、曰妒殺類、曰謀占類、曰節婦類、曰烈女類、曰雙孝類、曰孝子類。大旨在搜輯古今刑獄之事，演為公案，以備一般人之消遣。分別事類，每類演一二案或四五案不等，文辭俚拙，所演諸案，亦多與龍圖公案、海公案等畧同。又考其書凡人名之旁皆加黑線，其畧難辨識之字則於其旁加注音讀，蓋書肆商人據舊傳諸家公案編次刊行，詳其體例，頗稱龐雜，以云通俗小說，則未具小說規模；又不得與疑獄集、折獄龜鑑諸書比。蓋分類編輯，雖竊取法家書體例，然意在搜集異聞以備一般人之消遣，則又為子部小說家之支流。治小說史及刑法學者皆可資為參考焉。

新編梧桐影詞話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嘯花軒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按其書第三回一炷眼前知、西壁雨鐵面力破
狂瀾云：話說天啟傳到崇（原本誤作宗）禎，後來清朝得了天下
每年差出御史一員巡行一省，代天子行事，則其書之作最早
亦當在有清初葉矣。是編現藏大連圖書館，每半頁八行，行十
八字，封面板心中央大書梧桐影，左上方題尋秘覓趣，右下方
題嘯花軒藏板，據孫楷第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
要云：今所見徐震著才子佳人及猥褻小說多為嘯花軒刊本，
疑此書亦清初所刻，証以前引第三回曾紀清朝得天下事，則
孫氏之說益可無疑矣。其書不分卷，都凡十有二回，演蘇州優
人王子嘉、和尚三拙奸騙婦女，為李御史枷死故事。其書中人
物多與一女開科傳同名，蓋同為描寫世情煙粉類小說也。按有
明一代當神魔小說盛行之時，記述世情之說部亦同時突起，
其取材猶宋市人小說之銀字兒，大率於離合悲歡及煙粉
變態之中，雜以因果報應，惟不甚言靈怪，僅描寫世態以見其
炎涼，故可謂之世情書。金瓶梅詞話其最著者，是編承其餘風，
寫世井間淫夫蕩婦，刻畫形容，且多涉猥褻，雖條暢曲折，洵不
如金瓶梅遠甚。然就其文辭與吾家觀之，則作者之於世情亦極

洞達，凡所形容，不外描摹世情，盡其情偽，蓋深感當時社會萬
事不綱，爰發苦言，以箴愚頑，未可以猥褻而少之也。

新編飛花艷想不分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初本

舊題樵雲山人編次樵雲山人姓氏里貫皆未詳按坊間有平鬼傳一書者編首有康熙庚子黄越序亦題陽直樵雲山人編次疑與此書同為一人所作如果然者則樵雲山人蓋陽直人其時代當在順治康熙之間矣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編首有樵雲山人序末署歲在己酉菊月未望知其書蓋康熙八年己酉樵雲山人之所作也按其序云華必欲飛不飛不足奪目想必欲艷不艷不足娛情必也無花不飛無想不艷亦無花不艷無想不飛方足以開人心花益人心想以為文士案頭之一助是其命名之由略可見矣其書不分卷都凡二十回回目僅標單題不用對句書中亦無入話議論開篇即紀正文其書記之明嘉靖間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有才子姓柳名素心字友梅蓋乃柳宗元之後也與佳人梅如玉雪瑞雲二人為中表姊妹頗相愛好後友梅探花及第嚴嵩欲納之為婿友梅心戀梅雪二女嚴詞拒之嵩怒令使虜講和其間幾經波折乃得娶梅雪二女焉按自金瓶梅玉嬌李諸說部為世所艷稱於是學步者紛起而又生異流其所叙述大率皆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風流綴其間功名遇合為之主始或乖違終多如意故當時

或亦稱為佳話是編意旨亦大體如是其事雖殊而體裁其體輒類是不脫才子佳人之圈套與明季才子佳人小說合而觀之亦足以見其演變之迹矣

繡像雲合奇蹤二十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刊本

舊題稽山徐渭文長甫編，王茗堂評點。渭字文長，一字天池，浙江山陰人，以諸生客總督胡宗憲幕，天才超逸，詩文書畫，無所不工，著有路史分釋、筆元要旨、徐文長集等書，又於三教及方技之書，亦多有箋注。王茗堂者，明湯顯祖之齋名也。顯祖字義仍，號若士，臨川人，萬曆進士，官禮部主事，生平精研詞曲，著有紫釵、還魂、南柯、邯鄲四記，世稱臨川四夢，名重一時，詩宗香山眉山，文學南豐臨川，有玉茗堂集行於世。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編首有序，末署萬曆歲在柔兆執徐陽月穀日，賜進士朝列大夫遷閩備兵觀察使者古虞徐如翰伯鷹甫謹撰，下有二印，一為徐如翰印陰文方印，一為辛丑進士陽文方印。按其序云：稽山文長公天賦奇質，下筆無所不奇，舉英烈諸公遡其從來，摭其履歷，演為通俗演義，而雜以詩歌賦詞，題曰雲合奇蹤，武林朱生孔嘉、李生房陵以閩王明政績不小，因發所秘而廣之，是其書雖云徐氏所作，實出武林朱孔嘉、李房陵二生之手，蓋二生恐不見重，故託名文長以自重耳。其書都凡二十卷，每卷釐為四則，總計凡八十則，所謂則者，蓋即他書之所謂章回也。編首有插圖二十頁，分前後頁，各繪故事一則，書中演明太祖起濠泗，提三尺劍平定天下，及當時佐命元勳雲蒸霧變輔佐太祖故事。大旨在敷敘有明開國君臣遇合之奇，故以雲合奇蹤名其書。核其所敘，於當時經緯之績，遭逢之異，描寫頗稱詳備，雖文辭繁冗，敘事舛錯，不足以垂典古之寔，翊揚開國之盛烈，與英武傳、英烈傳諸說部合而觀之，亦足以見其演變之迹焉。

新鐫繡像鶯夢啼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初刊本

舊題天花主人編次。天花主人姓氏里貫未詳。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按該館別藏雲仙嘯小說一種，亦題天花主人編次，當與此書作者同為一人。考是編第一回賞花得野食貪美願攀親鬧篇，即云話說前朝末年，而書中所紀寔為明末時事，則主人為清初時人，殆無可疑。是編編首有序，末署竹溪嘯隱題於白隄之草堂，而不紀年月。其序云鶯夢啼一說部，其名久已膾炙吳門，乙卯秋其集始成。是作者蓋吳門人，而其書之作定在康熙十四年乙卯矣。其書不分卷，釐為六回：第一回為賞花得野食貪美願攀親；第二回為喜得美鶴鳳同巢，苦存兒神明皆佑；第三回為明募化說騙獲多金，晴留情見鬧親美色；第四回為癡漢子見金捨色，鬍和尚得嘆謀身；第五回春桃就計用計，無相脫身陷身；第六回為逞惡念不能害人反害己，送子息誰知成己又成人。書中演明末任三畏，字去非，娶妻張氏，年久無子，而張氏奇妬，不許納妾。三畏暗收侍婢春桃，為張氏所知，因招官媒賣春桃於利大郎。利大郎固富家子，與毋共營豆腐業，得艷妻，喜甚。尋春桃生一子，名天寄，寔任家子也。利氏毋子欲溺之，春桃欲為三畏延嗣續，苦勸得免。時有僧人無相者，

既以募化為名，騙獲多金，復以購醬而見春桃，百計誘之，而春桃將計就計，卒得脫身。其後夫榮妻貴，天寄亦得歸宗焉。大旨意在勸戒，描摹世態，而雜以因果報應之說，蓋終不出明季世情小說之窠臼焉。

花陣綺言十二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明刊本

舊題楚江仙叟石公纂輯、吳門翰史茂生評選。楚江仙叟、吳門翰史始末皆未詳。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中央大書花陣綺言，右上方題仙隱石公編次，編首有序，不紀年月，末署楚人中郎袁宏道題。其言曰：是編也，或神隨目注，意寫先馳；或情引眉梢，心猿不鎖；或十懷春來，誘詞戀戀於褰裳；或穴隙相窺，愁縈縈於多露。艷詞綺言，種種魂銷，暇日抽一卷佐一觴，其勝三墳五典、秦碑漢篆何啻萬萬等。此綺言所由刻也。據此以推，則仙隱石公及吳門翰史之為明末時人，殆無可疑。其書中型，每半頁九行，行二十字，全書都凡十有二卷，輯為故事七篇，第一卷為三奇合傳，第二卷至第三卷為花神三妙，第四卷至第五卷為天緣奇遇，第六卷至第七卷為鍾情麗集，第八卷為嬌紅雙美，第九卷至第十卷為金谷懷春，第十一卷至第十二卷為覓蓮雅集，蓋明季短篇小說總集之一種也。按吾國短篇小說之纂集，其風實大扇於明季，自凌、馮二子並起，造作為世所重，一時才智之士聞風響應，著作連篇，利之所在，書林估賈亦多所刊刻。是編殆亦當時書賈所為，雖較之凌、馮諸家所作，從容淡雅、不事雕琢，而自然曲盡事物之情，有相去已遠，然觀其所敘，或描摹世態，或抒寫戀情，文筆尚稱流利，其事或莊或褒，要皆不離於世情，則較之清代諸腐庸短篇小說，終覺勝之也。

禪真後史十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崇禎二年己巳刊本

舊題清溪道人編次，沖和居士評校。清溪道人及沖和居士姓氏里貫皆未詳。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版心中央大書禪真後史，右上方題清溪道人批評演義，左上方題續有後史一書。其間補美刺，回闢邪崇正，蹟言則真，事則核，總有裨於世教。編緝既成，無敢自隱，用公同志。識者鑒之。是集錢塘金衙梓，蓋亦江閩刊本也。編首有序，末署崇禎己巳蘭盆日翠娛閣主人題，下有二印，首翠娛閣主人陽文方印，次雨侯陰文方印。其序云：後史皆所以補逸史未備，所為繼之而起也。若夫清溪道人試提醒於前，第已作南車之指，猛甘鍾為後勁，允為暗室之燈。是其書蓋清溪道人繼禪真逸史而作也。全書都凡十卷，卷為一集，每集又分為六回，都凡六十回。編首有禪真後史源流敘，其作書淵源[illegible]有圖二十六頁，前後各繪故事一回，惟自第四十一至四十四、第五十三至第五十六各缺四回。其書所演故事與逸史源流相接，演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饑饉流離，盜賊蜂起，太宗皇帝聽李太史之言，令葉法師發榜祈請，極為誠懇。遂有真人降生陽世，征剿滅寇，拯溺扶危，逐鬼蕩魔，利民濟物，三十年間，做成了許多因果，提挈了許多道友同上天堂。

又引出無數希奇古怪的事來。大旨因循逸史，以禪真二字為本，明示釋道二教之顯報，以警世俗，使生敬信之心。惟張皇鬼神，稱述靈異，不免涉於誕幻，且結構勉強，文筆庸拙，蓋說部中之下乘也。

新刻按鑑編纂開闢衍繹通俗志傳六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明崇禎間麟瑞堂刊本）

舊題五岳山人周游仰止集、請竹居士王黌子承釋。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版心中央大書開闢演義、蓋是編之略稱也。右上方題鍾伯敬先生原評、左上方題繡像、下方題古吳麟瑞堂藏版、蓋江南刻本也。編首有序、末著崇禎歲在旃蒙大淵獻春正月人日請竹居士王黌子承父書於柳浪軒。其序云、開闢衍繹者、古未有是書、今搜輯各書、若各傳式、按鑑參演、補入遺闕、名曰開闢衍繹。則其書寔崇禎間請竹居士王黌之所作也。其書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都凡六卷、每卷各分若干段、總計凡八十段。第一卷自盤古開天闢地至燧人氏結繩治政、凡八段。第二卷自伏羲畫卦定天下至軒轅救嫣蚩尤、凡十有二段。第三卷自軒轅氏即皇帝位至眾諸侯廢摯立堯、凡十六段。第四卷自帝堯即位都平陽至舜南狩禪位於禹、凡十有四段。第五卷自禹王承位會諸侯至桀王喪國走南巢、凡十有六段。第六卷自湯即位除網三面至周武王弔民伐罪、凡十有四段。編首有圖二十三頁。核其所敘、蓋始於盤古之開天闢地、而迄於周武王之弔民伐罪、中間敷敘開闢故事、多本之釋道傳說、鄙俚可笑、文筆亦殊拙劣。按世傳有明書林余季岳刊盤古至唐虞傳二卷、書僅十四則、與是編所述大體略同、則是編之作、蓋有所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湖二集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編首有序、末署湖海士題於瑞世居、其序云、天下山水之秀、寧復有勝於西湖者哉、況重以吳越王之雄霸百年、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載、流風遺韻、古蹟奇聞、史不勝書、而獨未有譯為俚語、以勸化世人者、予覽勝西湖、而得交周子、其人曠世逸才、胸懷慷慨、余何幸得此咄咄清原、西湖之秀氣將盡於公矣、踰時而以西湖說見示、予讀其序、而怨之周子間氣所鍾、才情浩汗、博物洽聞、舉世無兩、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磊磈、以小說見其亦嗣宗之慟、子昂之琴、唐山人之詩瓢也哉、是其書實周清原之所作也、清原自號濟川子、武林人、著有西湖說、其書用日本紙鈔寫、不加欄界、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全書不分卷、都凡十有七則、其目、曰宋高宗偏安耽逸豫、曰吳越王再世索江山、曰巧書生金鑾失對、曰假鄰女誕生真子、曰文昌司憐才慢注祿籍、曰月下老錯配本屬前緣、曰壽禪師兩生符宿願、曰李鳳娘酷妒遭天譴、覺闍黎一念錯投胎、曰寄梅花鬼鬧西閣、曰邢君瑞五載幽期、曰救金鯉海龍王報德、曰認回祿東嶽帝種鬚、曰巧妓佐夫成名、曰俠女散財殉節、曰張采蓮隔年冤報、曰宿宮嬪情殢新人、其書多以他事引出本文、自名為引子、引子或多至三四、與他書體例略異、文筆流利、頗有可觀、惟好頌帝德、垂教訓、又多憤言、所謂目命之厄、我過甚、而狐鼠之侮我無端(湖海子序述清原語)之所致耶、

浪史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鈔本

舊題風月軒又玄子著。又玄子姓氏里貫未詳。按張譽平妖傳序謂浪史、野史如老淫土娼，見之欲嘔，則又玄子殆明時人矣。又按績溪胡適舊藏活字本小說一種，不著書名，自署風月入玄子演，核其故事，與此書正同，則又玄子亦號入玄子。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後頁右下方有寫字堂之藏書朱文長圓印。其書用日本紙鈔寫，版心爲刻版，中縫下方題奚疑齋三字，知其書蓋奚疑齋之所鈔也。其書每半頁九行，行二十字，不分卷，次釐爲四冊，編首有序，末署又玄子題，不紀年月。其序云：浪史風月，正使無情者見之，遂爲有情；情先篤於閨房，擴而充之，爲真忠臣、真孝子，未始不在是也。西遊之放，而博水滸之曲，而謀於情，無當，總不如浪史之情而切也。是其書冥即又玄子所作，而編首凡例乃云此書疑是元人手筆，以文情絶韻似西廂也。是蓋作者故作玄虛，以滋人之疑也。其書都凡四十回，第一回雲情傳今朝演說風月事，千古傳流紀隋煬帝風流故事，以爲引話，自第二回玉樓人中逢相盟，小安童隨後尋蹤，始涉正文，演元至治間錢塘梅素先故事，略謂梅生風流無檢，人稱之曰浪子，與王監生妻李文妃通，又私寡婦潘素秋，已而監生死，生竟取文妃；後訪故人鐵木朵魯於潼州，私其妻安哥；鐵木朵魯厭世，盡以財物及妻妾之於生。後生中進士，歸隱，自號石湖山主。時至順九年去今考其書，大抵模仿金瓶梅，意在描寫世態，盡其情僞。惟金瓶梅作者能文，故雖間雜猥詞，而其他佳處自在。是編則著意所寫多在媟語，文尤蕪率，蓋無可觀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歸蓮夢四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鈔本

舊題蘇庵主人編次白香居士校正蘇庵主人及白香居士姓氏里貫皆無考按其書紀白蓮教初祖起義事開篇即曰明朝末年則蘇庵蓋清時人其書之作最早亦當在順康間矣是本為日本鈔本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中央大書歸蓮夢右上方題蘇庵主人編次下有生平無遺計某投好事作陽文長方印左下方題得月樓藏板旁有二印一為吾唯知足陽文古泉形圓印一為人間之真樂陰文小方印目錄題名下亦有生平無遺計一印又名與謨賓有寫字室藏書及大谷光瑞藏書兩陽文印其書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核其藏印詳其字體蓋與該館所藏古今小說同為一人所鈔其書都凡四卷總為十有二回第一回為降蓮台空蓮說法第二回為劫柳塞細柳談兵第三回為假私情兩番尋舊第四回為真美豔一夜做新郎第五回為無情爭似有情痴第六回為有情偏被無情惱第七回為續陰吟柳林藏麗質第八回為誓館夢桃樹作良緣第九回為妖狐偷鏡喪全真第十回為老猿索奋消勇略第十一回為柳林散處尚留一種痴情第十二回為蓮夢醒時方見三生覺路書中演明末山東泰安州卿氏白雙山之女投真如大師學道賜蓮岸尋離師下山創立白蓮教故事中間雜以蓮岸與王昌年等之戀愛故事後事敗歸降昌晉寶曾因真如大師預賜靈丹得免於難於是蓮夢始醒遂復歸洞蓮庵而了此俗緣焉其結構情節多失之勉強文筆亦殊平庸惟其敷叙白蓮教故事大抵本之人民間老傳說亦未必無資於多聞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雲仙嘯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初刊本

舊題天花主人編次。天花主人姓氏里貫未詳。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版心中央大書雲仙嘯，右上方題天花主人編次。其書每半頁九行，行二十字，不分卷次，釐為五冊，每冊演一故事，如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書之體。雲嘯者，蓋其總名也。此外每冊各有回目，更就回中擇二三字以為題，如第一冊回目為拙書生禮斗登高第，則名拙書生；第二冊回目裴節婦(目錄作女完節全夫，目錄夫字下有婦字)，則名又團圓；第三冊回目為都家郎女粧妓女婦耿氏女男扮(疑當為扮男)尋夫(目錄作都家郎女裝妓淫婦)，則名平子芳；第四冊回目為一碗飯報德勝千金，則名勝千金；第五冊回目為張昌伯厚德免奇冤，則名厚德報。書為勸戒小說。拙書生演明景泰間山東兗州府呂緯之子文棟，字雲奇，資質愚鈍，嘗為同窗才子曾傑、曾修所輕視。其後文棟足登高第，曾氏兄弟恃才妄作，終至不成。意在勸人勿恃才取禍。又團圓首述正德間王九思作賈兒行故事，以為入話。正文演明天啟間徐州有李生者，名榮，字季侯，妻裴氏。因官粮不清，告貸無門，不得已而忍痛賣妻。以裴氏堅貞不二，足得團圓。平子芳入話紀四川成都府太守魯永清斷奸獄事。正文則演明崇禎間有平生者，名德，字子芳，父雲峰，母薛氏。薛氏早卒，雲峰續娶丁氏。丁氏年少風流，及雲峰卒，丁氏與富家子都士美有染，為子芳妻耿氏所遇，丁氏與士美計欲害子芳夫婦，適李賊亂起，子芳避亂他鄉，得娶士美之妻。亂定，耿氏喬裝尋夫，足得團圓。意在勸淫。勝千金演元至正間江南淮安府大飢，秀才曾洪受劉里三一飯之恩，後里三犯罪，曾洪卒求之於難。厚德報演萬曆間蘇州府長洲縣張國瑞，字昌伯，夜釋偷盜朱恩，後有光棍刁星欲害昌伯，卒賴朱恩之救，得免冤獄。今考其書所叙，或虛或實，要皆意在勸戒。文筆亦尚稱流暢，雖大體因循明人說部，然較之清代諸腐庸短篇小說，則稍勝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醒風流奇傳初集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初刊本

舊題雀市道人編次。雀市道人姓氏里貫皆未詳。是編現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板心中央大書醒風流，右上方題雀市主人新編，旁注二集兩出，左有小字三行，題道義之書，難明淫艷之詞，有損取其易明而有益者，此小說所由作也。閱者分明聽一段白話，備彼戒此，寔在於是，然則非徒玩耳目，亦是正心術，識者毋等作稗乘野史觀也。按雀市主人即雀市道人，至左方題識則書肆主人之所為也。編首有序，末署雀市道人題，下有二印，一雀市白文方印，一千秋佳話朱文方印，不記年月，惟云壬子夏與二三同志，嘯傲北窗，進古論今，深恶貞奸究在目前，笑愚蒙之昧昧，歎聰達之惺惺，於是摘所詳憶之事，迅筆直書，以為前鑒，則其書蓋康熙十一年壬子雀市道人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都凡二十回，每半頁九行，行二十字，首尾具全，惟封面板心上方題繡像二字，則書首當有附圖，惜今已殘缺。書中開篇第一回小書生讀書蒙飲，老奸臣閣席成讐，即述其作書宗旨云：如今待在下說一個忠烈的才子，奇俠的佳人，使人猛醒風流中大有關係於倫理的故事，故以醒風流名其書焉。書中無入話，開篇即紀正文，託言宋慶元間浙江嘉興府秀水縣有梅生者，名幹，字傲雪，父某以忤韓侂胄被害，生乃匿跡易服，隱父友馮樂天家為園丁。樂天有女曰閨英，及樂天卒，家長天以女適程某，女執不從，以婢代之。後程知其偽，將行報復，梅生仗義救之。女往依趙汝愚為義女。於時侂胄已敗，蒙古剛侵襄陽急，生以禦敵有功，擢丞相，閨英協國難，上本冠書，天子嘉之，授學士。汝愚乃以女歸生，婚夕二人皆不入內，汝愚乃奏聞於天子，遂欽賜為夫婦焉。核其所述，大體略符好逑傳，惟不脫才子佳人團圞，其謂才子為不二色之義士，佳人有儒士之風流，尤為酸腐焉。

新編清平話史芙淳岸不分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鈔本
書題娥川主人編次青門逸史點評娥川主人及青門逸史姓
氏始末皆未詳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與該館所藏新刻
世無匹傳同為一人所作按彼書作者自署古吳娥川主編次
古吳青門逸史點評知娥川主人及青門逸史皆古吳人又考
是編目次於書名下注云生花夢三集而世無匹傳書名下亦
注生花夢二集疑所謂生花夢者蓋當時小說叢刻之名由二
集三集之語推之則當時所刻同類之書當不在少也此本爲
日本所抄每半頁八行行二十字行款與世無匹無異殆據刻

本鈔錄者耶其書不分卷都凡八回而以目錄列之編首大旨
意在勸戒故開篇即說其著書宗旨謂有等讀書君子口誦聖
言身承師訓一旦置身廊廟便移初志然青雲之上無故人這
還不足深怪獨是少時貧賤或嫁或娶彼此寒微高下不形倒
也相忘如故若幸而榮顯便恥門楣不稱或男思另娶或女圖
賴婚無所不至還有一種勢利小人從穿鑿滴撮成奸計只顧
一時熱鬧那管身後冤仇不知天道無私鬼神有眼徒然壞了
心術到底終須報應在下說這段話只勸世上富貴的切莫自
恃富貴而凌辱貧窮又勸世上貧窮的切莫喪志貧窮而諂媚

富貴只要自己立志好學留心求進那富貴二字原不是十分
難到的境界若昧心蔑理虧損陰德那富貴二字又不是久長
可保的福門是其作書之旨全在描摹世態以見其炎涼為書
中第一回入話記廣西慶遠府孫雯與何直閣之女秀娘負婚
故事至第二回始入正文演明時故事略謂有袁七襄者本撫
院書吏與友人馮國士顏相友善會二人之妻同時懷孕遂指
腹為婚後袁生一子名曰化鳳馮亦生一女因結為姻緣尋馮
以得中進士貴賤懸殊意圖賴婚而男女各守信義矢志不變
女且入身尼庵幾經波折始得為夫婦化鳳為劉瑾養子後亦

顯貴核其所述雖結情節皆極勉强文筆亦殊粗鄙惟清初話
史傳世無多治小說史者亦可資參考焉

東西漢通俗演義十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初拔茅居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每半頁十一行行
二十有八字封面板心中央大書東西漢傳右上方題鍾伯敬
先生評定左下方題拔茅居梓行編首有序末署公安袁宏道
題不紀年月其書分東西兩漢西漢演義六卷東漢演義四卷
都為十卷西漢演義前有圖十頁每頁前後各繪故事一回惟
東漢演義無圖不知其為殘缺耶或原本即無耶今考其書西
漢演義第一卷凡二十回始於勝秦師異人被虜止於劉沛公
還軍霸上第二卷自范增觀象識興衰至蕭何月下追韓信凡
十有八回第三卷自會閣書築壇拜將至擺楚罪陳平歸漢凡
十有五回第四卷自董三老遮道說漢至京酈生韓信請約凡
十有六回第五卷自韓信囊沙斬龍且至楚霸王烏江自刎凡
十有五回第六卷自漢王改韓信王楚至漢惠帝坐享太平凡
十有六回總計六卷都凡一百回東漢演義第一卷自奸計圖
王侵寶位至列宿紛臨助聖君凡五十有一回第二卷自拖腸
慶戰心無懼至復攻反戰再興師凡三十有五回第三卷自勒
馬討山安社稷至圖形畫像著功多凡二十有四回第四卷自
隤民避世勤耕織至誣忠孽黨冤埋獄凡十有六回總計四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都凡一百二十有六回分卷析目雖與通行劍嘯閣本之西漢
八卷東漢十卷者不同然詳其回目考其內容稽其文字則寔
是一書惟此係重刊初印之本較坊間翻刻者為精耳

古今小說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書為日本鈔本，日本紙墨，欄有直行，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封面中央大書古今小說，右上方題七才子書，下有貴適齋藏書記朱文長方印，及寫字臺之藏書朱文長圓印，左下方題映雪堂藏板，下有人間之真樂白文方印。每冊首頁書名下有吾唯知足朱文古泉印，及生平無遺討箕裘好事作朱文長方印，據其行款及封面所題映雪堂藏版五字，知其書蓋據映雪堂刻本鈔寫。其書不分卷，都凡四冊，錄古今小說十有三篇。第一冊為張道陵七試趙昇、陳希夷四辭朝命、月明和尚度柳翠、明悟禪師趕五戒；第二冊為鬧陰司司馬貌斷獄、簡帖僧巧騙皇甫妻、宋四公大鬧禁魂張；第三冊為梁武帝累修歸極樂、任孝子烈婦為神、汪信之一死救全家；第四冊為范巨卿雞黍死生交、晏平仲二桃三士、沈小霞相會出師表。惟編首所載目次，僅有前三冊所收小說，疑第四冊當為後鈔者，故不見於目次。又考目次中第三篇為臨安里錢婆留發跡，下注出於西湖二集，畧之，故第一冊中不復收錄。書中鈔寫譌誤之處，皆校改於書眉，然魯魚之誤猶所不免，如任孝子烈婦為神，校之目錄，知婦當為性之誤；又梁武帝累修歸極樂，目錄作累修成佛，亦不知孰是，此則校勘之功猶有弗逮。今考其書所載小說十四篇（內一篇有目無書），並出馮夢龍古今小說。觀其封面題曰七才子書，則蓋為書賈所編，妄加題目，殆無可疑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幻緣奇遇小說　殘本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書爲日本鈔本，每半頁九行，行十有六字。惜今所存者僅第二、第七兩回，首尾中皆有殘缺，故原書編次回數均不可知，未知異日能得延津之合否。考日本天明間秋水園主人所作小說字彙卷首附援引書目中有幻緣奇遇一種，蓋即此書。今就其現存二回考之，第二回與第七回各記一事，則猶是短篇小說之體，如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之類。其第二回回目爲青春女

錯過二八佳期，少年郎一枕已還冤債。演西京河南府陳太尉之女玉蘭與阮生名華人稱阮三者，一見相悅，得閑雲庵女尼王守常之助，得了風緣，而阮三久病之後，得會情人，情興酷濃，一枕而已還冤債。第七回回目爲僞公子喬粧盜家財，淫寡婦失陷鴛鴦計。記萬曆辛卯時金陵有商氏寡婦獨守空幃，忽一日有主僕三人至，云係楊尚書之子名玉京，來南京鄉試，請借廡以居焉。商氏憐而許之，且與私通，而其人寔强盜冒充，乃盡捲商氏之財物而去。故事殊爲

簡單，文筆亦頗貧弱。其第二回所演故事，且與古今小說閒雲庵阮三償宿債一篇故事相同焉。

新編賽花鈴小說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康熙元年壬寅名山聚刊本

舊題吳興白雲道人編本檇李烟水散人較閱白雲道人姓氏未詳是編前有題辭末署康熙壬寅歲中秋前一日檇李烟水散人書於四奇堂中下有二印一為徐震陽文方印一為烟水散人陰文方印知烟水散人為康熙時人姓徐名震據此以推則白雲道人亦順康間人矣又考烟水散人題辭云余自傳美人書以後誓不再拈一字忽今歲仲秋書林氏以賽花鈴屬余點閱夫以紅生之佳遇歷歷方嫁之貞白不磨非所謂才子佳人事奇而情亦奇者耶雖夢中之筆已去而嗜痂之癖猶存得

不補綴成編以供之好奇之士又編末風月盟主後序亦云白雲道人苦上逸品能詩書善詞賦詼諧調笑恒寄意於翰墨場中故其下筆處詩詞霏霏而誦其說者恍身入萬花谷中見花神送技是賽花鈴之所由長於小說而亦白雲道人所以名賽花鈴也余不敢自為娛賞乞付書林氏備令梓刻以廣其傳而烟水散人又嚴加較閱增補至十六回更覺回目一新則其書雖為白雲道人所作定徐氏之所改編也至於孫楷第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因之遂定為徐氏所作則未免過矣是編現藏大連圖書館封面板心中央大書賽花鈴右上方題南湖烟水散人較閱左方有小字四行題近今小說家不下數十種皆效顰剿竊文不雅馴非失之荒誕即失之鄙俗使觀者索然無味奚足充騷人之遊笈娛稚士之閒看者哉茲編出自白雲道人手筆本坊復請烟水散人刪補較閱描情寫景莫不逼真誠小說中之翹楚也識者鑒諸本衙藏板編首有圖四頁記刻工曰黃順吉刻與名山聚所刻女開科傳同前半頁繪書中故事後半頁繪草木鳥獸人物書為寫刻本每半頁八行行十八字行款與女開科傳亦同蓋同時同地之刻本也其書不分卷蓋為十有六回回目但標單題不用對句第一回

護花神陽台竊雨首紀文彥博及錢生事以為入話然後即入正文書謂蘇州有才子紅生者名文畹與佳人方素雲相契誓相配適素雲兄方蘭以詩為素雲所識心懷此恨遂加陷害致女流離患難生亦幾遭暗算乃以神佑逃至京師以軍功得居顯貴而與素雲團圓並娶三妻故事煩瑣平凡蓋亦才子佳人一流之說部也

墨憨齋新編繡像醒名花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初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按其書第一回吉士懷春題紫燕、侍姬游戲學紅娘云：如今且演說一段佳人才子的新奇故事，這事在明末年間。夫既曰所紀為明末年間之事，則其書之為清人所作，殆無疑義。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每半頁八行，行二十字，尾首俱全，惟書名題新編繡像醒名花，則書首當有附圖，惜今已殘缺。又其書既為清人小說，編首乃題墨憨齋新編，是為誇妄，此蓋書肆主人輾轉附會，欲託盛名以自重也。書為才子佳人小說，故開篇即論才子佳人遇合之難，謂：披閱古來會合之事，其間奇情艷事，即未必盡合一轍，然或以異香之馥而得佳耦，或以綺琴之媚而獲成雙，此皆天緣巧合，絕不費些周折。至於天台再往，空有桃花，玉洞歸來，忽更滄海，此間姻緣之變幻，往往不可測度。儘有事出無心的，到諧了百歲；朱陳勉強苦求的，反做了兩家水火。也有始難終易，也始易終難，總然婚姻離合之間，憑你絕世聰明人，那個不入他的圈套。或認了真，有時真裏邊都弄出假來了；認了假，有時假裏邊都藏着真。還有錯內成就，死中覓活，這都是老天公愛惜那些佳人才子，不捨得平平常常便做一對夫妻，必要顛之倒之，哭哭笑笑，樂一番，苦一番，風流一番，想思一番，孤另一番，然後佩遺漢臯珠迴合浦，到手時節，相憐相惜，若驚若疑，比之庸夫俗女的夫婦，另有一種實心快意的去處。惟天下佳人才子方湊合得其中天數，亦惟天下佳人才子才理會得其中滋味，惟天下佳人才子才擔當得出其中變幻之妙，所以其事必奇，其奇必傳也。核其所論，實不出才子佳人圈套。其書不分卷，都凡十有六回。書中演四川成都府雙流縣中有舊任錦衣衛指揮使湛元亮，有字悅江，夫人張氏，生男女各二人，長子國瑛，次子國琳，長女慧姑，次女淑姑。國瑛字翌王，在兄妹中最稱穎拔，尤長於文藻，嘗以所作紫燕詩受知於梅御史之女杏姑，別號醒名花者。其間幾經波折，乃得結合。時湛已得一妻六妾，而妾中數人本為女寇，旋以武功致身顯貴，從杏姑之言，告歸林下。書中之小人則為杏姑之兄富春云。故事平凡，文筆亦頗庸拙，殊無可觀焉。

女開科傳不分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名山聚本

舊題岐山左臣編次江表蠡庵參評岐山左臣及江表蠡庵皆不詳其始末是編現藏大連圖書館封面板心中央大書女開科傳右上方題岐山左臣編次左上方題內附花案奇聞下方題名山聚刊蓋清初刻本也編首有引末署江表蠡庵下有章庚二字陽文長圓印蓋即參評者姓名也其書不分卷都凡十有二回而以目次列之編首目次下有圖六頁圖繪精美前半頁繪書中故事後半頁繪花草鳥獸之類末一圖前半頁左下方記黃順吉刻後半頁右上方題古越馬雲生寫知其畫工為馬雲生刻工為黃順吉其書正文寫刻每半頁八行行十八字首頁書名下題虎丘花案逸史中縫不題書名首卷惟下題花案奇聞疑虎丘花案逸史為其書別名各回章目但標單題不用對句第一回回目前有七言韻語七聯云風秀士奇聞花案雌狀元私賺春魁根究子情迷色陣潑嫵童剌犯霜威康御史烏台執法老驛丞壞命成灰儘餘生兩番報捷終湊合三夢為媒蓋仿傳奇體例以撮舉全書大意也其書第一回先論明友道盡及婦訂社回頁風雅之病然後歸入正文略言蘇州有才子曰余夢白梁文昭張眉者見名妓倚粧文娟弱芳結社聯吟而異之因出全大會眾妓名曰鬧女科點倚粧為狀頭文娟為榜眼弱芳為探花榜發赴瓊林宴為惡少中傷訴之察院余等皆逃去倚粧等亦雲散後余生梁生張生皆中進士余娶倚粧梁娶弱芳張娶文娟其中因花案而受連累者有小官王子彌及僧三茁均與梧桐影所記人名相同今考其書結構甬弱又於白話之中摻雜文言亦鮮理致按坊間有花陣奇一書首題雪山紫臣編次江表蠡庵參訂亦别題虎丘花畔逸史蓋即此書而異其名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新鐫繡像麴頭陀濟顛全傳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 康熙七年戊申刊本

舊題西湖香嬰居士重編鴛水紫髯道人評閱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每半頁八行行二十字封面中央大書濟公全傳右上方題西墅道人參定左上方題麴頭陀新本下方題本衙藏板知其書亦簡稱濟公全傳編首有序末者康熙戊申竹醉日香嬰居士題於西湖禪近齋中下有三印一香嬰居士陽文圓印二王夢吉印陰文方印三長齡陽文方印據此則香嬰居士即王夢吉是編蓋其康熙七年戊申所編也又據其自序云吾於濟公斬見斯人乃悲生平裁成正傳願讀者不可乎等呷唔欲笑者不可作閑堂絕倒翕其語意則作者蓋斬見濟公其人因總其行跡演為正傳藉嬉遊謔放之行以暢玄機假佛層適忿以砭俗世其書不分卷種為三十有六則編首有精圖十二幅圖後各附以贊所謂則者亦猶他書之所謂章回也全書皆紀濟公行事惟第一二兩回為入話先演梵光受朝廷之知遇遂自滿足於皇上折賜酒肉之旨不辭而受又自以七祖自居於是一切魔頭叢集其身為韋馱神杵擊死故事自第三回以下始入正文核其所述大抵與世傳隆慶本濟顛禪師語錄內容略同惟前有入話後加濟公入滅後數則數事為稍異耳

又其第一回則目為太上皇情耽逸豫宋孝宗順旨怡親蓋襲用西湖二集第一篇宋高宗偏安耽遊豫之文知其書之作實在西湖二集之後惟以通行本濟公傳校之則異同孔多知其為後世濟公傳粉本合而觀之寔足以考見一故事演變之跡且其書之作雖意在規勸而書中絕無談禪說道之語殊不似通行本濟公傳之滿紙禪機轉令人生厭也

新刻世無匹奇傳四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刻本

原題古吳娥川主人編次古吳青門逸史點評娥川主人及青門逸史皆不詳其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館中又別藏日本鈔本新編清平話史炎涼岸一書與是編同為一人所作其書每半頁八行行二十字封面中央大書世無匹右題現身說法者評左上方題五倫全備下方題全閣黃金屋梓板心上方題筷新野史卷首有題辭末署學憩主人書於桃塢之微董堂其書都凡四卷卷為一集曰風曰花曰雪曰月每集輳為四回總計全書都凡十有六回大旨意在規戒世俗故開卷第

一回即謂這回小說特與天下良善人敲聲其本心為天下昧理人設立個榜樣要使人勇於為義速於去非知善之可嘉惡之當改人人做個忠厚長者則世道不可返古耶又學憩主人題辭亦云士君子不幸而齎志以老泉石烟霞為儔友君臣山林風月為經綸事業時而俯仰盱衡懷抱莫展或借酒盞以澆塊礧或藉詩筒以舒抑鬱甚至感憤無聊則假一二逸事可以振聾聵挽凋敝者為之描摹而繪影筆舌之間情事曲傳令有心者讀之怒可言喜可怨醉可醒醒可醉生可死死可生觀感觸發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是其書是為勸戒類小說書中有有入話記權一庵賣妓女非煙事如宋明話本體例至其正文則記廣東南雄府仁壽村人干將字白虹為人嗜酒尚義性極豪邁不讀書而猾刁過人曾救陳與權於厄又濟曾九功於京師後以事流大同陳負心已甚佔其家產使干妻子流離失所妻寄身女觀子北上尋父路遇曾九功慨然賜以援手得中解元無何曾除南雄太守治陳以罪干生乃得一家團圓焉事極平淡文尤俚拙蓋勸戒小說本以匡時為務不以為文為本也按孫楷第大連滿鐵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謂其是廣東人作殆因其所紀為南雄府事耶然編者明題古吳娥川主

人編次則作者之非粵人不待辨而明矣

新鐫批評出像通俗奇俠禪真逸史不分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明刊本

舊題清溪道人編次，心心仙侶評訂。清溪道人及心心仙侶皆不詳其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中央大書禪真逸史，右上方題批評通俗演義，左有書肆主人題識云：此南北朝秘笈，爽閣主人購得之，精梓以公海內，刀筆既工，雕鏤甚密，文摩夜光，世所共寶。倘此續刻種種奇書，嘗膾炙人口，懷有根徒濫翻射利，雖遠必治，斷不假貸，具眼者當自鑒之。下題本衙爽閣藏板。編首有讀禪真逸史文一篇，下題唐太史令傅奕撰。其後有序，末署仁和諸允修題於靜見堂，不紀年月。史下有題

奇俠禪真逸史文一篇，末署古越徐良輔撰。其文云：茲於南北史得奇俠禪真一帙，醇心俠骨，表表亭亭，謂禪可，謂非禪可，幻而真，殊異俗之落障魔而就空寂者。是其書不過據南北時事演為小說，而其凡例乃云此書舊本出自內府，多方重購始得，今編定當與水滸傳、三國演義並垂不朽，西遊、金瓶梅方之劣矣。又云：爽閣主人素嗜奇，稍涉牙後輒棄去。清溪道人以此見示，讀之如嗷哀梨，自不能釋，遂相與編次評訂付梓。又考其例言，末署古杭爽閣主人履先甫識，下有二印，一為夏履先印陰文方印，一為爽閣陽文方印。其書作者寔清溪道人，而刻書者為爽閣主人夏履先，乃必託之唐太史令傅奕之序，並因作玄虛者，蓋以自重也。其書不分卷，種為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集，每集分為五回，都凡四十回。大旨在演南北朝佛道兩家故事，以奇俠禪真為主，中間演出許多拯弱扶危、逐鬼蕩魔故事。蓋自有明中葉以來，朝庭兼崇釋道，流風所及，其影響乃及於文藝。且歷來三教之爭，迄未解決，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謂義利邪正、善惡是非、真忘諸端，皆混而析之，統於二元。是編名曰禪真，意在兼賅釋道。凡所敘述，皆宋以來釋道兩家造作之說，及人民閭巷傳說之辭。雖文筆拙劣，結構蕪亂，姑存之，亦可以考見當時民間傳統之思想焉。

兩蘇經解四十一卷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刊本

宋蘇軾蘇轍撰是編前有萬曆庚戌焦竑及劉呂寧序按焦氏序云眉山蘇氏兄弟以絶人之才博古之學作為文章既已名一時而垂後世至其憂患之久閱歷深而見理明始取遺經而闡繹之讀其書誠足以發孔壁之精義函洪都之鉅典當與六籍並耀於無窮而世或不行則有由矣熙寧初荊國以經術傳幸下其說太學凡置博士試諸生悉以新書從事不合者罷黜之而兩蘇之學廢直指桐柏顧公與蘇同產而來按豫章閔多士之蔽而思以導之乃刻經解以傳是其書蓋萬曆三十九年辛亥直指桐柏顧公之所刊也其書都凡七種為四十有一卷凡蘇軾所作者二種曰東坡先生易傳九卷東坡先生書傳二十卷蘇轍所撰者五種曰穎濱先生詩集傳七卷穎濱先生春秋集解二卷論語拾遺一卷孟子解一卷道德經解二卷今考其書傳易則近於王弼多切人事推闡理勢言簡意明往往足以達難顯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傳書則究心經世之學明於事勢而長於議論於治亂興亡披抉明暢其以義和曠職為貳於羿而忠於夏以康王之誥服冕為非禮引左傳叔向之言以為證又如解呂刑篇以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其說皆頗有

新意甚合於理至於蘇轍詩傳以詩之小序反復繁重類非一人之詞疑為毛公之學衛宏之所集錄則尤能發千古之疑其傳春秋以左氏為主左氏之說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趙諸家之說以足之說亦近正其他論語孟子道德經三書亦皆不激不隨務持其平而時有新義雖其間詆毀舊說疏於考証誠不免啟後人之議然其文辭博辯足資啟發亦可以自成一家之學焉、

太乙福應經纂秘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舊題王希明集。希明，唐時道流，開元間以方技為内供奉待詔翰林，奉敕編太乙金鏡式經若干卷，行於世。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用竹紙鈔寫，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數略同。首頁有抱經樓白文長方印、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印白文方印及白堤錢聽默經眼朱文小長方印，紙張黑色，字體行款及藏書印章均與該館所藏太乙兵機為微鈐局玄狐秘錄相同，知其為同為清初道流所鈔。其書不分卷，編前有希明進書表及開元十二年甲子希明自序，知其書蓋開元十二年甲子希明進御之作。其書蓋取古昔相傳太乙之經編集成書，總其所集，都凡七類：曰太乙演紀，曰紫庭秘訣，曰太乙妙纂心印，曰太乙顯微集要，曰太乙專集征略，曰太乙十精起例，曰太乙秘文。按道家相傳，謂太乙之經始於軒轅，而傳之後世。所謂太乙者，蓋北辰斗前一星，左曰天乙，理於地皇，治六壬，使十二神；右曰太乙，理於文昌，使十六神，巡行九宮，歷於八卦，能知邦國災異，或水旱兵革，或飢荒疾病，變化無窮，極歷數興亡之端。是編考驗上古諸經，撮其精要，大旨在推闡太乙之數，以察災變於未明，示吉凶於未兆。仰觀俯察，始八卦，歷九宮，象日月以授民時，立論大抵尚稱近正。考隋唐以來道家典籍，世散佚孔多，是編於道家方術多所發明，誠不失為彼宗之秘籍焉。

太乙兵機顯微鈐局玄机秘錄不分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竹紙，行書，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字數同。書冊首頁有抱經樓白文長方印、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印白文方印及白堤錢聽默經眼朱文小長方印。抱經樓為盧文弨室名。文弨生於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卒於乾隆六十年乙卯。是編為盧氏舊藏，則其為清初道流所鈔似可無疑。其書不分卷，都凡八冊，釐為一百零有五篇。第一冊首列提全歌十有一篇，次為陽一局至陽三十六局，第二冊為陽三十七局至陽七十二局，第三冊為陰一局至陰三十六局，第四冊為陰三十七局至陰七十二局，第五冊為第一局至第十九局，第六冊為第二十局至第三十六局，第七冊為第三十七局至第五十三局，第八冊為第五十四局至第七十二局。大旨在本陽陰纖緯之說，以顯示兵機之玄妙。凡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風雲氣候風雨鳥情之類，靡不備具。按舊說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圖佈陣以定方位。是編蓋因循其說而推衍為陰陽各七十二局，核其所論，類皆迂闊誕渺之說，不足見諸施行。且辭旨鄙俚，不類通人手筆，疑當為粗野道流掇拾前人陳說，撰次成帙。惟兵家之書傳世無多，錄而存之，亦足以備一說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鎮術全書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考其書中係安子嗣文牒云今據大清國某府某州某縣某鄉某里某村莊居住奉神祈禳保安子嗣男吾人某同室人某氏又考其書第三四等冊末頁並題康熙五十八年仲冬之日伍真人註寫京都法華寺則其書之為清初道流所纂蓋無疑矣此本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粉紙白格每半頁九行行二十有一字字用墨書符用朱書字體拙劣朱墨糊新疑當為清末道流傳鈔之本其書不分卷都凡四冊第一冊為諸葛武侯奇門秘法大全第二冊至第三冊為太上感應秘法靈符第四冊為古晴桃花女周公講論鎮書大抵掇拾道家鎮術分條臚列以為一編凡奇門遁甲陰陽禁忌與夫符咒文牒之類靡所不備或以治病魔或以驅鬼怪或以禳解災禍或保安子嗣舉凡民門一切鎮壓之術道悉皆條分縷析備載無遺捜羅之功寔有足多按鎮壓之術為民間信仰之一種於民間風俗關係尤鉅是編所載大抵皆明清間鎮術其中如諸葛武侯奇門秘法所載避祀望門寡者法於新人初臨以鏡一面掛於帳內又如古晴桃花女周公講論鎮書所載俐生鬼轉輪説之類皆與近代民間流行之鎮術畧畧同其演變之跡顯然可見治民俗學者寔可資為參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覺覺菴筆記七卷 大連圖館藏道光十七年丁酉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考其書中紀事最晚者止於清乾隆間如卷二泗水河神自述云遂亦躍入水而没時十有五歲乾隆十六年辛未正月二十八日晚也又考是本為大連圖館所藏筆記四種之一其行款皆出一式按其中有洞溪道情一種編首題道光丁酉年刊雪堉山房校訂則是編蓋亦道光間之所刊而乾嘉時人之所作也其書都凡七卷釐為一百一十有七條核其所紀類皆因果報應之事養生祛病之法以及飲食宜忌之類大旨意在勸戒故其所述多原本儒道二教之說以修身向善為宗以調攝飲食為要凡俚俗陰陽之忌神怪不經之談無不悉體例頗稱叢雜惟其中如卷二所載泗水河神自述社神張槐自述之類皆民間相傳之神話又如古人引用諺語條云余嘗以諺語順天而行隨時而遇逢場作見景生情四句為養生法歷世如海人心如淵往事如夢前程如漆四句為寬胃方揭之坐隅偶閱野客叢書其採綴經史詩文中諺語凡四則余擇其足為勸戒者裒載於此之類以及第五卷以下所載食物宜忌等治民俗學者皆可資為參考是亦未嘗無可取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洞溪道情一卷 大連滿鐵圖館藏道光十七年丁酉刊本

清徐靈胎撰靈胎名大春原名大業號洞溪吳江人著有神農本草經百種錄蘭台軌範傷寒類方醫學源流論難經經釋等書是編為大連滿鐵圖書館所藏筆記四種之一封面中央大書洞溪道情右上方題道光丁酉年刊左下方題雪堉山房校訂則是編蓋道光十七年丁酉雪堉山房之所校刊也其書都為一卷凡道情十八篇首勸孝歌次勸葬歌次勸爭產次戒酒歌次戒賭博次讀書樂次時光歎次時文歎次行醫歎次隱居樂今考其書蓋用道情之體以寫警世之談隱居之樂其詞淺近明白言皆近正要其指歸皆源本於道家之說考道情之作本出於散曲中之黃冠本兒明人早已有之而其句法修辭又與曲體全同音調則變為北曲仙呂入雙調內容則或為超脫凡塵或以警醒頑俗按任訥曲諧云道情一體明人之中尚未見有專作今世但知鄭板橋有其詞而不知徐靈胎寔定其製是道情之體寔至斯集而後定今江南各地俚俗樂歌有寫勸戒之語者謂之唱道情考其句法多由斯集演變而成是斯集之作不寧為道情專集之最早者且其於後世民間文學關係至鉅誠民俗文學中最可珍貴之資料焉、

養正圖解不分卷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武英殿刊本

明焦竑撰竑字弱侯江寧人號澹園萬曆中以殿試第一官翰林修撰以妄議時事謫福寧州同知歲餘大計復鐫秩遂不出生平博極群書善古文典正訓雅卓然名家所著有易筌禹貢解遜國忠臣錄澹然集支談焦弱侯問答焦氏筆乘焦氏類林玉堂叢語老子翼莊子翼陰符經解獻徵錄熙朝名臣實錄俗書刊誤國史經籍志中原文獻等書行於世是編前有南京吏科給事中祝世祿序及焦氏自序考祝氏序云明興二百二十有八禩列聖丕承大業渻固惟是建太子選左右諭教寔廑廑焉我皇上即位二十二年詔皇長子出閣講學選一時儒臣為之左右先是廷臣以皇長子且長宜正儲位章疏前後凡數十上皇上持遲之遂有令詔於是修撰焦竑侍講之暇伏念高皇帝嘗命諸臣繪農業艱難圖古孝行圖進太子諸王而累朝東宮官僚講讀之外亦多自為書以進者蓋講讀止於析理圖說兼以徵事遂採往昔言事可備勸誡者繪為圖著為解以獻始遠遵聖祖繪圖之意仰體皇上式穀之思而盡臣子之義皇長子誠披圖而悅於目味解而遜於心參之今古以合其符體之心以驗其是此書未必無小補焉繪圖為丁雲鵬書解為吳繼

序捐貲刊之為吳懷讓刊手為黃奇焦氏自序亦云高皇帝垂意根本至計博選耆艾魁壘之士從太子諸王以遊已命諸臣講讀經書暇日開陳明君良相孝子忠臣諸故事及時政沿革民間疾苦之類又命繪農業艱難與古孝行圖以進蓋其為教可謂本末具舉矣歲甲午皇長子出閣講學竑以職事叨從勸講之後竊愧空疏靡自致獨念四子五經理之淵海窮年講習未易殫明良由理涉虛而難見事徵實而易知竑謹不自揆仰遵祖訓采古言行可資勸誡者著為圖說名曰養正圖解是其書蓋萬曆二十二年甲午焦氏侍講東宮時之所作也又考編首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六月廿六日上諭云明臣焦竑所著養正圖解一書曾蒙高宗純皇帝親題以詩仁宗睿皇帝復為之讚朕因是書年久世所罕覯恐遂湮沒無存特將內府舊存寫本發出勅武英殿刊刻進呈以備省覽并將御製詩讚一併敬謹刊刻用副朕仰紹前猷垂諸永久之至意特諭欽此知此本為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武英殿據內府舊藏寫本重刊者其書不分卷繪為六十篇其目曰寢門視膳斥鮑魚振貸貧民丹書受戒聽朝四輔桐葉封虞亞甫贖人戒君節飲善言格天自結履綦夫婦如賓訖相獻規廷理執法仁言動眾困樂求賢待賢

弭盜敦睦示戒全人示戒賭貨尊賢泣思直臣詢求政術誅絕
佞人咨訪相材式閭禮士政術諭下雨不失期旌賢去姦敵矜
待功井觀示譬教子務學條陳故事嘉獎勤學下車問疾遣使
賙疑愛惜郎官託物喻政禮聘遺賢師事名賢教子讀書傷指
自悲違覽習勞不貴的盧觀稼進規捉戲譬麻弓矢喻政開館
親賢習射殿廷崇師問道上書減膳觀圖自警斥藥然指克己
任賢獎勸循良樂受格言散遣宮人遵守舊章論字知非常讀
論語焚香告天借事納忠大旨在掇拾史傳言事有關法誡者
分條備列繪為圖著為解以備太子諸王披圖味解知所勸戒
今考其書紀事始於周之文王而迄於宋天聖間考古證今析
理徵事莫不窮其原委探其本根旁參互證於前言往行足資
勸誡者搜羅甚詳且圖以徵事辭以明理尤深合古人左圖右
史之遺意纂輯之功誠有足多焉

丹桂籍四卷卷首卷末各一卷續編一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文政十二年己丑重刊本）
明顏正注釋顏文瑞補葉清趙松一校正顏正字以平一字廷
表號耐庵雲間人景泰四年癸酉舉於鄉五年甲戌登進士授
南京山西道御史歷遷至松潘兵備副使文瑞字伯禎松一要
東人始末均未詳先是顏正既登進士以為科第之榮如攀丹
桂於月中而得失之間蓋有天命於是集太上感應篇及文昌
帝君陰騭文等彙為一編顏曰丹桂籍以為制舉之梯航士子
之法戒書成輾轉流傳版亦數易清康熙間松陵莊兆鍾次錄
權叢書東適趙松一得其舊本復加校訂以付剞劂惟版刻雖
新魯魚不免莊氏因屬黃建安周正文二氏重加訂正又於郭
子枚臣處檢得原本改訂其字句之差訛並以兩顏先生傳補
刊入籍是編即據莊氏訂正之本重刊者也其書都凡四卷卷
首卷末各一卷書中首錄太上感應經及文昌帝君陰騭經本
文次錄注案而以序傳靈驗記奉行心法文昌降筆記玉皇寶
號文昌寶誥等分列卷首卷末又附梓文昌救劫寶章文昌訓
戒士子文文昌勸孝歌斗姥勸世文袁了凡四訓等為續編一
卷今考其書纂集太上感應篇及文昌帝君陰騭文等句解字
釋而摭拾歷代故事以徵其果報博引遐搜網羅之功要有足

多惟君子爲善非有所冀此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是編乃以此爲收科之經費指甲之梯航未免失其義矣

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十二卷 明富春堂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僅題金陵三山對溪唐富春校梓唐富春者明三山富春堂書肆主人也精於校讐所刻小說戲曲圖繪工美尤爲世之所重是編前有搜神記引首一篇不紀年月末署登之甫羅懋登書按其引言云歲萬曆紀元之癸巳來止陪京爲披閱書記得搜神記於三山富春堂讀之見其不襲於舊能得於意發於未明增於所未備是其書蓋隆萬間三山富春堂校刊者也全書都凡十有二卷首紀儒釋道

三教源流然後就三教諸神分篇載紀鍾爲若干篇大旨在記神道之靈異明應驗之實有以震聳世俗使生信心先是晉新蔡干寶嘗撰搜神記二十卷以發明神道之不誣書成以示劉惔惔稱之爲鬼之董狐惟其書於神仙五行之外僅偶及釋氏不免貽漏萬之譏是編蓋本其書而增補其所未備於道家之外兼及儒釋分列門類附以圖像搜羅排比頗稱精賅按歷代崇奉道流之隆重極于宋宣和間元雖歸佛亦甚崇道明初其風稍衰比至中葉復極顯赫且

歷來三教之爭迄未解決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是合三教諸神於一編仍本三教合一之旨不惟牽合儒術於古聖先賢皆指為神道頗嫌其附會即佛道二教亦自有源流勉為比附亦未免荒誕然其於俚巷相傳之神話搜集頗多且圖繪精美足資欣賞是則於民俗學之研究亦未嘗無補焉

道家論辨牟子理惑論不分卷 高麗刊本

舊題漢牟融撰融字子優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明帝朝舉茂才永平中拜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進太尉卒是編向無單行本惟見於梁釋僧祐弘明集中是本為高麗刻本竹紙寫刻每半頁七行行十五字卷末題大施主衛伊將軍田連宗十字知其書蓋田氏發願之所刊也按牟子理惑論一書之時代雖異說紛紜莫衷一是然其為後漢末年之作則大體可信且其於中國思想史關係至鉅惜學者研究僅據弘明集所錄苦無善本是編為高麗單刻之本以校弘明集所載異同寔多就其較重要者言之約有數端一弘明集所載而不見於此本者計凡第一第二第四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等十有五篇又第二十七篇合併於第二十五篇之中二兩本皆有而意味不同者凡十有一篇三二本文字相同者計凡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十第十四第十六第二十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八第三十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等二十篇稽其異同不專於文字之校勘多有裨

孟即欲考訂其書之時亦未嘗無補焉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圖一卷 元祿四年辛未刊本

唐沙門智昇撰按智昇為唐代高僧居長安西崇福寺學大小乘尤善毘尼宗以大藏目錄新舊雜出真偽相亂乃撰開元釋教錄一書為世所重是編首有貞享五年戊辰沙門不可停序編末有元祿四年辛未沙門古磵跋按沙門不可停序云聞有法本內傳欲見之而不得也近探藏函披智昇師續集佛道論衡果得法本內傳五品要領念此傳令加圖不惟易觀亦須覺洪基滿道邑蘇有道友古磵擘窠善畫就彼據志翕然馳筆以形容其事名曰續集佛道論衡圖沙門古磵跋亦云智昇續集佛道論衡表證年紀辨明顛末寔後學之傳賜也粵雲臥上人講論之暇因斯書以國字點之間亦使予為之圖繪焉壽梓則其書蓋沙門古磵之所繪也有考其書卷末題元祿四年歲次辛未九月吉日京兆書坊柳枝軒茨城方道鏽梓知是編蓋京兆書坊柳枝軒之所刊行其書都為一卷凡圖十有四幅大旨以漢明求法及摩騰法蘭二師行蹟雜出諸傳事多未備因表證年紀辨明顛末以為是編而分段圖繪以便觀覽稽其所載大抵綱羅史乘暨齋故說於佛法東漸之所由與夫諸師降遇紀述殊詳雖事或屬於子然言皆有所根據且左圖右史

尤深合古人之遺意焉

涵虛堂得通和尚顯正論不分卷嘉靖十六年丁酉高麗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按其書編首題涵虛堂得通和尚顯正論則其書蓋得通和尚之所作也得通和尚始末未詳是編為高麗刊本每半頁九行行十有九字卷末題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正月日黄海道兜崖鶴鳳□願寺開刊知其書並嘉靖二十三年甲辰黄海道兜崖鶴鳳□願寺所刊其書不分卷釐為二十有五篇大旨以儒道釋三家互相非毁心焉憫之因仿桓寬鹽鐵論之體託為問答反覆論辯以袪世俗之深惑而顯示正法核其所論大抵意在折衷衆說以歸於一是如卷末問老與儒釋同異優劣如何答曰三家所言冥相符契而如出一口若履踐之高低發用之同異則洗盡心垢廓清慧目然後看盡大藏儒道諸書參於日用之間生死禍福之際則不待言而自點頭矣是其說蓋以儒釋道三家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按自佛教東來一時學者風起景從至南北朝而盛行於宇內同時與儒道兩家之諍論亦起當時反對及擁護佛教之言論有僧佑所集之弘明集及道宣續集之廣弘明集是編為此二集之所不錄考其時代或在唐宋惟文筆古雅詞采富麗雖以佛教為主而意主折衷立論頗稱持平誠不失為宗教史之重要資料也

隱夫顯正論不分卷嘉靖十六年丁酉高麗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按其書編首題[illegible]夫顯正論則其書蓋隱夫之所撰矣隱夫東夷人為南山慧日峰沙門時代未詳是編為高麗刊本每半頁九行行二十字卷末題嘉靖十六年丁酉歲全羅道興德縣烟起寺開判知其書蓋嘉靖十六年丁酉烟起寺刊本其書不分卷凡為若干篇編前有序云有魯諸生為長詩破毀佛法隱夫憫然憫之因擬揚雄解嘲述問答一章將以袪世俗之深惑故詞不厭繁余豈好辯也哉姑欲顯正法以□諸未諭者文成題曰顯正論焉是其書之作蓋因東魯諸生破毀佛故為是編以袪其惑按自佛教東來信奉者日盛於是儒道二家群起非難釋家者流亦不多讓而互相非毀迄於南北朝之世彼此諍論尤甚當時反對及擁護佛教之言論有僧佑之弘明集及道宣之廣弘明集此外又有涵虛堂得通和尚者著顯正論二十有五篇以顯正法是編之作殆襲其名故其時代當已在宋元間體例大抵因循顯正論仿桓寬鹽鐵論及揚雄解嘲之體託為問答反覆辯論不厭其詳大旨推闡正道以擁護佛教然於儒道二家之說亦多所折衷不加非毀持論大體近正按隋唐以後三教諍論世多散佚是編之存治宗教史者足可資為鉅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楚辭新注求確十卷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刊本

清胡濬源撰濬源字乙燈寧都人所著有韓集五百家注考等書是編前有嘉慶二十一年濬源自序知其書蓋嘉慶二十一年丙子胡氏之所撰也全書都凡十卷卷一為離騷卷二為九歌卷三為天問卷四為九章卷五為招魂卷六為卜居漁父卷七為九辯卷八為大招卷九為遠遊卷十為惜誓弔屈原賦招隱士篇次與舊本略異今考其書蓋以楚辭注家或專疏其辭或渾括其旨或牽於古而曲為之說如離騷之以女比君九歌之為主祭詞之類多扞格而不合故求之史傳徵之本辭因王逸直楚辭評註而別撰是編大旨以史遷明謂讀招魂哀郢又謂作懷沙之賦哀郢懷沙俱在九章內則招魂與九章皆原作可知惟遠遊一篇史所不載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計二十五篇之數有招魂則無遠遊有遠遊則無招魂必去一篇其數乃合故以遠遊為辭人所擬舊本列原作為二十六篇不合漢志二十五篇之數因摘遠遊一篇列之大招之後其餘各篇則仍依舊本其說皆本之史傳與憑私臆斷者固自不同惟其注解僅求脈絡之貫通於騷人之旨多未能盡核又其謂九歌明明末篇點出女倡傳芭代舞而注家偏忽之竟作祭祀樂章解絕不認是何人語氣遂致褻侮神靈戕賊文理有壞風教大不通矣不知古者祭祀用樂歌則工及瞽矇職之舞則伶人國子任之女巫惟舞雩及大裁哭而請耳豈有傳芭代舞為典禮乎亦嫌其疏於考證蓋瑕瑜互見之作也

楚辭音義一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 清鈔賜書堂全集本

清陳昌齊撰昌齊有測天約術臨池瑣語呂氏春秋正誤新論正誤各一卷及淮南子正誤十二卷已著錄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並為該館所藏鈔本賜書堂全集之一種按其編末所題嘉應吳蘭修校一語考之知其書蓋據吳氏校本之所鈔也其書都為一卷惟釋屈原之辭至遠遊以下諸篇皆弗與焉其篇第首離騷次九歌次天問次九章次遠遊大旨以朱子楚辭集注韻有未備故廣為此書核其所釋多博引古音之同異以證茲篇之音讀如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條云按虧字古在魚虞模部離字在歌戈麻部此合用九歌天問九章並同考逸周書武稱解對位不謙田宅不虧名寧其親民服如化則是音之來久矣之類考訂皆頗稱精審雖其於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之以名韻均但易傳以證其可通

乃不知古無韻書多以方音取讀名之韻均亦方音也按大江以南真庚互協今世尚然昌齊必本易傳以證其為古音未免失之牽合然千慮一失智者不免且其書舊版散佚流傳無多寫本僅存猶覺可珍矣

北宋本康節先生擊壤集十五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 建安蔡子文刊本

宋邵雍撰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幼讀書蘇門山百源上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授以圖書先天象數之學妙悟神契多所自得富弼司馬光呂公著退居洛中恒相過從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薦之授將作監主簿熙寧中舉逸士補穎州團練推官亦不之任卒年六十七元祐中賜謚康節著有觀物篇漁樵問答先天圖皇極經世及是編行於世此本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每半頁十三行行二十二字不等卷一目錄後有木記題建安蔡子文刊于東塾之敬室又名卷首頁並題敬室蔡弼重編卷一康節先生擊壤集序後且有蔡氏題識知其書蓋蔡氏由公手訂二十卷本重編者也又考其書卷首末有曲阿孫育陸文方印及東郡楊紹和彥合珍藏陽文方印知其書舊藏詒晉齋中後歸海源閣復由海源閣而歸大連滿鐵圖書館焉按伊川擊壤集元明刊本均作二十卷汲古閣毛氏所刻源出道藏舛漏頗多四庫所收即毛本也元槧本較毛本多詩五十餘首藏書家已稱為善本此本釐為內外二集內集十二卷外集三卷都凡十有五卷而以治平丙午中秋自序列之卷首編次與各本迥異細行密字刊印至精以校元明刊本異同頗多且龜山語錄所稱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一聯為諸本所佚者亦在此本卷十二中誠天壤間之善本也

靈隱子六卷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刊本
唐駱賓王撰明陳魁士注按新唐書云駱賓王義烏人七歲
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管洮州表掌書
記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
得志棄官去徐敬業舉義署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
后罪狀敬業敗云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又
郗雲卿駱丞集舊序據李孝逸表捷語稱其先業中唐陵亂
伏誅至於孟啟本事詩則稱賓王落髮徧遊名山宋之問遊靈
隱寺作詩嘗為續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句其說十異未詳
孰是然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今觀集中與之問蹤蹟甚密
宜非不相識者何至覿面失之封演為天寶中人去賓王時甚
近所作聞見記中載之問此詩並不云出賓王知當時尚無是
說足証亡命為僧之不確則新唐書謂其不知所之者寔最為
謹慎矣魁士始末未詳是編前有萬曆丙申陳大科序云故舒
城令陳魁士博極群書為注斯集年以其暇稍為刪擇校訛剞
諸幕府大稱名駱丞得毋疑於美新大夫歟遂題曰靈隱子是
其書蓋魁士所註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大科始為之刪擇校訛
以付剞劂更以集名駱丞不免有美新大夫之嫌因從孟啟語

賢靈隱之說更名曰靈隱子其書都凡六卷而以傳紀遺事列
評附之篇首不入卷次考賓王之集新唐書唐志皆作十卷宋志
又有百道判三卷今並散佚四庫所收明給事中顏文選注四
卷本亦後人所裒輯是編所收詩文大體悉從舊本惟拔其討
武氏檄置諸篇首篇次顛異於舊本至於其注則考訂異同宣
通疑滯援引類稱精洽較之顏氏注本其善多矣

賜書堂集鈔六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清鈔賜書堂全集本

清陳昌齊撰。昌齊字觀樓，號啖荔居士，海康人。生平於書無所不讀，自經史子集以及乾象、坤輿之奧，六書、四聲、九賦、五刑之蘊，星算、醫卜、百家、衆技之流，靡不貫穿於胸中。由諫垣而出為觀察，尋即歸。既歸，遂初著有淮南子正誤十二卷、經典釋文附錄三卷、臨池瑣語、測天約術、呂氏春秋正誤、楚辭音義、新論正誤，各一卷，與此書合編為賜書堂全集，八種。是本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竹紙鈔寫，不加欄界，每半頁九行，行二十有一字，字體工整，平庸殆出鈔胥之手。編末題受業徐聞李梓瑞校，知其書蓋據

李氏校本所鈔。又考是編編首有嘉慶二十四年十一月朔日高郡王念孫序，云今年先生之子簡以家集先生所作詩文若干卷索序於余，則斯集蓋嘉慶中昌齊子之所編集也。其書都凡六卷，按體分卷，第一卷為頌聖之作四篇，第二卷為記十有八篇，第三四兩卷為序四十有五篇，第五卷為書、跋、碣、銘等九篇，第六卷為墓誌銘九篇，總計全書所錄都凡八十有五篇。蓋就先生生平所作詩文選集而成，故以賜書堂集鈔名焉。按先生為粵東碩儒，故其所為文亦多有以發前人所未發，而其精力所集尤在雷州府志及海康縣志諸序，於發凡起例之中，加以正譌糾繆，每發一論，皆確切不易，動合自然。他如戒雷陽書院諸生書、與諸生講實學書、魁星考諸篇，亦皆為學問而發，語皆篤實。王念孫序謂先生之學既積之厚，而取之精矣，則發而為言，亦皆有其心之所得，而爾雅其誼，深厚其詞，使人讀其文而知其奧藏之無盡，輸寫之不竭。此則通人之文無意求工，而自然拔俗者也。是誠深知先生之文者也。

太古傳宗琵琶調西廂記曲譜二卷 乾隆十四年己巳刊本

原題毗陵鄒金生漢泉茂苑徐興華紹棨同閱古吳朱廷鏐嵩
年松江朱廷璋龍田重訂編首有乾隆十四年己巳和碩莊親
王松江朱廷璋新安朱珩三人新序及康熙壬寅平江孫鵬古
吳湯斯質二人原序按新安朱氏序云夫絃索之譜古今罕見
吳中湯子彬和顧子峻德並鍾期之知音繼同郎之顧悞嘗著
太古傳宗一編品法精良卓越恒谿吉遇徐朱二子復商榷增
訂於內廷侍直之暇謹呈莊親王殿下仰蒙鑒賞隨授剞劂
松江朱氏序亦云乾隆六年歲次辛酉我皇上特修律呂正義

後編釐定雅樂莊親王殿下總理鉅任廷璋猥蒙汲引得厠校
讐之末則其書是康熙間湯彬和顧峻德之所作至乾隆六年
辛酉纂修律呂正義後編時莊親王始延朱廷璋等重加增訂
以付剞劂焉又考平江孫鵬序云乙亥夏日偶遇湯子彬和視
其間間然窺其重宮言貌溫粹以和似亦深有得於樂中三昧
之蘊者語次袖出一卷曰太古傳宗譜云是書鑽研久矣嘗訂
於顧子式子式蘇郡之名師也竟將畢一生之精力而以公之
於天下惜乎採求未竟遽云徂謝譜傳以姪孫峻德繼先人之
貽志復參互而集成之共分西廂譜二卷宮詞譜二卷洋洋灑

灑數十餘闋字字按拍不遺錙黍湯氏原序亦云予不敏少而
從事晚益留心音律時下所行元音數曲逐加段訂注譜一卷
用以自私戊戌仲夏適與顧子峻德相遇閒窗論次偶及西廂
一劇由來膾炙人口惜乎為好奇者刪改殊乖正格正音近得
絃索辨訛一書因復相與參稽譜成全書彙為兩帙則是編蓋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閒湯斯質顧峻德二氏之所審定與當時
湯氏所訂宮詞譜二卷合稱太古傳宗譜惜今所見者僅西廂
譜一種至於宮詞譜一書則猶有待延津之合焉其書都凡上
下二卷上卷為仙呂點絳唇奇逢中呂粉蝶兒假寓越調鬬鵪

鶉聯吟雙調新水令鬧會仙呂八聲甘州（附正宮端正好）解圍
中呂粉蝶兒請宴雙調五供養停婚越調鬬鵪鶉琴心仙呂點
絳唇傳情中呂粉蝶兒窺簡卷下為雙調新水令踰牆越調鬬
鵪鶉問病仙呂點絳唇佳期越調鬬鵪鶉巧辯正宮端正好送
別雙調新水令驚夢商調集賢賓[illegible]中呂粉蝶兒緘愁越調
鬬鵪鶉求配雙調新水令還鄉今考其書按宮商以合度加工
夫以立譜去句字之冗外正腔板之乖異審定頗稱精核按琵
琶僅絃索中之一器其為譜也有撥法有品法撥法之目有七
曰勾曰挑曰輔曰掃曰劈曰拍曰打更一板八點中板倍之則

用一十有六點慢板再倍之則三十有二點疾徐高下純乎自然至於品法則字音未出先冠以工尺一句切作腔論即俗所謂亮調是也先是琵琶譜止傳工尺板眼有眼而無辭如毛詩之南陔白華章句咸缺迨後知音之士乃尋其工調繹其牌名以元明人之南北曲配合成編於是情文乃得備互然世傳北西廂紐字刊本雖有工尺而字無小眼且多舛訛是編配合宮商限定格式一板八眼以符一時八刻之義其工尺毋行定以三十二字以合琵琶三十二點之數誠深得五音六律之精蘊者也又其書辭句悉從六幻西廂定本而宮調南北詞則從雍熙樂府北宮詞紀詞林摘豔盛世新聲及諸傳奇善本斯則尤足為校勘之助焉

曲譜十二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精鈔本

不著纂輯者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前半頁中央但題曲譜二字不著書名後半頁中央題曉嵐紀氏家藏原本鈔出詳其紙墨似為新鈔疑當為書林所為原書是否為紀氏所藏亦有待於異日之考訂其書籾紙精鈔不加欄界每半頁八行行十有八字小注雙行字數略同宮調曲文用墨書曲文旁所注四聲及圈點符號與眉批則用朱書字體工整點畫不苟鈔寫頗稱精美其書都凡十有二卷而以曲譜凡例曲譜論說列之卷首又以南曲失宮犯調之引子八過曲四十有二附之卷末按其凡例末條云曲譜從無善本元有太平樂府明有雍熙樂府世所盛推然皆選擇詞章薈萃名作與曲譜無涉嘯餘舊譜又多舛譌今北曲宗考元人百種所載諸家論說南曲稍採近日所行九宮譜定一書是其書蓋有清時人所纂大旨在薈萃南北曲名作尋其宮調繹其聲律合為曲譜以為弦索之準繩焉其書以南北曲配合成編卷一為北曲黃鍾宮凡二十四調正宮凡二十五調大石調凡二十一調小石調凡五調卷二為北曲仙呂宮凡四十一調中呂宮凡三十二調南呂宮凡二十一調卷三為北曲雙調凡一百調卷四為越調

凡三十五調商調凡十六調商角調凡六調般涉調凡八調卷五為南曲仙呂宮凡引子十六過曲七十八慢詞六近詞四羽調凡近詞四（附仙呂羽調尾聲總論）卷六為南曲正宮凡引子十二過曲五十九慢詞二近詞二（附尾聲總論）大石調凡引子五過曲九慢詞三近詞一卷七為中呂宮凡引子十二過曲六十六慢詞五近詞七般涉調凡慢詞一卷八為南曲南呂宮凡引子二十五過曲九十四慢詞三近詞四卷九為南曲黃鐘宮凡引子十一過曲四十五卷十為越調凡引子七過曲五十七慢詞一近詞四卷十一為南曲商調凡引子十過曲五十二慢

詞五近詞一小石調凡近詞一卷十二為南曲雙調凡引子二十四過曲十二慢詞二近詞三仙呂入雙調凡過曲一百二按北曲六宮十一調內缺道宮商角調歇指調角調宮調僅十二宮調南曲九宮十三調則以仙呂為一宮而羽調附之正宮為一宮而大石調附之中呂為一宮而般涉調附之南呂為一宮黃鐘為一宮越調為一宮商調為一宮而小石調附之雙調為一宮仙呂入雙調為一宮故適符九宮十三調之數焉是編依詞製譜頗稱精核譜中右旁注四聲字有陰聲陽聲齊齒捲舌收鼻閉口合口撮口閉口之別而閉口尤難得法偶尋易混真

文章咸易混實冊廉纖易混先天是編於此悉加圈以資識別又北曲每闋大抵皆注作者之名南曲則注傳奇名目凡此之類處實皆頗稱有體此外於宮調有出入者則於曲名下逐一注明字句有異同者則於其字之上別加眉批校勘異同辨正非尠如北曲黃鐘宮鄭德輝古水仙子眉批云支楞楞下方元曲有爭字蓋或楞楞騰踈剌剌沙廝琅琅湯古丁丁當撲通通琴並四字形容也之類正譌糾謬頗稱精審誠曲譜中之佳構非邃於音律者不能作也

繡像歌林拾翠二集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奎壁齋刊本

不著纂輯者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右方大書繡像歌林拾翠二集，左下方題書林奎壁齋梓。夫既曰二集，則原有初集或一集可知，惜今所存者僅此一集。編首有圖十頁，亦繪刻精美。每頁前後各繪一故事，首為桑園、次摘賣、次對採、次竊詞、次鞫問、次赴試、次幽會、次鬼辯、次判姦、次點將、次汲水、次生輅、次斷機、次佛殿、次聽琴、又跳牆、次巧辯、次送別、次當釵、次團圓。其書小形黑紙，每半頁九行，曲每行十七字，白小字雙行，字數同。全書不分卷。選錄全部記以下傳奇十有二種，每種或選三四折，或選十餘折不等。計金貂記選桑園、打朝、耕田、釣魚、牧羊、粧風六齣；繡襦記選鬻僕、乞遇、打子、剔目四齣；玉簪記選借宿、會友、談棋、姑對操、相思、竊詞、姑阻、逼試、哭別十齣；目連記選發誓、訴苦、見母三齣；葵花記選訓子、割股、尋夫、計害、新冤相會、托夢、考奪七齣；紅梅記選折梅、遊湖、算命、幽會、鬼辯、調婢、尋遇、判姦八齣；百花記選計議、赴試、奇肩借貸、鬧罷、得職、私行、教劍、計害、贈劍、拜詩、點將十二齣；白兔記選沽酒、掃地、話別、出獵、汲水、傳書、回獵、磨房八齣；三元記選邀賞、觀畫、遺囑、送瓊、生輅、托夢、斷機、捷報八齣；西廂記選佛殿、聯吟、鬧會、請宴、聽琴、寄柬、窺柬、跳牆、問病、佳期、巧辯、送別、驚夢、織愁十四齣；金印記選鬧宴、預占、賣釵、求名、唐二當釵、不第回家、西遊、拜月、踏雪、團圓十二齣。核其所選，頗稱精審。今以其所選各劇校之通行本，其間異同大抵皆以此本為優。按明代傳奇向鮮善本，是編所選如目連、葵花諸記傳本尤稀，則是本之存，不惟拾翠歌林足資欣賞，其於校勘，尤多所裨益，纂輯之功，誠有足多焉。

耄餘詩話十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道光間海昌蔣氏鈔本

清周春撰。春字芚兮，號松靄，海寧人，晚號黍谷居士。乾隆進士，官岑溪知縣。潛心著述，四部七畧靡不瀏覽。所著有海昌勝覽、松靄遺書各若干卷行於世。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左方題雲華館詩話，下題海昌徐紹曾經手，下有壽魚二字朱文方印；右方有雨華庵鑒藏書畫之印九字朱文長方印；第一頁右上方有張字朱文印，下方有石昌山館四字朱文方印，及海昌蔣繼常梓南氏印九字白文方印。又卷末題道光壬辰八月二十四日自徐壽魚先生處借來，癸巳正月二十日鈔起，至二月初八日鈔完，泮南後學蔣繼常識。下有泮南朱文小方印，及蔣繼常印白文小方印。據此知其書一名雲華館詩話，原本舊藏海昌徐紹曾家，是編蓋道光十三年癸巳海昌蔣繼常據徐氏藏本手自鈔錄者也。其書都凡十卷，竹紙無格，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字體工整，點畫不苟。編首有嘉慶十四年周氏自序云：余有黃髮集，襲徐蘋村先生之名也。先生八十後所作詩文名曰耄餘殘瀋，余精力衰頹，草詩話以遣日，獻歲迄今，積成十卷。又其書第十卷末附雲石記，末題壬申秋日松靄周春纂，時年八十有四。則其書定先生晚年歸田後所作，蓋編纂初就，遽歸道山，故未及付之剞劂焉。今考其書，分條載記，自少年登第以至歸老林泉六十餘年中，凡名公鉅卿、至戚良友，往來酬酢之什，登臨題詠之作，靡不備載。大旨在憶往事、追舊聞，而於負交死友，尤再三致意。其中如第一卷紀錢文敏公（維城）字宗盤，號紉庵，武進人之修音韻述微；第二卷紀盧抱經學士之校經典釋文，以及錢宮詹竹汀之論雙聲；或有考證，或足資博聞，其他有關文獻者，尤不可悉數，誠詩話中之佳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陳太史訂閱詩經旁訓四卷崇禎二年己巳刊五經旁訓本

明陳仁錫重訂不著撰人姓氏仁錫字明卿長洲人天啟進士授編修與語勒罷還至南京國子祭酒卒謚文莊生平講求經濟性好學喜讀書所著有繫辭易經頌重訂古周禮四書考史品赤函古文奇賞蘇文奇賞等書是編為其重訂五經旁訓之一種前有崇禎二年戊辰(按二年為己巳戊辰為元年疑戊辰當為己巳之誤)陳氏自序知其書蓋崇禎二年己巳陳氏之所校刊也又考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南平游居敬刻五經旁訓引云予近得五經旁訓一書俱離析句讀摘注意義簡明精約披卷即可了然因檄滁司遴集諸文學弟子明經者校而梓之則其書之作尚在嘉靖之前陳氏蓋據嘉靖本重訂者也其書都凡四卷而以朱子詩集傳序列之編首不入卷次今考其書蓋以箋疏繁多非初學所能盡該故摘錄傳箋用旁註之體訓釋全經以為初學誦讀之用書中以訓詁列之經文之旁以音切附之本字之下又以朱子集傳詮釋各篇大義之語即俗所謂詩柄者分錄各篇篇目章句之下大抵訓詁音切皆原本紫陽而删繁就簡節其精要俾初學之士可以計日課讀用意致善惟過求簡約往往恍惚迷離於經旨多未能闡明又其於音切多沿朱氏叶音之誤如謂服叶非蒲北反音吹弔之類皆不知其何所根據然明以後撰詩經旁訓者多因襲其書姑存之以備學者之參考焉

陳太史訂閱春秋旁訓四卷（崇禎二年己巳重刊五經旁訓本）

明陳仁錫重訂。不著撰人姓氏。按仁錫嘗重訂五經旁訓一書，是編蓋其中之一種。考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南平游居敬刻五經旁訓，引云：予近得五經旁訓一書，俱離斷句讀，摘注意義，簡精約，披卷即可了然。因檄儒司遴集諸文學弟子明經者校而梓之。則其書之作，當在嘉靖之前。又考其書編首有崇禎二年戊辰（按二年為己巳，戊辰為元年，疑戊辰當為己巳之誤）陳氏自序，則是編蓋崇禎二年己巳陳氏據嘉靖本之所校刊也。其書都凡四卷，而以胡氏傳序及程子序列之編首，不入卷次。大旨以春秋經傳幼學已苦其難讀，更益以諸家箋疏，尤使學者有望洋興歎、難於盡該之感，故用旁注之體，節錄傳箋，以為童蒙課讀之本。今考其書，以訓詁列之經文之旁，其有難讀之字，則用直音反切之法注於本字之下。又其於春秋書法，亦間採諸家之說，略加詮釋。大抵訓解以春秋胡傳為主，而刪其繁蕪；音釋則本之陸德明經典釋文，而參以諸家之說，雖辭旨簡核，頗便於童蒙之誦習，然過求簡約，往往割裂語氣，於聖人筆削之旨多未能發明，且全書皆因襲胡傳，於胡氏懸揣臆斷之處，皆不加辨正，尤嫌其疏略。蓋鄉塾課讀之本，但知鈔撮，姑存之以備一格焉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傳管窺三十二卷 乾隆四年己未刊本

清張星徽撰星徽字北拱温陵人是編前有張氏自序知其書定刻於乾隆三年丙辰季春至四年己未仲冬而全書告竣為三十有二卷凡左傳十六卷國語四卷公羊傳六卷穀梁傳六卷而以總論春秋論春秋所由作論春秋權之所屬論春秋世變論春秋書法論春秋始終五始列國爵姓列國世次列國相值世次年表紀月日時春秋指掌圖地理志地理辨證朝聘志會盟志攻伐志談兵論邦交災異志諸國興廢志論列國諸君論五霸齊霸提要晉霸提要論列國諸臣晉卿提要魯三桓

本末家臣亂略聖賢立功論列國婦人紀物訂誤雖與三傳傳授圖左傳攷國語攷公羊傳攷穀梁傳攷論左傳論國語論公羊論穀梁總論三傳諸篇列之編首不入卷次今考其書蓋以春秋一經操百王之令典仲儒生之討伐述而兼作大義微言悉存乎其中後世欲仰窺聖裁以測宣聖之高深舍傳則無所依歸亦無從綜其本末而明其褒貶此左國公穀之所以有功於宣聖也四傳之中左氏學博識淵才全能鉅親見尼山筆削論斷不合於聖人者蓋寡又採摭列國所記稍加潤色以為國語傳益所未備二書均為文字宗祖至於公穀則淵源於卜子夏筆墨超脫奇抜不類左氏然要其指歸亦自可與抗行左氏叙事詳而釋經略公穀釋經精而叙意簡各挾所長以衛斯文誠史中之三經也漢世表章六經一家之學轉相傳授而後世儒者互相排擊不知執此以議彼究非通儒之定論四者固闕一而不可也明成祖詔宗胡傳說雖歸一然文定援據三子從公穀者殆半摘不足拘守蓋不通眾經無以窮一經不會諸傳無以晰一傳之精星徽有感於斯因合四傳為一編惟四傳筆意多不同者故編次仍各歸其舊其中公穀依經立傳即用經文為題左多附錄國非經義則另擬題目又以合四傳為一書

卷帙浩繁難全收故畧加選錄以存其精要惟所選諸篇俱照錄全文不復刪節其義有隱晦字有難讀者則別加評注音切以詮釋之更於四傳之前先尋其脈絡關鍵之所在著為論說使讀者先識其大要然後進而披讀四傳庶幾詳畧異同可以互相參究析而為四合而為一用意至善惟核其所論大抵因循前人緒論鮮有發明且其於四家之書任意割裂其所則未免失當焉

宣統通化縣鄉土志不分卷瀋陽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考民國十六年丁卯通化縣志前有邑守李春雨序，稱通化肇邑既晚，志乘未遑。宣統二年庚戌，宜興潘茂孫權篆斯邑，始召鄉人士各輯所聞，纂為鄉土志二卷。而是編卷首輿圖適題宣統元年正月吉日繪，紀事亦止於光緒末年，則其書之為潘氏所修殆無疑義。按通化古肅慎氏地，秦漢以來時則屬勿吉，時則屬渤海，時則屬契丹，時則屬遼州，新京代有更革，至光緒三年丁丑始建縣治，而縣志久付缺如。及潘來守斯土，始創議纂修，草創初就，適潘公以勞瘁卒於官，而未及付梓。此本現藏瀋陽圖書館，竹紙鈔寫，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五字至三十字不等，每兩頁之間有通化縣印，蓋當時縣衙所藏原本也。其書不分卷，與民國丁卯李志序二卷之說略異。全書體例大抵悉本部頒鄉土志條目，釐為十有六類，曰歷史，曰政績錄，曰兵事錄，曰耆舊錄，曰人類，曰戶口，曰氏族，曰宗教，曰寔業，曰地理，曰公署，曰山，曰水，曰道路，曰物產，曰商務，而以輿圖列之編首。核其所紀，類皆勉強湊泊而成，蓋設治未久，故寔亦多荒寂無傳，志乘之纂輯固難免於艱窘。惟其間志戶口則分保備載，又於各保之下分別旗族、漢族及男女學齡兒童數目；志地理則於總紀之後更分保紀述；志山川則詳其脈絡，辨其源流，若此之類，紀載尚稱有體。雖輿圖不用比例開方之法，頗嫌疏略，物產鉅細不遺，有似類書，然此並當時志乘之通病，固無容獨責是編也。

光緒懷仁縣鄉土志不分卷奉天省立瀋陽圖書館藏寫本

清懷仁縣知縣景森纂修景森吉林正黃旗滿州富勒吉陽阿佐領下人是編現藏奉天省立瀋陽圖書館竹紙鈔寫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八九字不等每頁上方有懷仁縣印知為當時縣衙所藏原稿無疑又考其書末頁題光緒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署知縣景森纂修知其書之成蓋在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先是光緒二年丙子盛京將軍崇實奏請開邊三年丁丑始建懷仁縣於佟佳江之東岸置縣之初未遑修志及光緒三十二年部檄天下郡縣各纂鄉土志以進景森既奉檄令爰設局創修

書成不分卷僅為歷史地理物產三編又於各編之中別分子目而以輿圖附之歷史編核其體例頗異於部頒條例雖多未妥是編合為歷史地理物產三門亦未必盡善不知歷史地理斷難强為區分蓋鄉土志者本宜以地理為綱而紀述現狀亦必側重其歷史背景是編必强為分析且紀事皆始於設治之後於歷史背景志缺而不載未免有乖志體惟輿圖用比例開方之法既較他志為詳審地理一編以懷邑為東邊要區故於山脈河流道路津梁與地理形勢紀載獨詳亦頗稱有體此外各門之中雖資料稀簡而多載表冊如職官政績簡明表韓氏流寓戶口表旗民戶口表出入口歲計表之類皆賴得保存故定之法是亦非無可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宣統靖安縣鄉土志不分卷　國立奉天圖書館藏寫本

清靖安縣知縣朱佩蘭纂修。佩蘭始末未詳。按其書虞稱卑縣於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到任，則其書之作當已在宣統初年矣。考靖安，漢屬遼東郡北境，後漢為鮮卑地，南北朝為契丹地，遼屬東京之北境，名為韓州。清初賜爵為哲里木盟科爾沁右翼前旗札薩克圖郡王地。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經盛京將軍奏請放荒設治於洮水之東北，域置縣之初，未遑修志。及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部檄天下郡縣各修鄉土志以進，時朱氏方蒞治斯土，因於庶政之暇，設局創修，書成不分卷，彙為十有五類：首歷史，次政績錄，次兵事錄，次耆舊錄，次人類，次戶口，次氏族，次宗教，次實業，次地理，次山，次水，次道路，次物產，次商務，而輿圖列之編首。體例大抵悉本部頒鄉土志條目，無所更易。按關外地本蒙荒，縣多新設，窮鄉僻壤，可紀之事無多，故各縣志乘類皆因循部頒條例，勉強湊泊，敷衍成編，重規疊矩，寔為錮習。是編捜羅排比，亦未能免此，是以各類所紀，皆嫌其簡略。如政績、兵事兩錄，僅撮舉膚闊虛美之詞，以稱頌邑令，諛言滿紙，無論如何，終難逃後人之誹請。又如志風俗習尚，皆徒託空言，了無寔錄，亦未免無謂。其差足以饜人意者，僅輿圖用比例開方之法，較他志為詳核耳。

光緒洮南府鄉土志不分卷 奉天省立瀋陽圖書館藏寫本

清洮南府知府孫葆瑨纂修葆瑨始末未詳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奉檄來守斯郡是本現藏奉天省立瀋陽圖書館竹紙鈔寫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七八至三十字不等末頁題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年月上有洮南府印又考其書開端云花翎運使銜在任候補道奉天洮南府知府孫葆瑨謹將遵飭調查鄉土志詳細編造恭呈憲鑒則是編寔光緒三十三年丁未葆瑨進呈上憲之書按洮南舊為内蒙古科爾沁右翼前旗地名沙磧茅土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經盛京將軍奏請放荒改稱雙流鎮尋置洮南府蓋地居洮兒河之南因以名焉設治之初未遑修志及光緒三十二年丙午葆瑨蒞治斯土適奉部檄命天下郡縣各修鄉土志以進葆瑨因於庶政之暇設局創修書成不分卷釐為十有三類其目曰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道路物產商務大抵悉本部頒鄉土志條目而體裁與其他志乘頗殊蓋體同問答了無系統各類皆首例部頒鄉土志條例於前然後依類裁答雖意在敷衍上憲非有志於著述然核其所紀大體尚稱詳核如志人類則分回番畬僰苗猺獞狑犽狼㹨狭打牲貂黎土司諸種分別備載志物產則但錄斯郡特產非如他志之鉅細不遺有似類書若斯之類多足饜人意誠不失為瑕瑜互見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康平縣鄉土志不分卷　瀋陽市立圖書館藏寫本

清康平縣勸學所總董李紹綱等纂修。紹綱始末未考。按關外之有地方志，蓋始於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部檄各府州縣纂修以進。今考是編紀事適止於光緒末年，政績錄志斯邑職官，最後守是邦者為三十三年丁未之蒙古忠齊，則其書亦當時奉檄之所修也。按康平向為內蒙古科爾沁前中後三旗地，光緒四年戊寅置懷德縣，設治八家鎮，移八家鎮經歷於康家屯，治遼河以西十二社。七年辛巳析科爾沁左翼中後二旗南境、前旗東境置康平縣，屬奉天昌圖府。是編之作，上距設治之時不過二十餘年。其書不分卷，釐為十有五類：曰歷史，曰政績錄，曰兵事錄，曰耆舊錄，曰人類，曰戶口，曰氏族，曰宗教，曰實業，曰地理，曰山，曰水，曰道路，曰物產，曰商務。體例悉本部頒鄉土志條目，無所更易。按康平地本蒙荒，光緒初年始置邑於此，為蒙漢雜居之所，是編事屬創例，搜羅文獻彌覺不易，是以各類紀載皆苦於簡略，惟地理一類於邑之經緯分區以及建置諸大端紀述尚稱詳核，山水二篇亦多能詳其脈絡，考其源流，不似他志之但知駢列名目，毫無系統。窮鄉僻壤本無史乘可言，得此亦足為徵文考獻之助矣。

光緒海城縣鄉土志不分卷　瀋陽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考其紀事止於光緒末年，又考其政績錄所載職官，宰斯邑者最後為厲鍁氏，則其書或即厲鍁之所纂輯耶。按厲鍁字洛生，江蘇武進人，光緒三十一年乙巳由北洋奏調來守是邦。先是海城在遼為海州，明置海州衛，清順治中始裁衛設縣，屬遼陽府，尋改隸奉天府。自設治以來志乘久缺，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部檄天下守土之官各纂鄉土志以上學部，厲鍁適蒞守斯土，爰設局纂修，書成不分卷，釐為十有五類，其目曰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氏族、宗教、戶口、實業、地理、山脈、水道、道路、物產、商務。又於地理一類別分子目，體例大抵悉本部頒鄉土志條目而畧有變更。核其所載，雖僅取官文書綴錄而成，然各類皆依據事實，質而不虛。且於學校、巡警、官弁、駐所等皆列表以省簡牘，誠不失為修志之良法。又政績、兵事、耆舊諸錄皆上及秦漢，下迄有清，紀載亦頗稱詳審，惟限於部令體例，每多未安，如地理一類既列山水二目，又別立山脈、水道二類，未免失之重複；實業一類僅及士農工商人數，全無實錄，尤嫌其目之空疏；至於物產一類所載多非斯邑特產，且兼及普通物品製法，則尤為可已而不已者矣。

宣統東平縣鄉土志不分卷國立奉天圖書館藏寫本

清東平縣知縣黃瀠纂修瀠始末未詳是編前有黃令自序云瀠於庚戌九月奉檄來宰是邑蒙飭詞取縣志遍查東平甫經設治從未纂輯斯書今蒙飭取不避冒昧按諸輿圖山水之形勢蒐集已往政治與夫現在之情形編輯成冊則其書蓋宣統二年庚戌黃令之所纂輯按東平自光緒二十七年辛丑經奉天總督奏請丈放給民營業二十八年壬寅秋始勘得圍心大度川處設治是編之成上距置縣之時不過數年其書不分卷釐為十有三類曰歷史曰政績曰耆舊曰人類曰戶口曰氏族

曰宗教曰實業曰雜業曰軍警曰地理曰物產曰商務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全書體例大抵因循部頒鄉土志條目而略加變易按東平設治未久志屬草創搜集資料極為艱窘是以各類紀載皆感簡略少者僅二三十字多者亦不過數行而已氏族一類且不著一字僅空存其目又如實業一類僅紀士農工商人數且於實業之外別出雜業一類亦嫌其有乖體例惟其附以經緯度數代星野戶口一類分滿籍蒙籍漢軍漢籍及男女等詳載其數目宗教一類備載各教人數若斯之類皆較他志之但知蹈襲者為有體是亦未嘗無可取也

光緒開通縣鄉土志不分卷奉天滿鐵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考其紀事是止於光緒末年又考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部檄天下各府州縣纂修鄉土志以進關外各縣鄉土志多修於其時則是編亦當守斯土之所纂輯也按開通舊為內蒙古科爾沁右翼前旗地清光緒間與雙流鎮等同時放荒三十年甲辰於雙流鎮置洮南府以是處為由府達孔道遂設立縣治屬奉天洮南府置縣不久未遑修志及三十二年丙午始奉檄纂修其書不分卷釐為十有五類其目曰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

物產商務體例悉本部頒鄉土志條目無所變易核其所紀大都勉強湊泊而成蓋斯邑地本蒙荒又新闢未久故定不免簡略是以每類所紀皆不過數行如政績錄分興利去害聽訟三端其興利一條但云查未經設治以前地皆荒棄自光緒三十年放墾以後漸有漢戶遷入蒙氏始知稼穡而地利以興之類僅據舉膚闊之詞於官師姓氏及建置諸大端皆缺而不載至於耆舊一篇更不著一字僅存其目實業一篇亦僅記士農工商人數了無實錄總之其書搜集資料既苦不足分類排比尤多乖謬蓋蒙荒僻縣本無歷史可言不得不勉強敷衍以應故

事耳

民國蓋平縣鄉土志二卷 民國九年庚申石印本

民國崔正峰郭春藻等編輯正峰字溪珊蓋平人前清附貢北
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宣統二年庚戌出任法官春藻蓋平人
前清優附生試用巡檢民國九年庚申出任斯邑勸學所勸學
員按蓋平周屬朝鮮秦時為燕人衛滿所據漢屬元菟魏屬平
州晉隋屬高句麗為蓋牟城地唐置蓋州遼改辰州金為蓋州
奉國軍元為蓋州路明置蓋州衛屬遼東都指揮使司清康熙
間置蓋平縣屬奉天府民國因之邑舊有志修於清乾嘉間惜
久已散佚不傳光緒末邑人沈廣麟復纂輯成書亦付梓及民
國八年乙未之春紹興章運熺來守是邦求縣志不獲僅得沈
氏殘稿深以鈔寫錯漏不足以資參考為病因創議重修延馮
廣潮氏主其事未及觀成而廣潮從幕黑龍江無暇兼顧乃更
延崔正峯郭春藻二氏賡續其事創始於民國八年乙未六月
至九年庚申一月而全書告竣都凡上下二卷釐為三十有八
類其目曰設治沿革政績錄兵事錄名宦錄耆舊錄孝義錄節
烈錄人類戶口田賦雜稅風俗氏族宗教方伎實業商肆工政
學務警務農務商務礦務縣境區界市鎮公所橋梁祠祀廟宇
古蹟古塞山脈河流道路物產鹽灘漁業山前體例大抵仍本

清光緒末鄙頒鄉土志條目，而略有更易，按《膠州外諸鄉土志》，重規疊矩，千手雷同，最為錮習。是編雖修於民國，仍不能免此。如考証沿革云：「蓋平唐屬青州，虞屬營州」之類，殊嫌其膚濫。其他各類亦僅能撮舉官文書，勉强湊泊，轉不如雜稅、區畀、物產等類之表，以有簡牘，猶能略存事寔也。

民國蓋平縣志十六卷卷首卷末各一卷　民國十九年庚午排印本

民國蓋平縣縣長石秀峰等纂、蓋平圖書館館長王郁雲等修。秀峰字蓬瀛，開原文庠生，以民國十四年乙丑春來守斯邑。十七年戊辰，大府通令各縣纂修志乘，秀峰因設局重修。延邑孝廉王郁雲先生董其事。按蓋邑設治，始於清康熙三年，而縣志久付缺如。洎民國九年庚申，邑守章公運壿蒞治斯土，始屬邑人崔正峰等纂修鄉土志二卷，惜中間疏漏簡略之處仍復不少。是編纂續其書，審定體例，斟酌去取，書成都凡十有六卷，釐為十六類，曰輿地，曰建置，曰職官，曰政治，曰教育，曰選舉，曰財政，曰交通，曰人物，曰禮俗，曰宗教，曰寔業，曰物產，曰兵事，曰慈善，曰藝文。又於各類之下，別分子目，核其規模，既頗殊於前志，搜集材料亦較前志為詳審。如新增交通、慈善、藝文等專篇，以及併舊志田賦、雜稅於財政，併商政、工政、農務、商務、礦務於寔業，併耆舊、孝義、節烈於人物，皆較舊志為有體。按民國以來，除外諸志往往仍泥於錮習，於當代制度略無一語。是編斟酌損益，頗具卓識，雖其間猶不能無憾，若宗教一類，所述各教考既嫌蕪贅，兼復紕繆百出，其他各類亦多僅能撮舉膚闊之詞，鮮有寔錄。又如舊志氏族一門，意在據諸家譜牒，以考邑中族姓

之盛衰寔有功於史乘是編乃缺而不載亦未免疏略是則仍不免可議也

宣統盤山廳鄉土志不分卷瀋陽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考其紀事止於光緒末年按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部檄天下守土之官各纂鄉土志以進則是編蓋光宣間守斯土者之所纂修也先是盤山舊為廣寧縣屬盤蛇驛牧廠地嘉慶十一年丙寅設新民廳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升為府三十二年丙午劃廣寧南境新民府西南境之地設盤山廳屬奉天錦州府設治未久志乘猶缺是編蓋其初志也其書不分卷釐為十有五類其目曰歷史第一政績第二兵事第三耆舊第四人類第五戶口第六氏族第七宗教第八實業第九地理第十山第十一水第十二道路第十三物產第十四商務第十五

體例悉本部頒鄉土志條例稽其得失可得而言政績一類僅載王本固劉渠嚴佑之三人政績其屬於有清一代者不過嚴氏一人而已兵事一類紀事始於明天啟二年而迄於清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之亂其紀明劉渠事且與政績重複紀述疏略其失一也實業一類僅紀士農工商人數全無實錄其目似嫌空設其失二也物產一類分類備舉鉅細不遺頗似類書其失三也惟戶口一類分區別表凡男口若干皆秩然不紊又凡區中漢旗雜處者分別標舉其法至善又宗教一類但載各教人

數亦較他志所述名教考之紕繆百出失之孫贅者為何體斯則是編之優點也

光緒寬甸縣鄉土志不分卷 瀋陽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考其書歷史類云光緒二年設治置僅三十餘年並未改易名稱知其書實作於光緒三十四年間按寬甸城相傳為渤海所築六甸之一明末與滿洲構釁屯兵於此始著於世同治十三年甲戌奏准開墾居民漸集光緒二年設治置縣不久未遑修志及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部檄各邑纂修鄉土志以進是編蓋亦當時之所修也其書不分卷釐為十有五類曰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各載於各類之下別分子目體例大抵悉本部頒條目而略有變易按寬甸設治未久故實多荒寂不傳是編事屬草創搜採頗稱困難然稽其所載如沿革歷史及歷代兵事紀載類詳核不虛沿革一篇考訂尤稱精當又人類一門於紀載人種之外兼及各族風俗雖敘述仍嫌疏略然較之他志之缺而不載者終覺差勝此外如政績一門因置縣未久惠政無聞遂缺而不錄亦較他志之勉強湊泊者為有體雖實業一門但紀士農工商人數且於實業之外別立商務一門一似商務非實業者重床疊屋殊乖志體又物產一門所紀皆各地普通出產亦頗嫌其冗雜然瑕不掩瑜其書終不可廢也

民國興京縣志十五卷民國十四年乙丑排印本

民國興京縣縣知事沈國冕等修于孫桐等纂國冕字觀澄江蘇武進人民國九年庚申奉命來守是邦按興京為漢元菟郡地南北朝至隋入高句麗唐置燕州後為勃海大氏所據遼金為瀋州地明建州衛地後為滿州諸部地清天聰八年甲戌改為興京乾隆間設理事通判光緒初改理事同知宣統時升府民國初改縣府舊有志為宣統間太守張鳳台之所創修未及付梓而張公以事去職稿再旋失及民國改縣之後國冕蒞治斯土教育局長蘇民深以志乘久缺為憾爰創議重修國冕可以議因設局編纂延于孫桐氏主其事創始於十二年癸亥十

月至十三年甲子三月而全書告竣未及付梓而國冕適奉命解職繼任蘇公顯揚復延明經劉熙春重加審定以付剞劂全書都凡十有五卷釐為十有六類首地理次官制次職官次民治次教育次兵事次實業次財賦次禮俗次宗教次人物次古蹟次交通次物產次藝文次雜志分列類目頗具規模按自國體變更之後方志體例益多殊異是編體例雖參半因循舊志然折衷損益頗費苦心其新增之專篇如實業分農事商務工務工廠公司及輸出入額等財賦分賦稅歲出歲入等交通分郵電路橋等紀載皆極詳核確有裨於文獻然其間以公署附之官制未免有乖體例宗教一篇述各教旁既嫌旅瑣復多紕繆物產一類鉅細畢錄亦嫌冗雜然瑕不掩瑜其整齊排比之功終不可沒也

宣統安廣縣鄉土志不分卷瀋陽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考其書紀事約止於宣統末年如政績錄紀宣統二年庚戌邑守為張星楠又考書中歷史一類云安邑國朝為札薩克鎮公封地稱清為國朝是其書成即宣統二三年間邑守張星楠之所纂輯矣按安廣為内蒙古科爾沁右翼後旗地清初為札薩克鎮公封地光緒初年内地窮民多遷來開墾三十年甲辰七月盛京將軍籌請圍瀋派候補道張心田勘放墾務三十一年乙巳十一月勘放竣事始奏准立縣置邑未久不遑修志及星楠莅治斯土適奉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部令屬天下各府州縣纂修鄉土志以進星楠因設局創修書成不分卷釐為十有五類首歷史次政績錄次兵事錄次耆舊錄次人類次戶口次氏族次宗教次實業次地理次山次水次道路次物產次商務按安邑地本蒙荒且設治未久資料稱簡考訂史材彌覺不易是編搜羅排比初具規模紀述亦大抵詳核不虛如政績錄於地方建設一切興利除弊諸大端及學校自治聽訟等事皆詳述無遺戶口一類分城區四鄉備列其詳數宗教一類則多紀各教特殊風俗亦頗詳審凡此之類皆較他志之僅知撮舉膚闊之詞勉強湊泊者為有裨於文獻雖其間敘述或不免於簡略然蒙荒之地本無歷史可言得此已非易易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依蘭縣志不分卷 民國十年辛酉排印本

民國依蘭縣縣知事楊步墀修郭聯芳纂 步墀字幼琢福建閩侯人民國八年己未由方正縣知事奉命來知縣事按依蘭明和屯衛地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置三姓城設協領防守雍正十年壬子設副都統光緒三十一年乙巳裁改設依蘭府民國廢府改縣屬吉林依蘭道甫經設治志乘稿未經纂輯及步墀蒞治斯土深以邑志久缺文獻無徵為憾因於聽訟防盜撫民之暇設局創修延郭聯芳等主其事書成不分卷釐為十有六類首形勝次建置次鄉閭次政治次祀典次賦役次學校次風物次物產次宗教次職官次職業次封表次人物次拾遺次藝文而以輿圖列之編首按自國體變更之後舊志立言之體多不可用是編分列類目大抵仍因循舊志於民國以來新政多未能盡詳觀其門類蓋多未安如方志所以志地是編乃僅列形勝鄉閭二目而無地理又列職業一門以紀農工商諸大端制名之義亦不免標奇立異之嫌此外如輿圖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乃僅繪依蘭街市圖一幅殊嫌其簡略又如志物產則鉅細不遺有似類書志宗教則兼及各教戒律頗多紕繆若此之類悉其可議者惟其間亦非無可取者如疆域內紀沿革並

附經緯表以代分野風俗分婚喪祀三目頗有足錄其於伊車瀚洲風俗紀載尤詳又依蘭設治未久資料稀簡故多載表冊不以文字見長如各村道里表警察官署組織表戶口表現住人口年齡表國家稅一覽表地方捐收入數目表學校及勸學所調查表等皆能明升降變遷之迹覈複錯綜之數以視僅載膚陷之詞敷衍成編固自不同也

民國雙陽縣志不分卷（奉天滿鐵圖書館藏民國四年乙卯排印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考是編首有民國四年乙卯十月吳榮桂序云雙邑史乘缺載今因史館飭編鄉土志遂蒐集多士編輯是書採訪考校數月而成則其書蓋民國四年乙卯吳榮桂之所纂輯也按雙陽隋唐以前屬高句麗遼金為寧江州旁地清初屬吉林城西帑柳邊與郭爾羅斯前旗接壤宣統二年庚戌經吉林巡撫陳昭常奏請析吉林西界長春東界伊通北界設立縣治民國因之置縣未久史乘缺載民國初清史館飭天下郡邑各編鄉土志以進榮桂始設局創修其書不分卷釐為六

類其目曰疆域第一山川第二人民第三吏治第四物產第五交通第六又於各類列分子目今考其書所列類目雖不免失之於簡然各類之中皆有寔錄較其他諸志之專規疊矩千手雷同者為有功於文獻書中所紀河名站名若依爾們河蘇斡延站之類皆本之吉林通志滿洲地志東三省紀畧等書以求劃一尤為有見此外如全書皆以鄉土為綱雖風俗習尚飲食衣服等瑣屑之事亦不憚其詳搜羅之功誠不可沒惟其中列位置於沿革之前是未出縣名先臚縣境未免先後倒置又列著舊於吏治之中亦嫌其所附非類若此之類皆其立體之未妥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019
作者=
页数=801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正文